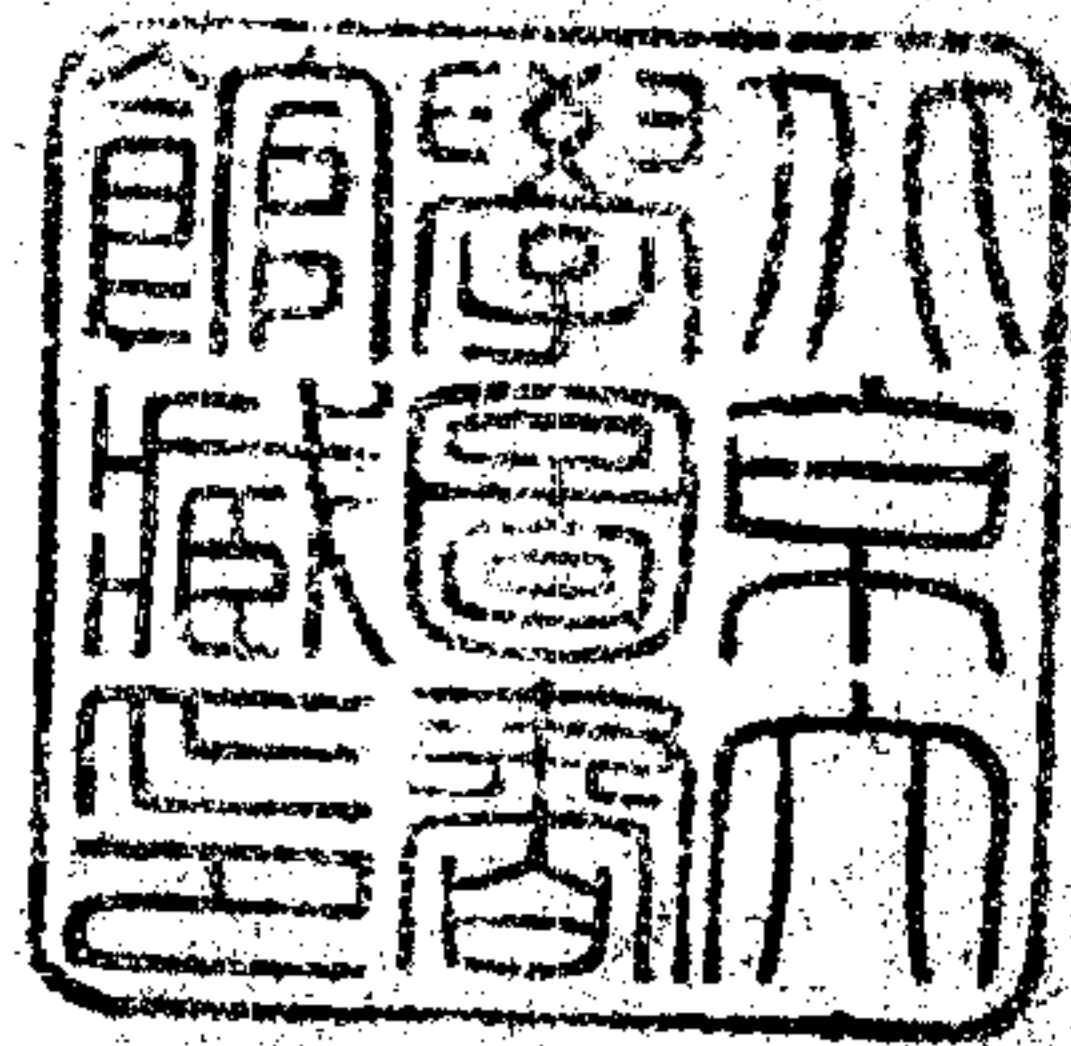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〇五・子部・雜家類

玉函山房輯佚書七百三十九卷（目耕帖卷五至卷三十一）

〔清〕馬國翰輯

.....

2/15/95



目耕帖卷五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易五

漢書五行志劉向引易巽為風為木卦在三月四月  
繼陽而次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  
有華孽案劉子政引易說災異殆用孟京之說也  
徐郎新義重巽以中命下有命乃行也一句誤寫入  
注案王注命乃行也未有不巽而命行也文句相  
承確是注語未可屏人經文

目耕帖

卷五

一 鄭煥館補校

程沙隨古占法迥初寓餘姚僧舍筮之遇巽占曰有  
風火之恐而不及害未幾舍北火發十餘室至寓  
舍止縣取網維與遺火僧杖之其占曰巽為風互  
體離離為火兌為毀折變震為驚懼初六為內卦  
之主不與離應故曰不及害巽為寡髮重巽二僧  
之象反對重兌兌為決二僧受杖之象占之奇驗  
如此可等繹而得漢師占法矣

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剝牀是以陰剝陽使陽不能  
安也巽在然下是以陽處陰陽不能自安也又云

旅上九巽上九皆以剛居柔彼得其資於旅貴於  
用柔也此喪其資於巽戒其過柔分析處得經之  
心

漢書五行志動靜應誼說以犯難如此則金得其性  
矣師古曰言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生也  
易兌卦象曰說以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唐避  
太宗諱故民作人案以兌象說金之性兌為西方  
金也

目耕帖

卷五

二 鄭煥館補校

瞿銜云民忘其勞者以佚道使民也民忘其死者以  
生道殺民也

李厚菴周易通論來兌者我感而物來引兌者物引  
而我去記云物至而人化物孟子曰物交物則引  
之而已矣此之謂也翰案和兌乎兌君子之朋也  
來兌引兌小人之黨也商兌未寧君子升也介疾  
有喜小人去也乎于剝有厲者信于君子則有慶  
信于小人則未光治亂之機操自九五也

郭京舉正渙之絲利涉大川有利貞字而彖辭無文  
則增入渙之絲女歸吉下無也字而彖辭有之則



削去晁公武取以為說翰案易纂言云利貞不待  
釋恩以漸之進也女歸吉也正如孟子引孔子說  
詩云夫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只  
加數虛字而辭義皆通此豈可輕議增削乎玩易  
意見又以利涉大川下利貞二字疑衍案利涉大  
川卦本有舟楫之象利貞主四五兩爻亦是二義  
則謂衍者亦非也

李舜臣周易本傳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  
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拾其  
目耕 卷五 三嬖嬖補校

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攜之術皆所以統攝民心而  
堅凝之也具有經濟非僅訓義圖湛也

渙六二渙奔其机机與几通左傳設机而不倚家語  
仰視椽桷俯察机筵大戴禮於机為銘焉皆以几  
為机與山海經單狐之山多机木郭璞注狀如榆  
可燒以糞田者不同何楷訂詁茲欲渙散險難必  
自其机奔出而亟去之然後悔可亡引左傳晉公  
子去齊為證視舊說奔就其机義深而得文意  
呂氏春秋召類篇引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

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  
也呂氏賓客去古未遠或及問商鞅橋庇授受之  
遺說歐錢氏大昕潛研堂集引之以為孔子云寬  
則得眾又曰羣而不黨孟子云得道者多助白虎  
通曰君之為言羣也六四居大臣之位以進賢為  
己任旁求俊父聚之於朝所謂其心休休如有容  
者故有元吉之占又謂伊川言君臣同功所以濟  
渙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與呂  
隨義亦相近蘇氏云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

目耕帖

卷五

四嬖嬖補校

者也未合易旨

漢書劉向傳引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  
而不反者也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北  
堂書鈔引王肅易注王者出令不可復反喻如身  
中汗出不可反也與劉說合劉魏文心雕龍其出  
如紵不反若汗亦用漢書義也

吳曰慎云天地之化刻刻相節時時相革革則日新  
節則不忒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天地節而四時  
成



節初九不出戶庭本義謂戶外之庭九二不出門庭  
本義謂門內之庭王恕玩易意見以爲戶庭門庭  
一也无所分別門庭爲門內之庭可說戶庭爲戶  
外之庭不可說戶外豈有庭乎案古居室堂內爲  
室室西南隅爲奧室東南啓一扉以出曰戶戶外  
曰堂堂下階前相直曰庭外闔雙扉爲門戶爲內  
室之戶故詩曰西南其戶又曰塞向墜戶門則外  
門也然有分別何得憑臆而以戶外之庭爲不可  
說乎

目耕帖

卷五

五鄉媛館補校

時不可爲雖不出戶庭而无咎時有可爲則不出門  
庭而有凶孟子論禹稷顏子正合此二爻之義  
周世樟云節以甘爲正不能爲甘節則寧爲苦節而  
而毋至於不節此卽禮奢寧儉意翰案左傳成十  
五年曹子臧引前志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愚  
以爲安節者聖之達節安而行之者也甘節者次  
之守節利而行之者也苦節者未能達節而志在  
守節復恐失節勉強而行之者也易曰苦節不可  
貞上六曰苦節貞凶悔亡恐其終於无節也勵志

士也非刺夫行確者也

陸希聲傳中孚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鵬實之象今  
變爲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鄭東  
卿易卦疑難圖小過有飛鳥之象中孚有卵之象  
孚字从爪从子如鳥以爪抱卵也又卦畫二陰居  
內外實中虛亦卵之象也李簡學易記取之案卦  
中如鳴鶴如翰音多鳥象正合卦義

中孚豚魚吉王弼注魚者蟲之隱也豚者獸之微賤  
者也作二物解鄭康成注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

目耕帖

卷五

六鄉媛館補校

正故變而從小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龍鱉蟹屬  
魚之微者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灌澤則  
豚利六五以水灌淵則魚利豚魚以喻小民也而  
爲明君賢臣恩意所供養故吉訓義曲折其取象  
難曉亦以豚魚作二物解釋文引黃穎豚作逐蓋  
三家本有作逐魚者故黃依用逐魚不知作何解  
意其訓潛魚乎此則作一物解矣羅願爾雅翼鯢  
今之河豚每三頭相從爲一部諺云得一部典一  
袴冬至日輒至應中孚十一月卦信及豚魚卽河



豚也吳澄易纂言僕幼時未遠出聞人說河豚魚  
江豚魚已疑豚魚只當作一字解後見雲間田疇  
易解作江豚羣然有當於心長而泛大江親見所  
謂江豚魚者又聞舟人呼之為風信於是確然從  
田疇之說徐氏易通何氏訂詁並用其說如此取  
象尤與風澤之象協翰案河豚江豚之外又有海  
豨魚亦象豚郭景純江賦江豚海豨李善注南越  
志曰江豚似豬臨海水土記曰海豨魚豕頭長九  
尺山海經注曰今海中有海豨體如魚頭似豬兼

目耕帖

卷五

七如煖備補校

此三種魚說義乃賅備高適送柴司戶充劉卿判  
官之嶺外詩忠信涉波濤即信及豚魚之義也  
漢書魯恭傳引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案孟喜  
卦氣圖以中孚為十一月辟卦此引用孟氏說也  
郭京舉正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  
魚二字案及是因此至彼之辭信及豚魚則大於  
豚魚者可知若及下去豚魚二字便不可通  
徐幾易解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也離為  
戈兵有刑獄象又取離明照知情實刑不濫也噬

噬豐兼取震賁旅兼取艮者明以察其情動以致  
其決噬嗑去問豐則多故非震以動之无以威重  
也賁過於文旅不留獄非艮以止之或輕於用刑  
也蓋獄乃人命所繫一成不可變明貴无時不然  
威則有時而當止至於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  
震艮而又兌以說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  
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何其仁哉

淮南子秦族訓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  
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以同類感

目耕帖

卷五

八如煖備補校

應立論為義甚古則好爵爾靡亦不當作係戀解  
楊慎丹鉛總錄吾與爾靡之靡音磨叶其子和之  
相觀而善謂之靡鶴鳴以相和成音好爵以相磨  
成德子夏之易說也案京房本靡作廟與此合較  
古本一作糜者與上義賁錢國瑞云靡如從風而  
靡之靡五入人如風故稱靡鶴子鳴和爾我隨風  
一體上巽相隨順入於五中說之至更入之深其  
說亦好若孔德璋北山移文雖假容於江臯乃纓  
情於好爵則似以懷祿為刺非易意也



張氏南軒易說易言月幾望者三皆言分不可踰也  
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  
袂良月幾望中孚之六四日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蓋歸妹以帝女下嫁則易以充滿何以執婦道成  
肅離之德哉中孚之時君臣推誠以相與則君必  
降已以下臣臣以見知而上進上下本不相疑而  
俯迫之端易啓也故皆戒之以月幾望春秋書日  
蝕三十六月蝕則未嘗書蓋日蝕者變之大月蝕  
者乃其常也君道不可以虧臣道不可以盈也

目耕帖

卷五

九如媛館補校

侯行果說中孚上九云窮上失位信不由中以此申  
命有聲無實中實內喪虛華外揚是翰音登天也  
翰案鳴鶴在陰貢禹之彈冠也翰音登天王衍之  
清談也

郭京舉正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  
字而事下誤增吉字案此泥視下是以不可大事  
也句有不可因謂上句當有可字既加可字必宜  
去吉字方成文理因而臆說以爲經誤也

陸佃埤雅釋鳥引說文爲从亦从干上爲逆爲飛辰

天故詁亦也引易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  
吉上逆而下順也頗得古象案唐書歷志大衍步  
發斂術載孟喜六十四卦用事配七十二候圖大  
寒十二月終卦及立春正月節始卦外內皆候卦  
小過又夏小正十有二月鳴弋戴德傳弋禽也金  
履祥注弋當作爲孔氏廣森補注篆文爲雖非從  
弋但此經已經隸寫或又轉誤而脫其半任氏兆  
麟本作鳴爲注云說文作爲蓋禽鳥得氣之先鳴  
於十二月感春至也故曰飛鳥遺之音由前言之

目耕帖

卷五

十如媛館補校

應征鳥厲疾之候寒鳴嚇雖不仁也故不宜上而  
逆山後言之得雷氣爲驚蟄鷹化爲鳩爲亦與其  
醜飛鳴翔翔乘春之和故宜下而順也

陽明易傳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翰案  
大過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志節之  
不可變者也小過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此權宜之不可常者也晁說之云有  
舉趾高之莫敖而正考父循牆有短喪之宰我而  
高柴泣血有三歸反坫之管仲而晏子敝裘雖非



中行亦足以矯時屬俗最得象義

郭京舉正小過上六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案上謂上六郭說非也

郭子章蟻衣生易解自序孔子之可仕可止學良可久可速學咸恒不厭不倦學乾多識多聞學大畜寧儉寧戚學小過故易惟孔子能學也

王寅周易自得編坎離居上經之終以救大過之偏聖人所以明天道之純也既濟未濟居下經之終

目耕帖

卷五

士如娘節補校

以救小過之偏聖人所以明天道之合也易之爲書救天下以寡過而其用則總在於坎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獨立不懼避世无悶狂者之氣槩也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狷者之規模也兩過皆坎象頤中孚有離象變大過之三四則上下皆坎變小過之初則上下皆離剛變爲柔洪範之所謂柔克也柔變爲剛洪範之所謂剛克也故曰狂狷可以至於中行  
周樸園書影既濟未濟以坎離合而成卦然坎上離

下爲既濟而中互未濟離上坎下爲未濟而中互既濟蓋水上火下不能有生物之功矣而中接以木則水將上行而火亦下降水上火下可以有成物之用矣而非中隔以金則火將上行而水亦下注是既濟之可不至於未濟而未濟之終可以爲既濟者金木之爲用不小也

郭京舉正既濟象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本義亦謂疑脫小字案小者亨也已釋卦小字之義非脫文

目耕帖

卷五

士如娘節補校

李厚菴云君子行道濟時義不可則不進無異於曳其輪禮不備則不合無異於喪其節  
乾鑿度既濟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征伐遠方三年而醜惡消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採以較易勸德也漢書淮南王列傳諫伐閩越書引易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言用心之不可不重也深得象傳億字之義陳際泰易經大義高宗伐鬼方既濟乘富強之餘故憂其



憊未濟憤陵夷之積故慶其賞說義亦精

禮記坊記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鄭注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正義引鄭注易九五曰互體為坎也又互體為離離為日坎為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

目耕帖

卷五

吉如娘節補校

象也此注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此文異案鄭之注易詳言東鄰西鄰注禮詳言禴祭總以九五一爻有坎有離易注舉互禮注言上下二注兩通非文異也說苑引易不如西鄰之禴祭云蓋重禮不貴牲也敬貴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攻其質亦以用牲為言又漢書郊祀志杜鄴引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師古曰禴祭謂禴煮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莫成

於修德故紂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蘋藻也此與王注禴祭之薄者義合禴訓煮新菜取禴之義與鄭氏不同

朱震漢上易傳引孟喜曰坎為狐坎穴也狐穴居案六五自三至五互象坎非下卦正象之坎故謂小狐

史記春申君列傳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韓詩外傳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怠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

目耕帖

卷五

吉如娘節補校

曰小狐汔濟濡其尾精語皆注疏之所不逮史記引作狐涉水者戰國說士撮其義而言之也震用代鬼方王應麟困學記聞郭琛以震為摯伯之名蓋謂高宗伐鬼方時命摯伯為將帥也指實言之必有所據惜古書散佚難考耳未濟上九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蔡清蒙引是字重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不過教人不失其是而已

胡炳文通釋象於既濟之二曰中離之中也未濟之



二曰中坎之中也既濟之五曰時時中也未濟之上曰不知節不知隨時以取中也堯授舜不過一中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故於小象之末特曰中曰時曰節而易之大義略可概矣

繫辭分章諸家多不同上繫十二章正義引周氏云天尊地卑為第一章聖人設卦為第二章象者言乎象者為第三章精氣為物為第四章顯諸仁藏諸用為第五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為第六章初六藉用白茅為第七章大衍之數五十為第八章

目耕帖

卷五

五如娥館補校

章子曰知變化之道為第九章天一地二為第十章是故易有太極為第十一章子曰書不盡言為第十二章馬季長荀爽姚信又分白茅章後取負且乘致寇至更為別章成十三章下繫引周氏莊氏並為九章第一起八卦成列至非曰義第二起古者包犧至蓋取諸火第三起易者象也至德之盛第四起困于石至勿恒凶第五起乾坤其易之門至失得之報第六起易之興至巽以行權第七起易之為書至思過半矣第八起二與四至易之

道也第九起夫乾天下之至健也至其辭屈正義從之韓流淵泉日記王昭素謂易與天地準合精氣為物為一章至君子之道鮮矣胡翼之則至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冕以道斷一陰一陽之謂道至君子之道鮮矣皆與今本異

湛若水修復古易經訓謂舊本多有錯簡重複如亢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錯簡散佚於繫辭吳澄易纂言以繫辭傳引易一十八節並移入文言傳近見洛川賈構著繫辭本解凡語似文

目耕帖

卷五

六如娥館補校

言者出之鍾吳氏而尤甚雖發理均有可觀而洎亂古經未免率臆之失矣

禮記樂記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此用易繫辭傳語而文句有異鄭元注卑高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大小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



象光耀也形體貌也正義引鄭注周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動靜雷風也類聚羣分謂水火也成象謂日月星辰也成形謂草木鳥獸也其注易動靜云雷風注禮云陰陽用事義得會通注易類聚羣分謂水火而注禮云方謂行蟲物謂植生二注不同正義云類聚稱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謂殖生無心靈但一物而已故云物也案鄭意以樂記言則性命不同矣與易吉凶生矣句異故如此解楊慎丹

目耕帖

卷五

七姊妹館補校

鉛錄行蟲之名不見於訓詁但字書有解穀蟲名好蚘見齊民要術又張有復古編好蚘古只作子方是方爲行蟲之原也鄭之解方爲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何氏訂詁案鄭以行蟲解方蓋緣類聚二字推測之耳楊取好蚘蟲名證鄭則貞所謂僻左者也

五經通義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故易云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韓詩外傳引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說義質實正義不引此而引列子及老莊語殊失體要

釋文繫辭焉而明吉凶虞本更有悔吝二字又云剛柔者晝夜之象虞作晝夜者剛柔之象案虞治孟氏易本用孟氏漢志所謂三家經也繫辭傳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悔吝與吉凶對舉知今本無悔吝二字脫文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承上剛柔相推而生變

目耕帖

卷五

六姊妹館補校

化言之作晝夜者剛柔之象文法錯綜且於相推二字有發揮亦較今本爲勝  
六爻之動虞翻云陰陽失位則變得位則否故以陰居陽位陽居陰位則動林至易裨傳取其說  
張南軒易說易三百八十四爻憂悔吝而存乎介者多矣唯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在豫之時能介而自守者乎震无咎而存乎悔者多矣唯復之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在復之初能悔而改過者乎



震无咎王肅云震動也韓康伯注同馬季長云驚也  
鄭康成云懼也皆訓如字周宏正云救也則震作  
振字解矣

彌綸釋文京云彌通綸知也王肅云綸纏裹也荀云  
彌終也綸迹也正義彌謂彌縫補合綸謂經綸牽  
引吳氏纂言彌如開弓愈開愈滿綸如合繩漸合  
漸大皆充廣之意義尤精核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鄭康成云  
精氣謂七八也游魂謂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數九

耕帖 卷五 九經館補校

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為物金  
水用事而物變故曰游魂為變精氣謂之神游魂  
謂之鬼翰案京房易傳稱孔子云有四易一世二  
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  
魂歸魂為鬼易鄭氏光明京房學後治費氏古文  
此亦京氏遺法也視諸家泛以幽明人鬼立義者  
為得贊易之旨

釋文相盪引桓云動也而知引荀爽荀柔之明僧紹  
音智議之引陸姚桓无荀柔之作儀之於劫引荀

柔之云別也聖人之道引明僧紹作君子之道曰  
人引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案桓元卞伯  
玉荀柔之明僧紹並注繫辭今皆佚見徵引者唯  
此

魯邦彥圖書就正錄太極不可見圖兩儀以見太極  
王道行序取之以為深得古人之意案太極已是  
從乾坤兩卦推上一層宋儒謂無極而太極推入  
虛無過高之弊也

胡居仁居業錄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  
曰耕帖 卷五 千經館補校

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  
端再變得甚物來作三故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  
二生六十四卦加一倍是邵子之數愚以為陰陽  
上各生陰陽奇偶上各生奇偶此易之理易之理  
不出於陰陽兩端變化錯綜生出六十四卦若再  
錯綜疊上去生得無窮卦出來然只是六十四卦  
足以該盡事理再疊反過乎煩故卦止六十四亦  
自然之理也若天地生物只是陰陽交變錯綜生



千生萬無窮無盡又不可限以數目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劉向說苑引一陰一陽之謂道云道也者物之動莫不出道也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案一爲太極二爲兩儀三爲三才四爲四時五爲五行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道性善實原於此蘇子瞻云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爲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

目耕帖

卷五

王叔煥補校

不全昔者孟子以善爲性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見性而見夫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爲性性之於善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嘗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可乎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朱子亦云孔子說得細膩孟子說得疎略蓋不會推原源頭上面一截耳陳淳北溪字義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寶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

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翰案蘇氏不及見性反謂孟子不及見性其失固無待辨朱子之說陳氏已暗破之但字分輕重看善不一亦非也愚以爲一陰一陽之道卽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此指天道以陰陽賦畀於人者而言繼善成性謂人秉彝於天有此善曰繼曰成謂人

目耕帖

卷五

王叔煥補校

繼之成之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從此出孟子以性爲善而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豈弗推原源頭上面一截乎漢書王莽傳引易繫辭坤動動靜辟齊萬物生焉顏師古云辟音闢開也齊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又云翕齊聲之近案此引易與今易不同蓋亦衡咸所傳梁邱易本也言行君子之樞機鄭康成注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



樞之發或明或闇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正義訓樞機從鄭義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盧辨注銀廉鏐也如斷言便能孔氏廣補銀猶斷也如斷有限制又云平宋本訛手文銀嚴吹儲錄銀手如斷即斷金也

大衍之數自漢至宋以來為說不同而諸家撰筮法亦不一京房每爻三十策唐大衍歷用之馬融以

目耕帖

卷五

三西鄭板補校

太極為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氣通凡五行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蓋之數故減之而用四十九虞翻謂奇所掛一策劫所撰之餘又云四十有九者策數四十九王弼云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韓康伯注取其說

顧懽亦主王氏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神雖非數

因數而顯故虛其一數以明不可言之義孔穎達

因虞說以三多三少兩少一多兩多一少餘策定

陰陽老少畢中和撰法朱子稱其視疏義為詳其

論三撰皆掛一正合四營之教惟以三撰之掛劫

分措於三指間為小誤張嶷作周易啓元其筮法

初撰掛一次兩撰皆掛左手不撰右手趙汝楨筮

宗駁之程迥周易古占取其老陽變成少陰老陰

變成少陽謂與國語筮得泰之八合莊綽取其法

目耕帖

卷五

三西鄭板補校

為撰著新譜伊川法與橫渠同亦四十九著初變掛一以象人後二變象上不復掛朱子作著卦考誤辨之以為若後兩變不掛則老陽少陰皆二十七少陰九老陽一而已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鄭兼山申程法以為此闕數當期之外者也張元理從張轅莊綽二家為餘二承六之說黃氏宗義作象數論糾之去撰四之外方為殘奇五策六策上有一撰豈可遷就以合左平豐南馬占法云六爻變占之卦大象六爻不變占卦大象若象辭則



專以待卜天子諸侯有大事則筮人先筮得其卦書於板以授太卜太卜以墨畫所得之卦於龜腹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其文入於卦墨謂之食則決於彖象與爻各自爲書其說甚異邵子云著之用數掛一以象三其餘四十八則一卦之策也四其十七爲四十八也蔡元定云按五十之著分二掛一揲四爲奇者三爲偶者二丁易東作稽衍序意云朱子以五乘十之說於諸家爲近至於四十有九率不過歸於虛一而已未

目耕帖

卷五

三五 鄭煥館補校

有得失五十數與四十九之全者於是萃五十七家之說爲稽衍而自爲原衍異衍凡三卷大旨謂一居中則五退位宗太極也掛一分二揲四皆自然妙合以百計之自然虛一非置一策不用如今筮法也在四十九中則又含一蓋十二個四餘也說亦出於河洛之學最爲近理云

釋文洗心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心石經同案先心蓋謂以心先天下也與乾文言先天同義洗心者王弼所改

白虎通引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苟悅漢紀引

易備物致用立象成器懸立下有象字莫大

乎著龜陸德明本大作善東坡易傳天地四時日

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所不制

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著龜決之

唐李華作卜論略云觀大誥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則

一龜世世以遺子孫何如其重也聖人好生之德

洽于人心庸忍殺至靈之物乎神靈出于江水中

盧江郡歲時貢生龜長尺二諸侯之國猶有守龜

目耕帖

卷五

三五 鄭煥館補校

大夫之家亦或居蔡未聞其以死龜卜也推詳引

論以爲卜用生龜明季本作卜筮論主其說以史

記兩傳首引宋元王事爲徵注周禮誤信以爲然

至今以妄傳妄又引詩爰契我龜云爇契也藝荆

吹熾成之以蒸其氣也引書唯洛食云食與蝕同

謂可拂拭而去之有似於蝕又引周禮龜人禮記

月令龜通謂數其藏龜之物與其居龜之室說極

新異古法失傳存一說可也

歐陽修撰易童子問以河圖洛書爲怪妄蘇東坡云



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證也會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王伯厚困學紀聞載此條云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議論不侔同如此翰案永叔之論誠過然其過未為無因蓋見當時言河洛者支離荒怪遂矯激而為此言爾近得吾同門友章邱劉左青家龍所著讀書疑甲編載一條云法象莫大乎天地君臣之象也故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君治萬民如太極生八卦故曰天生神物聖

目耕帖

卷五

毛鳳儀補校

人則之也神物即太極也故結之曰四象所以示也變通莫大乎四時如聖人之立成器以利天下也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而結之曰繫辭所以告也著明莫大乎日月如著龜之告吉凶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而結之曰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獨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風其間如發疣然石經無此十字真古本也論者乃曰石經有闕文甚矣讀書者之不求甚解也此說善為廬陵解嘲余讀陸賈新語又得一證其明誠篇引易天

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亦無河出圖洛出書二句則漢初易師傳本無此語後人所改也然攷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麟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史遷從孔安國問此用古論語說今論語無雒不出書句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注亦不說雒書蓋管論無此句何晏又刪取孔注也此又可證河圖洛書之非誣矣

目耕帖

卷五

毛鳳儀補校

聖卦之說紛如聚訟王弼虞翻孔穎遠陸震陸德明以為伏羲鄭康成淳于俊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司馬遷揚雄皇甫謐以為文王馬永卿元城語錄先生好談易嘗問僕曰易更三聖何也僕曰漢藝文志言宓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更三聖先生曰以大傳言之神農為耒耜蓋取諸益口中為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為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且益噬嗑渙隨皆



六十四卦之名也神農黃帝堯舜皆文王之前也則重易六爻謂文王可乎且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爲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蓋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此又可見夏商之時已有六十四卦非至文王重易六爻也然則揚雄班固之徒何以言文王重易六爻蓋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非重六爻也至於爻辭則恐周公所作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坤初六履

日耕帖

卷五

元好讓館補校

霜堅冰至是也若爻辭是文王作則不應曰王用亨于西山不應曰箕子之明夷故漢藝文志亦言文王作上下篇今卦辭上下二經也恐先儒傳習之誤也若夫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班固以爲孔子所作由此言之則作易者不止三聖矣案淮南子伏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然則伏羲既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淮南比諸儒最爲近古當得其質

後漢書范升傳引易天下之動貞夫一也今本一下

有者字案升上書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邱氏然則升所引易用梁邱本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王昭素謂與地之間多有天字案司馬貞史記補引此亦無天字王說非也採木爲末釋文本或作採木爲之末耨非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釋文一本作易窮則變通則久案無變則通一句上下文義不屬亦非也

鹽鐵論本議篇大夫引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

日耕帖

卷五

元好讓館補校

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則而調緩急之不便又險回篇大夫曰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引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漢書王莽傳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士吏四



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皆傳會易文所謂緣飾經術者也焦竑易筮十三卦獨乾坤合而不分上古衣裳相連

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後世衣裳離而為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失古意遠矣今獠川苗寨多衣統

袞上下相連猶是古法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刻木為舟刻木為楫釋文撈本又作剗撈本亦作剗

然則撈撈是王弼正本作剗作剗者別本也

服牛乘馬說文引易作備牛乘馬集韻備房六切音

目耕帖

卷五

三加煇館補校

伏川牛也案後漢書皇甫嵩傳義真備未平章懷

太子注備古服字今河南人有此言

重門擊柝說文引易作擊櫜又引作擊柝漢書王莽

傳亦引作擊柝案許用孟氏易莽時衛咸為講學

大夫傅梁邱易則作柝者三家經本也作櫜者存

異文爾周禮疏引鄭注云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

又互體有艮艮為日門震日所出亦為門重門象

艮又為手異爻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

持二木以相敲是為擊柝擊柝為守備警戒也四

又互體為坎坎為盜五離爻為甲冑戈兵盜為持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為豫有守備則不可自逸此之取象亦極密矣

漢書劉向傳引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

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

帝始白虎通引易曰葬之草野所以絕孝子之思

慕也劉引脫喪期無數句白虎通作草野蓋三家

經本不同也禮記正義引易下邳甘谷說諸侯在

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

目耕帖

卷五

三加煇館補校

奔喪親親也此說喪期無數之義甘谷無考佚說

僅見此條

後漢書仲長統傳引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

陰三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

衆者為人下者也今易作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

而一民統所述蓋三家經文

漢書律歷志尺者復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陸佃埤

雅蠖之義蓋取諸尺蠖之義蓋取諸引蠖于尺伸

于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謂之尺



蠖豈放是乎

說苑引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漢書谷永傳引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皆與今易殊異

白虎通引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倫之始莫若夫婦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

雜而不越說文引易作越訓踰也越亦古今字

目耕帖

卷五

玉函山房輯佚書

雲峯胡氏說履德之基章云此章三陳九德雖夫子

偶即九卦言之然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

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

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

上經自復而成八卦而為下經之恒下經自巽而

未濟八卦復為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又似非偶

然者或於此可見文王之心焉對待凡十卦置乾

不言乾為君也文王常存事君之小心而不知其

有君民之大德者也九卦上下體無離文王晦其

明者也然有互體離在焉實未嘗不明也

焦贛易筮困之辨辨於己復之辨辨於物井則人已之間兩極其辨也

魏了翁周易要義六畫六爻六位六虛四者相近而不同爻者動也專指六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即為爻析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為位爻之變者又為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為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為位也

目耕帖

卷五

玉函山房輯佚書

然其實皆自奇偶之畫始

漢書蓋寬饒傳引韓詩易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

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此不知於易何屬玩其語

義似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傳文也

繫辭傳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兼正體互體言也參伍以變謂三爻與五爻交

互成象也京房以半互為約象取互體亦太密鍾

會作易無互體論與午清談濫觴於此苟顛論之



是也張掄易卦補逸易以初上二爻為定體以中四爻為變繫辭謂之中爻先儒謂之互體所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互成剛柔相易之道非此無見焉王應麟取之又李石方舟先生互體例自序易者以天地五行而生數出數而生卦因三而成六正悔內外以數通於天地五行而八卦相資為用以三而五而五行互體以六而八而八卦互體若無互體則易之變化內外上下不相應數有所窮數窮則生成之理幾乎熄矣說亦明切

目耕帖

卷五

三玉如媛館補校

郭京舉正二多譽四多懼注云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案王注四之多懼以近君也正解經中近也何得妄生異議物相雜故曰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干寶注其辭為文也動作云為必考其事令與爻義相稱也事不稱義雖有吉凶而非今日之吉凶也故元亨利貞穆姜以死黃裳元吉南蒯以敗是所謂文不當也故於經則有君子吉小人否於占則王相之氣君子以遷官小人以遇罪也

讀書疑甲編八卦以乾為主六子以震為主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聖人之情盡於此矣震即懼也翰案震无妄者存乎悔顯言震可証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王弼注諸侯主有為者也易之道思慮諸物轉益精粹李燾易學能研諸侯之慮衍侯之二字本義從之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李氏集解引朱仰之曰人謀謀及卿士鬼謀謀及卜筮也又謀及庶民故曰百姓

目耕帖

卷五

三玉如媛館補校

與能朱仰之不知何人苟爽九家集解有朱氏疑即朱仰之也儀禮疏引鄭注鬼謀謂謀卜筮於廟門與朱義合

馮椅厚齋易學改繫辭上下為說卦上下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篇云董真卿周易會通案朱子謂象傳釋象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說爻之辭乃統名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為說卦蓋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為多恐不得名



之說卦也此足以見馮氏之非

張應珍義山周易注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方者二而圓四四合二偶似費擬議蓋五生數之中天一三五凡參地數二四凡兩故聖人參兩之以倚數八卦之象乾坤天地以大虛言之也震巽天地之長男女為雷風有氣無形坎離天地之中男女為水火有形無質艮兌天地之少男女為山澤有質確定矣義山注今佚此條載吉安府志

目耕帖

卷五

三才館補校

漢書律歷志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鐘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之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林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鐘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林之於六合之內含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之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

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實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簇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案此亦孟京遺法馬季常以三極為三統王肅以陰陽剛柔仁義為三極皆本於此

安磐易圖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為易有數往之順數也楊慎丹鉛錄載此條

目耕帖

卷五

三才館補校

梁寅周易參義神即帝也帝者神之體神者帝之用故主宰萬物者帝也所以妙萬物者帝之神也吾友陳孝廉超就正編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惠氏棟謂妙當從王肅作眇引陸士衡文賦眇眾慮而為言為證其說固當至以妙字為近老莊語則非案說文妙字作眇急反也从苜省少聲與老莊所言亦不合是周易及老莊中妙字皆當作眇經傳中眇之訛為妙猶評之訛為詎與至宋儒真精妙合之說則真揚老莊之波矣



雷以動之八句以雷風兩日艮兌乾坤為序終之以坤蓋歸藏易也帝出乎震飾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為序終之以艮蓋連山易也

漢書五行志於易乾為君為馬馬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既又云坤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心氣毀故有牛既又云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既又云於易坎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既也又云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蹏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

目耕帖

卷五

三才圖會補校

明視氣毀故有羊既又云於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既又云於易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既此亦本說卦為言而羊則屬離兌二卦狗屬兌卦於易不甚合

陳圖南云八卦本對八體獨闕其鼻且以巽言股股即係足也若股可言則又遺其股與義皇不相應也傳曰鼻起而止山也曰風能鼓舞萬物而手之所以舞也蓋乾為首坤為腹天地定位也坎為耳離為目水火相逮也艮為鼻兌為口山澤通氣也

巽為手震為足雷風相薄也此義皇八卦之應其理昭昭矣案荀九家有艮為鼻為虎為狐漳州陳安卿說麻衣易以艮為鼻朱子云鼻者面之山魏管輅已如此說愚以為八卦佚象有艮為鼻是艮為手之外又為鼻也據以為說則可據以徑改經文則不可

丹鉛錄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旂名左傳分康叔以少帛旂以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要之乾取象大赤

目耕帖

卷五

三才圖會補校

亦取其色耳翰案朱震易叢說羅莘路史注並引歸藏易云乾為天為君為父為大赤為辟為卿為馬為禾為血卦然則說卦之文其亦述而不作乎震為專釋文云花之通鋪為花貌謂之敷本又作專如字虞同姚云專一也鄭市戀反案李鼎祚集解本作專用虞翻本也注云陽在初隱靜未出觸坤故專即乾靜也專

鄭康成說為大塗云國中三塗震上值房心塗而大者取房有三塗焉見漢上易傳說徑路云田間之



道曰徑路良爲之者取山間兔鹿之蹊見錦繡萬  
花谷後集王廙說爲大塗云萬物所出說徑路云  
物始故爲徑路並見太平御覽漢人遺象晉人遺  
理皆堪玩味

其於稼也爲反生宋衷云謂稟豆之類戴甲而生也  
一說諸穀其始必根於土繼爲穀實必又反而生  
於土爲反義甚纖巧

其於人也爲寡髮釋文寡本又作宜黑白雜爲宜李  
氏解集引虞翻曰爲白故宜髮馬君以宜爲寡髮

目耕帖

卷五

聖如媛館補校

非也周禮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宜鄭注頭  
髮皓落爲宜引易巽爲宜髮賈公彥疏引鄭注易  
宜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今易  
文不作宜作寡者蓋宜寡義得兩通故鄭爲宜不  
作寡也案鄭注易從馬季長義注禮云皓落爲宜  
則兼用白義故疏謂兩通也王志堅表異錄宜髮  
白髮也考工記注云頭髮皓落爲宜亦可言蒜髮  
本草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翰案此出孟詵  
食療本草蓋古說有以蒜訓宜者故孟據用之也

楊用修云坎中一畫卽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維

心亨心腎皆屬坎水水火未嘗離也坎爲心離亦

爲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

主則實無主則虛也焦弱侯云坎離者乾坤之精

氣乾爲首坎爲下首坤爲腹離爲大腹離非能大

於坤也大腹下首故疾證也

兌爲羊項氏玩辭引鄭注羊女使漢上易傳引鄭本

作陽此陽謂養无家女行貨炊爨今時有之賤於

妾也案爾雅釋詁台朕賚界卜陽予也郭璞注管

目耕帖

卷五

聖如媛館補校

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卽此集解

羊作羔引虞翻曰羔女使文雖殊而與鄭義協

釋文引荀爽九家易兌後有二爲常爲輔頰注云常

西方神也吳澄纂言或曰常九旗之一下二奇象

通帛下垂上一偶象分繫於杜說亦有理然九家

義古當必有據攷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一引紀

聞鼓自澤圖云無首似孩子跳躍不見手其名曰

常呼其名三則滅西方之神殆卽是乎

荀爽九家易有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陸德明釋文載



之朱子採入本義又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八卦  
逸象甚多仲翔傳孟喜之易蓋古法也惠氏棟樞  
入易漢學而尙有疎漏茲更補輯以類相從統記  
於此

乾爲王爲大君爲神爲人爲聖人爲賢人爲君子爲  
善人爲武人爲行人爲寵人爲高宗爲物爲敬爲  
威爲嚴爲道爲天道爲德爲賢德爲盛德爲舊德  
爲性爲信爲善爲仁爲良爲忿爲生爲慶爲祥爲  
嘉爲福爲祿爲積善爲揚善爲介福爲天休爲先

目耕帖

卷五

聖德媛館補校

爲始爲知爲大爲盈爲肥爲好爲施爲利爲清爲  
治爲高爲宗爲族爲甲爲老爲舊爲古爲久爲良  
爲動直爲易爲立爲堅剛爲茂爲大明爲晝爲遠  
爲郊爲野爲門爲淵爲大謀爲道門爲百爲歲爲  
朱爲頂爲圭爲著爲衣爲龍爲言爲精爲外爲顛  
乾逸象入 坤爲妣爲臣爲民爲衆臣爲萬民爲姓  
十有五 爲刑人爲小人爲邑人爲鬼爲尸爲形爲自爲我  
爲自我爲躬爲身爲至爲安爲康爲富爲財爲理  
爲度爲積爲積土爲聚爲重爲厚爲基爲致爲用

爲包爲藏爲寡爲徐爲營爲下爲裕爲虛爲空虛  
爲內爲廣爲書爲永爲邇爲近爲思爲默爲惡爲  
禮爲義爲事爲作事爲類爲閉爲密爲恥爲欲爲  
過爲醜爲惡爲過惡爲不善爲怨爲害爲終爲死  
爲喪爲殺爲亂爲弑父爲迷暗爲喪期爲積惡爲  
蔽爲冥爲晦爲夜爲夕爲莫夜爲暑爲乙爲年爲  
十年爲盡爲戶爲德門爲閭戶爲閉關爲庶政爲  
業爲大業爲土爲田爲邑爲自邑爲國爲萬國爲  
邦爲大邦爲異邦爲方爲鬼方爲器爲伍爲義爲

目耕帖

卷五

聖德媛館補校

震爲輶爲虎爲兕爲黃牛 坤逸象一 震爲帝爲主  
爲聖爲侯爲諸侯爲行人爲士爲兄爲夫爲元夫  
爲行爲中行爲道爲征爲出爲逐爲動起爲作爲  
興爲奔爲奔走爲驚走爲驚衛爲百里爲言爲講  
論爲議爲問爲語爲告爲聲爲響爲音爲鳴爲應  
爲鼓爲交爲懲爲反爲後爲後世爲從爲守爲左  
爲生爲綬爲寬仁爲常爲餘慶爲樂爲笑爲大笑  
爲喜笑爲笑言爲陵爲祭爲鬯爲東爲春爲禾稼  
爲草莽爲百穀爲麋鹿爲筐爲趾爲七 震逸象六  
十一有六



巽爲命爲有命爲誥爲號爲教令爲商旅爲隨爲  
處爲婦爲妻爲處女爲入伏爲號咷爲餘殃爲婦  
爲利爲同爲齊爲舞爲交爲疆爲谷爲長木爲白  
茅爲草莽爲草木爲桑爲楊爲杞爲蘭爲菀爲薪  
爲帛爲繡爲腰帶爲墉爲牀爲蛇爲魚爲鮒巽逸  
象四  
十坎爲雲爲元雲爲雨爲冬爲大川爲河爲北爲  
志爲謀爲心腹爲思爲血爲泣血爲脊爲榮爲勸  
爲常爲積爲惕爲疑爲恤爲閑習爲迷爲悔爲涕  
淚爲疾病爲災爲災眚爲罪人爲寇爲罰爲悖爲

目耕帖

卷五

吳郡娘館補校

欲爲淫爲獄爲艱爲蹇爲暴爲毒爲虛爲瀆爲孚  
爲平爲則爲經爲法爲叢爲聚爲習爲美爲後爲  
入爲納爲臂爲要爲膏爲陰夜爲三歲爲酒爲鬼  
爲孤爲弓彈爲萊木爲穿木爲棘匕爲蒺藜爲車  
爲馬坎逸象六  
十有九離爲黃爲見爲飛爲夏爲明爲文  
明爲光爲大光爲占爲麗爲爵爲婦爲女子爲牟  
爲戎爲甲爲刀爲斧爲資斧爲矢爲黃矢爲罔爲  
罟爲惡人爲折首爲鶴爲準爲鳥爲飛鳥爲甕爲  
瓶離逸象三  
十有一艮爲弟爲子爲男爲君子爲小子爲

童蒙爲賢人爲僮僕爲狐爲狼爲豹爲碩爲碩果  
爲慎爲順爲時爲對爲節爲官爲待爲執爲多爲  
厚爲求爲篤實爲居體爲穴居爲山陵爲城爲宮  
爲庭爲廡爲廡爲舍爲宗廟爲社稷爲星爲斗爲  
沫爲肱爲背爲膚爲鼻爲尾爲皮艮逸象四  
十有五兌爲  
友爲朋爲妹爲妻爲女爲少爲刑爲刑人爲秋爲  
西爲暗昧爲雨爲小爲密爲見爲右爲契爲少知  
爲小木爲小狐兌逸象  
二十

李鼎祚以序卦傳分繫各卦之首程子從之蓋費直

目耕帖

卷五

吳郡娘館補校

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序卦之附於經  
自費氏始也  
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云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  
君臣養萬民亦必訟而成之說文解字引易曰地  
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說文易用孟氏亦引孟喜序  
卦也淮南子繆稱訓引易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  
之以復似九家道訓亦別有序卦晉楊又有易卦  
序論徐堅初學記引之云險而止險而動泉也動  
靜皆蒙故曰山三書皆佚唯存此數條而已明人



有取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之序撰為四言詩以便記誦者言簡而義該何惜古周易訂詁取之今錄於此上篇其辭云天地既分厥初生民世道多屯利建侯君發蒙開治需乃化馴頑愚起訟師貞以均威不如德比附是勤柔能勝剛小畜懿文中正履帝民淳泰臻无平不陂傾否圖存何以領之義在同人同人无我大有殷殷承之以謙和豫熏熏能无詭隨幹蠱經綸敦臨容保大觀教神強梗剛克噬嗑令申哀矜勿喜政賁以文文煩實

目耕帖

卷五

聖賢類補校

衰剝復相循禮復无妄畜德完醇大畜須養頤吉以貞陽剛太過坎險沉淪明能脫險匪離則昏下篇其辭云陰陽交媾夫婦造端咸感无心有恆別嫌炫暴者竭退遜者完完斯大壯晉明離南進必有傷明夷幽濟潛德正始家人自閑家睽則蹇夙吉解艱何以解之懲窒改遷損益相仍夬決乃全濟剛以柔巽女姤乾相遇則萃聚乃升參驟升罹困井養寒泉辨義既精改革何難慎重若鼎器屬震男動不可縱屹如艮山漸而不迫歸妹成懼居

豐思憂世道旅遷巽入兌悅水流渙散情宜品節中孚乃安小過必慎既濟狂淵事難踰度未濟終焉

本義引晁氏云履而泰鄭本無而泰二字李氏集解本嗑者合也嗑上有噬字致飾然後亨則盡矣然作而不養則不可動可下有以字決必有所遇无所字物不可以終動動下有動必二字李用虞翻本蓋有所據若郭京舉正物生必蒙物作始蒙者蒙也蒙下有昧字比者比也者下有親字王昭素

目耕帖

卷五

聖賢類補校

本於離者麗也增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則皆以意為之也李逢期易經隨筆論雜傳大過以下卦不反對謂大過與頤一為四陽在內二陰在外一為四陰在內二陽在外與坎離中孚小過同皆兩卦對待而相反者其義則一顛一正亦相反也姤與夬漸與歸妹既濟與未濟皆以一卦反復而成兩卦者其義則柔與剛與剛決柔反女之終與女之待反定與窮反蓋此八卦雖不反對而反對之義未嘗不存



若以爲錯簡則女之終男之窮又似交互之辭而歸妹爲震兌合體之卦未濟爲離坎合體之卦亦頗相反似非誤者要之聖人讀易至於章編三絕見得易道無窮分看合看橫看直看方看圓看序看錯看莫不各有至理存焉聖人固覺其意味之深長不以一定求之讀易者誠得其意亦不必妄生議論也說甚明辨劉左青讀書疑雜卦前半篇皆反對末節是互卦亦有見

蒙雜而著郭京舉正雜作稚以臆改經不如雜字義

目耕帖

卷五

吳郡張館補校

深

目耕帖卷六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易六

自漢迄晉諸家易多不傳陸德明釋文引之以參攷各本之異同呂祖謙本晁氏錄古周易作古易音訓中引諸家復有釋文所遺者茲合二書並蒐他書所引凡諸家與今本異字備錄於此

子夏易傳有孚學如學作戀思也尙德載作得載京

房虞翻同月幾望作近望京房劉表一行同城復

目耕帖

卷六

一鄭張館補校

于隍作塢匪其彭作旁謙作賺肝諫作紆豫噬乾肺作脯荀董同束帛莖莖作殘殘顛頤拂經作弗經弗輔弼也劉表一行同其欲逐逐作攸攸冥于叢棘實作湜威嗟若威作噉咨慙也威其母作踴晉如師鼠作碩鼠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夷作睇旁視曰睇拯作拊其牛掣作契一角仰也牽羊作擊羊繫于金柅作柅絡絲具也包有魚包作庖此釋文無之見項以杞包瓜包作苞正義引來徐徐安世周易玩辭作茶茶歸妹以須作媻媻之妾也孟京同豐其沛



作芾小也日中見沫作味星之小者馬鄭同朱震  
易引子夏得其資斧作齊斧眾家同婦喪其葬作  
芾繻有衣襦繻作禡襦作茹

孟喜易利物足以和義作利之京房初爽陸續同咸

其輔頰舌頰作俠晉卦作齊失得勿恤失作矢馬

鄭虞王肅同君子以懲忿窒欲作怪俗偏辭也偏

作徧周布也不拯其隨拯作承京王陸續同列其

資列作裂一行同資作朋京一行同厲薰心薰作

熏京房馬融王肅同見未震歸妹以娣以恒也作

目耕帖 卷六 二如 三如 補校

恒也無以字京同日中則辰作稷日中見斗作見

主闕其無人闕作窆夫坤墮然作退然聖人之大

寶曰位寶作保昔者包犧民作伏戲伏服也戲化

也京房同象也者像也像還作象京虞董姚同說

文序言易稱孟氏則所引皆孟氏易其與今文不

同者夕惕若厲作夕惕若負亢龍作亢龍泣血漣

如連作連再三瀆作瀆以往吝作遯愬愬終吉作

號號恐懼也包荒作荒噬乾肺作食食所遺也僅

牛之牯作告其欲逐逐作筮筮百穀草木麗乎土

作麗于地日昃之離辰作辰振恒作指恒罔孚裕

无咎罔作有其牛學作犛一角仰也天且劓作劓

其行次且次作越鄭同允升作允升劓作劓劓

于範曉作劓劓劓敝漏窵何審汲餅也其文蔚也

蔚作斐亨飪作孰飪本又作飪食任也用拯馬壯

吉拯作拊無用字豐其屋豐作豐巽卦作豐繻有

衣和繻作需和作絮絮組也夫乾確然確作雀服

牛乘馬服作備重門擊柝作柝又作柝後世聖人

作後代天地細細作壹壹不得泄凶也雜而不越

目耕帖 卷六 三如 四如 補校

作不越莫燠乎火作離為的頸的作駒為黔喙之

屬無之字

京房易君子體仁作體信荀爽董遇同蒙包作彪文

也鄭元陸續一行同福謙作富謙无不利撝謙撝

作揮而四時不忒作不貸殷薦之上帝作隱薦肝

豫作汗朋盍簪作摺有子考絕句王肅周宏正同

剝之无咎無之字剝表荀爽一行同剝牀以膚作

簋謂祭器君子得與作德與朋來无咎作崩來無

咎自上下曰崩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尚賓也尚



作上陸續同觀我朶頤朶作揣集韻引坎卦作飲

劉表同水游至游作臻祇既平祖作靦安也貳用

缶句劉表一行同納約自隔納作內一行同則大

蠹之嗟凶蠹作經突如其來如突作宐不孝也鄭

同撞撞往來撞作撞夷于左股夷作曠先張之弧

後脫之弧皆作壺馬鄭王肅翟子元同救過宥罪

作尤罪剗剗作剗削大人虎變作辨其形渥作其

刑剗刑在頰為剗吾與爾靡之靡作剗月幾望幾

作近縞有衣袂作絮張參五經文字旁行而不流

目耕帖 卷六 四鄰館補校

作留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作噴情也李鼎祚引

以行其典禮典作等再切而後掛作卦是故可與

酬酢作醋六爻之義易以貢作工陸虞同聖人以

此洗心作先心荀虞董張蜀才石經並同坎為豕

作彘為瘠馬瘠作柴柴多筋幹荀同為吝吝者作

遴為鼻足鼻作朱陽在下荀同為矯輳作柔為麻

作螺為果麻作果墮謙輕而豫怠也怠作治

馬融易聖人作而萬物親作聖人起匪寇婚媾作葍

重昏也擊蒙作擊蒙鄭同有孚光亨貞吉絕為一

句鄭同有孚作唯讀為蹟止也血去血作恤愬

愬終吉作競競音許逆反恐懼也天道虧盈作毀

盈介于石介作拊觸小石聲由豫作猶豫疑也朋

盍簪作滅无妄作无望謂无所希望也鄭王肅同

天命不祐作右謂天不右行失得勿恤失所矢離

為矢王肅同夷于左股作般旋也日隨天左旋也

王肅同百果草木皆甲拆作甲宅根也陸同萃亨

無亨字鄭虞陸同覆公餗作粥餗也自藏也藏作

戕殘也王肅同而成位乎其中矣作而易成乎其

目耕帖 卷六 五鄰館補校

中王肅同範圍天地之化作犯違王肅張璠同效

法之謂坤效作爻韓康伯同損德之修也修作循

鄭康成易為其嫌于无陽也嫌作濂君子以經綸作

論君子幾作機包蒙云包當作彪文也需讀為秀

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需于沙作泚致寇

至寇作戎王肅同患至撥也撥作撥憂也終朝三

褫之褫作托王三錫命錫作賜玉用三驅作毆包

荒讀康虛也乘其墉作庸明辨哲也哲作造讀如

明星哲哲君子以衷多益寡衷作杼取也荀董蜀



才同舍車而徒車作與張同賁如皓如皓作皓陸  
同類復類作擊有災書災作災賈馬逐作逐逐兩  
馬走也姚同類豕之牙讀為互枯楊生梯枯音姑  
謂無姑山榆稀作焚木更生音夷山榆之實險且  
枕險作檢向秀同云木在手曰檢木在首曰枕既  
既平云祇當為坻小邱也不鼓缶而歌鼓作擊則  
大畜之嗟下無凶字離王公也離作麗浚恒浚作  
濟或承之羞或作威麻其角麻作梁虞翻同不詳  
也作祥善也王肅同錫馬落庶蕃發袁反庶止奢

目耕帖

卷六

六如類補校

反謂蕃遮禽也晉如摧如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  
晉如愁如愁于小反憂也文在以之作似之下亦  
然荷爽向秀同夷于左股夷作睇旁視曰睇陸同  
其牛掣作掣牛角皆踰曰掣宜待也作宜待時也  
百果草木皆甲拆作甲宅皆讀如解解謂拆呼皮  
曰甲根曰宅此條見困學紀聞與釋文引馬陸作宅根也義略同慾忿室欲  
室作躋止也劉同壯于頄作頄頄夾面也始作躋薛  
引古文同后以施命誥四方誥作誥止也王肅同  
一握為笑云握當讀為夫三為屋之屋蜀才同升

作昇剗別云當為倪仇羸其瓶羸讀曰藜井谷射  
射音亦厭也王肅同雍徹漏雍作甕停水器也  
案釋文出雍字引鄭作甕是王弼本  
作雍今注疏本作甕者依鄭本改也其形滙作刷  
音屋列其資作贖遇其配主配作如嘉偶曰如豐  
其部作菩小席薛虞同豈其沛作韋祭祀之蔽膝  
于寶同天際翔也際云當為療療病也翔作祥王  
肅同自藏也藏作戕傷也麗澤兌麗作離猶併也  
已上也上作尙庶幾也所樂而玩者玩作翫原終  
反始作及始虞同而道濟天下云道當作導故君

目耕帖

卷六

七如類補校

子之道鮮矣鮮作匙藏諸仁藏作臧善也言天下  
之至動作贖云贖當作勳議之而後言作儀之姚  
桓元苟柔之同有功而不德作置陸蜀才同鄭云  
置當作德治容梅淫治作野妖野容儀教誨淫佚  
也陸虞姚王肅同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幾  
作機云機當作幾又以尙賢也作有以以待暴客  
暴作虢雜物撰德撰作算數也水火不相逮無不  
字宋陸王肅王虞同為廣類廣作黃為乾卦云乾  
當為幹陽在外能幹正也為科上槁作葉為黔喙



之屬豈作麒麟虎豹之屬貪冒之類兌為羊作陽  
蠱則飭也飭作飾

荀爽易由辯之不早辯也辯作變陰疑于陽必戰疑

作凝虞翻姚信蜀才同為其嫌于无陽也嫌作嫌

虞陸董同否臧凶否作不到陸一行同后以財成

天地之道財作裁明辨者也哲作晰見漢上易朋盍簪

作宗賁如幡如晒作波茂貞凶茂作滅其欲逐逐

作悠悠離作离見李氏集解則大耋之嗟凶嗟作差嗟

若亦爾出涕沱若沱作池咸其拇作母云母陰尊

目耕帖

卷六

八如嬾館補校

之位集解咸其腓作肥謂五也尊盛故稱肥有疾

億也億作備箕子之明夷箕子作亥滋家人嗃嗃

作確確其牛掣作筋以正邪也作正國解而拇作

母君子以懲忿窒欲作徵忿窒慾案繫辭集解引

慾前注慾作改欲已事邁往邁作顛惕號惕作錫賜也翟元同包

有魚包作胞聚以正作取以正君子以除戎器除

作慮剝則作號吼王肅陸同井谷射鮒射作耶井

收勿器收作甄震來虩虩作懇懇震遂泥遂作隊

艮其趾作止列其夤作腎互體有坎坎為腎厲薰

心薰作動婦孕不育孕作乘歸妹以須作縞陸績

同月幾望幾作既中孚同雖旬无咎旬作均匪夷

所思作匪弟婦喪其第作絃言天下之至蹟而不

可惡也惡作亞可與祐神矣祐作伯六爻之義易

以貢作功為矯輳作橈為亟心亟作極大有眾也

眾作終豐多故親絕句寡旅也別為句

劉表易觀我朵頤作端頤多辨也其欲逐逐作筮筮

遠也習坎作飲水流不休故曰習坎重險也陷也

寘于叢棘寘示也言眾議於九棘之下也其牛掣

目耕帖

卷六

九如嬾館補校

作齧牛角皆踰曰習君子以懲忿窒欲徵作澄清

也窒作慎止也孚乃利用禴作燔知以臧往臧作

臧善也

朱衷易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上有无平不陂句羸豕

孚躡躡作踏躡集解本作踏陸績易履帝位而不疚作疾明辯哲也哲作逝而天

下隨時作隨之王肅同無祗悔祗作禔安也釋文

肅作禔下引陸云禔安也是陸亦作禔納約自厲作誘喪羊于易作

易謂墻場也婦于嘻嘻作喜喜君子以懲忿窒欲



室作春朱氏經義考引作療吾與爾靡之靡作縑三年克之  
德也德作備遂成天地之文作交虞同夫坤墮然  
墮作爰董姚同死期將至期作共

虞翻易匪其彭作匪明辯昔也作折朋盍簪作哉叢  
合也咸其輔作輔耳目之間滕口說也滕作騰失  
得勿恤失作矢古誓宇已事過往已作祀剛揜也

揜作拿厲薰心薰作昏見集解坤作成物作坤化姚  
同繫辭焉而明吉凶下有悔吝二字剛柔者晝夜  
之象也作晝夜者剛柔之象也易之序也序作象

日耕帖

卷六

十娘媛館補校

所樂而玩者作所變樂天知命作變天慢藏誨盜  
冶容誨淫誨作悔謂悔恨為龍作駮蒼色為專作  
專姚信同為科上稿科作折為吳作吳云嗅氣也  
風至知氣引糸曰其嗅如蘭良為狗作拘云指屈  
伸制物為拘兌為羊作羔謙輕而豫怠也怠作怡  
案虞治孟氏學當與孟易參考其他與馬鄭荀爽  
王肅同者或諸家傳古文亦參用孟氏歟  
姚信易城復于隍作滄盱豫盱作盱云日始出引詩  
盱日始且夷于左股作右槃自辰右旋入于丑君

子以順德作得折其右肱作股閱其无人閱作閱

渙有邱作有近日月運行作違行坤作成物作坤

化云化當為作以行其典禮作典禮則言語以為

階作機貞勝者也作貞稱作結繩而為網罟作罟

罟云猶網也為專作專專一也為弓輪作倫為羸

作羸

董遇易拔茅茹以其彙作彙出也賁如皤如皤音槃

云馬作橫行曰皤君子得輿作德車婦喪其茀作

茀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作眇成也釋文妙王肅作眇下引董

日耕帖

卷六

十娘媛館補校

云云是董本亦作眇為乾卦乾作幹

王肅易其唯聖人乎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雲在于

天作雲在天上或錫之聲帶聲作榮承天寵也寵

作龍比之匪人作匪人因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

大矣哉隨時作隨之隨時之義作隨之時義君子

以嚮晦入宴息嚮作鄉君子以振民育德育作毓

云古育字盥而不薦作而不觀薦百穀草木麗乎

土作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下有獲匪其醜大有

功也八字有疾憊也憊作斃羸其角羸作縲其人



天且剛作輓中行告公用圭作用桓圭其行次且  
作越起行止之礙也下卦放此繫于金柅作柅從  
手柅織纜之器婦人所用來徐徐作余余厲蕙心  
作熏云熏灼其心上見易女歸吉也還作女歸吉利  
貞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作善風俗乾知大始大  
作泰錯綜其數作羣數文選郭景純江賦李善注引王肅作羣數夫易  
開物成務開作闢洛出書洛作雒云漢家以火德  
王故從各佳何以守位日人作仁卞伯玉桓元明  
僧紹同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作眇為勇作敷云

目耕帖

卷六

三知娘館補校

華之通名鋪為華貌為敷見戴何六書故為臭作香臭正義

同蠱則飭也飭作節

王廙易明辨哲也哲作晰利用侵伐作寢伐縞有衣

柳縞作縞

張璠集解易用向秀本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上有易

曰真于叢棘真作置振恒振作震羸其角羸作羸

婦于嘒嘒作嬉嬉宜待也作宜時也範圍天地之

道同馬王肅作犯道云犯違猶裁成也

十寶易水洊至洊作薦并收勿繫勿作罔豐其沛同

鄭作羣為龍同虞作號云雜色為科上槁作焄

黃頴易責于邱園責作世豚魚吉豚作遜作結繩而

為網罟作罔罟云取獸曰罔取魚曰罟

翟元易來徐徐作茶茶音圖君子以正位凝命凝作

擬度也

蜀才易官有渝官作館君子以明庶正明作命則大

蠶之嗟凶蠶作啞羸作角羸作累箕子之明夷作

其子二盃可用亨盃作軌壯于頄作仇克陸夬夬

陸作陸親通也繫于金柅作尼止也乎乃利用輪

目耕帖

卷六

三知娘館補校

作羸羸其瓶羸作累鼓之以雷震云震疑為雷交

法謂之坤爻作效案釋文出爻法引蜀才作效今注疏作效者依蜀才本改也

知崇禮卑禮作體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

也研作孳參天兩地而倚數倚作奇

日本人山井鼎撰七經孟子考文並物觀補遺共二

百卷校閱羣經據古本及足利本頗多同異其周

易古本經注皆有考辨今錄其經字之異者考文

乾九四或躍或作惑反復道也道上有之字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二或字作惑坤象曰履霜堅冰



下有至字蓋言謹也一本無也字天地之雜也雜  
下有色字蒙童蒙求我蒙下有來字以亨行時中  
也時上有得字困蒙吝吝一本作咎象同利禦寇  
作利用禦寇需雖小有言以吉終也以作也自我  
致寇寇作戎比有他吉他作它小畜尚德載載上  
有積字泰象曰无往不復一本有无平不陂四字  
否象曰拔茅貞吉茅下有茹字謙可用行師征邑  
國也可作利隨大亨貞无咎貞上有利字觀象曰  
闕觀女貞女上有利字噬嗑初九履校履作履象

日耕帖

卷六

古詩類補校

同上九何校何作荷象同无妄象曰不耕穫穫上  
有而字順自求口食食作實節飲食下有也字蹇  
利西南利下有也字姤取女取作娶羣剛中而應  
故聚也一本無也字升積小以高大以下有成字  
初六允升大吉下一本有也字困利用亨祀亨作  
亨入于幽谷幽不明也無下幽字井行惻也行上  
有其字鼎亨能一本亨作烹聖人亨大亨並同不  
我能即吉作不能我即吉良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一本無下其字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一本無

上其字漸離羣醜也一本醜作配豐象曰有孚發  
若下有吉字信以發志也一本無也字旅旅人先  
筭後號咷後上有而字巽頻巽者頻作頻注同兌  
九二孚兌兌作說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帝上有  
上字節象曰不出門庭凶凶上有之字繫辭是故  
君子治則觀其象無君子吉无不利下有也字象  
者言乎象者也象下有日字是故卦有小大辭有  
險易辭上有而字通乎晝夜之道乎作于百姓日  
用而不知下有也字以言乎遠乎作于以言乎天

日耕帖

卷六

古詩類補校

地之間同况其適者乎乎作于下出乎加乎發乎  
見乎慎乎皆同其受命也如嚮嚮作嚮聖人有以  
見天下之賾賾上有至字繫辭焉而命之無焉字  
貞夫一者也夫作於吉无不利下有也字過此以  
往此下有而字是以出而有獲下有何字履校履  
作履有不善未嘗不知下有也字男女媾精萬物  
化生精下有而字謙德之柄也無也字恒雜而不  
厭雜上有先字其用柔中也中上有得字其剛勝  
邪下有也字兼三才才作材下三才之道也同物



相雜無相字情偽相感而利害生無此八字及注  
文失其守者其辭屈下有也字說卦將以順性命  
之理下有也字巽東南也作巽東南方也故曰致  
役乎坤下有也字坎者水也無也字萬物之所成  
終而成始也無所字爲堅多節多節上有爲字序  
卦屯者物之始生也無也字物大然後可觀下有  
也字剝窮上反下下同故受之以坎坎上有習字  
然後禮義有所錯下有矣字乖必有難難上有所  
字決必有所遇無所字雜卦萃聚而升不來也謙

目耕帖

卷六

七姊妹館補校

輕而豫息也聚下輕下共有也字復反也無也字  
親寡旅也同離上而坎下也離上下有也字履不  
處也無也字姤遇也姤作邁漸女歸吉下有也字  
補遺乾其不可拔下有者字可與幾也與下有言  
字坤直以方也無也字草木蕃下有茂字嫌于无  
陽也無也字屯志行也大得民也並無也字蒙以  
往吝吝作咎注同需象曰酒食貞吉酒上有需字  
泰以其象征吉征作往否繫于包柔無于字大有  
明辯哲也無也字豫盱豫悔悔上有有字蠱象曰

幹父用譽父下有之蠱二字噬嗑聰不明也無也  
字无妄天下雷行行作往大畜道大行也道上有  
亨字明夷獲心意也也作者家人志未變也也上  
有之字損九二利貞征吉征作往井汔至亦未繙  
井未有功也無亦字震蘇蘇位不當也位上有也  
字巽變征凶征作往漸居賢德善俗俗上有風字  
渙用拯馬壯吉下有悔亡二字中孚信及豚魚也  
無也字繫辭是故吉凶者故作以子曰易其至矣  
乎乎作于易行乎其中矣乎作于何校何作荷知

目耕帖

卷六

七姊妹館補校

者觀其彖辭知作智彖作象序卦有无妄然後可  
畜下有也字可養下不可動下同必反其家其作  
於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止上有動必二字必失其  
居居作君節而信之而下有後字案考文補遺所  
稱古本及足利本足利日本學名其古本有三通  
據物茂卿序云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齋來古  
博士之書則周易經注未經衛包所改宜爲王弼  
真本其二亦有不同者則博士家傳本異也  
自漢至宋易學凡六變漢興田何以易傳東武王同



及洛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同授淄川楊何寬授同郡礪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及孟喜梁邱賀漢初立易楊氏博士宣帝復立施孟梁邱之易三家學最盛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雖亦出於孟喜而房說長於災異元帝時又立京氏易劉向與校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義略同京氏爲異此易之一變也費直傳古文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雖未立學民間傳之學盛於東京此易之二變也鄭康成傳費

目耕帖

卷六

大鄭類館補校

氏之學始以象象連經文參錯諸家多改經字極詳互體又每用乾鑿度遺法以爻辰取象晉荀崧奏請置鄭易博士詔許值王敦亂不果立此易之三變也魏王弼亦用費氏易本以漢人易主數據而清之專言義理清談自是而開唐貞觀中詔孔穎達等作疏立於學宮此易之四變也程子易傳用王弼本而以序卦分世詰卦之首言理而不言數切於治身用世與邵子各爲一學此易之五變也朱子學宗程氏而易本用呂祖謙所修古易分

上下經十翼爲十二篇多主占筮本義之外又爲啓蒙以發明之此易之六變也易外別傳不在此數

周易集解凡三一爲荀爽九家集解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凡九家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不在九家之數一爲張璠集解集向秀鍾會庾運應貞荀輝張輝王宏阮咸阮渾楊父王濟衛瓘樂肇鄒湛杜育楊瓚張軌宣舒邢

目耕帖

卷六

九鄭類館補校

融裴藻許適楊藻凡二十一家本依向秀一爲李鼎祚集解集子夏孟喜焦贛京房九家乾鑿度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王弼宋衷虞翻陸績王肅干寶姚信王虞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觀伏曼容姚規朱仰之蔡景君孔穎達凡三十餘家書中取荀虞爲多今九家張璠二書皆佚存者惟李氏集解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漢家之碩果也



唐書歷志大衍歷議引孟喜章句云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成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復初坎離震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滯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於八月文明之質衰

目耕帖

卷六

王如娘館補校

離運終焉仲秋陰形於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陰極於北正而天澤之始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案此說六十四卦中獨用坎離震兌爲四正之義與說卦合

朱震漢上易傳載李溉所傳卦氣圖云出孟長卿與唐書歷志一行大衍歷經大衍步發敘術所載六十四卦用事配七十二候圖合今略錄之冬至坎

初九小寒坎九二公中孚辟復侯屯內外大夫謙  
卿睽大寒坎六三立春坎六四公升辟臨侯小過  
內外大夫蒙卿益雨水坎九五驚蟄坎上六公漸  
辟泰侯需內外大夫隨卿晉春分震初九清明震  
六二公解辟大壯侯豫內外大夫訟卿蠱穀雨震  
六三立夏震九四公革辟夬侯旅內外大夫師卿  
比小滿震六五芒種震上六公小畜辟乾侯大有  
內外大夫家人卿井夏至離初九小暑離六二公  
咸辟姤侯鼎內外大夫豐卿渙大暑離九三立秋

目耕帖

卷六

王如娘館補校

離九四公履辟遯侯恒內外大夫節卿同人處暑  
離六五白露離上九公損辟否侯巽內外大夫萃  
卿大畜秋分兌初九寒露兌九二公賁辟觀侯歸  
妹內外大夫无妄卿明夷霜降兌六三立冬兌九  
四公困辟剝侯艮內外大夫既濟卿噬嗑小雪兌  
九五大雪兌上六公大過辟坤侯未濟內外大夫  
蹇卿頤凡內外者內卦值上月末候外卦值下月  
初候除坎震離兌四卦屬四方位以六十卦直日  
焦京之法蓋原於此始於公中孚終於卿頤所謂



卦氣起於中孚也揚子太元經中首亦依此爲用也

項安世周易玩辭京氏易法只用八卦爲本得本卦看皆以上爲世爻得歸魂卦者皆以三爲世爻亦因下體復得本卦而三在本卦爲上也其餘六卦皆以所變之爻爲世世之對爲應凡其所謂變者非以九六變也皆自八純卦積而上之知其爲某爻之所變耳如乾本卦上九爲世九三爲應乾初變始爲一世卦初六爲世九四爲應再變遞爲二

目耕帖

卷六

王如媛節補校

世卦六二爲世九五爲應三變否爲三世卦六三爲世上九爲應四變小畜爲四世卦六四爲世初六爲應五變剝爲五世卦六五爲世六二爲應剝之四復變爲晉謂之遊魂卦九四爲世初六爲應晉下卦皆變爲大有復歸乾謂之歸魂卦九三爲世上九爲應餘放此又云於世爻用飛伏法凡卦見者爲飛不見者爲伏其在八卦止以相反者爲伏乾見伏坤之類皆以全體相反也至八卦所變世卦則不然自一世至五世同以本生純卦爲伏

蓋五卦皆一卦所變至遊魂二卦則又近取所從變之卦爲伏如乾一世姤姤下體巽飛爲巽初辛丑伏仍用乾初甲子二世遞飛爲艮遞二丙午伏乃乾二甲寅之類至五世皆以本卦乾爻爲伏者也自五世復下爲遊魂卦剝四變晉是艮變其飛爲離四己酉伏爲艮四丙戌矣又下爲歸魂卦晉下三爻變爲大有自坤變乾故飛爲乾三甲辰伏爲坤三乙卯矣二卦皆近卽所從變之卦不用本生純卦也餘卦倣此案漢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

目耕帖

卷六

王如媛節補校

五篇隋志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志章句十卷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章句伏唯存易傳三卷或題京氏積算易傳辨卽隋唐志之錯卦也火珠林以錢代著相傳出於京氏而世行卜筮正宗及增刪卜易等書不惟失京氏本法且不與火珠林合故詳著之如右  
郭景純易學本傳謂得郭公青囊中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實亦探源京氏也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元時其書尙存胡一桂易學



啓蒙類傳引之如同人之革口朱雀西飛白虎東起姦猾銜璧敵人束手占行得此是謂无咎隨之升曰虎在山右馬過其左駁爲功曹猾爲主者垂耳而潛不敢來下爻升虛邑遂釋魏野既濟曰小狐汔濟垂尾累衰初雖偷安終靡所依案卦言之秋吉春悲又有七言者如否曰乾坤閉塞道消長虎刑挾鬼法凶亂亂則何時時建寅僭尸交林血流漂此占行者入塗炭小過之坤曰小過之坤卦不奇雖有卦氣變陽離初見勾陳被牽羈暫過則

目耕帖

卷六

玉函山房輯佚書

可羈不宜將見劫追事幾危賴有龍德終无疵避之婚曰卦象出墓氣家因變身見絕鬼潛遊爻墓克刑鬼煞俱卜病得此歸蒿邱誰其救之坤上牛若依子色吉之尤賁之豫曰時陰在初卦失度殺陰爲刑鬼入墓建未之月難得度消息卦爻爲扶助馮馬之師乃寡姬自然奇救宜發免子若恤之得守故豫之解曰有釜之象无火形變見夜光連月精潛龍在中不游行案卦卜之深盤鴻金妖所憑无咎慶又藝文類聚引其射菜黃曰子如小鈴

含元珠構支言之是菜黃北堂書鈔引其射罽云非簪非釵常在領下鬢髮飾物是有兩歧太平廣記引大過之升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塚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天邪法山斬祀殺靈蛇非已之咎先人取案卦論之可奈何占决之辭自爲韻語倣焦氏易林而稍變其體猶存左氏傳古占筮遺意

目耕帖

卷六

玉函山房輯佚書

舒張射罽巢云家室側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射罽罽云殺魃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射印囊云內方外圓五色成方含室守位出則有章射山雞毛云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元黃鳴不失晨占獵云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案隋志五行家有周易通靈訣二卷周易通靈要訣一卷周易林四卷皆輅所作此其佚詞乎



易緯有朝元序制記漢書注七緯名無其目文獻通考有之其說云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四分一日以爲八十分二十爲之消息十二月月居六日七分十二月居七十三日一百八十分居四分三公十二月月居六日七分十二月居七十三日一百分居四分案此下尚應有九卿一條方合五德之數原脫二十七大夫十二月月居六日七分十月居七十三日八十分居四分八日一百一十二諸侯十二月月居六日七分十二月居七十三日一百八十分

目耕帖

卷六

毛鄭經節補校

居四分合德之方三十日得三十五分盡十二月六十卦餘分適四百二十分五日四分日一辟卦溫氣不效六卦陽物不生土功起三卦陽氣不至疾傷六卦不至震水漏寒氣不效六卦不至冬榮寶物不成夏寒傷生冬溫傷成案此即漢志京房孟氏災異七錄所云周易飛候六日七分之遺篇也

史記衡山王列傳乃使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轡車司馬貞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氏之法案史

志不著目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引有救黃經救赤經救黑經皆言日食所禳之法當亦京房災異之支流以救爲氏猶周官董氏雉氏非卽姓氏也北朝儒者注易魏有崔浩字伯深官司徒隋志著錄十卷北史張湛傳載浩自序略云國家西平河右燉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成根三人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於西川每與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張湛與晉光祿勳張湛注列子者別一人又闕駟字

目耕帖

卷六

毛鄭經節補校

元陰燉煌人官尚書注王明易傳劉昫字延明燉煌人官樂平王從事諸耶注周易並見魏書本傳隋志均不著錄惟陸氏釋文引劉昫雖句作鈞一條而已又李氏集解引虞氏隋志亦有周易虞氏注十卷不詳名字及時代爵里案魏書盧景裕傳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范陽涿人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然則虞氏者盧景裕也集解又引崔觀說正義亦引之隋志有周易崔觀注十



三卷不詳時代案北史儒林傳有清河崔瑾與范陽盧景裕同爲徐遵明弟子瑾與觀音同一人南北人傳述而異隋書經籍志因梁之七錄大抵詳南而略北故攷其人而著之

孔氏易正義序江南義疏有十餘家辭尙虛誕皆所不取而正義引有褚氏張氏周氏莊氏何氏案隋志周易講疏十六卷梁五經博士褚仲都撰周易講疏二十卷陳諮議參軍張譏撰周易義疏十六卷陳尙書左僕射周宏正撰所謂褚氏張氏周氏

目耕帖

卷六

天師煥館補校

者也莊氏不詳何人何氏者隋國子祭酒何妥也唐藝文志有何妥周易講疏十三卷與北史何妥傳合隋志有周易私記三十卷不著撰人名下次周易講疏十三卷題國子祭酒何妥撰考魏何妥官至吏部尙書隋志集部題魏尙書何妥集十卷茲題國子祭酒乃隋何妥傳寫誤作何妥而冊府元龜遂云何妥撰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疏十三卷朱太史彝尊信之載入經義考展轉承訛失而愈遠又王應麟玉海稱何襄城爲六象論云云

據北史何妥本傳入周仕爲太學博士封襄城男則亦何妥也經義考於何妥講疏外別出正義之何氏又出何氏六象論云失名一人凡三見皆失深攷

爲先天之學者率尊陳希夷其方圓各圖邵子傳之宋史藝文志有陳搏易龍圖一卷今世罕見並真卿周易會通引其自序一篇胡一桂周易啓蒙翼傳並序注引之今錄其略序云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十

目耕帖

卷六

天師煥館補校

五盡天三天五天九並五十之用後形一六无位上<sub>位去一</sub>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sub>言四方中央也</sub>皆明五之用也上<sub>位形五</sub>分而爲六<sub>五位六位</sub>形地之象焉神用六分而幾四象<sub>成七九八</sub>地六不配<sub>謂中央</sub>六也<sub>在南邊六幾少陽七分在東邊六幾少陰八三分在西邊六幾老陽九惟在北邊六變成老陰數更无外數添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sub>上位中心去其一見二十四下位中心去其六亦見二十四</sub>四以一歲三百六旬周於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氣也故陰陽道皆用二十四</sub>



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一六上下覆  
 十九數為造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此更明九  
 化之用也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六之用謂  
 天三統地二定四幾九為乾元之用也凡幹五行  
 幾數四十是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成八卦者三  
 五之三位二與四只兩位則不成卦體是無  
 中正不為用也○二與四在陽則為孤陰四二是  
 也在陰則為寡陽七九是也三皆不處之若避之也  
 大矣哉龍圖之變歧分  
 萬途今略述其梗概焉此序深微似出希夷手筆  
 胡氏照周易函書載有皇極老人圖云此圖傳為洞  
 庭老人授起自北坎一至西南坤二東震三東南

目耕帖

卷六

三如姬館補校

巽四中五西北乾六西兌七東北艮八南離九符  
 洛書義其始終經營匪夷所思又云即洛書符也  
 縱橫皆十九應至九之數序確庵取之以圖聲案  
 此或希夷佚圖歟  
 元人張理著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即陳希夷邵康  
 節之說推廣而成之錢義方周易圖說又衍為二  
 十七圖雍正中洪洞范爾梅著讀書小記內有婁  
 山易輪一卷以義卦坐洛書旋轉之凡八轉而得  
 離一艮二乾三巽四震六坤七兌八坎九之數乃

由此推測以盡其變又近人有劉一明者自號悟  
 元子著三易略注一書分義易文易孔易亦多於  
 卦圖析合虛發揮先天後天之學又嘉興曹廷棟  
 著易準載陳搏河圖與世所謂圖者中位則異謂  
 得自養生家存希夷之舊此雖具有神解而於易  
 象愈衍而愈支矣

吳山有八稜碑每面為一卦文作符篆上標卦名皆  
 隸書乾曰昊成坤曰閔沖震曰元學巽曰明已坎  
 曰仁王離曰明上艮曰過意兌曰見揚石牛剝落

目耕帖

卷六

三如姬館補校

未知立於何代志乘亦不載蓋元明間羽流為之  
 因憶董斯張廣博物志載乾神字仲尼號伏羲坎  
 神字大曾子艮神字照光玉震神字小曾子巽神  
 字大夏侯離神字文昌坤神字揚翟王號曰女媧  
 兌神字一世此亦出道家依儒書為之尤荒誕可  
 哂也  
 宋熙寧元豐間有鄭夫者曾著書談易乾一變生復  
 得一陽二變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  
 生大壯得八陽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



得三十二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歸妹者歸宿之地也晁公武讀書志邵雍言夫竊其學於王豫沈括亦言夫之學似雍云孫緒無用閑談此卽焦延壽所謂四千九十六卦馬中錫說亦如此案焦氏易法自乾至未濟並依易本序夫仍是先天之學項安世謂京房用商易之序陰陽皆終

目耕帖

卷六

三才嬖能補校

於歸妹合歸藏義或參用京法乎

漢揚雄作太元經以擬易潭恩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又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以當十翼撰用三十五著張衡稱其殆盡陰陽之數自漢至宋注者二十餘人司馬光用漢宋衷解註陸績釋文晉范望解贊唐王涯注及首測宋惟幹通注陳

漸演元吳秘音義七家爲集注朱子深取之

梁元帝金樓子桓譚有新論華譚亦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案七錄有太元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隋志云亡馬總意林載七節云怒如烈冬喜如溫春鸞雛鳳子養姓高時隱躍深林不食滓穢內清外濁弊衣裏玉十里九坎馬牛低昂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強梁者亡掘強者折大健者跋大利者缺激氣成風湧氣成雨濁霧成雪清霧成霜佚文可見者僅此雖不

目耕帖

卷六

三才嬖能補校

及于雲之古奧然是擬于雲而爲之也

司馬溫公潛虛自題曰元以準易虛以準元其法以五行爲本五行相乘爲二十五兩之得五十首有氣體性各衍變解七圖著用七十五虛五而用七十張敦實述之作發微論陳淳曰潛虛本爲擬元而作也元之數九而虛之數十九者取三才相乘之數而十者取五行生成之數也

邵子作皇極經世十二卷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帝堯卽位之二十一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已



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之世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以元經會者以十二萬九千六百為元則以十二會每會一萬八百為月三百六十運為日四千三百二十世為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分此天之數也其書以四起數與太元以三起數不同程子謂用加一倍法謂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也而元會運

世實效方州部家蓋亦本太元而參乎其變者也蔡沈作洪範內外篇自序云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

目耕帖

卷六

西蜀張館補校

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取書之範實亦擬易而作其範數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占亦用著五十其占法之要在兩奇為一兩耦為二奇耦為三初揲為綱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一則作三二則作六三則作九再揲為目目一則一以實從綱一則為一二則為二三則為三綱目數成各除九數用其零數成卦其四時節氣散於各數之間欲因其時而觀數之吉凶雖未即遽與大易契合要不失為儒術

關明洞極經凡二十七象生萌息華茂止安煥實言乎天也資用達與素悖靜平序言乎人也育和塞作煥幾抑冥通言乎地也每一極衍而為九劫一柱謂猶蔡氏皇極內篇演洛書之數雷思齊謂楊次公自著洞極經託名於關子明又世傳關氏易傳或以為院逸作以資象語襲昌黎原人觀之或不妄也

衛元嵩作元包經唐武功蘇源明傳趙郡李江序其書以坤為首因八統之宮以生變極於六十四自

目耕帖

卷六

西蜀張館補校

序其辭言外卦體不序爻位其法合火珠林蓋用京房而卦辭艱澁多難識之字王世貞疑為楊元素作  
明胡翰得廣陵秦曉山之學推明天人之際皇王帝霸之別著運衡一篇其卦運表一天地否泰之運七百二十年二男女交親之運二千一百六十年三陽晶守政之運一千一百五十二年四陰靈權衡之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五資育還本之運九百三十六年六造化符天之運一千二百二十四年七剛中



健至之運六百七十二年八羣愚位賢之運七百六十八年九德義順命之運一千八十年十惑妬留天之運一千八十年十一寡陽相搏之運三百三十六年十二物極無終之運三百八十四年推法用策一萬二千五百二十卦盈差三百置積年加卦盈差滿周策去之餘起乾坤否泰之運累之即得所入之卦以入卦年數陽爻三十六陰爻二十四即得所入之爻此又參皇極經世之變者也文軫作信書倣太元略與潛虛同其數本三統五行

目耕帖

卷六

玉函山房補校

三共五而成十五式每式八變十五其八而有一百二十斷以信曰當元之測虛之解余撞作菴書以八起數亦擬太元潛虛樓鑰攻媿集考菴字之義云說文二字部亟數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一天地也去吏反徐錯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志引上文而又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余君既擬太元潛虛以爲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務奇故又加廿復又加木虛翰作中菴籤易

其用七十有九先之大極次之兩儀四象八卦而復益以進退離合大小遠近八者重焉有辭有贊有釋有贊其序八卦以震坎艮乾巽離兌坤爲序此又參邵易之變者也鹿亭翁天根易一名蘭易自序云蘭易始於復故曰天根其易不言象數直說事理文儼易詞用韻語以蘭草悟易邵子觀梅測字之遺意此數家皆擬易而作雖不能望太元潛虛之項背而尚有所根據羅喻義作周易陣圖純以兵法言易一曲偏見儼不於倫然猶有用也

目耕帖

卷六

玉函山房補校

惟蜀人李乾德作易易一編易否爲則易益爲翁易未濟爲侯易坤爲龍易泰爲厲易姤爲究易遯爲壞易屯爲泣易需爲詰易小過爲思易巽爲泮易履爲价易剝爲宗易復爲亡易頤爲合易艮爲英易坎爲衆易乾爲渾易離爲闢易兌爲詠易恒爲同易井爲必易解爲味易同人爲憚易震爲俯易既濟爲恸易比爲絲易師爲誌易渙爲沂易蒙爲莖易小畜爲穴易革爲服易鼎爲助易蹇爲資易旅爲可易大壯爲尅易萃爲遂易大畜爲儉易



无妄為世易豫為規易困為繇易睽為闔易謙為  
 陔易咸為屏易隨為距易大過為延易豐為靡易  
 大有為省易晉為屑易歸妹為際易節為渣易訟  
 為歐易漸為幾易觀為笈易臨為微易噬嗑為敢  
 易蠱為危易賁為卒易升為衍易夬為韻易明夷  
 為變易中孚為贊易家人為息易損為阜徒為詭  
 怪義意全無而又顛倒次序不知於易何所準也  
 明朱天麟著易鼎三然一曰庖然二曰泐然三曰飯  
 然命書命篇已令人莫知所謂其說可知又顧懋  
 目耕帖 卷六 三九姆娘節補校

英著桂林點易丹以聖人之經比之道家爐火抑  
 更怪矣  
 自字文材得吳興筆衍作筆卦人多效之劉定之作  
 呆卦何喬新作忠勤廉慎四卦彭澤作選卦鄒魯  
 作信卦邵經邦作福卦壽卦無名氏作止卦曠宗  
 魯作芝卦文德翼作隱卦潘純作觀卦蔡衛作吝  
 卦馬琬作編卦屠本峻作搶謔饒詔四卦王倬亦  
 作詭卦張湖作貧卦尤侗作負卦近有杭人繆良  
 著文章游戲八卷內有曹斯棟師卦韓文潮朋卦

顧天朗筆卦賭卦及繆自作鬚卦困卦酒卦此其  
 儂者固近於詼諧即其莊者亦涉於娛戲文人之  
 筆而已

殷人筮有五歸藏曰著一五神蒿二四神荆二三神  
 箭四二神竹五一神是兼用著蒿荆箭竹也周人  
 始專以著筮以龜卜後人趨於捷便筮乃用錢項  
 安世周易玩辭云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者  
 即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為拆即兩少一  
 多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為單即兩多一少少陽爻  
 目耕帖 卷六 三九姆娘節補校

也俱面為交交者拆之聚即三多老陰爻也俱背  
 為重重者單之積即三少老陰爻也蓋以錢代著  
 一錢當一撰此筮法之變也龜卜法後世無傳而  
 卜術百出陶宗儀說郛載卜記一篇不知何人作  
 記有蠡卜引春秋後語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  
 道乏困行以燕人蠡卜傳說自給有彪卜引博物  
 志彪知破衝又能畫地下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  
 其奇偶謂之彪卜彪一作虎有雞卜引史記越巫  
 立越祀而雞卜有鳥卜引隋書女國在葱嶺之南



其國俗事阿修羅神及樹神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視之有一鳥如雌雄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有擣菹卜引博物志老子入西戎造擣菹擣菹者五木也或云胡人亦有擣菹卜有十二棋卜引異苑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按即靈棋經也有竹卜引荆楚歲時記秋分以牲祠社擲茭於社神以占來歲豐歉或折竹以下又引楚辭索瓊茅以筮筮有牛蹄卜引晉書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

目耕帖

卷六

聖如娘館補校

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又引楊方五經鉤沈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有狼卜云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下所向故今獵師遇輒喜古之造式者木用槐櫻棗榴而以狼牙為柱取其靈知也有鼠卜引玉策記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翰案番禺記載嶺衣占卜甚多有骨卜田螺卜雞卵卜 卜鼠米卜箸卜篋卜又隋志有鳥情占一卷王喬撰鳥情逆占一卷鳥情

書二卷鳥情雜占禽獸語一卷占鳥情二卷皆鳥卜也漢志有鼠序卜黃二十卷即鼠卜也又按詩云小雅握粟出卜鄭箋持粟行卜求其勝負此以粟卜也應劭風俗通巫俗擊瓦觀其文理分折定吉凶曰瓦卜杜甫詩瓦卜傳神語唐人猶有此法又錢易南部新書神龍中西京壽安縣有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下休咎仰為吉覆為凶此以瓦卜也顧野王玉篇竹籤用以下者此以籤卜也唐王建有鏡聽詞賈子說林載鏡

目耕帖

卷六

聖如娘館補校

聽咒曰並尤類儼終逢協吉法以錦囊盛古鏡向竈神勿令人見雙手捧鏡咒七遍出聽人言以定吉凶此以鏡卜也唐志有燈占經一卷此以燈卜也箬冠道人入宅明鏡載門尺圖木經尺一尺四寸四分為一門尺一尺分作八寸合周天八卦每寸一尺有一字八寸分財病離義官劫害吉八字四吉四凶此以尺卜也相印書相印法本出陳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私以法術占吉凶其法云印有八角十二芒欲



得周正上穩下平光明潔清如此者吉此以印卜也蕭何相手版經板長一尺五寸廣一寸五分上狹而薄下廣而厚八角十二芒並欲端平又云板作四分上一分爲二親左爲父右爲母第二分都爲婦第三分左爲男右爲女第四分左爲奴右爲婢婢之不碎方留爲田宅財物牛馬猪羊雞犬之屬以五行十二時分此以手板卜也宋史藝文志有六神相字法一卷今世傳有程省測字秘牒一卷此以字卜也世又有牙牌數一卷以上中下分

自耕帖

卷六

聖朝續補校

九等各三會爲卦古吉凶此以牙牌卜也劉敬叔異苑世有紫姑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去是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卽跳躩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此以紫姑卜也潘居錄巴陵俗鴉不畏人除夕婦女各取一鴉以米果食之且以五色縷繫鴉頸放之視其

方向卜一歲之吉凶其占甚多大略曰鴉子東與女紅鴉子西喜事齊鴉子南利桑蠶鴉子北織作息又陳晦百怪斷經載有占鴉經一卷此以鴉子也婁元禮田家五行上巳日聽蛙聲卜水旱此以蛙卜也漢志天文二十一象泰壹雜子星三十八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卷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古驗十三卷則以星卜氣卜霞卜雲雨卜日月卜也雜占家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武禁相衣器

目耕帖

卷六

聖朝續補校

十四卷噓耳鳴雜占十六卷隋志占夢書京房三卷崔元竭伽仙人周宣各一卷新撰十七卷噓書耳鳴書目噓書各一卷則以衣器卜夢卜噓卜耳卜目卜也他如乾鷗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巢處知風穴居知雨以及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冬無梅手無杯之屬古語流傳則鳥蟲草木皆具有占術凡此種種小卜雖非龜策之大法而要可見易冒天下之道無事非易無物非易也



目耕帖卷七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書一

書正義尚書瑤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翰案禮記經解以疏通知遠稱書則書者疏也亦當補此義

漢太常藝侯孔臧與弟侍中安國書今學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而史記云秦焚書伏生

目耕帖

卷七

一 婦孺館補校

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以教儒林傳亦云二十九篇案馬融云太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太誓非伏生所傳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太誓出而得入於伏生書內故統云二十九篇也後漢書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王充論衡又云掘地所得或爾時重得之曰古文三篇

自與今文一篇者不同也歐陽夏侯傳伏生今文

學歐陽分今文太誓為三故三十一夏侯仍二十

九至杜林衛宏賈逵及馬鄭雖傳古文亦用歐陽

之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為三十四篇孔

壁增多之書十六內九共出八為二十四此漢代

古今文之真本也晉世晚出之書去今文太誓別

撰泰誓三篇又分舜典益稷為三十三故偽孔序

云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也以鄭氏所述勘之同為

五十八篇真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合為五十八

目耕帖

卷七

二 婦孺館補校

偽書則三十三為二十五合五十八篇數雖合而實不合也其分卷亦同四十六真書三十四篇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桓譚新論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而偽書仍除序為四十六此卷數似合而實不合也

尚書大傳首題虞夏書許慎說文解字多引虞書而



於五品不悉引唐書許從賈遠受古文學說文自序稱書孔氏是真古文尚書作唐虞書也

後漢書馮衍傳章懷太子注又第五倫傳注陳寵傳

注引尚書考靈耀云文塞晏晏郵壽傳寒晏之化

魏受禪表欽明文塞段氏玉裁尚書撰異凡緯書

皆出於漢書緯亦襲用今文尚書又云如文塞晏

晏唐人第以為出考靈耀不知作緯者亦用今文

尚書也

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王褒傳化溢四表橫

目耕帖

卷七

三 鄭經館補校

被無窮後漢書馮異傳永初六年詔橫被四表昭

格上下崔駰傳聖德滂以橫被班固傳橫被六合

張衡東京賦惠風橫被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爾

雅釋言桃頰充也桃即橫字古文充為充與黃相

似故橫或為枕孔傳出於魏晉之間堯典橫字已

作光而訓光為充猶存古義後世因作光輝解失

漢儒之旨矣

漢書平當傳昔帝堯南面而治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而化及萬國案儒林傳平當傳歐陽之學此用歐

陽說也

以親九族孔傳以睦高祖元孫之親正義上至高祖

下及元孫是為九族又引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

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者

秋左傳桓六年正義引異義今戴禮尚書歐陽說

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

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

與其子為一族已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

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之

目耕帖

卷七

四 鄭經館補校

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

妻之母姓為一族書正義又引鄭元駁云異姓之

服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是三族之

不虞恐其廢昏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蔡沈集傳

九族高祖及元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

親亦在其中也兼二義說最為賅備

史記五帝本紀九族既睦便章百姓徐廣音義下云

便程東作然則訓平為便也可馬貞宗隱古文尚

書作平此文蓋讀平為浦耕反平既訓便因作便



章今文作辯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妙緣反便則訓  
辯遂爲辯章詩采菽正義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  
辯章後漢書劉愷傳班固典引答賓戲東觀漢紀  
並用辯章字周密癸辛雜識今人呼平章爲辯章  
尙書大傳第一云辯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  
以爲便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廟碑亦用辯章二  
字

協和萬邦漢書地理志王充論衡增藝篇引尙書並  
作協和萬國蓋避漢高祖帝諱也黎民於變時雍

目耕帖

卷七

五 婦孺館補校

漢書成帝紀並作於蕃今文之異

敬授人時史記五帝本紀漢書藝文志律歷志食貨  
志李尋傳王莽傳漢孫叔敖碑並作民時或唐避  
太宗諱然司馬貞索隱作人時張守節正義引尙  
書考靈耀亦作民時貞及守節皆唐人有避有不  
避蓋亦古今文之殊也

宅岫夷曰陽谷正義夏侯等書宅岫夷爲宅岫鐵史  
記作居郁夷索隱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並作禺夷  
又云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尙書字案淮南子

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則湯谷亦有他證明矣又  
下曰昧谷徐廣云一作柳柳亦日入處地名太史  
公博採經記而爲此史廣記異聞不必皆依尙書  
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東作索隱尙書大傳曰辨秩  
東作則是訓秩爲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案史遷  
從孔安國問古義蓋亦有就真古文義爲言者陸  
德明釋文平馬本作萃云使也季長亦傳古文學  
則史記作便讀浦耕反亦與馬本作萃音協若周  
禮馮相氏鄭注辨秩東作辨秩南僞辨秩西成辨

目耕帖

卷七

六 婦孺館補校

在朔易應劭風俗通義祀典篇引亦作辨秩東作  
則今文也

蔡傳引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案正義幽  
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旣稱幽南當稱明從此可知  
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言明都傳不言都  
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  
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  
無明都避敬致然卽幽兄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  
言義可通矣案依三義則曰明都三字似不必補



平秩南訛孔傳訛化也史記五帝本紀作便程南譌正義譌音于偽反索隱作南為謂所當為之事又通作偽漢書王莽傳每縣則壽以勸南偽師古注偽讀曰訛化也鄭注周禮亦引作南偽蓋今文也吳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論鄭元所注尚書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味案周禮天官縫人衣袷柳之材鄭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賈公彥疏是濟南伏生書然則鄭注書雖作味而亦未嘗不

目耕帖

卷七

七 鄭玄傳補校

取今文柳穀之義也史記作申命和仲居西士曰味谷裴駟集解引鄭元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徐廣曰味谷一作柳谷

寅餞納日孔傳餞送也正義送行飲酒謂之餞史記作敬道日入上寅賓出日亦作敬道日出初無前導後送之義釋文餞賤行反馬云滅也滅猶沒也集韻上聲二十八獮淺字注引書作雷淺納日云馬融讀作淺訓滅亦無餞送義也正義引鄭云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蓋

用馬義段氏王裁云餞本是淺字開寶依唐石經改為餞餞安得訓滅

平在朔易史記作便在伏物索隱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書作平在朔易今按大傳云便在伏物大史公據之而書翰案今大傳作辯在伏物與周禮注引書同便辯二字古通用也

漢儒晷刻之說互異正義馬融云古制刻漏晷夜百刻晷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晷短四十刻夜長六

目耕帖

卷七

八 鄭玄傳補校

十刻晷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說天之晷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晷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晷則晷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晷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晷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晷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於夏至晷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



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  
 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  
 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  
 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  
 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  
 注此云口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  
 之漏四十五刻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口見之  
 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  
 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

目耕帖

卷七

九如媛館補校

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  
 厥民隩孔傳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避風寒蔡  
 傳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義與孔同釋  
 文隩於六反馬云煖也史記作煖案馬訊煖與煖  
 字協  
 說文龔部廢字引虞書鳥獸廢毛又毛部龔字引虞  
 書鳥獸龔案郭忠恕汗簡引尚書龔字作麟與  
 廢同是古文作廢龔龔存異文也又說文人部係  
 字引虞書方救倂功又走部速字引虞書旁速屏

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以方救倂功為古文旁速  
 屏功為今文細繹說文引書例其經句屬何字即  
 以何字為主用孔氏古文餘皆从隸寫又凡兩引  
 書者一證古文正字一存今文異字蓋賈逵受詔  
 作古文三家異同許氏從賈受古學因其說也  
 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作正四時索隱云若三年不置  
 閏則正月為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為夏十七  
 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  
 亦作正字解案古文定作正正相似因以致誤

目耕帖

卷七

十如媛館補校

陳靈兩山墨譚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  
 則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  
 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期  
 無欠無餘是為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即五歲再閏  
 之說也又歷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方置一閏然  
 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  
 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是乎閏在矣是固天  
 然恰會當此之置閏非人可移前徙後強置之於  
 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



留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月以終數者於法窒矣案先儒偶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認三年一閏之後即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肩子朱啓明孔傳肩國子爵朱名正義夏王仲康之時肩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肩之舞衣故知古有肩國肩既是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元以爲帝之肩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蔡傳肩嗣也肩

目耕帖

卷七

上 姁 姁 館 補 校

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又引或曰肩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兩存其說案史記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史遷親從孔安國問顯言丹朱必得其實孔傳後出恐未可信也

驩兜郭忠恕汗簡作鵬咬山井鼎七經考文補遺尙書古文考作鳴咬韓愈遠遊聯句開弓射鵬咬朱子注史記鵬咬即驩兜古文尙書驩兜亦作鵬咬案今本史記作謹兜與朱子所見本異

象恭滔天蔡傳滔天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外誤案

孔傳滔漫也謂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正義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狠也蓋以水之滔天形容其禍心之包藏也史記亦作似恭漫天似非因下而外誤

孔傳四岳卽上義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蔡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孔以四岳爲四人故於舜典二十二人謂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收凡二十二人蔡以四岳爲一人故云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正

目耕帖

卷七

上 姁 姁 館 補 校

義引鄭以爲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然則稷契皋陶顧不可數乎案蔡作一人解引周官內有百揆四岳爲證甚是春秋左傳隱十一年夫許大岳之肩也杜預注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正義引周語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昨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未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後以此知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



大岳許國是其後也陳靈兩山墨譚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大岳之後大岳意卽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讓由之舉或卽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讓遂逃避於野如益避啓於箕山之類後人不知概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說倡而甚辯以理揆之實極確也又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四嶽伯夷爲堯降典折民惟刑則伯夷在堯時亦嘗

目耕帖

卷七

三如媛館補校

爲四嶽矣

有能俾父說文碎部引堯治也引虞書有能俾堯史記作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蓋用古文義

方命圯族釋文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案漢書王商師丹傳喜傳薛宣朱博傳並引作放命圯族則作放者今文也

岳曰昇哉試可乃已孔傳昇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蔡傳昇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舉之之意案說文廿部昇舉也引虞書嶽曰昇

哉此爲真古文之義

漢劉耽呂梁碑虞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世次甚明史記謂敬康生勾望不知勾望卽勾芒少昊子遷殆誤合又據世本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世孫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案左傳史趙之言曰自虞幕至于瞽叟無違命鄭衆注幕舜之先祖故書曰虞舜又曰嬪于虞不祖顓頊明矣

目耕帖

卷七

十四如媛館補校

越絕書謂舜有不孝之行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說最不經孔孟皆稱舜爲大孝豈有外養之理蓋父母加舜以不孝之名而逐之故耕田號泣傳者失實耳四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今謂兄狂亦異聞也列于舜弟妹之所不親也父母之所不安也許慎說文舜女弟名戡首漢書占今人表作戡手又劉向列女傳瞽腹欲殺舜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諸則舜又有二妹矣

論語堯曰咨一而孟子父母使舜完廬節及祗載見



替毀三句不及貢一句皆古舜典之文但逸書不立于學故失之耳晉梅賾乃從慎徽五典已下爲舜典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輿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釋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是方輿所上孔氏傳本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濟哲文明溫恭允塞立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曰或者疑詞也劉知幾史通姚方輿采馬王之義以造舜典孔傳云于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

目耕帖

卷七

孟如煇館補校

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王氏鳴盛尙書後案考辨據此以爲濟哲十六字並非方輿所有卽炫所造耳案宋書禮志魏明帝卽位思改正朔引尙書朝議多異同侍中高堂隆建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刑改朔然則舜典篇首舊有佚文亦未非始於方輿也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微伏釋文引王肅云麓錄也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

引桓子新論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尙書官矣義皆從孔史記五帝本紀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自是今文家說馬鄭皆謂麓山足郭忠恕引古尙書亦作麓案麓訓爲錄殊嫌假借若作舜行不迷言又與四門穆穆作感應者不類則孔傳訓下句甚當今兩通之納于大麓堯使舜祭山岳禮器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也舜至誠感神故陰陽和風雨時不有迷錯爾雅所謂四時和爲玉燭也上三者是使之主事

目耕帖

卷七

孟如煇館補校

而專治此是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之言於此可爲確證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舜讓於德不悖徐廣音善今文尙書作不怡怡悻也史蓋用今文之義王柏書疑舜讓于德弗嗣下補入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又於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觀者雖服其精當然亦知者之過也



受終于文祖孔傳文祖堯文德之祖廟正義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釋文引馬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史記集解引鄭元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張守節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夏謂之正室殷謂之重室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燦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此鄭氏之所本

自耕帖

卷七

七如媛館補校

說文帛部禘字引虞書禘類于上帝禘古肆字史記五帝本紀封禪書周禮大行人鄭注漢書王莽傳並引作遂類于上帝下肆觀東后史記周禮注漢書郊祀志後漢書律志白虎通巡守篇何休公羊傳隱八年注應劭風俗通義山澤篇亦並作遂則肆古文遂今文也史記正義引五經異義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之亦古文義自漢以來說六宗者十餘家各有不同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

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王肅與孔同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風雷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

目耕帖

卷七

六如媛館補校

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司馬彪上表歷難諸家自言已意據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幽州秀才張髦上疏以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爲言煙也



二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劉昭取喜說以為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言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象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

目耕帖

卷七

十九娘媛館補校

禮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翰案孔傳與禮記祭法家語及孔叢子宰我問六宗於夫子夫子所告同蔡傳本之不改其餘眾說存而不論可也  
後漢書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作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漢書王莽傳引書亦有秩字史記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揖五瑞擇吉日見四嶽諸牧班瑞白虎通及漢永和二年詔皆作叶時月正日漢郊祀志作修五禮五樂三帛二牲

一死贊祭祀志亦作二牲何休公羊傳隱八年注至於北嶽如西禮下多還至嵩如初禮六字歸格于藝祖作歸假於禰祖白虎通巡守篇亦作禰祖史記作至於祖禰廟皆用今文也

如五器卒乃復孔傳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史記集解引馬融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與孔同此為古義蔡傳用劉侍講說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贊即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親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因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恐是以意改經也

目耕帖

卷七

三娘媛館補校

白虎通巡守篇引尚書大傳明試以功正服以庸則今文作正服也  
肇十有二州孔傳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釋文十有二州謂



冀亮請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正義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尙書大傳作兆十有二州亦不作肇始解也

尙書大傳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反於禮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剗者赭其衣犯噴者以墨幪臙處而

目耕帖

卷七

三如娘館補校

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漢武帝賢良詔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古只作畫象解孔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蔡傳稍變其義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荆宮大辟之正也恐非初義

范鎮正書舜之五刑流也宮也教也贖也賊也流有五刑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荆荆宮大辟也胡氏皇王大紀本之而以墨劓荆宮大辟爲賊刑之

目可謂精確之論案范易公正書志傳不載佚已久惟見困學紀聞所引一條

王恕石渠意見金作贖刑蔡傳謂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然罪既極輕則用鞭扑之刑不知又有何情法之可議而以金贖之恐未是意見以爲金作贖刑蓋贖老幼篤疾之不能受刑者案孔傳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正義卽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舊解亦視蔡傳爲近理當兼此兩義

目耕帖

卷七

三如娘館補校

惟刑之恤哉史記作惟刑之靜哉徐廣音義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索隱今文是伏生口誦恤謚聲近遂作謚也案史遷靜用今文謚之義謚與恤義別索隱說非也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敬法卹刑虞書茂典李善注引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恤又作卹古字通用

史記五帝本紀謹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疆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



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  
變北狄放讎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  
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孽而天下咸  
服案史所說惟三苗為當餘則傳合前事有失深  
考驩兜舉共工方鳩僝功堯謂其靜言庸違象恭  
滔天固未嘗用工師即共工之官乃其本職非以  
兜言而試之也若驩兜因薦共工加以朋黨之罪  
四岳舉鯀何以不坐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案祭  
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然則禹之

目耕帖

卷七

三聖媛館補校

大功願亦因鯀是治水亦有其績但汨陳五行不  
成功故三考而黜之耳若百姓不便而加誅堯豈  
不明罰勅法而待舜攝耶二程全書質夫錄四凶  
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  
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  
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  
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  
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此誠卓識確論攷  
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

伐共工此一時事舜攝位奉堯命以使禹說者順  
文勢而分屬之也奉命征伐則共驩同謀連結三  
苗舉兵畔逆可知是共驩之罪與三苗同也呂氏  
春秋行論篇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  
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  
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  
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  
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  
於羽山副之以吳刀楚詞離騷鯀悻直以亡身兮

目耕帖

卷七

三聖媛館補校

終然天乎羽之野正與此合是鯀亦以畔誅也春  
秋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說流四凶族渾敦窮奇  
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杜預注以渾敦為  
驩兜窮奇為共工檮杌為鯀孔傳以三苗號饕餮  
所謂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  
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是  
驩兜之罪狀也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  
惡言靖譖庸同服讒克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  
之窮奇是共工之罪狀也顯頊氏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  
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梟杌是鯨之罪狀也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困天  
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是三苗之罪狀也此  
蓋其銘於丹書之辭季文子述之也若東方朔神  
異經西北荒中有人焉人面朱鬚蛇身手足而  
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南方荒中有人焉人  
面鳥喙而有翼兩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為人

目耕帖

卷七

玉函山房輯佚書

很惡不畏風雨獸犯死乃休名曰謹兜西方荒中  
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胎下有翼不能飛為  
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  
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為人自用欲為欲息皆  
云是鯨也又言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  
足似羆而無爪有自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  
聞有人知往有腹而無五藏有腹直短食徑過人  
有德行而往抵角有凶惡而行依憑云名潭池西  
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助食人知人言語

聞人國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  
不善輒殺獸往饋名曰窮奇西方荒中有獸焉其  
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  
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梟杌一名傲狠一名難訓西  
南有人焉身多毛上頭戴豕性狠惡好息積財而  
不用善奪人穀物強者畏羣而單名饕餮又山海  
經大荒北經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又有  
謹兜國其人面有翼鳥喙此則因投諸四裔以  
禦魍魎因極言其奇形怪貌又加以獸號擬以鳥

目耕帖

卷七

玉函山房輯佚書

身皆醜詆之辭或兩間異氣所鍾竟有此物如貳  
貳之尸乎又王嘉拾遺記堯命夏鯨治水九載無  
負鯨自沈于羽淵化為元魚時揚鬚振鱗橫于修  
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此則因鯨字或作鯨附會  
為說不足究詰也

漢書梅福傳引書辟四門景武昭元成功臣表引書  
蠻夷帥服皆今文

王恕石渠意見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傳難拒絕任古  
文作王包藏凶惡之人也意見以為不必如此說



難於任人亦通又與其難其慎意同

黎民阻飢史記作黎民始飢徐廣音義今文尙書作

祖飢祖始也案阻祖二義迥別今文爲得

史記殷本紀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

五教五教在寬尙書大傳亦作不訓後漢書禮儀

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郊禹傳袁宏後漢紀並作

敬敷五教五教在寬此皆用今文尙書也

蠻夷猾夏尙書大傳作滑夏女作士高誘呂氏春秋

君守篇注引作汝作士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史

目耕帖

卷七

毛鄭原節補校

記五帝本紀宅皆作度亦皆用今文也

趙氏翼核餘叢考左傳八愷蒼舒隲數構幾大隳雁

降庭堅仲容叔達也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

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書古今人表列此十六人

而又別有高契垂朱斯即父柏舉即伯及龍夔則

左傳之元愷非尙書所命之九官也又云吳仁傑

乃分爰斯爲二人伯與爲一人又分朱虎熊羆爲

四人合之禹益稷契皋陶垂伯夷夔龍九人共成

十六族之數似爲巧合又以爲究屬臆說翰案傳

謂八愷主后土八元主敷教故杜預注以八愷爲

卽垂益禹皋陶之倫八元爲卽稷契朱虎熊羆之

倫孔傳亦以朱虎熊羆及爰斯伯與爲在元愷之

中使此十六族者無與於九官之命何以謂舜舉

乎吳分爰斯爲二人朱虎熊羆爲四人蔡傳從之

則斗南說實能以經通經非鑿空牽合也

周易釋文引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卽伯益也

太平御覽引世本后益作古歲則伯益又稱后益

史記秦本紀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太

目耕帖

卷七

毛鄭原節補校

費索隱此卽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柏翳尙書

謂之伯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等檢史記上

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卽

敘伯翳與伯益爲二人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耶

抑亦謬誤爾張守節正義引列女傳云陶子生五

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

按此卽知大業是皋陶翰案柏翳卽伯益以秦本

紀敘佐舜調鳥獸證之確不可易陳杞世家以爲

二人謬誤可知至益爲皋陶之子則不可信左傳



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鼓檮鼓  
大臨雁降庭堅仲容叔達杜預注此卽垂益禹皋  
陶之倫庭堅卽皋陶字百蟲將軍碑以隤鼓卽益  
益爲隤鼓皋陶爲庭堅不應子居父上且皋陶賜  
姓偃伯益賜姓贏不應父子異姓又左傳文六年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假使  
益爲皋陶之子則秦方熾興何以云皋陶不祀乎  
則益非皋陶之子明矣

陳超就正編朕虞官名史記五帝紀於是益爲朕

目耕帖

卷七

手婦媛館補校

虞漢書百官公卿表益作朕虞地理志爲舜作朕  
虞蓋官名有朕字非單名也王莽名水衡都虞曰  
予虞亦放此黃宣猷云名山大澤不以封皆屬天  
子故曰朕虞聖人以萬物爲一體故曰予草木鳥  
獸說義亦精

帝曰俞咨伯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引尙書作咨爾  
伯吳澄書纂言命官皆稱名此言咨伯者爵而不  
名重其望也

大戴禮記誥志篇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

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  
一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于  
一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  
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方於時鷄三號卒明  
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歷再閏  
以順天道此謂虞汁月然則虞夏之歷定自伯夷  
不獨降典也

教胄子說文引虞書作教育子云養子使作善也易  
蒙卦象傳君子以果行育德育字本此史記作教

目耕帖

卷七

手婦媛館補校

稚子亦合蒙養義孔傳本作胄子云胄長也謂元  
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釋文引馬亦云胄長也教  
長天下之子弟同訓長而爲義殊矣

呂氏春秋察傳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  
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  
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  
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  
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  
聖人能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



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風俗通義正失  
篇亦引此事案說文夔神獸也如龍一足傳聞之  
誤或由此乎

山海經大荒東經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  
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又海內經帝俊  
生晏龍晏龍是為琴瑟郭璞注俊亦舜字假借音  
也案經言帝俊生謂帝俊時生此人猶左傳所云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高陽  
高辛氏時有此人也大荒西經謂帝俊生后稷正

自耕帖

卷七

至鄭原館補校

此例郭注云俊宜為魯似無煩改尚書納言之龍  
路史以為即晏龍亦據山海經也

金履祥尚書表注書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  
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樂與言  
實為表裏夔龍所由竝命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東坡書傳舜方命九  
官濟濟相讓無絲髮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  
簡編脫誤復見於此蔡傳取之案正義夔言此者  
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答

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此  
歸美於君之辭非自言其功也益稷復載此下有  
庶尹允諧句見立政以禮治成於樂所以太平之  
義非復出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正義引  
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  
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  
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鄭氏用今文注古  
文孔傳本三十在位二十作三十故曰凡壽百一

自耕帖

卷七

至鄭原館補校

十二歲

陟方乃死孔傳以為巡狩而崩於蒼梧也韓昌黎則  
據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皆曰陟因謂陟者昇天  
也猶言禮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  
之義也地勢東南下如言巡狩蒼梧而死應言下  
不得言陟方也蔡傳主此說而以方字屬上謂陟  
猶言升遐也趙氏翼云據此則陟方即是死矣下  
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應從孔傳巡狩之說  
為是舜葬蒼梧見檀弓山海經史記諸書孟子亦



云卒於鳴條雖地名不同要其爲崩於巡狩則有  
明據又謂古之蒼梧在零陵九疑一帶正是湘水  
發源處地極高以駁地勢下不宜言陟之說又引  
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於蒼梧之野爲證確不可易  
何孟春注家語云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  
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  
疑之蒼梧也是又合卒於鳴條崩於蒼梧二說而  
互通之可備一解

書序帝堦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泊作九共九

目耕帖

卷七

重刻增補校

篇彙飲馬融云共法也王肅云泊作九共故逸案  
馬郊所傳真古文皆有之王肅亦及見逸謂不立  
學逸諸秘府也永嘉之亂始亡今唯見尙書大傳  
引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三句而已

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  
武乃文高誘注逸書也左傳文七年引夏書曰戒  
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杜預注逸  
書晚出之書以之入大禹謨荀子解蔽篇引道經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

知之楊倞注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  
經也案今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正襲荀子語閻  
百詩古文尙書疏證並引以定晚出之僞翰以楊  
倞注尤大誤荀書明言道經何得作虞書解漢志  
有道家言二篇此其佚文也

封演封氏聞見記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俗謂  
之歷山以北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  
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之井乾元中有魏炎者於此  
題詩曰齊州城東舜子都邑人雖移井不改時聞

目耕帖

卷七

重刻增補校

洵洵動渌波猶謂重華井中在又曰西家今爲定  
戒寺東家今爲練戒寺一邊井中投一瓶兩井相  
搖響泮泮又曰濟南郡裏多沮洳娥皇女英汲井  
處竊向池中潛唼來澆茹畦上平流去炎雖文士  
其意如是則誠以爲舜之所居也按鄭元云歷山  
在河東應劭云在雷澤皇甫謐云在濟陰今東齊  
地名歷城與舜耕歷山其名相涉故俗人混同其  
說在河東者近是翰案周處風土記舊說舜葬上  
虞又記云耕于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



之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樾故曰歷山又括地志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此又以歷山在越地矣聖人之蹟南北紛爭之要當以史記冀州為據

袁燮潔齋家塾書鈔解微戒無虞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纂漢已兆於極盛之時矣無虞豈可不微戒與解七句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已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

目耕帖

卷七

三才媛館補校

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惡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王應麟取之

石渠意見臯陶謨碧梧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答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意見以為此謨是禹受命居攝時臯陶為禹陳之非陳於帝之前也如陳於帝之前如何無一言問答翰案此亦後人經筵講義之例禹臯並稱謨此見知之切證也

因憶淮南子主術訓故臯陶瘠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不覺失笑臯陶果瘠何能陳謨

庶明厲翼史記夏本紀衆明高翼以厲作高蓋今文如此用厲字義則當訓高不當訓厲也裴松之蜀志注引鄭元注庶衆也厲作也敘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親也亦與孔傳不同禹拜昌言趙岐孟子注引尚書作讜言班固西都賦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讜言美言也音黨孟堅亦用今文尚書耳

目耕帖

卷七

三才媛館補校

知人則哲漢書五行志引作哲王充論衡定賢篇答應篇引書並曰知人則悲惟帝難之是應篇引經同淮南子泰族訓引書何憂囉兜何遷有苗無兩乎字皆今古文之異也石渠意見解此節云堯若能哲而惠何憂乎囉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惟其不能是以有憂遷且畏也以蔡傳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是三者舉不足害君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不說堯不能卻以能言之似乎支離案顧彪疏堯實不以此為難今之



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說得圓活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史記作巧言善色佞人高士  
奇天祿識餘以孔壬為共工名可備一解

史記夏本紀亦言其有德其下無人字愿而恭作共  
此用今文與載采采作始事事者說義不同

夙夜浚明有家史記作蚤夜翊明有家案唐釋惠苑  
華嚴經音義引大傳作翊翊輔也亦用今文

漢書谷永傳引經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王嘉傳引  
咎繇戒帝舜曰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

目耕帖

卷七

三才館補校

日萬機律歷志引書曰天功人其代之並用今文  
尚書馬永卿元城語錄引王嘉奏對云云師古曰  
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敖慢逸欲但  
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音傲今尚書乃  
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轉寫作教耳若謂天子  
無教佚欲或非也

王符潛夫論述赦篇引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  
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  
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  
自我五禮有庸哉釋文馬本作五庸後漢書梁統傳  
引書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馬本蓋古文之異字  
梁統引書用今文也

思曰贊贊襄哉劉焯訓襄為因正義謂贊奏上古行  
事而言之也是用因義蔡傳訓襄為成本左傳定  
五年杜預注

書序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中之作大禹謨臯  
陶謨益稷帝曰來汝禹以下舊本合於臯陶謨後

目耕帖

卷七

三才館補校

出之孔傳始別為篇正義云馬鄭王所據書序此  
篇名棄稷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  
篇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臯陶謨篇  
制冕服今其制正在益稷內可知古本舊合非始  
於馬鄭王也

史記夏本紀予思曰孜孜作孳孳洪水作鴻水皆今  
文又有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  
權四句又河渠書引夏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  
行蹈龜山行即橋漢書溝洫志夏人陸行載車水



行載舟泥行乘棍山行則樹正義引尸子云山行  
乘濕泥行乘絕又引慎子云為堯者患塗之泥也  
以為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  
案河渠書明言夏書說文解字木部標字下引虞  
書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標澤行  
乘剡語句雖小異知古今文並有此四語尸子慎  
子述書語耳又呂氏春秋慎勢篇水用舟陸用車  
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標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  
球泥用輶山用標釋音云球乃烏切推飯具淮南

巨耕帖

卷七

三九 蘇頌館補校

子齊俗訓譬若舟車輶其窮虛文字小異要皆用  
書為說也

暨益秦庶鮮食史記夏本紀作與益予眾庶稻鮮食  
是今文鮮上有稻字暨稷秦庶艱食鮮食史記作  
致之用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亦用艱食義釋文  
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馬傳古文殊異  
如此未知何據懋遷王天與尚書纂傳吳澄尚書  
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質遷今本大傳無之蒸民  
乃粒史記作眾民乃定段氏撰異蓋今文尚書粒

作立而以訓之

顧炎武曰知錄財運而不積謂之化留而不散謂之  
貨唐虞之世但曰化而已至虺詰有不殖貨利之  
言三風有殉于貨色之微盤庚則曰不殖好貨貨  
之名由是起焉然周禮典藏之官曰泉府亦流而  
不壅之義也服御之用曰邦布亦散而不積之義  
也

說文川部川字下引虞書滄人从氐川又谷部容字  
下引虞書容咄滄氾川蓋於川下發明人从會川

巨耕帖

卷七

早 蘇頌館補校

之本義故人从用古文容下發明容字容用古文  
餘用當時隸書也

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史記夏本紀作輔德天下大  
應清意段氏曰必是今文尚書作弼德德從惠天  
下大應清意此今文尚書也

說文糸部綰字下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釋文引馬  
鄭同玉部環玉飾如水藻下引虞書環火粉米藻  
作環粉作粉又帶部有粉字云粉畫米也米仍作  
米汗簡引粉作粉與說文同引米亦作粉似後人



所加許所用者孔氏古文也尙書大傳亦作山龍華蟲作繪璫火則今文尙書同也繪繡正義引鄭注云希讀荷蓋古文作希鄭以今文讀之也全解引鄭注云畫與紕皆有六畫以爲繪施之於衣紕以爲繡施之於裳

王天與尙書纂傳虞時作服備十二章則天數也至周列三辰於旂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亦即見禮有損益也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箚乘輿服從歐陽

目耕帖

卷七

聖如殿館補校

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則漢志所稱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歐陽氏說也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也七章皆備五采大小夏侯氏說也

在治忽漢書律歷志引書作七始詠隋書律歷志又作七始訓案尙書大傳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漢書所引確爲今文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索隱古文尙書作在治忽今文尙書作采政忽楊慎丹鉛總錄史記來字乃泰字之誤段氏撰異

尙書大傳唐傳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政而萬事順成蓋泛言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又曰七字古多假泰爲之如太元經元攤曰運諸泰政元規曰規擬之二泰方言曰秦有泰娥之臺王莽傳候鉦銘重五十泰斤揚子泰政蓋用今文尙書史漢同引今文而漢志作七夏紀作來來者泰之誤字翰案隋志七始訓訓亦詠字之誤史記參用古文作滑在治忽晉人所改也史記集解引鄭注習者

目耕帖

卷七

聖如殿館補校

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習作忽而以書笏爲義與孔傳不同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詔傳納曰言明試曰功又敘傳時舉傳納王符潛夫論考績篇引書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能不敬應皆用今文尙書古文作明庶以功王十明解云諸侯以黜爲重故曰明試以功黎獻以多得爲盛故曰明庶以功然見分明

石渠意見既是庶頑讒說必是不忠不直何必侯以



明之然在字當訓察蓋言初不察識其人是庶頑  
讒說之人則用侯以明之為是案尙書在瑤璣玉  
衡在治忽皆訓察王說得其解

許氏說文手部遼字引周書遼以記之周當是虞字  
之誤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乃綴二縣黎儀以康堂邑令費  
鳳碑黎儀卒傷泣涕漣漣斥彭長田君碑安惠黎  
儀伐討姦軌段氏王裁曰古文尙書作黎獻今文  
尙書作黎儀漢人襲用以大誥民獻有十夫尙書

目耕帖

卷七

聖姪煥館補校

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傳作民儀萬夫知之也  
王氏引之廣雅疏證說同

趙氏翼陔餘叢考說羿善射羿盪舟引呂覽黃帝時  
羿作弓許氏說文羿帝嘗射宮淮南子堯使羿誅  
鑿齒殺九嬰上射十日下殺猥狢又引左傳殺羿  
而烹之孟子逢蒙殺羿淮南子羿死於桃楸以為  
善射不得其死之羿非一人南宮適所云並未言  
箕夏之事則未不知所引為何代之羿也至寒泥之  
子名澆左傳並不言稟孔氏特以音相近遂據以

釋羿王逸楚辭注亦引論語羿盪舟盪舟二字究  
無確據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稟宋吳  
斗南因悟即此盪舟之稟與丹朱為兩人也蓋禹  
之規戒若但作傲慢之傲則既云無若丹朱傲矣  
下文何必又曰傲虐是作以此知丹朱與稟為兩  
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曰朋  
淫于家則丹朱與稟二人同淫樂也翰案說文解  
字亦部引虞書曰若丹朱稟讀若敖此陸氏釋文  
所據說文書用孔氏則真古文作稟定丹朱稟為

目耕帖

卷七

聖姪煥館補校

二人以罔水行舟為盪舟之證確不可易特朋淫  
沿傳朋攀之解尙有可考者說文土部塉喪葬下  
土也引虞書塉淫于家塉淫者似是作生塉于家  
而為長夜之淫樂如鄭良霄飲于窟室之類用殄  
厥世斯不得其死之證矣又案說文糸部絲字云  
虞書丹朱如此丹朱作絲似又非堯之子丹朱如  
云堯子此方曰用殄厥世下乃曰虞賓在位語意  
不倫尙書逸書云封之丹淵為諸侯亦非殄世也  
放呂氏春秋召類篇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



丹水鄭道元水經注亦引之意者丹絃及界皆堯  
時南蠻酋長脅權作亂而堯征滅之故引以為戒  
歟史記夏本紀作帝曰母若丹朱做維慢游是好  
母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  
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  
功論衡問孔篇引尙書曰母若丹朱敖惟慢游是  
好謂帝舜勅禹母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  
子故引丹朱以勸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  
開呱呱而泣予弗子以為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

目耕帖 卷七

聖廟藏館補校

見卜隱效不敢私不肖子也又謹告篇舜戒禹曰  
母若丹朱敖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帝  
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此並今文家說必以丹朱  
為堯子此說猶為近之  
潛夫論斷訟篇晝夜鄂鄂慢遊是好孫氏星衍古今  
文尙書疏證今文頌又作鄂也  
說文下部却字引虞書曰抑成五服此漆書古文也  
史記作輔成五服用輔彌義同或今文作輔也  
至于五千禮記王制正義引異義今尙書歐陽夏侯

說中國方五千里禹貢正義引賈逵馬融以為甸  
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  
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西三千里相距為方  
六十里鄭元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  
及禹彌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而別至于五千  
里相距為方萬里王注云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  
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流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  
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  
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

目耕帖 卷七

聖廟藏館補校

口至滅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  
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  
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  
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平分之二公侯伯子男使  
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  
也史遷之旨以為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  
名大界與堯不殊蓋得之矣  
尙書大傳云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  
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幹魚膾北海魚劍



魚石出瑱擊閭河魴江鯉大龜五湖元唐鉅野茂  
鉅定麻濟中詹諸孟諸靈龜隆谷元王大都經魚  
刀魚咸會于中國此所言四海方物經所不載當  
是伏生及見虞夏典籍故詳識之文筆奇古與逸  
周書王會解伊尹四方會同三代遺典猶賴二書  
以存

白虎通聖人篇引書旁施象刑惟明劉向新序節士  
篇引作象刑旁施惟明崔駰大理箴旁施作明凡  
古文作方今文多作旁也

目耕帖

卷七

望海樓館補校

白虎通禮樂篇引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間二句相  
次今本下管鼓合止祝啟二句相次孔傳堂下  
樂也蔡傳從之石渠意見以為不然祝啟非堂下  
樂而亦列於鼓鼓之下可見非堂下樂也下管恐  
是樂器名

鳥獸踰踰釋文引馬融云鳥獸節儀也劉敞七經小  
傳取之吳棫書神傳亦以鳳皇來儀為籥聲之和  
王應麟困學紀聞取之史記作祖考至羣后相讓  
鳥獸翔舞劉向說苑辨物篇引君子辟神也觀彼

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書曰鳥獸為鳳皇來  
儀踰作鶴句次不同說義亦異今文也

兩山墨譚書益稷篇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  
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傳佗語  
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  
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鹿熊猿猴謂之禽亦百  
獸之例也又云鳥亦可謂之獸按考工記曰天下  
之大獸五脂者膏者麻者羽者鱗者夫羽固禽也  
而列大獸之一則鳥可曰獸固有據也翰案白虎

目耕帖

卷七

望海樓館補校

通禽鳥獸總名言為人禽制也孔穎達易正義王  
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於越志臨川吳  
澄問東隅吳正道禽獸二字正道曰禽即獸也曰  
兩翼為禽四足為獸何以言曰禮不云乎猩猩能  
言不離禽獸又韻會鳥獸未孕曰禽則禽統鳥獸  
為說亦久矣

勅六之命史記勅作陟颺言作揚言率作與事作率  
為與事為與作義同其作陟作揚者今文也



目耕帖卷八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書二

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並載禹貢全篇而與晚出  
 書互異考馬遷從孔安國問而史記引書仍多用  
 博士所習伏生之書如榮播既都索隱云古文尚  
 書作榮波此及今文並云榮播是也至於多增字  
 句則隱括孔義為之漢書所載文多脫異殆所謂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異者

目耕帖

卷八

一 攝煇館補校

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者歟今並取二書與經異者  
 大書經句附載其下可考見古今文之異同也

禹敷土史記敷隨山刊木史記行山表奠高山大

川史記奠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史記漢書並

絕句壺口史記漢書至于岳陽史記漢書覃懷底績史記漢書

功至于衡章漢書章厥土惟白壤史記作其厥賦

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史記作賦上上錯田恒衛

既從大陸既作史記恒作島夷皮服史記漢書夾

右碣石入于河史記河濟河惟兗州史記充淮汜

會同史記漢書是降邱宅土史記作於是民厥草

惟繇厥木惟條史記作繇木條厥田惟中下厥

賦貞史記作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史記

漢書載並作年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史記厥並作

其浮于濟潔達于河漢書濟作沛達作峒夷既略

漢書略漢書略淮濟其道史記其作既漢厥土白墳史記

其海濱廣斥漢書廣斥作濶斥作濶史記亦厥田惟

上下厥賦中土史記作田上下厥貢鹽絲漢書無

萊夷作收史記作萊厥篚檿絲史記作其篚檿達

目耕帖

卷八

二 攝煇館補校

于濟史記作通于濟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史記乂

書藝大野既豬漢書野作豨厥土赤埴墳草木漸

包史記厥作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史記作其田

漢書作田上漢書作田上厥貢惟土五色史記無厥字漢

中賦中中漢書作田上厥貢惟土五色史記無厥字漢

夏翟漢書翟泗濱浮磬漢書濱淮夷蠙珠暨魚漢

蠙作蠙史記漢厥篚玄纁史記厥作其達于河

史記達史記達彭蠡既豬史記豬陽鳥攸居史記作所

震澤底定史記底篠簜既敷史記作竹厥草惟夭



作其土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史記田下  
 漢書無惟字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史記田下  
 賦下上上錯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史記田下  
 田下下賦下上上錯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史記田下  
 瑤現篠簜 漢書現作竹箭惟木 脫此二字 夷卉  
 服 漢書鳥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史記厥作其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史記作均江海通淮泗漢九  
 江孔殷 史記作九 沱潛既道 漢書作沱 雲土夢  
 作又 史記作雲 厥土惟塗泥 史記作其土塗 厥田  
 惟下中厥賦上下 賦上下漢書同 厥貢羽毛齒革  
 惟金三品 史記漢書並作貢 礪砥怒丹 漢書礪三  
 目耕帖 卷八 三刻原館補校

書作 厥土青黎 史記作其 厥田惟下土厥賦下中  
 三錯 史記漢書並作田 厥貢璆鐵 史記漢書並  
 織皮 史記作 西傾因桓是來 漢書傾作浮于潛  
 潛作 逾于沔 史記逾 澧水攸同 史記攸作所荆岐  
 既旅 史記既 終南惇物 史記惇 至于豬野 史記豬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史記宅作大序 厥土惟黃壤 史  
 作其土黃壤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史記漢書並  
 中 厥貢惟璆琳琅玕 史記漢書 崑崙析支渠搜西  
 戎即敘 漢書崑崙作昆侖 史記 導岍及岐 史記作  
 目耕帖 卷八 西刻原館補校

汧及岐 漢書 逾于河 史記逾 至于太岳 史記漢書  
 汧亦作汧 太行恒山 史記恒 西傾 漢書傾 至于  
 底柱 史記 太行恒山 史記恒 西傾 漢書傾 至于  
 陪尾 漢書作倍 岷山之陽 漢書作嶓 導弱水  
 史記道下有 至于合黎 漢書黎 南至于華陰東至  
 于底柱 史記並無于 又東至于孟津 史記漢書東  
 過洛汭至于大伾 史記洛作北過洛水 史記漢書  
 又北播爲九河 史記無 嶓冢導漾 史記導漾 又東  
 爲滄浪之水 史記滄 至于大別 史記入 岷山導江  
 岷史記作汶 漢書作 又東至于澧 史記漢書東流  
 岷導並作道下同



為濟史記無流字溢為榮漢書作軼東出于陶

邱北史記無又東至于荷史記漢書作荷東會于澧漢書

澧史記無又東會于涇史記漢書作東至于涇又東過漆

沮史記無導洛史記作又東北入于河史記無九

州攸同漢書攸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史記

隩史記無與宅史記無今書同餘史記六府孔修庶士

交正底慎財賦史記孔作甚庶作成賦中邦史記

邦並史記五百里甸服史記五百里上有今賦納總漢書

納史記五百里侯服史記五百里五婦史記

目耕帖

卷八

三男邦漢書作男國五百里綏服史記五百里上

五百里要服史記五百里上朔南暨漢書暨禹錫

立圭告厥成功史記作於是帝錫禹立

水經注引尚書大傳既修太遠原作遠案遠古文原

字伏生傳今文作遠猶存古字孔氏傳古文作原

則從隸書也

至于衡漳孔傳衡橫也謂漳水橫流入河正義引鄭

元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釋云

衡如字橫也馬云水名翰案水經濁漳水又東北

過斥漳縣南鄆道元注應劭曰其國斥故曰斥

漳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

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舊斷谿

東北出涓流瀆注而已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

衡漳者也括地志衡漳水在瀛州東北二十五里

平舒縣界是衡漳一水孔鄭說是馬王之說非也

陳大士云萬物榮於黃故雍州土壤極宜而田居上

萬物隨乎帝故冀州生齒極盛而賦居先朱子云

夏貢雖有常數仍有錯法以通之則貢亦未嘗不

通融也

鳥夷大戴禮記引作鳥與史記漢書同正義引鄭元

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

北夷國名也案釋文引馬云鳥夷北夷國與王肅

同經本作鳥今作鳥者開寶中改史記夏本紀亦

作鳥夷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鞞鞞國古肅慎

也在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國南

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其人處山林間土氣極寒

常為穴居以深為貴至接九梯養豕食肉衣其皮

目耕帖

卷八

六婦史記



冬以猪膏塗身厚數寸以禦風寒貴臭穢不潔作  
廁於中國而居多勇力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  
楛長一尺六寸青石為鏃葬則交木作槨殺猪積  
槨上富者至數百貧者數十以為死人之糧以土  
上覆之以繩繫於槨頭出土以酒灌酌繩腐而止  
無四時祭祀也此以肅慎為烏夷與孔傳異

夾右碣石入于河孔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  
右而入河逆上正義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縣  
西南是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

目耕帖

卷八

七 婦孺館補校

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  
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  
以此海為名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  
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  
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  
也又引鄭元云禹出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  
還行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為右南行則  
西為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史記夏  
本紀作入于海索隱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

縣西南太康地理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山長  
城所起又水經云在遼西臨遼縣南水中蓋碣石  
山有二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海當非北平之碣石  
楊慎丹鉛錄右碣石即河赴海處在北平郡南二  
十里左碣石在高麗以右字屬碣石對左而言最  
為明晰右碣石有河赴海處與入河入海兩通則  
謂北平為是冀州貢道不得遠至高麗也

兗州九河既道孔傳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釋文  
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金四胡蘇五簡六

目耕帖

卷八

八 婦孺館補校

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出爾雅漢書溝洫志成帝時  
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  
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  
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  
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  
朱子注孟子九河以簡與絜為二與爾雅同而蔡  
傳本曾氏以為簡絜本一水其一則河之經流王  
伯厚作河渠攷主蔡說考水經注謂九河碣石也  
淪於海漢世近古止為其三而唐人遂得其六歐



陽志與地記又得其一誠有加厚齋所云或新河  
載以舊名或一地而為兩記要皆未足深據然爾  
雅古經所宜考信也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  
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元蓋據此文  
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入  
枝并使歸於徒駭也而集傳既合簡絮又益其一  
以為河之經流亦無據甚矣

澗沮會同爾雅釋水澗返入水又水自河出為澗濟  
為澗郭璞注即河水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澗猶江

目耕帖

卷八

九姑壇館補校

有汜澗大水溢出為小水之名集傳水自河出為  
澗濟出為沮與爾雅同然則沮即澗也沮澗二字  
音相近故經假沮為澗也又周禮夏官職方氏充  
州其浸盧維鄭元注維於恭切考史記漢書澗並  
作雍雍維字形相似故說雍為維耳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鄭元注治此州正作不休  
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案其文義似以厥賦貞  
作斷句

丹鉛總錄許氏說文濕水名音楊即禹貢之漯水孟

子所謂滄濟漯也班史地理志古北平俊靡縣漯  
水南至無終東入庚水水經注庚水與鮑邱水合  
俊靡魏書道武帝如馬邑觀漯水注即紫河也出  
鴈門陰館縣漯頭山一曰治水師古曰漯力追反  
丁度集韻漯漯濕三字同注曰水出鴈門合而證  
之則古名濕水音楊今名漯水音累二音皆通案  
水經卷十有濕水云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  
桑乾縣南而五卷別有漯水附河水之後云又東  
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歸道元注

目耕帖

卷八

十姑壇館補校

引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武陽縣又引桑欽地理  
志曰漯水出高唐復辨之以為余案竹書穆天子  
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之上以祭  
淑人是日癸卯己巳天子東征食于漯水之上尋  
其泂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  
出次於其間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  
矣又注濕水云濕水自南出謂之清泉又云清泉  
至潞所在枝分當是濕水別派流為微津散漈難  
尋至武陽高唐之間承河而出觀水經於濕水不



敘所終於潔水不原所始其為一水名矣乃集傳  
既以濕潔為一水而復云潔者河之枝流蓋亦僅  
據上承於河之說也徐鉉說文溼字注今人不知  
以濕為此字濕乃水名毛居正六經刊誤濕本合  
韻託合切水名後誤以乾溼字翰案說文以濕即  
禹貢孟子之濟潔蓋潔本字也後以潔為濕又轉  
以濕為乾溼之溼承訛已久所宜訂正也  
風俗通山澤篇引書桑土既蠶民乃降邱宅土段氏  
撰異此今文尚書也

目耕帖

卷八

士師煥館補校

怪石蔡傳怪異之石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意  
其必須以為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  
怪異之名以為玩好也案孔傳怪異好石似王者  
釋文怪石砥砮之屬詩衛風充耳琇瑩毛傳琇瑩  
美石也天子玉璵諸侯以石冬官玉人職天子用  
全上公用龍侯用璣伯用將鄭注公侯四玉一石  
伯子男三玉二石此服飾用石之證虞夏制禡周  
為質或天子服飾亦多用石青州所貢亦此美石  
之次王者程大昌演繁露禹貢青州貢品有鉛松

怪石而說者疑怪石之為玩物不當貢貢曰非  
也其所謂怪非今世所玩如靈壁太湖之石嵌空  
玲瓏可為戲玩也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以怪  
名也怪者異也

乘夷作牧趙氏翼陔餘叢考謂即用萊夷之長使之  
官其地統其眾如後世之土司耳牧即牧伯之牧  
據漢官舊儀東萊周時曰萊子國以為即萊人為  
君長之証可謂讀書善尋問者矣

目耕帖

卷八

士師煥館補校

熾韋昭音試案太平御覽引謝沈注哉音志亦用  
鄭本隋志尚書十五卷晉祠部郎謝沈撰今佚唯  
見此一條而已  
草木漸包釋文漸如字本又作蕪字林才冉反草之  
相包裹也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相  
包裹也盧氏考證包本作苞開寶乃互易之苞正  
是叢生安得非之其妄收之迹宛然翰案說文漸  
草相蕪苞也許用尚書為說亦作苞陸謂本文作  
蕪亦與說文合



封氏間見記兗州鄒繹山南面平復東西長數十步  
廣數步其處生梧桐傳以爲西貢繹陽孤桐者也  
士人云此桐所以異於常桐者諸山皆發地兼土  
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間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虛  
故桐木絕響以是珍而入貢也案漢書地理志下  
邳縣西有葛繹山古之繹陽下邳也郭緣生述征  
記云繹山在下邳者是也鄒山記云鄒山蓋古之  
繹山始皇刻碑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上其  
路猶存案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遷於繹者也始

日耕帖

卷八

古地類補校

皇刻石紀功其文字本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登  
山使人排倒之云云又曰今間有繹山碑皆新刻  
之碑也其文云刻此樂石學者不曉樂石之意顏  
師古云謂以泗濱磬石作此碑始皇於瑯琊會稽  
諸山刻石皆無此語謂繹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泗濱浮磬孔傳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正義泗  
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  
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貢石  
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也蔡傳浮磬

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  
泗水之旁近浮石者石浮於土中不根著者也今  
下邳有石落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  
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此皆破正義之說案正義  
說固迂曲而謂浮土中不根著亦不近理王嘉拾  
遺記浮瀛羽磬撫節按歌又云浮瀛卽瀛洲也上  
有青石可爲磬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  
郭憲洞冥記漢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其上懸  
浮金輕王之磬浮金者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

目耕帖

卷八

古地類補校

貞明而輕也二書所記多荒誕不足信而謂磬質  
浮輕則良是陳大猷尙書集傳或問磬聲清越取  
輕浮者良得浮磬之解矣陳霆兩山墨譚禹貢泗  
濱浮磬注謂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取而琢之可  
以爲磬今淮陽泗州等處乃淮泗合流嘗周視河  
次絕無所謂浮石而去泗州西可百里縣曰靈璧  
其北山之石色蒼碧者琢之爲響版而音韻清越  
非金鐵比也疑古所謂浮磬豈卽此地所產禹嘗  
扣之而知其聲乃舉以充貢耶此說得之目觀尤



足取證

淮夷釋文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云淮夷一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案詩大雅淮夷來同指淮水之夷則鄭說為是

蟻說文又作玼引宋宏說云淮水中出玼珠玼珠之有聲者史記夏本紀索隱嶺一作玼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蟻字或作玼大戴禮記保傅篇玼珠以納其間盧辯注玼亦作蟻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垂環玼之琳琅李善注玼蒲眠反珠也五音集韻

目耕帖

卷八

去聲 婦媛館補校

玼部迷切音霰淮珠也皆從說文集韻上聲十七隼婢忍切蟻引劉昌宗讀此音久不行矣

浮于淮泗達于河釋文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案今說文荷澤水在山陽胡陵此有南字胡作湖陸氏所見本異叔重傳古文學則作荷是古本今書作河由梅賾輩妄改也

諸注家三江之說極多國語子胥曰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解三江謂吳松江也錢塘江也浦陽江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

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口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江為東江並松江為三江是也集傳主庚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南流者為東江並松江為三江黃氏日鈔世說三江者甚眾率於地理不合至稅安禮禹貢

目耕帖

卷八

去聲 婦媛館補校

指掌圖一出指豫章九江出彭蠡者為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其論始定楊慎丹鉛錄駁之以為審如其說於震澤何關耶又謂案蔡沈黃震之說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說號隨世改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水所自出也岷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



及其委豈區區爲吳地紀其瑣屑改易不常之名  
乎其說甚辯不若顧寧人日知錄之說尤爲備  
晰顧云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  
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禹  
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台  
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  
三江既人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  
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  
說紛紜矣翰案三江之說紛如聚訟當以林亨爲

目耕帖

卷八

七 姬煥館補校

最確云

篠篋集傳篠之材中於矢之筈篠之材中於樂之管  
篠亦可爲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篠案戴凱之竹譜  
篠出魯郡鄒山堪爲笙釋文篠或作筍篇海筍竹  
器可以盛酒則篠篠之供器用不止於矢筈樂筍  
符節蔡蓋舉重而言耳

瑞琨釋文琨美石也馬本作瑣韋昭音貫案說文引  
書亦作瑞琨馬蓋參用今文也

厥包橘柚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引鄭注云包橘柚乃

三物包普膠切案集韻平聲下五爻包班交切又  
蒲交切匏包苞引說文瓠也鄭作三物解音正同  
匏當是訓爲匏也錫貢史記集解引鄭注有錫則  
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其說皆異  
沿子江海釋文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  
平作均者今文作松者古文之異字也東坡書傳  
吳王夫差闢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  
無之翰案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  
海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與禹貢不

目耕帖

卷八

六 姬煥館補校

台今以揚州貢道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二語釋之  
義自相貫蓋淮不通江而泗通于淮江不通淮而  
淮與江並入海惟禹時江淮未通故其貢道沿江  
入海自海入淮泗夫既通淮泗以沿海者沿江即  
謂排淮泗以注江者注海亦何不可孟子注江之  
說正從沿于江海句出也

九江釋文引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  
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峽江六曰源江七曰糜  
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又引張須元緣江圖云一



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蕪江四曰烏土江  
五曰白蚌江六曰白鳥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  
九曰廩江案二說除蕪江箇江廩江名同白鳥  
江即烏白江白蚌江即蚌江烏土江即烏江沙提  
江即提江三里江五州江當即畎江源江傳者異  
稱耳

杣榦栝柏說文杣作樵左傳襄十七年孟莊子斬其  
杣以為公琴杜預注栝杣也琴材廣韻類篇並云  
杣同杣禹貢作杣左傳作栝說文作樵皆一物也

目耕帖 卷八 九如樓館補校

唐本草樛栲二樹形相似樛木疎樛木實蘇頌本  
草圖經樛葉香可啖樛氣臭北人呼為山樛江東  
人呼為鬼目今俗呼樛為香樛呼樛為臭樛語  
亦自有本孔傳幹栝也正義幹為弓幹考工記云  
弓人取幹之道也以栝為上史記集解引鄭注亦  
以杣榦栝柏為四木蔡傳杣木似樛而可為弓幹  
恐非是栝說文作栝今譌作栝廣韻栝他念切添  
去聲與栝同說文栝炊竈木也郭忠恕飲齋以竈  
炊之栝為栝栝其順非有如此者案廣韻栝與檜

同栝葉松身亦作栝字蓋栝從干從口說文所謂  
炊竈木也或作栝栝從舌檜也說文作栝世俗以  
相似而致誤

邱光庭兼明書禹貢揚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曰  
包橘柚也匭匭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左傳修四  
年稱齊侯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杜元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  
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案太史公封禪書云  
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即三脊之茅也菁

目耕帖 卷八 千如樓館補校

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故楚  
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為菹是謂菁為菁菁也且  
菁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事楚國匭盛而貢之  
哉故知孔失之矣案正義亦謂鄭元以菁茅為一  
物匭猶纏結也菁菁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  
而又纏結也疏附鄭義蓋亦疑孔說之非矣薛季  
宣古文訓引劉蕡曰今辰州盧溪縣包茅山出三  
脊茅案山名包茅正用菁義此又可証  
困學紀聞豫州榮波既諸古文云榮播既都職方氏



豫州其波漭邠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  
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水然則漢唐書  
本皆作滎播也案波水出霍陽見水經注穀水篇  
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蓋波播二字古通用邠與  
馬融本同史記作播故注周禮云波讀爲播賈疏  
以爲禹貢無波水殆失深考

華說文作華西嶽名在宏農華陰縣西南从山華省  
聲釋文華胡化胡瓜二反案華山志山頂有蓮服  
之羽化故名爲華嶺蒙名山記山頂生千葉蓮因

目耕帖 卷八 玉函山房輯佚書

名華山張載劔閣銘南通印夔北達褒斜狹過彭  
碣高踰嵩華韻與斜叶此讀胡瓜反者從花爲義  
也白虎通西嶽爲華山者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  
成熟可以得穫也此讀胡化反者又從穫爲義也  
說文傳古文學白虎通當是今文家說華陽黑水  
孔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集傳從之亦云華  
山之陽考常璩華陽國志聖禹嗣興導江疏河百  
川縹緗封殖天下因古九圍以置九州仰稟參伐  
俯壤華陽黑水江漢爲梁州又云洛書人皇始出

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爲九圍人皇居  
中州制八輔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圍然則  
華陽蓋古地名以在華南故曰華陽非僅謂山之  
南也

蔡蒙旅平集傳云祭山曰旅陳大猷或問旅獨於梁  
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  
有祭也案山海經南山經凡鵠山之首自招搖之  
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  
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禘用

目耕帖 卷八 玉函山房輯佚書

稌米一璧稻米白菅爲席又云凡南次二經之首  
自柜山至於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三百里其  
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禘用稌又  
云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陽之山  
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  
面其祠皆一白狗所藉用稌西山北山東山中山  
諸經並詳載祠禮神禹旅山之典猶可考見也又  
華陽國志其名山有圖籍靈臺石書刊山其民質  
直好義士風敦厚有先民之流風故其詩曰川崖



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邱彼  
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其祭祀之詩曰惟月  
孟春獮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潔彼  
儀惟澤蒸命良辰祖考來格其好古樂道之詩曰  
日月明明亦惟其若誰能長生不朽難獲又曰惟  
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聞令望詩未知作  
於何代其書刊山殆亦岫嶠禹碑之類字

和夷鄭元曰和上夸所居之地和讀曰桓地志曰桓  
水出蜀郡蜀山行羌中者也鄴道元水經注取之

目耕帖

卷八

三姪媛館補校

又引尚書西傾因桓是來馬融王肅云西治傾山  
唯曰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以爲按經據書岷山  
西傾俱有桓水桓出西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  
斯水耳浮於潛漢而達江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  
南至桓水西底黑水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  
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漢新都梓潼健  
爲武朝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  
南爲夸書所謂和夸底績也然所可當者唯斯水  
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爲兩江之通稱矣鄭元注

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  
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  
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  
其下民謂是阪曲爲盤也又復綜潛漢諸流以証  
鄭說謂不乖禹貢入渭之文實符尚書亂河之義  
釋文和如字又作岷鄭云和讀曰涘案涘水出上  
黨注氏縣與梁州無涉蓋桓字傳寫之譌也

厥貢璆鐵銀鏤磬孔傳璆玉名集傳璆玉磬案詩  
小雅鞀琫有琕毛傳諸侯盪琫而璆琕釋文璆玉

目耕帖

卷八

三姪媛館補校

也楚詞九歌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瑯王逸  
注璆琳瑯皆美玉也史記孔子世家環佩玉聲璆  
然皆以玉言與孔傳合國語晉語籛條蒙璆韋昭  
解璆玉磬也漢書刑法志璆磬金鼓顏師古注璆  
美玉名以爲磬也此蔡氏之所本但經只言璆與  
鐵並言下乃云磬磬似玉磬不如言玉之爲得也  
釋文乃於此璆字下引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  
注爾雅璆即紫磨金考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璆其  
美者謂之鏐故郭注鏐即紫磨金作鏐不作璆而



陸云然者考史記夏本紀貢璆鐵銀鍤簪集解引孔安國曰璆玉名鄭元曰黃金之美者謂之璆是鄭本作璆與孔異釋文章昭郭璞上當有一本作鏐句下乃引韋郭云紫磨金也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璆亦當是鏐字後人傳寫脫誤因改鏐為璆爾抱經堂校本已訂正鐵華陽國志引作璆鐵鐵古鐵字抱朴子金丹卷以鐵匕攪之十日還為丹亦用此鐵字

西河孔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秦西河古國也竹書

目耕帖

卷八

三才館補校

紀年后啓征西河羅泌路史國名記夏世侯伯有西河國后啓征之史記白翟在涇洛之北西河國洛之間水經河水又南逕西河國陽縣東今鄜州洛川縣即古西河國地見洛川縣志

涇屬渭汭孔傳水北曰汭案周禮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注汭在關地詩大雅公劉曰汭流之即賈疏若然汭為水名按彼毛傳之芮水厓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隕水之外曰鞠就渭水之內外而居於此義違者按詩上云夾其皇渭迺

其過渭故以芮鞠為外內今為水名者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汭為水名即皇渭名曰汭耳此說迂曲蓋禹貢之涇屬渭汭即職方之其浸涇汭也禹時已有此水豈周公始名之耶鄭注禮引詩汭泥之即蓋本魯韓詩後箋毛詩乃用說文水折之義以合於毛傳水厓之訓故不同耳蔡傳以水地志作芮扶風汭縣蒺藜水出其西北東入涇據此以涇渭汭三水名確不可易

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於渭沮水出

目耕帖

卷八

三才館補校

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郡北東入於洛廊道元注山海經曰鞠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於渭蓋自北而南矣尚書禹貢太史公禹本紀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逕漆沮入於洛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故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漆沮又曰率西水游至于岐下是符禹貢本紀之說許慎說文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縣岐山東入渭从水漆聲又云一口漆城也潘岳關中記曰關中有涇



渭源注鄠鄠漆沮之水鄠鄠漆沮四水在長安西  
 有漆縣皆注鄠鄠水北注渭關山圖曰麗山西北  
 有温池温池西南八十里岐川在杜陵埤長安西  
 有渠謂之渠渠班固地理志云漆水出漆縣西關  
 關十三州志又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  
 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渠謂之漆渠西南注  
 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考之經史各有所據  
 識淺見浮無以辨之矣樂史太平寰宇記漆水按  
 鄠道元注水經云漆水自宜祿縣界來又東過扶

目耕帖

卷八

毛媽奴補校

風漆縣北以水經驗之即邠州所理是也漢志注  
 云漆水在縣西今縣西七里有白土川水東北流  
 白土原東陳陽原西又東北流注千涇或恐白土  
 水是漢之漆水但古今異名耳今鳳翔府東北一  
 百六十里麟遊縣東南亦有一漆水南流與杜陽  
 水合非漢之漆水也翰案說文所言漆水出于扶  
 風杜陽者此漆水鄠氏雨合漆水而一之無怪其  
 難通也考漆水源出同官縣之北高山西南流合  
 銅官水寰宇記漆沮水一名石川水受雄川水

又西南受管平川水又南逕耀州東又至州南與  
 沮水合沮水源出中部縣子午嶺南流宜君西又  
 南入耀州界受鄠川大峪河紙房河姚谷河石磽  
 河府西河水入同官縣界受呂村河沙羅河水復  
 入耀州境受胡思泉水西南受梁家泉水與漆水  
 會為石川河又南入富平縣界以今地域訂之瞭  
 然可辨

目耕帖

卷八

三

終南惇物正義引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  
 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張  
 君雲笈七籤華山古之惇物也高七十丈周迴二  
 十里樂史太平寰宇記亦云敦物山即華山之別  
 名自華州華陰東接潼關連亘經於是邑漢志言  
 垂意垂華相似因而傳訛耳  
 琳珉珉珉詩釋文引鄭注尚書云璆美玉玲美石也  
 韓奕詩正義引鄭云珉珉珉也文義皆與孔傳異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孔傳龍門山在河東之西  
 界漢書地理志龍門山在左馮翊夏陽縣北顏師  
 古注龍門山其西在今韓城縣北其東在今蒲州

一第1205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5 卷 又正內



龍門縣北而河從其中流出胡渭禹貢錐指自後  
魏改漢河東皮氏縣曰龍門縣而龍門之名遂被  
於東岸故顏師古謂龍門西在今韓城縣北其東  
在今龍門縣北宋改龍門縣曰河津縣西北二十  
五里有龍門山蓋卽壺口之南支古時東岸無龍  
門之名也三才圖會禹門禹貢龍門也一名禹門  
渡兩山石立河出其中廣百步世謂禹鑿衛氏地  
圖記龍門山一名葑山形似筆架山上多紫荊又  
名紫荊山

目耕帖

卷八

无 鄭燮補校

織皮岷嶠析支渠搜史記索隱鄭元以爲衣皮之人  
居昆侖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王肅曰昆侖在  
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戎在西域王肅以爲地名  
而不言渠搜今按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昆侖祠  
敦煌廣至縣有昆侖障朔方有渠搜縣翰案水經  
注亦引地理志曰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王  
莽之溝搜亭也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  
南與北對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  
導岍及岐釋文岍音牽字又作沂山名一名吳岳馬

本作開正義地理志云吳嶽在扶風岍縣西古文  
以爲岍山案周禮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山鎮曰嶽  
山鄭注吳嶽也在沂爾雅吳山爲河西鎮後漢書  
鄯國志沂縣有吳嶽山別名吳山水經注沂山發  
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三峰霞舉疊秀雲天  
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常有落勢國語所謂虞  
矣唐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吳山陸佃埤雅吳山爲  
西嶽此岍名吳嶽之證太平寰宇記吳嶽別名開  
山此馬融本作開之證史記夏本紀作沂及岐以

目耕帖

卷八

三 鄭燮補校

沂水出此山故作沂蓋今文尙書如此也樂班  
皆以吳嶽卽古岍山而史記封禪書言自華以西  
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嶽鴻冢瀆山而  
無岍山又析吳嶽與嶽山爲二王士正隴蜀餘聞  
吳嶽岍自是兩山鄭注未詳而晁氏則云今之隴  
山天井金門秦嶺皆古之岍山羅彰彞隴州志則  
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七十里之嶽  
山爲吳嶽吳炳隴州續志辨之云吳山漢志雖云  
在縣西而岡巒綿亘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



白馬尊所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而所山之名遂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所山當以漢志為正其說確不可易矣水經注三峰霞舉三當是五字之訛圖書編吳山在隴州有五峰一曰鎮西二曰大賢三曰靈應四曰會仙五曰望菴羅志謂吳山之峯一十有七得名者五志載有毓秀峯凝翠峯擎天峯凌雲峯晴映峯鸚鵡峯來鶴峯並五峯為十二又有筆架山大錦屏小錦屏樓霞島閣王空五者雖不

目耕帖

卷八

三都樓館補校

以峯名而實亦峯也合此計之符十有七峯之數矣史記索隱沂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岐山是九山也古分為三條故地理志有北條之荆山馬融以沂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嶧冢為南條鄭元分四列沂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嶧冢為陽列岐山為次陽列導沂為北條之首陰列之先則吳山實西北諸山之綱紀眾水之統宗乎至于太岳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引鄭注今河東統縣霍太山是也

枉鄭元同史記作砥注云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砥柱當在西河水經注引鄭說而非之曰西河當無山以礙之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練若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為閼流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曰底山俗名三門山硤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

目耕帖

卷八

三都樓館補校

太行釋文行戶剛反又如字丹鉛總錄引山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云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陁崔伯易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起為名邱妥為平岡魏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起韻之誤耳

裴駰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張守節正義橫尾古陪尾山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鄭元曰地理志益州填



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鄒道元注水經  
鏡意等詩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馬端臨文獻  
通考輿地考謂孔鄭通儒亦莫知其處是年代久  
遠遂至湮涸無以詳焉丹鉛總錄引杜氏通典曰  
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  
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曰漾濞水又東南出會川  
爲瀘水焉瀘水卽黑水也長寧周文安公云三危  
山在雲南麗江其源委旣詳足以補禹貢之注

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篇合離山在酒泉合水縣東

目耕帖

卷八

三國地輿補校

北又水經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案合離卽合黎  
絳水卽涿水皆用今文尙書字也

河圖緯象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此一

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

也邠南千里至精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

也案精石邠南千里入隴首山間抵龍門首名地

也卽積石邠南千里入隴首山間抵龍門首名地

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龍門上爲王良星爲天橋

神馬出河躍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

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負砥柱觸闕流山名地

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  
東至維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伾  
山名地肱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  
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元潘昂霄河源志  
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反必赤里也  
二書所載皆與禹貢合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史記集解引鄭元曰降水在信  
都南水經注引鄭云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  
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

目耕帖

卷八

三國地輿補校

河內北共山洪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  
近所謂降水也降讀如廓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  
國於地者惡言降故改之共耳又今河所從入去  
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注疏本作降  
蔡氏集傳本改作涿浸失古義

水經注同爲逆河鄭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受矣  
蓋水潤下之勢以通四海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  
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瘦岡貝邱鬲般廣川  
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北城池並存川瀆多亡蔡



傳謂河上插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流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道之耳說與鄭注相發明漢書溝洫志引書作同為迎河逆作迎亦用今文祝穆方輿覽勝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逕梁洋金房均襄鄧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秦代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西和丹徼外經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目耕帖

卷八

三才館補校

西漢又經大安利劍果合涪水合於江自馬嶺同行二十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北二十餘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諸家說漢水多混不及此之明晰元和郡縣圖志引裴秀禹貢地域圖漢氏釋泚水改秩漢水為四瀆以其國為氏案裴圖文佚齊輯載其序說此外少見引證

丹給總錄蜀山之最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說文作醫首作暗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終不歸汶謂川江也非汶上也殷敬順已辨之矣史記冉駝為汶山郡司馬溫公類篇曰汶音岷據史記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三國志蜀後主至前登觀坂汶水之流王右軍與周益州撫曰要欲遊目汶嶺五代史蜀主王建貶衛少卿李嗣為汶州尉徐無黨注汶讀作岷而今汶川縣誤呼作問音蜀

卷八

三才館補校

安得齊南魯北之水乎翰秦水經江水自天彭關東逕汶關而歷氏道縣郪注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汶皆當讀為岷王逸楚辭注引尚書汶山道江蓋作汶者今文如此又郪注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瀆之名當由四瀆而起世鮮用之困學紀聞會彥和謂東陵今之巴陵案史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會說本此毛晃禹貢指南水經注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此言東一說巴陵與夷陵為



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東陵爲巴陵可知

山海經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西北流注於泰澤郭璞

注澗沈聲相近卽沈水也應劭云濟出常山房子

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齊其度量也酈道

元水經注引之以爲二濟同名也所出不同鄉源

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温城西北

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城東北昔晉文公伐

原以信而原降卽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

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

目耕帖 卷八

預曰沈水縣東北有原城者也是南流與西源合

而源出原城西東沈水注之水出西南東北流注

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

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衍水卽沈水也行

沈聲相近傳呼失實也水經又云濟水又東北灤

水出焉酈注灤水出歷縣故城西南泉源上涌若

輪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於灤是也俗謂之

爲城姜水也以泉源有舜如娥英廟也集傳引南

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濟之東南諸

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相崖之

灣而至於渴馬之崖蓋水之衆也衆而其北折而

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

而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

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

有藥煉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

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

灤水達於清河以入於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

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

目耕帖 卷八

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

固多有之矣案金人有歷下泉名碑凡七十有二

如金線杜康馬跑孝感之類其皆濟水之伏出者

歟

古岳瀆經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

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

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冢氏章商

氏兜盧氏犁盧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

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



身高嶺青巖白首金目雪牙頭仰百尺力踰九象  
搏擊騰掉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童  
律不能制授之鳥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  
脾桓木魅水靈山祇石怪奔號聚繞以數千計庚  
辰以蹶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  
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  
者免淮濤風雨之難此載太平廣記李湯條注出  
戎幕閑談謂隴西李公佐與宏農楊衡徵異話奇  
楊告公佐云永泰中李湯任楚中刺史時有漁人

目耕帖

卷八

三九 婦媛館補校

夜釣於龜山之下只鐵鑊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遂  
告湯湯命漁人及能水者數十獲其鑊力莫能制  
加以牛五十餘頭鑊乃振動稍稍就岸時無風濤  
驚浪翻湧觀者大駭鑊之末見一獸狀如猿白首  
長鬚雪牙金目云云又載公佐言從太守元公錫  
泛洞庭登包山宿周焦君廬入靈洞探仙書石穴  
間得古岳瀆經第八卷文字古奇編次蠹毀不能  
解公佐與焦君詳讀之下載此節羅泌路史亦引  
之以為禹周行天下草木企走蜚動蟲魚俾益疏

之以岳瀆山海二經雨山巖嶽淮水與淝河合流  
經壽春城而北匯為荆山湖又北而荆塗兩山東  
為峽出峽而東會渦水以東入於海白神禹道淮  
鎮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幾千年淮絕無患宏治十  
六七年內荆塗峽間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  
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穎之間田廬多浸  
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  
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  
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

目耕帖

卷八

三九 婦媛館補校

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際方報告  
驚論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曰神木如是  
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渦河中已  
已歲予經歷蒙城渡渦河則乾涸通騎矣相傳又  
徙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未知信  
否予度此物或即巫支祈也世俗冥識妄謂趕浪  
神木云耳蓋此物鎮於龜山唐時為漁者掣出常  
一虧形計今必當存而龜山至其渦口舊窟路且  
近渦南十餘里即荆塗峽口淮灑所山其出而作



崇尊於此固當然者豈氣機衰泄聖神功力有時亦置而妖珍之物因得逃脫復出而魚鼈生民耶雖然南史載梁武帝築堰壅淮水以灌壽春未幾潰水大下響如雷魚頭鬼面之怪下以萬數然則淮濱之中自昔固多怪矣又載泗川龜山寺前有巨井大鐵索滿其內予嘗泊舟山麓登寺眺覽命左右戲引將百丈而不竭井中有聲遙遙然懼而命止寺僧及土人皆云昔大聖伏水母鎮之井中索其舊物也後會泗州二守張君錫訊其事張云

目耕帖

卷八

聖姬嬭節補校

宏治末年歲大旱淮水清淺龜山居人或見鐵索亘河底然以其神物無敢動也予記岳瀆經云禹得渦河水神巫支祈鎮之龜山之下淮乃安流今世俗所稱大聖降水母豈卽此事而後人傳誤耶爲別有說也此二條堪與太平廣記所載互證導涓自鳥鼠同穴孔傳鳥鼠自爲雌雄同穴處此山正義引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鷓其鼠爲鼯李巡曰鷓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鷓鷯而小黃黑色穴入地

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尚書孔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案山海經鳥鼠同穴之山郭璞注與爾雅注略同惟云鷓似燕而黃色穿地入數尺爲小異蔡傳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兩山墨譚今按甘肅志涼州之地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嘗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目耕帖

卷八

聖姬嬭節補校

矣又水經注引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榦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間旣言其過明非一水矣此又以鳥鼠與同穴爲二山未知何本洛有二一爲豫州之水一爲雍山之水山海經謹舉之山洛水出焉而流注於元扈之水漢書地理志禹貢洛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冢嶺卽謹舉山今名秦嶺水經注洛水出上洛縣謹舉山又東逕熊耳山魚豢典略云洛字或作雒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加佳按禹貢之洛水在雒南縣界計三百二十里逕熊



耳山北東入盧氏界為豫境會伊瀍澗三水而入河所謂南洛水豫州之洛也山海經白於之山洛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於渭周禮夏官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賈公彥疏洛出懷德此洛即詩之瞻彼洛矣者也與禹貢導洛自熊耳者別也毛萇詩傳洛宗周漑浸水也國語三川震韋昭解三川涇渭洛也史記魏世家築長城自鄭濱洛以東至上郡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水經注渭水又東逕華陰縣北洛水入焉

目耕帖

卷八

聖駕館補校

王應麟詩地理考洛水出洛源縣白於山東流至鄜州洛交縣又東南流至京兆府靈陽縣東又逕同州澄城縣西北去富平之懷德亦近禹貢錐指洛水自逕朝邑縣之朝坂又南自趙鎮歷華陰縣西北葫蘆灘入渭明成化中洛水改流東過鎮南徑趨於河不復至華陰入渭矣此所謂洛為雍州之水也

底慎財賦華陽國志引作底春財賦查古文慎字史記虞卿傳王春勿予前漢書武帝紀海外肅有慎

並作春納精服馬融本作蘇云去其穎曰蘇與說文蘇禾葉去其皮義協蘇古文粘也

鄭康成讀朔南暨絕句集傳從之暨及也江良亭子暨日頗見也東西日所還繞故以地言之南北皆兩極之下日或不致故以日見為言義本說文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尚書禹錫元珪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尚書璇璣鈴亦作元珪蓋太今文孫氏瑞應圖王者勲苦以憂天下厚人薄己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則元珪出禹時天以賜禹一曰四海

目耕帖

卷八

聖駕館補校

會同則元珪出案亦用今文家說



目耕帖卷九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書三

書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竹書紀年帝啓二年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淮南子齊俗訓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註有扈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世本亦云扈爲啓之庶兄是伐有扈爲夏啓事明矣而劉向說苑理政篇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

目耕帖

卷九

一 如媛館補校

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人間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墨子明鬼篇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呂氏春秋召類篇禹攻曹魏屈盤有扈以行其教此皆以爲禹事呂氏春秋先己篇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此又以爲夏后相事又楚

辭天問該乘季德厥父是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又似伐有扈爲少康事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則又誤以爲湯事考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帝啓事中引呂氏春秋作夏后伯啓伯字古多作柏南宋後本遂誤爲相其他以爲禹事者禹時有扈氏叛禹滅之故以封其庶子至啓時復據有扈以叛故啓有甘之戰也陳本禮屈詞精義該朱子謂是啓字有扈王逸注澆國名當時大戰於甘有扈

目耕帖

卷九

二 如媛館補校

雖滅而其怙強稔惡之衆如澆者固未盡殄也及太康尸位餘孽一時同暹所以卒遭羿澆之禍蓋兵端由於伐扈以致后緡歸於有仍爲牧正是終弊於有扈氏也又云少康官於有仍爲牧正而云有扈者蓋是時少康使艾謀澆不敢顯言有仍故託名有扈潛蹤而出與女艾擊澆也說極深至可以翼經  
咸侮五行息棄三正孔傳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又云怠情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釋文引



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集解引鄭元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武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鄭孔義同蔡傳三正川馬說似不及鄭孔義也

學子引甘誓曰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土之欲也予恭行天之罰也與今書殊異

段氏撰異夏書甘誓天用剿絕其命天寶以前本如是釋文曰刺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刺開寶目耕帖

卷九

三如娘館補校

以前如是今玉篇刺子小反剿同上此顧希馮之舊也自簡包改剿為勦以刀部訓絕之字改為力部訓勞之字於是五經文字力部曰勦見禮記又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剿字開寶中改釋文刺為勦剿為巢羣經音辨集韻等云勦絕也重紀地繆莫能說正

御纂尚書傳說纂義作剿乃復古本之舊云

予則孽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漢書王莽傳作勿顏師古注謂戮之以為奴也王伯厚取之又引泰誓

囚奴正士以證及子之非案顏師古匡謬正俗

古文商書湯斬字古誓云予則孽戮汝孔安國傳云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孽戮權以脅

之使勿犯也案孽戮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

所赦耳此非孽子之孽猶周書泰誓稱囚孽正士

亦謂或因或孽也豈得復言並子俱囚也又班固

漢書季布傳負云及至囚九奴僂苟活蓋引商書

之言以為折衷矣

春秋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語士登曰堯有丹朱舜

目耕帖

卷九

四如娘館補校

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

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解五觀啓子太康昆

弟也竹書紀年帝啓十年放季子武觀於西河沈

約注武觀即楚語五觀也韓非子說疑篇引記與

國語同王符潛夫論五德志啓子太康仲康更立

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頌洛汭是謂五

觀墨子非樂篇引武觀逸周書管麥解殷當作之

五子忌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囚厥

國楚辭離騷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術左國及周秦漢魏諸儒說五子皆如此鄒道元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王應麟困學紀聞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全氏祖望箋又引後漢郡國志衛公國本觀故國姚姓據以爲畔觀非夏之宗室而况以爲太康之母弟乎足助伯厚之辯但啓有五觀傳文甚明意者觀國有二一爲舜後一爲五觀封如南燕姑姓北燕姬姓之類乎

目耕帖

卷九

五姬姬館補校

有窮后羿正義引賈逵云羿帝嚳射官林之奇尙書全解據先儒之意謂凡善射者皆謂之羿此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自之非是名也孟子謂逢蒙殺羿別是一羿非有窮之羿也有窮之羿爲寒浞所殺非見殺於逢蒙以是知羿是善射者之稱案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枯焦命羿仰射中其九日日中鳥盡死楚辭天問羿焉彈日指此事此賈逵所謂羿帝嚳射官者也有窮偃姓之君好田左臂修而善射慕古羿之名故亦名羿故曰有窮

后羿非他人以羿目之也楚辭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氏胡歟夫河伯而妻彼雒濱王逸注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歟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歟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蠱獸當爲人所歟因其宜也羿何非歟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妃交接也古歸藏張衡靈憲李淳風乙巳占並云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姬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

目耕帖

卷九

六姬姬館補校

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世母驚毋恐後其大昌姬娥迷託身於月爲蟾蜍又三餘帖嫦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維成疾正月十四夜忽有童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夫人知君懷思無從得見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團如月置室西北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如期果降復爲夫婦如初語皆涉於荒誕然非無因考路史泥寒君伯明之讓子弟羿篡夏自立任以爲相泥烝娶羿妻嫦娥小字純狐內媚外賂娛羿於暇



與逢宗其謀殺羿此當是羿妻亡室與寒浞淫奔  
詭託神仙而羿信之遂以為天降符瑞之事飾智  
驚愚後人不察遂謬傳如此也竹書紀年謂太康  
被羿廢逐居斟鄩四年陟路史以為廢逐之後世  
莫知其死案天問馮珖利决封豨是孰何獻蒸肉  
之膏而后帝不若陳本禮屈解精義不若者似羿  
行操莽之計於冬祭日獻鳩肉而弑帝也后帝指  
太康此事亦構机造聞得天問傳之可補古史之  
闕王逸注謂天帝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而祭天

目耕帖

卷九

七 婦孺館補校

誤也其說堪與尚書參考又虞汝明古琴疏帝相  
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武羅  
伯植芍藥於後苑武羅諫曰帝方崇德怪草奇木  
懼遷厥嗜宜食駕車之良馬帝不從於是作詛諫  
羿乃伐桐為琴以進帝帝善之名曰條谷帝稍遷  
於音樂不聽政為羿所逐居於商邱援琴作源水  
之歌曰涓涓源水不涸不塞穀既破碎庸大其驅  
事以敗矣乃重太息又芸窻私志后羿獵於巴山  
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途失去柙掩如故

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鳩扶君為此  
士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於逢蒙是日逢蒙弑  
羿而奪之位二事皆罕見引用附載於此  
春秋左傳哀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  
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與今書小  
異丹鉛總錄謂古文術從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  
我水既靜我術既平五子之歌以術叶方音平音  
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術人之雁行足行當作斯  
見龜策傳

目耕帖

卷九

八 婦孺館補校

東坡書傳謂義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  
命命胤侯征之集傳非之以為今案篇首言仲康  
肇位四海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  
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  
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羿之  
書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論  
極正大然蘇說亦非臆撰金履祥通鑑前編左傳  
所載伯封之事似失之誣路史曰禹命伯封叔及  
昭明作行歷歲紀甲寅敬授人時則伯封夏之天



官仲康征羲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耳東坡論略與此同第念氏謂左傳失誣殊非也案伯封爲樂正后夔之子古者律歷事本相通度當禹之代后夔以樂正兼羲和而封於歸德沒之後禹命伯封就國世掌其官歲紀甲寅敬授人時此其策命之辭也左傳謂伯封貪拘忿類實有豕心后羿滅之觀左氏稱伯封之惡與胤征所謂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假擾天紀相吻合當是伯封之國之後墮其世德尸官干誅仲康命胤

目耕帖

卷九

九如媛館補校

侯數其罪而討之羿於斯時逞其強橫善射之能乘間而起與王爭雄厥伯封於桑林而滅之故楚辭天問云馮珧利決封豨是豨也綜考古籍揆以情勢當年時事度必如此斯蘇氏金氏之說不爲無稽而集傳亦可相通矣至林之奇全解謂羲和黨惡於羿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羽翼此則懸揣之辭於古無據也

顧炎武日知錄羲和尸官喪天也允征之葛伯不祀忘祖也湯征之王者尊祖敬天卽王制削黜諸侯

必先不敬不孝之義說極正大

大衍歷議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辰二度案邵子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紀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閻氏若璩尙書古文疏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卽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蝕非季秋月朔蝕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却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蝕在氏末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書胤征篇翰案竹書紀年

目耕帖

卷九

十如媛館補校

太康被羿逐居斟鄩四年陟是仲康攝位四年而太康始沒故四年始稱肇位氏宿末度已交房之初度故經言辰弗集于房以此考之經歷未嘗不合也

古三墳地皇軒轅氏政典先時者殺不及者殺與尙書所引政典略同案三墳書疑公武郡齋讀書志以爲張天覺得之於比陽民家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爲元豐中毛漸正中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馬貴與羅泌皆疑其僞惟鄭樵信之此書真贋



不可知其文古質有可取者

逸周書載湯誓衆之辭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雖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於從此不知出於何篇疑湯征之佚文也

論語予小子履一節孔安國注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邢昺疏尙書無此文而湯誓有之又與此小異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昭解今湯誓無此則已

目耕帖

卷九

十二編後補校

佚亡矣而今書湯誓有此文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又復不同史記殷本紀載湯誓全篇亦與今書字句小有同異今載之以備參考湯曰格汝衆庶來汝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暴亂有夏多罪予維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汝有衆汝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舊事而割改夏汝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忘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汝皆亡夏德若

茲今朕必往爾尙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汝汝毋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帑侮汝無有攸救

那微尙書原解甘誓以君討臣其氣直而壯湯誓以臣伐君其詞正而婉

仲虺史記作中鬻大戴禮記作仲傀荀子作中謁孟子伊尹萊朱趙岐注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日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唐書宰相世表云

目耕帖

卷九

十二編後補校

仲虺爲湯左相臣虺祖已皆其胄裔也綜考諸說蓋萊姓朱名仲虺其字也

墨子引仲虺之語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爽厥師與今書仲虺之語又異又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云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又襄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文亦小異

呂氏春秋駢字篇吳起述楚莊王語仲虺有言曰諸



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荀子說問篇作仲歸之言云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若己者亡又吳子圖國篇楚莊王曰寡人聞之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以呂覽荀子證之亦卽約仲虺之言三書文小異而要與今書不同

黃宜猷說放之名同而義異舜於驩兜曰放者流竄之也封象曰放者不及以政也伊尹於太甲序稱放者不知朝政使之密邇祖訓也湯伐桀不曰伐

目耕帖

卷九

三鄭媛館補校

而曰放者君臣之分不可廢也

困學紀聞言仁始於虺語言性始於湯語言誠始於太甲言學始於說命皆在商書孔子殷人也所學皆家學也聽潮居存業本此說以爲孔子學問原於契及成湯武丁似未若王說之圓活

史記殷本紀既緡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

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以令諸侯今書湯誥無此文觀誥中論民居引先王言與書序所謂從先王居意合或者帝告之逸文太史公參錄於此以帝告爲湯所作故又稱湯誥乎

天命不僭釋文僭子念反忒也劉敞林反劉卽正義所引二劉焯及焯也案詩小雅鼓鐘篇以雅以南

目耕帖

卷九

西鄭媛館補校

以篇不僭僭與南叶則劉音微林反亦古音也

今書伊訓之文與諸書所引外異特多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今書作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荀子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楊倞注書伊訓也今書作從諫弗拂先民時若爲上克明爲下克忠墨子引云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疑伊字人面何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又云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



君子出分一二衛小人不一又云乃言曰嗚呼舞  
洋洋黃<sup>當是</sup>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  
順降之百殃其家必懷喪漢書律歷志劉歆三統  
歷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  
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朱子曰方當作乃即所  
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案竹書紀年太甲十年大  
饗于太廟初祀方明儀禮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  
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等深四尺加方明于  
其上鄭元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明  
目耕帖

卷九

去鄭據館補校

神也三禮圖方明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  
赤北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  
琥北方璜東方圭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  
司盟用槐爲之據此則方明蓋商家一代禘祭之  
大典非乃明之誤也正義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  
孚于辜又曰征是三腹今書並無之孔氏正義以  
伊訓爲張霸偽作又以劉歆鄭元之徒誤信爲真  
古文亦疏家偏祖之見也

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曰惟三祀十

有二月朔皆用十有二月東坡書解正月謂之十  
二月何也殷正月夏之十二月殷雖以建丑爲正  
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幽風而云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兩山墨譚唐子西曰學者皆  
謂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然商居其間不  
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  
統之說興焉夫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  
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曰  
十月隕霜殺菽三月大水至商人以建丑爲正於  
目耕帖

卷九

去鄭據館補校

經則無所見夫以建子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  
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案唐氏之說如此其自  
信可謂勇矣然獨惜其考之殊未審也商書伊訓  
之首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  
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  
宰大甲之簡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  
奉嗣王歸于辜夫前乎此伊尹攝祀總朝以十有  
二月乙丑後乎此太甲反古即政以十有二月之  
朔蓋商以建丑爲正故皆以十二月舉大事先儒



所見哉

劉敞七經小傳墨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會以敗官為墨集傳取之案杜預左傳注墨不潔之稱庸臣容悅以貪位與汚吏實斂以貪財其心一也故同以墨加之國學紀問制官刑則具訓蒙士舞德彝則誥教小子謹始之義也

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為官名案阿倚

目耕帖

卷九

七姬媛館補校

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書曰惟嗣王弗惠于阿衡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號非名也案阿倚衡平之說本鄭詩箋蔡傳用之或曰阿衡伊尹之號案唐虞夏后曰百揆商曰阿衡周曰冢宰皆上相之稱阿衡亦曰保衡者臯甫謚帝王世紀太甲反位又不怨故更尊伊尹曰保衡而鵠冠子云伊尹酒保立為世師則因割烹傳會而說未足究詰也顧誕天之明命孔傳誕是也說文誕理也从言是聲鄭氏禮記大學注誕正也陳書姚察傳尤好誕正

文字亦用鄭訓豈西山云惟湯顧天之明命天亦監湯之厥德曰顧曰監天人之交近而非遠也陳際泰五經讀玉顯者湯也文王接其統符且者湯也周公繼其傳

書曰營于桐宮又曰王徂桐宮居憂曰營曰徂非放明矣戰國處士創為伊尹放太甲之說孟子略述原心以為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夫伊尹之志志在格君心之非而已迨王終允德冕服奉歸此志始曉然於天下故孟子諒其心而

目耕帖

卷九

六姬媛館補校

可之要未嘗實指其有放君之事也孔叢子執節篇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得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廬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徂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



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伊尹使之居相近  
湯之墓憂喪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  
反之即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卒其君以義強  
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  
聞也此論與孟子相發元聖之心昭然若發瞭矣  
東萊書說南巢言放不言伐者所以維君臣之統於  
萬年桐宮言營不言放者所以存君臣之分於奕  
世徂桐曰居憂樂則心放憂則心收也

禮記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  
目耕帖 卷九 九如娘館補校

讀告古文告字之誤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  
壹德緇衣又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  
周有終相亦惟終文在今書太甲天作先文字小  
異又引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  
省括于度則釋案緇衣為公孫尼子所作漢志以  
公孫尼子為七十子之弟子必及見孔子所訂之  
書今書外異如此宜梅閣諸儒力攻其偽也  
陳櫟集傳纂疏善則稱君禮也今日尹躬暨湯則臣  
先於君曰咸有一德則臣儕於君何也尹為聖之

任湯學焉而後臣齊聖之湯與元聖之尹豈有形  
迹之嫌哉

王樵尚書日記盤銘之義仲虺發之德日新慎終惟  
始是也盤銘之藹伊尹傳之時日新終始惟一  
也虺誥曰王懋昭大德即日新也而欽崇天道必  
申之以惟其始無自滿慎厥終知湯之銘有自來  
矣太甲篇曰王昧爽丕顯亦日新也而率祖攸行  
必戒之以克厥初無豫怠圖厥終知湯之銘有自  
遠矣

目耕帖 卷九 九如娘館補校

董鼎集錄纂注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  
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正義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引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  
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祫與親廟四太祖后稷  
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  
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以為良由不見古文故為  
此謬說而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  
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作五世與今書及



鄭說又皆不合觀德作觀怪觀政作生謀亦異高  
訪注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  
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長大也大故  
可以成奇謀也案怪訓魅物非是蓋古宗廟中陳  
設靈物繪畫奇神故孔子入周太廟見金人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楚宗廟壁上繪古來神異之事以  
垂戒屈原呵而問之因作天問是也故曰五世之  
廟可以觀怪梅賾之徒見怪字與經文不類因改  
爲德見天子七廟之文因改五爲七並下作謀亦

目耕帖

卷九

王如璧館補校

改爲觀政而入於威有一德篇豈知呂覽是其藍  
本也

書序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孔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史記殷本紀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  
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與書序合正義引皇甫  
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  
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葬祀以太牢以報大德晉  
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

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伊尹  
卒於沃丁之世經傳具有明徵乃杜預後序謂竹  
書紀年稱殷仲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仲王崩  
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卽於太甲七年  
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妄說不經蓋戰國時處士  
橫議而紀事者誤信之也

書序伊陟相大戊亳有解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  
巫咸作咸又四篇呂氏春秋制樂篇故成湯之時  
有穀生於庭昏而生皆一而大拱高誘注書序伊

目耕帖

卷九

王如璧館補校

陟相大戊亳有桑穀解共生於朝太戊太甲之孫  
太庚之子也號爲中宗又云湯生仲丁仲丁生太  
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  
時不亦謬乎案尙書大傳家語五儀篇韓詩外傳  
漢書五行志劉向說苑敬慎篇王充論衡異虛篇  
並作太戊事可證呂覽之誤

盤庚周禮司勳注引作般庚用今文尙書也漢石經  
殘碑盤庚下篇首句正作般字釋文盤庚殷王名  
也馮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有盤庚語何非但



錄其詳也取其徒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史記殷本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案隱尚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弟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案盤庚古文尚書本有之特篇數分合不同史記載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彙括書文亦合其三書作於小辛之世太史公從孔安國問

目耕帖

卷九

三篇疑補校

如此說如堯典敘堯言事成於虞史正其類例小司馬以史遷不見古文恐未然

黃之雋唐堂續集有盤庚不改國號論辨證極確今錄其略盤庚遷殷而史謂改國號曰殷者非也堯封契於商歷五百餘年至湯以為有天下之號又三百六十餘祀至盤庚賢聖之君一旦舉國號而革之有是理乎自司馬遷作殷本紀改為殷契漢儒始有盤庚改殷之說當以詩書斷之尚書盤庚三篇但數稱新邑並不稱殷唯上篇盤庚遷于殷

敘地之文孔安國傳云殷亳之別名書序言盤庚將治亳殷蓋湯舊都後王因河決屢遷而盤庚復從先王居若改號則蓋遠改號為亳尚存不忘先王之德乃舉亳別名為號以自絕於商耶中篇殷降大虐爾雅殷中也承古我前后言孔傳作殷家解蔡沈註不取蓋時未至殷烏得遽稱殷且既遷則莫厥居曷云降虐下篇作於既遷之後亦不言殷三傳至武丁作說命尚曰有商及高宗彤日俱不言殷唯祀高宗樂生商宅殷士連說一指代一

目耕帖

卷九

三篇疑補校

指地商先后殷受命殷武商邑互見一詩申培詩說謂作於帝乙之世宋世家謂襄公時追美而作後人雖駁其誤然必遷殷之後已閱二百餘祀臣民習稱其都邑云猶戰國魏都梁稱梁王韓都鄭稱鄭王人稱之耳國仍魏韓也至紂時見於書者西伯戡黎微子篇始有殷命殷邦殷民之語是時天下歸心文王但知有周忘其為商故但稱殷紂而其臣亦自稱殷耳國仍商也尚書必曰商書不曰殷書父師亦曰商今其有災商其淪喪詩必曰



商頌不曰殷頌是國號不改也又曰殷商云者猶言蜀漢昭烈國號漢而都蜀陳壽志三國遂就所都稱蜀後世詩文因稱蜀主蜀相蜀將軍而出師表固曰漢室楊戲作武侯五十四人贊固曰季漢輔臣雖昭烈崛起偏安實不改國號爲蜀也而謂盤庚世有天下而爲之乎此義前人未發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

目耕帖

卷九

王羲之補校

正義以爲誤妄吳棫書神傳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又荀悅申鑒時事篇盤庚遷殷革奢卽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其言亦必有所據

于今五邦焉融云謂商邱毫鄙相耿也案書序自契至湯八遷雜泌路史八遷可考者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復遷於商相土遷商邱上甲居鄴湯居亳自湯至盤庚五遷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盤庚遷殷前之八遷以湯終後之八遷

以湯始班氏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已十二也路史說較馬爲勝史記集解引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毫世言商之號殷自盤庚始者誤由於此

說文𣎵木生條也从弓象枝葉華函之形由聲引商書若顛木之有𣎵枿徐錯曰謂已倒之木更生孫枝也今書作由葉案說文檝古文不葉枿重文訓伐餘木也馬融本作枿云顛木而肄生曰枿枿古通用孔傳訓由爲用殊失古文之義

目耕帖

卷九

王羲之補校

白虎通號篇引書曰裕汝眾格作裕又引書曰不施予一人楊作施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引書服田力耆穡作耆魏志裴松之注引書墮農自安椅作墮漢書王嘉傳引書用德章厥善彰作章皆用今文尙書也

說文頁部顛字注引商書率顛衆戚感作戚言部譎字引商書王誥告之播作譎之字絕句心部憇字引商書今汝憇憇聒作憇火部焯字引商書予亦焯謀拙作焯又心部憇字引商書相時憇民憇作



想並真漆書古文字知後人隸寫轉失本文者多矣

周禮夏官司燿鄭注謂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燿火謂熱火與賈疏申之曰予若觀火者盤庚告其羣臣不欲徙而匿情者予若觀熱也我有刑罰如熱火可畏案孔傳以觀為視云我觀汝情如視火不如鄭義承上楊字有深致不昏作勞正義鄭元讀昏為昏訓為勉也釋文昏本或作昏音敏盧召弓攷證鄭作昏讀昏昏勉也今

目耕帖

卷九

毛氏館補校

書亦並作昏而說文昏字从日氏省云氏者下也一曰民聲又敬字从支昏聲冒也引書昏不畏死陳氏樹華云說文从昏之字不一蠡字注云蠡或从昏以昏時出也今說文云云乃徐鉉之誤然則此昏字當由唐人避諱所改五經文字中凡從民之字俱作氏是其證

左傳莊十四年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今書無惡之易也四字是左氏引仲若字之意非經本文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傳古者天子錄功臣配於廟大享烝嘗也正義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禘祫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為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翰案詩商頌長

目耕帖

卷九

毛氏館補校

發序云大禘也詩中有實維阿衡實左右先王之語然則大禘以功臣配享商之制也正義引周禮大烝兼引魯頌載嘗以解傳又謂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亦以孔說為疑何不據商頌大禘以正之乎又案孔叢子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予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勳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屬其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若



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此則合諸侯之臣言之見功臣配享之為達禮也

國語周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滅則維汝眾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與今書文小異

度乃口釋文度徐如字亦作渡案渡乃口不知當何解或取利濟義然不如度訓生度為順黃氏曰抄

目耕帖

卷九

三如娘館補校

畢命云商俗靡靡利口惟賢然則商人口之不度

由來久矣

錢時融堂書解篇中兩言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

邦舉政體也永建乃家恤私情也

左太冲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尚書盤庚曰

優賢揚歷歷試也魏志管寧傳太僕陶邱一等薦

寧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

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漢咸陽令唐扶頌優賢

麗歷三老袁良碑優賢之寵此皆用今文尚書也

書正義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

異夏侯等書宅岫夷為宅岫鐵味谷曰柳谷心腹

賢腸曰憂賢腸則則云臆宮剝割頭庶烈是鄭

注不同也段氏撰異憂優之誤賢賢之誤腸腸之

誤錢氏大昕據以訂今盤庚之謬謂今其敷心句

優賢揚歷句腹即優之謬賢即賢之謬腸即揚之

謬優賢揚歷即今之腹賢腸也

漢熹平石經蔡邕所書也洪适隸續載漢石經尚書

殘碑般庚存者尚一百七十二字與今書多異備

目耕帖

卷九

三如娘館補校

錄於此命孔本何及相散孔作檢言曰人維舊

求舊上有救孔作舊下有志女母翁侮成人毋流

乃口下民之承保后肯高孔作鮮吹下浮下試吹

爾孔作遷安定厥國孔作今無女下不下其或迪孔

稽自怨孔作怒永孔作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

疾曰下能迪古我先后下民女有近孔作則在乃

心我先后下與降不永於戲孔作崇降下予下

下



絕遠女孔作念以相從各翁孔作中下建乃

家般一字既下眾曰女岡台民孔作無助孔

建大命今我孔作予以德綏嘉孔作績下今孔爾

惠孔作朕下孔作動萬民以遷肆上下乘孔作

哉予其勛孔作爾相爾念敬我眾朕不

黃宣猷云任政必自畫井始任政不以井邑郊甸而

田法壞域民不以此閭族黨而此法壞效財不以

郊甸縣都而賦法壞治兵不以伍兩卒旅而軍法

壞然堯舜禹皆都冀惟殷在河南豫州地最平廣

目耕帖

卷九

至鄭叔補校

井法易行盤庚遷般首以奠居正位者此也前曰

無歲忘未曰罔弗欽篤敬又綏和之本焉

說命禮記緇衣引作兌命鄭元注傳說作以命高宗

者蓋說古文省作兌也今書及史記殷本紀並作

說業桃軒雜綴石氏星經曰傳說者章祝女巫巫之

官司天文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太祝以傳其

說於神宮鄭氏曰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

求子之事蓋古有保母傳母傳說者謂傳母喜之

也由石氏則傳為附達之義而說為言說之說由

鄭氏則傳為保母之傳而說為喜悅之悅其遂目

為商相傳說者始於莊子追蘇子瞻作韓文公廟

碑記申呂自岳降傳說為列星於是仍訛襲謬不

復可正矣兩山墨譚亦引石氏鄭氏之說云商之

傳說偶與同音諸家不詳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

而去又云謂之商相說則於星之所主不相類知

東坡亦不免於承誤也

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閭鄭康成注讀為梁鶴漢書五

行志作涼陰尚書大傳作梁閭鄭注亦云閭讀如

目耕帖

卷九

至鄭叔補校

鶴鶴謂盧也呂氏春秋重言篇高宗天子也即位

諒閭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

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弗言作

諒閭與禮記同以余一人已下與今書小異

說築傳巖之野孔傳傳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

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

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史記殷本紀於是乃使百

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

傳險皆不以說身說為刑人而云代築猶指操作



之役崔駰達旨或以役夫發夢於君王亦因此而  
誤也蔡傳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丹鉛總  
錄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  
尙書云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  
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版築雖  
孟子亦誤矣翰案史記正義引地理志云傳險卽  
傳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  
河北縣北七里卽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傳說祠以  
此證之是傳說版築之處卽傳說所隱之處孟子

目耕帖

卷九

三言如娘館補校

謂傳說舉於版築之間猶言起於堵室云爾解書  
之築爲居獨不當孟子之版築爲巖居乎石渠意  
見築之爲言持也謂之卜築者言占卜築牆作舍  
以居之末聞築訓居也以蔡氏之說爲誤看築字  
未免太滯至王嘉拾遺記傳說爲媼衣者春於深  
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  
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也此又以伊尹事附合於  
傳說且謂說與湯同時其紕謬不待辯而審矣  
丹鉛總錄武丁嘗居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與

而謂之臣民之上人未必貼然以聽也故徵之於  
夢商僂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  
以成務之幾也翰案黃帝以大風吹垢之夢舉風  
后文王以非熊非彫之夢舉太公意皆如此易曰  
神道設教此之謂也

孟子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注書逸書  
也而荀悅申鑿雜言上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  
葺其德樂瞑眩以瘳疾則實指以爲高宗時書矣  
或荀悅侍講禁巾得觀古文乎

目耕帖

卷九

三言如娘館補校

緇衣引兪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  
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煩與今書不同而古  
與勝今書黃氏曰抄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是爲干戈省躬之戒祖已曰典祀無豐于昵是爲  
黷于祭祀之戒說皆有所預見其言之不虛發也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  
响武丁懼祖已曰王無憂先修正事下載祖已乃  
訓于王惟天監下無民字字命作附命其如古作  
其不何嗚呼下作王嗣敬民罔非天縱常祀母禮



于奔道餘與今書同漢書孔光傳引書惟先假王  
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與史記先修  
正事義合焉季長解無豐于呢云呢考也謂禘廟  
也王肅亦云高宗豐于禘案武丁父小乙馬王訓  
禘然則彤日指祭小乙而言與史記云祭湯者異  
義馬傳古文史記用今文孔光傳夏侯之學亦今  
文也高堂隆云太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雉雉登  
鼎皆因災恐懼側身脩行故號曰中宗高宗王充  
論衡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祖已以為遠

目耕帖

卷九

美如媛館補校

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案書中  
無遠人將來之語未知所據  
兩山聖譚西伯陰行善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  
戡黎而曰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  
文王固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為是言陋矣案商  
紂之世武王襲稱西伯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  
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為武王事詳見通鑑  
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固為書學者  
宜知矣案蔡傳西伯文王也後又引或曰西伯武

于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  
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則蔡傳言  
文王者承用孔傳後言武王者兼用胡呂之說也  
說文戈部戎字引商書西伯既戎黎又邑部邕字引  
商書西伯戡邕案尚書大傳西伯戎者是戎者為  
今文戡邕為古文作戎黎者從隸寫參用今文也  
汗簡引尚書龜字作戎似古書又作龜矣史記殷  
本紀及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阮又作  
者周本紀明年敗者國徐廣曰一作阮鄒誕生日

目耕帖

卷九

美如媛館補校

本或作黎案集韻平聲上六脂阮飢三字下伊  
帆古天子號亦地名或作阮飢通作者阮飢皆與  
者通作飢國者今文三家之異本也  
史記殷本紀載祖伊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  
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  
自絕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  
今民間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  
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  
可諫矣末句是史遷約意言之餘詞皆用今文也



集解引鄭元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  
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者以暴虐訓淫  
虐亦以今文解古文也

說文女部𡗗字引周書大命不𡗗又口部𡗗字引周  
書𡗗其耆長又𡗗部𡗗字引周書我與受其𡗗案  
說文於西伯摛黎微子二篇或作商書或作周書  
意或古文合題商周書如唐虞書之例非誤也若  
𡗗部𡗗字引商書祖甲返案集韻上聲二十五潛  
返字注引說文商書祖伊返伊之爲甲則由後人

目耕帖

卷九

毛如姬館補校

傳寫而譌耳

父師少師孔傳父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  
史記作太師少師案家語比干於紂親爲諸父易  
明夷彖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虞翻注箕  
子紂叔父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  
死馬融注箕子比干皆紂諸父朱子從之服虔杜  
預以箕子紂之庶兄非也微子紂庶兄史記帝乙  
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索隱此以啓與紂  
異母而鄭元稱爲同母依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

時猶未正立及生紂始正爲妃故啓大而庶紂小  
而嫡此或以爲同母或以爲異母其爲紂兄無可  
疑者而孟子云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  
子啓王子比干蓋當日言性之人不攷其實因比  
干連及微子公都子亦述人言孟子只重論性亦  
未暇深辨未可執此以疑彼也顧炎武口知錄古  
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周官所謂孤也  
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  
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

目耕帖

卷九

毛如姬館補校

器辨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原注云漢書  
古今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彊又莊子大宗師箕  
子胥餘陸德明釋文引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  
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  
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

史記宋微子世家載尙書微子只今書五節而文多  
殊異錄於此以備參考史記云乃問於大師少師  
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上紂沈湎於  
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



完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  
與相為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  
越至於今日大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於喪  
今汝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大師若曰王子天  
篤下苗亡殷國乃毋畏長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  
淫神祇之祀今誠為治國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  
不得治不如去今誠已下史遷約義言之餘並用  
今文也

我用沈酗于酒釋文以酒為凶曰酗說文作醕云醕

目耕帖

卷九

三九如娘館補校

晉薛嘉穎書經菁華泰誓曰婦牧誓曰婦言紂之  
亡也以色荒微子曰沈酗箕子曰沈酗紂之亡也  
以酒禍

說文心部悞字引商書以相陵悞似今書相為敵讎  
之異文非佚書也

我其發出狂鄭元本作出往與史記同注云我其起  
作出往也較狂字義長

用又讎斂釋文讎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斂力檢  
力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自靖馬本作清謂茶也

昔參川今文

論衡本性篇引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言紂  
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  
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案釋文刻音克馬云侵刻  
也季長用古文說王充所引知今文尙書刻作孩  
其說如此也

目耕帖

卷九

三九如娘館補校



目耕帖卷十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書四

秦誓孔傳大會以誓衆正義引王肅云武王以大道  
誓衆謂肅解彼偽文故說謬耳又引顧氏以爲泰  
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  
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秦誓案史記周本紀  
武王乃作大誓孟子國語並引作太誓晁氏曰開  
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秦或以顧氏在衛包前以

目耕帖

卷十

一 如塚館補校

晁氏爲失考不知孔傳大會以大爲訓與顧彪疏  
引太子太宰明是太字之證衛包改經因並注疏  
改之耳王安石新經義以泰爲否泰之泰紂時謂  
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  
之否穿鑿爲言非經意也經典釋文序錄馬鄭所  
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篇而  
秦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九正義案史記及  
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  
今之秦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秦誓後得鄭

元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

秦誓書於壁尚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  
起傳以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  
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於伏  
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區別  
分析之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  
翰案今大傳中亦載有大誓而與今書之秦誓不  
同蓋伏生及見本書之文撮記傳中及武帝時秦  
誓出民間故史記周本紀漢書郊祀志平當傳劉

目耕帖

卷十

二 如塚館補校

向說苑劉歆三統歷諸書往往稱引而馬鄭復注  
而行之而今之秦誓三篇則魏晉間人之偽撰蔡  
傳雖指漢儒所引爲偽而復云秦誓武成一篇之  
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又引吳氏疑其書之晚  
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有不能盡信之意者矣  
王氏鳴盛尙書後案孫氏星衍古今文尙書注疏  
並輯諸書所引秦誓爲一篇校錄於此  
唯九年四月孫氏曰此據周本紀云九年無四月一  
字大傳引書曰唯四月無九年二字  
太子發上祭于畢至于盟津之上此據大傳引書  
曰孟于畢



趙氏引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此據周本紀文

六引尚書皆作司馬司徒司空同周本紀齊聚

允哉此據周本紀文大傳無齊聚史記作信哉蓋

允之誤也翰案呂氏春秋貴信引周書允哉九哉近

高誘注周書逸書即太誓逸文允哉二字似當贊

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予小子予

受先公此據大傳引書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

先祖之遺此據大傳引書太平御覽卷一百四

興師此據周本紀文齊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

旄以誓號曰蒼兕蒼兕自師尚父至蒼兕大傳無

目耕帖 卷十 三如娘館補校

曰此據齊太公世家索隱爾眾庶與爾舟楫後

至者斬此據周本紀及齊世家索隱太子發升于

舟此據大傳引書文周本紀中流白魚入于舟中

王疏取出渙以燎此據大傳引書又據藝文類聚

以燎增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此據大

辭既渡此據周本紀至于五日此據詩思文正義引大

復于下云云周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

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此經有火自上

聲魄據本紀文較大傳詳恐大傳有脫字也五至

以穀俱來詩思文正義引泰誓在其聲魄之下周

本紀及大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

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此據大傳引書文

動篇亦引尚書傳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書曰周

公曰復哉復哉注師古曰亦見今文泰誓已上周

本紀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勤色變此據

太祝疏引今文泰誓周本紀省其文大傳亦無遂

至盟津此據齊太公世家有此四字周本紀省其

此四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同同時不謀同辭此

書正義引書序所稱泰誓史記周本紀皆曰帝紂

可伐矣此據周本紀又文選幽通賦舊注外周書

目耕帖 卷十 四如娘館補校

矣多帝字詩閔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

師歸此據周本紀詩閔宮正義引泰誓說十一年

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惟丙午王逮師此據大傳及

堯典正義引作還師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前師乃

鼓付鼓譟師乃怕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此據

及詩大明正義周禮大司馬注十一年十二月師

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此據周本紀詩

書曰成曰夜夜無怠在格于上天天將有立父母

民之有政有居此據詩譜序引泰誓說武王伐紂

衆咸曰收夜無怠至有居詩鴻雁



箕引天司馬在前此據詩大周公曰都懋哉予聞

古先哲王之格言此據周禮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此據漢書郊祀志刑法附

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

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據說苑

太子拜手稽首春官太祝疏連字間句自司馬

案補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此據周今殷王

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此據

紀離邊其王父母此據周本紀文乃用其婦人之

目耕帖 卷十

言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此據漢

傳引書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五行志谷永書云

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

周書泰誓辭也乃用其婦人之言句據補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

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此據周本紀文燕書禮

辭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

三此據周

惟十有三年春釋文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

而輒改之集傳十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又

云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

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

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翰案史

記周本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且爲輔召

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

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

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文王以伐不敢自尊記載

最爲分明書武王即位則元年也書文王緒業九

年謂文王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初無改元之說

目耕帖 卷十

也書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

言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亦無三年服畢之說自後

出孔傳以文王受命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

畢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而說經始紕繆

古太誓何嘗有此說也譙周古史考史記武王十

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說亦明晰後人誤合書

序之十有一年爲泰誓之十有三年釋文斥其妄

看序文而輒改之是已亦非書序誤也

同方度德同德度義林之奇全解左傳襄三十一年



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小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全解據國語韋昭注以夢卜休祥為三復引中庸動乎四體夢也見乎蓍龜卜也必有禎祥休祥也說有根據願炎武曰知錄伐君大事而託之於夢其誰信之殆即呂氏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眾者也左傳昭七年衛史朝之言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是當時有此語

日耕帖

卷十

七 鄭媛館補校

翰案呂氏春秋誠廉篇揚夢以說眾高誘注宜揚武王滅殷之夢以喜眾民畢氏沅補注案事見周書程寤篇今已亡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三載其略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為松柏棘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曰召發于明堂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此其事也愚意恐是因朕夢語傳會為言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論語注言雖有管蔡為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百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兩解不同正可見晚出書傳之偽託於孔也

日知錄云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寧稟若崩厥角後儒雖曲為之說而不可通矣翰案今書泰誓蓋魏晉間人掇拾舊文而以己意補綴成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皆見國語周語引太誓天視自我

日耕帖

卷十

八 鄭媛館補校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見孟子引太誓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見禮記坊記引太誓此皆襲用原文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趙岐注謂逸書晚出泰誓取之改為上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以天下為予義意迥別左傳成十年引太誓曰商兆人離周十人同此本語也今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則遷就周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一語爾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舊注亦不言出書何篇今取而分之中間夾孟子所引天視二語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今改爲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曰彼曰我不及舊文之渾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高誘注周書周公所作今泰誓本之改爲撫我則后

日耕帖

卷十

九如樓館補校

虐我則讎不及舊文之含蓄墨子天文篇引大明云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僂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今改爲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又非命篇引太誓去發云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則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天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多用韻語相

協今改爲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孽惟不遠在彼夏王在中篇改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二句改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攷攻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四句在下篇而又改厥德靡常九有以亡移於商書咸有一德篇中又墨子引太誓曰攷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今改爲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皆不及舊文之古與其他襲用舊文閻百詩疏證指摘甚詳不具錄

日耕帖

卷十

十如樓館補校

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孔傳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于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正義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案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篇斯朝涉之足視其拇趾道元水經注洪水下老人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也紂乃



於此斯服而視體此斯脛之所出也呂氏春秋過  
理篇謂孕婦而觀其化殺比于而視其心不適也  
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于不死矣高誘注化育  
也視其胞褻比于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非紂不  
能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以不與人同也聖人心  
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為惡殺比于故孔  
子言其一竅通則比于不見殺也愚意紂謂聖人  
心有七竅孔子即用紂語作歎詞言觀人心之七  
竅是紂心之竅不通也使其一竅通則比于必不

日耕帖

卷十

士輝媛館補校

見剖正與史協又呂覽古樂篇周文王處岐諸侯  
去殷三淫而翼文王高誘注三淫謂剖比于之心  
斷材士之股列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  
王也斷材士之股他書無見錄之以廣異聞  
史記周本紀載牧誓之文時甲子作二月甲子王上  
皆有武字述作遠我友邦作我有國司徒上無御  
事二字盧作縑有言下無日字今商王受作今殷  
王紂婦言作婦人言昏棄厥祀肆弗答昏棄厥遺  
王父母弟不迪作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

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惟作乃維是使下無  
是以為大夫卿士句充作軌商邑作商國恭作共  
不愆並作不過六步上無于字勗皆作勉如虎如  
貔如熊如羆作如流如羆如豺如離弗迓克奔作  
不禦克奔射作身

說文犬部狙犬行也从犬巨聲引書尚狙狙案淮南  
子齊俗訓狙狙得唾防弗去而緣高誘注狙狙豚  
唾水埒防隄也狙音垣集韻平聲二十二元狙狙  
貉類或从犬二十六相狙字引說文犬行也與廣

日耕帖

卷十

士輝媛館補校

韻並兩收之韻會狙字附見狙字注止訓貉類遺  
犬行之訓非是洪武正韻竟收狙狙專訓貉類  
其失尤甚矣  
文選西都賦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救離切案  
史記如虎如羆如豺如離集解徐廣曰離與螭同  
蓋今文作離而歐陽經又作螭也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孔傳迓訓迎擊役所使用釋文  
迓馬作禦禦也役馬云為也為于偽反正義王肅  
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般民欲奔走來降



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  
我西土王肅說本季長而云讀御爲禦是王肅本  
迂作御也

集傳以武成篇次錯亂據劉氏王氏程子改正次序  
別爲今考定武成一篇歸有光又考定武成篇脈  
絡貫通視前尤精密案尙書大傳有武成篇記武  
王問太公召公周公之言盧氏見曾云此伏生載  
武王伐殷識其政事非今所有武成

顏師古匡謬正俗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畧孔

目耕帖

卷十

三好媛館補校

安國注云往誅紂克定假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

桃林之牧地徐仙音異爲始售反徐越字仙民此

唐太宗諱案武成篇當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

于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許氏說文解字云

畧雖也字林畧音火又反獸字从畧从犬斯則六

畜之字本自作畧於後始借養字爲畧耳且畧獸

類屬不同畧者人之所養獸者山澤所育故爾雅

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較

然可知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可

言歸獸所歸放者既是馬牛當依畧字本音讀之  
不得以畧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即呼爲獸  
困學紀聞亦以師古說爲是集傳作歸獸似失古  
義論案陶嶮馬碑鳥畧之門亦以獸爲畧則二字  
古實通用也

漢書律歷志引周書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  
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正義劉歆作三統  
歷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又  
云唯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目耕帖

卷十

西好媛館補校

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臧

于周廟案班志盡本劉歆歆與父向典校秘書及

見古文故引之也說文月部霸古文作畧月始生

魄然也今作魄者從隸寫詩緯推度災月三日成

魄八日成光蟾蜍就穴鼻始宋均注穴決也決鼻

冕也魏了翁讀書雜抄月三日則成魄朱氏曰魄

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

皆謂之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皆謂月

十六日月始闕時也



王充論衡語增篇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  
 赤地千里又引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  
 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引書及孟子  
 並作浮杵又有赤地千里句似用今文尚書並孟  
 子亦改之也今孟子作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今書  
 作血流漂杵正義以杵為春器邱光庭兼明書孔  
 安國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漂杵不近  
 人情今以杵當為杵字之誤也案詩云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左傳卻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干城其  
 目耕帖 卷十 五 鄭姬節補校

民也則是古人讀干為杆杆一名楯漢書云血流  
 漂楯楯即杆俗呼為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翰  
 案邱氏說於情事為近但云體輕可漂則猶解漂  
 為浮考釋文漂有亡妙數妙二反當讀如史記淮  
 陰侯傳竟漂數十日之漂言血流灑於楯間迸激  
 斑點如水中擊絮者然  
 呂氏春秋慎大覽武王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且進  
 殷之遺老而問殷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  
 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

墓之財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賑窮  
 因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士過者  
 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侯諸大  
 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然後濟於河此反商  
 政政由舊之實證可與論語謹權量二節參通  
 史記周本紀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張守節正義封謂  
 益其土及畫疆界括地志云比干墓在衛州汲縣  
 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嘯堂集古錄有比干銅盤銘  
 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是焉保此或  
 目耕帖 卷十 十六 鄭姬節補校

封墓時之遺器歟  
 皇甫謐帝王世紀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  
 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  
 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殷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  
 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  
 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  
 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殷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樂毅傳燕王遺樂問書曰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此商容之事實可考者也

目耕帖

卷十

七姪婦補校

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楊倞注表築旌之尚書大傳表商容之閭商民曰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况於存者乎史記周本紀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又留侯世家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索隱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呂氏春秋審應覽離謂箕子商容以此窮慎大覽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高誘注一謂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一謂殷之賢人老子河也故表異其閭此以老子師常擬爲商

容時代不合其言表閭與諸書合今書作式商容閭正義集傳重訓馮式與表字義少別要皆以商容爲殷賢人也禮記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康成注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以容爲禮樂其說甚異兩山鑿譚世說商容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容而立稱也予讀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忌植社槁而墜裂

目耕帖

卷十

六姪婦補校

容臺震而掩覆注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治於商容者臆說也翰案世俗之誤承鄭之注禮而鄭氏之誤則以夏有容臺行禮容因以商容爲商之禮樂也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受辛於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卽鹿臺之異名也



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謂尙書逸篇之文今書武成作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詩句與孟子殊異又詩鹿鳴毛萇傳引書曰篚厥元黃正義今禹貢止有厥篚元纁之文而鄭注禹貢引胤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引亦爲胤征文鄭說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尙書故不同耳翰案漢書杜林傳林傳古文尙書林目耕帖 卷十 尤如媛館補校

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解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鄭注古文篇目雖仍今文二十九篇之目其他古文佚篇必及見之如引伊訓及胤征皆與古文自與晚出之書不同若張霸百兩篇在漢時未久卽廢鄭何故引用之也 洪範今文尙書作鴻範漢書五行志禹治鴻水錫洛書法而陳之鴻範是也史記宋微子世家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大道箕子以鴻範陳之東坡書傳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易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

是道界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案尙書大傳武王勝殷纘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大傳之言如此然則武王以公天下之心繼商後而封商賢箕子亦諒聖心之至公來朝於周不可謂非臣禮蘇說未甚協也又大傳有鴻範五行傳維

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云云又詳紀六沴之禮案此當是夏代典故伏生得而傳之夏侯始昌善推師法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劉向父子各著論記漢儒醇如董仲舒其說公羊春秋亦用伏氏家法京房易傳亦與傳說相表裏晉代



古文學盛而伏氏及三家浸微蔡季通作洪範數而非漢儒舊法王安石之徒以天變不足畏乃反譏伏生明災異爲蔽不亦過哉

史記宋微子世家載洪範全篇字句與今書有異而序次與今書悉同宋余燾者嘗上言洪範諸疇皆有衍文而四五紀獨無今詳庶徵疇內王省惟歲以下乃五紀原文也蓋編簡錯出於此因請改正以傳示學官爲臺諫排擊而止蘇東坡葉石林張無垢洪容齋皆嘗有是說金履祥因從而改正之

目耕帖

卷十

王如娘館補校

以王省惟歲以下至則以風雨次於五日歷數之下斂時五福以下至其作汝用咎次於六曰弱之下明吳興陳寔本仁山所補定者剔出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一節仍屬五皇極去其附六極下惟辟作福二段次八曰賓之下以合於八政之疇詳爲論說具載兩山墨譚金陳二君用意良勤而不免勇於改經矣

惟天陰騭下民釋文陰默也馬云覆也騭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案呂氏春秋君守篇

引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陰陽升騭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與馬說合此確爲漢人古訓

尙書大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是爲人用禮記月令正義引異義今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漢書李尋傳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

目耕帖

卷十

王如娘館補校

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又孔光傳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謂大中立五行志引書亦作羞用五事師古注羞進也案漢書儒林傳大夏侯氏傳齊人周堪及魯國孔霸霸傳子光小夏侯氏傳平陵張山拊山拊授同縣李尋及鄭寬中三家佚說此其屬存者

洪範八曰師下有食曰生貨曰節祀曰敬司空曰時



司徒曰德司寇曰慎賓曰禮師曰律生乃蕃節乃裕敬乃之時乃悅德乃化慎乃仁禮乃嘉律乃有功五十二字孫承澤洪範集義以為朝鮮本有此是箕子傳謂仁山金氏言之

尚書大傳鴻範云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作毋侮矜寡太史公蓋參用今文也

無偏無陂釋文陂音秘舊本作頗音普多反案唐元宗以此句韻獨不叶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詔改

目耕帖

卷十

三 鄭 叔 補 校

無頗為無陂陸氏在唐初則本作頗尚未改從陂字何得云陂音秘舊本作頗乎知尚書釋文開寶中改竄者定不少也又案呂氏春秋貴公篇引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宋世家載鴻範亦作無頗義古音俄與頗正叶楚辭離騷術繩墨而不頗王逸注引易無平不頗知古易本亦不作陂也唐人妄改經文疎繆如此

漢書王嘉傳引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福作威亡有玉食下多亡有二字楚元王傳劉向引書臣之

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後漢書第五倫傳張衡傳荀爽傳戰國策高誘注引書並先威後福蓋今文尚書如此又漢書孔光傳引師說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此用小夏侯說若韓非子引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語意而以自行其文也

說文卜部卜以問疑也从口卜引書卜疑徐鉉繫

目耕帖

卷十

三 鄭 叔 補 校

傳引尚書明用卜疑許用古文稽作卜也案卜又作比杜佑通典西國用羊卜卜師謂之廝比今卜家扶比本此俗語作箕非也

周禮春官太卜鄭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蠡曰剋詩齊風齊子豈弟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為圉案說文引商書曰圉與毛詩箋周禮注同下復云圉升雲半有半無蓋用古文家說許從賈逵受古學鄭從馬季長治尚書亦淵源於衛賈故依賈氏所奏丁度集韻誤刪圉字以圉圉升雲為一句半有



半無爲一句而容齊隨筆文獻通考諸書遂以當  
尚書逸句非也又案史記宋世家載鴻範曰雨曰  
濟曰涕曰霧曰克集解涕尚誓作團霧徐廣曰一  
曰洩曰被鄭元云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濟者如  
雨止之雲氣在上圍者色澤而光明霧者氣不釋  
鬱鬱冥冥光者如霞氣之色相犯也史記鄭注皆  
參用今文也

曰貞曰悔說文卜部舛引書曰舛正義引鄭元云卜

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

目耕帖

卷十

玉函山房輯佚書

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  
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  
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三人古則從二人之  
言孔傳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  
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正義三法並卜法有一人  
故三人也白虎通著龜篇或云天子占卜九人諸  
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然則三人占者舉士禮  
以上推之也

白虎通著龜篇引書女則有疑無大字楚辭招魂王

逸注引尚書曰決之著龜段氏撰異以決之著龜  
爲今文尚書當在金勝洪範等篇又云按此用尚  
書大傳大誥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也古多以傳  
系諸經者案王逸明言尚書此當是謀及卜筮之  
異文  
子孫其逢吉孔傳逢訓爲遇釋文馬云逢大也案禮  
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衣掖下寬大也亦訓逢  
爲大

後漢書荀爽傳五禮咸備各以其敘矣章懷太子注

目耕帖

卷十

玉函山房輯佚書

禮是也引史記云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  
曰哲時濇若曰豫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五是來備  
各以其敘也案今史記作五者來備而又作治哲  
作智熈作與則今本史記非章懷所見之舊本又  
律歷志安帝延光中尚書令忠上奏五是目備監  
本亦作是字李雲傳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案今文  
尚書作五是作臚者是之轉注作氏者是之假借  
也

尚書大傳視之不明是謂不悲厥咎茶厥罰桓煥史



記宋微子世家漢書五行志何休公羊傳注論衡  
寒溫篇並作舒案舒亦茶也禮記玉藻諸侯茶注  
讀如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舒楊倞注茶  
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荆茶是徵  
索隱茶皆舒則古茶舒二字通用矣

庶草蕃庶說文林部蕪字引商書庶草蕪蕪劉三吾  
書傳會選古文蕃庶之庶但作無而有無之無但  
作无與亡後人既以無為有無之無故此經但以  
广別之庶乃堂下周屋首同而義則非矣

日耕帖

卷十

王姬媛館補校

魏了翁讀書雜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洪範注止言  
箕好風畢好雨月令正義乃謂鄭注洪範中央土  
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土為  
如當如之所好故箕星好風西方金氣為陰尅東  
方木木為如畢屬西方當如之所好故為雨也又  
周禮疏引鄭注土十為木八妻木八為金九妻丹  
鉛總錄亦因前說而明之云雷電在室南霹靂在  
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土工吏在壁西南蓋雷公  
電姥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

而姬嘗為天門故其神棲焉室不得而司之也  
荀悅漢紀高后紀引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  
寒有暑今本無下句蓋三家今文尚書多此四字  
也

旅葵釋文引馬云葵作豪首豪也正義引鄭云讀葵  
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首豪國人遣其  
首豪來獻於周案馬鄭傳古文學此言必有所受  
乃孔氏以為不見古文妄為此說抑思晉代晚出  
之書能如漢儒相承之義耶

日耕帖

卷十

王姬媛館補校

左傳僖五年引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今書旅  
葵改之為人不易物惟德其物不及左氏之與  
書序旅葵後次旅巢命李杞謙齋書解成湯放桀於  
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  
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於  
是巢始來朝錢時融堂書解夏桀保走三腹湯伐  
之遂奔南巢南巢要險之地恃其險遠始不服而  
今來朝故特命之二說未知何據然可以補史傳  
之缺也



漢書梅福傳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  
雷風若災師古曰尙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  
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  
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  
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  
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案今尙書  
大傳周公死成王不葬於周而葬於畢示不敢臣也餘皆脫失史記魯周公世家  
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  
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後漢書周

目耕帖

卷十

元郝媛傳補校

舉傳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  
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章  
懷太子注引尙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  
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乃成王寤金縢之  
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  
雨禾稼盡起此皆今文之說也史記蒙恬傳成王  
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  
訖府及至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周公走  
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

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案隱不知出何書魯世家

亦與蒙恬傳同王充論衡感類篇引金縢云儒者  
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之禮葬公  
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  
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又云古  
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  
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然則周公奔楚蓋古  
文家說也特蒙恬傳以武王有疾爲成王則獨異  
譙周古史考秦旣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

目耕帖

卷十

三郝媛傳補校

本末南軒書說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  
辭則不無妄傳者郝敬尙書辨解讀金縢者但當  
求聖人仁孝忠信之忱而不必奇其事可謂卓識  
矣此本鄭康成義正義載鄭答趙商曰君父疾病  
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歛欲歸其命於天  
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者若尙  
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  
有定分非可代死自古不廢自有其人但不見爾  
名邇之論也



說文心部念字引周書有疾不念釋文豫本又作忤  
許用古文作念忤與念通古本作忤者是孔傳舊  
本史記魯世家王充論衡偽死篇司馬彪禮儀志  
並作不豫是今文作不豫也書序武王有疾釋文  
引馬本作有疾不豫馬氏參用今文今作豫者後  
因書序豫字因並改忤為豫也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丕作負索隱引鄭元曰丕  
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蓋古讀如此  
釋文丕鄭音不正義亦云鄭元云丕讀為不愛子  
目耕帖 卷十 三姪奴館補校

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  
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然則小司馬謂鄭  
注丕讀曰負者或鄭有兩訓歟  
史記魯世家載金縢篇文不豫負于外與今書字多  
異如我其為王穆卜作繆卜公乃自以為功作為  
質植璧秉珪作戴璧惟爾元孫下作王發勤阻疾  
予仁若考作且巧乃元孫作王發茲攸侯作茲猷  
食下無能字請公作諝公弁作朝服其新逆無新  
字皆用今文尚書也論衡卜筮篇乃并是吉非作

逢亦用今文

我之弗避釋文辟扶亦反說文引作辨云必亦反法  
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正義引鄭元以為武王  
崩周公為冢卒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  
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  
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  
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傳  
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為東征非  
也吳澄作董鼎輯錄纂注序論蔡傳云金縢弗避  
目耕帖 卷十 三姪奴館補校

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迷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  
集不相同然謂鴟鴞取卵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  
及王室則又同於詩集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  
自相反案朱子亦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蔡氏用  
鄭說良是特說鴟鴞之詩不從毛鄭故前後抵牾  
爾  
禮記正義引鄭注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  
明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  
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避之居東都時



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族黨  
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  
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  
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  
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  
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公羊傳  
疏引五經異義古文尙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  
三後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  
啓金縢之書時年成王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劉

目耕帖

卷十

三 鄭 鄭 鄭 補 校

恕通鑑外紀引譙周五經然否論古文尙書說武  
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  
午歲出居東癸未歲返又杜佑通典引五經然否  
論云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  
喪冠也周公未及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  
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五經異義  
云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  
遠則十五必冠矣許氏譙氏說與鄭氏不同而可  
互考惟說成王即政之年似非案尙書大傳居攝

四年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鄭據四年封康叔成  
王年十八召誥書序成王在豐經書王朝步自周  
則至于豐至豐告廟則成王於是年即新政年實  
十九鄭謂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明年成王即  
政年二十二則誤解大傳七年致政之語致政者  
致仕而歸非至是年始歸政於成王也

釋文噫馬本作懿猶億也案億當訓如左傳心億則  
樂盡姑億吾鬼神之億猶云安也然頗費解馬本  
既作懿必用古本不若如字訓爲美也謂歎公之

目耕帖

卷十

三 鄭 鄭 鄭 補 校

美較孔傳作噫訓恨辭義長  
新遊釋文馬本作親迎詩正義引鄭注新迎改先時  
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孔傳訓新遊爲改過自新  
遣使者迎與鄭合蔡傳用馬說  
大誥王若曰禮正義引鄭注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  
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爲稱王命故稱王案鄭說非  
也信如其說則羣叔之流言非虛矣宜于雍攻擊  
之也  
猷大誥爾多邦釋文馬本作大誥爾多邦正義鄭



王本猷在誥下段氏曰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起兵討賊莽依周書作大誥亦言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三王公列侯莽所依者今文尙書也然則古文今文並作誥猷不作猷誥也

陔餘叢考裴晉公詩願續延洪壽千春奉聖躬毛奇齡引以證尙書大誥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謂孔傳以不少延洪爲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沈注尙書以少延句洪惟連讀遂致天壤之間無此二字漢書翟方進傳翟義舉兵討王

目耕帖

卷十

至蘇煥館補校

莽莽依周書作大誥其起語曰不弔天降喪於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連讀在漢已然毛氏謂創自九峯者亦非也翰案釋文馬讀弗少延爲句則知漢人固兩讀並用也又案新莽作大誥襲取周書段氏撰異盡以今文推之弗遭悉云蓋今文尙書作遭非以故訓字代之也熙下云已作熙師古曰疑辭此今文尙書也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云此卽經之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也疑今文尙書作比予敬以予云翼莽作敬予遭天

役云造莽作遭皆以爲今文尙書攸受休畢莽作所受休輔按上文弼作輔紫亦作輔而弼與畢音近今文尙書蓋作攸受休弼若祖宗迺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云今文尙書友蓋作友今文家必云友者效也效湯武也故莽用其說若稽夫云莽傳作裔夫有旨疆土云正義三云旨意皆作旨大誥正作旨蓋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同也又據後漢書肅宗紀注引尙書乃不肯堂矧肯構按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蓋今文尙書作克也所

目耕帖

卷十

至蘇煥館補校

考皆精確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尙書大傳引書曰民儀有十人班固北征頌民儀嚮慕羣英影附亦用今文民儀二字也困學紀聞民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翰案十人卽十夫姓名不傳集傳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解作亂臣十人周公亦在十亂之數豈應連已數之似不若闕疑爲是

洪适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云古文三百七



篆文二百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  
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臧氏琳以左  
傳較之見內有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錯  
於左傳中因爲正之分爲六段第一段自事不至  
卹民爲大誥前半篇計七十字第二段自文侯至  
旅矢爲文侯之命前半篇又錯出末數句計二十  
九字第三段自今正至荒寧爲文侯之命篇篇首  
又錯出呂刑末數字計六十六字第四段自家純  
至其百爲文侯之命篇計十八字第五段自寡蠢

目耕帖

卷十

毛鄭媛館補校

至不子爲大誥篇一節計四十三字第六段自五  
刑至今弱爲呂刑後半篇間有錯出者計六十九  
字連重文共二百九十五字載入經義雜記孫氏  
星衍復校刊入平津館叢書中其大誥篇大保龜  
寶作保塲茲載蠢作蠢斃大艱作難以說文考之  
蝨部蠢載古文引周書我有載于西土與石經載  
字合殘珪斷璧彌足珍已

尙書大傳載微子之命微子將往朝周過般之故虛  
見麥秀之蕪蕪禾黍之蠅蠅也曰此父母之國宗

廟社樹所立也志勵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  
近婦人推而廣之皆雅聲誦之麥秀歌曰麥秀蕪  
兮禾黍蠅蠅彼狡童兮不我好仇案此爲伏生述  
微子朝周事與今書微子之命不同而史記宋世  
家亦載此以爲箕子朝周事其詩云麥秀蕪蕪兮  
禾黍油油彼狡僇兮不與我好兮亦與大傳文句  
小異蓋古文今文二家傳聞異辭也文選注引大  
傳作麥秀蕪蕪禾黍油油與今大傳文異或因史  
記而涉誤歟

目耕帖

卷十

毛鄭媛館補校

書序微子之命下有歸禾嘉禾二篇俱佚尙書大傳  
有嘉禾當是佚篇之文中記越裳氏使請曰吾國  
之黃耆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烈風  
淫雨劉勰文心雕龍烈淫義當而不奇別淮理違  
而新異則知元宴所見本當不誤也

康誥孔傳康圻內國名正義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  
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  
以管蔡腐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  
亦然惟鄭元以康爲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



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  
號謚不見耳案孔以康為國確不可易鄭以康為  
謚康叔生康伯焉有父子同謚之理乎融堂書解  
康圻內國叔封衛稱康從其始封而言也與微子  
不稱宋同翰案康叔始食采於康故稱康叔猶周  
公食采於周故稱周公也後乃封衛封魯耳康叔  
之衛成王乃以始封之康命叔之子居之故康叔  
子號康伯也微子微仲正其例若汲冢書解克殷  
解言武王即位於社南衛叔封傳禮史記周本紀

目耕帖

卷十

元嘉館補校

亦言衛康叔封則在武王時稱衛者追敘之詞也  
胡士行尚書詳解康誥詳言刑罰按左傳周克商蘇  
忿生為司寇故立政言司寇蘇公又定四年傳康  
叔為司寇則繼蘇者叔也篇中曰外事外庶子外  
正皆就所封之衛言曰內事即王朝司寇職也然  
經言往盡乃心汝往哉並無留朝掌刑之意則繼  
蘇或異日事非封衛時事也翰案殷民頑梗故篇  
中詳言慎罰之事惟康叔能勿替厥典故蘇公之  
國乃使康叔替之觀祝鮀對襄宏之言命以康誥

司寇是一事本自分明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周公成勤乃洪大誥治東坡書傳此洛誥之文當  
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蔡傳從之因以王為武王  
謂舊說周公以成王命命康叔者非是時濶增修  
呂氏書說不遷者為餘民復命康叔訓導之遷洛  
者告以多士多方不遷洛者命以康誥酒誥篇首

目耕帖

卷十

元嘉館補校

四十八字非洛誥脫簡也說最精當翰案左傳定  
四年祝鮀說康叔封衛事云取於有闕之士以其  
王職取於相士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誥康叔時  
無洛邑何言東都東蒐乎特孔傳說謂成王命康  
叔因說朕其弟云王使我命其弟封而以寡兄為  
寡有之兄迂曲難通所以來蘇蔡之疑也案尚書  
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  
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六年制禮作  
樂七年致政說周公攝政最詳孔釋惟三月為周



公攝政之七年年數與大傳不合而其爲攝政時  
事則可信夫周公攝政以武王崩成王年幼未可  
卽政故攝之攝政者攝武王之政也成王未立則  
王號仍宜屬之武王此篇乃周公攝政稱武王命  
以誥康叔故有朕弟寡兄之語如此說則孔蔡兩  
傳皆可通矣

孟侯孔傳孟長也五侯之長爲方伯使康叔爲之正  
義引略說太子年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旣禮制  
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以

目耕帖

卷十

聖鄉媛館補校

爲不可信案伏生爲秦博士及見周之典禮此說  
必非杜撰蓋成王未立太子也成王當立則嗣君  
也周公稱武王命首呼成王爲孟侯在成王則猶  
在臣列得事親之禮在周公則不敢自尊得尊君  
之義太子十八稱孟侯當由是著爲周制古說未  
可厚非也若大傳所載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  
而三皆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  
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  
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  
焉名曰杼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杼實習習然而循  
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杼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  
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抑拂其首勞而食  
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子曰君子哉  
商子也說杼材篇義以杼者爲子道又康叔與伯  
禽並舉玩其文義似以康叔爲周公之子蓋由以  
王爲成王而與朕弟語必不可通遂輾轉附會而  
成誤此則今文家之駁說不可信矣

目耕帖

卷十

聖鄉媛館補校

荀子本闕篇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與今書  
文異

左傳僖三十二年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  
弟不共不相及也蓋括用書語蔡元度云先責子  
之不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責  
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  
之罪卽此意也

劉向說苑君道篇引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慎恭  
已而虞內自平故書曰文王之敬忌



漢書燕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經文酒誥脫簡一揚子法言酒誥之篇俄空焉胡  
朏明謂此自雄較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  
僅脫一簡不同案揚與劉同時而差後其云俄空  
亦指脫簡而言胡氏說非也尙書大傳酒誥有王  
曰封唯曰圭璧今書無此句其即脫簡之文歟  
尙書大傳引書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後漢書  
和帝紀詔曰朕寤寐惻惻矜章懷太子注引書惻矜  
乃身皆用今文漢書武五子傳母相爲逸段氏玉

目耕帖

卷十

聖朝經館補校

裁云疑卽康誥母康好逸豫之異文

潛夫論述赦篇引書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  
匪省乃惟終自作不與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殺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旣道極厥罪時  
亦不可殺又引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二句與漢書  
宣帝紀風俗通義皇朝篇引書同皆今文也  
史漸云酒誥作於商俗淫酒之時至後賓筵諸詩作  
自衛武能世守其訓者矣

酒誥王若曰釋文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

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母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  
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  
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  
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  
專從故曰未聞也正義引鄭元云成王所言成王  
之道則鄭本亦作成王嘗是魏晉間人因季長說  
而刪之也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南軒書說酒之爲物本以奉祭  
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

目耕帖

卷十

聖朝經館補校

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  
併天之降命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  
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  
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果吾儒則不至  
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奢極欲釋氏必欲衣  
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  
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  
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則去人欲所謂天理  
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



以土不知土既空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朱子謂是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白虎通商賈篇尚書曰璧率車牛遠服用方言遠行予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用字上屬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又尚書引尚書侯甸任衛國伯邦作國皆今文尚書然也

舊讀矧惟若疇圻父爲句薄違農父爲句若保宏父爲句定辟爲句孔傳况所順疇咨之司馬乎况能

目耕帖

卷十

聖如姬館補校

迫邇萬民之司徒乎又云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又云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王安石新經義以遠保辟絕句朱子以爲曾出諸儒之表集傳解從介甫所讀林之奇全解先儒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三者唯圻父見之於詩詩曰圻父予王之爪牙圻父帥爪牙之士則其爲司馬可知也集傳用林氏說釋文疇本亦作壽詩釋文若蜀此古疇字本亦作壽孔注尚書直留反馬鄭作壽然則作壽者馬鄭本也

東坡書傳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說甚圓活然不如張震尚書小傳云此告者之辭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當思之是商之諸臣化紂爲淫酒者而可遠殺之乎亦姑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於罪是亦我困學紀聞取之以爲此說得忠厚之道說文手部

目耕帖

卷十

聖如姬館補校

柯搗也从手可聲引周書盡執柯然則古文本作柯傳寫訛爲拘耳

論衡効力篇引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段氏玉裁曰按今文尚書之乘異如此律與亂雙聲且古文亂作單相似而敗字則古有今無賢與監則形略相似孫氏星衍曰此今文說以戕爲彊以宥爲有者



至于周婦說文引周書作媯婦云媯婦人妊身也从女芻聲此古文家說可證晚出孔傳訓屬為存恤之非古義矣釋文屬音芻云妾之事妻也可備一解

司馬光類篇敦塗也引書敦丹履賈昌朝羣經音辨敦塗也引書敦堅茨二書據今文作敦說文履字引周書敷丹履據古文作敷皆與注疏本作塗不同

釋文履馬云善丹也與孔傳塗以漆丹以朱皆以丹

目耕帖

卷十

聖孀館補校

朱色正義鄭元引山海經云青邱之山多有青履則鄭以履為青色也案以履為朱色與丹履鄭說是也後人用丹青即丹履之義

皇天既付中國民釋文付如字馬本作附蓋訓臣附之義也孔傳於先王肆斷句朱子云尙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是一句蔡傳因以先王斷句肆字屬下讀

目耕帖卷十

書五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王朝步自周鄭元注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地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不遠為父恭也程大昌雍錄步行二十五里則又太遠顧炎武日知錄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至也此說得之周輝清波雜志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亦乘輿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謹身之法也明

目耕帖

卷十一

一孀館補校

太祖實錄吳元年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履行勝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二步趨其一開國之君不敢驕恣即此一端猶得先王心法云

惟丙午牒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朏朏漢書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師古曰謂說月之光采困學紀聞引此云疑采字當作令方藥如箋魯語有小采夕月之文采字不必疑然則月采古文佚篇之名正義亦引月采篇文作月令失之漢



書說康注古文蠢爲鼎王應麟漢藝文考惟丙午  
蠢段氏王裁云蓋惟丙午鼎之異文今文尙書也  
日知錄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  
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  
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  
漢書以爲三十一日誤

詩昊天有成命序以爲郊祀天地也正義謂南郊祀  
天北郊祀地周禮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大  
司樂言圜丘方澤祭法燔柴於泰壇天也瘞埋於

目耕帖

卷十一

二 姪媛館補校

泰折祭地也皆天地並言召誥用牲于郊牛二集  
傳祭天地也故用二牛蓋兼南北郊言各攻其位  
位成而祭之也孔傳謂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之  
故二牛不言祭地而言稷配營成新邑不應祭天  
而不祭地且與下社兼祀稷重複孔傳疏矣乃社  
于新邑孔傳告立社稷之位傳用太牢共工氏子  
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  
祀以爲稷社稷共牢正義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  
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

豕各一也又云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

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

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

從集傳但云社祭用太牢似又不若孔傳之賅備

自服于土中白虎通土中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明

當懼慎損於善惡爲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史記

婁敬傳成王卽位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引南宮括

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

目耕帖

卷十一

三 姪媛館補校

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

苑載南宮邊子曰昔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

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上乎使予

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敷說略同宋敏求長

安志引五經要義云王者受命創始立國立都必

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

以制萬國者也王安石新經義成王欲擇洛邑者

以天時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

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



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士中與異義說合蔡傳取之案士中兼此二義後義所謂大法前義所謂大戒也詩大雅思齊鄭箋引誓越乃御事無自字漢書孔光傳太后詔無遺考老此引召誥而壽考作者老論衡率性篇引書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于罔不在厥初生王乃初服作今王初服下有厥命二字嗚呼作於戲皆今文也

漢書王莽傳引朕復子明辟以為周公常稱王命專目耕帖 卷十一 四庫館補校

行不報故言我復于明君也此雖古文家說而新莽居攝假託周公因此為藉口集傳復如逆復之復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可謂扶經之心矣鄭康成云灑水東甬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陳經尚書詳解篇為天地形勝之區據上游而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故曰宗國明萬國所宗也洛承天地冲和

之氣定土中而益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故曰成周明王道之所成也

我二人共貞釋云貞正也馬云當也集傳從季長說夏儀尚書解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薛嘉穎書經菁華成湯之於伊尹一德曰咸有成王之於周公二人曰共貞千古相業所以伊周並稱也白虎通引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祀下無于字云此言太平去殷禮尚書大傳引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汝作女教工作學功云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盡

目耕帖 卷十一 五庫館補校

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又引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四方民此皆今文舊說漢書梅福傳引書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庸庸微小貌也孔傳本作饒饒則作庸庸者今文也厥攸灼敘孔傳灼然有次序釋文敘絕句馬讀敘字屬下集傳從馬讀尚書大傳引孔子曰吾於洛誥也而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



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  
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  
之相襲也明光作光明耿作鮮烈作訓皆與今書  
文異

命公後史浩尙書講義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視衆  
說命伯禽爲周公之後爲的朱子取之以爲看公  
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誕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孔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  
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釋文周公攝政七年

目耕帖

卷十一

六鄰媛館補校

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  
皆七年吳棫書碑傳周公白留洛之後凡七年而  
薨也集傳取之

胡士行詳解多士序言頑民以賤之者愧之也經言  
商王士以貴之者勸之也

敢弋般命釋文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然則馬用古  
文作翼而訓爲弋後傳古文者遂直爲弋耳

下民秉爲釋文爲于僞反案詩大雅福祿來爲鄭箋  
爲猶助也釋文爲于僞反協句如字則此亦訓助

與作爲之爲不同

王充論衡自然篇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  
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舜  
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  
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上帝爲舜禹亦  
今文家說與孔傳異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孔傳故天下至戒以譴告  
之正義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案竹書紀  
年帝癸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洛

目耕帖

卷十一

七鄰媛館補校

竭二十九年三日並出三十年瞿山崩國語周語  
夏之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太公金匱夏桀之時有  
岑山之水桀常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  
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之氣發地之藏天子  
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其年岑山崩爲大澤墨子  
夏桀之時鬼哭於國尙書中候桀無道地吐黃霧  
天雨血又云夏桀無道枉矢射山亡土崩尙書緯  
夏桀無道殺鬪龍逢夏出霜此皆見於周秦古書  
可以補疏之闕



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釋文馬以時宇絕句泆音逸又作侑馬本作屑云過也案作屑者古文作侑者今文孔傳本作泆後人所改

尚書大傳多士篇古者后夫人將侍於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佩鳴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楬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贊明於階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此於經文不知何指案齊魯韓三家詩說關雎亦約用此義或伏生舉

目耕帖

卷十一

八 鄭媛館補校

后夫人待君之禮與淫泆有辭者示之以節也王充書義於式殷賢聖之君六七作今無逸祗敘三宗君肅單稱五王要皆錯舉之者也至酒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多方曰自成湯以不明德恤祀具見殷世有哲王獨惜阿衡陳戒之後卽次盤庚中問書闕略也顧氏曰知錄朝觀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爲天子而殷爲侯服矣此之謂惟

禮王家我適也

白虎通京師篇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引湯誓率割夏邑酒誥在商邑爲證又三正篇云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洛陽成文武之制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多士云白乃邑下文敢求爾于天邑商亦夏商稱邑之明證孟子引書惟臣附於大邑周洛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時未制禮猶用先代禮

目耕帖

卷十一

九 鄭媛館補校

故仍舊稱也多士篇首言新邑洛下言朕作大邑于茲洛對商士而言如洪範罔箕子而稱祀也正義鄭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云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文雖異皆以天邑商爲商之舊都昔朕來自奄正義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亦王命還也翰案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多士作於成王卽政之元年前後相距五六年故自云昔也伐



奄為周公事而此云昔朕來自奄可知周公攝政  
凡征伐皆奉王命也先儒謂周公居攝稱王即此  
可證其謬

詩小雅破斧篇四國是皇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蓋

霍叔罪輕不敷又不敷淮夷者奄在淮夷之地與

奄為一書言大降爾四國民命與詩四國同

予惟四方罔攸賓釋文攸賓徐音殯馬云却也蓋訓

為擯斥之擯意謂今之營洛所以接待四方之人

罔有所却也語意亦直捷

目耕帖

卷十一

十 鄭煥館補校

困學紀聞無逸失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

切案今書大傳正作無佚王充論衡引書乃作毋

逸或伯厚所見之古本與今本不同乎漢書鄭崇

傳注引作亡逸大傳於無佚篇又引書曰厥兆天

子爵白尻通爵篇引同今經無此語段氏撰異蓋

是今文尚書厥亦唯我周五字

王樵尚書日記事非其所身歷則不知來處皆艱子

苟溺於情娛轉以為老成太過乃逸數言曲盡世

態王道誠不外人情也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山井鼎考文宋板乃作亦

嚴恭寅漫釋文嚴如字又魚檢反馬本作儼魚檢蓋

舊音作音者所見本已作儼故從馬本儼為音也

漢石經殘碑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漢書杜欽傳高宗

遭饑饉之亂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漢書五行志

劉向傳皆云高宗百年論衡氣壽篇亦云高宗享

國百年蓋三家本異也

其在祖甲孔傳以祖甲為太甲鄭康成云高宗欲廢

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正義以鄭

目耕帖

卷十一

十一 鄭煥館補校

為妄集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案竹書紀年祖庚十

一年陟下次祖甲名載元年丁巳王即位是殷三

十三年陟與經吻合

熊良輔云聖人立命之學論理不論數顏淵之死不

為天盜跖之生不為壽三宗享國之永又數之適

與理合者也翰案大德者必得其壽理之常也若

顏子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芣時數之變未可概

論

後漢書荀爽傳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時亦罔有克壽王充論  
衡語增篇引經曰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漢  
書鄭崇傳引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  
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同用今文尙書而小異則三  
家本亦不同也

文王卑服釋文卑馬本作俾使也訓俾爲使則服字  
當解如寤寐思服之服事也謂使服事卽康功田  
功率以勤也

漢石經殘碑有功田功微柔懿共懷保小人惠于矜

目耕帖

卷十一

三三婦姬館補抄

下闕有酒毋劬于維共闕二字漢書谷永傳引經  
曰懷保小人惠于鯀寡又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  
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惟矜作鯀餘並  
與石經同

中吳澤文出吳字音例云本亦作仄是古本作異衛  
包等從俗作仄也說文作厶云日在西方時今作  
仄亦非說文本字

漢書楚元王傳烈向上奏翼奉傳並引王母若殷王  
紂後漢書梁冀傳袁著詣闕上書曰周公戒成王

無如殷王紂論衡譴告篇亦云母若殷王紂段氏  
撰異案無作母受作紂者今文尙書然也

民無或胥壽張爲幻釋文壽竹求反馬本作轉爾雅  
及詩作佻同佻張誑也說文壽讀若酬引周書無  
或壽張爲幻佻轉壽三音並同古通用

漢石經殘碑毋兄曰今日下闕厥不聽人乃訓變亂  
正刑下闕則兄曰敬德厥猗曰朕之術允下闕公  
曰於戲嗣王監于茲皇並作兄嗚呼作於戲他亦  
與今書小異

目耕帖

卷十一

三三婦姬館補抄

君夷書序周公爲師召公爲保釋文爲保太保也爲  
師太師也馬云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康成亦以  
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周禮師氏保氏  
注又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皆用舊說而禮記文  
王世子注謂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說又不同  
案洛誥顧命皆稱召公爲太保當以太師太保爲  
是陳棟尙書集傳纂疏召公封燕留王朝爲保故  
稱君最爲明晰

序召公不悅史記集解引馬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攝



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以爲周公  
苟貪寵也此說恐非周召二公心事蔡傳爲得

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云充也漢石經殘  
碑出于不祥上連道字則今文作其道出于不祥  
也

漢書王莽傳引書曰我嗣事子孫大弗克共上下遇  
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災譴乃亡墜命  
與今書殊異段氏撰異此今文尙書也

我道惟寧王德延釋文我道馬本作我迪案迪字義

目耕帖

卷十

十四歸類館補校

長詩正義引鄭注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  
謂武王爲寧王

史記燕召公世家湯時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  
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惟茲有陳  
保又有殷案今文格皆作假盤作般

逸書有咸父四篇書序謂巫咸所作馬融云巫男巫  
也名咸殷時巫也王充論衡言毒篇巫咸能以說  
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案漢晉以來天文家巫咸

與甘德石申並稱後漢書大文志劉昭注翟曇悉

達開元占經並引巫咸占如辰守奎多水火災亦

爲旱辰守婁多火災太白守井五穀不成之類與

甘石星經相似星卜小術若未足與伊尹甘盤並

稱攷楚辭有彭咸蓋古巫天文家稱爲巫咸猶云

奕秋琴擊非太戊時之巫咸孔傳於書序伊陟贊

於巫咸云巫咸臣名於君爽巫賢云賢巫咸子巫

氏蔡傳從之可正季長之誤

天壽平格孔傳言天壽有平主之君專主君說正義

目耕帖

卷十

十五歸類館補校

引王肅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  
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又引鄭注以爲傳言臣

事格謂至於天也案對君頌言鄭王說較孔爲近

禮記緇衣引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

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

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與此三者異

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衛湜禮記集說引陸佃

云先儒謂虞芮賢厥田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

故曰其集大命于厥躬此解周田說亦有見也



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引書曰迪一人使四方若  
卜筮即君夷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三家經  
之異文也

有若散宜生孔傳散氏宜生名論語孟子疏皆承孔  
說王伯厚據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  
謂當以散宜為氏案考古圖載周散季敦呂與叔  
曰敦文曰惟王二年蓋武王也武王時散氏惟散  
宜生季疑其字據此則孔說非無本矣

墨子文王舉閔天泰顛於豎紉之中授之政而西土  
目耕帖 卷十一 十六齋媛館補校

服金仁山說詩免豎本之顧氏日知錄引此以為  
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事也吳斗南云太顛閔  
天散宜生南宮适師古謂文王之四友表於四友  
後列師尙父此誤也太顛與師尙父豈異人乎書  
大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閔天學於太公望遂見西  
伯昌於羨里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某亦得四友  
鄭康成謂周公作君夷舉號叔以下五人而不及  
太公者太師敦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誤與表同案吳氏以泰顛即太公考太公妻姓呂

氏名尙字子牙文王得之於渭濱喜曰吾太公望  
子久矣故又號太公望今以泰為太音義雖可通  
顛其名耶字耶號耶且惟太公與泰顛為二人故  
馬融注論語亂臣十人兩列之史記周本紀云太  
顛閔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後  
復言師尙父其為兩人又昭然矣鄭康成注不及  
者呂望太師也敦文王以大德謙不敢以自比焉  
王樵日記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何是篇獨稱四  
人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不及太公猶武丁世不  
目耕帖 卷十一 十七齋媛館補校

及傳說也  
有若南宮括釋文南宮氏括名也馬本作南君然則  
南宮氏亦單稱南氏詩之南仲殆其族歟  
漢書朱雲傳引書曰亡能往來無作亡案山井鼎考  
異無古本作亡

迪見冒釋文冒馬本作勗也武王惟冒說文目部  
暉字引周書武王惟暉訓以為低目視也案文之  
見昂得望道未見之神武之惟暉見不泄不忘之  
素今書皆作冒定非古文真本也



偶王在夏乘茲大命王天與纂傳大臣翊王如耕之  
有偶故於王曰偶大臣輔命如車之有馭故於命  
曰乘

我則鳴鳥不聞釋文馬云鳴鳥謂鳳皇也本或作鳴  
鳳者非裴松之魏志注引鄭元曰耆老也造成也  
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  
不得聞况乃曰有德格於天者乎最得其解

乃致辟管叔于商東萊書說管叔始造禍亂不得而  
赦致云者有重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

目耕帖 卷十一 六 鄭媛館補校

也張真父尚書小傳象得罪於舜安得不貸之以  
恩管叔得罪於周安得不斷之以義二說皆深得  
經蘊

史記管蔡世家蔡叔度既逃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  
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  
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  
祀是為蔡仲司馬貞索隱尚書云蔡仲克庸祇德  
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原無仕魯  
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年致政之後此言乃說

居攝之初未知 史遷何憑而有斯言也集傳周公  
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  
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亦暗正史記之誤案周  
公位家宰為周卿矣不應卿之屬復為卿士且公  
雖留佐而魯實封國書明言周公以為卿士則用  
為魯卿士可知史遷去古未遠且從孔安國問必  
有所據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  
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

目耕帖 卷十一 九 鄭媛館補校

耳案奄叛是武庚既誅而懼與淮夷徐戎並興而  
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  
其君是也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誅紂而  
連言之耳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也書  
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孔傳以奄  
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強為之說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釋文迪馬本作依云所也案  
訓攸為所謂不能一日勸于上帝之所不知天命  
而不畏也



崇亂有夏釋文作重亂上直用反又有龍反是古本  
作重今作崇者衛包所改

因甲于內亂孔傳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  
於二亂之內言昏甚正義鄭王皆以甲為狎王云  
狎習災異於內外禍亂鄭云習為鳥獸之行於內  
為淫亂與孔異也

時澗增脩東萊書說多士言靈承于旅一多方言靈  
承于旅二民承君者也君於民亦曰承者民可近  
不可下也翰案孟子邱民為重即此義

目耕帖

卷十

王鄭煥館補校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茶于民薛氏曰太於民茶毒也  
說文至部蠶忿戾也引用書有夏氏之叨蠶正義引  
文十八年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  
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饗發以為饗即叨也

不獨烝釋文馬云獨明也一音圭烝升也案獨有涓

圭二音儀禮士虞禮哀子某圭為哀薦之饗鄭注

今作獨詩小雅吉獨為館周禮秋官蜡氏鄭注引

詩作吉圭云絜也並以圭為獨慶文英正字通唐

人以漿糶紙使瑩滑名曰獨紙音圭蓋言如圭之

潔也唐人猶用圭音今不知此音久矣

皇矣正義引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又引  
鄭注云夏之言暇天斲紂能改過故待暇其終至  
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  
也又引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以為文王須暇  
之我應中候篇名

漢書文三王傳引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  
師古曰此周書多方之辭也段氏撰異案此少至  
于字乃字蓋今文尚書本然

目耕帖

卷十

王鄭煥館補校

尚書大傳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  
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  
聲作焉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今書作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孔傳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  
正官之人古今文殊異如此

爾罔不克臬釋文臬馬本作剗案唐韻剗與剗同似

不剗為法也

說文言部替忌也引用書上不替于凶德今書作爾  
尙不思于凶德蓋後人所改石匏子傷說篇如才



受之在已善音貴之在其上猶用古字

林之奇全解多士稱夏速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出之於下皆怨言也多士稱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出之於上皆恩命也

錢時融堂書解常伯常任準人爲三宅周禮不列其官意卽公卿輔相之別名如保衡阿衡圻父農父之類

說文支部岐字迫也从支白聲引周書曰常岐常任案一切經音義古文迫岐同淮南子陽貨舉劔而

目耕帖

卷十一

三刻煇館補校

伯顧高誘注伯迫也則亦借爲伯字今經作常伯

孔傳常所長事與說文不合

其在受德譬孔傳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

反大惡自強呂氏春秋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長

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

與孔傳同馬季長云受所爲德也案韓子原道云

道與德爲虛位人爲善則爲嘉德爲盛德人爲不

善則爲凶德爲惡德無逸曰無若股王受之迷亂

酗于酒德哉此卽可爲德譬之證下暴德逸德與

此一例秦誓二篇唯單言受以受德爲紂字恐非

說文心部恣字引周書在受德恣亦與孔傳本異說文火部焯明也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書作灼說文訓灼爲炙義亦少別

孟子盡心篇趙岐注引書虎賁贅衣馭馬小尹綴作贅蓋用今文

夷微盧烝孔傳蠻夷微盧之衆帥正義烝訓衆也王氏云微盧烝蠻夷之內屬者集傳烝或以爲衆或以爲夷名蓋兩取之案以烝爲夷名於地理無攷

目耕帖

卷十一

三刻煇館補校

以下三毫阪尹句法例之訓衆近是

三毫阪尹孔傳毫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

阪地之尹長正義鄭元以三毫阪尹者共爲一事

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

言阪尹蓋東成阜稷轅西降谷也鄭說爲長

論衡明雩篇引書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

則末維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惟作維王應麟漢

藝文志攷漢儒所引異字有作則克度之克猶釋

之宅作度皆今文尚書也



用檢入釋文檢本又作愚馬云檢利佞人也說文言  
部諒問也引周書勿以諛人馬與許並傳古文而  
互異如此

尚書大傳周傳洛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  
之大烈案卽立政篇文漢石經有文王之鮮光以  
揚武王八字今文立政可證

漢石經殘碑常伯常任辟下闕亂謀面用下闕于厥  
邑其在下闕有會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度心乃  
下闕受滋不其於戲下闕且以前人之微言下

日耕帖

卷十一

孟郊擬補校

闕訓德是國顯哉厥世下闕文王之鮮光以揚武  
王案常任下有辟字謀面下有亂字今書皆無此  
字會心俊心之異厥度心克宅心之異滋不不其  
於戲茲丕丕基嗚呼之異以前人已受人之異訓  
德訓下無于字顯哉顯在之異鮮光耿光之異  
陳經尚書詳解君子修之吉故曰吉士大道行其常  
故曰常人訓義切當

真西山曰蘇公之長國在式敬用獄苗民之絕世在  
虐用五刑所以著民命之重也

周禮司刺曰國中士師曰受中小司寇曰登中卽立  
政以列用中罰之義而其源出於虞書之協中知  
臯陶蘇公心法之契遠矣

張真文尚書小傳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倍之事  
繁故多官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爲  
八政至周合爲六典大綱皆出於一所增特其屬  
耳

陳樸集傳纂疏明王立政惟其人爲政在人也小子  
訓官勤于德取人以身也

日耕帖

卷十一

孟郊擬補校

林之奇全解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之反也

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禮記坊記注正義引鄭  
康成詩譜元子伯禽封於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  
在于官春秋時周公是也又竹書紀年成王十一

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約案周平公卽君  
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

七人蓋合魯與凡蔣邗茅胙祭則七人也不知王  
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則周公之子蓋



八人矣

惠氏棟古文尚書考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春秋繁露所引與坊記同云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已出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困學紀聞云先儒謂成王言順之一字其弊為諛棟謂古記所引必別有所指後儒不疑晉出古文而追咎成王過矣案爾雅釋詁云順陳也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與此順字

目耕帖

卷十一

毛鄭經補校

皆當訓陳且即將順其美成君之德也與迎合諛媚逢君長君者相去霄壤何得以此咎成王之失言哉

袁文藝編開評忍字藏刃於心是能忍也引書君陳必有忍其乃有濟案此說深得古人制字本義王有疾弗憚孔傳王有疾故不悅憚釋文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漢書律歷志引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馬傳古文尚書說文類作沫云古文作類則漢志用今文

尚書也孔傳本作弗憚與古今文並不合

王乃洮頰水孔傳洮盥頰面正義頰是洗面知洮為盥手釋文引馬云洮洮髮也頰頰面也季長說於理為近吳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譏鄭元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瑄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為濯以為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

目耕帖

卷十一

毛鄭經補校

類誠可怪也又云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同猶愈於元

說文几部凭字引周書凭玉几首部𠄎字引周書布重莫席山部案字引周書陳案赤刀戈部戮字引周書侍臣執戮立于東垂金部銳字引周書銳執銳玉部玠字引周書承奉玠珪一部託字引周書三宿三祭三託口部啗字引周書太保受同祭啗並是漆書真古文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古曰師伯尚書作彤伯龍臣尚書作武臣唐人諱虎為武師伯龍臣此今文尚書也

宣重光釋文引馬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案季長之說亦泰誓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之義集傳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尤為精確

漢石經殘碑有通殷就大命在下闕非幾滋卽下闕  
目耕帖 卷十一 天如樓館補校

通殷就達殷集之異文也

說文言部詞共也一曰諷也引周書在夏后之詞今書作在後之侗釋文引馬融本亦作詞云共也案禮記祭統鋪筵設同鄭注同之言詞也正義詞共也釋文詞徒貢反若單作同字是齊同之同非詞共之詞若詞共之詞則言旁作同故古文字林皆訓詞為共是漢魏之時字義如此

邱光庭兼明書周書願命云用敬保元子釗孔安國曰釗康王名也諸儒皆讀釗為昭明日釗者非也

釗當是臬按字書六體一曰諧聲此釗字是諧聲字口邊著斗是叫字卽金邊著斗當音臬明矣今人依釗從刀者訛也且昭王是康王之子豈有子諡父諱而音同乎是周人本讀為臬今人誤讀為昭字矣翰案釋文釗姜遼反又音昭徐之肴反則陸氏首音亦作臬字讀

冒貢于非幾釋文貢如字馬鄭王作贛音勅用反馬云陷也今本正義載釋文脫此條

王崩釋文馬本作成王崩注云安民立政曰成漢書  
目耕帖 卷十一 天如樓館補校

律歷志翼日乙丑成王崩班引今文尚書與馬鄭古文尚書並有成字今書無者傳寫誤爾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有中桓南宮髦仲作中毛作髦孫氏星衍曰當是今文

薛季宣尚書古文訓春秋公卿書爵大夫字元士名仲桓為虎賁氏下大夫也故書字南宮毛掌干戈為旅賁氏中士也故書名呂伋侯爵而亦書名者以其非六卿故書名別之

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正位度宗章懷太子注尚書



曰延入翼室恤度宗按此本蔡邕典引注今文尙書宅皆作度又典引注引尙書頌頌項河圖維書在東序亦用今文

敷重篋席馬云織弱也底席馬云青蒲也筍席馬云筍箬也並見釋文薛氏古文訓引馬云筍筍箬戴侗六書引馬云筍筍箬未知孰是

僧贊寧筍譜說筍席者多或云以筍竹爲席今詳筍竹筍新成豈堪起而爲篋非篋安能織席此恐不然知用筍皮殼破而編篋也故尙書正義云取筍

目耕帖 卷十一 三婦嬭館補校

竹之皮以爲席是也其正義中不取筍皮皮短故連言竹之皮卽筍成竹時其皮長而可破織席明矣若取筍竹破以爲篋而織者卽同前篋席也今尙質取筍皮織也一云取如長節筍新成竹者起皮亦通而織但弱脆耳亦異篋席此合質素之義也其說甚洽物理

馬季長訓越玉云越地所獻玉也與孔傳越訓於異訓夷玉云東夷之美玉鄭康成云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與孔傳夷訓常異鄭又以太玉爲華山之

球玉天球雍州所貢之玉如天者以說文解珣字云緊無間珣玕琪引周書夷玉證之其他亦必有據若俞汝玉以河圖亦玉也河圖之文錯於寶石若近世喻國人謂泉脈土湧而紋成水而於古無徵則不免失之鑿矣

大貝孔傳大貝如車輪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案六韜云商玉拘周西伯昌於羨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千鎰求珍物以免君罪九江之浦有大貝百馮淮南子亦載其事

目耕帖 卷十一 三婦嬭館補校

此雖可爲大貝之證而非周世之寶逸周書王會解共人元貝孔晁注共人吳越之蠻元貝昭貝也又朱仲相貝經文王請大秦貝經半尋又云得者去何貝大如輪爲文王壽則願命陳寶之大貝也四人禁弁釋文禁馬本作騏云青黑色與詩曹風鳴鳩篇其弁伊騏合

願命所陳七種之兵唯戈經傳多言之其餘皆無文孔傳訓惠三隅矛劉鉞屬殘器皆戟屬鏡矛屬也正義云凡此七兵或施於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



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翰案劉熙釋名矛戈丈八尺惠銳矛屬當準之說文云柯斧柄考工記柯長三尺六韜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劉錡屬當準之周處風土記戟長一丈三尺戮翟皆戟屬當準之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儒以為禮之變蘇氏以為失禮朱子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嘗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祗見厥祖因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卽位行冊

耕帖

卷十

三姪煇館補校

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異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集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案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之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尙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日不可有二君

也故尙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未稱王以統事也最得先王制禮之意

融堂書解成王之終曰敬遷天威康王之始曰敬忌天威敬忌所以敬遷也

東萊書說殯宮亦稱廟神之所依者也必出廟門俟者廟以內尙爲子廟以外方爲君也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共爲一篇歐陽小大夏侯從之今文也馬鄭王本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

目耕帖

卷十一

三姪煇館補校

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用古文也今本康王之誥始於王出在應門之內與今文古文皆不合

正義引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翰案成王顧命之時畢公雖領東方諸侯而未爲太師故後太保而只稱畢公至康王十有二年命畢公保釐東郊乃稱父師此時始爲太師也



白虎通禮引書曰黼黻衣黃朱紉按此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布乘黃朱之異文

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孔傳言文武大受天命而順之正義羨聲近猷改訓之爲道引王肅云羨道也蔡傳以羨里釋之云文王出羨里之囚天命自此始順說不可易封演封氏聞見記相州湯陰縣北有羨里城周回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於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詩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爲輔西北何辜囚之囹圄

目耕帖

卷十一

玉函山房輯佚書

囹圄既成負土既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王見囚之地紂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州東頓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實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郡有稭城云是崇侯家自淮迄於淮河上河而實稭即董可阻謂之固然則小城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家以爲保固也子建所云負土既盈或承流俗之傳耳此事世少引用故並著之說苑政理篇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也故誅賞不可

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書曰畢協賞罰

說文支部引周書曰用敷遺後人今書後人下有休字疑古本無也

底至齊信釋文馬讀底至齊絕句東萊書說是心有毫釐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壹於信集傳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皆視馬讀爲勝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雖爾身在外適心無不在王室罔作無今文也

目耕帖

卷十一

玉函山房輯佚書

畢命正義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元云今其逸篇有罔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氏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翰案班書律歷志本劉歆三統歷歆與父向親校中秘書此時真古文尙在不應有誤史記周本紀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與書序同則史遷從孔安國問而得古文之說也康成所見亦是孔壁真書未可執晚出之本橫生訾議也

困學紀聞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

王安石新經義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困學紀聞衛石碣以義厲一國而甯遠之類

目耕帖

卷十一

三毛鄭燮補校

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禮記緇衣引君雅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所寒小民亦惟曰怨此書本語也鄭注資當為至齊魯語聲之誤也所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為君其難讀資為至讀那為是鄭訓雖異而以經證經知改資為下怨下復增一咨字為梅賾等之所改也

孟子引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趙岐注書尚書逸篇也今見君牙篇佑啓作啓佑無作罔罔百詩以此疑晚出之書非無見也

伯罔說文作伯稟宣和博古圖周姜敦銘曰伯景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吉享用斬萬壽注伯景父即伯罔也是景與罔古字又通用矣

困學紀聞雖收放心閑之維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目耕帖

卷十一

三毛鄭燮補校

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孔傳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又云復為甫侯故稱甫刑正義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案史記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則穆王時已稱甫侯矣孝經序謂春秋有呂國無甫侯考詩王風揚之水篇不與我戍甫不與我戍許毛傳皆訓諸姜也說文解字邑



部卷炎帝太岳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  
又作鄒今經傳皆作許惟史記鄭世家鄒公飛鄭  
于楚裴駰集解許靈公也鄒字一見爲尙存古耳  
然則許本是甫侯封國穆王時稱甫侯亦稱呂侯  
入春秋則爲許故春秋有許國無甫國也許在春  
秋以前既爲甫國則呂侯或因氏爲稱若顧命之  
稱齊侯呂伋也者篇名呂刑或曰甫刑要亦古今  
文之異也正義引鄭元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  
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亦與孔傳不同

目耕帖

卷十一

美鄭家館補校

堯荒釋文堯本亦作堯孔傳堯亂荒忽蔡傳從之引  
孟子從獄無厭謂之荒以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  
跡遍於天下故史氏以堯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  
刑爲穆王堯荒所訓耳又引蘇氏曰荒大也大度  
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又謂  
堯亦貶之之辭案漢書刑法志穆王眚荒命甫侯  
度時作刑曰詰四方蓋隱用今文尙書詁師古注  
亦以眚亂荒忽爲訓而武帝紀哀夫老眚注云眚  
古耄字八十曰耄老稱也一曰眚不明之貌眚

二字古通用師古注漢志承用孔傳要之年老目  
昏事理之常大禹謨言堯期倦于勤微子言吾家  
髦遜于荒亦未見其爲貶周禮鄭注引書度作詳  
刑推書意正謂穆王堯年慎於作刑耳蘇說自勝  
崑尤惟始作亂孔傳九黎之君號曰崑尤釋文馬云  
崑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正義引史記五帝本紀  
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崑尤最暴虐莫能伐  
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崑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  
殺崑尤以爲如本紀之言崑尤是炎帝之末諸侯

目耕帖

卷十一

美鄭家館補校

名也應劭云崑尤古天子鄭元云崑尤霸天下黃  
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  
崑尤庶人之貧者諸說不同未知崑尤是何人也  
又引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頊受之  
使復舊常以爲九黎在少昊之末非崑尤也正義  
獻疑不爲無見乃復通傳說云九黎之文惟本楚  
語孔以崑尤爲九黎下傳又云崑尤黃帝所滅言  
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  
說蓋以崑尤爲九黎之君黃帝雖滅崑尤猶有種



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又述鄭元云  
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終  
以爲疑翰案楚語云三苗九黎之惡與曰刑所序  
蚩尤作亂事語吻合鄭元以爲苗民卽九黎之後  
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苗高辛之衰又復九  
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  
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以三苗例推  
則蚩尤爲九黎之君孔馬說非無本也

後漢書孝和帝紀延于平民章懷太子注書延于平

目耕帖

卷十

聖如姬館補校

人人字避唐太宗諱及作于所見本異

王符潛夫論述赦篇引書罔不寇賊消義姦究疑所

引用今文甫刑而鴟作消

尙書大傳周傳降時寇賊劫略攬矯虞者其刑死

漢書武帝紀孟康注引尙書攬攬矯虞說文支部

攬字引周書同段氏撰異大傳及孟康今文尙書

也許氏說文古文尙書也然則古文今文本皆作

攬

爰始淫爲刑刑棟隸正義引夏侯等書刑刑刑云

臆宮刑制頭庶刺段氏撰異刑刑刑四字古文  
尙書也臆宮刑制頭庶刺七字此今文尙書也自  
閻百詩以來皆昧於正義句法不審其脫去與字  
轉以臆宮刑制頭庶刺爲鄭注古文尙書大誤矣  
翰案說文支部斲字引周書曰刑刑斲斲正義引  
鄭元云刑斲耳斲斲鼻棟謂棟破人陰斲謂斲斲  
人面可證段氏之說確不可易矣

論衡寒溫篇蚩尤之民洒洒紛紛漢書敘傳同案皆  
用今文尙書甫刑語也又論衡變動篇引甫刑曰

目耕帖

卷十

聖如姬館補校

庶侈旁告無辜于天帝又詭告篇引甫刑曰報虐  
用威皆用今文

國語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

天地不通者何也觀射父對以及少暉之哀也九

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

無有要質民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

同位民瀆齋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

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薦臻莫盡其瀦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與書呂刑合  
劉氏家龍讀書疑甲編以地天通爲書名云地天  
通不知何人所作不知成書幾卷乃千古邪教之  
祖也其說甚創而有理

趙岐孟子注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案墨子  
尙同篇引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  
是古文原有皇字郊師脫誤而以帝爲天尤非孔  
傳以帝爲帝堯陸氏釋文作君帝云君宜作皇字  
帝堯也新安陳氏云表記引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目耕帖

卷十一

聖如姬館補校

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爲舜明矣  
尙書大傳引書曰伯夷降典折民以刑今書作折民  
惟刑此古今文之異

後漢書楊賜傳引書曰三后成功惟殷于中臯陶不  
與焉蓋吝之也案賜通尙書桓君章句卽歐陽尙  
書也此說似未得臯陶爲士專主刑法已能使民  
協于中矣三后則以他職贊之故言三后不言臯  
陶也

王氏振綱云伯夷典禮宜言禮不言刑乃曰折民惟

刑可見伯夷之刑卽是齊之以禮臯陶明刑宜言  
禮不言德乃曰以教祗德可見臯陶之刑卽是道  
之以德

後漢書梁統傳引經曰爰制百姓於民之衷士作爰  
中作衷今文尙書也

文中子中說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于阮逸注  
元命苞易書也困學紀聞引之以爲春秋緯有元  
命苞易書有元命苞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  
於呂刑阮注誤矣翰案元命苞之名亦取於呂刑

目耕帖

卷十一

聖如姬館補校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釋文引馬云齊中也俾作矜云  
矜哀也後漢書楊賜傳引尙書天齊于人假我一  
日俾又作假然則作矜者古文作假者今文孔傳  
本作俾當是傳寫之誤耳

王曰吁釋文吁馬本作于云于於也是古文本作于  
後人加口作吁而云歎辭也

漢書敘傳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  
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告爾  
詳刑後漢書劉愷傳章懷太子注文選王仲宣從



軍詩李善注引尚書並作詳刑知古文今文鄭本  
孔本皆作從言之詳邦史記作國凡今文尚書多  
作國

史記周本紀載呂刑文多與今書不同何擇非人何  
敬非刑何度非及度作居及作宜擇敬居下並有  
其字五刑簡字簡字有衆並作簡信惟官惟反惟  
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作官獄內獄閱實其罪作  
惟鈞其過惟貌有稽貌作諷無簡不聽聽作疑墨  
辟作黥辟荆辟作贖辟其罰惟倍作倍灑宮辟疑

目耕帖

卷十一

聖如髮節補校

赦其罰六百鍰作五百率凡鍰字皆作率周禮天  
官職金賈公彥疏引其罰為率與史記同皆參用  
今文也

後漢書馮衍傳健六枳而為籬兮章懷太子注引周  
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  
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  
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  
家家枳維欲無疆注引逸周書小開解之文朱氏  
經義考云引周書呂刑篇顯然文誤矣案六枳章

懷注引東觀記作八枳枳字甚新

說文瞽字云獄之兩瞽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徐錯  
曰以言詞治獄也故从口案棘即兩造具備之造  
許氏治事字作棘後人皆作曹兩造字作瞽後人  
皆作造失古人制字之本義史記周本紀兩造具  
備徐廣音義造一作遭則與曹義猶相近也  
惟來釋文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昧也集傳訓來為  
干請隱用馬義

漢書刑法志元帝詔引書其審核之段氏撰吳云蓋  
目耕帖 卷十一 聖如髮節補校

古文尚書作克今文尚書作核也

說文糸部緇絲也从糸苗聲引周書曰惟緇有稽  
薛季宜古文訓亦從說文作緇蓋鞠獄時細心緇  
繹如治亂絲之義

其罰百鍰孔傳六兩為鍰鍰黃鐵也正義考工記云  
戈矛重三錡馬融云錡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  
云錡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元云錡稱輕重  
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  
重六兩大半兩鍰錡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



爲鍤二鍤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鍤重一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鍤爲鈞如鄭元之言一鍤之重多於孔王所說惟按十六銖小釋文引說文云六銖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融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鈞重六兩周官劔重九銖俗儒近是陳超就正編其罰百鍤史記作率徐廣曰率卽鍤也音刷說文銖也漢書蕭望之傳甫刑小過赦蒞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名師古曰字本作銖銖卽鍤也案率選與鍤聲相近今尙書

目耕帖

卷十一

吳郡煖館補校

墨劓舊五百今一千各多五百也重罪比舊減者宮大辟舊各五百今宮減二百大辟減三百也後漢書劉愷傳引尙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注今尙書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重挾輕意亦不殊但與本書不同耳翰案不同者愷傳引用不同也漢書于定國傳贊哀鯨哲獄案尙書大傳引書曰哀矜哲獄是班書所本矜鯨古通用釋文折馬鄭王

目耕帖

卷十一

吳郡煖館補校

漢書刑法志墨劓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贖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劓作贖用今文尙書也廬山陳氏云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官罪五百別罪五百殺罪五百輕罪比舊爲多者

說文言部說罪也引周書報以庶說今書作尤案詩邶風俾無說兮釋文說或作尤則說尤二字古通用也



目耕帖卷十二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書六

史記晉世家敘文公重耳城濮戰後作王宮于踐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云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天布聞于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維予一人永其在位下接云晉文公稱伯司馬貞案隱云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

目耕帖

卷十一

一 鄭煥館補校

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疎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辭也黃氏日抄晉文侯當周東遷有功平王錫文侯有文侯之命此一時也其後晉文公入朝襄王乃獻楚俘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路弓矢秬鬯此又一時也史遷乃取文侯命屬之文公之下義和者文侯字也注者又云能以義和我諸侯誤益甚矣翰案太史公生於漢初職司掌

故又嘗從孔安國問以命辭屬文公重耳當有所據假為文侯仇事年代懸遠豈應混入且馬融本列書序王上無平字訓義和云能以義和諸侯亦不言文侯仇字也後人第執晚出之書序孔傳以為真古文因疑斥龍門之信史竊恐太史公不誤而梅賾輩誤傳之爾

林之奇全解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竊意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縱至呂刑而止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宣王中

目耕帖

卷十一

二 鄭煥館補校

與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必多矣乃無一篇見於書意宣王之書必失亡於東遷之亂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於呂刑而於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其後按左傳鄭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引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知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周流遍觀而於晉得文侯之命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故錄以附於帝王書之末



歟董鼎尙書輯錄纂注文侯之命篇書體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同其事則彼爲封建此爲錫賚耳班固典引昭登之績匪堯不與鋪聞道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蔡邕注引尙書昭登于上段氏撰異今文尙書作登鋪古文尙書作升敷鋪聞卽敷聞也漢書谷永傳引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段氏曰按僞古文君牙永所不見永正引文侯之命耳

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引書曰卽我御事罔克者

目耕帖

卷十一

三姪姪補校

書咎在厥躬注文穎曰此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案此亦用今文

說文支部駮字引周書駮我于艱郭忠恕汗簡引書作并下注悍魏三字石經遺字有旅弓一旅矢百皆與今書不同

費誓尙書大傳周傳作鮮誓史記魯世家作所誓裴駮集解徐廣云所一作鮮一作彌駮案尙書作某索隱曰尙書作某誓說文米部某字下云周書有

某誓案今文作鮮三家經或有作所者古文則作某也今書作費誓後人所改

書序東郊不開釋文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闕顏師古匡謬正俗費誓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東郊不開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仙音開按許氏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林古開字闕古闕字但闕旣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闕爲開

困學紀聞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

目耕帖

卷十一

四姪姪補校

瑀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之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所作所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卽戎也左傳穀之役晉始盟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也闕百詩云按孔穎達禮疏禮



記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劉氏家龍讀書疑謂費  
誓稱魯人必非伯禽也穆王時徐偃畔而自稱王  
宣王命召穆公伐淮夷此或召穆公誓耳翰案伯  
禽誓不應序次在呂刑文侯之命下然有可疑魯  
信亦有伐淮夷事然據史記則實伯禽誓也

說文牛部牯字引周書今惟牯牛馬支部駮字引周  
書駮乃獲食部餼字引周書時乃餼糗皆漆書古  
文與今書異者支部敎字引周書敎乃甲冑敎字  
引周書敎乃干斂字引周書斂乃穽此漆書古文  
目耕帖 卷十一 五經館補校

與今書同者周禮注引誓亦作駮乃獲  
史記載費誓斂乃甲冑敎作陳祗復之祗作敬踰垣  
牆作牆垣三遂作三隧又峙爾芻秣糗糧楨榦無  
敢不逮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多與  
今書異參用今文或招書辭義也又吳世家引書  
敬復之徐廣音義敬一作振案作振者今文也  
我商賚汝釋文商徐音章意蓋作章顯解也  
二郊三遂史記正義引王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遂  
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與孔傳合集解魯

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案書序言東郊不開則  
留守義長

劉氏家龍讀書疑無餘刑非殺語殊難解意芻莩必  
須有餘若無餘則加刑焉而刑又酌罪加減或刑  
或殺耳說可取

董鼎尚書輯錄纂注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  
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錄之以備王事  
猶詩列商魯之頌也

顧氏日知錄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  
目耕帖 卷十一 六經館補校

而不作也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  
者小之乎知聖人矣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  
為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即亦不敢望楚之靈  
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春秋以後蓋  
中衰吳淵頰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  
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之秦也  
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惡知  
周之必并於秦哉若所云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  
皇入我房頰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近於圖澄寶



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

惠氏九經古義秦誓若弗云來正義員即云也尚書

本作員衛包改從云周益公日記云文苑英華賦

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字

省文翰案漢書韋賢傳韋孟諫詩師古注引秦誓

雖則員然則秦誓古文云皆作員也

說文心部恭字引周書來就恭恭案今本作未就予

忌同是古文何文句殊異如此

說文言部誦字引周書曰戠戠善誦言又戈部戠字

目耕帖

卷三

七 鄭媛館補校

引周書莪莪巧言案戠戠莪莪古文異字釋文戠

戠馬云辭語戠例省要也謂馬本作偏云小也辭

約指明大辨佞之人此皆古文義春秋公羊文十

二年傳惟謹謹善誦言俾君子易怠而况乎我多

有之楚辭劉向九歎說人談謹就可恕兮王逸注

引尚書謹謹言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俾君子

怠用秦誓語與公羊傳合此皆今文也國語安用

是謹謹者韋昭解巧便言也亦依今文為說

大學引秦誓如有一介臣作若有一个臣斷斷倚作

斷斷兮其如有容下有焉字如自其口出如作若

是能容之是作寔保我上有能字亦職作尚亦冒

疾作媚嫉不達作不通是不能容是作寔古者經

師多口授故往往殊異斷斷說文引周書作節節

古文字也

論衡刺孟篇引尚書黎民亦尚有利哉段氏曰此今

文尚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

說文阜部隍字引周書邦之杌隍又引徐巡以為隍

凶也班固說不安也賈侍中說隍法度也徐巡賈

目耕帖

卷三

八 鄭媛館補校

逸皆傳古文班固著太甲篇見隋書經籍志小學

類其書佚唯見此一條

孫氏古逸經考按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

書訖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可法者百

二十篇今序列百篇書止五十八篇其散失者多

矣逸文之見於諸書者如民可近也不可上也見

周語聖作則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見左傳不及

貢以政接於有庠見孟子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

欲取之必姑與之見見國策禹七年水湯五年旱



見子大道豈豈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  
 見賈誼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見風俗通厥兆天子爵見白虎通前師乃鼓鼓鑿  
 見周禮大司馬注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見呂氏  
 春秋毋為權首將受其咎見漢書大翰若翠雉繇  
 有爪而不敢以據見說文又大傳引酒誥王曰封  
 唯曰若圭璧說苑引秦誓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  
 而罔下者刑文選注引周書日月星辰四時成是  
 為九星呂覽引夏書天子之德廣運乃神引尚書  
 目耕帖 卷三 九婦姪傳補校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般本紀引湯誥東為江北為  
 濟西為河南為淮今皆無之豈漢魏諸儒偽託歟  
 抑聖人所刪之條與秦焰所遺壁書所漏歟墨子  
 引不慎厥德天命焉保謂出禹總德篇孔序并無  
 其名則所逸又不獨經文已也翰案孫氏所考逸  
 書尚有缺漏今綴於此 章施乃服明于上下  
 大傳引若德明哉同上引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  
 帝諸篇帝諸篇 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  
 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

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救史記殷本紀金履祥曰  
 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周公奉鬯立于阼階  
 亮來往耕之事疑出此篇 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漢書王莽傳引 維十  
 有二年六月庚午牖王命作策豐刑漢書律 允不  
 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  
 天命焉葆墨子云西之德德有之 啓乃淫溢康樂  
 野于飲食將銘莫馨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  
 舞翼翼章聞于天大用弗式墨子引 吉日周  
 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墨子明鬼篇引古  
 目耕帖 卷三 十婦姪傳補校

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墨子引 晞天聖武知人以屏  
 輔而身同上引 已上佚文有篇目可考其他佚  
 文散何如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聖作  
 則並左 念茲在茲順事恕施家語 小人見姦巧乃  
 問不言也發罪均 敬哉無天命惟二人而無造  
 女母崇天之有命也 福不可請禍不可諱並  
 引子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惟予一人營居  
 于成周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  
 誅也 允哉允哉並呂氏 大荒有禱無祀范甯注











梓材商 亡 龜 龜 持 季 年 君 爽 茅 滋 多 方 靈  
康王之誥 心 應 畢 命 心 應 文 侯 之 命 地 處 費 誓  
厥 杜 泰 誓 貞 云

山井鼎考文物觀補遺尙書有古本經注與書多異  
今錄其經字之異者考文堯典敬授人時人作民  
汝羲汝作女下皆同舜典格汝舜汝作女下皆同  
班瑞于羣后瑞上有五字時若予工疇作誰聲依  
永永作詠大禹謨序禹成厥功厥作丁經艱厥后  
艱厥臣尤執厥中厥並作元不虐無告不作弗無

目耕帖

卷三

五篇經補校

作上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敘並作序卑陶謨九迪  
厥德都慎厥身厥並作丁下同五禮有庸哉有作  
五五服五章哉章作彰自我民明威威作畏益稷  
汝作女篇內皆同否則威之威作畏明庶以功庶  
作試誰敢不讓不作弗下皆同惟慢遊是好無惟  
字罔晝夜罔水罔作上下同用矜厥世厥作元帝  
拜曰俞無帝拜二字禹貢序任土作貢下有作禹  
貢三字甘普威侮五行威作畏左不攻干左汝不  
恭命不作弗下皆同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不

作弗下皆同湯誓汝曰我后不恤我衆不作弗下  
皆同仲虺之誥帝用不臧不作弗篇內皆同後予  
后予作我湯誥夏王滅德作威以敬虐威作畏下  
天命明威同罹其凶害害作虐無從匪彝無卽慝  
淫無作亡下無以爾萬方同爾有善朕弗敢蔽蔽  
作弊乃亦有終亦作元伊訓亦莫不寧不作弗下  
除不善外皆同茲惟艱哉艱作難太甲上序不明  
不作弗經文放此萬世有辭辭作享無俾世迷無  
作亡太甲中無惡之休無作亡下無時豫怠朕承

目耕帖

卷三

六篇經補校

王之休無教同不明于德自底不類不作弗下皆  
同以速戾于厥躬厥作元下文厥初厥終厥身厥  
命並同太甲下惟天無親無作亡鬼神無常享同  
天位艱哉艱作難罔不與不作弗下同終始慎厥  
與懋敬厥德厥作元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  
厥作元下文常厥德同動罔不吉罔不凶不作弗  
下不獲自盡同盤庚上于今五邦于上有至字山  
乃在位出上有曰字小人之攸箴人作民注同悉  
至于庭庭上有朝字民用大變用作山汝無侮老



成人無弱孤有幼侮上有老字無作亡無有遠邇  
無作亡盤庚中乃登進厥民厥作元安定厥邦厥  
一作其無荒失朕命無作亡無起穢無遺育無俾易  
種並同罔不惟民之承不作弗不宜乃心爾忱不  
屬乃不生易不暨朕幼孫有比不救乃死乃有不  
不吉顛越不恭並同予豈汝威威作畏作丕刑于  
朕孫孫上有子字盤庚下無戲怠無作亡無共怒  
協比同罔罪爾眾罔有定極罔有弗欽罔並作亡  
不肩好貨不作弗說命上不言臣下罔有稟令不

目耕帖

卷三

七 鄭板橋補校

作弗罔作亡下文惟暨乃僚罔不同心臣不命其  
承疇敢不祗並放此說命中不惟逸豫乃罔不休  
官不及私昵乃不夏予言不並作弗惟其能惟其  
賢其作厥無患無啓無恥無作亡惟說不言有厥  
咎厥作其說命下台小子台作朕一夫不獲則曰  
時予之辜不作弗辜作罪高宗彤日無豐干昵無  
作亡西伯撻黎序殷始咎周始作亂微子我祖底  
遂底作致殷罔不小大不作弗召敵讎不怠同將  
食無災無作亡王子弗出我乃顛隳弗作不隳作

頃泰誓上今商王受弗敬弗作不乃夷居弗事上  
帝同有罪無罪無作亡底天之罰底作致泰誓中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不作弗篤內皆同無辜顛天  
無作亡下皆同泰誓下時厥明時下有日字新朝  
涉之脛斲作斲作威殺戮威作畏下洪惟作威同  
郊社不修不作弗篤內皆同惟朕文考無罪無作  
亡下無夏同牧誓牝雞無晨無作亡昏棄厥遺王  
父母弟不迪不作弗不愆于六步七步同武成越  
翼日翼作翌底商之罪底作致今商王受無道暴

目耕帖

卷三

六 鄭板橋補校

殄天物無作亡殄作絕罔不率俾不作弗能厥元  
黃無厥字洪範帝乃雷怒不昇不作弗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百穀用不成並同明作哲作作曰凡厥  
庶民無有淫朋無作亡篇內無字皆同無偏無賦  
陂作頗五者來備者下有是字一極無凶無作亡  
旅獎西旅底貢厥獎厥厥作其生民保厥居同無有  
遠邇無作亡無替其服同人不易物不作弗德盛  
不狎侮不役耳目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不字並同  
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無作亡我無以告我先王



同我先王亦永有彼歸有下有所字我之弗辟弗  
作不大誥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  
不作弗惟下有累字無作亡茲不忘大功不作弗  
下文除不敢不知不易不終不僭外皆同天降威  
威作畏以于救寧武圖功救作撫下救寧王同民  
不靜民下有亦字義爾邦君義作誼無恙于恤無  
作亡天棐忱辭辭作詞乃弗肯播弗作不敢弗于  
從同肆哉爾庶邦君作肆告我庶邦家君爽邦由  
哲由作用微子之命永世無窮無作亡下文皆同

目耕帖

卷十三

九師館補校

康誥序封康叔封上有邦字誕受厥命越厥邦厥  
民有厥罪小道極厥辜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  
考心惟厥正人則罔政在厥邦未戾厥心惟厥罪  
無在大厥並作其今民將在民上有治字汝不遠  
惟商考成人汝作女篇內皆同不廢在王命不作  
弗篇內除不孝不友不能不念不于不率不適不  
于外皆同酒誥無彝酒無作亡篇內皆同惟曰我  
民迪小子我上有化字永不忘在王家不作弗亦  
不暇越怨不易罔不盡傷不惟自息可不太監並

同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徂作往人無於水監監作  
鑿下文民監大監同予惟曰汝劫汝作女下皆同  
梓材汝若恒越曰汝作女王啓監監作鑿下皆同  
無胥戕無胥虐無作亡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拜上有致字無疆惟休無作亡下皆放此天迪從  
子保面稽天若面上有念字王先服殷御事殷上  
有大字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介作途不可不敬德  
下不作弗下除不監于有夏我不敢知曰有殷罔  
不在厥初外皆同監于有殷監作鑿洛誥序周公

目耕帖

卷十三

九師館補校

往營成周營上有經字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弗作不下文敘弗其絕同咸秩無文無作罔下無  
若火同孺子其朋其往朋下有慎字公曰己下有  
乎字無遠用戾無作亡亦未克救公功救作撫多  
士弗弔弗作不弗克庸同誕淫厥泆泆作洪惟我  
事不貳適我不爾動不作弗今爾又曰作爾今又  
曰無逸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作自殷王及  
高宗下及祖甲君夷弗弔弗作不下弗永弗克弗  
哉並同厥基永孚于休厥作其下厥亂同又曰無



能往來無作亡下誕無我責無疆惟休無疆之恤  
並同亦惟純佑秉德佑作佐迪知天威威作畏誕  
將天畏作誕畏天畏惟若茲諾茲作此明我俊民  
俊作峻嗚呼篤棊時二人上有公曰二字亦罔不  
能厥初厥作其禁仲之命克慎厥猷惟厥終改厥  
度厥並作其克勤無怠無若爾考皇天無親民心  
無常無作聰明無並作亡多方有夏誕厥逸厥作  
其厥圖帝之命慎厥麗乃勸厥民圖厥政逸厥逸  
圖厥政厥顧天厥字並同開釋無辜無作亡弗克

目耕帖

卷十二

王鳳樓補校

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弗作不享上有其字乃惟爾  
商後王逸厥逸下逸作偷下文爾乃惟逸同我惟  
大降爾四國民命無惟字我乃其大罰殛之極作  
極立政三宅無義民義作誼下義德同乃弗作往  
任弗作不敢替厥義德不作弗厥作其灼知厥  
若顯在厥世放此周官四征弗庭弗作不篇丙除  
不庭外不皆作弗訓迪厥官厥作其以利口亂厥  
官同無載爾偽無作亡弗畏入畏作弗畏入所畏  
君陳惟孝友于兄弟惟孝下有于孝二字作惟孝

于孝友于兄弟茲率厥常厥作其圖厥政惟厥中  
簡厥修進厥良並同無敢逸豫無作亡爾無忿疾  
于頑同若不克見不作弗下文皆同有辭於永世  
辭作詞顧命恐不獲誓言嗣不作弗肆肆不違同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於作于率維大卞作帥修大  
辨康王之誥大保率畢公率作帥皆再拜稽首皆  
作並誕受美若受下有厥字昔君文武昔作其不  
二心之臣不作弗乃命建侯樹屏侯土有諸字畢  
命四方無虞無作亡無窮之基無窮之聞同罔不

目耕帖

卷十二

王鳳樓補校

祗師言不作弗下文皆同辭尚體要辭作詞惟公  
克成厥終公上有畢字亦有無窮之聞亦作其惟  
慎厥事厥作其君牙亦惟先正之臣正作王無忝  
祖考無作亡小民惟曰怨咨曰作日下同厥惟親  
哉艱作難啓佑我後人佑作佐先正舊與正作生  
山井鼎曰先正舊與謹按正亦慎 罔命罔有不臧  
不作弗下文皆同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上有僕字  
無以巧言無作亡下無昵同無昵于檢人昵作昵  
呂刑罔不寇賊不作弗篇內皆同殺戮無辜無作



亡辜作非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刑作戮辭作  
詞民與荷漸胥作匹告無辜于上無作亡下文除  
苗民無辭于罰皆同上帝監民民作人有辭于出  
辭作詞下師聽五辭五辭簡乎無偪亂辭察辭于  
差獄之兩辭無疆之辭並同文侯之命父義和義  
作詛既我御事既作即紹乃顯祖紹作昭虛弓一  
虛矢百盧作旅傳同費誓嗟人無譁聽命無作亡  
命上有予字無敢不弔無敢寇攘無敢不逮有無  
餘刑無並作亡乃越逐不復不作弗無敢不供無

目耕帖

卷士

垂如娘館補校

敢不多同秦誓責人斯無難無作亡下無他技同  
若弗云來云作員下雖則云然同射御不違我尙  
不欲不作弗君子易辭辭作詞斷斷荷作鮎鮎兮

案鮎當是古文  
留字之說

補遺舜典敬敷五教敬上有而字五子之歌有窮  
后羿后上有之字允征惟仲康仲作中伊訓惟奉  
洞王祠作嗣盤庚上作福作災作依福依災注同  
說命中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艱並作難注同秦誓  
上我聞吉人爲善間作聽播棄犁老犁作黎注同

秦誓下剖賢人之心剖作割注同武成克伐厥勳  
伐作成洪範序武庚庚作康注同金縢禾盡偃厥  
下有則字康詰序殺武庚庚作康梓材封以厥庶  
民民作人立政三有俊俊作峻下三俊三有俊心  
同君陳無求備于一人人作夫願命甲子王乃洮  
頽水無王字一人冕執銳銳上有鉞字君牙率乃  
祖考之攸行攸作道費誓並起爲寇並上有以字  
山井鼎考文載古本與蔡氏集傳本異者禹貢北  
降水蔡本降作洛東迤北會于匯蔡本于作爲五

目耕帖

卷士

垂如娘館補校

子之歌懷乎蔡本作懷乎咸有一德厥德匪常蔡  
本匪作靡盤庚上則惟汝衆自作弗靖蔡本汝作  
爾武成師逾孟津蔡本逾作渡多士今爾又曰蔡  
本又作其君牙亦惟先正之臣古本正作王梁板  
蔡本同文侯之命紹乃顯祖古本紹作昭宋板蔡  
本同今蔡氏集傳本北會于匯懷乎師逾孟津今  
爾又曰並不作爲作凜作渡作其則蔡傳亦有別  
本也

明豐坊有偽撰古書世學六卷託名其父熙云箕子



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  
子止後附洪範一篇云徐市倭本者徐市為秦博  
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  
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  
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顧氏炎武日  
知錄辨之曰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  
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  
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詞豈必真有其事  
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

目耕帖

卷十三

王叔英傳補校

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  
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  
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  
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  
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  
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謂商人之  
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  
人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為人上者奈何不  
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

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  
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又案  
王禪玉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偵來朝宴於  
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  
答曰與中國不殊今觀日本山井鼎所撰七經孟  
子攷文皆就唐宋本注疏校訂同異則豐坊之作  
偽不待辨而可知也

困學紀聞前賢謂皇極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  
周官外使等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  
目耕帖 卷十三 王叔英傳補校

目耕帖

卷十三

王叔英傳補校

典是也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統東  
面而受於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  
郊子而學孰謂無書可讀哉又曰呂氏春秋序意  
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  
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  
秦八年歲在涪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  
源猶可攷也又曰漢初古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  
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  
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



可易也功莫大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堯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飾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

目耕帖

卷十一

毛鄭煥補校

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而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而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間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莫大於此也因學紀問引至法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人

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取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王之於言也必自他聽之必自他擇之

目耕帖

卷十一

毛鄭煥補校

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因學紀問節去故使人至是故今全錄之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尙父案問粥子是粥子佚書佚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顯於山而顯於堙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以上因翰案賈誼新書宗首篇又引黃帝曰日



中必禁操刀必割呂氏春秋去私篇引黃帝曰聲  
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園道  
篇引黃帝曰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應同篇  
引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審時篇  
引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漢書胡  
建傳引黃帝李法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  
人姦人者殺莊列所引尚多不具錄淮南子口口訓引顛頂  
之法婦人不避男子於路者祓之於四達之衢荀  
子堯問篇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對

目耕帖

卷十一

元嘉館補校

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  
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信盛於內實於外形於  
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又性惡篇引堯問於舜曰  
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  
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盛而忠衰  
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尸子  
堯問於舜曰何事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  
曰務人又引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  
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

天下不足失也莊子亦載堯問舜答不殊逸周書大聚解引禹  
之禁曰春三月山澤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  
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并農力  
執成男女之功又文傳解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  
乃外次又引云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  
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  
有也國語晉語引商銘曰嗷嗷之德不足就也不  
可以矜而祗取咎也嗷嗷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  
膏而祗離咎也呂氏春秋應同篇引商箴曰天降

目耕帖

卷十二

元嘉館補校

災布祥並有其職又謹聽篇引周箴曰天自念斯  
學德未著此皆古帝王之次語因困學紀聞未載  
補綴於此  
陸德明云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  
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一篇亡攝十  
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六十八篇  
亡誓凡十篇正八攝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  
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熊朋來五經說申其旨云  
典謨訓誥誓命凡百篇注者有正與攝之分正者



有其義而正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正三十  
四攝六十六典十五篇正者二堯典舜典攝者十  
三禹貢洪範舊作九共九篇樂飲謨三篇正者二  
大禹謨皋陶謨攝者一益稷訓十六篇正者二伊  
訓高宗之訓攝者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  
一德高宗彤日旅癸無逸周官呂刑典寶明居徂  
后沃丁誥三十八篇正者八仲虺之誥湯誥大誥  
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攝者三十盤庚三  
篇西伯戡黎微子武成金縢梓材多士多方君奭

目耕帖

卷士

三 攝 煇 館 補 校

立政帝告釐沃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咸又四  
篇伊陟原命仲丁河臯甲祖乙分器將蒲姑誓十  
篇正者八甘誓湯誓泰誓三篇牧誓費誓秦誓攝  
者二允征湯征命十八篇正者十二說命三篇微  
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尚命文侯之命肆命  
旅巢命賄肅慎之命攝者六君陳君牙歸禾嘉禾  
成王政亳姑

百篇之序司馬遷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  
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

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劉歆云孔子  
修易序書班固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總焉上  
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隋  
經籍志云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山孔  
穎達云書序馬融鄭元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經  
文也百篇凡六十三序劉知幾曰書列典謨詩合  
比與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  
數暢厥義程子云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  
之意此皆以書序爲孔子作林之奇云書序乃歷

目耕帖

卷士

三 攝 煇 館 補 校

代史官轉相授受以爲書之總目者非孔子所作  
朱子因其說云書序恐卽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  
之言自是以後金履祥陳櫟鄒季友孫寶侗之徒  
並皆主紫陽說甚有疑其偽造者董銖亦朱子之  
徒其言曰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  
其序則思過半矣其立論不阿如此

朱氏經義考吳文正詩云前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  
若論伏生功遺像當鑄金故所述纂言有今文而  
無古文蓋古文出於東晉宋元諸儒疑之者多而



今文則未有疑之者至程子疑金縢之文不可信而括蒼王康恩陽作論謂金縢非聖人之書則并今文而疑之矣甚矣說經之紛綸也又云古文尙書晉唐以來未有疑焉者疑之自吳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其後吳幼清趙子昂王與耕輩羣疑之至明而梅氏之讀書譜羅氏之尙書是正排擊亦多術矣近山陽閻百詩氏復作古文尙書疏證其吹疵摘繆加密而蕭山毛大可氏特著古文尙書冤詞以雪之合兩家之說無異輪攻而還守也愚

目耕帖

卷十二

三西如媛館補校

閻之見是書久頹於學官其言多輟輯逸書成文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以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禮王制月令雜衣諸篇明知作者有人參出於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清臣朱翌王申子皆疑焉要不得而去也此爲持平之論李日華紫桃軒雜綴漢書有中文尙書今但知有今文古文而不知有中文案後漢書劉陶傳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舉孝廉

除顯陽長陶明尙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中文者謂取古文今文而折其中也

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尙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元注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

目耕帖

卷十二

三西如媛館補校

且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爲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此蓋夏禮而伏生傳之今大傳佚此節盧氏見會雅兩堂補遺採入

朱氏經義考尙書類出無名氏書傳略說云按周禮大行人疏禮記檀弓王制玉藻疏曲禮春秋公羊傳疏俱引是書未詳作者名氏盧氏見會並採入尙書大傳補遺則略說爲大傳篇目之一也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



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  
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  
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書正義霸  
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  
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  
葵同命二十四篇蓋亦略見百篇之序今其書佚  
北堂書鈔引百兩篇云伊尹死大霧三日則王伯  
厚謂張霸僞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卽此可信矣  
孔衍有漢尙書十卷後漢尙書六卷後魏尙書十四

目耕帖

卷十二

王如奴補校

卷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王通有續書一百  
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起漢魏盡晉陳正卿有續  
尙書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議奏  
成書開元末上之劉謨有典謨遺旨取漢唐宋詔  
誥章奏可爲訓者成書陸世儀有書鑑詩鑑各十  
卷擬朱子綱目陳黯有禹誥自序謂啓不由父授  
而書無典訓黯追其旨作禹誥陳士元有廣所貢  
楚絕書述楚事仿越絕書爲之白居易有補湯征  
蘇伯衡有周官補亡獻禾歸禾嘉禾凡三篇此皆

擬經爲之而尙有關於興衰治亂之旨故君子有  
取焉若蘇綽之擬大誥蹈莽之迹王伯厚以太元  
童牛角馬譏之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

後漢書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脩汴渠乃引見景問  
以理水形景陳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脩  
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  
錢帛衣物是漢時有禹貢圖也晉書裴秀傳作禹  
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宣和畫譜顧愷  
之字長康小字虎頭無錫人義熙中爲散騎常侍

目耕帖

卷十三

王如奴補校

今御府所藏有夏禹治水圖裴孝源貞觀公私畫  
史有無名氏禹貢圖宋史藝文志有程大昌禹貢  
論圖朱子語錄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范氏天一  
圖書目有無名氏福極對義圖王世貞四部棗有  
李郡旅葵圖樓鑰攻媿集有金滕圖說黃滔文獻  
集有跋顧直之金滕圖崔植疏開元初宋璟爲宰  
相手寫無逸一篇爲圖以獻元宗置之內殿出入  
視省唐國史紫宸殿設無逸圖文彥博潞公集邇  
英北壁有仁宗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圖此皆就



尚書一篇為圖者也國皆佚矣世傳合沙鄭氏朱刻尚書圖一卷不著撰人名圖凡七十有七一書篇名二逸書篇名三作書時世四君臣名號五唐虞夏商周譜系六歷象授時七堯典四仲中星八日永日短九閏月定時成歲十七政十一五辰十二璿璣玉衡十三律度量衡十四時月日十五明魄朔望十六日月冬夏十七箕畢風雨十八九族十九六宗二十堯制五服二十一彌成五服二十二疏家廟五服二十三歷代九州封域二十四六目耕帖

卷十二

三子姪叔節補校

年五服朝二十五諸侯玉帛二十六十二章服二十七五聲八音二十八六律六呂二十九韶樂器三十東坡禹迹三十一隨山濬川三十二九州境三十三鄭氏別州三十四別州圖說三十五導山三十六導山圖說三十七導水三十八導江三十九導江圖說四十導河四十一導淮四十二導濟四十三通冀四十四任土四十五任土圖說四十六諸篇內地名四十七九州山名四十八九州川名四十九禹乘四載五十東坡辨水五十一舜十

二州五十二三條五岳五十三聶氏河議五十四濬嶽澮距川五十五洛書自然數五十六九疇本河圖數五十七洛書本文五十八皇極本數五十九九疇本大衍數六十九疇相乘得數六十一洪範九疇總六十二劉向洪範傳六十三老泉先生洪範六十四老泉先生洪範論六十五頴濱五事六十六頴濱洪範五事說六十七商遷都六十八商七廟六十九周營洛邑七十召誥土中七十一干羽七十二周彝七十三太常七十四圭璿七十目耕帖

卷十三

三子姪叔節補校

五收誓兵器七十六誓誓兵器七十七諸儒傳授書學所謂聶氏謂麟也合沙漁父鄭東卿自號當即其所著書也其圖詳賅可與聶崇義三禮圖無名氏爾雅圖鼎足矣

朱子書說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並著錄七卷陳氏曰晦庵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為此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為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他從文集



語錄中摘出都穆云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朱氏經義考文公書說黃氏所錄外又有湯氏中所輯今不傳困學紀聞載朱文公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繁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案蘇軾東坡書傳十七卷林之奇尚書集解五十八卷王安石新經尚書十三卷又洪範傳一卷呂祖謙東萊書說十卷林書至洛誥而止呂書自洛誥而終時淵又增脩東萊書說並見文獻通考朱子所取四家是也

目耕帖

卷十二

元好問館補校

文獻通考又載兵械書裨傳十三卷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訓詁曰差互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博又鄭樵書辨訛七卷其目曰糾繆四闕疑一復古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頗迂僻朱子於二家亦每取之

白居易補湯征長慶集載之今錄全文於此葛伯荒怠禮廢祀湯專征諸侯羣徂往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於有眾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余言咨爾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於仁福無常享享

於敬惠乃道保厥邦獲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

大道忘棄邦本虐於民慢於神社稷宗廟罔克尊

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

予畀厥牛羊乃既以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

佑厥黍稷乃困於仇餉今爾眾曰葛非其如台予

聞曰爲邦者祇奉明神撫綏烝民二者克備乃克

保厥家邦吁廢於祀神震怒肆於虐民離心頃繩

契以降暨於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隳者匪我攸

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眾

目耕帖

卷十二

元好問館補校

克濟厥功其有倣師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恭命者有常刑明賞不愆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眾君子監於茲欽哉想哉罰及乃躬不可洩



目耕帖卷十三

歷城馮國翰竹吾甫

詩一

詩緯含神霧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  
一刺之道可以扶持者也劉熙釋名詩之也志之所  
之也鄭康成禮記注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  
讚咏之政惡則諷刺之案劉說為最初之義古文  
詩作誣出古文之字也故子夏序云詩者志之所  
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釋名之訓本於此

目耕帖

卷十三

一 郝煥館補校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  
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  
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  
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刪詩之說創始  
於此歷代儒生莫不承用唐孔穎達疑其說故作  
正義以為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  
容孔子十去其九歐陽修詩本義通一說云刪詩

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  
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  
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  
也此邶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謂其盡飾之過  
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  
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  
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周子醇因其說而申  
之云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

目耕帖

卷十三

二 郝煥館補校

者月離于畢仲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  
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鄭樵詩辨妄上下  
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  
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  
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朱子曰人言夫  
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  
是刊定而已葉適水心集周詩及諸侯用為樂章  
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者殊  
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



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  
蘇天爵讀詩疑問亦謂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  
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  
歌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  
刪詩其可信乎黃淳耀作詩劄直斷之云孔子有  
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朱氏經義考取其說而  
申明之曰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  
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况多至三千樂師矇叟  
安能遍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大師班之侯服者

目耕帖

卷三

三如姬館補校

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又引歐陽之說以爲不然  
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  
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云衣錦  
尙綉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  
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  
股鑿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  
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  
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

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嘗以素狗  
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又以詩之逸一由於秦  
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亡也一由於作者  
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世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  
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由於樂師矇叟止記  
其音節而亡其辭議論明確趙氏翼陔餘叢考亦  
主此說以爲古詩本無三千今以國語左傳二書  
所引之詩校之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惟衛彪傒  
引武王既歆及公子重耳賦河水二條是逸詩而

目耕帖

卷三

四如姬館補校

河水一詩韋昭注又以爲河當作沔卽沔彼流水  
取朝宗於海之義也然則國語所引逸詩僅一條  
而三十條皆刪存之詩是逸詩僅刪存詩三十之  
一也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其間有邱明自引  
以證其議論者猶曰邱明在孔子後或據刪定之  
詩爲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詩則非專守刪後  
之本也至如列國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賦皆在孔  
子未刪以前也今乃考左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  
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條而逸詩不過三條其餘列



國公卿自引詩共一百一條而逸詩不過五條又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而逸詩不過五條是逸詩僅刪存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刪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刪存詩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矣勸業墨子書稱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在史遷前所引周制當得其旨蓋古詩合誦歌舞三者共九百篇夫子所定三百五篇只是誦詩他不

目耕帖

卷三

五 鄭 媛 館 補 校

見三百篇者或在歌詩舞詩中夫子正樂亦必有所從事後樂亡而詩亦逸耳

關雎正義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寔而意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所父筆麗之類也三字者經萬邦慶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采芣于道謀尙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擊虞流別論云詩有九言者洵酌彼行潦池彼注茲是也編檢諸本皆云洵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冶之言未可據也顧炎武日知錄則謂緝衣裳傲字為句還字為句則詩有一言者矣又引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以此取例洵酌詩之九言未始不可用也

目耕帖

卷三

六 鄭 媛 館 補 校

春秋演孔圖詩含五際六情漢書郎顛傳四始之缺五際之辰詩緯推度災云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氾歷樞云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芣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昴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又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說四始與毛詩異其說五際六情皆本齊詩案漢書翼奉傳詩有五際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



成亥也陰陽際會之歲於此則變改之政也奉又引師說六情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奉受齊詩於后蒼此引師說后氏傳佚文孟康注引詩內傳亦齊傳也

戴埴鼠璞論變風變雅云予謂求詩於詩不如求詩

目耕帖

卷三

七 婦孺館補校

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古者詩存於樂延陵季子觀周樂於魯使工爲之歌乃於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常禮記言鄭宋衛齊之音與聲淫及商知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爲聲歌各有所宜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晉得楚之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琴操南音文子曰樂操上風不忘舊也有娥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

音周之西音專以音樂爲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士歌歌之正爲正風歌之變爲變風採詩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音但故而不傳耳幽風邶風詩之變音周南召南詩之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瞽而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

目耕帖

卷三

八 婦孺館補校

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宣子以舍其大拜其細爲問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卽樂章之小大也人不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其說甚辨而治於理

別儒論詩序者多矣惟程大昌詩論辨甚晰馬端臨



文獻通考說最公略錄於左程之言曰謂詩序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蔚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謂之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目耕帖

卷三

九如樓館補校

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謂序出于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詩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

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白黑分矣馬之言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文公之解經則依古今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之風不可廢又曰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論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

目耕帖

卷三

十如樓館補校

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又曰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未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則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墜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苢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薜兮狡童褰裳手兮風雨子衿揚之水



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篇也又曰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誦誦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皆武子不答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齋賦野有蔓草子太叔

目耕帖

卷三

士燮撰館補校

賦襄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當加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入室而不出戶也此蓋爲鄭樵王質一輩人痛下鍼砭

荀子大略謂國風之好色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案此是聖門傳受之初義也

詩序風風也劉歆序義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震思集注用風感物則謂之諷別續之序義夫風雅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劉南齊時人崔梁時人周劉宋時人此皆六朝說義今已散亡劉崔說見釋文周說見北堂書鈔

目耕帖

卷三

士燮撰館補校

程大昌詩論謂有南而無風毛奇齡國風省篇駁之以爲不然樂記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又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不稱國風而何

春秋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象箎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杜預注象箎舞所執南籥以箎舞也皆文王之樂也美哉言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大平正義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翰案呂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求之遇而巡



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詩序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蓋文王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且召公奭之采地二公政教自岐而行於南國故文王取古南音以名其樂曰南禮記文王世子胥鼓南詩鼓鐘篇以雅以南以箏不僭皆謂南箏迨後武王定天下采十五國風而周召二國之詩謂之南大武之樂所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

目耕帖

卷三

三 鄭經館補校

召公右亦皆因南箏為義也鄭注禮胥鼓南及詩以雅以南並謂南夷之樂非也南夷之樂名在明堂位所謂任南蠻之樂也孝經緯鈞命訣東夷之樂曰味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樂元語亦云南夷樂曰南後漢人尙緯候故陳祖傳引詩以雅以南云妹任侏離章懷太子注見齊魯韓詩此鄭之所本抑思大胥鼓於入學之時豈應施以夷樂南與雅對舉下文明曰以箏不僭亦何得訓南夷之樂乎又鄭道元冰經注引

韓詩敘周南召南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考逸周書史記解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一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亡或南郡南陽之間為南氏二臣所分之故地因斯致誤歟王質詩總聞周召官也自二公為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採南樂歌名南大夏也取純陽黃氏曰抄雪山以樂言而晦庵言其所以被樂者范處義詩補傳二南諸篇皆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為聖賢淺深者未為通

目耕帖

卷三

古 鄭經館補校

論也 洪邁容齋隨筆毛詩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鸛鳴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字皆合為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涉也陳霆兩山澤譚引此以為周自文王之世周公職內而主宗司之任故詩之得於朝廷畿內如關雎麟趾之類則繫之



周公而爲周南以爲王者之風緣周公而南也召  
公職外而主宣旬之任故詩之得於南國如鵲巢  
鸛虞之類則繫之召公而爲召南以爲諸侯之化  
緣召公而南也其說明辨以哲翰案若如容齋之  
說王者之風不當繫之周先王之教與召公無涉  
何以名周南召南乎蓋由泥看王者及先王字不  
知明德親民至善之學皆王道也故夫子謂伯魚  
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正義引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后如房中之樂陳陽

日耕帖 卷三 五如姬館補校

樂書引王肅云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  
鐘磬之節又引侯苞云房中之樂有鐘磬隋書音  
樂志牛宏又修皇后房中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  
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乃云不可案王肅注毛詩  
侯苞著韓詩翼要侯粹韓詩而與毛詩同肅述毛  
而與毛遠似非也  
王應麟詩考引晁氏云關雎葛覃卷耳齊魯韓三家  
並以爲康王時詩李樗黃樵毛詩集解引齊詩以  
關雎周衰所作鄭樵六經輿論引齊詩以關雎爲

康王政衰之詩考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  
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  
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事見魯詩袁宏後漢紀  
楊賜上書曰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  
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書  
楊賜傳康王一晏起關雎見幾而作章懷太子注  
此事見魯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  
之衽席關雎作劉向列女傳周之康王夫人晏出  
朝關雎預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雉鳩之鳥猶

日耕帖 卷三 五如姬館補校

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史遷從孔安國問安國爲申  
公弟子則史記所引魯詩說也曾詩出浮邱伯以  
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亦魯詩也後漢  
書孝明帝紀注馮衍傳注並引薛君韓詩章句詩  
人言雉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  
無人之處故人主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  
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  
人君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  
容儀以刺時也後漢書皇后紀序康王晚朝關雎



作諷王充論衡亦云今問詩家曰關雎詩何時作也彼將曰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作是詩也徐堅初學記歐陽詢藝文類聚並引張超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不雙侶願得周公如以窈窕防微詩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復指實關雎為畢公所作皆本三家與毛鄭說詩不合羅泌路史又云康王一晏朝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風暴公當是畢公之訛薛季宣復古詩說關雎作刺之

目耕帖

卷十三

七 鳩 鳩 補 校

說是賦其詩者

三家說關雎義異而推論能見其大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平夫關雎之人仰則天府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藪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昭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匡衡傳齊詩為后若弟子漢書本傳載衡上疏稱師說曰匹妃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冥私之意不形

目耕帖

卷十三

六 鳩 鳩 補 校

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卓識闕議非後儒所可及

邱光庭兼明書顏氏匡謬云雉鳩白鷺明日按左傳云雉鳩司馬也爾雅云雉鳩王雉郭璞曰今江東呼為白鷺毛萇云雉鳩擊而有別然則雉鳩之為鷺不可易也爾雅又曰揚鳥白鷺是白鷺一名揚鳥則雉鳩非白鷺明矣案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八載蔡南問詩關雎尸鳩於今何鳥董勛答曰舊說云關雎白鷺尸鳩鷺鷥末之審按關關和聲雉鳩



王雱序總撮句內二字以爲篇名耳不得卽呼雱  
鳩爲關雱譬猶交交桑扈豈可便謂桑扈爲交桑  
乎于嗟乎騶虞豈可謂于騶耶問者混糅答又不  
析俱失之矣此顏氏原文蓋因董勛問禮俗有蔡  
南問關雱一條斥其含混耳顏止以王雱言雱鳩  
白鷹仍是董勛之答引稱舊說邱書自詳洽而直  
斥顏氏亦失之矣

窈窕淑女毛傳窈窕幽閒也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李

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陸德明釋

目耕帖

卷十三

十九 鄭氏館補校

文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與正義引揚雄  
同蓋王肅本之于雲也說義兼該內外未知正義  
何故不取也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惡其正故君  
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  
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正義此則斷章云君子之  
人以好人爲匹也翰案敦倫只是一好字齊家只  
是一宜字

王應麟因學紀聞載鶴山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

感發人之善心毛詩自關雱而下總一百十六篇  
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  
也而此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  
也吳氏佚其名字作本義補遺見宋志翰案論語  
與於詩又曰詩可以興毛氏準此義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荇余也  
字或爲荇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也隨水  
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葦江南俗亦呼爲猪  
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人多不識

目耕帖

卷十三

二十 鄭氏館補校

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菹菜呼人菹爲人荇亦可  
笑之甚

輾轉反側釋文輾本亦作展案楚辭九歎王逸章句  
引詩展轉反側後漢書光武帝紀章懷太子注文  
選潘安仁秋興賦李善注引詩並同許慎說文無  
輾字則作展者爲正

毛傳荇擇也爾雅荇擇也郭璞注謂拔取菜呂東萊  
讀詩記引董氏云荇熟薦之也說各不同而實一  
義擇菜皆熟薦用耳戴氏震毛鄭詩考正義荇茹



臨凡四物肉謂之醢菜謂之芼肉謂之醢菜謂之  
菹菹醢生為之是為豆實芼則清烹之芼之言用  
為銅芼孔冲遠義疏以周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  
苜菜而謂詩咏時事用殷禮山芼字失其義故不  
知詩中已明言芼非為菹也

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芼  
葉盛也當是說維葉萋萋義與毛傳茂盛貌訓解  
不殊

黃鳥于飛毛傳黃鳥搏黍也陸璣毛詩草木鳥獸疏

目耕帖

卷三

王如煥館補校

魚疏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  
黃鸝段氏玉裁詩經小學廣韻為鳥羽文也鸝  
鸝一字有別爾雅疏即取此字正作鸝案黃鳥于  
飛與凱風之睨皖黃鳥皆黃鸝也秦風交交黃鳥  
正義黃鳥小鳥與小雅黃鳥黃鳥無集于楚皆指  
黃雀言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云灌  
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  
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為灌族亦叢聚也所以

江南詩古本皆為聚聚之聚而古叢字似最字近  
世儒生因改為最解云木之最高長者案眾家爾  
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徂會反  
劉昌宗詩注音為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為穿鑿失  
爾雅訓也

是刈是穫釋文韓詩云刈取也穫淪也音羊灼反案  
韓詩唐代猶存故陸氏引用為多唐石經作獲依  
爾雅釋訓以改毛本正義引釋訓作獲又順毛以  
改爾雅也

目耕帖

卷三

王如煥館補校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軌苟有衣必見其敝  
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  
曰服之無射鄭注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為君子  
之衣今君子服之無厭言不慮也正義詩之本意  
言后妃習緝紵之事而無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  
采葛為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翰案  
詩詠服之言君子服此緝紵禮之引詩却是詩之  
本意  
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



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昏禮經曰告于公宮三月  
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  
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而無子者而  
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  
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案此所引皆周  
之逸禮

卷耳序后地之德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  
夕思念至憂勤也左傳襄十五年引詩曰嗟我懷

目耕帖

卷三

玉函山房輯佚書

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  
夫各居其列謂周行也彼非朝廷亦言周行者傳  
證楚能官人引詩斷章而要以周行爲周之列位  
毛傳正與左氏傳合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毛傳頃筐畚屬是以二字連屬  
爲器名釋文引韓詩云頃筐畝筐也頃作傾字義  
解荀子解蔽篇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  
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  
然不可以貳周行楊慎亟取此說案荀卿以詩授

大毛公此毛詩之師宗也又淮南子叙真訓引詩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四句云以言慕遠世也頃作  
傾與毛詩異

我姑酌彼金罍釋文引說文作乃段氏玉裁詩經小  
學說文乃从乃从夕隸作乃許以毛詩姑字古文  
假借作乃詩之義不以秦以市買多得爲乃也說  
假借義甚的

正義引異義說韓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  
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又引異義說觥韓詩

目耕帖

卷三

玉函山房輯佚書

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也二升曰觶觶寡也飲當  
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  
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誦也飲不  
自節爲人誘誦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  
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  
有過靡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董道廣川詩  
故引韓詩四升曰撤與角文小異

蔡邕述行賦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馳頽而元黃皆  
用卷耳詩中字義也頽與毛詩馳頽不同蔡書百



經用詩此當是魯詩經字文選陸士衡歎逝賦  
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墮猶遺也詩中唯此墮  
字訓遺與毛傳地墮病也本爾雅者不協

爾雅釋山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岨卷耳毛傳  
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曰岨與爾雅正相  
反正義以為傳寫誤也

陟彼岨矣釋文出墮字云本亦作岨張參五經文字  
亦云墮岨見詩風今注疏本作岨以陸張所見考  
之則毛本舊作墮也

目耕帖

卷三

玉海館補校

南有樛木釋文馬融韓詩並作枓案爾雅釋木下句  
曰枓釋文枓本又作樛則樛枓二字古通用也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葛藟藥之云藟巨荒也藟  
緣也與釋文藟之本又作藟合呂氏春秋季春紀  
乃合藟牛騰馬高誘注藟讀如葛藟之藟而淮南  
子時則訓合藟牛注云讀如葛藟之藟一手之注  
不應歧異如此蓋以藟注當是讀如葛藟藟之  
藟脫誤二字非所引經本異也說文解字艸部藟  
艸旋兒引詩葛藟藥之與今詩異

樛木藥只君子猶藥是君子歐陽修詩本義后妃不  
嫉如下意以和眾妾眾妾得附之並進見君子云  
樂只君子者眾妾樂君子之辭也蘇轍詩傳呂祖  
謙家塾讀詩記嚴粲詩緝皆宗其說以君子指文  
王

毛詩題綱螽斯一名蚘蝓一名春黍似蝗而小青  
長股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如忌子孫眾多案毛詩  
題綱不知作於何人見太平御覽所引

目耕帖

卷三

玉海館補校

年得金百鎰奉母母責以不孝事並引詩宜爾子  
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似韓詩說螽斯之詩  
主內治教子孫而言不止美不如忌也

嫁娶之候鄭王互異又有馬昭張融孔晁諸人之論  
雖唯東哲論斷最晰事見聖證論論已散亡周禮  
地官媒氏疏及杜佑通典嘉禮並引之較正義所  
引較詳今較錄之鄭元議嫁娶必以仲春之月王  
肅以為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期盡之時矣孫卿  
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孔子家語云羣生閉藏於



陰而生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天數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焉又云冬令男女春班爵位皆謂順也馬昭非顛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殷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祀於高禩元鳥孚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孔晁答曰周官云凡娶判入子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後冰泮之時正以禮婚者也次言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婚期盡不待備禮元鳥至祀高禩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

目耕帖

卷十三

三才館補校

難曰詩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綳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凡此皆與於仲春嫁娶之候晁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喻妾侍從夫蔽芾其樗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元據期盡之教以爲正婚則奔者不禁過於是月昭又曰肅窮無經引秋以爲期此乃淫奔之時矣張融曰易泰卦六五以祉

元吉舊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生育嫁娶大吉也春秋魯迎夫人四時通用家語限以冬不符春秋非孔子言也三代嫁娶以仲春爲期盡之言且婚姻而合德天地配合陰陽會通之數合於春女與公子同歸之志符於南山採薇之歌協於我行蔽芾之歎同於行露厭浥之節驗於夏小正緜多士女之制不殊咸泰之卦暢於禮仲春之令矣東晉五經通論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

目耕帖

卷十三

三才館補校

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邱書時禮也夏城中邱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時失時况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識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



不譏何哉凡詩人之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  
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序美婚  
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  
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  
其葉蓁蓁有實其質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  
乎又標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  
前草蟲嘒嘒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  
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  
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

目耕帖 卷三 手寫婚儀補校

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  
若萬姓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  
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  
為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後設不以日月為  
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  
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  
秋之證以為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  
通年聽婚蓋古正禮也案隋唐志皆無東晉五經  
通論之目此篇曰聖證論而作或附聖證後故通

典比次而引之也

金履祥引墨子云文王舉閔天太顛於罍網之中西  
土服肅肅敬也赴赴約也豈豈兔而有肅敬之容約  
束之度此閔天太顛之所以賢而文王取之也楊  
守陳鏡齋詩私鈔亦用其說威雄經子要言取之  
以為此說有據

左傳成十二年卻至曰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  
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  
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

目耕帖 卷三 手寫婚儀補校

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于城及其亂也  
諸侯貪冒侵欲不思爭守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  
以為己腹心腹心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  
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  
則反之杜預注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  
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舉詩之  
正以駁亂義詩言世治則武夫能合德諸侯外為  
扞城內制其腹心卻至之意蓋謂治世之公侯腹



心原資武夫以扞城其民與亂世之略武夫以從已欲者不同也征南最得其解

公侯干城鄭箋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引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高誘注言其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與鄭不同

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注引韓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  
旭薛君曰中旭旭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與毛詩中達字異義同或古今字也

劉向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

目耕帖

卷十三

玉函山房輯佚書

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豈與之醜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日親死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遺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向說蓋本魯詩文選劉孝標辨命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李善注引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曰芣苢

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

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此芣苢雖臭惡

乎我猶采采而巳者以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

守而不離去也是韓魯說此詩同爲傷夫有惡疾

而作劉論以伯牛有惡疾而謂歌其芣苢未知別

有所據否又釋文引韓詩云直曰車前覆曰芣苢

案爾雅釋草芣苢馬馬車前毛傳用之說文

亦云一名馬馬名醫別錄車前子一名芣苢一名

蝦蟇衣一名牛遺一名勝身作澤瀉者或緣馬馬

目耕帖

卷十三

玉函山房輯佚書

勝身而涉誤乎又正義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其岐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實土地異物以爲貢贊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苢爲馬馬之草非西戎之木也  
文選曹子建七啓李善注引韓詩序云漢廣悅人也又引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郭景純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適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卽亡之迴顧



二女亦卽亡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引韓詩曰漢女所弄珠如荆雞卵說文解字鬼部魁字下引韓詩鄭交甫逢二女魁服徐堅初學記卷七引韓詩鄭交甫過漢皋遇二女妖服珮兩珠此皆一節文引者意爲節刪其說荒怪難信然高唐浴神諸賦實源於此又韓詩外傳引詩不可休息作思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注引韓詩江之濛矣薛君曰濛長也經文異字可取考焉

朱善詩解頤采芑曰蠶爾蠻荆闔宮中荆舒是懲殷  
目耕帖 卷十三 善詩解頤補校

武曰奮伐荆楚卽春秋書人意疑楚之有詩夫子刪之然季札觀樂時已無楚風是非夫子刪之也或封在江漢汝沱間二南數篇其楚詩乎聖人歸之周召意深遠矣困學紀聞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詞屈原爲之倡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翰案芑昔蔡詩行露中詩皆南國沐王化者同附二南似又不止楚詩也

遵彼汝墳毛傳墳大防也用爾雅釋邱之文案釋水

汝爲瀆郭璞注詩曰遵彼汝瀆則三家詩有作瀆者故郭引之與毛異也

怒如調飢釋文出怙字云本又作怒案蔡邕書熹平石經凡叔字皆作怙注疏本作怒今字也又云怒乃歷反韓詩作溺音同調張留反又作朝音同蜀石經本正作朝飢毛傳朝朝也鄭箋如朝飢之思食李黃集解引王肅云飢而又飢飢之甚也則謂作重字訓矣

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  
目耕帖 卷十三 善詩解頤補校

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章懷太子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鱓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曰鱓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獨觸目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又韓詩外傳枯魚銜索幾何不蠶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必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亦是說爲親從任義又列女傳引詩煨作毀以爲  
 周南大夫之妻作傳云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  
 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鄰人陳素所與大夫  
 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  
 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  
 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  
 以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  
 不罹患害而已夫鳳皇不離於屬羅麒麟不入於  
 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况

目耕帖 卷三 三美如奴節補校

於人平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  
 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類尾  
 云云案鄭箋避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  
 當念之以免於害義亦與韓曾爲近  
 說文解字赤部禮赤色引詩魴尾類尾禮或从貞作  
 頰二字通也又火部焮火也从火尾聲引詩曰王  
 室如異釋文焮字書作焮又引或曰楚人名曰焮  
 齊人曰焮吳人曰焮此方俗語也廣韻齊人曰焮  
 與此異

麟之趾釋文作麟之止云本亦作趾今注疏本作趾  
 案鄭注儀禮云今文止作趾是止爲古文也說文  
 無趾字  
 維鵠有巢鄭箋鵠之有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顏師  
 古匡謬正俗引箋作加功云此言始起冬至加功  
 力作巢蓋直語耳而劉昌宗周續等音加以架若  
 以構架爲義則不應爲架功也案今注疏本作架  
 功後人因劉周音而改  
 百兩御之釋文本亦作迓又作訝同案書收音正義  
 目耕帖 卷三 三美如奴節補校

引作百兩迓之徐邈音迓並非毛本字  
 維鳩方之毛傳方有也戴氏考正詩中方房通用小  
 雅旣方旣阜大雅實苞云云方房也謂乎甲始  
 生而未合時也是方有房意漢書地理志山陽郡  
 方與音灼云音房豫是方有房意方之猶居之也  
 左傳昭元年穆叔賦鵠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  
 蘋曰小國爲蔡大國有檣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案  
 穆叔以鳩之居鵠巢喻趙孟之治晉國故趙孟辭  
 不敢當穆叔又賦采蔡亦取詩有公侯之宮公侯



之事也詩無省穡義是穆叔借文為喻與襄二十八年穆叔曰行潦之蘋藻與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是皆謂音令辭會於風雅

曹粹中放齋詩說引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王應麟詩考引之案正義亦云采蘋者在草蟲之前證以儀禮合樂三終詩次或為後儒所紊也

憂心忡忡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作憂心惓惓云憂心貌與毛傳字異義同

孔子家語五儀解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日耕帖 卷三 毛如煇館補校

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末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說苑君道篇亦引此詩觀作遊又列女傳引詩肅肅兔且標之丁言不怠於道也亦與此義略同

毛傳蘋大萍也藻聚藻也鄭箋蘋之為言賓也藻之為言深也釋文引韓詩沈者曰蘋浮者曰藻案蘋即浮萍何得言沈藻生水底何得言浮王應麟詩考引作浮者曰藻音瓢乃知皆謂蘋也今本釋文

字誤附

林若撫詩談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朱注以湘訓烹非也湘字从水當是澣濯也翰案漢書郊祀志注醵烹孰煮而祀也引韓詩采蘋曰于以陽之唯錡及釜毛詩湘字與韓詩醵字同故毛傳訓湘而朱子從之為義甚古何得率臆妄改

于以奠之宗室廟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傳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箋云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日耕帖 卷三 美如煇館補校

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案盛蓋以黍稷毛傳於此實誤鄭氏深於禮駁斥極當王肅以為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為茹設之於奧與即屬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然非傳旨孫毓以王為長偏黨之見也



史記燕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  
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  
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  
詩說苑貴德篇引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伯述職當桑鷺之時不欲  
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  
間之民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云云又  
引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  
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此皆本魯詩之

目耕帖

卷三

元如媛館補校

說而韓詩外傳謂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  
伯恐勞民乃廬於樹下其後在位者不恤百姓耕  
桑失時詩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樹而歌思之則又  
似黍離之感宜入變風矣元二柏嘗退甘棠於王  
風見許謙二南相配圖其意蓋本於此  
正義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  
甫謚以爲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案白虎通王  
者不臣篇引詩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云召公文王  
子也此卽元宴之所據朱錫增報徐處士書辨駁

甚詳引逸書詩補傳云荀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  
之爲楚又陸德明云黃帝姬姓君奭其後斷爲武  
王所封黃帝之後於荀者卽召公也陳超就正編  
引朱說以爲召公於周爲同姓則稱分子支族者  
皆可通矣

釋文勿翦韓詩作剗初簡反與毛異又漢書韋元成  
傳劉歆議引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  
剪又作翦亦三家經異文也

孔子家語廟制篇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

目耕帖

卷三

元如媛館補校

想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况  
祖宗之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引詩召作邵  
是古今字伐與想上下章互異似傳寫誤也  
施士丐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  
屈也見王謏唐語林東萊讀詩記取其說  
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  
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  
始也不可以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  
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



娶者所以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也夫家體輕  
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  
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  
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婦之禮不  
備足也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  
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此亦本魯詩說又韓詩外傳夫行露  
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  
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

目耕帖

卷三

早 婦 姪 館 補 校

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汗道之行乎  
韓義亦與魯相近

後漢書王渙傳注引韓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純薛君  
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  
純數名也詩人賢士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  
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臧庸拜經日記爾雅委美也釋文委先儒並作禕  
於宜反令人曰禕禕者心之美也詩曰禕禕宅宅  
案說文引爾雅云禕禕禕禕印禕字之省爾雅

出於漢世今文之學也三家詩必作禕字孫郭等  
據毛詩改文又隸釋八載衛尉衡方碑云禕隋在  
公此即用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文而委字  
作禕與君子偕老篇正合余時以爾雅所載皆魯  
詩於此尤信韓詩羔羊作透迤有釋文可證洪适  
以禕隋為韓詩予向辨其非雖知三家而不能定  
其為魯也今以爾雅君子偕老篇證之信為魯詩  
矣翰案臧氏考禕字甚洽而略却隋字證毛魯韓  
詩甚核而遺却齊詩愚以為毛詩委蛇或作委它

目耕帖

卷三

聖 婦 姪 館 補 校

韓詩作透迤說文引爾雅禕禕禕禕禕省作禕是  
魯詩則作禕隋禕同而禕隋與者恐是齊詩也  
退食自公毛傳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鄭箋退  
食謂減膳食正義傳以吉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  
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又云減膳食大夫  
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  
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讓孫毓云自非天災無  
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  
於常禮案毛鄭說退食不同毛義為當



朱善詩解隨二南言振振者凡三處斯以衆盛言麟趾以仁厚言殷雷以信厚言案毛傳惟彛斯訓仁厚其二皆訓信厚

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紀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詞成雄經子要言稱許之恭讀

御纂詩義折中以求賢解尤能抉經之蘊

釋文標有梅韓詩作棣迨其韓云願也案孟子梁惠

王上篇塗有餓莩趙岐注引詩莩有梅莩零落也

孫奭音義引丁公著云韓詩也此可補釋文之遺

目耕帖

卷十三

聖如姬館補校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三心五嘒四時更見鄭箋

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案夏小

正三月參則伏參辰不相比三月之昏心出於東

參沒於西矣正月朔則見嘒即嘒柳星也正月昏

見七月晨見與下參昂皆以列宿著明者言之也

集韻平聲下五交諫交切昂昂西方宿也引詩維參

與昂徐邈讀古作昂昂讀茅音則稠讀韻猶讀絲

以韻相叶

抱衾與稠毛傳稠被禪也鄭箋稠牀帳也鄭志張逸

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裳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為稠雖古無名被為

稠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案爾雅釋訓轉謂之帳臧鏞拜經日記引之謂此

釋小星之抱衾與稠也又考定爾雅是魯詩之學

謂魯詩稠作幃箋以稠為帳亦本魯訓翰案文選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慰

李善注引毛詩抱衾與稠云幃與稠古字同此亦

一證也

目耕帖

卷十三

聖如姬館補校

王質詩總聞小星三章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李

急則人勞不得不歸之於命抱衾與稠聞命即發

不及治裝也周禮園書影取之以爲此說尤切實

征之旨翰案韓詩外傳引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

而致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引詩夙

夜在公實命不同雪山說殆出於此釋文是韓詩

作實實有也外傳引詩正合

說文解字汜水別復入水也一曰汜窮濱也引詩江

有汜又涇水也引詩江有涇案作涇者三家異文



江有渚釋文引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案文選張平  
子西京賦薛綜注薛君韓詩章句作水溢而為渚  
小異說與決而復入之汜別出之沱為類頗得託  
興之義

其嘯也歌鄭箋嘯蹙口而出聲也說文解字嘯吹也  
周成雜字解詁嘯吹聲也魏晉人始以嘯與歌吹  
並詳音謝孫登阮籍皆以善嘯傳成公子安作嘯  
賦桓元與袁宜都書論嘯袁山松有答書並說吐  
辭選意之與唐大理評事孫廣作嘯旨十五章有

目耕帖

卷三

四庫全書補校

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鷲等  
目遠託太上道君授西王母不盡可信而發端言  
嘯者其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端而清  
謂之嘯則固與蹙口出聲之義相發明矣

野有死麕序謂惡無禮也夫野人被化能惡無禮鄉  
田守望井田之良法存焉左傳昭元年子皮賦野  
有死麕之卒章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龙也可使  
無吠漢樂府雜鳴犬吠兄嫂當知之皆深得詩人  
之旨乃王柏作一南相配圖退何彼穠矣甘棠於

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抑何師心之甚也

野有死麕釋文作麕云本亦作麕案左傳引詩作麕  
與釋文所據毛詩同今注疏本作麕非毛之舊矣  
又白茅包之釋文出苞字則毛詩舊本亦作苞也  
何彼穠矣釋文穠如容反戎戎也韓詩作莪莪音戎  
說文云衣厚貌案今俗本譌作穠非

何彼穠矣序車服不繫其夫釋文車音居他皆放此  
引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音  
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

目耕帖

卷三

四庫全書補校

始有車音翰案詩本音灼灼其華音敷考詩如唐  
棣之華顏如舜華維常之華並叶車音韋並作花  
字讀矣

儀禮士昏禮賈疏何彼穠矣篇曰焉不肅雍王姬之  
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以  
為鄭箴言言之又謂詩注王姬嫁時自乘其車  
箴言行云云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也  
案三家舊說甚奇鑿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



齊侯之子鄭箋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正義鄭志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更文王也答曰德能平天下則稱為平故以號文王焉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日平王故君諡云割申勸寧王之德是文王也又洛誥云佻來悲殷乃命寧即云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禮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則以命寧兼文武矣故注云周公謂文王為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為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武王亦受命故亦稱寧王理亦得稱平王但

目耕帖

卷十三

吳郡館補校

無文耳劉瑾詩傳通釋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為平王猶棧樸之稱為辟王有聲之稱為王后江漢之稱為文八初不拘於論也又如商頌稱湯為武王稱契為元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為皇王韓奕稱厲王為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翰案武王妃邑姜太公之女則此之齊侯呂伋也世本太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齊侯之子當是乙公得齊與王室世締姻好故入春秋王姬下嫁為齊襄公夫人莊二

年秋齊王姬卒是也又莊十一年王女共姬為齊桓夫人不得執彼以疑此

周禮春官鍾師王奏騶虞鄭注騶虞聖獸賈公彥疏引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噉之辭皆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鄭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詩正義引張逸問騶虞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虎黑文周史

目耕帖

卷十三

吳郡館補校

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祀言多賢也案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左太中魏都賦劉淵林注並引魯詩傳古者梁紉梁紉者天子獵之田曲也賈誼新書禮篇一發五祀吁嗟乎騶虞騶虞者天子之園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坐與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祀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矣賈在漢文帝明唯魯詩先出此用魯說也又蔡邕琴操騶虞節國



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凌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性情外逼禮義欲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蔡書石經用魯詩此亦魯詩說也琴操述作詩之山賈書敘其事與毛詩異毛訓騶虞為義獸雖原於周書王會解之般吾白虎而太公六韜尚書大傳淮南子皆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顏師古注司馬相

目耕帖

卷三

吳如煥館補校

如傳般般之獸亦指騶虞他見經疏緯書者甚夥遷子載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路史引劉芳義疏騶虞作騶吳史記東方朔傳又謂騶牙以為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說形狀雖異要是以獸為說也歐陽修詩本義據賈誼新書及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騶虞為虞官謂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朱子說從毛鄭而別錄歐陽氏之論附於序後嚴粲詩緝乃取

月令七翳咸鴛及孟子虞人之說以為騶御與虞人而謂騶雅無騶虞之名騶虞非獸也說皆可取王質詩總論讀吁嗟乎句騶虞句劉家龍讀書疑用其說云于嗟麟兮嗟與兮叶于嗟乎不承權與乎與與叶于嗟乎騶虞乎與虞叶非兩句卽一句兩韻也案皮日休雜體詩序詩云蝦蟇在東鴛鴦在梁此雙聲之始也此亦其例又史記田世家祝詞甌婁滿箏汙邪滿車吳越春秋竹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皆用此體不但歌詞有之老子道德經

目耕帖

卷三

辛如煥館補校

法本章琢琢如玉珞珞如石立戒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亦一句中叶兩韻周南召南譜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蘋為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故不得其次序正義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又云射



義注云狸首逸詩下曾孫侯氏是也因學紀聞艾  
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狸首風也幽之雅頌  
猶魯頌也黃氏曰抄狸首逸詩云曾孫侯氏者也  
清江劉氏謂原壤所歌狸首之斑然者是其章首  
或曰篆文狸似鵲巢似首即鵲巢也木知是否按  
因學紀聞又引大戴禮投壺之歌鹿鳴狸首鵲巢  
此有狸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

許慎說文解字引詩最多其引句在二南者如州水  
中可居曰州周遊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水

目耕帖

卷十三

聖姬補校

中高士故曰九州引詩在河之州樛木長也引詩  
樛差苕菜媠巧也一曰女子笑兒引詩桃之媠媠  
又扶木少感兒引詩桃之扶扶藻水艸也引詩于  
以采藻度舍也引詩邵伯所度蔽吟也引詩其蔽  
也謂案許氏說文序稱詩用毛氏而往往與毛殊  
異蓋參用三家經字也

目耕帖卷十四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二

後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  
內爲三國詩風鄘庸衛是也鄘以封紂子武庚庸  
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  
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其地封弟康叔  
號曰孟侯以來輔周室遷鄘庸衛之民於錫邑故  
鄘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鄘作庸或作鄘與

目耕帖

卷十四

一姬補校

毛詩異正義鄘鄘衛者土地既廣詩文早作故以  
爲變風之首張子橫渠詩說詩固有次敘不可一  
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者非以衛分  
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翰案詩首二南尊文王也  
次鄘鄘衛三國同風存商俗也故王風在其後  
列女傳寡妻夫人者世行本列女傳作宜妻夫齊侯  
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  
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  
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怒於齊



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閉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故舉而列之於詩也此本魯詩說小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項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第言仁人亦未明指為誰氏朱子集傳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用列女傳說而少易之荀子宥坐篇引目耕帖

卷十四

二 鄭叔補校

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云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劉向說苑節士篇引我心匪石四句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眾也又劉向傳上封事亦引我心匪石言守善篤也此皆推廣詩蘊非原其初作之義也

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注阮嗣宗詠懷詩注嵇叔夜養生論注並引韓詩耿耿不寐如有殷憂與毛詩隱憂訓痛者異

禮記孔子閒居左傳襄三十一年並引詩威儀逮逮

古連棣聲同何彼穠矣唐棣字林大內反可證要亦是三家經本異字也

賈誼新書容經篇夫有成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眾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說義在詩始萌芽之時依據最古

觀閔既多釋文出選字云本作遴或作觀今注疏本正作觀似非唐初舊本王逸楚辭章句顏師古漢目耕帖

卷十四

三 鄭叔補校

書敘傳注皆引作觀蔡邕朱公叔璠前石碑遴難受辱用此詩則作遴矣集韻去聲五十候莫候切侮傷也詩受侮不少徐邈讀今所不用

說文解字昭明也引詩昭辟有標與毛詩作寤字不同

集韻平聲上九魚循月行也詩日居月循通作諸然則循是詩本字也

胡迭而微釋文迭待結反韓詩作載音同云載常也盧文弨考證載當作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毛傳綠間色黃正色綠作如字  
訓鄭箋綠當爲綠故作綠轉作綠字之誤也又云  
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祿衣反  
以黃爲裏非其制也故以喻妾上僭康成先從張  
恭祖受韓詩後箋毛詩稍故作祿蓋依韓詩故爲  
說然終不若綠作間色解與黃正針鋒直對習無  
名氏休洗紅第二首云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  
裁作衣舊紅番作裏迴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復  
君所知正葩經好注脚也

目耕帖

卷十四

四如煇館補校

燕燕小序衛莊姜送歸妾也禮記坊記引詩曰先君  
之思以畜寡人鄭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  
無子立庶子衍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  
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釋文畜毛詩作勗定姜之詩此是魯詩正義獻公  
無禮於定姜者按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  
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  
而暴妾使余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與詩注不同  
者按鄭志答臧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詩

乃改之而列女傳載此詩又謂定姜送婦作與鄭  
氏禮注所引復異傳云衛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  
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  
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恩愛哀思悲心感  
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  
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  
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  
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今就兩說而通之蓋  
詩爲送婦而作而婦之不能留於衛者以獻公之

目耕帖

卷十四

五如煇館補校

無禮也故詩辭悲切末賦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者  
責獻公也孝經緝命訣天子行孝曰就諸侯行  
孝曰度卿大夫行孝曰舉士行孝曰究庶人行孝  
曰畜以畜養爲義不曰度而曰畜隱見獻公之無  
禮言婉而多風矣又李黃集解引韓詩衛定姜歸  
其婦送之而作范處義詩補傳亦引韓詩定姜歸  
其婦與魯詩同李樛黃樛引作姊者婦字之誤也  
報我不述釋文述本亦作術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  
注引韓詩正作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據序此



詩莊美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  
深責州吁街較述字義深

終風序莊美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願我則笑寫狼子野心如繪施於莊公  
恐非僻釋文引韓詩終風西風也浪起也說文解  
字濼疾雨也一日沫也一日暴實也引詩終風且  
濼又文選陸士衡為願彥先贈婦詩隆思亂心曲  
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  
隆隆思二字亦甚新警

目耕帖

卷內

六如奴館補校

願言則噫毛傳噫哈也正義引王肅云願以母道往  
加則噫切而不行哈與切音義同也鄭箋噫讀當  
為不敢噫咳之噫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  
如是我則噫也今俗人噫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  
也案毛王所說仍是莫往莫來意鄭如字解義為  
博通漢書藝文志雜占十八家有噫耳鳴雜占十  
六卷梁七錄有噫書耳鳴書日聞書各一卷宋陳  
晦輯百怪斷經有占噫噴法則俗驗之流傳遠矣  
又案釋文山詁字云本又作噫又作噫是六朝舊

本皆然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六引詩願言則  
寔用舊本也今注疏本從鄭作噫說文亦同

說文解字鐘鐘鼓之聲引詩擊鼓其鏜又鏜鼓磬也  
引詩擊鼓其鏜鏜依毛詩藝用三家經存異文也  
春秋隱四年經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止敘  
州吁為兵主不言何人將兵擊鼓詩云從孫子仲  
平陳與宋序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則序本國史而  
成信也鄭樵乃欲盡廢序說不亦慎乎

目耕帖

卷內

七如奴館補校

歐陽修詩本義引王肅云自爰居而下三章衛人從  
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案集傳止以後二章為  
從役者念其室家

于嗟闊兮釋文闕韓詩云約束也案文選劉越石答  
盧湛詩李善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括約束也是  
毛詩作闕韓詩作括也于嗟洵兮釋文洵韓詩作  
洵呂氏春秋盡數篇高誘注引正作洵云遠也  
龍萬青詩經詁要唐人詩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  
戰幾人回是不我活意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



閨夢裏人是不我信意

王柏詩辨說凱風一篇婉而不迫微而不露事父母

能幾諫者也翰案七子盡孝道以慰母心母終不

嫁七子又實能幹母之憂矣

鄜道元水經注睢水又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

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

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

睨皖黃鳥毛傳睨皖好貌朱子集傳其聲清和圓轉

也周櫟園書影何義門讀書記并云楊用修謂睨

目耕帖

卷十四

八如姬館補校

皖色也非聲也下句載好其音以爲重複訓之爲

色古注可憑也嚴氏詩緝謂睨皖指毛羽之鮮潔

而說詩者又謂目之流盼也按二字俱從目此解

較長翰案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三引韓詩作簡

斤黃鳥載好其音簡斤二字甚新異

雄雉序不恤國事釋文本亦作卹段氏玉裁云說文

引書無恙于卹李善注藉田賦引書惟刑之卹哉

今衛包皆改作恤說文血部卹憂也心部恤憂也

雖二字音義皆同然古書不容徑改虛文昭釋文

攷證據段氏說知古本毛詩亦本作卹故魏石經

尙書大誥篇卹字有古文篆文隸字三體皆從卹

而不從心漢街彈碑優卹民隱張納功德敘卹澹

凍悽亦皆從卹疑說文心部恤字是後人所增案

說文於音義相同及經文異字每兩收之亦未必

是後人所增也

荀子宥坐篇引詩云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曷云能來于曰伊稽首不共有來乎述義甚古文

選傳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

目耕帖

卷十四

九如姬館補校

云詞也似說雄雉詩二云字義

韓詩外傳引傳曰天地有合說地引作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

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

亂說苑作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時失而亂矣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

無說苑不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

月微說苑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

期年說苑而後能行三年說苑而後

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說苑而後

變反陰下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



八歲而歸說苑十六而精化小過女七月而生

齒七歲而離說苑齒十四而精化小過是故陽以

陰變陰以陽變故說苑無此 不肖者精化始具

作始而生氣感動獨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

亟天而性不長也說苑無此 詩曰乃如之人兮

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

闕溢說苑作 而後傷時不可過也說苑作傷時不

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說苑無道 詩曰靜女

其妹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

目耕帖 卷十四 十婦嫁館補校

悠悠說苑作 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說苑

有之 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作故 劉向說苑

辨物篇亦載此文語句小異案韓嬰引傳當是魯

詩傳也說義精微似大戴禮記易本命其引詩乃

如之人兮說苑無兮字悠悠我思說苑作遙遙意

魯傳本無兮字本作遙遙韓就所傳經本易之否

則魯韓本同後人妄加兮字遙遙順毛改爲悠悠

考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李善注引韓詩曰愛而不

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稽叔夜琴賦注

左太冲招隱詩注何敬祖贈張華詩注引韓詩並

同而爾正平鸚鵡賦注引韓詩搔首踟躕薛君曰

踟躕躑躅也與諸引不同則李善亦有順毛而誤

者此傳引詩亦作搔首踟躕以是準遙遙我思後

人改易居多耳

戴氏毛鄭詩考正雄雉四章百爾君子不知德行按

上言展矣君子既婦人謂夫之稱此君子不當如

箋說爲衆君子蓋百爾君子謂凡所爲之在君子

也道遠不來今既不知君子之德行矣然念其平

目耕帖 卷十四 十一婦嫁館補校

日之不忒不求有素履可信如是則亦焉往不善

乎又美之以自慰也翰案鄭箋訓不忒不求爲不

疾害不求備於一人求作責字解亦不如朱子集

傳訓不貪求與夫子引詩美子路義合

深則厲淺則揭毛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

揭褰裳也正義引釋水云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

爲厲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孫炎曰揭衣

褰裳也衣涉濡禪也案毛傳用爾雅成文而孫氏

濡禪之說以不近情蓋涉水者惟恐濡溼衣裳故



相度深淺以渡爾淺者褰裳可渡若水深至帶以上不惟濡禪亦且濡衣自當有所踐履而渡以衣猶言勿須褰裳也說文厲作礪云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礪有狐篇在彼淇厲亦謂有履石之處也毛詩於彼解云厲深可厲之旁語亦混酈道元水經注河水二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累石作基階節節相次大木縱橫更鎖壓兩邊橋以礪石爲主故名厲也此可爲厲字之確證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

目耕帖

卷十四

三婦媛館補校

與爾雅由帶以上同義只解得深字一層所以處此深者未之言及也

旭日始且釋文旭許玉反說文讀若好字字林呼老反盧氏攷證案字林之音與說文讀若助同瓊從力冒聲知亦讀若好也爾雅釋訓旭旭躡躡也釋文旭旭郭呼老反邢疏曰郭讀旭旭爲好好小雅巷伯云驕人好好翰案城氏拜經日記謂爾雅是魯詩之學然則巷伯之驕人好好魯作旭旭也招招舟子釋文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招

招聲也案招字從手叔師說是也

周世樟云雄雉之婦人勉君子以德行谷風之婦人佐君子以成家鄭風雞鳴望君子以親賢齊風雞鳴助其君以勤政皆賢婦人也翰案風歌婉諭寄興無端雄雉古之君子行也谷風古之棄婦詞也勉勉同心釋文勉本亦作勉案白居易六帖卷十七引詩勉勉同心與釋文合文選傳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韓詩作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勉勉也漢書劉向傳引詩密勿從事蔡邕濟

目耕帖

卷十四

三婦媛館補校

北相崔夫人誄密勿不忘用詩字亦作密勿則魯詩與韓詩同周興嗣千字文俊又密勿亦韓魯詩也孫奕示兒編勉勉屬勉勉之行勉強自力故曰勉勉極似王安石字說

禮記坊記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鄭注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食無以根美則并取之若則藥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



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民我願與女同死矣案鄭解不盡利是記引詩本義後別解詩謂交友相與節取其善注禮時未見毛詩本之韓魯也不盡利而節取義實相贊詩禮固兩通也左傳僖三十三年凶季引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則純用節取其善意

中心有違毛傳違離也鄭箋其心徘徊然釋文引韓詩違很也案有違即上章莫違之違言本期德音目耕帖 卷十四 古鄭經館補校

莫違及爾同死而今使我行遲遲而去不覺中心有違也訓離最當訓很近之徘徊然仍在上句遲遲夾裏

呂氏春秋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屨之機高誘注招至也屨機門內之位也引詩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屨之謂案以機括之機為畿嫌於附會而說詩義亦非白虎通嫁娶篇引詩薄送我畿以為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可想見古道

之忠厚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誰謂荼苦爾雅毛傳並以茶苦菜也又禮記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驗元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識黃蔞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方生耳亦大

目耕帖 卷十四 古鄭經館補校

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益知非龍葵也顏師古匡謬正俗苦菜本草云苦菜味苦名茶草一名游東生益州川谷及山陵旁陵冬不凋死陶宏景注疑此即今茗茗一名茶又令人不眠今陵冬不凋而嫌其止生益州益州乃有苦蕒耳桐君藥錄云苦菜三月生扶疎六月華從葉出實落根後生冬不枯今茗極似此案此苦菜即詩人所稱誰謂荼苦茶音塗其狀全似苦蕒而細葉斷有白汁味極苦陵冬不凋桐君



所說正得體狀也近來諸人無識之者今吳蜀之俗謂苦菜者卽爾雅所謂葍黃蔕爾雅雖陶公知俗呼苦蕒爲苦菜而不識其苦菜之形以其一名茶乃將作茗巧說滋蔓祇增煇惑且本草說其主療疾病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乎

涇以涇濁毛傳涇濁相入而清濁異鄭箋涇水以有涇故見爲濁正義此婦人以涇比己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涇故人見謂己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己惡也此

目耕帖

卷十四

十六鄭經館補校

發明毛義也箋又謂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涇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此又進一層輔翼毛傳後漢書岑陞陳翔等傳贊涇以涇濁玉以礫貞章懷太子注言涇以涇濁乃顯其清詩用曲喻贊用直美故不同也

無發我笱釋文引韓詩云發亂也案發與廢古字通用依韓說當是以廢爲義

禮記表記引國風曰我今不聞皇恤我後終身之仁

也孔子問若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雖是斷章取義而一以見樂善之不倦一以見所惡之同民谷風之詩人抱負實不凡也

匍匐救之禮記檀弓下家語論禮皆引作扶服救之大雅生民篇釋文匍本作扶匍本亦作服蓋古文作匍匐正字今文作扶服假借字也

不我能惱毛傳惱養也鄭箋惱驕也說文解字惱起也引詩作能不我惱文義並與毛鄭異

說文解字口部售賣去手也引詩賈用不售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五引韓詩曰既詐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也畜作詐訓義與毛

目耕帖

卷十四

十七鄭經館補校

鄭大異有洗有滌釋文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案潰潰重文疑韓詩本作有洗潰潰也

式微序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中露泥中毛傳皆訓衛邑也列女傳作中路又以此詩爲黎夫人及傅母二人作傳云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面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



甚不得意其傳閔夫人賢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道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傳用魯詩故與毛詩異也

林若撫詩談式微篇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微即微管仲之微胡康侯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然矣

目耕帖

卷十四

大興縣館補校

釋文旄邱字林作務云務邱也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關關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此山其土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土族有李穆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為趙郡佐共太原王劭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為縣令徐整所立銘云上有權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權務山也權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邱

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首亡付反今依附俗音當音權務耳入鄭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為趙州莊嚴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即用此也今以二書通之漢碑務是本字字林加山作務要是謂旄邱也

韓詩外傳引傳曰水濁則魚竭說苑作困今苛則民亂城

峭則崩岸削則破說苑作城峭則必崩故吳起峭刑

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說苑無此二句治國者說苑作

國無說苑無乎者譬若乎張琴然說苑無乎大絃急則小絃急

故說苑故下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

目耕帖

卷十四

十九縣館補校

說苑作樂不過百里無聲之聲近及四海故祿過

其功者削說苑作損名過其實者指說苑作削情行合名說苑

而民副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能為長生久視而

無累於物矣說苑政理篇亦引此節至必有以也

又修文篇亦引何其處也四語云惟有以者為能

長生久視而累於心也案此亦魯詩傳而韓嬰引

之

韓詩外傳又引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



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說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說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說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形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下引詩何其處也四句案與上同是引魯詩傳古人說詩觸類引伸頭頭是道故董子曰詩無達詁也

頊兮尾兮流離之子毛傳頊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鄭箋衛之諸臣初

目耕帖

卷古

王姬館補校

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正義釋訓云頊頊小也釋鳥云少美長醜為鷓鴣陸機云流離泉也自關西謂泉為流離其于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鷓鴣食母許慎云泉不孝鳥是也流與鷓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朱子集傳訓頊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案漢書郊祀歌闕流離注流離不得其所者此集傳之所本又案漢書西域志罽賓出壁流離注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亦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然則琉璃亦有作流離者

矣

簡兮魯詩作東兮高潛人天祿識餘引申公曰東兮官名恥亂邦故自呼而歎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頗肖詩之神吻

碩人僕僕釋文引韓詩作扈扈云美貌案爾雅釋山卑而大扈郭璞注扈是廣貌禮記檀弓爾勿扈扈爾鄭注扈扈大廣貌扈扈訓美當是廣大之美也楚詞九章王逸章句引詩執轡如組云織組者動之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亦動於手而盡馬力也

目耕帖

卷古

王姬館補校

此與淮南子繆稱訓動於近成文於遠引此詩義合案孔子家語好生篇鄒詩曰執轡如組兩駟如儻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總結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告忠至矣哉漢人說此詩之義皆本家語舞作儻干旄作竿旄與毛詩異劉芳毛詩箋音證轡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轡為勒且舊語云馬勒不言轡以勒為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鞍為轡反覆



推之此為明證又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為轡審矣今俗儒仍以轡為勒而曾無寤者案劉芳北魏人當時誤稱如此今則各有區分矣

瑟彼泉水釋文瑟韓詩作祕說文作必案今說文引詩作泌彼泉水陸氏引作必恐是傳寫之誤韓詩作祕頗難解意其溯泉源之始謂隱隱而出乎

儀禮士虞禮鄭注引詩出縮于沛飲餞于禰釋文出鄭注作濟爾劉本作泥案縮與宿義迥別今即以

目耕帖

卷十四

王叔媛館補校

儀禮通之士虞禮有入設几東席上束縮降洗又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有鹽鄭注皆訓縮進也此亦當作進字解謂出而進于濟也詩釋文于禰引韓詩作坻劉本鄭注作泥即坻字之異文也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又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並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當是說飲餞義此其逸句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

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未也漢人說經多能得古之禮意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毛傳干言所適國郊也不指何地案樂史太平寰宇記河道入邢州堯山縣其地

目耕帖

卷十四

王叔媛館補校

本名柏人有干言山在縣西五里李公緒趙記云柏仁有干言山衛詩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是此山也王應麟詩地理考據以爲衛女嫁邢地志信有益於經哉

龍萬育詩經詁要說北門之詩云貧者無財以自給而俯仰之計窮窶者無財以爲禮而交際之情缺盡人而求曰交每事而責曰徧說義最有分曉王事敦我釋文引韓詩云敦迫與毛訓厚鄭訓投擲不同室人交徧推我釋文引韓詩作謹于佳子佳



二反就也集韻視佳切謹就也引韓詩室人交徧  
謹我與陸氏二反小異又說文解字徧相持也引  
詩室人交徧惟我皆與毛作摧訓沮異

其虛其邪鄭箋邪讀如徐正義引釋詁云其虛其徐

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鄭箋讀本

爾雅朱子從之

列女傳引詩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

歸集韻平聲上八微霏霏芳微切秀也引詩雨雪

霏霏或從飛其霏作霏霏與毛詩經本異

目耕帖

卷古

西鄰媛館補校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注又宋玉神女賦注曹子建洛

神賦注並引韓詩曰靜貞也當是靜女之注

說文解字秣好佳也引詩靜女其秣又優仿佛也引

詩優而不見皆與毛詩字異

貽我彤管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史

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如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

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

環退之常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

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灋案此是周公逸禮毛公

及見而引之又周禮天官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

九御鄭元注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羣妃

御見之灋月與后如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

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

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六十五

日而徧此亦古彤管之灋類識於此

說釋女美釋文說本又作悅案白帖引詩作悅

新臺釋文馬云脩舊曰新世傳子貢詩傳作親臺豐

坊所傳偽魯詩作親臺蓋以宣公納伋妻事而傳

目耕帖

卷古

玉如媛館補校

會之也

說文解字玼玉色鮮也引詩新臺有玼與毛詩作泚

異

新臺有酒釋文洒七罪反高峻也韓詩作淮音同云

鮮貌河水洿洿釋文引韓詩作泥泥盛貌遠條不

殄鄭改作腆皆與毛異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李善

注引韓詩媵婉之求媵於見切婉於萬切又劉越

石谷盧諶詩注引毛詩亦作媵婉則毛別本亦同

韓燕或作譙也



蓬條不鮮毛傳蓬條不能俯者鄭箋蓬條口柔常觀  
 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也得此戚施傳戚施  
 不能仰者箋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案  
 國語晉語四蓬條不可使悅戚施不可使仰此毛  
 之所本也爾雅釋訓蓬條口柔戚施面柔李巡注  
 蓬條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  
 色以誘人是謂面柔此鄭之所本也案國語胥臣  
 對文公蓬條戚施與僂僂僂僂眩眩眩眩眩僂僂  
 昏並舉故韋昭注蓬條偃人戚施使人揚雄方言  
 目耕帖 卷十四 毛如煖館補校

簞或謂之蓬箇其麗者謂之蓬條蓋粗竹皮之用  
 以為困者個人不能仰其疾似之故以為名說文  
 解字爾字下引詩得此繩繩繩七宿切爾式支切  
 又名繩繩說文併繩與繩為一字於爾字下云先  
 齋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繩繩其行先先於爾字  
 下爾爾詹如也言其行爾爾爾雅釋魚繩繩詹諸  
 古字通用戚施故范處義解頤新語引韓詩得此  
 爾爾太平御覽引薛君章句作戚施云蟾蜍就喻  
 醜惡以其皮戚戚其行施施使人不能俯其疾似

之故以為名鄭氏以爾雅口柔面柔兩通之毛言  
 其形鄭明其義也  
 劉向新序節士篇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  
 母之子也壽與朔後母之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  
 殺太子而立壽也使人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  
 壽知不能止也因與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  
 時伋傳母恐其死也而作二子乘舟之詩是也說  
 與毛鄭異謂詩作於伋之傳母或有所據焉  
 陸佃埤雅釋木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言楫非不  
 目耕帖 卷十四 毛如煖館補校

可以為舟特非柏之所宜故共姜守義引以自况  
 也共姜守義所以自誓如此則欲奪而嫁之者特  
 牽於天性之愛而已故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  
 云天謂父也蓋毛讀序者所謂父母欲奪而嫁之  
 之誤也且女子從母而已故稱母焉何必言父然  
 後如序案奪嫁之議或自其母倡之故共姜止怨  
 其母天與人對朱子集傳亦以如天罔極為說  
 史記衛世家謂武公和簒共伯而立列女傳亦謂武  
 公殺兒而欲欺其嫂夫以武公厥聖之德大學與



文王並取爲王善之準觀其華年篤學箴傲於國焉有此事傳聞異辭而史遷劉向沿其訛謬耳今以鄒柏舟之詩折之序云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稱世子明其父尚在也曰蚤死則猶在殤列可知詩詠髮彼兩髦傳云髦者垂髮子事父母之儀此父在而天亡之明證正義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葬八釐侯羨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辭又謂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爲君不

目耕帖

卷十四

天鄉煥館補校

必年幼也此則傳合史記而與詩序經文皆不合又依世家武公立五十五年引楚詔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謂武公卽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此又自相矛盾考竹書紀年宣王十五年衛釐侯薨平王十三年衛武公薨五十五年之數符矣據國語約武公卽位在四十一二亦近之其兄既長於武公如死於釐侯薨之歲亦當在四十五六以上其妻年應相若何由而知其少謂之少者亦以詩稱髮

彼兩髦是少婦口吻然獨不可卽詩詞稱髮髦而決共伯之少殤乎假令武公有寡兄逼嫂之事詩中卽不指實亦當微諷乃詩直怨母氏逼嫁不能信已之終守而別無所讎懟則又安知非未嫁而夫死而必以老夫女妻以鍛鍊武公之罪案耶唯以經證史傳之謬版聖千秋之冤獄可以白矣說文解字髮髮至眉也引詩統彼兩髦集韻平聲下六豪殿舉引同又云漢令有髮長或省實維我特釋文特如字匹也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目耕帖

卷十四

天鄉煥館補校

案韓詩與魏風碩鼠爰得我直協說文解字草部薺蔞藜也引詩牆有茨集韻平聲上六脂才資切薺引說文云云通作薺茨中蕘之言毛傳中蕘內蕘也鄭箋內蕘之謂宮中所蕘成漢書梁平王傳晉灼引曾詩云中蕘夜也釋文引韓詩云中蕘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韓魯義同顧野玉玉篇蕘夜也引詩中蕘之言中夜之言也亦用韓魯義當是二家本作蕘也不可詳也釋文詳如字韓詩作揚云揚道也案揚卽



道不加詳字義深不可讀也毛傳讀抽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按許氏說文解字曰抽讀也從竹摺聲摺即抽字是以籀或作籀蓋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為抽此當言讀籀也不得為抽引之義又以左氏傳其絲皆作籀

委委佗佗本釋文作他他引韓詩云德之美貌呂氏讀詩記引釋文亦作他他今本釋文與注疏本並作佗佗當是後人依別本改

玼兮玼兮釋文玼音此且禮反鮮盛貌說文云玉色

目耕帖

卷十四

三 鄭煥館補校

鮮也字林云鮮也音同玉篇且禮反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呂忱並作玼解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本或作瑳此是後文瑳兮王肅注好美衣服潔白之貌若與此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本後不釋不

如沈所言也然舊本皆前作玼後作瑳字其之翟也毛傳禴翟闕翟羽飾衣也鄭箋侯伯夫人之服自禴翟而下如王后焉正義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繪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孫毓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

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為長翰案唐元宗時始有霓裳羽衣蓋近服妖說文解字參羽髮也引詩參髮如雲重文作參案篇海別有參字止忍切音軫說文本作夙新生羽飛也並與參字不同揚且之哲也毛傳哲白哲今本並從日作哲案當從白作哲

目耕帖

卷十四

三 鄭煥館補校

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細裨也毛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縹為衣蒙覆也縹之靡者為縹是當暑裨延之服也鄭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縹緜之縹者展衣夏則裏衣縹緜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正義此傳展用丹縹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縹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為禕衣赤禴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鞠名與麤同又曰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



以爲然也又云定本展衣夏則裘衣絳綿俗本多  
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禮見  
於君及賓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袒衣喪大記曰  
世婦以袒衣是禮記作袒衣也定本云禮記作袒  
無衣字司服注以展爲聲誤從袒爲正以衣服之  
字宜從衣故也案彛崇義三禮圖冕服圖鄭必讀  
爲袒者以袒從衣而有衣義爾雅宜展雖同訓爲  
誠展者言之誠宜者行之誠貴行賤言袒字以宜  
爲聲有行誠之義故從袒也

目耕帖

卷十四

王姬媛補校

說文褻私服引詩是褻褻也與毛詩繼祥傳訓祥延

正義謂去熱之名者不同

邦之媛也釋文媛于眷反美女爲媛韓詩作媛云取  
也許氏煥云取乃助之譌

王嘉拾遺記敘少昊母皇娥事云帝子與皇娥並坐

撫桐峯梓瑟望娥倚琴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

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洽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

著日飭當其何所金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

遊樂之處爲桑中也詩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此

類也說極荒誕蓋好事者爲之也

美孟弋矣毛傳弋姓也正義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

又以言之政春秋定公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姬氏

卒穀梁作弋氏然則弋姓卽姬姓之別稱杞國夏

後也謂牧誓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庸在江

漢之南爲八國之首從王立功必受封賚亦周代

顯姓也故與姜姓並稱貴族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鄭箋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

飛則相隨刺宣姜與頑非匹偶釋文引韓詩云奔

目耕帖

卷十四

王姬媛補校

奔疆疆乘匹之貌鄭用韓義也禮記表記子曰唯

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

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鶉之賁賁

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

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

於上小鳥賁賁於下此經引詩斷章故注亦斷章

解之究亦不失相隨之義左傳襄二十八年伯有

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野乎

非使人所得聞也正義伯有賦此詩者義取人之



無善行者我以此為君是有嫌君之義案此說非是伯有即甚侈肆有意自嫌其君斷無於大庭廣眾之中顯然指陳之理義亦以鴉喻楚以鵲喻晉謂晉不能與之爭長而以無良之人為君為兄也然詩本刺淫而歌詩又借以譏諷故趙孟舉本詩正義以斥責其失辭也呂氏春秋壹行篇高誘注引詩作鵲之賁賁與禮記左傳同高氏習韓詩則韓經亦作賁賁也

蔡邕月令問答引詩云定之方中作於楚宮于作於

目耕帖

卷十四

三國如娘館補校

文選左太冲魏都賦劉淵林注引詩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于又作為並與毛詩異

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答曰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村預春秋地名蒗地楚邱在濟陰成武縣西南有楚邱城漢晉時郡境不同故鄭疑東郡杜云濟陰也郟道元水經注濟水二河水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合黃汲枝流俗之界溝也北逕元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

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又北逕楚邱城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邱亭杜預云楚邱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為狄所滅衛文公東從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即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元言觀其勞邑及山川也道里分明如畫引詩作墟與今本作虛異

說文解字櫛梃也買侍中說櫛即櫛木可作琴然則櫛古文椅字也

目耕帖

卷十四

三國如娘館補校

卜云其吉毛傳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正義本有成文連引之耳案易緯通卦驗言八能之士此亦其類當並出周之逸禮

星言夙駕釋文韓詩云星晴也案說文解字姓同晴雨而夜除星見也漢書天文志天曜而景星見曜即姓也韓詩依此為義姚氏雅惜抱軒詩說亦訓



星爲時以爲甫晴卽駕足以爲勤矣若見星而行  
乃罪人與奔表者之事衛文固不得爲也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駮化三千毛傳非徒庸君鄭箋  
今文公滅而復興從而能富馬三千雖非禮制國  
人美之戴氏考正舊說失其辭此章本指美文公  
盡心於人民美之不已而末及馬之衆多言非特  
於人其秉心如是也卽所以致國之富者其駮化  
已三千矣最得詩義

說文解字駮字馬七尺爲駮八尺爲龍引詩駮化駮  
目耕帖

卷十四

三毛如娘館補校

杜案許氏所引者爾雅釋畜文以爲詩者或三家  
經有作駮化駮牡者否則三家說詩如此也

後漢書楊賜傳章懷太子注引韓詩序蝮螭刺奔女  
也蝮螭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在東者邪色乘陽  
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  
賜傳又引中孚經曰蛇之比無德以色親注易稽  
覽圖中孚經之文也比類也鄭元注曰蛇邪氣也  
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又北堂書鈔引劉  
楨毛詩義問夫婦失禮則虹氣勝有赤色在上者

陰乘陽氣也皆足與毛傳相發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辱共也詩曰相  
鼠有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此妻諫夫  
之詩也案班固漢書敘傳述其家學云伯少受詩  
於師丹固父處爲伯弟穉之子固其從孫也地理  
志亟引齊詩知班氏世傳齊學也白虎通亦孟堅  
所撰集中引韓詩內傳魯訓並顯標之其止引詩  
者愚以爲皆齊義也

相鼠有皮毛傳相視也孫奕示兒編別創一解云相  
目耕帖

卷十四

三毛如娘館補校

地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  
上跳舞善鳴按相州與河東相鄰說頗新異  
人而無止釋文韓詩云止節無禮節也與毛止息義  
別

韓詩外傳引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  
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  
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不  
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  
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



而無儀不死何為又引詩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又引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皆引古說以發詩義

目耕帖

卷十四

美如姬館補校

精理名言宋儒語錄之先聲也

列女傳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搆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曰有四馬白旄者至者必要而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

死矣伋子痛壽為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棲霞郝蘭阜懿行宜人福山王照圖作列女傳補注案詩曰子子千旄在沒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界之今以傳推之疑即為此事而作也必用白旄者取易以識別也以詩言素絲故知為白旄也沒衛之界上邑姜使力士待伋之地也姝忠順貌姝子謂伋子也界與也言彼四馬白旄忠順之子何故以此界之深痛惜之辭也又云此

目耕帖

卷西

美如姬館補校

蓋出於魯詩之說而劉氏述之與毛詩異也其敘夷姜與左傳又異蓋皆出之魯詩耳要遮也史記曰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特白旄者殺之義與此合

正義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人益一駢謂之駢周人又益一駢謂之駟本從一駢而來亦謂之駢經言駢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



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傍以一馬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又歷引諸說以爲自古無駕三之制案彼所引有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此卽三馬之據乃以爲經傳無所言毛傳固云騂馬五轡兩服兩騂謂之四馬加一騂爲五馬兩騂加一騂卽三馬此卽經傳之證晁以三馬偏而不調五馬亦偏何以調而可用今人駕車多用三馬有以一馬在轅前者如此則一轅車亦可準之兩馬加一則三

目耕帖

卷十四

早如媛館補校

四馬加一則五後世五馬之制實由於此

素絲祝之毛傳祝織也鄭箋祝當爲屬屬著也案禮記樂記正義引五行鈎命訣云祝融樂爲祝續周禮春官大司樂疏引孝經緯祝融之樂曰屬讀知祝屬二字古通用也

列女傳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

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邱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邱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云云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以載馳爲許穆夫人作與毛詩左傳並協其敘齊求婚女

目耕帖

卷十四

早如媛館補校

因傅母言之事左傳不載而以本詩控于大邦誰因誰極玩之實非無據若衛女者識實出於鄭忽上矣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意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視我不臧我思不遠此所引乃孟子外書佚文說與列女傳相表裏

大夫跋涉毛傳草行為跋水行為涉作二事言釋文引韓詩云不由蹊遂而涉作一事言

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當是許人尤之注

水經注淇水又東注淇水為肥泉也故衛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為肥泉爾雅曰

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皆所浸潤少所歸目耕帖 卷十四 聖如齋館補校

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徒為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淇水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今毛詩誤作與菉作綠毛云菉王芻也竹編草也今本毛傳作篇竹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

之竹木以為用寇恂為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溢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草

不異毛注又言隕隈也鄭亦不以為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為水流入於淇非所究也然斯水即詩所謂源泉之水也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衛

女思歸指以為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為左右也鄭氏引博物志又言張司空是指張華博物志言今博物志無此語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博物記曰有與水流入淇水有綠竹草澳又作與攻

唐蒙著博物記與水入淇蓋唐記語張華作志以地理為首亦因蒙書則二書並有此說唐記久佚耶梁人及見之張志今行本亦多殘缺故不見也茂先淹博必有所考陸璣疏亦云淇澳二水以毛云隕隈為誤故鄭氏以為未究而復指源泉以實目耕帖 卷十四 聖如齋館補校

之也正義引釋草云菉王芻舍人云菉一名王芻某氏曰菉鹿藿也又曰竹篇李巡曰一物二名

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釋文引韓詩竹作蒹音徒沃反蒹篇

筑也石經同賦氏經義雜記此所指石經亦漢熹平石刻也石經為魯詩然則韓魯同作蒹案毛詩

蒹作綠即所謂終朝采綠禮記大學篇引此作蒹蒹作竹毛傳古文而訓篇竹亦用韓故也自陸璣

疏以綠竹為一草晉宋人遂有以竹為說者臧凱



之竹譜淇園衛地殷紂竹籥園也見班彪志又曰  
箚以簡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竹箴根深剛  
寒茂彼淇苑厥後直謂綠色之竹無知所謂王芻  
與箚筑者已

有匪君子大學作有斐荀子大略篇引詩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謂學問也與大學合

韓詩異字異義淇與章爲多有匪作有邳美貌也備  
兮亦云美貌嘒兮作宜宜顯也並見釋文呂氏春  
秋上農篇高誘注弁鹿皮冠引詩冠弁如星誘習

目耕帖

卷十四

聖如媛館補校

韓詩此亦韓本異字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引韓  
詩綠竹如簧簧積也薛君曰綠萋盛如積也太平  
御覽卷七百六十四引韓詩曰如磨如錯韓與毛  
詩雖異不應舛乖如此似有誤字

韻上聲二十六產備攔武貌爾雅瑟兮備兮或作  
攔蓋爾雅別本有作攔兮者案備攔亦古今字說  
文解字愷寬嫺心腹貌引詩赫兮愷兮與毛詩作  
嘒亦異

說文解字瑋石之次王者引詩充耳瑋瑩脰骨擿之

可會髮者引詩鬢弁如星皆與毛詩異

倚重較兮毛傳卿士之車戴氏考證按較在騎上車

之兩旁可凭者以其同寬廣言君子之寬仁自得

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曰重較承上寬兮紳兮據

左右言明矣此不獨卿士之車爲然翰案周官考

工氏與人以其隨之半爲之較崇又云參分式圍

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較圍鄭注較

兩騎上出式者賈疏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

兩也劉熙釋名其較車卿所乘也亦同毛說非禮

目耕帖

卷十四

聖如媛館補校

制

漢書敘傳考盤于代用詩語槃作盤顏師古注引詩  
考盤在澗釋文在澗韓詩作干云境坳之處也文  
選左太冲吳都賦劉涓林注引韓詩考盤在干地  
下而黃曰干與釋文所引異而槃正作盤又班孟  
堅西都賦珊瑚樹周阿而生李善注引韓詩曲  
景曰阿然此阿庭之曲似是考盤在阿注釋文過  
韓詩作備美貌漢頴長薛君碑引詩永矢不愷與  
今詩弗諼異亦本三家



列女傳傳母者齊女之傳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善交好始往操行衰情有治容之行淫泆之心傳母見其婦道不正論之曰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綉裝飾在與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頤衣錦綉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祗礪女子之高節以為人君之子弟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傳母之防

目耕帖 卷古 吳姬館補校

未然也說碩人詩與毛鄭異然出前漢經師之傳受細釋詩詞實相符合又可悟素以為絢兮一語確為此詩伏句莊姜間箴規而自脩亦賢媛也與毛詩亦可通矣

裴衣釋文引說文作鞞案說文鞞字下引詩作鞞衣而裴字下引詩與毛同案鞞為臬屬或齊魯韓詩借作鞞字故許氏兩引之以存異文如直以麻衣為解恐非辭也

楊慎丹鉛錄詩膚如凝脂凝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

白樂天詩落絮無風疑不飛又舞繁紅袖疑歌切翠眉愁又舞急紅腰凝歌遲翠黛低張子野詞蓮臺香燭殘痕凝今多作平聲失矣

領如蝟蟻釋文蝟似修反徐音曹齋本作蟻又作齊音同案徐仙民音曹作蝟字訓也其謂齋本作蝟是毛詩古本作齋今本或作蟻也蔡邕青衣賦用詩語正作領如蝟蟻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毛傳倩好口輔也盼白黑分也釋文倩兮韓詩云蒼白色盼兮韓詩云黑色也案

目耕帖 卷十四 吳姬館補校

齒以瑳白為巧益之以蒼安見其巧盼以分明為美只狀其黑安見其美實不及毛之體物潤亮矣說文解字引詩美目盼兮集韻去聲三十一欄盼盼同音竟反

說于農郊鄭箋說當作禊禮春秋之禊讀皆宜同衣服曰禊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釋文說本或作稅毛雖無傳以稅為舍可知也稅駕于近郊更衣義已含該在內何煩改經字乎

乎



大夫夙退釋文韓詩云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韓之此訓與毛傳大夫退然後罷義合

楚詞九歎王逸章句引詩河水油油云油油流貌也又引詩波涕漣漣亦訓為流貌案油油即洋洋波涕即泣涕三家異文也

施風濊濊鮪鮪發釋文濊濊馬云大魚网目豁豁也韓詩云流貌發發馬云魚著网尾發發然韓詩

作鱣案呂氏春秋論大篇上農篇高誘注並引詩施風濊濊鮪鮪發發與毛詩同高誘習韓詩而引

目耕帖 卷十四 吳媽媛館補校

詩不作鱣鱣者韓本亦不同乎說文解字濊濊流也引詩施風濊濊又鮫字引詩鮪鮪鮫鮫今毛詩

作濊作發省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釋文孽孽韓詩作犍牛暵反長

貌揭韓詩作桀云健也案呂氏春秋過理篇高誘注引詩庶姜孽孽與釋文同

氓之蚩蚩釋文氓韓詩云美也案氓訓為美與蚩蚩二字不貫

體無咎言釋文體韓詩作履履幸也禮記坊記引詩

亦作履無咎言鄭注履禮也案履幸釋詩詞雖順而古無明訓履禮雖有明訓而釋詩詞又不甚順

未若毛詩體字指卜筮之體與金滕公曰體合陸璣詩疏鳩食桑甚多則醉傷其性東晉發蒙記虎

以狗為酒雞以蜈蚣為酒鳩以桑椹為酒貓以薄荷為酒蛇以茱萸為酒謂食之即醉也造語甚奇

鄭志張逸問氓詩箋云醜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

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目耕帖 卷十四 吳媽媛館補校

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為之也翰案康成之論可謂詩權

儀禮士昏禮婦車亦如之有袂鄭注袂車裳幃周禮謂之容賈疏案巾車職童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

鄭司農云容謂幃車山東謂之裳幃或謂之童容後鄭從之衛詩云漸車帷裳是山東名幃裳也案

袂即襜皆帷裳之通名 說文解字婿夫也引詩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者夫

也或作二與毛詩異



總角之宴釋文宴本或作非者非正義經有作非者  
因甫田總角非兮而誤也定本作宴案甫田毛傳  
非幼稚也如使毛本作非則傳當在此此無傳知  
作非之非矣

禮記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忿菑及其身是故君  
子與其有諍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  
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鄭注此皆  
相與為昏禮而不終也正義引者證許而不與彼  
人所怨之

目耕帖

卷十四

李如璧館補校

說文解字恒憺也引詩信誓旦旦案恒恒同是且古  
今字也

淇水滌滌釋文出洩洩云本亦作滌張參五經文字  
滌字書無此字見詩亦作攸案說文攸本從水省  
更加水旁作洩非今本復洩下加心浸失古意矣  
爾雅釋草菀菀蘭郭璞注菀菀蔓生斷之有白汁可  
啖邢昺疏案如此注則以菀菀一名蘭或傳寫誤  
菀衍字詩衛風云菀蘭之支集韻平聲上二十六  
桓菀菀說文菀蘭菀也引詩菀蘭之枝爾雅作菀

據集韻與郭注菀菀猶云菀即菀也非衍字  
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鉞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  
決亂者佩鱗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摺笏衣  
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  
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  
矣詩曰菀蘭之枝童子佩鱗說能行者也訓辭與  
衍非後儒所及

垂帶悸兮釋文悸其季反韓詩作萃垂貌案毛作悸  
垂之似墜也韓作萃垂之相屬也各有意義

目耕帖

卷十四

李如璧館補校

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毛公此釋  
蓋依爾雅本訓而徐仙遂音甲為狎案甲雖音狎  
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為狎猶敦字訓厥葛覃篇云  
服之無斃豈得讀為服之無厭乎案顏說辯矣而  
徐氏非無所本釋文甲韓詩作狎狎尸甲反毛訓  
甲為狎已取韓經之義故徐直讀音狎也  
晉不容刀釋文引說文作舩正義亦引說文作舩小  
船也今本說文脫舩字宜據陸孔二家補之  
陳祥道禮書卷九十二引韓詩傳亡國之耻以戒諸



侯人之戒在於桃父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九引  
樊文深七經義網格論步卒五兵戈及車戟首矛  
矢似皆說伯也執及義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傳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正  
義諼訓爲忘非草名劉基菴集萱草名也詩曰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諼之義爲忘故  
萱草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  
於婚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於嵇叔夜之論後世  
相承以北堂謂母而有萱草之稱不知何所據若

目耕帖

卷十四

聖姬媛館補校

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歡  
雖有忘憂之草亦如不見非以萱比母也又按醫  
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喻母義或本此王明與魏  
太子青萱草忘憂草蘇釋勞無以加也草蘇草名  
能釋勞猶萱草能忘憂也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  
琦詩安得忘憂草言樹背與矜顏師古匡謬正俗  
據毛傳背北堂也以陸詩云云便謂身體前後種  
之爲誤案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積憤成疾  
痲無萱將如何亦用此詩李善注於陸詩引韓詩

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於謝詩亦引韓詩曰焉得  
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薛君曰諼艸  
忘憂也萱與諼通蓋韓詩本作萱薛以諼釋之前  
引作諼後人依毛改之則韓詩字異於毛安知背  
不作身後解晉初三家詩皆在士衡博綜必有所  
據未可執一說以議之也且卽以北堂爲解謂之  
背者亦謂在後並襟前亦樹之與謝詩無萱並是  
加一層翻法詩之妙處正在此說文解字慧令人  
忘憂艸引詩安得蕙草亦與毛詩異

目耕帖

卷十四

聖姬媛館補校

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云有狐爲國人憫鯨夫戚  
雄經子雜鈔取之以爲表國人之仁心固勝於彭  
寡婦之淫志  
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  
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  
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孔叢子孔子讀詩自二南至  
於小雅喟然歎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  
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  
子於考槃見遯世之上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也



苴之禮行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嚴祭詩緝木瓜美齊桓功績感其卹鄰之仁春秋不弔齊桓專封秉以尊王之義蔡卞毛詩名物解桓公惠小而德微至於玉止矣若天保報上則無物比焉皆得言外義

目耕帖

卷十四

五音嫺奴館補校

目耕帖卷十五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三

王應麟困學紀聞或謂仲尼降黍離為屈然季札觀樂時已為之歌王矣孔子正樂在後則降王為風非孔子也

劉瑾詩傳通釋變風作而天下不知王然讀邶風北門曰王事適我衛伯今日為王前驅唐摛羽曰王事靡盬黍無衣曰王于興師王命猶行於列國也

目耕帖

卷十五

一婦奴館補校

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九引韓詩曰黍離伯封所作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慝不識放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又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曹植貪惡鳥論昔尹伯奇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乃作黍離之詩亦用韓詩說而劉向新序節士篇云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漢師殊異若此王風不應有衛詩韓說近之雞棲于埭釋文出時字云本亦作埭賈昌朝羣經音



辨同陸作時今注疏本作塒非毛舊本

陸佃埤雅釋獸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

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故也頗諳物性然班彪

北征賦視牛羊之下來用詩語作牛羊班氏世傳

齊詩似齊詩作牛羊下來亦未必有意區別也

曷其有佻毛傳佻會也釋文引韓詩云至也案說文

與毛傳同朱子取韓詩義

君子陽陽右招我遊房鄭箋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

時在位有官職也鄭志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

目耕帖

卷五

二鄭煥館補校

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

可招者常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

免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案周禮春官磬師教

緦樂燕樂之鍾磬鄭注燕樂房中之樂鍾師凡祭

祀饗食奏燕樂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

燕樂亦如之則此君子之官其磬師鍾師笙師之

流乎

文選枚叔七發陶陽氣蕩春心李善注引薛君韓詩

章句曰陶陽也當是說君子陶陶義

說文解字釋辭也所以舞也引詩左執鸞案鸞是古

字

不流束蒲毛傳蒲草也鄭箋蒲蒲柳釋文蒲如字孫

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和叶箋義為長今則二蒲

之音未詳其異耳翰案韻補蒲頗五切音浦周禮

職方氏其澤藪曰弦蒲鄭氏讀上聲詩不流束蒲

叶下戍許又蒲或讀去聲龔頤正芥隱筆記樂天

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蒲作去聲讀

中谷有推毛傳推離也正義釋草云菴菴李巡曰臭

目耕帖

卷五

三鄭煥館補校

穢草也郭璞曰今菴菴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

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

云菴菴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

益母而感按本草云益母菴菴也一名益母故劉

歆曰雅臭穢臭穢即菴菴也翰案本草經上品菴

蔚子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生池澤名醫

別錄一名貞蔚李時珍本草綱目其功宜於婦人

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之稱又本草上品別出菴

蒿陶宏景曰狀如蒿艾之類與此迥異說文解字



推菴也引詩中谷有推菴與毛詩雖字通

說文解字澗水濡而乾也引詩澗其乾矣集韻平聲

上二十五寒澗離他干切引詩同云或从佳

條其歎矣釋文歎又作嘯張參五經文字嘯詩亦作

歎案陸所據毛本作歎張所據毛本作嘯故說互

異也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

矣詩曰扱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

於末也韓詩外傳載此節引詩扱作扱下節引詩

目耕帖 卷五 四鄰類補校

亦作扱

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詩我生之後逢此百離

毛萇曰離憂也一作罹今注疏本作百罹釋文罹

一本作離指毛舊本也

說文解字覆車也引詩雉罹于覆集韻平聲下十

八尤房尤切苞學下引說文云云或从孚

爾雅釋器繁謂之羣羣覆也羣謂之羣羣覆車也孫

炎注覆車網可以掩免者也一物五名釋文引韓

詩施羅於車上曰羣

在河之澗毛傳澗水澗也正義引釋邱云夷上澗下

不澗李巡曰夷上平下澗澗下故名澗孫炎曰平

上澗下故名曰澗不行者蓋衍字釋文引爾雅云

夷上澗下水澗旁从水

顏師古匡謬正俗齊書云紀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

白之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

廣言按爾雅云蕭一名藪此蕭自是香蒿古之祭

禮所用合脂蒸之以饗神者艾一名冰臺此則今

之用灸病者二草名既不同稱類區別本非一物

目耕帖 卷五 五鄰類補校

較然易了設使齊高謬誤取會一時之應子顯不

當著於史籍以誤將來學者詩云彼采芣兮云云

此之三章蓋詩人歷言芣也蕭也艾也以為輿喻

故毛傳云芣所以為絺綌蕭所以供祭祀艾所以

療疾病豈得又言芣與蕭艾同為一物乎未聞以

艾饗神用蕭灸病斷可知矣翰案王風懼讒之詩

曰采芣采蕭采艾皆喻已之有用而見忌於時唐

風刺聽讒之詩曰采芣采苦采葑皆喻人之為言

而虛構其事



大車之詩列女傳以爲息君夫人作傳云夫人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

目耕帖

卷十五

六郵媛館補校

案此與毛詩大異以左傳記楚子滅息事考之亦不合蓋此息君夫人與息媯別爲一人楚以息媯故滅息卒納息媯所謂息夫人三年不言生二子者是也此之入宮而不貳醮與息君俱死者乃別一息君夫人非息媯也書缺有間幸得子政表之息君夫人不死矣白虎通崩薨篇引穀則異室二句云合葬者何以同夫婦之道也取爲禮制其非男女淫奔可知王命岳詩廝以爲大車之淫甚於邱麻邱麻淫人大車淫鬼令人不免失笑

毳衣如菘毛傳菘也蘆之初生者也鄭箋菘菘也正義釋草云葭蘆菘菘孫炎郭璞皆以蘆菘爲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菘爲一草此傳菘爲蘆之初生則意不同李巡之輩以蘆菘爲一也戴氏考正按蘆字論當作菘孔冲遠不能考正而潤蘆菘爲一非也夏小正七月秀菘菘傳曰未秀則不爲菘菘秀然後爲菘菘故先言秀又曰菘未秀爲菘菘未秀爲蘆是菘與蘆乃菘菘二物初生之名凡詩中曰葭葭曰葭菘曰菘菘及今人曰蘆菘皆並

目耕帖

卷十五

七郵媛館補校

舉二物菘葭菘菘一也葭蘆菘一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多本毛詩於菘字云菘之初生然則毛詩轉寫譌失顯然矣案說文解字綱帛離色引詩毳衣如綉則綱又詩之本字也說文解字隨以毳爲綱色如纓故謂之纓纓禾之赤色也引詩毳衣如纓與毛詩作璊訓璊字異義同邱中有麻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首章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邱中境坳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次章



傳子國子嗟父鄭箋言子國使邱中有麥著其世  
賢案周禮地官大司徒疏引鄭氏發墨守云留乃  
在陳守之東是留邑之證毛鄭時古籍猶多指稱  
父子必確有根據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  
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貌也韓詩亦重為施施  
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  
之恐有少誤

陳此心序張彩詩原云夫以無邪蔽三百乃夫子代

目耕帖

卷五

八鄉媛館補抄

為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  
於桓武士有緇衣之好女有雞鳴之風安得概以  
淫斥之舉仁人義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悉入妖女  
狡童之案不其冤乎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  
說極通澈

茅坤鹿門集有說鄭風篇云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為  
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  
是也孔子嘗剛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  
不能口禁而人熄之者秦沒而漢求口經於天下

則學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  
而並見此仍襲魯齊王氏之說而小變其詞未足  
為定論也

詩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  
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此作詩  
者之正意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  
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則就詩人好  
賢惡惡之心以著其效而立之準也

緇衣之蕭兮毛傳蕭大也本爾雅釋詁釋文引韓詩

目耕帖

卷五

九鄉媛館補抄

云儲也案說文解字蕭廣多也儲即廣多之意惟  
廣多故大要是一義陳第毛詩古音攷蕭音芍叶  
傲予又改作韻

黃文煥云將仲子兮詩序刺莊公也仲子指祭仲叔  
段失道而公不制且與祭仲謀欲待而殺之故詩  
人知其意若祭仲有詩而設為公拒之詞以天理  
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莊公縱不愛段獨不愛父母  
乎獨不畏公侯之議乎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是  
為諷諫



范處義詩補傳叔于田與唐風揚水椒聊皆不謹於  
始強宗之變也翰案卷無居人隱見跋扈之勢將  
叔無狙預料禍敗之萌與揚水之我聞有命不敢  
以告人皆以微詞見意乃或以叔于田本刺鄭莊  
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  
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其說詩亦庸矣  
說文解字膾肉膾也引詩膾楊暴虎集韻上聲二十  
四緩膾胆或省

目耕帖

卷十五

十一 鄭媛館補校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毛傳忌語辭也鄭箋忌讀如彼  
己之子之已案古人語辭多用兮字又轉作猗其  
揚聲讀者則作止作只又轉作忌皆隨其鄉語而  
異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引五  
經要義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  
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案隋志有五經要義五卷  
梁十七卷雷氏撰序在沈文阿何妥下蓋南北朝  
末季之人

洵直且侯毛傳洵均侯君也鄭箋言古朝廷之臣皆

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三英粲兮傳云三英三德箋云三德剛  
克柔克正直也案爾雅釋詁公侯君也此毛鄭之  
所本然臣謂之君而又以君子解君字少見迂曲  
英俊固是德然與彼己之子句尙隔釋文引韓詩  
云侯美也初學記引郭璞毛詩拾遺云英謂古者  
以素絲英飾裘卽上素絲五紵也朱子集傳並取  
之

目耕帖

卷十五

十二 鄭媛館補校

舍命不渝鄭箋舍猶處也戴氏考正案古字舍釋通  
禮記舍菜作釋菜是也又澤釋亦通考工記水有  
時以凝有時以澤謂凝冰復釋故李軌音釋是也  
管子引此詩作澤命不渝澤與舍義並爲釋言自  
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

遵大路兮序謂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  
思望焉朱子初解亦從序說後定爲淫婦留其人  
之詞引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爲証劉瑾集  
傳通釋謂宋玉去古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本  
旨不知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賦本假詞以諷於淫



此正王之微辭也詩序首語國史所題其去古不更近乎

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惑祗吝亦泯李善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祗去也案毛詩無單用祗字者祗與袷袂从衣不同未知當屬何句附載於此說文解字啟蒙也引周書以為討又引詩無我敢兮案改古文魏字也

黃文煥云有女同車詩序刺忽之不昏於齊也齊女賢而不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刺之按

目耕帖

卷五

三刻煥館補校

詩稱孟姜明是齊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淫詩

鄭志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曾有儲笥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翰案麟趾美振振公子管蔡亦在其中厥後監殷乃以武庚叛耳初亦未當不仁厚也聖狂之介只在一念間耳

說文解字舜木董朝華落者引詩顏如舜華集韻去聲二十二稗舜橋舜三字同案舜是本字舜古文假借字

埤雅釋草詩曰山有扶蘇陽有荷華山有橋松陽有游龍蓋山性宜木陽性宜草而扶蘇荷華橋松游龍皆山陽之所養以自美者也橋高也游縱也以縱故謂之龍上聳曰橋山海經曰其上多橋木而鄭讀曰橋誤

尤侗西堂雜俎近世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目耕帖

卷五

三刻煥館補校

問難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為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何必遂為淫奔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謂之淫奔也言未既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為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于不讀箕于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奔者也忠憲遽起



揖曰先生言是也翰案狡童序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嚴粲詩緝以彼指忽所用之人子以稱忽語意尤爲優洽

襄裳序云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春秋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太叔賦襄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平又呂氏春秋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令叔鸞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襄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鸞歸曰鄭有子產在焉

目耕帖

卷五

古如姬館補校

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案子產爲之詩亦賦此詩也非子產自作以古傳記微之皆與序說合

詩序丰刺亂也謹案

御纂詩義折中鄭人悔不從晉故託爲婦人之詞言男子親迎車已在巷而悔已之不送以比晉人爭鄭兵已在道而悔已之不從也二章比晉人伐鄭已在郊而悔已之不服也三章比賦幣已具晉君一來則近服矣

東門之墀釋文出東門之壇云依字當作墀正義備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尙書言壇墀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墀壇墀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墀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墀案注疏本作墀依定本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余氏蕭客據唐石經皆作壇今唐石經亦作墀墀雅釋草東門之墀茹蒹在阪言男女之際以禮則近而易如東門之墀以色則遠而險如茹蒹在阪也

目耕帖

卷五

古如姬館補校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室家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經文作有靜室家較毛詩作踐訓淺者各自爲義尤覺古雅

風雨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毛傳興也鄭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唐李頎有風雨雞鳴詩起云不爲風雨變雞德一何貞結云欲識詩人興中含君子情推國輔上何都督履書君子脩身終不



棄禮為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皆合序意

說文解字潛水流潛潛也一曰潛潛寒也引詩風雨潛潛案今詩無此語疑風雨淒淒之異文也

青衿序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脩焉范祖禹曰大亂五世學校廢之由也此詩自漢以來諸儒皆主學校說集傳定為淫奔之詩他日朱子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亦以古義未可盡廢也

目耕帖

卷五

六好類館補校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鄒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

挑兮達兮釋文挑說文作𦉳案今說文𦉳滑也引詩𦉳兮達兮又足部達字仍引作挑一依毛詩一存異文也

揚之水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緣以死亡其首章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次章曰終鮮兄弟維予一人蓋同宗大臣為此詩與韓兮稱佑叔者似出一手

縞衣綦巾說文解字引詩作縞巾云未嫁之女所服集韻平聲上七之渠之切縞綦縞綦並同云縞或作綦縞古作縞或書作縞新

聊樂我員楊簡慈湖詩解謂員是姓樓大防攻媿集存其說而非之以員本彭城劉氏奔魏自比伍員

目耕帖

卷五

七好類館補校

更姓古無此姓乃語助辭釋文我員本亦作云韓詩作魂神也盧氏考證案元鳥景員維何箋云員古文作云則作云者古文也正月昏姻孔云釋文本又作員此韓詩作魂尤可見毛詩本作云也戴氏考正員旋也言聊樂於與我周旋下章又言聊可與之歡娛娛對員為義

集韻平聲下九麻之奢切闕城臺也詩出其闕闕徐邈讀又時遮切亦有闕堵字引爾雅闕謂之闕或从土又有茶字芳也爾雅藁薈茶則茶與闕古韻



本相叶也

王志長毛詩刪翼野有蔓草子太叔賦以享趙孟子  
善賦以饒韓宣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于於鄉  
之間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而歌野有蔓草古人  
於君臣朋友間每託言美人以致流連想慕之意  
簡兮詩西方美人可證此詩若為淫奔名卿何以  
賦之大饗夫子何歌之以示子路宜以古序為正  
案詩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  
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遇焉此本託興之意

目耕帖

卷十五

大姆娘館補校

韋昭毛詩答問國多兵役男女怨曠於是女感傷  
而思男故出游於洧之外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  
泆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  
見太平御覽所引直說男女會聚又甚其辭則以淫奔解  
此詩不始於宋人矣

零露漙兮匡謬正俗詩古本有水旁作溥字者亦有  
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為溥字讀為團圓之溥作  
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曾無疑者按呂氏字林  
兩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充反此字本作專或作

溥耳單作專者古字从省又上充之音與婉相類  
益知呂氏之說可依翰案呂氏字林收專字亦是  
三家經異文

顧野王玉篇醜眉目之間美貌引詩青揚醜兮集韻  
上聲三十阮醜面柔也引韓詩青揚醜兮則玉篇  
所引亦韓詩也文選潘安仁射賦引薛君韓詩章  
句青靜也亦可互証又子華子引詩野有蔓草云  
有美一人清風婉兮案子華子或出漢魏人所擬  
而清揚作清風則用三家本也孔子家語致思篇

目耕帖

卷十五

大姆娘館補校

引詩又作苑王肅注宛然美也

集韻平聲下十一唐收當切澆霰露盛貌詩零露漙  
漙徐邈讀或从雨

說文解字潛水出鄭國引詩潛與洧方渙渙兮集韻  
平聲上十九臻潛字注通作溱淨

溱洧序刺亂也太平御覽卷三十引韓詩溱與洧方  
洧洧兮注洧洧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  
盛也惟士與女方秉蘭兮注秉執也蘭蘭也當此  
盛流之時眾士與眾女方執蘭拂除邪惡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薛君此注似謂往觀之人所自作玩詩明言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則從旁觀指斥可見且往觀乎以下承上而言非謂淫者自詐也釋文引蒲兮韓詩云蓮也洵詩韓詩作恂盱云恂盱樂貌勺樂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漢書地理志引詩曰溱與洧方漣漣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作漣作菅與毛韓並異作恂盱與韓同與

目耕帖

卷五

王姬媛館補校

毛異者班氏傳齊詩也

釋文渙渙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段氏玉裁詩經小學許書必木作汎汎从水丸聲胡官切即洵字之

別體案段氏說與韓詩作洵洵同

齊雞鳴序思賢如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如貞女

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而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

四引韓詩曰雞鳴護人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薛

君曰雞遠鳴蠅聲相似薛注與毛傳蒼蠅之聲有

似雞之鳴同而以為護人義別王應麟玉海引作

份人也則所見之本異較詭義近

異文

漢書地理志臨邑名營邱故齊詩曰于之營兮遭我  
 虐巖之間兮又曰坎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  
 體也顏師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  
 詩作營云往也巖山名也字或作孺亦作巖皆音  
 乃高反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巖山也又云著地  
 名即濟南郡著縣也乎而語辭一曰門屏之間曰

目耕帖

卷五

王姬媛館補校

著案呂氏讀詩記引崔靈恩注還茂昌三者皆地名也義亦似本齊詩

後漢書馬融傳章懷太子注引韓詩齊風曰並驅從

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與毛傳合說文解

字研三歲豕肩相及者引詩並驅從兩研兮研即

肩也爾風七月傳三歲曰研周禮春官大司馬鄭

注一歲為豨二歲為豨三歲為特四歲為肩與毛

韓並異

東方之日兮文選宋玉神女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



曰言所說者顏色美盛也言美若東方之日與毛  
傳日出東方入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不同意與陳  
風月出語意合

東方未明序刺無節也朝廷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  
掌其職馮郝敬詩經原解與居號令非辰夜者所  
得司不敢斥君而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  
爾

荀子大略篇引詩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以爲諸侯召  
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與毛傳寫臣

目耕帖

卷十五

玉函山房輯佚書

顛倒衣裳而朝義合

葛履五兩釋文兩王肅音如字沈音亮案說文解字

緇履雙枚也集韻里養切與兩兩从並收上聲二

十六養此王肅音如字也晉書阮孚傳未知一生

當著幾量履量即兩字此沈重音亮

曷又從止正義言以意從送與之淫耳非謂從之至

魯也邱光庭兼明書引左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

逆姜氏于謹魯地謂是從送至謹入于魯地而

以孔爲失

藝麻如之何釋文藝本或作藝案白居易六帖卷八  
引詩作藝藝即藝之俗字也

禮記坊記引詩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鄭注橫從橫  
行治其田也釋文本亦作遊行治其田顏師古匡  
謬正俗禮云古之冠縮縫今也衡縫衡即橫也不  
勞借音而徐氏並音橫皆失之詩釋文引韓詩衡  
作橫從作由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楊慎丹  
鉛錄由與農同引韓詩外傳云云又呂氏春秋管子  
子歷紀皆云堯使后稷爲大由注大由大農也錢

目耕帖

卷十五

玉函山房輯佚書

譜神農幣文農作山翰案阿毗曇論日恒逐月行  
一日相還四萬八千八十由句以由句爲尺度數  
名亦因此由字也

說文解字嬌順也引詩婉兮嬌兮集韻上聲二十八

獨力轉切嬌變要二字並同亦書作綴

總角卯兮宋本作卅參五經文字卅古患反見詩

風則唐時本亦作卅也今以周禮礦作卅此从卅

略有分別

說文解字獐健也引詩盧獐獐案與毛詩作守令傳



訓釋環聲義別

毛奇齡國風省篇鄭人暴虎齊俗從狼非騶虞之仁也叔于田盧令令兩詩皆曰美且仁考詞也

其人美且鬯毛傳鬯好貌鄭箋鬯讀當為權權勇壯也朱子集傳鬯鬯好貌能得毛義

說文解字偃彊力也引詩其人美且偃與毛傳多才義合朱子集傳偃多鬯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

集韻入聲十六屑蒲結切倣敗也詩倣笱在梁徐邈

目耕帖

卷十五

孟如媛館補校

讀今韻不收

其魚魴鯨釋文鄭古魂反魚子也案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一引詩曰弊笱在梁其魚魴鯨是鄭箋本作鯨而倣又作弊也

揚時詩辨疑如雲如雨言從之者眾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其可得乎

齊子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戴氏考正按發又

有發卸之義方言云發舍車也東齊河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然則發夕謂夕而卸車與正合齊人語又郭璞云今通言發寫寫即卸字古音夕似略切發夕即發卸語之轉耳說有根據

邱光庭兼明書齊風猗嗟篇云美目揚兮毛傳曰好目揚眉也孔穎達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明曰經無眉文毛何得以為揚眉孔又以為眉毛揚起是其不顧經文妄為臆說蓋揚者目開大之貌

目耕帖

卷十五

孟如媛館補校

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曰目上為明目下為清明曰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簡風云美目盼兮若以目下為清盼當復在何所案清與揚皆目之所以為美二章同義邱說是也

說文解字頤眉目間也引詩猗嗟頤兮案頤是名字異文

文選傳武仲舞賦注引韓詩曰舞則繁兮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又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引韓詩



曰舞則冀兮薛君注同案說文纂似組而赤舞則纂卽六轡如組之義冀是說字又四矢反兮釋文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也與毛詩異白虎通鄉射篇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以戒不虞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此則說

目耕帖

卷十五

毛鄭原館補校

四矢禦亂從選字爲義與毛傳選齊貫中之義協漢書地理志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引詩實之作實諸以子之營引齊詩例之此亦齊詩也

摻摻女手毛傳摻摻猶織織也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引韓詩曰織織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織織女手之貌然則毛訓本之韓故也說文手部戈部皆引詩作搯搯女手玉篇手部引詩同

楚辭七諫王逸章句媿媿好貌引詩好人媿媿與爾

雅釋訓媿媿也正合詩正義引爾雅及孫炎注並作媿媿孔氏順毛而改

說文解字僻避也引詩苑如左僻與毛詩異朱謀埠詩故左辟象捕貴者飾也乃冬服夏履女執婦功貧賤猶可耳富貴則褊甚矣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正義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莫其集注序君子儉以能勤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徐氏與喬云君子所其無逸不過知民之依若魏君采莫以自課直與民爭利矣可謂儉

目耕帖

卷十五

毛鄭原館補校

勤乎儉勤不中禮貪忍皆從此出也

埤雅釋草河汾之間謂之莫莖大如箸赤節葉厚而長似柳有毛刺味酢始生可以爲羹今人蠶繅以取繭緒其子如緒實而紅冀人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汾沮洳之詩一章曰言采其莫二章曰言采其桑言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使繅事而采莫終於使蠶事而采桑也

呂氏春秋重己篇高誘注樹果曰園引詩曰園有樹桃誘習韓詩然則園有桃韓詩桃上有樹字



我歌且謠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正義引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之消搖案初學記卷十五引韓詩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義與毛同爾雅釋山多草木帖無草木岢岢卽岢古字通用毛詩傳山無草木曰帖山有草木曰岢王肅注仍依爾雅正義謂傳與爾雅正反是傳寫誤也施士丐詩說山無草木曰帖所以言陟彼帖兮無可帖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承毛而誤今易之云陟彼帖以望父帖多草木蔽之望父而不見父也陟彼

目耕帖

卷十五

天鄉館補校

岢以望母岢卽無草木蔽之望母而亦不見母也猶來無棄嚴粲詩緝母尚思之無棄母不歸林若撫詩談取之以爲得其旨矣

桑者閒閒兮釋文閒閒本又作閑閑案白居易六帖卷八十引詩作桑柘閒閒與釋文說合而者又作柘釋文所略也

蔡邕琴操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傷賢者隱避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

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非包有土德澤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案琴操古琴曲詩歌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或以伐檀風詩不宜與雅南並入樂歌疑伐檀卽小雅之伐木案蔡氏序伐檀操有素餐及懸珍奇積百穀語實魏風之伐檀也琴曲復有十二操九引河間雜歌二十一章並非風詩且可入樂何獨於伐檀而疑之乎毛詩序伐檀而貧也鄭箋說首三句云是

目耕帖

卷十五

天鄉館補校

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也說不稼以下云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呂祖謙詩記坎坎實之河干悠然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悶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嘗狩獵豕何爲而來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與毛鄭義合

莊子徐無鬼篇吾未嘗爲牧而特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矣蓋化用詩不稼不穡四句語義



不素餐兮毛傳素空也楚辭九辯王逸章句謂居位  
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也訓義與毛不殊文選  
傳武仲舞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  
又潘安仁關中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  
餐素餐者質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  
餐訓素爲質尤諦切

胡取禾三百億兮毛傳萬萬曰億鄭箋十萬曰億正  
義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意  
又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知古億十萬

目耕帖

卷五

王如娘傳補校

者以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言萬畝而王制云方  
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案義當從鄭  
賁之河之滸兮釋文本亦作脣案鄭注易緯乾鑿度  
引詩作脣鄭先學韓詩則作脣者韓經本也說文  
解字滸水厓也引詩賁諸河之滸兮亦與毛異  
不素餐兮毛傳熟食曰飧鄭箋飧讀如魚殽之殽鄭  
志答張逸云禮發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殽  
相配故易之也

邱光庭兼明書頌鼠刺重斂也孔穎達曰碩大也其

鼠頭似兔尾黃色又引許慎云碩鼠有五伎皆不  
長陸璣蟲魚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班謂  
之雀鼠明曰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爲廣引他物  
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書  
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則此等常鼠也言其  
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言之耳唐仲  
友詩解以碩鼠爲愛君之至尤有精思卓識

目耕帖

卷五

王如娘傳補校

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其後廢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  
而采藝怨履畝稅而碩鼠羊賦斂重而譯告通班  
祿頗而傾甫賴行人蹙而縣蠻諷案符引詩異文  
特多此說履畝稅而碩鼠作則春秋以前已有履  
畝之稅不自魯宣公始矣其云譯告傾甫循上下  
文義亦當指詩篇言第不知爲何篇異文鹽鐵論  
鹽鐵取下篇亦云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  
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忘於公事是以有履  
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與潛夫所引詩是一家學  
呂氏春秋舉難篇宵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  
牛角疾歌高誘注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



食我黍云云三章全載案後漢書馬衡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今本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以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謬此說甯戚歌碩鼠之詩而史記鄒陽傳集解藝文類聚文選成公子如嘯賦注皆引甯戚飯牛歌凡三章後人擬作耶抑疾商歌殆非一歌耶

漢書地理志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故參為

目耕帖

卷十五

三 鄭 煥 補 校

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人不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季札問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茂聿其莫毛傳聿述也戴氏攷正按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亦以為辭助詩中聿曰適三字互用爾雅述目也述也禮詩引詩聿述來考今詩作適七月

篇曰為改歲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說曰洎釋文云韓詩作聿劉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為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為述箋於聿來否字釋之為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通駁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適追來孝並釋之為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為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為遂為述為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吹字注云詮詞也从欠从口亦聲引詩吹求厥寧然則吹蓋本文省作口同聲假借用聿與適詮詞者承上文所發

目耕帖

卷十五

三 鄭 煥 補 校

端詮而釋之也

後漢書張升傳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章懷太子注引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己身已作以說義亦與毛傳異

列女傳引詩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利也案漢書匡衡傳晉侯好儉而民畜聚當亦指蟋蟀篇言

林若撫詩談唐風山有樞篇注云答前篇蟋蟀之意



而解其憂非矣蓋是時沃強晉弱國人明知國非其國而未敢言故第諷其取樂恐一旦見滅則衣裝車馬庭內鐘鼓酒食俱爲他人所有其辭直其情危其意迫切而有餘悲胡云解憂也案如此解與序刺昭公義合

弗曳弗斐釋文其馬云牽也案玉篇手部引詩弗曳弗搜馬季長訓牽則其所注本作搜也又弗鼓弗考釋文弗鼓本或作擊非案文選潘安仁河陽縣作詩頗若槁石火李善注引毛詩曰子有鐘鼓弗

目耕帖

卷十五

玉函山房補校

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用則鼓或爲擊之證李善謂者與槁通則弗考或有作弗槁者歟

春秋公羊傳隱五年何休注引魯詩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御白虎通禮樂篇引大夫句作詩傳案此當是魯詩說何不日鼓瑟義也

儀禮士昏禮宵衣在其右鄭注宵讀如詩素衣朱紉之紉魯詩以紉爲綺屬也又特牲饋食禮注宵紉

屬也此衣裳之以黑其縉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禮有元宵衣案此作朱宵明宵與紉同仍用魯詩義禮記郊特牲注引詩云素衣朱紉又云素衣

朱保則魯詩朱縉作朱紉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六引劉芳詩義疏縉當爲紉紉亦本魯詩爲說詩緝揚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曲沃鄭風言忽不能制權臣又云昭公時晉人之心尙未渙散其樂從沃者沃之黨耳故詩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目耕帖

卷五

玉函山房補校

人正所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之所自作也說極近理

椒聊之實陸璣疏聊語助也朱子集傳從之案毛傳椒聊椒也楚辭愍命王逸章句亦云椒聊香草也碩大無朋毛傳朋比也鄭箋無朋平均無朋黨王肅孫毓申毛謂無比例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正義以孫爲不然極爲鄭氏固成其說終不若王肅之義長



說苑立節篇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之哉此非斷章取義也詩人詠此本以懷良篤修激之人非直美曲沃桓叔也

曹粹中詩說詩人每以薪喻昏姻如析其柝薪析薪如之何是也京新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昏姻之義焉案新桂之義本此

見此邂逅釋文出觀字云本又作近解觀解說也韓曰耕帖 卷五 三其如館補校

詩云邂逅不固之貌今注疏本作邂逅而毛詩古本與韓詩同作邂逅也案者釋文字林作察案廣韻察字注引詩傳三女為察是毛詩本又或作察者也

有林之杜顏氏家訓書證篇江南本並木旁施大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釋文秋杜本或作夷狄字非也然則臨所非者蓋河北本也

獨行畏畏釋文冥本亦作熒又作熒案書洪範正義引作熒熒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李善注引作熒熒

說文解字異日驚視也引詩獨行畏畏與毛詩異字亦小異

詩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自我人居居傳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自我人究究傳究究猶居居也正義引爾雅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較毛傳似有區別埤雅釋獸晉人刺在位不恤其民其詩一章曰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二章曰羔裘豹褰自我人究究言大夫體柔以剛文

曰耕帖 卷五 三其如館補校

之而已今其用字等此則非所以稱其服也居居以言不通究究以言不恕豹袂下大夫也豹褰上大夫也尤見明晰

鴻羽王事靡盬毛傳不攻綴也四牡章傳又云不堅固也案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苦良注鄭司農若讀為監典絲注受其粗監之功以給有司之功用其良功者皆可與毛詩相發詩正義監為監字異義同

未善詩解頤曲沃好晉王不命而擅請非禮也不旬



王而請命於其使尤非禮也兩稱于之衣蓋見無君之心焉夫子著之於經見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毛傳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鄭箋道左道東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邱光庭兼明書明鄭入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卽已寡特而惠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

目耕帖

卷五

天華樓館補校

如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休息於義何安案鄭義申毛道左之陽道左之陽人宜休息義下言人不得休息以杜之特生陰寡也乃言人不願休息之義詩中層折都到生于道周毛傳周曲也釋文引韓詩周右也對左而言然不如曲字義密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戴氏考正按漢書云不以夫在亡爲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既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曰誰與非義也誰與獨亦不辭與當音餘誰

與自問也誰與獨處由六檀弓惟與哭者語同說義其精可以羽翼傳箋矣

人之爲言正義定本作僞言釋文大或作僞字非案白帖九十二引詩作人之僞言從定本也

采苓毛傳采苓細事七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鄭箋與者喻事有似而非卽志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言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高朝瓊讀詩略記采苓于隰采苦于澤采葑于圃皆非山中之物而曰巔曰下曰東歷歷可指喻讒

目耕帖

卷五

天華樓館補校

口之善狀辨草釋草苓甘者苦苦者蓋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之况也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譖之之况也葑則有時而甘亦有時而苦采葑則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併譖之之况也皆深得箋義

洪适隸續卷四載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

國風數篇之文也是以爲刺刺作刺猗作今不稱不音稿作毒坎坎作飲飲三歲貫女貫作官山有樞作蘆何不日鼓瑟何作胡與毛詩異又有一職



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由一章及女曰  
雞八字可讀其間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也  
斷珪殘璧彌當寶貴已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多林木民以取為室屋及定  
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  
以射獵為先故奏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  
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四載小戎之篇皆言  
車馬出狩之事

沈萬鈞詩經類考鄭風都曼齊風剛毅秦風廉勁亦  
目耕帖 卷五 早 加 煖 館 補 校

由風聲氣習使然其形諸聲音秦獨大於諸國  
車鄰釋文本亦作隣又作隣案漢書地理志作車轄  
王逸楚辭九歌大司命章句引詩有車轄轄亦作  
轄張參五經文字詩本亦作鄰則唐初張所據  
本作隣陸所據者今本也

車鄰序美秦仲也嚴祭詩緝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  
矣車鄰其濫觴也慎丹鉛總錄取之以車鄰刺  
穆公使詩人傳令近小人而遠君子也穆公學於  
宁人聖人錄此以正秦風垂戒深矣

坳雅釋馬說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  
以為卓即的頰故以為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  
曰齊之以月也蓋題頰上常頰如月者所以象頰  
之自然則馬之貴的頰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  
為的頰蓋震二陰在上故為的頰夫文入二為白  
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頰有白毛謂之的  
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曰  
的頰非也

說文解字賦馬赤黑色引詩四駝孔阜駝作四訓駝  
目耕帖 卷五 聖 加 煖 館 補 校

字與毛傳駝囉亦小異  
呂大臨云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  
也駝囉詩稱秦君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  
之奉稱備云爾翰案使令惟寺人從公多媚子此  
臣之所以日諂君之所以日驕秦法密於秋荼端  
由於此也

說文解字輶輕車也引詩輶車鑿鑿案鑿正字亦為  
古文假借字  
戴氏毛鄭詩考正秦駝囉三章箋云置鸞於鑿異於



乘車也震按車亦無驚在鑣之制蓋輶車驚鑣非對文輶車也驚也鑣也三者皆因所見言之耳又小戎首章傳游環鞞也震按釋文作斬環引沈重之舊本皆作鞞今考下言陰鞞蓋續傳曰續續鞞也箋云蓋續白金飾續鞞之環然則鞞環與游環乃爲二物詩並言之轉寫訛潤後人遂莫之辨春秋傳言如駟之斬說文斬當膺也蓋詩謂之游環春秋傳謂之斬漢時謂之當膺駟從斬而後於兩服其首正兩服之胸於此有環以貫其外轡箋

目耕帖

卷五

聖賢館補校

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駟之外轡以禁其出爾雅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駟馬之外轡貫之可與箋和發足下陰鞞傳箋不詳其所在孔冲遠云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駟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鞞以引車今考車前拚軌其上不堪任今時車駟馬之鞞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出於拚軌之前故稱陰鞞耳攷東原先生嘗著考工記圖二卷引證羣籍羽翼鄭氏於羣崇義三禮圖多所訂正此其一班之見也

駘駘駘駘毛傳駘駘駘田犬也長喙曰駘短喙曰駘駘蓋本爾雅釋畜文爾雅作獨獨郭璞注引詩駘獨獨獨說文解字大部漢書地理志引詩皆作獨獨又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屬車之遙載駘駘駘駘又作獨蓋三家本如此鄭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載訓始頗費解不如車載義順陳霆兩山墨譚諸家皆以獨爲田犬名長喙曰獨駘駘者王雪山嚴華谷載岷隱皆以爲田畢而遊園載駘於輶車以敬其駘逸予謂犬狩惡曰獨

目耕帖

卷五

聖賢館補校

馬跑逸曰駘蓋言田畢而載犬於車上息馬於駘下於以行園而游息也自注又廣韻馬高六尺爲駘說亦有據集韻去聲十過續辭屬切連也詩陰鞞蓋續徐逸說釋文續案舊如字徐辭屬反集韻本此收入去聲也禮記聘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節末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而荀子法行篇亦載此文與聘義小異今載之子貢問於孔子曰



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天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王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又初學記引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抑而不撓有似於義有

目耕帖

卷十五

吳郡婦館補校

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墜有似於禮亦似說溫其如玉之義而與禮記聘義荀子又異龍盾之合毛傳龍盾畫龍於盾也合而載之鄭樵詩辨妄以為二盾之衛朱子集傳兼用其義

說文解字軌駝馬內轡繫軾前者引詩茨以艘軌與毛詩盜字異

顧野王玉篇盾部引詩蒙敷有苑伐作版苑作苑又考工記弓人鄭注引詩竹韜緹滕閉作韜皆三家經異文釋文竹閉本作竹韜又與鄭引詩異

列女傳引詩愔愔良人厥作愔聲相近也

李因篤兼葭說秦之封域本周之舊都周家積德累仁流風遺俗宜有存者何至一變而為車駢駟鐵小戎諸詩及讀兼葭三章乃知周之遺民不忘故王思乎王之在洛所謂在水一方溯洄溯游者皆指洛陽言也此前人之所未發王恕石渠意見以此詩為聘賢者未得而行人歌之之詩黃之雋詹言謂當是蹇叔一輩人所作蹇叔送其子與師曰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

目耕帖

卷十五

吳郡婦館補校

之所辟風雨也遐思婉致同一吐屬說皆有見

兼葭萋萋釋文本亦作淩唐石經本宋本皆作淩淩

今注疏本作萋集傳用石經宋本作淩文選潘安

仁河陽縣作詩注引韓詩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

渚曰沚與毛詩采芣傳沚渚也義合

集韻平聲上六脂汝渚沚說文从階引詩宛在水

中坻或作汝渚沚沚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傳條栢栢也皆本爾雅釋

木條栢即栢山榎郭璞注今之山楸栢栢孫炎曰



荆州曰梅揚州曰柑郭璞注似杏實酢釋文引沈重云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柑陸璣詩疏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柑葉大可三四葉一葉木理細緻於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柑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柑也毛晉陸疏廣要爾雅之梅柑乃似豫章者古稱楸楠豫章郭景純不得以似杏實酢解之翰案有條有梅皆以山材言與梅杏之梅不同

目耕帖

卷五

吳郡館補校

顏如渥丹釋文丹如字韓詩作沔音捷各反沔赭也

楊慎丹鉛總錄以渥丹爲花名其說亦異

有紀有堂毛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有堂本爾雅

釋邱畢堂牆爲說基訓紀古無所見釋文紀本亦

作岷沈音起正義案集注本作岷定本作紀然則

毛舊本是岷字卽釋山之無草木岷也山無草木

之處似屋基然故訓爲基也

徐氏與喬云或咎平王以岐西之地予秦竊謂不然

犬戎之力足以殺幽王取宗周非列侯所能制也

且召大戎者申侯立平王者申侯平王能背申侯以令諸侯乎申侯能率諸侯以攻大戎乎惟秦與戎爲世仇而其地又相近故不得不賜之岐西而與秦曰能逐犬戎卽有其地是藉手於秦以報仇與秦猶愈於與戎乎王此舉未爲失也

黃鳥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史記秦本紀穆公卒葬雍從死者一百七十

目耕帖

卷五

吳郡館補校

人秦之良臣于與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

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皆與序

合史記蒙恬傳蒙毅言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

罪百里奚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亦歸罪於秦穆

乃漢書匡衡傳云秦穆貴信而士多死應劭注公

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

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鄭箋從死自殺說本

於此曹子建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

時等榮樂旣沒同憂患王仲宣詠史詩秦穆殺三



良惜哉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  
之死焉得不相隨李德裕三良論且臣道莫顯於  
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  
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  
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  
邱據安陵君同譏矣是皆以承恩自殉為言而非  
穆公之亂命矣正義通鄭說云殺人以殉葬當是  
後主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  
已死此臣自殺非後主之過愚以為三子非自殺

目耕帖

卷十五

吳郡張氏補校

以殉實康公以父命殺之也玩本詩云臨其穴惴  
惴其慄知為主命所迫曰殲我良人實刺夫殲之  
者也案史記載秦武公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  
至獻公元年乃止則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互  
殉葬穆公以霸顯名於西秦乃不能革除弊俗遺  
命嗣主反多至百七十人此詩之所以興刺也刺  
穆公即以刺康公罪分首從擿斥亂命而聽從亂  
命者自在其中矣

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

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  
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  
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  
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好農鳥好北犬  
於是乃遣倉唐繼北犬奉晨鳥獻於文侯倉唐至  
上謁曰擊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  
閒奉晨鳥敬獻庖厨繼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  
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  
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

目耕帖

卷十五

吳郡張氏補校

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恍然為之變容問曰  
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誓於庭文侯  
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大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  
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可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  
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  
不更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  
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  
鷓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



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  
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  
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大  
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  
篋視衣顛倒太子曰君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  
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  
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  
日耕帖

卷十五

辛卯媛館補校

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韓詩外傳  
卷八亦載此條無遺倉唐賜太子衣以下語句亦  
小異記敘容與婉曲而說三詩之興人尤爲切擊  
說文解字鸚鵡飛貌引詩鸚鵡彼晨風又鸚鵡風也玉  
篇同蓋毛詩作晨風別本有作鸚風者故許氏據  
用之埤雅釋鳥引禽經曰鸚好風鸚好雨然則謂  
之晨風可知也已

隰有六駁毛傳駁如馬鋸牙食虎豹說本爾雅釋畜  
郭璞注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駁如白馬黑尾皓牙

音如鼓食虎豹正義引之爲證以駁爲獸不爲無  
木但循上下文義苞棗苞棗樹棗皆言木不應中  
間橫插一獸且駁之爲獸非可恒見詩人何得與  
苞棗並言陸璣詩疏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色駁  
舉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正義據以爲言是也  
又案陸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槲迷相似又似駁  
馬云云引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槲迷槲迷尙可得  
駁馬鄜道元水經注孤子水有枯柏數株檀馬成  
林謂檀及駁馬也黃氏洽詩經精義用槲參之說  
目耕帖

卷十五

辛卯媛館補校

云旨鵬爲雞草以鳥名桑扈桃蟲鳥以木名游龍  
一名馬藜草以獸名六駁木以獸名扶蘇木以草  
名茅鴟鳥以草名芠狐獸以草名乘鳩獸以鳥名  
至長楚介疑草疑木之間蝟蠹在非鳥非獸之列  
而異物同名同物異名更不勝數矣案莎雞亦是  
蟲兼草鳥二名

雅釋木山有苞棗隰有樹棗苞棗以况可與權之  
臣樹棗以况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  
者在下案論語唐棣之華兩節何晏集解歸上爲



一章謂賦此詩者以言權道陸氏從此生義未免迂曲

無衣序刺用兵也不指言何公時詩明豐坊所傳偽魯詩以為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也而移在秦風之首次以小戎車鄰終南細鐵皆襄公詩案史記秦本紀有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又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以史證之不為無據

目耕帖

卷十五

至如家館補校

然秦以王事與戎者不止於此前乎襄公者有莊公之事秦本紀載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此與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尤切後乎襄公者有穆公之事左傳信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雖為晉侯所辭而已實見師而至河上矣亦非無與於王事然詩次在黃鳥晨風之下渭陽權輿之上序又明言刺用兵攷力公二年秦伐晉於武城以報令狐之沒

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此其見於史傳者審為康公時詩矣康公承穆公霸西戎之餘烈凡霸者類皆假天子之號詩中稱王不必實奉王命也因王之一字改移詩次以遷就其說夫豈可哉與子同澤毛傳澤潤澤也如字訓鄭箋云澤襄衣近汚垢用說文釋袴也以通毛傳潤澤之義案孔安國論語注襄衣袍袴也劉熙釋名汗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祖或曰若祖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

目耕帖

卷十五

至如家館補校

列女傳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文公太子榮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其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順你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與序說渭陽康刻念母也義合朱道行詩經集思通晉霸中原秦穆之力也春秋載秦晉交戰抑晉予秦即詩錄渭陽之意初學記卷二十六引蔡謨疑字義佩者服用之稱佩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玉器則字從玉案隋唐志無疑字義之目當在蔡謨集



史繩祖學齋古華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於  
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  
揚子雲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幘幘乃  
始以夏屋爲屋宇楊慎丹鉛錄本其說又引周人  
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  
有橫下有樹似乎堂後有房故曰房俎以證夏屋  
之爲大俎然楚詞涉江篇曾不知夏屋之爲邱招  
魂篇各有矣夏大招篇夏屋廣大沙棠秀只玉粢  
章句引詩於我乎夏屋渠渠又云厦一作夏則周  
目耕帖

卷五

玉函山房輯佚書

宋已皆以夏屋爲大室亦不至揚子雲始矣況毛  
傳只云夏大也鄭箋始以食具釋之正義引崔駰  
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  
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以  
爲義似可通翰案鄭必以大具爲訓者以與下句  
每食緊相應也

劉家龍前書疑並坐鼓黃趙高之蒿矢每食不飽四  
節之先聲

目耕帖卷十六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四

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之後媯滿  
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  
用史巫故其俗尙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鼗宛邱之  
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枌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季札聞之歌曰  
國亡主其能久乎漢書匡衡傳亦謂陳夫人好巫

目耕帖

卷六

玉函山房輯佚書

而民多淫祀

子之湯兮毛傳湯湯也鄭箋游蕩無所不爲王逸楚  
辭離騷章句引詩作子之蕩兮云蕩蕩無所思慮  
貌也蕩用今文訓亦與鄭小異

坎其擊缶毛傳益謂之缶正義缶是瓦器可以節樂  
若今擊甌案段安節樂府雜錄唐武宗朝郭道源  
善擊甌以邢甌越甌十二隻旋加減水其中以管  
擊之當是擊缶之遺意

徐常吉毛詩翼說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未有無冬無夏而一以舞為事者此商者所謂恒舞也

子仲之子毛傳子仲陳大夫氏鄭箋之子男子也南方之原傳原大夫氏箋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案此與采唐篇孟姜孟弋孟庸同義男女雜述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故指其人以惡之也朱道行詩經集思通如莠之贊男悅女握椒之奉女暱男也直與溱洧乘商贈勺同風無復先王家教之遺矣

目耕帖

卷十六

二鄭媛館補校

穀且于差釋文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从鄭讀翰案詩言穀且則差擇義確不可易王肅雖本韓詩作嗟不如鄭讀之優也

說文解字女部娑字引詩市也般娑釋文出娑娑字在穀且上云娑步波反說文作娑則意以娑娑其下當同作娑娑也又案王符潛夫論浮侈篇引詩作女也娑娑與毛及說文並異

黃樞詩解幽之俗其男耕其婦儻其女桑至於八月

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矣今陳國男女乃至不績其麻市也娑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翰案敬姜之績雖則防逸生淫亦以挽回積俗衡門之下釋文衡橫也沈云此古文橫字案藝文類聚卷六十三引劉楨毛詩義問橫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

蔡邕郭有道碑棲遲泌邱又周巨勝碑洋洋泌邱東哲元居釋亦曰夫何為乎泌邱張揖廣雅釋邱邱上有木為泌邱蔡用魯詩同毛作泌東哲張揖作

目耕帖

卷十六

三鄭媛館補校

秘當是齊韓詩而同以邱為言則與毛傳泌訓泉水者異矣

可以樂飢釋文以樂本又作療沈云逸詩本有作疒下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疒下察案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療案韓詩外傳列女傳引詩並作可以療飢此沈重所據以疑療字之非義也陸引說文以駁沈意仍從鄭作療滅氏拜經日記鄭作療飢不云樂當為療是經本作療也據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孔



木經文作瘵飢矣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唐石經後收刻足利古本皆作可以瘵飢正義引王肅孫毓云皆云可以樂飢忘道是傳中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王肅所私撰而孫毓從之也考辨極為精覈

東門之池釋文引孔安國曰停水曰池案安國是申公弟子此是魯詩義

列女傳卷二引詩彼美淑姬可與寤言又引彼美孟姜可與寤言王照圓補注此木二詩傳以意合之

目耕帖

卷六

四 鄭 叔 姬 館 補 校

翰案漢志引詩多用此例又韓詩外傳引詩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寤作晤

東門之楊毛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箋失仲春之月正義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言之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

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歟天道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為昏月翰案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自是古法周禮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謂嫁娶

目耕帖

卷六

五 鄭 叔 姬 館 補 校

之期不得過此月耳然則毛鄭之義固兩相成也墓門序刺陳佗也而列女傳記此詩甚異傳云辨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我將舍汝桑女乃為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詆之詆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棘則有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



之以師族其人且亡而公鶚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君子謂辨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又王逸楚  
 詞天問章句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  
 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  
 墓門有棘有鴉萃止言墓門有棘雖無人猶有鴉  
 汝獨不愧也案列女傳云女乃爲之歌歌舊詩也  
 楚詞章句明言引詩刺之蓋本陳人刺佗之詩而  
 桑女又引以刺解居父非謂桑女作此詩也楚詞  
 章句又引詩諄予不顧諄諄也攷釋文訊之本又

目耕帖

卷十六

六如媛館補校

作諄音信徐息倅反告也韓詩訊諫也則訊諄古  
 字通用矣王照圖列女傳補注引楚詞注以爲注  
 及此傳所言蓋皆魯詩之說也又謂樛當作棘馬  
 氏瑞辰曰今按玉篇古文某作寐寐形似棘蓋譌  
 作寐因之毛詩作樛又作樛耳

成伯瑜毛詩指說引梁簡文帝十五國風義詩者思  
 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在詩  
 爲辭在樂爲歌其本一也故云作好歌以訊之案  
 簡文書佚僅見此條

防有鵲巢功有旨若手傳防邑也邛邱也後漢書郡  
 國志陳國陳縣劉昭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名在縣  
 北防亭在焉詩曰邛有旨若防有鵲巢二地毗連  
 故詩人指目之

誰併予美鄭箋所美謂宣公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  
 者一言下之誑君以譏人一言好之誑善以善人  
 皆作詩者憂患之意亦本詩序憂譏賊爲說也

說文解字鵲綬也引詩邛有旨鵲集韻入聲二十三  
 錫鵲鵲引說文或作鵲亦從鵲陸佃埤雅邛有

目耕帖

卷十六

七如媛館補校

旨鵲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條理之臣如鵲者不  
 敗賊之而後得焉或曰鵲綬鳥也故鵲有雜色似  
 綬其字從鵲

月出序止言刺好色也不指爲誰而作賈誼叔先生  
 嘗稱或說刺陳靈公也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  
 父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  
 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詩人作刺正  
 謂此事詩中舒字即謂徵舒窈窕糾優受天紹皆滯  
 憤縈結之意言徵舒將難堪其恥故智者爲之勞



心也以下章林直斥其邑夏南顯言其字例之說亦不爲無見也

月出皎兮釋文出皎字云本又作皎今注疏本作皎說文解字皎月之白也引詩亦作皎文選謝希逸月賦注引陳風口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張參五經文字皎皎今詩風通用之佼人僚兮釋文佼字又作皎僚字又作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貞索隱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九皆引詩皎人僚兮則別本有作女旁者

目耕帖

卷十六

八嬌嬈節補校

佼人僚兮釋文出劉字云本又作僚今注疏本正作

僚賈昌朝羣經音辨作劉與釋文同

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憂也案五經文字慘干到

反見詩風則此當作懷陸音非也

朱善詩解頤牆茨作而狄入衛株林詠而楚入陳是

之謂女戎

有蒲與荷正義引樊光爾雅注作有蒲與茄茄古荷字傷如之何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郭璞注引魯詩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拜經

日記唐人義疏引某氏注爾雅卽樊光也其引詩並與毛韓不同蓋本魯詩然則荷作茄亦魯詩本也

碩大且儼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八引韓詩曰碩大且媮薛君注媮重頤也五檢反文選張茂先雜詩注引韓詩寤寐無爲展轉伏枕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引詩亦作展高亦習韓詩者也釋文輾轉一本作展則毛舊本與韓詩並作展也

毛詩國風檜羔裘詁傳訓第十三鄭氏檜諸並作檜

目耕帖

卷六

九嬌嬈節補校

左傳襄二十九年自郕以下無譏焉檜作郕漢書地理志其濟洛河頽之間子男之國郕會爲大檜又作會郕道元水經注引劉瓛曰郕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於郟郟榮之南左濟右洛居陽鄭兩水之間食溱洧焉范處駿詩補傳引王肅注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頽之間爲檜子正義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郟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公猶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旣絕作序者不



言槍仲則羔裘之作在槍仲之前不知幾世也  
主符潛夫論志氏姓篇曾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奢  
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  
羔裘閱其痛悼也又云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  
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亡也  
此並是三家佚說

蘇轍穎濱詩說羔裘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夫君好  
盛服不為大惡而去之何哉槍君之羔裘即魯郊  
之燔肉也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君子之心也

目耕帖

卷十六

十如館補校

羔裘逍遙楚詞九歌湘君王逸章句引詩作狐裘逍  
遙云逍遙遊戲也又九辨章句引詩旖旎其華臧  
氏庸云即毛詩猗猗其華案玉所引詩皆非誤字  
所據本異耳

姚氏飛惜抱軒詩說狐裘以朝為燕見解為諸侯朝  
天子非是

庶見素冠兮毛傳素冠練冠也鄭箋喪禮既祥祭而  
縞冠素紕正義鄭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  
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

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  
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乃謂三年  
將終少日月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葬既釋服三  
年之喪總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  
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為既祥之冠又云王肅亦以  
素冠為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為長

呂氏春秋任地篇高誘注引詩云棘人之樂樂言羸  
瘠也有之字無兮字蓋韓詩如此又列女傳引詩  
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下無兮字蓋魯詩如此

目耕帖

卷十六

十如館補校

集韻平聲下二仙從緣切博爾雅博博憂也郭璞讀  
然則郭讀詩勞心博博亦作全音矣  
集韻上聲三十三哥倚可切猗阿柔貌詩猗猗其枝  
或作阿

漢書王吉傳引韓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揭揭者韓詩外傳引傳曰國無道則  
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氣夏寒冬溫春熱秋  
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  
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



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運其驅馬舒其民  
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  
兮願瞻周道中心怛兮此所引傳蓋魯詩傳也

說文解字喫疾也引詩匪風喫兮案喫古文隸作票  
漑之釜鬻釋文漑之本又作概案說文解字概漑也  
引詩概之釜鬻儀禮饋食禮釋文亦從手

說苑善說篇引詩曰孰能烹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  
懷我好音以爲物之相得固甚微矣懷之作懷我

姚舜牧詩經疑問簡兮詩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匪

目耕帖

卷六

三鄭媛館補校

風詩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當時致思於西周者蓋  
如此

詩緝舍神霧擗鄒衙王鄭此五國者于里之城處州  
之中名曰地軸又曰大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  
間土地汚泥流之所歸利之所聚律中太族音中  
宮角又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又曰唐地  
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  
而收故其民俗而好畜又曰秦地處仲秋之位男  
孺弱女高瞭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又

曰陳地處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有山谷律中姑  
洗音中宮徵又曰曹處季春之位土地勁急音中  
徵其聲清以急此散見於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所  
引其文脫略不具十五國風又缺二南檜幽意其  
十二律配合一十五國中有一併亦十二分野之  
法也又李淳風乙巳占引詩緯推度災擗國爲結  
輪之宿營室之精也應亦分十五國言之他無所  
見

蟬蜉序國小而迫釋文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

目耕帖

卷六

三鄭媛館補校

譜云好奢而在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  
昭公之朝是蟬蜉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蟬蜉至下  
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譜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氏  
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案今注疏本亦有昭公二  
字蓋蟬蜉篇爲刺昭公詩侯人以下則共公時詩  
鄭譜自相矛盾當從前一說

衣裳楚楚釋文引說文作黼黻云繪五彩鮮色也蓋  
古文如此采采衣服文選補正平鸚鵡賦注引韓  
詩同薛君曰采采盛貌也與毛傳訓衆多亦相近



蟬蛻掘則毛傳掘則谷閱也鄭箋掘則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變易衣服也集傳引孔疏云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形容解閱也閱悅擇之意及讀管子掘閱得下乃知閱與悅通也黃氏曰抄掘閱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云管子曰掘閱得下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戴氏考正掘按說文引此作掘云突也突者掘起之意即箋所謂掘地也荀子言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蓋閱與脫通箋所謂解閱正是目耕帖

卷十六

十四如蠶館補校

此義然則蟬蛻掘閱宜從箋說為始生時掘起解脫掘掘通用閱通為脫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鄭注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正義此則引詩斷章不與詩相當案欲歸忠信之人正是疾惡虛華之義記固與詩相通也  
何戈與般禮記樂記行其綴兆鄭注綴表也所以表

行列也引詩作荷戈與綴正義今按詩荷戈與般不同者蓋鄭見齊魯詩本不同也案正義引詩作荷今注疏作何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詩云維鷓在梁不濡其翼彼鷓之子不稱其服鄭注鷓鷓胡污澤也污澤蓋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為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與詩箋不同左傳僖二十四年引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其作己與禮記引詩

目耕帖

卷十六

五如蠶館補校

作彼記者又異劉賓客嘉話錄引施士丐說詩維鷓在梁云梁人取魚梁也言鷓自合求魚不合於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鷓在人梁上焉亦不失比興之意

說文解字婚女黑色也引詩婚兮蔚兮曾作婚貼下季女為義與毛義迥別

戴氏震毛鄭詩考正候人末章云前一章言小人之不克稱其寵此章則言君子雖遭退廢處困窮而不失常度故曰蒼蔚然者南山之朝朝升雲也婉



變然者季女之於斯守仇也蓋美其守而悲之

荀子勸幼篇引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

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心

又富國篇引詩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以爲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身而已又

將兼人又議兵篇亦引此詩四語云近者親其善

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

四極說苑反質篇引尸鳩在桑四句下引傳曰尸

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

目耕帖

卷十六

十六 鄭媛館補校

者一儀也列女傳卷一亦引尸鳩在桑六句言心

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

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又卷四

引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言善人於威儀無差忒案

荀子爲魯詩所從出劉向世傳魯詩此皆一家之

說也漢書鮑宣傳引詩亦作尸鳩與荀子說苑列

女傳引詩同當亦用魯詩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云

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

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詩曰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

也精理名言亦堪調誦

邱光庭兼明書曹風鳩鳩云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箋云刺不稱其服也明日按下文云淑人

君子其儀不忒序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卽

此刺無君子詩人思時君子以其在位故上章言

君子之心下章言君子之治此章言君子之服皆

謂今在位無此君子也非謂刺不稱其服且經云

淑人君子安得不稱其服耶

目耕帖

卷十六

十六 鄭媛館補校

其弁伊騏釋文騏鞫文也說文作鞫云弁飾往往冒

玉也或亦作璣案說文璣或作璣此當爲或亦作

璣

陳傅良毛詩解詁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匪

風懷周道慨天下之無王下泉念周京傷天下之

無霸亂極思治也嚴粲詩緝鄭風寒裳思大國之

見正蓋齊桓未霸也曹共公時晉文霸業方盛而

係思郇伯何耶文以私憾虐曹也下泉愧木瓜矣

二說具有卓識



王逸楚詞九歎章句慨歎貌也引詩慨我寤歎與毛詩作慨異

郇伯勞之毛傳郇侯文王之子為世伯案郇即左傳

所謂畢原郇郇之郇也又廣韻郇音戶闕切集韻

胡闕切皆姓也漢有郇越唐有郇模王世貞宛委

餘編郇越之郇音荀郇模之郇音環案今益都有

郇姓讀環音蓋郇模之後也

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釐公劉處豳太王徙邠文王

作鄧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

目耕帖

卷十六

六婦媛館補校

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又匡衡傳引詩大

王躬仁邠國貴怨豳作邠白虎通引詩亦作邠

歐陽修詩本義謂七月詩齊魯韓三家皆無之案王

符潛夫論浮修篇七月詩大小放之周而復始攷

符引詩多與毛異此必述三家之說恐虛陵傳聞

有誤也

漢書律歷志哀公十二年冬十一月流火非建戌之

月也是月也彛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故火猶

西流司歷過也詩云七月流火鄭志孫皓問月令

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

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

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

火為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

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案正義

引此作吳志以禮記月令正義載鄭答孫顯云星

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約此節之

文知吳志為鄭志之誤也

一之日盛發二之日栗烈楊慎丹鉛錄以盛栗羌管

目耕帖

卷十六

九婦媛館補校

解之引俗諺三九二十七牆頭吹簫栗為證極有

思致

太平御覽卷八百一十六引韋輝光毛詩問曰七月

之詩無褐箋云褐毛布也賤者之所服也今蜀亦

用為之案隋志梁有毛詩答雜問七卷吳侍中韋

昭侍中朱育等撰毛詩義注四卷亡輝光疑晉人

避司馬景王諱改稱如韋曜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毛傳三之日夏正月也豳

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



不舉足而耕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三引韓詩  
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至於四月始可  
以舉足而耕也此言三月當是謂周之三月劉敞  
七經小傳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  
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  
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戴溪續呂氏家塾  
讀詩記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幽風先公之事  
周未建正也夫數窮於十月正月去十月數之窮  
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之日自一而數之

目耕帖

卷六

于如娘館補校

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黃氏日抄取岷  
隱此說案晦翁云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日變  
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二說相參方備蓋主於陽  
復而再起數雪山亦云一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  
長言之困學紀聞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  
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  
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  
何呢瞻三箋謂此說精審有味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詩

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  
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  
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饁彼南畝田峻至喜鄭箋喜讀爲饁饁酒食也耕者  
之婦子俱以饁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  
爲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孫毓云小民  
耕農妻子相饁雖有糞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  
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姬於壟畝之間共飲  
食乎正義引孫說以爲不然云飲食之事禮之所

目耕帖

卷六

于如娘館補校

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  
授之以殮何獨田峻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說其  
爲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田大夫皆仰田間  
食于此爲鄭箋圓成亦有理究之改易經字未爲  
安也

蔡邕考城縣頌女執伊筐用詩語女執懿筐也邑書

石經用魯詩蓋魯詩懿筐作伊筐

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  
繁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



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鄭箋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案箋之易傳與上說田峻至喜並是言幽國民之於上有家人婦子之誼親愛之至也此據婦人謂嫁曰歸較改喜為歸者尤近理集傳申其義云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較鄭箋為同足

目耕帖

卷十六

三鄭經館補校

戴氏考正按經傳中男女皆曰子後為公子裴自幽之男子言之謂幽公之子也此及為公子裴自幽之女子言之則謂幽公之女公子也自注春秋傳有女公子之稱又云自見公之女公子及民之女子有及時將嫁者詩託此為之辭曰殆及公子同歸言將與公之子同時而嫁也此於言外見上下相知如一家不煩曲折而語無滲漏矣辛陌人詩說女周公之女公子謂郇伯之子立說奇異未知何據

蓋月條桑釋文條徒離反引沈暢遙反集韻平聲下內有癡音切條枝落也引詩懸月條桑沈重讀與超音同今不知有此音矣

七月鳴鵙正義引王肅云蟬及鳴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以為此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也案樊光爾雅注春秋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鳩也以夏至來以冬至去七月漸寒鳩尚未去幽人間其鳴聲以為知時之鳥若為載績驚焉者故八月共勤於績也與禮記月

目耕帖

卷十六

三鄭經館補校

令鳴始鳴紀候不同經文非誤也  
三之日于耜毛傳幽上晚寒七月鳴鵙二之日其同鄭箋並云幽地晚寒正義於鳴鵙云此箋當言晚温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温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温耳孫毓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正義雖以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稜乃晚於中國謂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而



亦未嘗不以孫說爲有理也

四月秀蓼毛傳蓼蓼草也郭箋夏小正四月王荏秀  
蓼其是乎正義蓼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  
之鮮矣故疑王荏正與蓼爲一言蓼其是乎爲疑  
之詞也案夏小正之王荏卽月令之王瓜生本草  
所謂上瓜者是也夏小正四月取茶秀幽金履祥  
通鑑前編以秀上屬幽字自爲句張氏爾岐訂注  
取茶爲一事秀幽爲一事云詩幽風不秀蓼得非  
以聲相近而致誤與攷楊慎轉注古音二蕭有關

目耕帖

卷十六

玉函山房輯佚書

字是幽蓼聲相近之證孔氏廣森大戴禮補注直  
云蓼蓼繞也今遠志草此據爾雅釋草蓼繞棘菴  
郭璞注今遠志也爲言毛傳云蓼草亦隱用爾雅  
不知箋與正義何竟忘此而他引以致疑耶說文  
解字蓼草也詩曰四月秀蓼劉向說此味苦亦謂  
遠志世亦謂之苦蓼又有訛爲秀者方以智通雅  
植物篇辨之云苦蓼一曰狗尾草此相去甚遠豈  
秀爲狗尾草孔子惡之豈可以秀蓼而存兩可之  
說乎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毛傳斯螽螞蟴也莎  
雞羽成而振訊之正義斯螽螞蟴釋蟲文又云  
天雞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  
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樛雞陸璣疏曰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  
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  
是也益斯羽正義引釋蟲云螿螿螿舍人曰今  
所謂春黍也陸璣疏云幽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  
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

目耕帖

卷十六

玉函山房輯佚書

而小班黑其股似瑋瑋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  
聲聞數十里是也然則斯螽卽爾雅螿螿莎雞卽  
爾雅之天雞其爲二物明矣顧毛傳及正義說莎  
雞振羽猶有可議故邱光庭兼明書非之曰按諸  
蟲之鳴出於口喙者多矣有脅鳴者有腹鳴者有  
股鳴者有羽鳴者脅鳴者蜩蟬也腹鳴者螻蛄也  
股鳴者斯螽也羽鳴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爲  
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且幽風所  
言所偶然也以莎雞斯螽之類皆陽蟲也陽氣出



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盡著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於寒也今驗莎雞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為絡緯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樹枝之上候其鳴者把火燃看即知其言之不謬孔云飛而振羽索索有聲是其不識莎雞妄為臆說案邱氏所說莎雞即今俗所呼柳柳蟲者與斯螽之為蝗類者為二種亦與陸璣疏所謂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

目耕帖

卷六

王媪媛館補校

如漆者有別乃崔豹古今注蟲魚篇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混三物而一之似未免於誤矣

集韻平聲下九麻師加切莎莎雞蟲名釋文莎雞音沙徐又音素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則莎字沈重本亦作沙矣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洪邁容齋隨筆以詩七月在野八月在宇蓋指農

民而言非言蟋蟀也

釋文引韓詩云宇屋霑也向北向窓也說文解字向北出牖也引詩寒向瑾戶案傳箋不釋宇字此可補注箋釋向宇與說文同說文又曰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或作窓牖與窓亦微有別

黃氏曰抄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岷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蓋十二辰至於亥而止復起於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愚恐

目耕帖

卷六

王媪媛館補校

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為塞墻之計非必謂塞墻之時為改歲之時也困學紀聞幽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又曰爾詩於十月曰改歲周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於此案深寧說極名通蓋爾詩改歲只以農畢寒至周有天下遂本此而改正故周禮有正歲之名也

六月食鬱及藟毛傳鬱棣屬藟藟也正義鬱棣屬



者是唐棣之類也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晴食說最詳悉於菓止言是鬱類而小別耳引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菓李一株並未詳菓之形狀顏師古匡謬正俗嬰與陶宏景注本草云蒲萄作酒云用其膠汁又說卽是江南嬰與恐如北土枳之類橘耳按蒲萄酒卽其多聚而釀之安得膠事嬰與蒲桃種類殊別

目耕帖 卷六 天婦媛館補校

江南自是蒲萄北土兼有嬰與斯則非一物明矣此第辨嬰與之非蒲萄究未明菓爲何物也案司馬相如上林賦隱夫菓棣張揖注菓山李也潘岳閒居賦梅香郁棣之屬李善注郁今之郁李山櫻桃也引張揖上林賦注以爲郁與菓音義同魏王花木志燕菓實大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嬰菓詩疏一名車鞅藤幽詩七月食鬱及菓此名燕菓曹毗魏都賦英梅楊柳若留郁棣原注郁俗謂之炳郁張揖廣雅燕菓舌也郭義恭廣志燕菓似梨

早熟此皆補正義之缺又唐韻古音引詩食鬱及菓亦讀作與叶下菽棗稱字爲一韻若爾雅釋草菴山非那詩疏引韓詩云六月食鬱及菴以菓爲菴說文解字菴艸也引詩食鬱及菴與韓詩同又太平御覽引毛詩題綱曰葛藟一名燕菓藤好生河澗邊得水潤而長又以菓爲葛藟或經字異文或後師牽混取備一解可也

目耕帖 卷六 天婦媛館補校

呂氏春秋孟夏紀天子飲耐用禮樂高誘注酎春醕也是月天子乃與羣臣飲酒作樂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蓋春酒至四月始成而用之也九月叔苴正義叔苴謂拾麻實以供食也案麻實可爲油其糝可以糞田不止於供食鄭箋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可以助男養農夫之具訓義最精 黍稷重穰釋文稷本又作稭案說文解字稭疾熟也引詩黍稷種稭周禮天官內宰鄭注引詩亦作種稭初學記卷三白孔六帖卷八十一並同 宵爾索綯鄭箋夜作絞索以待時用訓綯爲絞與爾



雅言紉絞也正合朱子集傳易之爲索絞也紉索也而注孟子則仍用紉絞之訓顏師古匡謬正俗或問曰蒲州盛酒荆謂蒲絢何也答曰此絢既從遠來運致非易恐其破損故蒲索纏之按爾雅云紉絞也詩云宵爾索紉卽是此義此絢爲加蒲索故謂之蒲絢此又紉絞之證也

初學記卷七引韓詩云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當是說鑿冰之義

說文解字勝公出也引詩納干勝陰案勝是古文凌

目耕帖

卷十六

三

字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正義鄉飲酒禮以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徐與喬云幽民記飲食詳矣而用酒惟二介壽親之至躋堂尊之至風之儉也

周禮春官箒章掌土鼓幽箒中春晝擊土鼓欲幽詩以逆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欲幽

雅擊土鼓以樂田畷國祭蜡則欲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注幽詩幽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箒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幽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菟舉趾僅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幽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稷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茂終人功之成箋詩則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用幽以介眉壽以上爲

目耕帖

卷十六

三

幽雅萬壽無疆以上爲幽頌與注禮小雅要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也黃氏日抄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爲三篇章所謂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箒也禮笙師欲竿笙塤箒簫篪篴管春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樂也禮賦瞭播鼓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樂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迎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合七月之詩特以箒和聲有不同耳至晦庵則有三說一說幽



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幽之雅噫嘻諸詩是幽之頌一說王介甫謂幽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詩於今爲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於今爲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爲幽若如介甫謂幽詩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方自奮於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惟前一說謂吹幽之聲可雅可頌爲得之而其詳則雪山之考訂精矣

鄭氏幽譜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  
目耕帖 卷十六 三如疑館補校

年思公劉太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正義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鳴鴉傳曰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蓋以爲鳴鴉之詩爲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義皆異於鄭又鳴鴉箋云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造致太平之功管蔡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祖父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

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公此之由然王肅駁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意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正義引王肅說又引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又據鄭注金縢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謂馬昭不然而復爲鄭委曲袒護攷史記魯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乃踐阼

目耕帖 卷十六 三如疑館補校

代成王攝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云云於是平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鳴鴉自史傳而外考之秦誓以上諸書並無周公避居於東而成王有誅官屬之事班固以遷書載金縢多古文說康成在東漢末



其說未審所出漢唐諸儒皆不從之朱子集傳則從史記及金騰孔傳後覆蔡沈書說數條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於是蔡沈遂謂居東二年東征往反又是三年此又從鄭氏避之一說而衍之亦非於古別有所本也

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李善注引韓詩曰鳴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鳴鴉鴉鳥名也鳴鴉所以愛憐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其子者謂堅固其巢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以葦蒿

目耕帖

卷六

三島媛館補校

風至蒿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之也孟子引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趙岐注詩邠風鴉鳴之篇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言此鴉鳴小鳥猶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謂鴉鳴之詩為刺邠君與毛詩異以趙引韓詩葦有梅證之可知此詩用韓為說矣又釋文於桑土引韓詩作杜義同於拈据引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拈据

於畜租引韓詩云積也訓詁字義雖與毛詩不殊而大指則乖別矣

孔子家語好生篇幽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余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引詩說義與孟子略同惟迨作殆予作余與詩及孟子並異今汝與毛詩合與孟子異說文解字隸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从後及之也或作隸引詩隸天之未陰雨案此是古文字

自耕帖

卷六

三島媛館補校

予羽脩脩正義定本消消作脩脩唐石經呂氏讀詩紀並作脩脩則又與注疏本異也說文解字曉懼也引詩唯予音之曉曉與毛詩異說文解字霑雨霑也引詩霑雨其濛濛與霑古字通埤雅釋天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善沾濡又喜陰結不解羈旅之愁於是為甚故詩以言其情也深得詩人託興之意或說東山周公悼亡之詩也致彼獨宿亦在車下云古喪禮則然熠燿宵行云燐火婦歎于室云鬼聲憑臆為言頗駭聽聞



楚辭七諫王逸章句引詩零雨其蒙云蒙蒙盛貌與

毛詩作濛訓雨貌者異

勿士行枚釋文行毛音衡鄭音街王戶剛反滅氏拜

經日記經本作衙枚箋云初無衙枚之事王肅改

衙爲行定本爲所惑因增鄭箋作初無行陣衙枚

之事以行陳釋經之行以衙枚釋經之枚陸氏音

鄭箋無行戶剛反則經中行字音亦當同乃以戶

剛反爲王音鄭則音衙是其學識不盡無據何於

箋中又憤憤也盧氏文弼攷證引之云案經行字

自耕帖

卷六

三才圖會補校

似不須改毛音衙橫之於口中也鄭音衙亦就行

讀爲衙王亦不改字而改其音義耳

說文解字蜀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

身蛸蛸者蜀詩詒蜀本从虫又加虫俗字也唐韻

古音讀汝叶下野韻

伊威在室毛傳伊威委黍也釋文伊威並如字或傍

加虫者後人增耳又云委黍鼠婦也木或並作虫

邊案毛傳本爾雅釋蟲文爾雅作蚘威委黍郭璞

注舊說蚘威鼠婦惟蚘字婦字加虫邊說文作蚘

蟪蛄昌黎詩破窻蟪蛄盈並作虫邊集韻上聲入

語蟪蛄博雅蟪蛄蟪蛄一曰蟪蛄或从蠱亦書作

蟪玉篇亦云蟪蛄博雅釋蟲陶隱居云鼠在坎中

音則負之今作鼠婦如似乖理誤矣

蟪蛄在戶釋文蟪音蕭說文作蟪音夙段玉裁詩經

小學蟪正蟪訛一切經音義引作蟪蛄在戶云上

音蕭下音蕭此古字通音也太平御覽卷九百四

十八引毛詩義問曰蟪蛄長脚蜘蛛也又引毛詩

義笈曰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陸璣疏蟪蛄

目耕帖

卷六

三才圖會補校

長跖一名長脚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

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採蘭

雜志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蟪蛄垂絲著衣則曰

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

曰喜母均之一物也

熠燿宵行毛傳熠燿燿也燿螢火也正義釋蟲云螢

火曰熠舍人云螢火即熠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

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按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燿

淮南子云久血爲燿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



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  
 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  
 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  
 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眾說並云螢  
 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也案毛以螢  
 火為燐正義已辨之其以熠燿為燐雖與本草螢  
 火一名熠燿合以此詩下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例之似熠燿止是比擬之詞崔豹古今注螢火一  
 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  
 目耕帖

卷十六

天如蠟館補校

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霄燭亦承毛傳說朱子集  
 傳易為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  
 有光如螢說本董氏詩故證以說文熠燿盛光也  
 引詩熠燿宵行此解確不可易集韻引說文宵行  
 作霄行

鴉鳴于埤毛傳埤蠟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  
 鴉好水長鳴而喜也邱光庭兼明書非之曰據詩  
 之文勢此埤不得為蠟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  
 也按左傳云斂及于埤皇謂寢門闕也又云葬于

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為之故知此埤謂  
 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鴉水鳥也天將  
 陰雨則鳴於隆土之上婦人問之憂雨思夫故歎  
 于埤若以于埤是蠟上于冢則鴉鳴竟于何處豈  
 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蠟文何得鑿穴生義  
 案文選張茂先情詩注引韓詩鴉鳴于埤鴉水鳥  
 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蠟出壑上鴉鳥見  
 之長鳴而喜毛詩之說與韓同義孟子泰山之於  
 邱埤趙岐注亦曰埤蠟封也詩正義此蠟穴處聳  
 目耕帖

卷十六

天如蠟館補校

土為塚以避溼鴉鳥鳴於其上故知埤是蠟冢也  
 天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蠟避溼  
 而上冢鴉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  
 東觀漢紀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  
 雨上御雲臺自為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蠟封  
 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寢良下坎上  
 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蠟穴居知雨將至故  
 蠟與此蠟封穴知雨之證陸佃埤雅釋蟲蠟場謂  
 之坻亦謂之埤从至以蠟之微而能為埤用其至



也此又埤爲蠟冢之證詩人鶴埤二字合蓋天時  
物理之精微毛傳義蘊甚深未可以意嘗議也鶴  
釋文本又作董按說文董小曾也引詩董鳴于埤  
又埤蠟封也引詩鶴鳴于埤則鶴與董二字古通  
用也

烝在栗薪釋文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溲力菊反  
衆薪也案韓昌黎城南聯句詩紅絨曬簷瓦黃團  
繫門衡周紫芝竹坡詩話載之以爲黃團當是瓜  
蒞紅絨當是棗退之狀二物而不名使人瞠目思

目耕帖

卷十六

聖如蠟館補校

之如秋徑晚行身在籬落間翰謂韓詩二句之妙  
蓋從東山詩果臝之實亦施于宇有敦瓜苦蒸在  
栗薪四語化出也

皇駁其馬毛傳黃白口皇駁白曰駁正義釋畜文舍  
人曰駁赤色名口駁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  
此詩餘皆不解駁白之義案文選顏延年藉白馬  
賦李善注引劉芳毛詩義證彤曰雜毛曰駁彤赤  
也卽藉白也

親結其縞毛傳縞婦人之祿也正義釋器云婦人之

祿謂之縞縞綬也孫炎曰祿帨巾也郭璞曰卽今  
之香纓也祿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祿纓繫也  
案文選張平子思元賦獻環珉與珠縞兮李善注  
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縞帶也縞繫於帶不得直謂  
之帶章句疏矣韓詩外傳故禮者因人情爲文引  
詩曰親結其縞九十其儀言多儀也此則粹然精  
語

王應麟詩考引四國是皇齊詩作四國是匡白虎通  
引詩作皇而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

目耕帖

卷十六

聖如蠟館補校

也皇訓爲正案毛傳皇匡也鄭箋正其民人而已  
皇宜訓大而作匡正解者知三家詩皆作匡惟毛  
本作皇毛氏以皇字於義未安故仍用舊本云皇  
匡而鄭亦以正解之班固撰集白虎通時毛詩未  
立於學解爲正知本作匡今白是通作皇後人順  
毛詩而改也

又缺我鈎毛傳鑿屬曰鈎又缺我鈎傳木屬曰鈎釋  
文於鈎引韓詩云木屬於鈎引韓詩云鑿屬與毛  
正相反案說文解子無鈎字木部棟字解云一曰



鑿韓詩與說文合當是傳寫誤耳

四國是叱毛傳叱化也四國是適傳道固也鄭箋適  
斂也程子曰叱動也為是四國之亂振動道加於  
叱

輔廣詩童子問東山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破斧詩  
歸士能得周公之心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伐柯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不知也朱子初說  
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  
迎周公此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近取之道

目耕帖

卷十六

聖賢環館清校

則吾得見公而陳其邊豆之列將有日矣亦用序  
說後乃改為東人欲見周公始難而後易與序不  
合似前說未可廢也

韓詩外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畢  
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治  
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  
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性情則不  
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  
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仁義

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精理名言  
宋儒語錄不能相掩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四引韓詩九戩之魚鱗魴九  
戩取鰕也案說文艸部芘草也集韻平聲上六  
脂類脂切筮筮取鰕其博雅籜筮謂之筮或作  
筮毘則芘筮二字通用玩韓詩之訓蓋以取鰕之  
具而得鱗魴之大魚有喜出望外意

鱗魴釋文鱗才損反沈又音撰大魚也集韻上聲二  
十八獮鄒免切鱗大魚也詩鱗魴沈宜讀案沈宜

目耕帖

卷十六

聖賢環館補校

乃沈重之誤

埤雅釋魚詩云九戩之魚鱗魴我觀之子衮衣繡裳  
蓋鱗魚圓魴魚方君子道以圓內義以方外而周  
公之德具焉故是詩主以言之然則鱗象公之圓  
而衮衣者道也魴象公之方而繡裳者義也元衮  
繡繡而後可以見周公猶之九戩之取鱗魴也  
毛詩草蟲經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而前行乃解  
一之退後又自踏踐上窺其尾進退有思故詩以况  
跋前疐後案史志不著此書之目埤雅釋獸引之



說文解字蹟始也引詩載蹟其尾與毛詩異

說文解字學固也引詩亦鳥學集韻平聲上二十

八山學邱開切引說文同與毛詩作几几字異

歐陽修詩本義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

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此今詩次

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此鄭

氏詩譜次第也按左傳季札觀周樂齊之下即歌

幽歌秦然後歌魏杜以注於詩幽第十五秦第十

目耕帖

卷六

國朝館補校

一仲尼刪定後故不同廬陵所謂孔子未刪之前

周太師樂之次第本此攷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

聲歌師乙對以歌頌歌大雅歌小雅歌風歌商歌

齊頌大雅小雅風之次與今詩風小雅大雅頌之

次正相反而於頌之中別出商風之中別出齊師

乙亦魯樂師而說詩次與今詩異復與季札所觀

不同則在魯之周樂失序久矣孔子適周訪樂於

莫宏必得古大史所藏三百篇定本晚年修訂和

以中聲故曰吾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毛詩源出于夏則今詩楚夫子之手澤也鄭譜王

在幽後者退就雅頌並言王世正義因言之矣

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

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案三家多

以小雅為刺時之詩本於此

蔡邕琴操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

傾留心聲色內顧如后設旨酒嘉穀不能厚養賢

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者

幽隱小人在位周道凌遲必自是始故彈以諷諫

目耕帖

卷六

國朝館補校

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

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尙知相呼傷時在

位之人不能乃緩而不刺之故曰鹿鳴此用魯詩

說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小雅綴小民之得失其流

及上又十二諸侯年表仁義凌遲鹿鳴刺焉史遷

從孔安國問安國為申公弟子與琴操合知為一

家之說也王應麟詩考引晁氏三家以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皆康王時詩



孔子家語好生篇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闕雖  
與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與於  
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  
嫌之固不可行也

蔡卞毛詩名物解引草蟲經云鹿飲食則皆鳴相召  
志不相忌也案蘇武古詩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  
賓焦贛易林升之乾白鹿鳴呦呼其老少喜彼茂  
草樂我君子皆用詩鹿鳴義也

邯鄲綽五經折疑夫笙者法萬物始生導達陰陽之  
目耕帖 卷六 聖賢補校

氣故有長短黃鍾之始象法鳳皇綽書已佚見初  
學記卷十六

承筐是將鄭箋承猶奉也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  
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承訓受與將  
意隔或非此詩之注

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  
為不歸於德歸或為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  
道案忠信為周古人多用此訓

孔子家語正論解引詩是則是效漢書敘傳用詩證  
亦作效與毛詩是效義同而字異

周道逶遲釋文引韓詩作倭夷考文選潘安仁西征  
賦注引韓詩作威夷險也又孫興公天台賦注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注又顏延年秋胡詩注並引  
韓詩作威夷唯嵇叔夜琴賦注引韓詩曰周道倭  
夷與釋文同文顏延年北使洛詩引韓詩周道倭  
遲並與毛詩不異案威畏也夷傷也故以訓險諸  
引作威夷者是韓詩本文作倭及倭遲者後人順

目耕帖 卷六 聖賢補校

毛而改也漢書地理志引詩周道郁夷班固用齊  
詩故與毛韓並異

陸佃埤雅釋鳥聽聲考詳篇云雀聲慘毒鳩聲恣念  
而詩以為使臣賢者之况詩曰翩翩者雛恣然來  
思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恣然後得嘉  
魚壹鳥也爾雅曰佳其鳩鳩夫不壹宿壹宿婦之  
正也夫或不然故孔子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四牡曰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翩翩者雛  
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蓋孝所以致私思謹所以致



公義故四牡勞使臣之詩而其託况如此傳曰懷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說義曲折而愜於理王符潛夫論三武篇引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此是用三家舊說

說文解字驥馬行疾也引詩載驟駿駿案駿是古文字

每懷靡及毛傳每雖懷和也鄭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

目耕帖

卷十六

吳郡奴節補校

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為每懷和當為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異同評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正義備載其說而無所斷論而於解箋義曰魯語穆

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為每懷是外傳以為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為私為和誤也鄭必當為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谷處猶懼不及况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知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為私懷之義然則孔氏亦以鄭義為是矣案國語本作懷和為每懷章昭解引漢鄭司

目耕帖

卷十六

吳郡奴節補校

農和當為私亦取鄭義又按列女傳載姜氏引詩莘莘征夫每懷靡及云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語意本晉語亦以懷私為說劉向用魯詩此又鄭之所本也傳引詩作莘莘是魯詩經本王逸楚辭招魂章句引詩旣旣征夫云旣一作莘旣旣往來聲也皆與毛詩駢駢不同

毛傳說周爰咨諏及咨謀咨度咨詢云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



所宜為度親戚之謀為詢皆本春秋內外傳文左  
傳襄四年穆叔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  
周臣聞之詩問於普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  
事為諷咨難為謀其忠信為周本曾語又曾語作  
咨才為諷咨事為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為字誤改  
從左傳才當為事又曰事當為難餘與內傳同咨  
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與毛咨難易不同正義  
以為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則毛義回兼賅於  
杜也

目耕帖

卷十六

至 鄭 煥 館 補 校

淮南子修務訓引詩周爰諮謨蓋毛詩咨謀之異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  
之失道夫移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不著所出蓋有脫文呂氏讀詩記引為韓詩  
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  
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  
其侮杜預注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  
穆公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

詩屬小雅案國語周語中載此事富辰引周文公  
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明是周公之詩征  
南此注實與內外傳及毛詩皆通鄭眾唐因注國  
語以為常棣穆公所作韋昭以為失韋從賈逵以  
為周公所作與杜注合

鄂不韡韡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鄭  
樵曰不象萼蒂形與專通陸璣詩疏柎作柎束哲  
補亡詩白華絳趺唐詩紅萼詩趺皆因之又國語  
晉語三周華不注之山韋昭注華齊地不注山名

目耕帖

卷十六

至 鄭 煥 館 補 校

伏琛齊記記華虞幾服經不與詩鄂不之不同左  
傳成十六年有韡韡之附六月正義引雜問志作  
韡韡之不注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屈也杜預集解  
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蓋不注今字為跗屬  
此不跗通用之明證蔡邕彈碁賦萼不韡韡用詩  
語鄂又作萼亦古今字程子曰常棣華萼相承甚  
力故以興兄弟說文解字韡盛也引詩鄂不韡韡  
列女傳引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  
唯兄弟甚相懷與箋義合



肴命在原左傳昭七年引詩作鶉鶉釋文肴命一本作鶉則唐時本又有作肴鶉者矣

文選左大冲魏都賦劉淵林注引韓詩曰賓爾籩豆

飲酒之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醴儻作賓飲作

醴與毛詩字異醴字訓義亦不同韓詩外傳卷八

引詩和樂且耽與禮記中庸引詩合亦與毛詩異

釋文且湛答南反又作耽下引韓詩樂之甚也亦

是謂韓詩作耽又王逸楚辭招魂章句引詩作沈

說文解字饌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饌饌飲古今字

目耕帖 卷十六 聖姬媛館補校

也 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李善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

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

爲文又潘安仁閒居賦注引勞者句作韓詩序王

應麟詩攷引云飢者歌食勞者歌事又文選祚正

平鸚鵡賦注顏延年應詔譙山水作詩注並引薛

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當是訓相彼鳥矣義也

蔡邕正交論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

刺谷風有棄予之悲邕用魯詩亦以伐木爲刺詩

李綽尚書故實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

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

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証據豈非誤歟

王楙野客叢書東臯雜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

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

注皆未嘗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鶯門中又

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述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

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合僕觀張平子東京賦云

目耕帖 卷十六 聖姬媛館補校

雖鳩鷖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鷖用自漢

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案東京賦猶未顯出鶯

字梁昭明太子錦帶書姑洗二月啓啼鶯出谷爭

傳求友之聲唐人求友出谷諸詩濫觴於此

埤雅釋獸引爾雅釋畜文未成羊豸豸未成羊也又

引詩曰既有肥豸而後言既有肥牡明其禮有加

而無已且其一章曰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

豸以速諸父言燕禮也二章曰陳饋八簋言食禮

也三章曰籩豆有踐言饗禮也何楷毛詩世本古



義本此而小變之云伐木一詩備饗食燕三禮饗  
用太牢詩言肥壯食有飯有薇詩言饋八簋踐遵  
豆燕飲無算爵無算樂詩言有酒清無酒醑坎坎  
鼓蹲蹲舞記所謂周人備而兼用之者此也

說文解字所伐木聲也引詩伐木所集韻上聲八  
語所履爽阻切引說文云云古作履案此是毛傳  
許濟之異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戴氏考正此言寧適有不來者  
乎喜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也如微我無以其畢  
酒之微

目耕帖 卷十六 聖如娘館補校

來明庶幾非我之不顧非有過於愆愆致其親  
好如是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  
意轉疎矣案此說深得詩人忠厚之旨

有酒清我無酒醑我毛傳清舊之也醑一宿酒也鄭  
箋醑買也案說文解字亦云醑一宿也徐錯繫傳  
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毛許說同於古  
必有攸據蓋酒以陳久者為善清酒與醑音義同  
玉篇醑美酒也釋文清本又作醑又云舊所六反  
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泚之而去其糟也一宿

酒易熟製造不及醑酒之精詩言有酒則清泚之  
足供歡宴假使酒盡即卒造一宿之酒亦可以共  
醉總是情愛無已之意醑本一宿酒名後市肆中  
多賣此酒故謂賣酒曰醑亦謂之沽說文香酒疾  
熱也廣韻一宿酒唐韻芳萬切類篇方願切音販  
後人因香酒之名遂謂賣酒為販正與此同漢時  
又有官醑漢書武帝紀初權醑注謂禁民醑釀獨  
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又食貨志魯  
匡言酒者大之美祿帝王所以願養天下享祀所

目耕帖 卷十六 聖如娘館補校

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醑  
我而論語曰醑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  
平之世酒醑在官和旨使人所以相御也論語為  
孔子當周衰亂酒醑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  
食鄭氏據此因意既有官醑則王亦可買酒以供  
飲因訓醑為賣也不知官醑乃後世之法周制不  
聞也時方禁民羣飲乃使緝御者挈瓶赴市井買  
酒有是理乎然魯匡在王莽時上言已引詩無酒  
醑我以為酒醑在官則是三家先有是說而鄭氏



從之耳

說文解字鞞絲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夆从夂引詩  
鞞舞我集韻鞞通作坎舞蓋鼓字之誤案吳兢  
樂府解題漢武帝滅南粵祠太乙后土令樂人侯  
暉依琴造鞞以工人姓侯故名坎侯後語譌以坎  
爲空則坎是樂器之名坎坎鼓我其擊坎侯之樂  
乎

說文樽舞也引詩樽樽舞我玉篇曰从士不从土蓋  
士旁尊者與樽同方以智通雅謂說文樽从士乃

目耕帖

卷六

五經館補校

許氏臆說自監本爾雅王氏詩考陳氏九經考異  
並从土唐宋人有用樽樽者推樽亦樽之譌从土  
無謂况从士乎翰案爾雅坎坎樽樽喜也郭璞注  
皆鼓舞懽喜春秋元命苞兩口銜士爲喜喜得明  
心喜者爲意樽喜義故从士古人制字具有精意  
未可輕於置議也

王符潛夫論慎微篇引詩曰天祿定爾亦孔之固俾  
爾宜厚胡福不除案此引詩保作祿單作宜何作  
胡頗與毛詩異韓詩唐時猶在而釋文不引韓詩

亦非用韓本也細攷所引詩如檜作會與漢書地  
理志引詩合說行葦與班叔皮賦用詩合班氏世  
傳齊詩則符亦習齊詩者也又案桑柔正義引某  
氏爾雅注引詩亦作俾爾宜厚與王符同

周禮秋官蜡氏鄭注儀禮士虞禮鄭注並引詩曰吉  
圭爲饗賈疏彼蓋是三家詩案周禮注圭絜也王  
制圭田亦取絜義與毛詩絜字殊而義同矣

禘祠烝嘗毛傳春日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正義  
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禘禘嘗烝王制文也至

目耕帖

卷六

五經館補校

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禘當之更名春日祠故  
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日禘  
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禘爲大祭於夏於秋於冬  
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禘禘又爲大祭祭義注云周  
公以禘爲殷祭更名春日祠案春秋公羊傳桓八  
年春日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日烝與周禮爾雅及  
毛傳並合董仲舒春秋繁露此言不失其時以奉  
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爲天子之道也祠者以  
正月始食非也祠者以四月始食變也嘗者以七



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如月之恒毛傳恒也鄭箋月上弦而就盈釋文恒本亦作恒同古鄧反沈古恒反正義集本定本恒字作恒案說文解字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當也引詩如月之恒則許氏以恒常為訓作恒者因毛傳訓恒而改也

采薇序遺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遺戍役以守衛中國

目耕帖

卷十六

妾婦嬖補校

故歌采薇以遺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案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城朔方與詩序及出車詩稱南仲者合而漢書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又云懿王曾孫宣王中與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則以三詩作於懿王宣王之時蔡邕諫伐鮮卑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蠻

荆則又以南仲當宣王時為將帥之臣又白虎通三軍篇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亦以采薇為怨詩鹽鐵論繇役篇引詩玁狁孔熾我是用戒作玁作戒蔡邕和熹卿后諡議家有採薇之思用詩作採漢師傳聞異辭夫各有所受也

荀子大略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

目耕帖

卷十六

妾婦嬖補校

我出我輿于彼收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我車作我與然則篇名古本亦作出輿也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毛傳爾盛貌案爾雅之名取諸此說文解字薊華盛貌引詩彼薊維何義與毛同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毛傳腓辟也鄭箋腓當作芘此言我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案腓作如字解勝舊義將率依於車上步卒腓於車後八字寫車行如畫



藝文類聚卷六十引郭璞毛詩拾遺曰象弭魚服毛  
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爲之蓋俗說之誤也左傳曰  
七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之象牙爲弓今西方  
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

豈不日戒釋文出曰字云音越又人粟反案一切經  
音義卷六引詩作豈不日戒與今本注疏同

昔我往矣釋文引韓詩云昔始也文選潘安仁金谷  
集詩李善注引韓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曰  
依依盛貌楚辭招魂王逸章句引此二句云據詩

目耕帖

卷十六

李如璧館補校

所見自傷哀也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篇謝公因  
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劉峻注過謝元小字稱曰昔  
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訂謨  
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備有雅人深致翰案謝元  
將才謝安相度於所取詩語見之

史記匈奴傳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  
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  
狁至于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引詩多與毛詩  
異鹽鐵論繇役篇引詩薄伐獫狁四句與史記同

惟作出車小異

集韻平聲下十二庚於驚切央幘鮮明貌引詩旂旐  
央央或作幘

韓愈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尙書被召途中見  
奇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暖風抽宿麥  
晴雨卷歸旗從出車篇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  
來思雨雪載塗翻出施肩吾望夫詞自家夫婿無  
消息却恨橋頭賣卜人從秋杜篇卜筮借止會言  
近止翻出

目耕帖

卷十六

李如璧館補校

檀車幘幘釋文幘尺善反又勅丹反幘從巾單韓  
詩作縵音同案說文縵偏緩也與毛詩幘幘訓車  
幘義亦相近集韻平聲上二十五寒他干切幘字  
引詩檀車幘幘與陸氏勅丹反微異



目耕帖卷十七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五

陸佃埤雅釋魚詩曰魚麗于留鱈鯨魚麗于留魴鯉魚麗于留鯉鯉蓋鱗魚黃魴魚青鱧魚元鰈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俱備故序以為萬物盛多也荀子大略篇引詩物其指矣唯其借矣云不時宜不敬交不嘩欣雖指非禮也旨作指與毛詩異又不荀篇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目耕帖

卷十七

一 婦媛館補校

引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唯其當之為貴說苑辨物篇亦引詩云物其有矣唯其時矣云物之所

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語皆醇粹文選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劉淵林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李善注在豫益州記曰嘉魚鱗似鱒魚然則嘉魚之名非止訓美也

烝然汕汕鄭箋櫟者今之掠罔也釋文掠罔沈旋力到反盧氏攷證此旋字後人妄增當刪之沈旋是

爾雅音沈重是毛詩音往往致誤案今注疏本沈下無旋字

毛詩序魚麗于留篇後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南山有臺次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並云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箋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道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案小序毛公以為卜子夏所作孔子時六篇俱在子夏自

目耕帖

卷十七

二 婦媛館補校

應見之何以言有其義而亡其辭蓋前後兩言有其義而亡其辭者毛公所加之語也又案孔子言詩三百今存者三百五篇不應獨缺鄉飲酒燕禮所用之樂歌蓋此六篇與九夏采薺新宮經首等篇並在樂經樂亡故詩亦亡耳

何楷毛詩世本古義以草蟲為南陔菁菁者我為由儀絲蠻為崇邱朱氏經義考以為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列女傳引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譙以樂言尊賢也



燕作讎魯詩異文

埤雅釋木臺引詩南山有臺並說全章詩義云山君象也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蓋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是為與賢之道而已未有以得之也未有以得之則道合而服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舊臣不忍之以自獻於先王者此得賢之道也故此言南山又言北山萊可食桑可依臺可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臺萊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樂

目耕帖

卷十七

三姪婦節補校

只君子邦家之基養草以致木養小以致大至有鬱彼之楊沃若之桑以貢乎山則有光之象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基可以安也光可以榮也又曰桑楊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盛若栲栳枸橈高大以不朽成於山則至矣故於南山曰有杞有栲北山曰有李有柎也李可果杞可茹有養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柎可為弓鞬栲可為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作壽且臺可覆桑可衣以象庇下之臣杞可茹以象養下之臣栲

可以為車輻以象任重之臣故言之南山此明君所賴以治者也萊可食舟可載以象濟難之臣李可果以象治賓客之臣柎可為弓鞬以象治軍旅之臣故言之於北山此暗君所賴以存者也說義精切深得比興之意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七引毛詩題綱曰南山有臺臺一名夫須莎草也言山生臺及莎自蔭喻人君得賢以自尊也案既云臺莎草也則莎即是臺又言臺及莎似有脫誤何承天纂文臺即山莎羅願

目耕帖

卷十七

四姪婦節補校

爾雅翼釋草莎草可為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蓑亦名曰夫須蓋匹夫所須也荀子禮論篇引詩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云彼君子者則有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又不能教誨之者也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說苑說叢篇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與魯訓合又周禮夏官大馭鄭注鸞在衡和在軾賈疏鄭見韓詩傳云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驚鳴驚鳴則和應云云又呂氏讀詩記引韓詩在賦曰和在軌曰驚則韓魯之說義一也賈誼新書容經篇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勛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慈珩下有雙璜衝牙噴珠以約其間珞珞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雖離萬福攸同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此所引與玉藻相出入蓋古禮之遺文魯韓皆本此為說也

目耕帖

卷十七

五婦嬾館補校

厭厭夜飲釋文厭厭韓詩作愔愔案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李善注引韓詩愔愔夜飲薛君曰愔愔和悅之貌又嵇叔夜琴賦注亦引韓詩愔愔和悅貌又劉向雅琴賦遊乎心以廣觀且德樂之愔愔亦用韓詩意也說文解字慰安也引詩厭厭夜飲作慰與毛韓並異  
劉彝七經中義湛露宴以示慈惠故夜飲不為過形弓饗以訓恭儉故朝饗不為速  
一朝醕之毛傳醕報也鄭箋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

人又飲而致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以醕為酬與瓠葉醕導主又飲以導賓而酬之正合王肅云醕報功也恐非毛旨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靈臺詩李善注引韓詩藜藜者藜薛君曰藜藜盛貌也集韻平聲下一先將先切萍草貌引詩萍萍者我李舟說皆與毛詩字異  
錫我百朋鄭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錫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正義據漢書食貨志謂總五貝為一朋也引志曰大貝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一百一十

目耕帖

卷十七

六婦嬾館補校

文二貝為朋牡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二貝為朋公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為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為朋不成貝寸二分滿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也案爾雅貝居陸賦在水者蠙大者鮒小者鱗元貝胎貝餘賦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蚘博而頰蚘大而險蚘小而精邢昺疏其文彩小大之殊甚作古者貨貝是也玩爾雅有餘賦餘泉之名似是當時用以代錢者箋疏不當遺此文又案五貝之名新莽



時所定未必即合周時用貝制度不一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並載朱仲相貝經會稽太守嚴助傳之  
 其經云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真瑞靈奇之秘寶  
 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  
 質紅黑謂之珠貝有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  
 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琛明目綬消氣鄣霞伏蛆蟲  
 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  
 脊以逐溼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堯懸貝較於  
 塢宮文王請大秦貝徑車等穆王得其殼懸於昭  
 目耕帖 卷七 七婦嬀館補校

雨則溼霽則重此載貝之名類甚悉文亦奇古並  
 錄於此又案易益卦六二或益之十川之龜龜亦  
 言朋百朋似可兼龜貝二物  
 六月序正義定本此序注云言周至微而復興美宣  
 王之北伐也按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  
 日月為常用禮王建大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  
 為天子是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  
 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  
 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獫狁出  
 目耕帖 卷七 八婦嬀館補校

觀秦穆公以遺燕鼯可以明目察遠宜玉宜金南  
 海貝如珠璣或曰蛟其性寒其味甘已水毒浮貝  
 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濁濯貝使人  
 善驚無以親童子黃唇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  
 病瘡黑鼻無皮是也觸貝使人胎消勿以示孕婦  
 赤帶通育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熾內殼赤  
 絡是也齒貝使童子思女子淫有青唇赤鼻是也  
 碧貝使人盜脊上有縷句唇是也雨則重霽則輕  
 委貝使志强夜行仗迷鬼狼豹百獸赤中貝是也

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  
 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孝友  
 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為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  
 宣王先歸或得傳旨又言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  
 自行王基孔晁之論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  
 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  
 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  
 親行常武王不親行云云又引孫毓以此篇王不  
 自行鄭說為長案漢書陳湯傳劉向疏皆周大夫



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  
 焯焯如霆如雷顯九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又  
 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  
 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又謂千里之道猶以為遠  
 此亦以宣王不親行而韋元成傳劉歆曰周室既  
 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  
 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  
 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九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  
 威故稱中興此又似以宣王親征劉氏父子同說  
 目耕帖 卷十七 九鄉館補校

此詩而復不同無怪鄭王之徒紛紛聚訟也  
 我是用急戴氏考正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  
 猶備也治軍事為備禦曰戒誘為急義似分矣急  
 字於韻亦不合采薇篇翼服戒棘為韻常武篇戒  
 國為韻  
 整居焦穫毛傳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戴氏考正按  
 孔冲遠以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當此詩焦穫  
 池陽今之西安府三原縣漢屬左馮翊是直逼周  
 京矣非也既整其眾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於

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  
 狁至于太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大  
 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於鎬平定  
 然後歸也涇陽漢安定郡朝那涇陽之地今平涼  
 府平涼縣太原即安定郡高平今平涼府固原州  
 後儒不審地形以晉陽之太原池陽之瓠中率合  
 誤證顧炎武云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必不料之  
 於晉國以國語宣王事證此詩非無關考究矣案  
 侵鎬及方正義王肅以為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  
 目耕帖 卷十七 十鄉館補校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  
 至自晉公至自楚自從晉楚歸來也故劉向曰千  
 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  
 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  
 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為長鎬非京師之鎬孔  
 氏亦取王基孫毓之說而於焦穫太原猶涉蒙混  
 得東原先生之辨瞭如指掌矣  
 元戎十乘毛傳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黃車先  
 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此本司馬法文史記三王

一第... 冊... 書... 0... 頁...



世家裴駭集解引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此亦本古兵書爲言也

博古圖有張仲鑑銘曰張仲作寶鑑美之金銀鈇鑑其重其立其黃用盛諸受樵米用饗大正宴五賓殮其台飼張仲受無疆福必友殮餉鼎寶張仲界受其文古與銘有必友殮餉語可爲孝友之證

目耕帖

卷七

十一 鄭媛館補校

蔡下毛詩名物解芭三物而同名薄言采芭菜也豐水有芭草也維蘼維芭梁也因學紀聞取之又演爲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言采其杞隰有杞棗枸櫞也茶有三誰謂荼苦若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薺茶蓼陸草也分別明晰翰案豐水有杞毛傳杞草也禮記表記引詩豐水有芭五句鄭注芭枸櫞也則芭又與杞通矣山海經歷石之山其木多荆芭亦是謂枸杞也

說文解字噴盛氣也引詩振旅噴噴與毛詩作闐異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齋爾蠻荆云齋齋無禮義貌也朱公遷詩傳疏義獫狁匪茹犯義者也齋爾蠻荆無知者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獫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荆蠻六月采芭兩詩美當時將帥因以見宣王中興之功

集韻平聲上一東龐驩充實也引詩四牡龐龐或从駮案驩本字龐古文假借字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李善注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目耕帖

卷七

十一 鄭媛館補校

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韓作圃與毛作甫不同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章懷太子注並引韓詩仍作甫草後人依毛所改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依爾雅釋地文亦兼用韓詩也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亦作圃田云圃野樹也與韓詩經本同而訓又異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引韓詩內傳曰春日收夏曰狝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



武簡兵也當是駕言行狩傳說四時田與左傳異又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貌當是釋四牡奕奕之佚文也

白虎通紉冕篇天子朱紉諸侯赤紉詩云朱紉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紉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紉在股皆謂諸侯也帶並作紉

說文解字夬所以闔茲者引詩夬拾既次集韻入聲十六屑古穴切夬引之云或从弓通作夬

說文解字學積也引詩助我舉學廖文英正字通云目耕帖 卷七 十三 婦孺館補校

小雅本作舉柴說文改作舉學按批學並从手此聲字形橫直異體從今可也翰案學是本字柴是假借字也

顏氏家訓文章篇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詠以為不可復得至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旌旌毛傳曰言不諛諱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

於此意

禮記緇衣引詩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允矣作允也與今詩異

既伯既禱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鄭箋不說禱字周禮春官甸祝禱牲禱馬皆掌其祝號鄭注杜子春云禱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元謂禱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賈疏今

目耕帖 卷七 十四 婦孺館補校

漢時人傍侏是侏大之字案杜注周禮與毛傳合說文解字禱禱牲馬祭也引詩既禱既禱則禱與伯同禱與禱同總是馬祭鄭分而二之立說為異其祁孔有毛傳祁大也鄭箋祁當作慶慶麋之牲也釋文祁毛泣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慶音辰正義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慶孔有臧庸拜經日記唐人義疏引某氏爾雅注即焚光也其詩與毛韓不同蓋本魯詩然則鄭作其慶亦用魯易毛也



文選張平子西京賦羣獸駉駉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駉行曰駉駉音鄙駉音侯後漢書馬融傳章懷太子注引韓詩駉駉侯侯或羣或友與文選注異蓋後人所改說文解字人部侯大也引詩伍伍侯侯皆與毛詩儻儻侯侯不同

劬勞于野毛傳劬勞病苦也釋文劬韓詩云數也案取煩數之義

漢書蕭望之傳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

目耕帖

卷十七

十五郊壇館補校

遂及我私下急上也又引詩曰民之亡辜案儒林志后蒼投蕭望之此是齊詩之學

顏師古匡謬正俗小雅鴻雁篇序云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徐仙音矜爲古頑反案此詩首章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故鄭箋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矜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則收斂之使有依也等序及詩意蓋云可矜憐之人及鰥寡者皆被勞來安集鄭箋釋之正得其理而徐氏讀矜爲鰥既無所憑大失本旨案釋文矜本又作

鰥同古頑反徐又音癩冰反篇內矜寡同然則徐氏亦有棘冰一音其以古頑爲第一音者或見別本矜作鰥耳

說文解字嗷眾口愁也引詩哀鳴嗷嗷集韻平聲下五爰嗷字引說文云亦書作嗷

夜未央毛傳央旦也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匡謬正俗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

云中央土並是中義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

目耕帖

卷十七

十六郊壇館補校

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所出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亦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卽是其事鄭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未渠云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

說文解字鉞車鑿聲也引詩鑿聲鉞鉞集韻去聲十四太呼外切鉞鉞噦三字同又說文譏聲也引詩



有誠其聲亦是噉字之異

沔彼流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朱子集傳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荀子儒效篇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引詩鶴

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釋文九臯引韓詩云九折之

澤楚辭離騷王逸章句引詩鶴鳴于九臯云澤曲

曰臯折字曲字皆好鄭箋喻深遠也能括此二義

朱子集傳蓋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

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

自耕帖

卷十七

十七補遺館補校

園有樹植而其下維穉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美也皆因文見道之語

爰有樹植其下維穀毛傳穀惡木也案說文穀楮也

本草作構段成式酉陽雜俎葉有辨曰楮無曰構

埤雅釋木穀惡木也而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

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案穀善之穀从

禾與穀从木者不同類篇居候切同構與穀義別

績其皮可以為布又搗以為紙而謂之惡木者謂

其林不足供梁木之用也

劉瑾詩傳通釋酒誥曰圻父薄違司馬也詩不斥王

而責司馬與北山詩謂大夫不均同意皆詩人之

忠厚也案二詩俱本辛甲虞人箴敢告僕人之義

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此勇力之士責

司馬之辭也爪牙之士當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

於憂使我無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干

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於王

之爪牙之士章俊卿羣書考索司馬法王有四方

自耕帖

卷十七

十六補遺館補校

之事則冢宰命師於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畿兵不出也說堪補入正義

有母之尸喪鄭箋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

自傷不得供養也正義引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

母之尸喪謂陳饌以祭土心養不及親彼為論養

簡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

蔡邕琴操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仕

地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

受國士詠而思之援琴而長歎案淮南小山招隱



之辭蓋源於此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椽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

目耕帖

卷十七

十九娘館補校

母之尸饗案韓說斯父之詩與汝墳之卒章同義足以發人愛日之誠心

白駒三章鄭箋願其來而得見之易賁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爾公爾侯邪何爲逸豫無期以反也誠女優游使待時勉女遁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正義勉力行汝遁思之志勿使不終也埤雅釋馬賁然來思則言受飾於物矣受飾於物則與在彼空谷生芻一束者異矣故戒之以愛日母爲優游於此勉之以遁思也說與箋義相發明

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引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

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與毛詩空谷訓大者義異葛洪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夫人無剛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若手故贈君子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蓋喻貧賤不能移之意可謂微辭善諷矣

此邦之人不可與明毛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鄭箋明當爲盟盟信也案鄭作盟誓意非不可通但改經字未安

目耕帖

卷十七

二十娘館補校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毛傳新特外昏也鄭箋不以禮嫁必無肯媵之聞見危言特者獨身而來不以禮嫁也嫁女多有媵妾謂之醜禮天子以至士庶皆有之但多寡不等耳男不備禮而娶女不備禮而嫁一時倉卒成禮無從貫魚之附則特耳今三吳所號插正者也棄舊戀新薄態不謂三百篇時已先見之白虎通嫁娶篇引詩曰不惟舊姻謂夫也思作惟訓夫義亦別成不以富亦祇以異鄭箋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



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言可惡也案與論語引詩成作誠不同

漢書劉向傳諫營起昌陵疏周室既衰而奢侈宜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陳際泰五經讀斯干莫王居也鴻雁莫氏居也不先斯干者見宜王勤民之意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毛傳猶道也鄭箋猶當作瘡瘡病也案猶道爾雅釋言文意取兄弟怡怡與朋友

目耕帖

卷十七

王姬媛館補校

之切切惻惻不同鄭改爲瘡本角弓交相爲瘡義各有當張子橫渠詩說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一報則輟故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朱子取入集傳以爲於文義或未必然義則善矣朱子訓爲猶謀也又引或曰猶當作尤

似續妣祖毛傳似嗣也鄭箋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謂已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正義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卽當午地則廟

當已地也改似爲已其說甚奇妣訓先妣姜嫄亦自用所注周禮義別無明據

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鄭箋芋當作樵樵覆也案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義仍從毛不從鄭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釋文棘韓詩作柶柶也旅卽反革韓詩作鞠云翅也案玉篇引韓詩柶木理也與釋文所引不同鞠舊譌作勒宋本釋文作鞠張揖廣雅釋器鞠狹翼也此用韓詩

目耕帖

卷十七

王姬媛館補校

噦噦其冥毛傳冥幼也釋文冥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杏正義述毛謂木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於正長之義未尤故據王注爲毛說據此則古木爾雅作冥窈也毛傳本之故箋申之曰冥夜也蓋至夜則冥窈也作幼者王肅所改崔靈恩集注本毛傳當作窈故音杏此又可證王之改毛矣

文選棗道彥雜詩注引韓詩內傳曰男子生而桑弓



達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又  
白虎通姓名篇亦引之男子作太子弓作弧似是  
斯干詩傳

載衣之裼釋文裼他計反韓詩作褻音同齊人名小  
兒被爲褻正義引侯苞云示之方也

袁文藝屬閒評詩載弄之瓦多以瓦字不叶爲疑或  
云此瓦乃是尿字耳古文與瓦字相類而小不同  
乃絡絲之具其意則是但未知果然否也翰案班  
昭女誡卑弱篇古者女生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

目耕帖

卷十七

善如娘館補校

塼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  
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則詩爲瓦字無疑

列女傳引詩無非無義唯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  
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

董道廣川詩故黑骨爲特則黑骨爲狗黑耳爲鼠亦  
各以其數也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特以特  
計也蔡卞毛詩名物解犬性獨故獨從犬羊性羣  
故羣從羊又云詩於國之富每言馬於物之微每  
言魚馬賤者也言賤以致貴魚潛者也言潛以致

著其說俱洽物理

或寢或訛釋文韓詩作譎譎覺也案譎訛二字通柳  
宗元述舊言懷詩訛火亟生燬注野火也山海經  
作譎火

埤雅釋獸引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五句云矜矜言羊  
之愛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爲道擾  
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支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  
畏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叱所謂擾之以順  
其性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所謂支之以制其放

目耕帖

卷十七

善如娘館補校

也翰案牧羊之法可通於牧民之政

漢書董仲舒傳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綏於詎而  
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  
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  
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  
所四面而內望者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  
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粹然儒  
者之語可作官箴其謂節南山詩爲刺爭田之訟



蓋古說也

節彼南山毛傳節高峻貌釋文引韓詩云視也何用

不監毛傳監視也引釋文引韓詩云領也案節訓

視於古無見意韓詩節字或與毛異文乎

維石巖巖釋文本或作嚴賈昌朝羣經音辨叩部引

詩亦作嚴

憂心如惓毛傳惓燔也釋文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焮

說文作炎字才廉反小熟也案說文炎小熟也从

火羊聲詩曰憂心如熒今注疏本載釋文作小熟

目耕帖

卷十七

姜燾燾館補校

舊本釋文訛作小熟

有實其猗毛傳實滿猗長也鄭箋猗倚也言南山既

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

也鄭改字訓義稍曲正義引王肅云南山高峻而

有實之使均平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

而有益之使均平者以其用士之智能刺今專已

不肖用人以至於不平也申毛得其旨

說文解字嗟殘蕝田也引詩天方薦嗟與毛詩異

漢書律歷志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

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太師秉國之鈞

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

也均作鈞引詩無維周之氏句意在重說鈞衡之

義故略之也天子是毗釋文引王肅作埤埤厚也

隋書律歷志引詩作天子是禪又釋文出卑民云

云本又作俾同必爾反注疏本作俾本又作禪案

荀子宥坐篇引作卑民不迷與宋本釋文合然則

毛詩舊本亦作卑也

維周之氏毛傳氏本也鄭箋氏當作桎轄之桎正義

目耕帖

卷十七

姜燾燾館補校

毛讀從四圭爲邸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又云

孝經鉤命訣云孝道者萬世之桎轄說文云桎車

轄也則桎是轄之別名耳以桎能制車喻大臣能

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轄也案鄭非無本

但改經字以就已說終覺未安考爾雅釋天天根

氏也郭璞注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大角者

天王帝坐廷亢主宗廟下繫於氏大臣輔國之象

詩義殆取於此

式夷式已毛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



言至於危殆也鄭箋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  
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朱子集傳酌用傳箋  
易爲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無以  
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也視舊爲勝

昊天不備毛傳備均也釋文引韓詩作庸庸易也案  
備均用爾雅釋言文作庸訓易義迂曲

禮記緇衣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  
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  
百姓正義昔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總五句

自耕帖

卷七

毛鄭疑補校

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  
案記皆逸詩是矣下三句與節南山篇文同唯多  
一能字以出車篇有嘒嘒草蟲一節文異者數字  
此亦其例歐陽永叔據此詩誰能秉國成以爲句  
刪其字抑何固也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  
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國書有所授命民乃  
得安正義引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  
况欲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

心臣子大非况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  
諫者謂君父失德尙微先將順諷喻若乃暴亂至  
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得風議而已哉是  
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  
之賢者切諫如此幽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  
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曲以感寤此  
正與祖伊之諫皆同忠臣殷勤之義何謂非人臣  
所宜言哉肅不譏尙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案  
王基所駁亦自當理究之天爲政教詩亦未必有

自耕帖

卷七

毛鄭疑補校

此意蘇轍穎濱詩經傳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  
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  
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爲之  
受其勞弊以至此也說義瞭亮朱子集傳取之  
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  
當是釋蹙蹙靡所騁句騁與毛傳訓極小異而與  
鄭箋雖欲馳騁無所之也義合

覆怨其正毛傳正長鄭箋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  
怨憎其正也案毛以正爲君長鄭以正對邪言集



傳謂怨人之正已蓋就正義而推之

漢書劉向傳條災異云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

是為非甚眾大也毛傳正月夏之四月正義周六

月夏之四月案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夏六月隕霜

用周正則合或謂竹書紀年皆用夏正則不合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毛傳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

鄭箋天使父母生我父母指二親說正義引尚書

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以為父母

目耕帖 卷七 辛卯類補校

謂文武之證然不如鄭說之明顯

埤雅釋鳥引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蓋狐羣者也

烏合者也故詩以况衛之君臣並為威虐其惡如

一又曰哀我人斯于何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

富人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民之從祿將如此

矣大夫欲王瞻之也又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

雄言幽王君臣俱自謂聖如烏之黑雌雄無以相

別也管子曰烏集之處初雖相驩後必相噬詩人

每引以為刺者非特譏其為惡如一亦以刺其初

皆以利合不以道也說義名通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毛傳王者為亂夢夢然釋文引

韓詩云惡貌也朱子集傳易為不明也既克有定

靡人弗勝毛傳勝乘也鄭箋王既定所定尚復事

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正

義引王肅述毛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

虐也又引孫毓云小人好為小善於能自賊以為

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

驕人是詩人所以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

目耕帖 卷七 辛卯類補校

則有惡豈得名之為克有定乎箋義為長集傳易

之云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

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

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

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

胥曰人眾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此

真能抉出經心如詩人新脫於口伊誰云憎鄭箋

伊讀當為繫繫猶是也如集傳所解何煩徑改經

讀



訊之故老釋文作訊之云本又作訊今注疏本石經  
並作訊則作訊者當是陸所據毛本作訊後儒從  
正體改作訊也

孔子家語賢良篇孔子讀詩於正月六章惕然如懼  
曰彼不遠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  
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  
妄也故賢也既不過天恐其不終命焉桀殺龍逢  
紂殺比干皆是類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  
蓋厚不敢不踏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目耕帖

卷十七

三都館補校

劉向說苑敬慎篇引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踏謂地蓋  
厚不敢不踏云賢者不過時常恐不終焉局作跼  
與毛詩異蔡邕釋誨天高地厚跼而踏之用詩語  
亦作跼後漢書仲長統傳章懷太子注蔡邕傳注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薛綜注皆引詩作跼釋文局  
本又作跼則毛詩他本亦或作跼矣說文解字隸  
側行也引詩不敢不越又踏小步也引詩不敢不  
踏與今同鹽鐵論周秦篇引詩謂天蓋高四句下  
接哀今之人胡為虺蜥蜴作蜥亦與毛詩異

有苑其特宋本苑作苑案苑苑二字古通用白居易  
六帖卷八十引詩作苑與今注疏本同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  
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  
我仇仇亦不我力禮引詩見禮命煩多使非待賢  
之誠意虛文豈能持久是以始勤而終怠也  
襄如戚之左傳昭元年呂氏春秋疑似篇高誘注列  
女傳卷七引詩並作滅釋文亦云滅之一本作滅  
案毛傳於燎之方揚寧或滅之云滅之以水也是

目耕帖

卷十七

三都館補校

从水旁滅生義於戚寧云戚滅也言襄如之戚周  
如水之滅火者然毛詩確爲二字說文戚滅也從  
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引詩襄如滅之  
玩其文義亦當爲戚後人加水爲滅耳唐詩古音  
考戚與滅義同而字異  
又寤陰雨毛傳寤困也鄭箋寤仍也呂氏讀詩記引  
韓詩章句寤迫也案迫與困義相近鄭氏訓仍爲  
異  
埤雅釋天古文雲字作云象雲回旋之形引詩曰洽



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言幽王之時小人  
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周旋其昏姻云象周旋盤  
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憂憂隱隱云憂也案爾雅  
釋訓殷殷憂也釋文出慙慙云樊光於謹反即隱  
字之音是樊與王逸並作隱隱也

說文解字伯小貌引詩伯伯彼有屋與毛詩字異義  
同

後漢書蔡邕傳釋誨曰速速方穀天天是極章悛太  
目耕帖 卷十七 三如媛館補校

子注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天天是極毛萇注云速  
速陋也鄭元注云穀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  
祿也天殺也林破之也韓詩亦同此作穀者蓋謂  
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並也案蔡邕書石經用  
魯詩此作方穀及天天重文者皆本魯詩釋文出  
方穀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案後漢書引詩同則  
有字為後人所加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引詩哀此竟獨案悛笑二字古  
通用也

十月之交序大夫刺幽王也鄭箋當為刺厲王而作  
諸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正義王肅皇甫謐  
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案竹書紀  
年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二年涇渭洛  
竭岐山崩三年王嬖褒姒冬大震電五年皇父作  
都于向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皆與毛詩  
序合十月之交毛傳日月之交會鄭箋周之十月  
夏之八月梁虞廟唐傳仁均及一行並推周幽王  
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劉敞七  
目耕帖 卷十七 三如媛館補校

經小傳始疑為夏正之十月閏氏若璩尚書古文  
疏證初用劉說謂虞廟諸人傳會後既通推步上  
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則竹書紀年所  
載又實可信也  
漢書翼奉傳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  
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又云人氣內  
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辰日蝕地變見於奇  
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  
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



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此皆本齊詩為說

正義引詩緯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

夏之八月又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

見微辛者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為君辰

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為君弱而不明

卯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

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又曰百川沸騰眾陰

進山冢崧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

小臨大案緯說亦似出於齊詩

自耕帖

卷七

玉函山房輯佚書

漢書劉向傳引詩朔日辛卯日有蝕之食作蝕又引

日月鞠凶四句告作鞠又引百川沸騰山冢卒崩

六句崧作卒皆與毛詩異

周禮春官馮相氏疏引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

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

內何謂與日同遊黃道此是說不用其行義

此日而食于何不減正義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

善乎案于字古無訓一者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

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減何也對曰

不善政之謂也此政字即上文四國無政政字也

詩意言此日而食不可知於何而不善乎欲王之

自省其政也漢書谷永傳顏師古注引魯詩亦作

此日而食于何不減又天文志引彼月而食四句

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減

矣此所引詩是三家經師之說與上引夏氏日月

傳星傳不同

漢書古今人表愚人下下皇父卿士司徒皮師古曰

之交詩所謂蕃謂師古曰即所太宰家伯膳夫中術謂中允膳夫

自耕帖

卷七

玉函山房輯佚書

也師古曰振音側流趨馬蹶師氏萬師古

曰萬讀曰橋反案即毛詩聚字案班氏世傳齊詩故與毛詩異然序

同音九禹反皇父七人在襄姒號石父下則以繼妻為襄姒而

詩為刺幽王與毛同也谷永傳昔襄姒用國宗周

以滅閻妻驕扇日以不減師古注魯詩小雅十月

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減又曰閻妻煽方處

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

之食為不善也案永習韓詩師古注引魯詩則以

閻妻為厲王妻魯與韓同正義引中候摛雜賦曰



曰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固主異載震以王刻為姓又與閭異而亦以為厲王妻也鄭先學魯韓詩又注尚書中候故據以易毛傳後漢書左雄傳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賢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長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之畏吏如虺蜴也此又兼幽厲說蓋漢人迄無定論矣

目耕帖

卷十七

毛師塚館補校

从示通作萬亦與毛異

說文解字備織盛也引詩豔妻傷方處與毛詩作癩異

許謙詩集傳名物鈔常武之皇父冠以太師謂其能總六師也即大明維師尚父意也十月之皇父係以卿士謂其不能領六師即節南山尹氏太師意也  
抑此皇父鄭箋抑之言噫釋文意韓詩云意也鄭因韓之訓意而轉為噫耳

曰予不戢禮則然矣鄭箋戢殘也釋文王作戢善也孫毓以鄭為改字案毛無傳王肅作戢或用三家本其義視戢為深詩言皇父見民皆怨已而曰此事予亦以為不善無如君令臣共禮在則然矣此又歸惡於上以自文其過操莽之居心也不愁造一老鄭箋愁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釋文引韓詩云閻也案說文愁肯從心也鄭本此而進一層作解訓閻不知所出

目耕帖

卷十七

毛師塚館補校

勞作僂倪與今本異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弄護怨其詩云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咎咎則勉作密勿讒讒作替替釋文竊五刀反韓詩作替注疏本作替替劉向本魯詩蓋與韓同王符潛夫論賢難篇引詩讒口敖敖又明志篇引詩我即爾謀聽我敖敖字並作敖與爾雅敖敖傲也合似敖者替字之省也



說文解字嘽聚語也引詩嘽嘽背憎又傳聚也引詩  
傳嘽背憎一依毛詩一存異文也

悠悠我里毛傳鄭箋並云里居也釋文里如字本或  
作連後人改也案爾雅釋詁瘵病也邢昺疏瘵者  
小雅十月云悠悠我里瘵里音義同玉篇引詩云  
悠悠我瘵陸所謂後人改也爾雅釋訓條條羅羅  
毒也釋文條條樊本作攸攸引詩云攸攸我里賦  
庸拜經日記謂此釋小弁跋跋周道也與樊不合  
恐非是

目耕帖

卷十七

元鄭振館補校

詩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而下者也衆多如  
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正義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  
者爲之立名序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朱子集傳  
引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  
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  
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以爲似有理案毛詩  
當有此二句惟極作正不同耳

左傳昭十七年叔孫昭子引詩周宗既滅靡所止戾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杜預注肆勞也勤作肆與

毛詩字異

姚氏彙情抱軒詩說三事大夫有任人準夫牧三事  
之責集傳以三公訓之爲僞古文周官三事暨大  
夫句所誤具有特識

旻天疾威釋文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正義上有昊天  
明此亦是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  
段氏玉裁重訂毛詩訓詁傳從釋文戴氏毛鄭詩  
考正臧氏拜經日記俱從正義

目耕帖

卷十七

早鄭振館補校

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師古曰韓詩滄  
字作熏熏者謂相熏蒸亦漸及之義耳後漢書蔡  
邕傳下獲熏胥之辜章懷太子注引韓詩熏胥以  
鋪熏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  
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大甚

莫肯用訊釋文訊音信徐息悻反告也又音碎戴氏  
考正按訊乃許字轉寫之誤  
列女傳引詩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  
虐之行於下土也與毛同而訓釋尤簡古



謀猶回適毛傳回邪適辟釋文適音聿韓詩作歛義  
同案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事回次而好還李善注  
引韓詩謀猶回次薛君曰回邪僻也潘賦作次則  
釋文作歛者傳寫之誤也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云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  
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賊則具是依滄滄作歛歛  
釋文滄滄計急反訛訛音紫引爾雅云滄滄訛訛  
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案今爾雅本作翁翁

目耕帖

卷七

聖賢集補校

民雖靡靡鄭箋應法也正義鄭訓應音謀爲法王肅  
讀爲懽喜吳反懽大也無大有人言小也釋文引  
韓詩作靡靡猶無幾何義與王近或哲或謀漢書  
敘傳用詩語作或懽或謀懽古哲字也鄭箋書曰  
庸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艾詩人之意  
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

朱氏彝尊經義考毛氏經文久而滋誤者可證其非  
若小旻之如彼泉流今流水鄭箋云如原泉之流  
則流泉非矣

荀子臣道篇引詩不敢暴虎七句佗作它以爲仁人  
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樂不肖也人賢而不敬是禽  
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  
則危災及其身矣

呂氏春秋安死篇引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  
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高誘注無兵搏  
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  
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而不知不敬

目耕帖

卷七

聖賢集補校

小人之危殆故曰不知鄰類也此所引亦韓詩說  
與荀子說詩義同

濱濱詩傳小旻小明小宛小弁四詩皆以小名篇所  
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  
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  
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  
案國語晉語四秦伯賦鳩飛韋昭注小雅小宛之  
首章也宋庠補音宛詩作苑今注疏本作宛蓋宛  
詩本名鳩飛經師或稱苑文又作苑以在小雅故



稱小宛小弁亦其例不必定與大雅對舉也

飲酒温克鄭箋飲酒雖醉猶能温藉自持以勝釋文

温王如字鄭於運反蘊藉也正義蘊藉者定本及

箋作温字舒瑗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

義經中作温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

柔色以温之鄭亦以温爲蘊義

說文解字蠲麻蒲盧細腰土蠶也天地之性細腰純

雄無子引詩螟蠕有子蠲麻負之蛤作蠲螺作蠲

皆古文字

目耕帖

卷七

聖 蠲 螟 蠕 補 校

題彼脊令王符潛夫論讚學篇引詩作鴝鵒釋文分

本亦作鴝脊不言作鴝者漏此字

韓詩外傳昨日何日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

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

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如箴如銘可書座右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釋文填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

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同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

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案說文解字犴或从犬引詩

宜犴宜獄後漢書崔駰傳獄犴填滿用詩語亦作

犴周禮夏官射人鄭注引詩宜犴宜獄集韻平聲

上二十五寒犴犴俄干切胡地野犬或从犬又二

十七剛邱顏切牛姦切並有犴字皆釋爲胡地野

犬又去聲二十八翰魚肝切犴犴干引說文云云

一說犴野犬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或作犴亦省

又三十諫魚澗切干犴犴胡犬也或从犬亦作犴

楊慎升菴集載李西涯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

好四曰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胡侍真

珠船亦載西涯說七曰犴犴好訟獄門所畫獸是

目耕帖

卷七

聖 犴 補 校

各有引證以爲其說不經辨犴犴云韻會曰犴犬

子也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字林云犴犴同胡地

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犴侯注犴胡犬其守在

夸士以能勝四夸之守爲善故射之埤雅云犴善

守故獄曰犴

握粟出卜古者卜筮必用精鑿之米以祀神謂之精

淮南子巫用精藉史記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楚

辭懷椒糈而要之揚雄反騷費椒糈以要神是也

古字精貶同故許氏說文云齋財卜問爲貶詩握



栗出小莊子支離疏鼓箠播精皆此義

小弁序刺幽王也太子傅作焉正義太子謂宜咎也

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

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孟子告子上公

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趙岐注小弁

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又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

案趙氏之說非無本孔衍琴操履霜操尹伯奇所

作也伯奇無罪為後母讒而見逐乃集芟荷以為

目耕帖

卷十七

聖姬媛館補校

衣採梓花以為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於是援琴

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

聽讒言孤息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此愆

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兮知我冤曲終投河

而死曹植貪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

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

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異鳥名於桑

其聲嗷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捐翼其

聲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奇勞乎是吾

子棲吾與非吾子飛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棲其

蓋歸入門集於井榦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

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後漢書黃瓊傳伯

奇至賢終於流放章懷太子注引說苑王國子前

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

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

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

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

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望之乃逐伯奇也劉

目耕帖

卷十七

吳姬媛館補校

放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尹吉甫子王國未詳

翰案王國即尹吉甫之訛諸書傳聞雖異然伯奇

見逐於父實有其事以黍離為伯封作又以小弁

為伯奇作趙氏與曹子建所說皆本韓詩與毛乘

別特甚

漢書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師古曰卞音盤案

杜欽引關雎臣瓚曰此魯詩也知引小卞亦用魯

詩此又文字之殊矣又集韻平聲上二十六桓蒲

官切盤弁卞云或作弁卞通作槃



弁彼鸛斯毛傳鸛卑居卑居雅鳥也正義此鳥名鸛  
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  
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  
部立鸛斯之目是不精也埤雅釋鳥引小爾雅云  
不及哺者謂之雅鳥詩曰弁彼鸛斯歸飛提提言  
鸛斯鳥之不能反哺者尙能歸飛以從其類而不  
失其樂今已曾反鸛斯之不如也

鞠爲茂草唐石經注疏本宋板皆作鞠然蔡邕述行  
賦周道鞠爲茂草約用詩文正作鞠蓋古字通用

目耕帖

卷七

吳郡媛館補校

也

怒焉如擣釋文擣丁老反本或作擣同韓詩作疔除  
又反義同案說文疔小腹痛从疔肘省聲惠棟九

經古義疔見呂氏春秋疔與草協猶酒與老協

後漢書桓帝紀詔引詩監寐寤寐歎疾如疾首章懷太

子注監寐言雖寢而不寐也寤覺也又劉陶傳見

白駒之意屏營彷彿不能監寐注監寐猶寤寐也

袁紹傳我州君臣監寐悲歎亦用詩作監寐蓋三

家經異文也楚辭九懷王逸章句引詩假寐永歎

云不脫冠帶而卧曰假寐與鄭箋合

疾如疾首釋文疾又作疹同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  
彪詩憂思成疾疾無乃兒女仁李善注引毛詩曰  
心之憂矣亦如疾首則疾又或作疹也

說苑雜言篇引詩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莞  
葦泂泂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嘒作嘒崔作莞文  
與毛異而說義正與毛同

維足伎伎釋文伎伎本亦作跂跂其宜反白帖卷九  
十七引詩作維足跂跂案以足言作跂良是

目耕帖

卷七

吳郡媛館補校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毛傳壞痍也謂傷病也正義釋

木云痍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痍木疾用無枝

符婁痍內疾痍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

疴僂痲腫無枝條者舍人曰符婁屬下句獨爲異

也案某氏爾雅釋文引作樊光舍人以符婁屬下

句釋木痍木符婁下句蓋讀李巡爾雅注符婁

一名痍木無枝木訓釋分明舍人讀誤說文解字

引詩亦作痍木與爾雅同

尙或瑾之說文解字作瑾唐元度九經字樣引詩亦



作尙或殓之蓋本說文

予之仇矣毛傳仇加也正義此仇謂仇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仇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仇加也案仇猶彼也指有罪之人予之仇猶言以我當彼訓加與本字不合

君子無易輔言滅琳經義雜記據周興嗣千字文易輔攸畏耳屬垣牆以為周氏所見本無有作無易輔言者案周於俊父密勿與劉向引詩密勿從事韓詩密勿同心同滅氏之說不為無據

目耕帖

卷十七

聖地靈館補校

曰父母且鄭箋言其且為民之父母宋本釋文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歐陽修詩本義且鄭音苟且之且今注疏本釋文作七池反池字誤

劉向新序節士篇韓詩外傳引詩昊天太撫予慎無辜大並作太案太今字大古字也或作泰

韓詩外傳引傳曰伯奇幸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諫於君引詩曰予慎無辜

諧始既涵毛傳諧數涵容也鄭箋涵同也正義於傳

引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於箋云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為易故易傳也釋文涵韓詩作滅減少也說文解字涵水澤多也引詩偕始既涵作偕與鄭協其意蓋謂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熒熒不滅炎炎若何也雖與毛鄭異而亦有深義

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繇兮師古引詩秩秩大繇聖人謨之案釋文莫如字又作漠一本作謨是顏

目耕帖

卷十七

聖地靈館補校

監所據本

孔子家語辨政篇引詩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私者也說苑政理篇韓詩外傳卷四引詩並作匪其止恭釋文共本又作恭蓋指韓詩恭共亦古今字

遇犬獲之鄭箋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遇犬者言免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蓋不以鄭箋為然案遇之為逢鄭豈不知此解其必



訓爲田犬者義取詭遇之遇故謂犬之馴者也以  
遇對蹇極切於理釋文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也  
盧氏考證讀作愚蓋是鄭義不得以爲非案史記  
春申君傳引詩蹇蹇兔遇犬獲之裴駰集解引  
韓嬰章句曰蹇蹇往來貌獲得也言蹇蹇之兔兔  
數往來迷匿其迹有時遇犬得之又引鄭元曰遇  
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似韓說亦以遇犬爲犬名  
呂氏春秋重已篇飲食醜醜也高誘注醜讀如詩地  
地碩言之地案蛇地亦古今字

目耕帖

卷十七

至編媛館補校

禮記表記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醜君子淡  
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餘記  
引詩以證甘以壞只從有枝葉見之周世樟云孔  
甘者盜言也若美味然能動人之嗜如簧者巧言  
也若好音然能悅人之聽皆小人之工於諛諂也  
居河之糜糜古文假借字爾雅釋水郭璞注引詩作  
湄三家詩皆用今文也

爾雅釋訓既微且廋廋瘡爲微腫足爲廋孫炎曰皆  
水溼之疾也毛傳本之說文解字瘡脛氣足疾引

詩既微且瘡瘡與廋古通用也案春秋緯晉潭巴  
枉矢黑軍士不勇疾流瘡此亦衰世沴氣所致詩  
之託意微矣

我心易也毛傳易說也釋文易韓詩作施施善也案  
韓經異於毛作施施善古無此訓當解如弛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正義引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  
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壎篪尙矣周幽王  
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  
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

目耕帖

卷十七

至編媛館補校

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曰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  
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爲喻而  
王肅亦云我與女同寮長幼之官如壎篪之相和  
與鄭同也案世本宋衷注以暴國公蘇成公爲平  
王時諸侯又與譙周說不同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  
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正義引鄭駁異  
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  
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



贊牛耳桃菹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豕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禮記曲禮下正義許慎據韓詩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加牛則四物此以盟用牛牲為言與訓用三物當不同也

目耕帖

卷十七

聖賢家館補校

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苟然而粗噴然而不類沓沓然而沸彼誘其名炫其辭而無深於志義在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過其所惡焉愚者反是引詩為鬼為蜮六句詩為諧人作故止以出言立論

說文解字縷白文貌引詩縷兮斐兮與毛詩縷字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毛傳引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

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且而蒸進縮屋而縊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厲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閉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

目耕帖

卷十七

聖賢家館補校

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正義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案傳引此證避嫌之事即男女以例其餘爾

呂氏讀詩記引崔靈恩集注哆兮侈兮說文作哆兮鈔兮鈔曲也一日驚鼎

緝緝翩翩說文解字耳聾語也引詩耳聾翩翩白帖卷九十三引詩作緝緝翩翩釋文翩翩字又作扁是也韓詩外傳引詩慎爾言矣謂爾不信也作矣



釋元應身奈耶律卷三音義引詩健健幡幡捷作健亦與毛詩不同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毛傳遷去也鄭箋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將復訕誹女於理亦通但改經字不如毛傳之安白虎通誅伐篇引韓詩內傳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此似投畀有北傳文王嘉拾遺記云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之善者於鄒屠之鄉遷惡者於有北之鄉詩小雅投畀有北指其地也

目耕帖

卷七

聖姬嬭館補校

後漢書馬援傳朱勃引詩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欲令上天平其惡也章懷太子注勃能說韓詩此韓義也釋文出爲作此詩一本云作爲此詩盧氏攷證正義曰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與經相乖非也今案作爲作詩似非辭足利本箋作起也爲作也蓋一本必是作而爲詩上作訓起下爲訓家父作訓吉甫作頌之作於義爲長

目耕帖卷十八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六

蔡卞毛詩名物解凱風情也事父母者有之清風韻也贈行人者有之谷風言和而能容不能容則夫婦之道苦而朋友之交絕矣故於風於雅兩見焉極之終風北風尤不可言者也

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韓詩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又揚雄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

目耕帖

卷六

一姬嬭館補校

章句曰將辭也與毛傳將訓且小異

徐氏乾學讀禮通考卷一百一變禮一奔喪首載蓼莪詩云乾學案生不得侍親之終人子之至痛奔喪之禮哭踊無數所以倍於常禮也黃氏勉齋編變禮以是爲首卓有所見予又以蓼莪之詩冠於端以見奔喪之痛切尤至蓋有所自云

戴氏毛鄭詩考正蓼莪首章匪莪伊蒿按莪俗呼爲抱娘蒿可以知詩之取義矣案王磐野菜譜有抱娘蒿題云抱娘蒿結根牢解不散如漆膠君不見



昨朝兒賣客船上兒抱孃哭不肯放語亦悱惻動人附載于此

晉書王裒傳父修為司馬文王所誅裒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門人為廢蓼莪篇南史顧歡傳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受學者為廢蓼莪篇又酈道元水經注河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於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為泣涕悲不

目耕帖

卷六

二如塚館補校

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三事皆同而顧歡秦氏事罕見引用

說文罄器中空也引詩餅之罄矣又空空也引詩瓶之窒矣集韻平聲下十四清率盈切去聲四十六徑請定切并有窰字引詩同罄字依毛詩窰字存異文也

餅之罄矣維嶠之恥毛傳餅小而帶大罄盡也鄭箋餅小而盡嶠大而盈言為嶠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朱子集傳易箋云言餅資於嶠而嶠資

於餅猶父母之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罄矣乃嶠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各自為義

鮮民之生毛傳鮮寡也戴氏考正按春秋傳葬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為鮮鮮似少福之意故名無怙恃曰鮮民翰案鮮即鄭風終鮮兄弟之鮮舉目無親獨行孤子孟子所謂如窮人無所歸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釋文引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可補毛傳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注引韓詩曰夫為

目耕帖

卷六

三如塚館補校

人父者必懷慈仁愛以畜養其子也似拊我畜我傳文

集韻平聲上一束儼盥盟說文儼盛器滿貌引詩有儼儼盥或作盥盥

聶崇義三禮圖匏爵圖有杜疏七挑七凡三圖杜雜記云北以桑長三尺注云杜所以載牲體者也喪祭用桑吉則用棘北疏引特牲記曰七也疏七有司云雍人合執貳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或疏七于其上皆縮俎西枋注云疏七柄有刻飾



疏云以其言疏是疏通刻之若疏屏之類鄭注疏屏以刻畫雲氣蟲獸此唯畫雲氣通飾其柄舊圖疏匕亦形如飯乘以棘爲之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其葉通疏皆丹漆之挑匕有司云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清注于疏匕注云挑謂之敲讀如或春或枕之枕或作挑者秦人語也案桑匕喪祭可用大束篇之棘匕疏匕也挑匕之挑吐彫反又音由挹物用之與棘匕異荀子宥坐篇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

目耕帖

卷十八

四 婦孺館補校

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敗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久矣而能無踰乎引詩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願之潛焉出涕說苑至公篇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行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事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遠仇讎忠於事上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存於

今是之謂公引詩周道如砥四句案荀子引詩說陵遲是刺今周道之不平也說苑引詩說至公是懷昔周道之蕩平也要是一義韓詩外傳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凌遲故也今其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之迷是以不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刑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日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

目耕帖

卷六

五 婦孺館補校

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就刑誅也此又因荀子之說而合俾民不迷示我顯德行及周道如砥六句以暢明其旨可考見漢師之根據焉鹽鐵論刑德篇引詩周道如砥至言其明也與韓詩外傳同後漢書劉陶傳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陸言作眷然釋文陸又作眷陶傳然字當補



小東大東鄭箋小也大也胡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朱子集傳易為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

杼柚其空釋文柚本又作軸段玉裁詩經小學機軸似車軸故同名柚是杼柚字因杼字从木而改軸亦从木非也翰案後漢書劉陶傳杼柚空於公私之求用詩亦作柚蓋古文假借字也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引詩若若公子行彼周道釋文曰耕帖 卷六 六 鄭玄館補校

佻徒彫反徐又徒了反沈又沈高反韓詩作媯媯往來貌並音排本或作宛非也案宛蓋俗本偽字毛作佻韓作媯則作若者齊魯詩也九歎章句又引詩契契寤歎契作契亦必用齊魯經本

無浸穫薪毛傳穫艾也鄭箋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為薪正義穫落釋木文在釋木故為木名某氏曰可為杯圈皮勒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獲可為杯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柳榆也其葉似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篋帶其材

可為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釋文穫薪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爾雅釋文樓戶郭反引詩云無浸樓薪案樓落之樓从木樓薪之樓从禾故毛訓穫為艾以樓為穫不如毛傳訓艾與載字義一貫哀我憚人釋文憚一木作揮爾雅釋詁郭璞注引詩哀我瘵人是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毛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鄭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曰耕帖 卷六 七 鄭玄館補校

人之子謂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案箋改經字義復迂曲難達不如毛義為長也

爾雅釋訓卓卓瑁瑁刺素食也某氏注瑁瑁無德而佩故刺素食也郭璞注引詩瑁瑁佩瑁今毛詩作韜釋文字或作瑁爾雅注案佩瑁為玉作瑁瑁者近是

跂彼織女毛傳跂隅貌正義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



問貌釋文跋說文作岐案說文作歧與跋通作岐字誤也

文選顏延年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引韓詩

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

曰襄反也與毛傳同鄭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從旦至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案爾雅釋言襄

駕也又鄭風兩服上襄作襄作駕解各有據箋義

為長

院彼牽牛毛傳何鼓謂之牽牛正義何鼓謂之牽牛

目耕帖

卷六

八 椰 媛 館 補 校

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

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為何

鼓亦名為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

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也翰案隗囂悉達開元

占經卷六十一北方七宿占牽牛占二引石氏牽

牛六星八度度距中大星先至去極百一十度注

云在黃道內四度又引甘氏曰牽牛上二星主道

路次南一星主關梁次南三星主南越卷六十五

石氏中宮占上何鼓星占二十五引石氏曰何鼓

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注云大星入南斗二十二

度太去極八十五度在黃道內二十八度太又引

巫咸曰何鼓金官也據此則牽牛河鼓二星明矣

牽牛為北方宿名河鼓列星與牛宿近故爾雅云

何鼓謂之牽牛謂度數相近非真以何鼓為牽牛

也

文選陸士龍答兄璣詩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呂

延濟注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箱亦車也

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

目耕帖

卷六

九 椰 媛 館 補 校

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此善用大東詩

意

史記天官書司馬貞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

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蓋大東詩傳文也與毛

傳合劉彝七經中義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

夕在西所以終日之長

韓詩外傳引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言有其位無其事也施士丐說詩不

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義亦相近毛傳挹斟



也禮部韻略引何允毛詩隱義云剡容四升

維北有斗釋文斗沈音主案易豐卦日中見斗釋文

當作見主周官鬯人大喪之大泚設斗注斗所以

沃尸也釋文依注音主此沈重之所本也

呂氏讀詩記引韓詩云四月歎征役也當是韓詩序

文

陳際泰五經讀天有四時而春德在木其政仁四月

之篇春獨闕焉詩人之微旨也案詩人亦未必作

意如此當時所見滿目皆愁慘之氣自詠不到惠

目耕帖

卷六

十鄭經館補校

風和暢也

百井俱腓釋文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案文選謝靈

運人日從朱公戡馬臺集送孔令詩李善注引韓

詩曰秋日凄凄百井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

黃也腓音肥毛萇曰腓病也今本作腓字非李注

較釋文為詳據此則毛本作腓韓詩乃作腓耳陸

所見本與今注疏本同作腓六朝人變亂之耳

文選潘安仁關中詩亂離斯瘼日月其稔李善注引

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又引

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

宜為莫字謂潘詩語句用韓詩當從韓作莫也而

任彥昇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亦用亂離

斯瘼語李善注引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

君曰瘼散也引毛詩經文却用韓詩章句而又以

瘼字屬薛意仍欲以毛說韓之不同也考說苑政

理篇引詩亂離斯瘼矣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

者也正與潘詩任表用詩語同劉向世傳魯詩蓋

魯詩作亂離斯瘼韓詩作亂離斯莫也孔子家語

目耕帖

卷六

十鄭經館補校

引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上句與說苑異而爰亦

作奚朱子集傳依用之也又春秋左傳宣十二年

傳引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杜預注爰於也言亂

亂憂病於何所歸乎王安石新經義解此二句云

亂出乎上而受惠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

所出矣較杜說為得其旨王伯厚以介甫之人因

錄其說於困學紀聞而又論之曰噫宣靖之際其

言驗矣而兆亂者誰與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

之謂也



林若愚詩談說侯栗侯梅據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  
花梅侯梅晉宮闈記云華林桃園侯桃三株白桃  
三株以爲侯非雜義案此說亦有據但引尙疎漏  
西京雜記載上林苑栗四有侯栗榛栗槐栗暉陽  
栗初學記引晉宮闈名華林園中栗一株侯栗六  
株此正侯栗之證何故不引而引侯桃以證栗乎  
廢爲殘賊毛傳廢伏也鄭箋言大於惡正義說文云  
伏習也恒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大與鄭  
不同釋文廢如字一音發伏時世反下同又一本  
目耕帖

卷六

士嘉堡館補校

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列女傳卷八引廢爲殘賊  
莫知其尤言伏於惡不知其爲過韓詩外傳引詩  
曰善爲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  
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  
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未逆本使人  
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  
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動傷德其靜亡救  
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曰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說義皆精可與毛詩相發明

說文解字鳥部鵀也從鳥敦聲詩曰匪鵀匪鷓  
氏玉裁據此云今詩鴉爲鵀之譌鷓爲鷓之譌案  
釋文敦字或作鷓知唐詩本鵀字尙未譌  
文選班孟堅東都賦注引韓詩曰翰飛厲天薛君曰  
厲附也與毛詩戾字異  
呂氏春秋慎人篇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王應麟困  
學紀聞引此疑與咸邱蒙同一說而註之於舜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毛傳賢勞也戴氏考正按賢  
目耕帖

卷六

士嘉堡館補校

之本義多也从貝取聲此與禮投壺射某賢於某  
若干純之賢皆用本義孟子說此詩曰此莫非王  
事我獨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逸己勞如詩之後  
三章所云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  
養父母而爲此言非以勞釋賢箋就才說尤失之  
說文解字騶馬盛也引詩四牡騶騶又騶馬盛肥也  
引詩四牡騶騶皆毛詩彭彭之異文  
顏師古匡謬正俗北山篇云或不知叫號從上及下  
句句叶韻叫號者猶言喧呼自恣耳非必要號叫



之號毛傳云叫呼號召也而徐仙乃音號為呼到反今讀者遵之亦甚非也案徐音釋文不載而有號戶報反語蓋遵徐逆音者為之

荀子大略篇引詩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晉王導譏庾亮曰元規塵汗人用此意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注陸士龍答張士然詩注謝惠連西陵遇雨獻康樂詩注並引韓詩曰眷眷懷顧

眈眈作眷眷與毛詩吳王仲宣從軍詩注引韓詩曰眷眷懷歸涉下懷歸而誤也

目耕帖

卷六

十四 歸 媛 館 補 校

日月方除毛傳除除陳生新也鄭箋四月為除正義四月謂除釋天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釋文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案爾雅作余不作除李巡孫注亦作舒義解不作除義解也鄭氏未知何據正義以李孫之解當鄭義終嫌傳合

韓詩外傳一說齊桓伐山戎過燕事引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一說韶用干戚

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引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又說苑貴德篇亦載韓詩外傳首節引詩靖共並作靖恭文選陸士龍答兄機詩注引毛詩念彼恭人共亦作恭則共恭古今字也

漢書董仲舒傳詔曰詩不云序嗟爾君子無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今毛詩當作恒漢詔引詩本

目耕帖

卷六

十五 歸 媛 館 補 校

之三家也

鼓鐘正義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以為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王應麟玉海引為韓詩

其德不猶毛傳猶若也鄭箋猶當作痾痾病也案鄭以不猶與斯干無相猶矣同作痾改經字俱不安當从毛訓

後漢書陳禪傳注引韓詩以雅以音以音不解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有可以抑雅者



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借差也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引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廣被之所及亦鼓鐘傳也毛傳鄭箋說義與韓略同鄭樵六經輿論引劉炫毛詩述義云南如二南之南朱子從之

黃氏曰抄詒家多謂楚茨抽棘之場即自昔我藝黍稷之地蓋主序文傷今思古之說然此詩與信彼南山等篇始終皆美豐祭祀之盛無一毫幾微不滿之意不應篇首二語獨歎田萊之荒而其後無

目耕帖

卷六

十六鄭樵補校

語相應也又引毛鄭雪山岷隄五家說以抽乃抽去之抽非抽出之抽謂篇首二語非傷今思古翰案抽即訓去謂以人力抽之如言刈其楚語意非物之抽而自昔二字明明是通篇眼目言昔正以見今之不然也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序並以爲刺幽王依詩次當然也君子傷今思古而不露諷刺之意善寫小雅之怨悱矣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賡羨黎也引詩楚楚者賡洪典祖楚辭補注今詩賡作茨賡音藝爾雅亦作茨布

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易據于羨黎言其凶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然則詩本作賡毛作茨者古文也

說文解字執種也从壺珮持而種之引詩我執黍稷案執是古文字

我庚維億毛傳露積曰庚正義周語曰野有庚積韋昭引唐尙書云十六斗曰庚昭謂此語露積穀也引詩曾孫之庚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爲說也案說文解字庚水槽倉也一曰倉無屋耳劉熙釋名庚

目耕帖

卷六

十七鄭樵補校

裕也言盈裕也露積之言也盈裕不可稱受所以露積之也史記文帝紀發倉庚裴駮集解在邑曰倉在野曰庚皆是說野積也斛量名周禮考工記陶人庾實二殼庚爲斛字之假借也

顏師古匡謬正俗楚茨篇以享以祀鄭箋云享獻也又信南山篇享于祖考大田詩亦云以享以祀其義並同此自可曉而徐仙並音享爲許亮反未審其意楚茨又云祖賚孝孫毛傳賚予也徐仙音賚爲來亦所未詳案釋文於享字賚字並載徐音集



韻去聲四十一漾許亮反有享字云薦也詩享于  
祖考徐邈讀平聲上十六哈郎才切有齊字與也  
尙書夢帝賚予良弼徐邈讀或書作昧引據徐邈  
則徐前無此音孤說無憑今世不行久矣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傳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  
齊于肉鄭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  
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  
者正義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其其牛牲之牙注云  
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

目耕帖

卷六

六 補校

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  
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  
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對  
耳案鄭易傳頗合於事次

說文解字繫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引詩祀祭于繫  
集韻平聲下十二庚繫禮訪哺橫切通作閉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毛傳皇大保安也鄭箋皇唯也  
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唯之其鬼神  
夕安而享其祭祀正義引孫毓云孝經稱宗廟教

敬鬼神者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饗親

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

安來爲義箋說爲長案禮記少儀齊齊皇皇鄭注

皇讀如歸往之往魯頌烝烝皇皇箋皇皇當作唯

唯猶往往也皆以皇爲往考說文皇本从自始也

徐錯曰自從也故爲始也今省作自皇字从自爲

始具有往義鄭說非無本但不當直以皇爲唯耳

執爨踏踏毛傳爨爨爨爨爨正義以祭祀之禮爨爨

以爨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爨也

目耕帖

卷六

九 補校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爨炊竈也引詩執爨踏踏不  
及毛傳之賅備

爲豆孔庶毛傳庶庶羞也鄭箋庶庶也祭祀之禮后

夫人主共遵豆必取肉物肥胙美者也正義庶胙

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胙多也孫炎曰庶豐多

也釋文胙字又作侈案今爾雅正作侈郭璞注庶

者衆多爲奢侈正義引舍人胙多也或健爲爾雅

本作胙鄭據爲說乎

荀子脩身篇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



禮則不寧又禮論篇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並引詩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其立言有大醇而無小疵矣

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引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毛詩作苾義同

目耕帖

卷六

干如榭館補校

既匡既救釋文出筐字云本亦作匡今注疏本正作匡案鄭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是鄭本毛詩作筐也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以正訓匡當由王肅改也

杜佑通典引白虎通詩云神具醉正皇尸載起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榭楸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飲食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此說深得聖人制禮本意

高胡瓊讀詩略記楚茨詩次第與禮相合祝祭于廟

廟門內也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索祭于廟是也絜爾牛羊絜度也牛羊內鬻之事肆陳也外將之色純角正剝之事肆陳也外將

奉持而進之也可徒小子之類之事是既灌迎牲之時特牲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也妥侑者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侑節也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謂主人拜受尸使安坐是也肝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人洗爵獻尸是也膳從者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獻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獻酬之時特牲賓三獻畢主人遂酬以獻賓是也孔熯筋力竭也不愆是三獻後之時少牢皇尸命工致祝致多福于汝孝孫是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戒是飲福以後而孝孫

目耕帖

卷六

干如榭館補校

往阼階聽祝致告成是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而告禮成是也廢徹是送尸以後徹饌之時儀禮尸徂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則徹饌以後既歸賓徂之時儀禮主人阼徂籩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毛傳甸治也鄭箋禹治而邱甸之傳訓其義鄭指其事正義引孫毓云禹平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邱甸其田也是井邑邱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



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士比邱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爲內亦邱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阜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士作貢有何不暇而未及邱甸之也翰案禹貢有甸服猶可爲禹甸之

目耕帖

卷六

三知疑館補校

明證

响响原隰釋文响音勺又作响蘇遵反又音甸壘辟貌集韻去聲三十二霰堂練切帶壘田貌鄭康成曰帶帶原隰案此音釋文失載說文解字漫澤多也引詩既漫既澁案漫本字優假借字也

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

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婚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者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

目耕帖

卷六

三知疑館補校

相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漢志所述與韓詩外傳略同唯言六尺爲步與禮記王制周尺八尺爲步不合史記秦始皇本紀數以六爲紀六尺爲步司馬貞索隱管子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非獨秦制又王制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步之尺數亦不同翰案王制所云古者周尺八尺爲步此古法也今以六尺四寸爲步後人之變法也管子司馬法並言六尺爲步則變法自齊始矣後來尺數復因六尺而加四寸觀



王制以東田較尺數可爲齊變法之證秦始皇收周尺去後加之四寸仍定以六尺爲步漢人因之班志食貨蓋準漢法言之也

中田有廬廬場有瓜瓠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正義編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蔬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果蔬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下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

目耕帖

卷六

西廡媛館補校

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蒞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冲遠真善會鄭氏之意幹案春秋穀梁傳宣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爲居非菑蕪非盡取焉民之蕪非給於公田君之瓜蒞出於稅獻亦見上下相親愛之義

說文解字滕牛腸脂也引詩取其血滕集韻平聲下

三蕭麻管二字同

前田正義引食貨志餘二十畝爲廬舍謂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其本旨又謂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朱均之說樂緯成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田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

目耕帖

卷六

西廡媛館補校

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謂此皆諸儒之謬幹案詩明言中田有廬中田知在公田中也曰有廬知八家皆有之也孟子言五畝之宅朱子據此謂二畝半在田又據上入執宮功謂二畝半在邑田廬之數以八家計之合得二畝半也公田中除二十畝以爲民廬舍此正先王厚民之意田廬自在公田豈得歸私除田廬二十畝外八家各得治公田十畝此卽同



養公田即使八家共治此田而一家應治公田之數亦正十畝耳安見諸儒之謬鄭意只是謂公田百畝八家私田各百畝與什一九一合耳不知除廬舍二十畝外家有私田百畝各治公田十畝此更於什一九二無毫釐之偏枯先儒之說師承自遠不可並謂之謬也又讀禮疑圖云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有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已處農民亦有不便蓋食力之小人就田斯可

目耕帖

卷六

美輝煥館補校

以治農業若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猶以搬運為煩而况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此則沿正義而強為辯說者也古者制祿只以粟計其受采田者自合依公田在君之制何勞割別井以足之耶邑居不必定國都城邑只就近田家村舍四井之地自成一邑今雖井田已廢農田無復廬舍而耕者每於田間自治窠舖與耕作實便豈謂煩勞耶今巴蜀之民佃田於陝者每攜婦孺春來佃所冬歸其家千里跋涉

習以為常豈由郊入邑而謂以搬運之煩為苛政耶古人制禮多委曲煩重之數皆謀久遠豈可輕議其後哉

倬彼甫田釋文倬陟角反韓詩作勤音同勤卓也案爾雅簡筓販匪將業蓆大也郭璞注勤義未聞邢昺疏引顧氏云都角切說文云草大也韓詩云勤彼甫田爾雅釋文引孫都耗反音又不同顧野王玉篇草部勤字引韓詩作勤說文勤艸大也此從竹誤也

目耕帖

卷六

毛輝煥館補校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毛傳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鄭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云凡詩賦之作皆總舉眾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秬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有大田者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



豐正義引之以爲此皆毛說也案毛說視鄭爲得  
詩旨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毛傳尊者食新農夫食陳鄭箋  
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  
使民愛存新穀鄭易傳者據地官旅師凡用粟春  
頌而秋斂之案管子輕重篇引神農數無食者予  
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此法已古今世常平倉出易  
穀麥卽其事也

漢書食貨志引詩或芸或芋黍稷優優芸除草也芋  
目耕帖

卷六

天師補校

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  
深能風與旱故疑疑而盛也耘作芸耨作芋訓義  
與毛傳除草雖本同

葉時禮經會元云周人待農無異於待士故躋彼公  
堂卽前日穫稻之子丞我髦士卽平日耘耨之夫  
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與農亦不  
分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止儼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鄭箋曾孫謂成王也據讀當爲饒饒饒

饋也田峻司畜今之畜夫也喜讀爲饒饒酒食也  
成王來出謂出觀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  
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畜  
至則又加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  
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  
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饒饋也田  
峻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  
草萊嘗其氣旨土相美與否也又云婦人無闕外  
之事又帝王乃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  
日耕帖

卷六

天師補校

惠不昔元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  
弟不踰闕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  
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  
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幽風同  
我婦子饒彼南畝田峻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遠於  
其事婦子俱饒也田峻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  
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饒左右而  
親爲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正義引之云皆以鄭  
說爲短而又以王肅孫毓爲不然極爲鄭氏圓成



案鄭說上下相愛之義固為深摯但改經字以就其說終涉於曲且稱王后世子為婦子亦非辭與周頌有嗷其饁有依其土思媚其婦道不去

范處義逸齋詩補傳甫田省耕也大田省斂也以方以社口以我齊明以享以祀曰與其黍稷皆先王成民而致力於神者也

爾雅釋詁刻畧利也郭璞注引詩以我刻耜楚詞橘

頌王逸章句刻利也亦引詩以我刻耜與爾雅合

毛詩作覃假借字也集韻平聲下二十四鹽余廉

目耕帖 卷六 年姪姪補校

反覃利也詩以我覃耜徐邈讀

倣戴南畝鄭箋倣讀為熾載讀為消菜之苗詩至民

以其利和熾苗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

苗集韻去聲七志收倣字引詩鄭康成讀案鄭以

經之字訓義迂曲正義引王肅以倣為始載為事

言用我之利和始發事於南畝明暢實勝箋說之

意毛奇齡毛詩寫官記雅頌言倣載南畝者三大

田曰覃和載及曰喀耜良耜曰晏晏良耜皆以修

耜為急何也未耜不利何以始事於耕且懼失農

時也

說文解字蝥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蝥引詩去其螟蟥今毛詩作騰

秉畀炎火釋文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投也韓

意當謂四蟲之害投畀炎火以此卜神意如相告

語故訓卜為投也唐書姚崇傳請遣捕蝗疏臣聞

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

農桑去彼螟蟥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

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於勤請夜

目耕帖 卷六 年姪姪補校

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盡古有討賊不勝者

特人不用命耳此實以火焚之善達詩人之用今

捕蝗者多用其法

呂氏春秋務本篇引詩云有暍淒淒與雲祁祁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高誘注暍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

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

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後及私也

漢書食貨志引詩有暍淒淒與雲祁祁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以為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案高



誘習諱詩班氏世傳齊詩滄或作唵或作曉襲襲  
並作淒淒與雨並作興雲與毛詩不同說文解字  
引詩亦作淒淒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興雲當作興  
雨以班孟堅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釋文亦云興  
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錢氏漢書考異據韓奕  
篇祁祁如雲謂經師傳授有異非轉寫之譌段氏  
詩經小學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興雨  
者興雲祁祁雨我公田猶白華詩英英白雲露彼  
菅茅語意正相似盧文弨釋文攷證案鹽鐵論水  
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引詩作興雨顏之推引班  
固靈臺詩祁祁甘雨亦以興雨爲是近人頗疑雨  
不當言興然楚辭天問云屏號起雨起卽興也詩  
之言興正承有滄而言耳翰案三家詩與毛異者  
甚多各明一義可也釋文出祁祁是毛詩舊本今  
注疏本作祈祈後人所改

鍾懷敬崖考古錄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  
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  
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

目耕帖

卷六

三 嘉慶館補校

楚什一獨不得通助徹之名者蓋因諸侯去其籍  
孟之末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  
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  
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

儀禮聘禮四秉曰管鄭注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管  
穡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管者引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呂氏家塾讀詩記引  
崔靈恩集注不斂管管音穡用鄭氏禮注也案說  
文解字穡穡刈也一曰撮也正義穡者禾之鋪而  
未束者與說文合

目耕帖

卷六

三 嘉慶館補校

韓詩外傳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  
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  
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  
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  
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  
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桓寬鹽鐵論錯幣篇亦引此三句云言不盡物也  
白虎通爵篇世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



也故詩云韎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韎是詩本字  
毛詩作奭古文假借也

韎韐有奭毛傳韎容刀韎也韐上飾必下飾者天子  
玉琫而珖珖諸侯玃琫而璆玃大夫鏐琫而鏐玃  
士琫琫而珖玃戴氏考正按傳內必字凡六見皆  
當作韎又引許氏說文必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  
詩與今本同又引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  
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珖謂所據以正說文又引篤  
公劉傳下曰琫上曰琫謂以毛詩證毛詩此傳必  
目耕帖 卷六 音如煖館補校

字乃傳寫致譌無疑案毛傳天子四語蓋引古逸  
禮之文許氏說文必佩刀下飾亦是引用古說而  
隱與毛合公劉傳下曰韎上曰琫刀韐在琫下故  
云下不言下飾自與此之六必字言飾者不同劉  
熙釋名多好臆說韋昭嘗作辨釋名以駁之未可  
孤據以正毛許也釋文必字又作璆寶一反釋名  
刀室曰削即是說韎下末之飾或是璆字乎  
荀子不苟篇引詩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  
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說苑修

文篇亦引詩四語引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可也與  
荀子說義合當是魯傳新序雜事一引詩唯其有  
之是以似之維作唯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三引詩交交桑扈有鶯其羽  
詩義疏曰或說有鶯其羽言雖小鳥其鶯然有文  
章隋志載毛詩義疏凡七部一題舒瑗一題蕭歸  
五部不著姓名

君子樂胥毛傳胥皆也鄭箋胥有才知之名也鄭志  
答冷剛云須才知之稱又屈原之妹以為名是胥  
目耕帖 卷六 音如煖館補校

為才知之士胥須古今字周禮天官胥十有二人  
鄭注胥讀為諧謂其有才知為什長此箋則當讀  
為諧要是改經立異耳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毛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  
也不那那也戴氏考正按古字丕通作不大也又  
凡詩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不康皆當讀為丕詩  
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也書立政篇丕丕  
基漢石經作不不其此解極確當

兕觥其觥釋文觥本或作斛案說文引詩兕觥其斛



釋文於旣字漏引

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引詩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韓作畢今字毛作畢古字通也

戠其左翼鄭箋戠斂也釋文引韓詩云捷也捷其囑  
於左也案爾雅釋詁際接翼捷也韓訓捷當是接  
續謂囑之接翼而在左也

摧之林之毛傳摧莖也鄭箋摧今莖字也釋文莖采  
卧反韓詩云委也委紆偽反猶食也陸於莖下引  
韓詩是韓經作莖字毛鄭皆從韓為義

目耕帖

卷十八

三美姬媛館補校

實維何期釋文何期本亦作何其其音基辭也王如  
字據此則古本毛詩作其鄭箋訓為辭王肅改為  
期作期時解矣

呂氏春秋精通篇高誘注引詩曰葛與女羅施于松  
上與毛詩乖別

先集維霰釋文霰字作覓爾雅釋天雨覓為霰釋文  
覓本或作霰舊本釋文譌作覓注疏本所載釋文  
作覓是也文選謝惠連雪賦引韓詩曰先集維霰  
薛君曰霰霰也音英毛傳霰暴雪也說文解字霰

稷雪也陸佃埤雅問俗謂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  
所謂稷雪義蓋如此今名瀟雪亦名溼雪  
春秋左傳昭二十五年昭子賦車轄杜預注詩小雅  
周人思得賢女釋文轄本又作輦則轄輦二字古  
通用也

楚辭大招王逸章句引詩云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  
自娛樂也案今昔謂自昨昔至今日較今夕義深  
列女傳卷八引詩云展彼碩女令德來教蓋毛詩作  
辰魯詩作展語意當猶展矣君子之展訓信也

目耕帖

卷十八

三美姬媛館補校

高山仰止釋文本或作仰之禮記表記釋文亦云或  
作仰之案史記三王世家引正作高山仰之說文  
解字引作高山仰止鹽鐵論執務篇引詩云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瀆  
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杭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  
也行止作杭止所據經本與毛異

以慰我心毛傳慰安也正義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  
王肅云新昏謂娶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  
喪如護巧嫉妒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為慰安



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  
緣末句獨見襄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  
慰安也釋文慰怨也於願反王中爲怨恨之義韓  
詩作以愠我心愠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  
馬昭張融論之矣據此則毛傳本作怨或取馬季  
常說改之定本就用之也

朱善詩解頤鹿鳴棠棣伐木僅燕羣臣兄弟朋友之  
詩而夫婦獨缺仲尼錄車羣所以補正小雅之缺  
也

目耕帖

卷六

天師奴館補校

青蠅序大夫刺幽王也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  
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  
言因學紀聞引而非之曰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  
乎翰案此蓋本之三家

說文解字言部營小聲也引詩營營青蠅又交部樊  
字通部蠅字引與今詩同

說文解字林蕃也引詩營營青蠅止于林史記滑稽  
列傳引詩營營青蠅止于蕃樊作林作蕃皆三家  
經本楚辭九歎王逸草句引詩營營青蠅云青蠅

變白使黑變黑使白以喻譏與毛傳義同

漢書敘傳充躬罔極交亂宏顏師古引詩譏言罔  
極交亂四國人作言顏監或據別本也

構我二人鄭箋構合也釋文構古豆反韓詩構亂也  
今注疏本載釋文脫此條

賓之初筵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

而作是詩也後漢書孔融傳衛武之初筵章懷太  
子注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

目耕帖

卷六

天師奴館補校

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  
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朱子集傳從韓詩義  
殺核維旅釋文出肴核今注疏本作殺發彼有勺云  
本亦作的同今注疏本作有的皆非舊本

集韻去聲二十廢放吠切發發矢也詩獻爾發功徐  
邈此音今所不用

呂氏家塾讀詩記引崔氏集注以所爾爵一章爲大  
射以奏爾時二章爲燕射

賓載手仇毛傳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鄭箋仇讀曰



斟釋文斟音俱謂挹取酒鄭說亦與禮合但改經字不及毛義之安

威儀反反釋文韓詩作威威音蒲板反善貌與毛詩

反反傳訓重慎義不甚遠賈昌朝羣經音辨鄭音

反蒲板反蓋與韓同

說文解字必威儀也引詩威儀忸忸與毛詩必必訓

媠媠不同

說文解字倣醉舞貌引詩屢舞倣倣不能自正也用

毛詩義又媠婦人小物也引詩屢舞媠媠存三家

目耕帖

卷十八

聖如娘館補校

異義也

屢舞倦倦釋文屢本作婁據此則古本屢當作婁屢

婁古通用

說苑反質篇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

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倦倦言失容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

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下其

日未卜其夜公曰善此說詩義甚古

式勿從謂鄭箋式讀曰懸釋文式引徐云毛如字又

云用也正義毛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

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殺鄭箋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

無角之殺羊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正義教之猶

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

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殺羊脅其無然之物

欲使息也說義迂曲翰案俾出童殺指醉語說詩

人意謂彼醉者不善之態不醉者反代恥之惟用

勿從彼而謂使之肆其醉狀至於過意蓋匪言者

目耕帖

卷十八

聖如娘館補校

勿言匪由者勿語禮之常也若由彼醉之言信口

說出童殺必無之物是從謂者使之然也諺誕若

此詎弗太怠而可恥尤甚哉末二句乃指其醉狀

正言以規之曰若人者三爵之後人事全不識矣

况敢與之多飲與之又飲乎結醒通篇諷刺之意

說文解字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

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太平御覽

陸佃埤雅並引周蒙續崔豹古今注九月雀入水

不則淫泆酒善使人淫泆故一升曰爵所以戒也



亦取其為節足所以戒荒淫之飲二說深得古人制字本義

黃氏曰抄魚藻詩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一同因詩序以為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強以愁歎之詞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傷今之不然爾至嚴華谷乃就本文造意生說謂在藻為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為近岸而愈失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下采菽詩亦初不見其為刺翰案華谷說固深曲然此詩節短音長

目耕帖

卷六

聖姪姪館補校

兩玩首章疊在在二字思古之懷深矣困學紀聞引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訪侯也韋昭已有是說而不以為刺翰案國語單襄公聘於宋假道於陳篇亟引先王之教及夏令時倣周制周之秩官先王之令皆典章法制摘取其詞何嘗有諷刺意其實為陳國道弗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在塗而發也釋文豈樂本亦作愷初學記卷二十六引詩作愷樂飲酒則唐初本豈或作愷也

背盤庚正義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貞素隱并引樊光爾雅注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釋爾雅賁大之義今爾雅作墳魚藻正義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釋文頌韓詩云眾貌蓋似取分散之義不與毛大首訓同也

有那其居鄭箋那安貌釋文王多也謂王肅訓多為毛補傳正義不之引采菽釋文本亦作叔案春秋左傳昭十七年國語晉語引詩並作采叔

目耕帖

卷六

聖姪姪館補校

白虎通攷黜篇引詩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袞及黼予並作與又菲冕篇引詩赤紕在股帶作紕並與今詩異

元袞及黼釋文黼音奔徐又音補集韻上聲九喚匪父切黼黼引說文白與黑相次文或作黼又十姥彼五切有黼字引方袞及黼徐邈讀本釋文也方字似元字之誤

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替謹順其身引詩匪交匪紆天子所予今毛詩作彼交匪紆荀引詩作



匪交與下紵字例視不作交接解也

平平左右毛傳平平辯治也釋文韓詩作便便云閒

雅之貌正義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

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案史記五帝本紀便章百

姓便程東作便在伏物平皆作便亦古今字但韓

訓閒雅為異左傳襄十一年引詩云樂旨君子殿

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

從只作旨平平又作便蕃杜預注便蕃數也此則

就文解之又不與毛韓同荀子儒效篇引詩平平

目耕帖

卷六

聖如媛館補校

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毛訓辯

治即苟義也

緇纒維之釋文纒韓詩云箝也箝音才各反文選顏

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韓詩曰纒繫

也兩引不同釋文多引薛君章句文選引者韓詩

內傳也

福祿脫之毛傳脫厚也釋文韓詩作賦注同案爾雅

釋詁惇肅肅仍賦坤竺腹厚也同韓作賦邢

昺疏引節南山天子是毗采菽福祿脫之云毗賦

脫音義同

說文解字解用角低仰便也引詩解解角弓釋文駢

駢說文作弣弣今說文弓部弣字下不引詩以陸

氏所引知舊本說文當引詩云弣弣角弓今本脫

耳

民胥傲矣白虎通立教篇引詩爾之教矣民斯傲矣

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引詩爾之教之民斯效矣皆

與毛詩異

禮記坊記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

目耕帖

卷六

聖如媛館補校

睦以和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

相為病又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在

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

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曾不讓至

於已斯亡此皆用本詩義荀子儒效篇比周而譽

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亦

引人之無良四句韓詩外傳善御者不忘其馬善

射者不忘其弓善為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

四海之內閭若一家不愛而利之子或殺父而况



天下乎引詩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又曰有君不能  
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  
能敬有弟欲其從令引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  
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精至語不減記文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云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  
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則述魯詩敘義兼言幽厲與毛詩序父兄刺幽王  
可以參考

如食宜餽釋文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  
目耕帖 卷六 聖如館補校

據陸則毛詩別本亦有同韓詩作儀者案劉熙釋  
名儀宜也得事宜也宜儀二字古可通用儀訓我  
於古無據或假借為名乎

初學記卷二十九引毛詩草蟲經猱獠猴也楚人謂  
之沐猴老者為獠獠猴駿捷也其鳴嗷嗷而悲  
案此與正義所引陸璣疏略相似或六朝人增刪  
陸疏為之

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毛傳塗泥附著也鄭箋毋禁  
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梓也

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  
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  
仁義教之則進何為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  
之意正義引孫語而於釋傳引王肅云教猱升木  
必也如以塗之必者說亦未能顯亮朱子集傳言  
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  
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如詩  
人新脫於口正義引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  
好之者言止其好而稱母故母為禁辭說毋字極

目耕帖

卷十八

聖如館補校

精鑿集韻去聲五十候乃豆切猱猴類詩無教猱  
升木沈重讀今韻書去聲不載此字

見說文消釋文見韓詩作嚙音於見反云嚙見日出  
也曰韓詩作聿劉向同案韓詩外傳卷六引詩雨  
雪漚漚見說文消曰作聿見字仍同今詩後人順  
毛改之荀子非相篇引詩雨雪漚漚宴然聿消莫  
肯下隧式居屢驕曰亦作聿而見說文宴然遺作  
隧婁作屢又與毛韓詩不同莫肯下遺鄭箋遺讀  
曰隨改經字又異



韓詩外傳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黨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玩其引詩之義似此刺君側之小人非指王也

白居易六帖卷一百引詩有苑者柳案釋文苑徐於阮反正作苑音似仙民所據本亦作苑柳也

戰國策荷卿謝春中君書引詩上天甚神無自療也今詩作上帝甚蹈也作焉朱子集傳蹈當作神據戰國策也鄭箋蹈讀曰悼不如集傳之有據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五引韓詩上帝甚陶陶變也案

目耕帖

卷十八

吳郡姬館補校

變動不常義亦與神字合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釋文俾本作卑極鄭音棘誅也

案古俾使之俾多作卑俾卑三字可通用極誅之

極古亦有作極者書洪範鯀則極死釋文極本或

作極然未若毛如字訓至不改字之爲得也

郝敬詩經原解云藜蕭湛露天子所以答諸侯雅之

正采菽苑柳幽玉所以失諸侯雅之變

禮記緇衣引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鄭注此詩毛詩有之

三家則亡春秋左傳襄十四年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也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詩正義今韓詩實無此章三家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虔以爲逸行歸于周毛傳周忠信也杜預左傳注同朱子集傳周錫京也不用舊說

謂之尹吉毛傳尹正也鄭箋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正義引王肅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又引孫毓云尹氏姑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以爲按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

目耕帖

卷十八

吳郡姬館補校

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案左傳宣三年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則以姑爲吉古有其說矣

垂帶而厲毛傳厲帶之垂者鄭箋厲字當作裂正義據紀子帛名裂繻爲證皆迂曲不若毛如字讀

李光地詩所說采綠篇云此蓋刺人之欲有爲而不敏於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幾而借言歸沐而不繼矣或期以五日而采盡至於六日猶不見其來矣狩則張其弓而不張釣則視其繩而不下問所



欲釣則動鱖也然薄言觀之而已未嘗一施餌焉則亦所為臨淵羨魚者耳說極新異而有理可與困學紀聞說甫田末章有信於學之漸進作一反對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菘王芻也引詩終朝采綠此與衛風綠竹猗猗大學引作菘竹者同

薄言觀者釋文觀韓詩作觀案觀與鱖叶韻者語解

鄭箋觀多也正義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案觀字古無訓多者鄭從張恭祖受韓詩故

目耕帖

卷十六

李如璧館補校

用韓詩觀字訓毛詩觀字定本集注以鄭箋云其多者耳改觀為多而正義反以作觀者為俗本殊失深攷

荀子富國篇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引詩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與孟子勞心勞力義合說苑速本篇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引詩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與論語本立道生義合

古文孝經引詩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忠心藏之何日

忘之中心作忠心孔安國傳遐不謂矣言謂之也君子心誠愛其心則遠乎不以善事終之也君子忠心實善則何得妄謂其上乎言每欲語之也此以忠心為解安國為申公弟子本師說也鄭箋說心善又引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忠愛對說亦參用魯詩義也釋文藏鄭才郎反賈昌朝羣經音辨藏鄭音藏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引詩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注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以記為諫君

目耕帖

卷十八

李如璧館補校

引詩故特注謂字遐作瑕假借字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六引毛詩題綱曰白華野菅草也其性柔韌堪用取此白華而將白茅束之喻申后被褻似所代惡人蒙善好人見棄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傳白雲貌露亦有雲釋文英英韓詩作泱泱同鄭樵詩辨妄謂露彼菅茅非雨露之露其說亦異

說文解字流水流貌引詩流沚北流又紅寮也引詩印紅于熒皆與毛詩不同



視我邁邁釋文邁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乎以反  
又乎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  
怒也案許氏說文敘稱詩用毛氏而所引多取三  
家以存異文此其一證也

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引韓詩曰綿蠻黃鳥薛君  
曰綿蠻文貌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  
毛詩綿蠻黃鳥薛君注同毛傳絲蠻小鳥貌皆不  
訓爲聲音也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

目耕帖

卷六

至誠媛備補校

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  
也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  
口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與孟子合  
有兔斯首鄭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  
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兔之小者也正義毛無改  
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  
頭兔耳而於鄭斯白引宣二年左傳于思于思服  
虔云白頭貌以爲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終是  
曲爲之解

漸漸之石釋文漸漸土銜反沈時銜反亦作漸漸汲  
古閣注疏本載釋文譌作漸漸日本足利學本又  
作漸漸

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毛傳沒盡也鄭箋廣潤之處何  
時其可盡沒正義說毛傳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  
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集傳用  
毛說案盛宏之荆川記載宜都西南峽黃牛山紆  
回塗徑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暮發  
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正從此二句脫出

自耕帖

卷六

至誠媛備補校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毛傳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陸  
佃俾雅大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涉  
水波也橫渠詩說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  
足皆白豕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朱子集  
傳用張子說鄭箋謂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  
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糞牧  
之處與豕豕涉入水之波連矣喻荆楚之人勇悍  
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恐詩人無此義鄭樵詩  
辨妄又以有豕白蹄爲江豚之豕亦嫌傳會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引詩月離于畢俾滂池矣作  
池古字通用俾雅釋天書曰卿士惟月庶民惟星  
言卿士之證月是也庶民之證星是也月之好惡  
從星而已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日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此之謂矣蓋久役於外則天下幸亂卿  
士下比於民莫肯念難適能使滋大而已故是詩  
以刺之

茗之華釋文茗音條徐音韶集韻平聲下四宵時饒  
切茗芳草名詩茗之華徐逸讀此音今所不用

目耕帖

卷十六

五言如媛館補校

毛傳辨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  
集傳改為羊疇則首大留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  
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凋耗如此初學記  
卷二十九白帖卷一引詩並作三星在留釋文亦  
云在留本又作雷釐婦笱也雷為假借字或古本  
乎

有棧之車毛傳棧車役車也鄭箋棧車輦者正義引  
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  
輻輳車一斧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加二板二

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  
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又引春  
官巾車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  
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鞅而漆之役車方  
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  
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  
旅徒役所當有以知非巾車之棧車也案詩言有  
棧是狀軍之貌非謂棧車也

目耕帖

卷十六

五言如媛館補校



目耕帖卷十九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七

劉瑾詩傳通釋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辭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又

目耕帖

卷十九

一 如媛館補校

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一雅次序所以分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載雲罕拏羣雅張揖注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困學紀聞引之云未知所出閻百詩箋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朱氏經義考按考之旨以一篇

為一人翰案漢立詩家博士蓋以詩雅篇數為人數因以名之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案此統論大雅之名義體製也上德及於民者詩入美之上德不及於民者詩人刺之正變意自在其中矣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毛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鄭箋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

目耕帖

卷十九

二 如媛館補校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傳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案毛說陟降與上下同流義有合鄭說左右與左右逢原義有合非不該於理但與陟降二字及在字終欠自然朱子集傳易為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引春秋傳天王逆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謂請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視舊說為優洽



既改此二句因併毛鄭之解篇首二句亦改之云  
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於天如此則  
上下文義粲杼相承矣

楚辭九辯王逸章句齊魯進貌引詩齊魯文王案訓  
進與毛傳訓勉一義廖文英正字通徐鉉曰說文  
無齊當作媿崔靈恩改易詩齊作媿周伯奇亦從  
媿廢齊皆臆說不足信

陳錫哉周毛傳哉載鄭箋哉始載氏攷證按春秋傳  
及國語引此詩皆作陳錫載周而以能施及布利

目耕帖

卷九

三 鄭經館補校

釋其指蓋陳布也古字載與栽通栽猶殖也言文  
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語說之曰故能  
載周以至於今是也韋昭注國語於前夫利百物  
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及後晉語公子縶曰君  
若求置晉君而載之並云載成也載之爲成緣辭  
生訓耳義皆當爲番殖中庸栽者培之鄭康成注  
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或爲茲蓋栽載古並  
音茲哉亦同音遂轉寫交通耳下言本支百世譬  
如木得豐殖而本幹及條枝盛長也翰案正義引

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載行周道  
致有天下子雍亦以布陳大利爲言而訓載爲車  
載之載不若此以哉載二字合通其意但東原以  
載爲栽栽爲殖載栽之交通爲哉而尙遺哉始之  
意爾雅釋詁邢昺疏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  
木之初也木生之始爲栽則哉栽皆爲始義毛之  
訓載本於春秋傳宣十五年傳引此詩作載而云  
文王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亦言造始周國也然  
則陳布大利造始周國爲此句之確解矣

目耕帖

卷九

四 鄭經館補校

說苑修文篇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  
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  
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雖不請乎  
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  
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  
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  
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  
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



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伐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此所敘述貢士古禮之遺文也

於緝熙敬止戴氏考正緝熙者言積其光明不已也敬止者言敬慎其止居不慢也故禮記大學篇引之以明止於至善緇衣篇引之以明慎言行說詩者以止字爲辭助而已於引扞格則歸之斷章取義考古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使斷章取一句而併其字不顧

目耕帖

卷九

五加奴館補校

是亂經也

漢書劉向傳諫營起昌陵疏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白虎通三正篇引詩厥作裸將常服黼尋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案詩言商之孫子又言殷士此單指微子言舉殷士之最賢者以概其餘也古文孝經引詩無念爾祖聿脩其德厥作其孔安國

傳無念念也聿述也言當念其先祖而述脩其德也今文孝經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與毛詩及漢書匡衡傳引大雅同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鄭箋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命不可改易正義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爲鏡案漢書翼奉傳引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奉傳齊詩作監似當以監視爲義與鄭不同

目耕帖

卷九

六加奴館補校

無過爾躬毛傳過止釋文過於葛反或作謁音同韓詩過病也案過止本爾雅釋詁訓過爲病古無所徵也宜昭義問毛傳義善釋文義毛音儀以爾雅儀若祥淑訓善知之正義過止義善釋詁文不別白言之疎也

潛夫論德化篇引詩儀彤文王萬邦作孚刑作彤三家異文也

韓詩外傳卷十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



曰敬享以敬承王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投  
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夫望  
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為  
憂未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案所  
引三策之辭極古與殆出周之逸禮歟

韓詩外傳卷五引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  
之為主勞民力寃酷之令加於百姓僭悽之惡施  
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為文  
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及周師

目耕帖

卷九

七 拙居館補校

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匹夫不  
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毛傳訓挾為達  
鄭箋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  
方共叛之皆與韓詩外傳合

劉向新序雜事四引詩唯此文王六句蔡邕琴瑟議  
引唯此文王四句維並作唯又列女傳妣氏之女  
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引詩嘉  
止作嘉之蓋皆用魯詩也

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郿陽應邵曰在今郿水之陽也

師古曰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郿之陽今  
詩作洽古文字也

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綬者何以陽  
下陰也欲得其歡心樂親之心也必親迎御輪三  
周下車曲頤者防淫泆也引詩云文定厥祥親迎  
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又云人君及宗子父母  
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  
經曰親皆沒已聘命之引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又云王者之娶必先選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

目耕帖

卷九

八 拙居館補校

多引詩云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三引大明之詩以為嫁娶  
之法可知周禮皆公之制昏以文王為準爾雅釋  
水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亦本此  
詩制為禮之等級所謂繼志述事也

倪天之妹毛傳倪馨也鄭箋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說  
文解字倪馨論也一曰聞見引詩倪天之妹或从  
心釋文倪韓詩作馨馨馨也毛韓字異而訓同近  
人牟麓坡著詩解以倪天為摯世子之名猶所謂



東宮之妹說極得體但於古無考耳

說文解字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迫遠敵也引詩其旂如林袁文襄廂閒評詩云其會如林正書所謂紂率其旅若林者也許慎說文不合將會字作旂字解以爲軍中機石乃攻城之具遂使陸德明音會作古外切爲旂字自魏晉以來造雲旂翔旂飛旂連旂竟以旂爲軍中機石而不知其誤自許氏說文誤解會字爲旂而然也案後漢書馮融傳廣成頌云旂旂參其如林卽用大明詩其旂如

目耕帖

卷十九

九嬭媛館補校

林之語考季長引詩多與韓嬰同疑說文所引亦韓詩之文毛傳於會字無訓故陸氏據說文讀爲旂漢師承受當非無據也

呂氏春秋務本篇引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高誘注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敢有疑心喻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惑忠臣之行也案高氏說詩正意用韓詩鄭箋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義與之合毛傳言無敢懷二心也正義申其旨曰上天之帝

旣臨視汝矣其所將之衆皆無敢有懷貳心者與呂覽引詩及高誘注說喻言者合此爲漢師以前之古義也

維師尙父正義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高士奇天祿識餘引作魯詩毛傳師大師也尙父可尙可父蓋本舊義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尙書中候維師謀呂尙釣厓鄭元注尙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尙立變名注

目耕帖

卷十九

十嬭媛館補校

云變名爲望以史記及中候觀之則尙是太公本名又改爲望正義謂以其道可尊尙又取本名爲號義亦可通又引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翰案牙是太公之字

王充論衡語類篇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此自後人欲神太公之兵術而反誣太公矣

楚詞天問王逸章句引詩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將帥卽指太公與



鄭箋佐武王者為之上將義合

涼彼武王釋文涼本亦作諒同方尚反韓詩作亮云

相也案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引詩大雅曰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涼正作諒蓋

唐時毛詩別本也

會朝清明毛傳會甲也鄭箋會合也正義引王肅云

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以為傳云會甲肅言甲子味

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為義謂甲子日之朝

非訓會為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為甲者

目耕帖

卷十九

十二鄭媛館補校

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

義與案定本作會甲兵亦是就毛鄭義而兩通之

毛傳會甲也也當是子之訛與改也字為兵不如

改也為子與尚書合

絲絲瓜瓞毛傳瓞也釋文引韓詩瓞小瓜也禮部

韻略卷五引韓詩同鄭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

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以韓義通毛訓也陸佃埤

雅釋草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未則復大於詩義物

理兩得集韻入聲十六屑瓞瓞瓞瓞四字同引說

文政也引詩絲絲瓜瓞或从弗亦作瓞瓞

民之初生毛傳民周民也生字毛鄭皆不釋戴氏攷

正按生猶造也追言周之初造公羊春秋遂者何

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猶造也此解極有識文王蹶

厥生鄭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絲絲民初生

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兩生字相應亦當訓為

造乃戴氏於彼不取鄭義而謂文王未嘗平斷之

使受質以退而質有動其禮讓之心自生而退似

未若兩生字作一義解釋蓋民之初生由前言之

目耕帖

卷十九

十二鄭媛館補校

故曰初文王蹶厥生由後言之故曰蹶也

黃佐詩傳通解文王大明絲三詩皆周公所作以戒

成王者後世因諸侯朝見燕享必工歌以致儆此

大雅所以為大政也案朝見燕享歌先王受命之

詩因以致儆即周禮饋饗之義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莽曰通杜師

古曰大雅絲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

自杜言公劉自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樹二省

資治通鑑音注百九十一引孔穎達講周原者岐



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杜陽漢縣屬扶風山山北有杜陽谷則土之爲杜審矣且作漆沮與父字韻亦協

說文解字窳地室也引詩陶復陶穴集韻入聲一屋芳六切窳復二字同又方六切復復穴地以居或从土亦省通作復今詩作復毛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箋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箋以土上則穴在地下釋字分明而直以陶爲窳與說文陶瓦器也不合正義引箋忽作

目耕帖

卷九

吉輝媛館補校

覆於地上又忽作復在地下而箋文但作復字爾孫氏星衍三水縣志官家洞在三水縣東二十里中領之下卽古公時之陶復陶穴者陶復則土而陶穴則石也峭壁危崖不可攀躋元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官家洞明徐達遣兵逼之勢窮不屈與妻俱投崖下死焉又雍勝略云古公城土在邠州南山上與今州城相連

率西水滸鄭箋循西水厓沮漆側也又自西徂東箋商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鄭志

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至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案前說於地勢未審後說於地勢太滯戴氏考正按幽值岐山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旣踰梁山自東嚮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

目耕帖

卷九

吉輝媛館補校

根水滸渭北厓也引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卽在梁山之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又引閻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亦此梁山也據二說以證箋誤說四章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又繼宣畝而言則巡行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引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據以爲該舉域中之辭

率來胥宇糾向新序引詩作率來相胥蓋魯詩胥爲



相也

周原應應釋文應音武美也韓詩同案文選左太沖魏都賦劉淵林注朕朕美也引詩周原朕朕莖茶如飴李善注引韓詩周原朕朕莫來反而釋文云應韓詩同者謂韓詩義與毛同亦為美也今注疏本載釋文脫去美也宋本釋文有之

莖茶如飴毛傳莖茶也正義內則曰莖莖粉榆則莖是美茶非苦茶之類釋草又云莖莖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莖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實鳩

日耕帖

卷九

五經通補校

於酒寘莖於肉賈逵曰莖烏頭也然則莖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莖莖之莖雖周原亦自甘矣明莖是烏頭也邵氏晉頤爾雅正義莖即苦莖也孔穎達乃引下文莖草以為烏頭今烏頭性毒不可食雖生周原豈能變其性乎斯不然矣戴氏震毛鄭詩改正按莖有莖莖苦莖之名乾莖之莖莖與茶皆味近苦夏小正二月榮莖茶繫傳曰皆豆實也據以斥孔冲遠莖為烏頭之非又云烏頭一名烏喙一名奚毒又引蘇秦口人之

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飽充腹而與死同也

也淮南鴻烈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後魏書曰

何奴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不得為詩所稱

明矣釋文莖音謹毛茶也盧文弼攷證案廣雅云

莖莖也今三輔之言猶然翰案莖即今之灰藿與

茶為類故詩並詠之困學紀聞茶有三誰謂茶苦

苦茶也有女如茶茅秀也以薺茶蓼陸草也此之

茶謂苦茶和氏懿行爾雅義疏今按莖類有三烏

頭一也蒴藿二也莖菜三也此之莖謂蒴藿

日耕帖

卷九

五經通補校

爰契我龜釋文契本又作挈漢書敘傳幽通賦且算祀於挈龜師古引詩大雅絲之篇曰爰挈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口計反訓義仍與毛詩契字同文選幽通賦依毛詩作契俾立室家釋文出卑立云必爾反本亦作俾注同後皆放此今注疏本皆作俾所載釋文亦脫此條其繩則直毛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鄭箋乘聲之誤當為繩也釋文繩如字本或作乘按經作繩傳作乘箋云傳破之乘字後人遂誤改經文



抹之𦉳𦉳毛傳抹藥也鄭箋抹揅也說文解字抹盛土放裡中一曰擾也引詩抹之𦉳𦉳

度之薨薨釋文度待洛反注同韓詩云填也案毛傳

度居也鄭箋度猶報也箋義與韓近蓋鄭以傳訓

居於薨薨義不相副故依韓義易之

百堵皆與鄭箋五版為堵案春秋公羊傳何休注八

尺曰板堵凡四十丈徐彥疏韓詩外傳文八尺為

一板四十尺則五板也鄭亦依韓詩義

臯門有伉釋文伉本又作亢苦浪反韓詩作閔云盛

目耕帖

卷十九

七 鄭 鄭 補 校

也案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左太冲魏都賦並有高

門有閔語李善注一云毛詩曰高門有伉與閔同

一云毛治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閔毛治二字當

有訛誤顧野王玉篇門部引詩亦作閔據韓詩也

周禮天官閭人疏引詩作亢則唐時毛詩本或作

亢也

晉書禮志毛公解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

宋書禮志作太社

鍾惺云周家經制多出古公司徒司空卽官制所出

助臯門應門卽宮制所自始作廟立冢土卽還人

之左廂右社也強理宜畝卽遂人之授田安厖也

古公之才不減周公矣

亦不隕厥問釋文出不殞與孟子引詩合今注疏木

作隕當是後人所改

混夷駝矣維其喙矣毛傳駝突喙困也鄭箋混夷夷

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

走奔突入此柞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正義說文

云駝馬行疾貌引詩云混夷駝矣然則馬之疾有

目耕帖

卷十九

十八 鄭 鄭 補 校

卽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案說

文解字駝馬行疾來貌引詩昆夷駝矣此依毛詩

又咽東夷謂息曰咽引詩大夷咽矣此用三家詩

史記匈奴傳跛行喙息蠕動之類司馬貞索隱言

虛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

集傳本之易因爲息最得古據又按國語晉語卻

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喙短氣貌此與困意相

近然不若喙息之義長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



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  
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為柞械生柯葉拔然時  
混夷伐周正義引之而以正月柞械未生謂非毛  
旨然細為細釋與孟子文王事昆夷頗合其說未  
可廢也

虞芮質厥成毛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  
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  
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

目耕帖

卷十九

九 鄭 媛 館 補 校

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乃讓其所爭之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  
四十餘國正義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  
出何書也案孔子家語好生篇云虞芮二國爭田  
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以下並同唯盍往作質之  
又作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小不可以履君子  
之庭遂自相與而還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矣文  
句小異此毛之所據也又史記亦載其事云諸侯  
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

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又言西伯陰行善及  
受命稱王蓋沿傳聞之謬前人辨之詳矣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  
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奔走在先後上曰作聿奏  
作走皆與毛詩異釋文奏本又作走後漢書何顯  
傳注引詩亦作走

釋文出本字云本又作奔出御字云本又作禦今注  
疏本作奔奏禦侮然則毛詩舊本作本奏御侮也  
薪之桓之宋本釋文出楷之音酉積也字亦作桓今  
目耕帖

卷十九

九 鄭 媛 館 補 校

注疏本作桓之載釋文云桓音酉積也字亦作楷  
案毛詩本作楷古文似借字今本改作桓因並釋  
文改之

奉璋哉哉釋文出峨峨云本又作俄今注疏本作哉  
亦後人所改

毛傳半圭曰璋朱傳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趨向  
之意梁益詩傳旁通判分也半也璋之為用酌酒  
灌獻其分判處分一半處皆朝而祿酒之人所謂  
判在內也故以喻趨向之義



說苑修文篇引詩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今詩作追琢其章毛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鄭  
箋周禮追師掌衡筭則追亦治玉也案治玉與琢  
義復且遺下句金字毛說精括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  
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  
網羅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引詩云齊暨我王綱  
紀四方荀子富國篇引詩彫亦作雕勉勉亦作齊

目耕帖

卷十九

王鳳樓補校

齊韓詩外傳引詩亦作齊暨並與今詩異

國語周語單穆公引詩曰瞻彼旱麓栝栝濟濟愷悌  
君子于祿愷悌夫旱鹿之榛栝殖故君子得易樂  
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旣民力  
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  
何易樂之有焉毛傳訓義依此文正義引周語鹿  
作麓肆旣作肆逸彫盡作周盡所據之本異也案  
鹿古字愷悌今字毛詩與國語互通禮記表記說  
苑政理篇引詩皆作凱弟君子

酉符中放齋詩說按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陀  
水所出東北入漢可補正義之缺

說文解字玉部璵玉英華和帶如瑟弦从玉瑟聲引  
詩璵彼玉瓚釋文瑟彼字又作璵指說文言也賈  
昌朝羣經音辨卷二卽彼玉瓚引鄭音瑟

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引韓詩曰鳶飛戾天魚  
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鄭箋魚跳  
躍於淵中喻民喜得所隱用此義潛夫論德化篇  
引詩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遐

目耕帖

卷十九

王鳳樓補校

作胡與毛詩異

朱善詩解頤棧樸詠作人曰周王壽考旱麓詠作人  
曰豈弟君子作人之道惟豈弟故其造就之也速  
惟壽考故其涵養之也深

白虎通三正篇引詩清酒既載騂牡旣備言文王之  
牲用騂牲尙赤也正義引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  
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犝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  
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案公羊所說是魯禮  
非所引也



呂氏春秋知分篇晏子引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高誘注莫莫葛藟之貌延蔓  
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  
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案此用韓詩為說韓  
詩外傳卷二亦引此詩及晏子事後漢書黃琬傳  
章懷太子注引新序屈盧曰詩有之莫莫葛藟延  
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引詩亦作延蔓又作  
纍凱弟作愷悌又與韓詩不同說苑修文篇列女  
傳卷五並引此四句亦作愷悌又列女傳引詩葛

目耕帖

卷十九

玉函館補校

亦作纍朱氏經義考早麓延于條枚延今作施鄭  
箋云延蔓于木之枚木而茂盛則當作延矣然則  
鄭亦本韓為義也

蔡卞毛詩名物解葛藟繫于柺木衆妾附后妃之仁  
而進此下逮者也葛藟施于條枚文王受先祖之  
功而起此上承者也

賈誦叔先生說思齋首章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毛  
傳以周姜為太姜京室王室也鄭箋謂常思愛太  
姜之配太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玩詩辭兩思

字當一例看而又不應姑在婦後細釋本章太姒  
嗣徽音大明篇纘女維莘曰嗣曰纘皆纘續之義  
蓋文王先娶姜氏文無出而卒後乃繼娶太姒而  
生武王兄弟十人故大明敘武王之生日于周于  
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為生武王此章敘太姒之  
德而先追詠之曰思齊者太任文王之母也思媚  
者周姜京室之婦也太姒嗣其音而多男則天之  
鍾美於周者蓋有在矣據白虎通三軍篇三正篇  
並引詩于周于京言文王誅伐故改號曰周易邑

目耕帖

卷十九

玉函館補校

曰京此又稱京室之明證翰案先生此說從詩辭  
涵泳而得之極有卓識可輔翼毛鄭而訂疑千古  
後閱宣和博古圖有京姜兩銘曰京姜庚仲作尊  
兩其承寶用法京姜疑京室之婦使為大姜不應  
書京使為大任不應書姜號標京姜其為京師婦  
之周姜無疑此又一確證矣

史記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  
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  
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鄭



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載而列  
 女傳云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  
 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  
 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敘次周公在管叔蔡  
 叔之上霍叔在康叔之上康叔作成康叔霍叔名字  
 互易又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文王十子伯邑考  
 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  
 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此亦以周公在管叔蔡叔  
 之上而康叔霍叔名次與史記同唯名字互易與  
 目耕帖

卷九

玉函山房輯佚書

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悃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  
 諗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  
 順臣可知案國語引詩脫神罔時怨于作於正  
 義順毛詩改為于又正義引國語文八虞下脫而  
 咨於二號句億作意皆當據本文補正  
 神罔時悃相臺岳氏注疏本鄭箋無是痛傷下有其  
 所為者四字諸本皆脫說文解字何大貌引詩神  
 罔時悃與毛詩作悃異  
 刑于寡妻毛傳刑法釋文引韓詩刑正也以法取正  
 目耕帖

卷九

玉函山房輯佚書

列女傳同正義引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生伯邑  
 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康叔封次聃季載  
 叔武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季載  
 又以周公次在第七餘與史記列女傳白虎通又  
 多不同未知元晏何所據也  
 惠于宗公毛傳宗公宗神也鄭箋宗公大臣也正義  
 引晉語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及其即位也詢  
 於八虞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誦於蔡原而訪於  
 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軍百神而柔和萬民故

兩訓並通  
 烈假不瑕毛傳烈業假大也鄭箋厲假皆病也瑕已  
 也文王於辟靡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  
 自絕為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巳言化之深也  
 案鄭意作平對說欲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相此  
 附而改易經文說義亦曲與古之人無教教作擇  
 解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並不及毛傳之順適也  
 說苑建本篇引詩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無肆字蓋據  
 三家經本非脫字



漢書敘傳班彪引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鑿觀四方  
求民之莫監作鑒似以鏡為喻師占注言大矣天  
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眾國求人所定而授之鑒  
作監察解仍依毛傳義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毛傳二國  
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鄭箋二國謂今  
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祖  
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  
心密阮祖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

目耕帖

卷十九

毛鄭疑補校

夫論班祿篇引詩皇矣上帝節臨下以赫有作以  
上帝指之憎其式惡者作指靡作惡言夏殷二國  
之政不得乃用奢夸靡人上帝憎之更民之瘼聖  
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此與毛詩殊異  
而義與毛相近戴氏毛鄭詩考正夏已遠必不連  
及之詩言周之興周所代者殷也故稱之曰此二  
國此者舉近而切指之辭其政不獲言一治一亂  
政相反不相得然則周能安定斯民上帝之意當  
在周矣又究度四方之國者明天非私於有周此

又為毛傳圓融其義但說其政不獲終涉牽強不  
若依鄭箋通之侵阮祖共鄭謂三國犯周而文王  
伐之張融云魯詩之義以阮祖共皆為國名以按  
祖族毛傳族地名也孟子引詩作以邊祖莒趙岐  
注以邊止往伐莒者孫奭疏案春秋魯隱公二年  
書莒子盟于密以首為密之近地毛訓族為地名  
蓋本孟子以族為莒國也鄭取魯說以祖為國而  
不取毛傳以族為地而國數不足乃取紂以益之  
案此詩止美文王伐密伐崇之功不言伐紂則二

目耕帖

卷十九

毛鄭疑補校

國當指密與崇也密為兵主不應與阮祖共三國  
等視今以密崇為二國而加莒與阮祖共則四國  
與詩之所詠吻合維此二國其政不獲惡首惡也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惡黨與也首章提明此義下  
乃逐層細寫拏之文法亦當爾

顏師古匡謬正俗大雅皇矣篇求民之莫毛傳莫定  
也鄭箋云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又桑柔篇捋采  
其劉瘼此下民捋采之則葉燥燥而疏人息其下  
則病於燥燥喻羣臣恣放損王之德也而末代文



士引求民之莫以屬辭者改莫為瘼從而釋之云  
求瘼謂其疾苦耳至乃呼刺舉幸收為求瘼既易  
本字妄為臆說安施失所比喻乖方相承用之會  
無覺悟雖采酌經詁而大違厥旨亦為巨謬

上帝者之憎其式廓毛傳者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  
位行大政鄭箋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  
改憎其所為惡者浸大也程子以憎作增朱子集  
傳從之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毛傳顧顧西土也宅也鄭箋

目耕帖 卷十九 三九 婦孺館補校

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  
常在文王所漢書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引詩迺  
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迺予  
字異而說義與毛鄭同釋文乃眷本又作暎並音  
卷同案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引詩文選揚子雲長  
楊賦李善注引毛詩並作暎

憎其式廓釋文出式郭云本又作廓今注疏本正作  
廓猶其德音釋文出貉字云本又作宿今注疏本  
作頊皆非毛詩古本梓械斯拔釋文按本或作政

今注疏本載釋文脫此句

其苗其翳毛傳木立死曰苗自斃為翳釋文商韓詩  
云反草也翳韓詩作殫云因也因高填下也案爾  
雅釋木木自斃神立死楸蔽者翳郭璞注引詩其  
楸其翳蓋齊魯詩有作楸者故毛用為解爾雅楸  
翳連文正釋詩語也韓詩文義皆異

說文解字樹柶也引詩其濯其樹案樹古柶字也  
串夷載路毛傳串習夷常路大也鄭箋串夷即泥夷  
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而

目耕帖 卷十九 三九 婦孺館補校

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案混夷孟子作昆夷史  
記匈奴傳作緄夷要以音字相近串與混迥不比  
附正義謂詩本作患又引書傳作賦夷以為賦混  
聲相近只是傳合為說耳路訓應本或為瘳古亦  
無是解今就毛意申明之蓋謂天立明德之君歸  
從者眾習行平易四達於道猶天作篇所云彼徂  
矣岐有夷之行也

天之厥配受命既回毛傳配媿也正義引釋詩如媿  
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配是毛讀配為如戴氏攷



正配當如配命配上帝之配合於人心之謂言天立其合天心者方此之時受命則既固而宜後之日盛大也立如之說辭不倫翰案下章作邦作對亦指對帝言

自太伯王季正義引王肅云太伯見王季生文王知天命之有在去而適吳太伯沒而不反而後國讓於王季劉恕通鑑外紀取其說朱善詩解頤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乎太伯讓王季之日太伯讓而無迹王季受之無

目耕帖

卷九

三原縣館補校

愧此王業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所由成也太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春秋左傳昭二十八年成傳引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祀

施于孫子心能制事為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正義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劉炫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于文

目耕帖

卷九

三原縣館補校

王故知比于文王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毛傳鄭箋皆依左傳文正義說王肅注及韓詩並與春秋正義同又云左傳樂記韓詩猶皆作莫案左傳引詩的為原文韓詩經文猶然毛傳古文作維此王季自是師承之誤劉氏解比于文王句亦有見但文王岐解尚涉牽強仍當指文王說上言帝度至克比是為九德此以比字括上九者蓋云積而至比皆于文王備之故其德靡悔傳所謂九德靡愆正解此二句也禮記樂記史記樂書引莫其德音



十句克比比于皆作俾鄭元曰俾當作比聲之誤也仍依擇善而從解之

無然畔援釋文韓詩云畔援武強也文選孫興公遊

天台山賦注羨願也又陸士龍大將軍譙會被命

作詩注誕倍也並引薛君韓詩章句蓋釋無然歆

羨之羨及誕先登于岸之誕也可取以補釋文

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正義斯盡釋言文釋文斯如

字此也郊音賜集韻去聲五寘斯傷盡也詩王赫

斯怒鄭康成說或作側案鄭讀斯爲陽當是依韓

目耕帖 卷十九 玉函山房輯佚書

魯經本也

白虎通禮樂篇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

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

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說義亦本於

孟子

文選揚子雲長楊賦注引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曰

四平曰陵與天保篇毛傳大阜曰陵本爾雅者文

異而義通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毛傳不大聲見於色革更

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

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虛廣言語以外容貌不長

諸夏以變更王法者正義引孫毓云不大聲色以

加人又引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

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此皆申毛之旨呂氏

讀詩紀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

已以功無迹說不長句蓋不用毛鄭義戴氏考正

本此而推闡之按聲與色謂言貌更與革謂威力

不大不暴著之也不長不尊尚之也中庸曰聲色

目耕帖 卷十九 玉函山房輯佚書

之於以化民末也此王國中化其明德不事於以

言論以貌示爾雅云夏大也方言云自關而西秦

晉之間凡物壯大者而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

革鳥曰旃之革革有猛急之義鄭志答張逸畫急

疾云鳥隼是也蓋夏謂威播遠大革謂兵力疆勇

此主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於以威制以力勝苟

子脩身篇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

自安者也引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亦從聖人

盡人合天後言之可以互證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爾兄弟以爾鉤投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圍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案漢書儒林傳后蒼授匡衡衡授師丹伏理家世傳業伏湛理之于此所引用齊詩也章懷太子注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夷伐密須伐耆伐邾伐崇見史記案湛於征伐五國

目耕帖 卷十九

善如娘館補校

下引詩言伐崇事則五國皆詩中所有當是指上阮祖共莒密須而五也嚴粲詩緝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翰案詩人於此章三言帝謂明天意也與爾臨衝釋文臨韓詩作隆衝說文作輶陷陣車也惠氏棟九經古義臨衝當依韓詩作隆衝陸車高所以攻城漢郊帝諱隆改隆為臨漢有隆慮縣後漢改為臨慮此其證也隆之字曰盛故伏隆改為

伏盛孔疏以臨為臨下之名近於繫矣崇備化化朱本釋文化化韓詩云播也說文作圪案說文土部圪牆高貌引詩崇墉圪化唐元度九經字樣作圪圪注疏本載釋文云說文作圪誤說苑修文篇積思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靈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之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白虎通辟雍篇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令揆

目耕帖

卷十九

善如娘館補校

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無方之元案說苑說名靈臺之義足與孟子相發白虎通則言其制度可與左氏傳互考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圓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圓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璽之以水示圓



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靡者取其靡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墜之靈沼謂之辟靡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按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下復引元之問云云是鄭駁異義而據王制及詩頌泮

目耕帖

卷十九

毛鄭駁補校

水以爲與辟靡同義之證又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辟靡共如是也則辟靡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翰案宋敏求長安志引水經注鄠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爲辟靡靈沼由此言之則臺與囿沼同時爲之故民皆謂之靈臺沼既成卽於其地設學謂之辟靡故詩人次第詠之與明堂無與也白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靡逸禮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蔡邕作明堂論遂以清廟太廟明堂太學辟靡異名而

同頴容春秋釋例又謂太廟有八名清廟太廟明堂太學辟靡外又益以靈臺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盧植注禮記亦云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此皆混明堂靈臺而一之袁准作正論非之其文甚多大要謂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靡大射養孤之處太學鬼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五經通義亦謂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靡

目耕帖

卷十九

毛鄭駁補校

以養老教孝三者不同此足與鄭說相發而被前儒之膠論而大戴記云然者蓋漢世明堂之制已無考故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上明堂圖說禮家各以意言之后蒼因纂入曲臺記中小戴固刪之而不取矣靈臺之詩當以詩詞爲據後漢紀引漢宮闕疏云靈臺高三十丈十二門此亦漢時三雍宮非古制也劉瑾詩傳通釋左傳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是此臺也哀二十五年衛侯築靈臺于藉圃



竊其名也

文選顏延年應詔曲水作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  
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當是釋於勿魚躍

義

段昌武毛詩集解笱之上有業業之上有崇牙笱之  
兩端又有壁翬鄭氏謂翬壁垂羽是也蓋笱簞所  
以架鐘磬崇牙壁翬所以飾笱簞夏后氏飾以龍  
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壁翬至周則極文而  
三者具矣胡一桂取其說

目耕帖

卷十九

吳郡奴館補校

賁鼓維鏞釋文賁字亦作發大鼓也案爾雅賁大也  
作發從鼓者後人所改

呂氏春秋季夏紀又論大篇高誘注鼉皮可為鼓並  
引詩鼉鼓鼉鼉又達鬱篇注引詩云鼉與奏功高  
引皆是韓詩釋文逆亦作鼉鼉依字作叟則毛  
詩逢字別本或作鼉叟字原本實作叟也文選陸  
士衡演連珠臣聞飛鸞西頓則離朱與矇矇收察  
李善注引韓詩矇矇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矇  
子具而無見曰矇奏功與高注同而作矇異者因

陸句也史記屈原列傳集解引詩亦作奏功楚辭  
九章懷沙王逸章句矇矇者也引詩矇矇奏工皆  
與毛詩奏公異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毛傳武繼也鄭箋下猶後也哲  
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  
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案五章繩  
其祖武卽此武字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章昭  
亦云下後也楚辭離騷及前王之踵武卽用此詩  
之義沈青崖云下武不上武也蓋武樂曰武設亦

目耕帖

卷十九

吳郡奴館補校

曰武而不知其不尙武也可備一義

鄒道元水經注淄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  
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又口地理志曰故父城  
縣之應鄉也周武王封其弟爲侯國應劭口韓詩  
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  
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  
亦曰應鄉又云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爲圭  
封叔虞非應侯也汲冢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  
王矣翰案鄒氏之說似不以成王之封應侯爲信



然左傳明言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應侯之國自是  
成王封之桐葉事傳謬耳說成王封應侯出於韓  
詩外傳則以詩應侯順德作應國之侯解亦必韓  
詩也既以應侯爲應國之侯則詩言成王之孚亦  
定作周成王解矣又案孔子家語弟子行引詩作  
應侯慎德王肅注同毛作侯惟也慎作如字解亦  
與毛異

史記齊太公世家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  
須夫戎大作豐邑白虎通聖人篇非聖人不能受

目耕帖

卷九

聖賢集補校

命引詩文王受命

文王丞哉毛傳烝君也本爾雅釋言王公伊濯毛傳

濯大本爾雅釋詁釋文於烝濯引韓詩並云美也

不如毛義分晰築城伊滅釋文滅字又作泔韓詩

云泔深池毛傳滅成溝也則毛亦本韓詩作泔矣

說苑修文篇引詩云鎬京辟雍四句應作雍雍今文

應古文也孝經感應章引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孔安國孝經傳美武王孝德之至而

自方皆來服從充于四海無所不暨雖是緣孝生

意鎬京辟雍實續靈臺辟雍之緒繼志述事莫大

於此荀子王霸篇引詩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云一人之謂也又議兵篇儒效篇並引此三

句云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

者訶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

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

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儒效篇惟少殷之服

民四句及無幽閒二句餘並同似是古人說義闕

發作君作師歸本於民以養生之者亦從孝字立

目耕帖

卷九

聖賢集補校

說而作師則辟雍正旨也與孟子引此詩而通其

義於七十子服孔子正同

郝敬詩經原解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

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永寧親成以始武王翼子

貽孫以終文

禮記坊記子曰善則利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曰

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鄭注度

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於此鎬邑邇則

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其君詩箋



則云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吉功莫大於此正義謂禮記引此詩彼注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文此願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為成之翰案引詩斷章亦不容歧解願上下之文上言文王築豐此言武王築鎬詩人即以此為文武之功詩何嘗有伐紂意則注禮得而箋詩失也

目耕帖

卷九

聖如姬傳補校

王安石新經義絲詩云民之初生則本由太王之興生民詩云厥初生民則本由后稷而起案尚書中候有稷起篇

姜嫄史記周本紀作姜原張守節正義引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諡號也與毛傳姜姓嫄名不同

厥初生民首章毛傳據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郊禘之禮謂帝為高辛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欲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

也震動風早育長也鄭箋以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言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其拇指之處心體款款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案河圖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尚書中候稷起蒼耀稷生感迹昌異義齊魯韓詩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此鄭之所本也正義王肅引馬融曰帝嘗有四如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

目耕帖

卷九

聖如姬傳補校

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姬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尙未有子故禋祀求于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于任身之月帝嘗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摯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為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為眾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加以融言為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



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馬昭孫毓皆有論說正義並錄之要未明所以去之之故賈誦叔先生解此篇云毛傳解履武謂隨帝嚳祀郊禘求子說不可易次章是見棄之由毛於先生如達訓爲易於不坼不副貼母說遂致詩意晦爾達說文作卒小羊也七月生曰卒蓋稷當彌月之期未滿十月如卒羊之生故曰先生惟未滿月故形體尙在胞

目耕帖

卷十九

吳郡館補校

中不坼不副以爲死胎然實無災無害也而帝嚳姜嫄以此赫然厥靈者乃疑爲上帝之不寧我不安我之禋祀故徒然生此子而不能舉也是故棄之寘之隘巷是小臣自宮內抱出暫寘於此牛羊過者腓辟而字愛之羣歎爲異而亦不知其能生也寘之平林棄於野外也會伐平林者見此塊然之物以爲不祥乃移寘寒冰之上有烏來以翼覆之得暖煦之氣形體坼副故烏甫去而后稷呱呱泣矣其聲覃然而遠訏然而大道路聞之以報宮

中乃收養之故名棄也此說雖異而實確鑿協於情理且於詩詞吻合可以息羣喙之爭矣

說文解字坼裂也引詩不坼不副集韻入聲二十陌坼坼斥坼拆宅六字同恥格切

誕寘之平林毛傳置之平林爲人所收取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引詩傳抱之中山者養之又以平林爲山列女傳云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薦謂以薦加其身亦收取養之也夫旣爲平林人收取之矣又何爲寘之寒冰耶說皆與理

目耕帖

卷十九

吳郡館補校

不協

說文解字部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因棄外家園右扶風醜縣是也引詩有部家室集韻平聲上十六咍湯來切部釐釐並同

孫氏星衍邠州志狼乳溝在邠州南相傳卽平林寒冰之地雍勝略云在州東三十里卽棄后稷狼乳處狼乳事僅見於此又邠州城南外有履跡坪隘巷並見雍勝略案此皆後人附會而爲之說

說文解字口部嘒小兒有知引詩克岐克嘒集韻入



蒸三十四職鄂力切疑疑疑四字並同又春秋元命包后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戴土食穀宋均注皮有土色也頤面下部下部為地巧於利也岐頤似即指克岐而言

莪之荏菽釋文出荏叔云或作菽今注疏本作菽載釋文菽或作叔說文解字穎禾末也稊禾采之貌并引詩禾穎稊稊與毛詩禾役字異集韻上聲一董疋瓜多實貌引詩瓜疋疋疋通作嗒嗒

目耕帖

卷十九

吳郡媛館補校

傳弗去也韓訓弗亦去義謂去草也

呂氏春秋辨土篇高誘注引詩實穎實粟有邵家室高用韓詩無卽字非脫也

漢書郊祀志后稷封於豳師古曰豳讀與卽同今武功城是雍勝略豳亭在郿縣境詩正義引杜預注郿始平武功縣所治豳城案卽作豳豳亦三家之

異文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新論曰卽在漆縣其民有會田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為則有災咎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孫氏瑞應圖曰舜時后稷播

植天降秬秠故詩曰天降嘉種惟秬惟秠此說舜時與鄭箋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為之下嘉種微有不同說文解字秠二稗一米引詩維秬維秠天賜后稷之嘉穀也與毛鄭合

桓之釋文本又作亘正義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詩作亘則唐時兩本並行也

說文解字臼部旨杼曰也引詩或簸或旨集韻上聲三十小以紹切旨杼說文云云或作杼說目耕帖

卷十九

吳郡媛館補校

說儀禮有司徹手執挑匕枋鄭注挑謂之歃讀如或春或枕之枕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鄭注禮時用韓魯詩作枕卽杼字與旨同釋文掄說文作旨而說文引詩作或簸或旨與毛詩或春或掄不同當是三家詩有作或春或蹂或簸或旨者故許依用之

爾雅釋訓溇溇浙也焯焯烝也樊光注引詩釋之溇溇烝之焯焯說文解字火部焯烝也引詩同毛詩作叟叟浮浮是古文假借字



取抵以載釋文出取抵云字或作抵今注疏本作抵  
張參五經文字抵詩又作抵字則張陸所據蓋兩  
本也

禮記表記子曰后稷之事易富也其辭慕其欲儉其  
祿及子孫詩曰后稷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鄭  
注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后稷於郊以配天  
庶幾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毛詩作肇祀  
箋謂后稷肇祀上帝於郊亦訓肇為兆也

列女傳卷六昔者公劉之行羊牛踐葭葦惻然為民  
目耕帖  
卷十九  
吳郡娘館補校

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班彪北征賦慕  
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王符潛夫論德化篇  
引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湑湑  
云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消息  
於心皆以行葦為美公劉之詩蓋本三家  
維葉泥泥釋文張揖作芄芄案博雅芄芄茂盛也此  
陸之所引肆筵設席楚辭招魂王逸章句引詩作  
肆筵設机皆用三家經字  
莫遠具爾鄭箋爾謂進之也戴氏考正按爾猶此也

如春秋傳公與為爾也公與議爾也爾是此三字  
義通言無有在遠者皆具集於此相親接為之設  
筵授几

集韻入聲十八葉臙切肉也取脾胃實腸炙之曰臙  
引詩嘉肴脾臙殺作肴與今本不同釋文引通俗  
文口上曰臙口下曰臙案通俗文服虔作或曰李  
虔作攷李密一名虔即晉之李令伯也

列女傳引詩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文選  
張平子東京賦決拾既次彤弓斯設用詩敦弓既  
目耕帖  
卷十九  
辛郡娘館補校

句也說文設張弓也引詩亦作設毛訓敦弓畫弓  
而於既句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亦是引滿之  
義據周禮考工記弓人王弧為言亦指彤弓也正  
義引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彤弓諸侯彤  
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以為事不經見案荀子大略  
篇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所言唯嬰弓  
小異蓋古逸禮文也

陸佃埤雅釋天詩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  
以祈黃耆特取象於雷斗取象於斗周官正燕則



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今此曾孫為主更以大斗酌之則以尊事黃者非禮之正也非禮之正則亦所以為厚也

爾雅釋言明朗也春秋正義引樊光曰詩云高朗令終日月光明四字說義極精括

公尸嘉告毛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正義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蓋天地得用尸也此公尸古義

目耕帖

卷十九

至姪姪補校

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注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案此挾詩之蘊非斷章取義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傳匱竭類善也正義類善釋詁文爾雅郭璞注引詩永錫爾類邢昺疏引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勤施無私曰類則類有同類皆善之義鄭箋此以與女之類族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引春秋傳類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為

證義足相成楚辭九章懷沙王逸章句類法也引詩永錫爾類惟善乃可為法亦毛義也

荀子子道篇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引詩孝子不匱蓋人子之事親處順境易處逆境難此從孝思易竭處發出不竭之孝方說得孝德瀾瀾十分圓滿也

室家之壺毛傳壺廣也正義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

目耕帖

卷十九

至姪姪補校

及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詩鄭箋壺之言相也謂家室先以相相致己乃及於天下以壺為相不及毛之有據釋文出壺字云鄭相致也案壺是古字宋本作柶說文木部有柶手部無柶柶與閭同韋昭國語注壺柶也可證李樗詩解既醉一詩備五福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



期令終考終命也然觀其錫祚及於孫子又豈獨五福已哉

公尸來燕來寧鄭箋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

燕徐常吉毛詩翼說按楚茨詩鼓鐘送尸神保聿

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焉以其象神故不致為而

釋賓尸於次日尊尸所以尊神也

說文解字鷺鷥屬引詩鷺鷥在梁案毛詩無此句疑

在涇之異文

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注引韓詩曰壘水流進貌當是

目耕帖

卷十九

至善如姬館補校

釋鳧鷖在壘義與毛傳壘山絕水也鄭箋壘之言

門也皆不合

說文解字醺醉也引詩公尸來燕醺醺與毛詩來止

薰薰字異

中庸引詩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假作嘉顯作憲與今

詩異毛傳假嘉也用爾雅釋詁文與中庸合鄭箋

顯光也與禮記中庸注憲憲與盛之貌兩訓互異

班固明堂詩穆穆煌煌用詩語皇皇作煌煌漢書五

行志帥由舊章率作帥皆用三家經字

宜君宜王釋文出且君且王云一本且並作宜字今

注疏本作宜君宜王段氏玉裁云趙壹窮鳥賦且

公且侯于子孫孫正用此詩意案箋云或為諸侯

或為天子兩或字正二且字之訓傳云宜君王天

下也此總釋四句大義俗人以為專釋末句遂誤

改且字為宜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

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

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

自耕帖

卷十九

至善如姬館補校

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倦不亡率由舊章

夫學之謂也又新序雜事五夫不學不明古道而

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亦引此二句案二書所言

與孟子引此詩言遵先王之道義合又案說苑新

序皆劉向作說苑引詩愆作憊忘作亡是用魯詩

而新序仍同毛詩後人所改

呂氏家塾讀詩記假樂詩終以不懈于位民之攸暨

蓋交泰之時憂在怠荒即皋陶廣歌之意

民之攸暨毛傳暨息也正義釋詁文引某氏曰詩云



民之攸吧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為吧則暨與吧古  
今字也

目耕帖

卷十九

五經館補校

目耕帖卷二十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八

乃褻餼糧釋文餼字或作糗盧文昭攷證文選干令  
升晉紀總論並作乃褻糗糧翰案左太冲招隱詩  
秋菊兼糗糧李善注引毛詩並作糗糧楚辭離騷  
王逸章句糗糧也引詩乃褻餼糧糧作糗經字又  
異

于橐于囊毛傳小曰橐大曰囊朱子集傳有底曰橐

目耕帖

卷二十

一 鄭媛館補校

無底曰囊而孟子集注無底曰橐有底曰囊不同  
者集傳從說文孟子集注從董氏也何楷詩經世  
本古義橐今纏腰下者東方朔傳奉一囊粟乾餼  
盛於橐粟米盛於囊也

既順迺宜毛傳宜徧也鄭箋既順其事乃又使之時  
耕正義順謂順事則耕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  
云徧謂虛井毛意未必然也宋傳言居之徧却從

王肅義

陟則在嶽釋文出嶽字云本又作嶽今注疏本作嶽



載釋文獻本又作獻案正義引釋山云重獻陳郭  
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瓶瓶似山狀似之則毛本作  
獻後儒改爲獻遂又並釋文改之爾

乃遭其曹執豕于牢毛傳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  
殺禮酌之用匏儉以質也鄭箋公劉既登堂負展  
而立羣臣適其牧羣博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殺  
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案傳以公劉爲羣臣設  
燕饗之禮曹謂羣臣如周語民所曹好漢書吾曹  
之曹觀下飲之食之與小雅絲鑿語意同傳說得

目耕帖

卷二十

二 鄭玄館補校

旨

李栲詩解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  
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  
人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也  
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爲有國有家之重者也  
因學紀聞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  
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  
三單軍制始於此徹田爲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  
自來矣

軍三單毛傳三單相襲也鄭箋大國之制三年以  
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氏始從之丁夫適滿  
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正義引王肅云三單相  
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

備也又云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  
哉蓋不以傳義爲然案書曰徹戒無虞况遷國之  
初豈可竟忘兵備此謂以三單相襲之軍徹田爲  
糧耳強壯任耕事老幼巡守婦女饁餼散軍於農  
畝之中防禦不失兵食兼足井田之良規實寓屯

目耕帖

卷二十

三 鄭玄館補校

田之善制矣

白虎通京師篇后稷封於邠公劉去邠之邠詩云邠  
有邠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館周家五遷其意  
一也皆欲成其道也顧炎武日知錄唐書言邠州  
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豳故爲邠案今毛詩  
及漢書地理志仍作豳而孟子及白虎通並作邠  
蓋古字本通用唐始定從邠耳  
取厲取鍛釋文厲本又作彌鍛本又作破丁亂反鍛  
石也說文破厲石案說文無彌字破下引春秋傳



公孫破字子石唐元度九經字樣音霞亦云見春  
秋足利本作礪破則唐以前毛詩別本作取礪取  
破也

芮鞠之即毛傳芮水厓也鞠究也鄭箋芮之言內也  
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正義夏官職方氏雍州  
其川涇注云涇在曲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鞠之  
即即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  
也案周禮鄭注引大雅作涇坻之即孔氏順毛詩  
作芮鞠攷漢書石扶風汧縣注芮水出西北東入

目耕帖

卷二十

四如短館補校

涇詩芮隩雍州川也師古曰隩讀與陶同大雅公  
劉之詩曰止旅乃密芮鞠之即韓詩作芮隩言公  
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隩之間耳鄭先習  
韓坻作阮從韓為義後箋毛詩乃從毛義故不同  
也

可以饒饒毛傳饒饒也正義引釋言云饒饒稔也孫  
炎曰蒸之曰饒勺之曰饒郭璞曰今呼饒者脩飯  
為饒饒均熟為饒說文云饒一蒸米也饒飯氣流  
也然則蒸米謂之饒饒必饒而熟之故言饒饒非

訓饒為饒案今俗以水沃米微蒸之或不蒸皆謂  
之饒飯餅既熟再蒸之謂之饒確為一事毛意饒  
饒當謂餅即饒饒之餅也餅與兩雅饒異者毛詩  
多用古文字

孝經引詩作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孔安國傳愷樂悌  
易也言君子故以居身樂易於人其貴老慈幼忠  
愛之心似民之父母韓詩外傳卷六詩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  
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

目耕帖

卷二十

五如短館補校

已而區啐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  
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  
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  
由事寡易為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也築城而居  
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  
為父服斬紼三年為君亦服斬紼三年為民父母  
之謂也說義淵懿醇茂可想見漢學之根柢劉向  
說苑政理篇引詩作凱悌白虎通號篇引詩作愷  
弟



飄風自南釋文出票風云本亦作飄今注疏本作飄  
載釋文飄避逆反本亦作票

列女傳卷六引詩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游作遊又卷  
五引詩愷弟君子四方爲則豈作愷

伴與爾游矣毛傳伴與廣大有文章也鄭箋伴與白  
縱弛之意也正義引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  
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  
而發章令自縱弛直方之義以爲斯皆未達勸戒  
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

目耕帖

卷十

六 鄭煥館補校

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  
逸矣子之燕居是縱弛之狀無爲而治其舜也與  
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  
逸何所爲乎云云此善爲康成解嘲要未若毛傳  
義愜正義釋傳云蓋伴爲廣大與爲文章孔晁引  
孔子曰與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以與爲與  
當必有古據也

姚舜牧詩經疑問天保三言俾爾是天所賦畀卷阿  
三言俾爾是人所注望皆忠臣望君之詞翰案古

人質實天保卷阿臣稱君金滕子孫稱祖考皆曰  
爾至敬不文之義也

似先公首矣鄭箋爾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朱氏彝尊  
經義考爾先公爾首矣今作似先公首矣

弗祿爾康矣毛傳弗小也鄭箋弗福案訓弗爲小古  
無所見朱子集傳從鄭義龍萬有詩經詁要草多  
謂之弗言得福之蕃茂也解義甚確

有馮有翼毛傳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鄭箋馮馮凡  
也翼助也戴氏攷正按馮滿也謂忠誠滿於內翼

目耕帖

卷十

七 鄭煥館補校

之言盛也謂威儀盛於外馮翼二字古人多連舉  
屈原賦之馮翼惟象淮南鴻烈之馮馮翼皆指  
氣化充滿盛作然後有形與物翰案如此說方與  
下有孝有德一例

呂氏家塾讀詩紀云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  
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  
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  
不在言語之間矣朱子集傳取其說

荀子正名篇引詩爾爾印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豈



弟君子四方為綱圭作珪聞作問

蔡邕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用詩語作願願昂

昂如珪如璋印作昂圭作珪漢書敘傳用詩語如

圭如璋與毛詩同文選任彥昇百辟勸進今上幾

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願願仰天告訴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韓詩同亦似願

願說義與毛傳殊別

說苑奉使篇引詩鳳皇于飛嗷嗷其羽鳳作皇翮作

嗷與毛詩不同

目耕帖

卷二十

入好媛館補校

詩正義引說文及韓詩外傳卷八引詩鳳皇于飛二

句並載天老說鳳一節而互有詳略今據兩引互

校以補天老書之佚錄於此黃帝即位施惠承天

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

象鳳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韓詩外傳

天老對曰夫鳳象說文無對鴻前麟後說文作麟

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說文作背燕頤而雞喙說文

而字字無三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

奮翼五彩備明說文無戴德十八舉動八風氣應

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說文無

出於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

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韓詩外傳無

止此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

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

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

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

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冠致

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

目耕帖

卷二十

九好媛館補校

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

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自惟鳳已下並

呂氏春秋開春論王者厚其德積眾善而鳳皇至聖

人皆重至矣高誘注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

澤引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誘所引亦韓詩義

說苑雜言篇引鳳皇鳴矣六句雖作雍雍

沈萬鈞詩經類考卷阿主於用賢民勞主於結不肖

治亂雖異而撥亂致治則同也

沆可小康毛傳沆危也鄭箋沆幾也正義釋詁云幾



汜也孫炎曰汜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汜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汜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說文解字汜水洞也引詩汜可小康訓窮近爲義與毛訓危有合荀子致士篇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引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目耕帖

卷三

十娘媛館補校

王符潛夫論述救篇引詩無縱跪隨以謹是良說作跪無作是非謬字經本異也

僭不畏明釋文出慘字云本亦作僭今注疏本作僭春秋昭二十年左傳家語正論解引詩並作慘知毛古本作慘說文解字替曾也引詩替不畏明則替又是古文字也

柔遠能迺釋文出採字云本亦作柔今注疏本作柔說苑君道篇新序雜事四引詩亦並作柔以慘字例視知毛古本亦作採也

許謙詩集傳名物鈔民勞數章皆以無縱跪隨式過寇虐並言之蓋詭隨爲柔惡便辟側媚之類是也寇虐爲剛惡強橫暴戾之類是也絕此二者斯爲得人此又於青蠅巷伯之外增一法戒也案許說有見於寬猛相濟之義而春秋左傳說此詩尤昭二十年傳仲尼論政引詩民亦勞止四句云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四句云糾之以猛也柔遠能迺以定我王云平之以和也與書洪範三德契合家語正論解亦載此文從依毛詩作縱似王肅所改

目耕帖

卷三

十娘媛館補校

下民卒瘁釋文出倅字云本又作瘁沈本作瘁今注疏本作瘁正義瘁病釋詁文案今爾雅作瘁病與沈重本正合禮記緇衣引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亦作瘁韓詩外傳引詩云上帝板板下民瘁瘁卒又作瘁而作瘁與今本毛詩同後漢書李固傳引詩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說義亦同毛傳列女傳卷八引詩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又引詩秉心



宜猷猶並作猷猷今字猶古字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毛傳憲憲

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正義釋訓云憲

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

炎曰厲王方虐諸臣並為制作法今此直解詩人

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泄之義案

欣欣者媚悅以取容沓沓者挾術以競進二者相

因至沓沓則欣欣之計彌工而彌巧故孟子引詩

以沓沓說泄泄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

目耕帖 卷下 三編館補校

王之道其詆毀古法緣飾經術如漢桑宏羊之權

鹽鐵宋王安石之稅膏苗皆爾雅所謂制法則者

也爾雅作憲憲洩洩正義引作泄泄順毛詩文孟

子引詩亦作泄泄古字通用說文解字口部咄多

言也引詩無然咄咄又言部誑字訓同引詩無然

誑誑存異文也

列女傳卷六引詩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擇矣民

之莫矣說苑善說篇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引

詩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左傳襄二十一年引詩亦

作釋案釋文出釋矣云本亦作擇則毛詩古本作

釋也劉向傳魯詩故協與毛詩洽異說苑作釋或

後人順毛而改乎說文解字卅字引說文詞之卅

矣是古文字

及爾同僚釋文僚字又作寮宋本注疏作寮左傳文

七年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為寮亦作寮字案爾

雅釋詁寮官也則作寮為正僚假借字也

荀子大略篇引詩我言為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

于芻蕘言博問也韓詩外傳卷三載東野以九九

目耕帖 卷下 三編館補校

見齊桓公事引此二句云博謀也又卷五說儒一

節引此二句云取謀之博也皆同荀義又引傳曰

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游茵之上被璽鳥視

不出閭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

不若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眾聽之聰也獨

慮不若與眾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幅輳並進

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說義亦闕大

列女傳引詩老夫灌灌小子躑躅躑作躑案集韻躑



口到切足不前也亦言而不行之意

說苑辯物篇夫死者猶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

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煽煽不可救藥甚之之

辭也爾雅釋訓詭詭請請崇讓慝也舍人注詭詭

請請皆盛烈貌煽作請爾雅與毛詩字異

爾雅釋訓夸毗體柔也又曰殿屎呻也毛傳訓義皆

本之說文解字口部引詩民之方唵呶蔡邕和熹

鄧皇后議議人樓殿呶之聲亦作呶字蔡用魯詩

殿呶說文唵呶存齊韓之異文也五經文字引說

目耕帖

卷三

古詩經補校

文作呶誤玉篇廣韻並作呶

孔子家語辯政篇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傷

奢侈不節以爲亂也引詩其作不說苑政理篇引

同家語喪亂作相亂皆與毛詩異

禮記樂記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

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

也鄭注誘進也孔甚也言民於君所好惡進之於

善無難案樂記載子夏魏文侯之言引詩作誘民

韓詩外傳卷五引詩亦作誘民今毛詩作厲毛無

傳而於上天之厲民傳云厲道也厲與誘古字通  
用故以爲導也

民之多辟釋文出僻字今注疏本作僻案後漢書張

衡傳家語子路初見篇顧野王玉篇人部釋元應

一切經音義卷九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引詩並

作僻段氏玉裁詩經小學漢時詩蓋上作僻下作

僻故傳云僻法也箋云民之多爲邪僻乃汝君臣

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自唐石經二字皆作僻

而朱子遂併下字釋爲邪矣

目耕帖

卷三

五經補校

漢書諸侯王表引詩介人惟蕃大師惟垣大邦惟屏

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母俾城壞母獨斯

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

爲不可拔者也介作介藩作蕃維並作惟無作母

皆與毛詩異荀子君道篇疆國篇兩引詩皆作介

人維藩大師維垣並云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

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似古說詩者之成語

後漢書蔡邕傳答詔問八事引詩畏天之怒不敢戲

豫敬作畏無作不



及爾游衍釋文出遊羨云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善反本或作衍今注疏本作衍當非毛詩古本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毛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

鄭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案爾雅釋訓版版盪盪

辟也邢昺疏引李巡曰版版者失道之辟也盪盪

者弗思之辟也爾雅釋文出蕩蕩云本或作盪知

盪蕩二字古通用臧氏琳謂爾雅是魯詩之學然

則上帝板板魯作版版蕩蕩上帝魯作盪盪也

其命多辟釋文本又作辟盧氏考證案箋云其政教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夫婦擬作補校

又多邪辟則經文本作僻字說苑至公篇引詩其

命多僻翰案說苑引疾威二句言不公也說僻字

之義今注疏本作多辟蓋非毛經初本

新序善謀篇說苑敬慎篇引詩靡不有初鮮克由終

有並作由

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王逸章句強圉多力也

洪興祖補注引詩曾是強禦不知三家經本蓋作

強圉漢書敘傳曾是強圉培克為雄師古引詩同

又敘傳班伯云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呼又

作諱案班固稱伯少受詩於師丹此所引者齊詩

凡班氏引詩皆一家之學

韓詩外傳卷八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

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託者弱也稷蜂不攻

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託者善也

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

則為蛟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

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天不泂爾以酒宋本釋文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容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七婦擬作補校

曰泂今本及注疏所載釋文並作不出客文選班

孟堅東都賦注引飲酒之禮閉門不出容曰泂張

景陽七命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齊顏色均眾寡謂

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泂亦一作容一作客諸引

皆脫略不全初學記卷二十六引韓詩此文蓋具

今錄之夫飲之禮不脫屣而卽序者謂之禮跣而

一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之已謂之醜

一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泂故君

一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沈不可以泂此引作不



出者出下又脫一字案其義當是不出客也

式號式呼俾畫作夜釋文式呼崔本作諱式一本作

或號或呼卑必爾反使也本亦作卑案諱崔用齊

詩也鄭箋醉則號呼相倣式是法式正相倣意說

苑貴德篇引詩曰式號式呼俾畫作夜言剛行也

亦作式則異本作或非也毛詩古本俾字皆作卑

今注疏本胥改爲俾

文選左太冲魏都賦劉涓林注引詩咆然於中國魚

作咆于作於內魚于中國與作魚皆三家經異文

目耕帖

卷三

六如夏館補校

說文解字彙壯大也从三大三日二目爲眉三日

爲彘益大也一日迫也引詩不醉而怒謂之彘者

引詩蓋毛傳也

朱氏經義考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今本失近字

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翰案國語周

語上引詩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韋昭注謂湯

伐桀也亦用鄭箋可證

鹽鐵論遵道篇引詩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言法教

沒而存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案此蓋漢

初經師之說義

說苑臣術篇鴟夷子與陳成子論桀紂引詩曾是不

聽大命以傾新序善謀篇列女傳卷三並引此二

句又漢書劉向傳引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

言湯以桀爲戒也引詩皆與毛詩同列女傳卷七

引詩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撥作敗與毛經字異

而漢書楊胡朱雲傳贊引大雅云雖無老成尙有

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則與毛詩迥殊矣又漢

書杜欽傳引詩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鑒作監亦

目耕帖

卷三

六如夏館補校

三家經本

毛詩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正義引楚語

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

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而捨我於是

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之篇也抑

讀曰懿又謂侯苞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以爲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董道廣川詩故引

侯苞說以序說爲刺厲王者誤朱子集傳從之



汪應蛟學詩略抑戒聖學也近而威儀言語遠而談  
令政刑細而寢興灑掃大而車馬戎兵顯而賓友  
臣庶微而暗室屋漏潔凜若師保在前既焉如此  
敬義之功深矣

漢書馮奉世傳贊引詩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敘傳川  
下句又匡衡傳引詩淑慎威儀惟民之則維並作  
惟又選阮嗣詠懷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  
也未知釋詩何句然可徵三家詩本維多作惟也  
靡哲不愚釋文出靡菲云本又作哲今注疏本作哲

目耕帖

卷三十一

王姬媛館補校

文選王仲宜贈士孫文始詩注引毛詩作靡菲不  
愚與陸本同周頌宜哲維人釋文亦出宜哲云本  
亦作哲今注疏本亦作哲

蔡邕和德頌無競伊人又太傅胡公碑所謂無競伊  
人溫恭淑慎者也用詩語維並作伊

禮記緇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  
者章志貞教尊仁以予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  
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鄭注棣大也直也  
正義言賢者有大德行四國從之證上有德下所

從也今詩作覺毛傳覺直也鄭箋與禮注同孝經  
引詩此二句亦作有覺孔安國傳亦訓直也言先  
王行正直之德則四方之衆國皆順法則之也可  
補毛義

許謨定命釋文謨莫蒲反謀也沈云本亦作漢音莫  
盧氏考證案耳言聖人莫之釋文莫之如字又作  
謨同知古謨字多借作漢莫也翰案毛鄭皆訓謨  
爲謀與作漢訓莫者迥殊沈重所言蓋三家本異  
也

目耕帖

卷三十一

王姬媛館補校

韓詩外傳卷六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  
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  
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  
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  
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  
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口鼻之不可相錯也故曰  
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  
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脩己然後敢安仕成  
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



不反愆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詩  
謨定命遠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漢書匡衡傳  
引詩維亦作惟

用邊蠻方毛傳邊遠也鄭箋邊當作剔剔治也案邊  
遠爾雅釋訓文由庭內推及蠻方爲義亦長故未  
子集傳從毛解也

韓詩外傳卷六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  
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駟  
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駟馬皆有罰故民雖有

門耕帖 卷二十 玉函山房輯佚書

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與仁義  
而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是  
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民莫犯而亂斯止矣  
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說苑脩文篇  
亦載此節引詩作告爾民人韓詩外傳仍與今詩  
同者蓋後人順毛改之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  
七引此節至莫敢犯也止標韓詩而文句少異余  
蕭客古經解鈎沈繫於唐風役車其休下殊失添  
攷

說苑君道篇天地動而萬物變化引詩云慎爾出話  
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善說篇惟君子爲能貴其  
所貴也引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皆漢初經師  
說義

孔子家語弟子行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並云南宮  
三復白珪之玷圭作珪說文解字訓缺也引詩白  
圭之玷論語何晏集解孔安國傳引詩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與今毛詩同司馬  
遷從孔安國問而史記引詩作珪說文序謂詩用

日耕帖 卷二十 玉函山房輯佚書

毛氏而引詩作訓蓋皆參用他經也  
韓詩外傳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  
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輪公通意揚其  
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  
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接  
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  
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  
意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諱移  
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辭也夫隱諱移



苟爭言競為而後息 不能無害其為君子也故君  
子不為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  
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案此說辯隱諱移苟四者  
之害與孟子知波淫邪近四者之言足以相發  
荀子致士篤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則思師引  
詩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道篤忠信以為質端慈  
以為統倫理以為理端而言臚而動口而一可以  
為天下法引詩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不苟為君子  
寬而不侵廉而不剝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兩

目耕帖

卷下

書鄭媛館補校

不勝堅強而不暴柔從而流恭敬謹慎而容人  
是之謂至人引詩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又韓詩外  
傳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  
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  
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  
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老  
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  
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  
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

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  
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又曰仁者必敬其人敬其  
人有道遇賢人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疎  
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慈而不  
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為質義以  
為理問口無不可以為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  
鮮不為則二書引抑戒詩語深得理與故備錄之  
無言不讎毛傳讎用也鄭箋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  
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釋文讎徐云鄭市

目耕帖

卷下

書鄭媛館補校

又反俾市又反一本作讎案鄭以售訓讎即讀讎  
為售或以箋則其售為讎與賣物義不相應集韻  
去聲四十九宥承兗切並收售讎二字引詩無言  
不讎鄭康成讀是已列女傳卷六引詩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讎與報字一例朱子集傳讎答用其義  
萬民靡不承釋文一本靡作是臧琳拜經日記箋云  
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之也據鄭義知經  
本不作靡字今注疏本載釋文刪此條  
何不愧于屋漏釋文作不媿唐石經同今注疏本及



中庸引詩並作不愧案說文解字媿正字媿或字  
不僭不賊釋文出不譌云本亦作僭子念反差也注  
及下我譌同今注疏本作僭載釋文僭本亦作譌  
子念反非陸氏之舊文矣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毛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  
用也虹漬也鄭箋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  
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  
喪稱小子案何楷詩經世本古義童以角言猶易  
言童牛賓筵詩言童殺也單指羊說似涉於偏鄭

目耕帖

卷三

玉函館補校

說憑空添出皇后謂天子未除喪稱小子說亦迂  
曲穿鑿朱子集傳易為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  
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  
已豈可得哉頗得箴做語意

告之話言釋文話古快反話言古之善言說文作話  
云話故言也拜經日記據釋文則知說文引詩告  
之話言慎爾出話毛傳話善言也告之話言毛傳  
話言古之善言也古字與說文故字義同則詩亦  
必作話傳故與前有別釋文昔音戶快反則唐時

本已誤今本說文亦為後人妄以

交選陸士衡赴洛中作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鳴  
歎辭也余蕭客古經解鈎沈也于於乎小子之下  
然則毛詩於乎韓詩多作鳴也案說文解字烏  
孝鳥也孔子曰烏吁呼也取共助氣故以為烏呼  
古作於繫終

爾雅釋訓莎莎訕訕亂也邢昺疏引詩訕訕諄諄釋  
文諄諄字又作訕引說文四蒼並云告曉之熟與  
爾雅亂也釋義不同

目耕帖

卷三

玉函館補校

曰喪厥國釋文韓詩並作隼喪正義此曰為辭故韓  
詩作隼

陳際泰五經讀周以忠厚問國其失也柔詩以柔柔  
為比即兆春秋蠶食之章義甚新鑿

其下侯句毛傳句均正義釋言云句均也某氏引此  
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案爾雅作洵則某氏引詩  
句作洵矣

旗旒有翻釋文出有偏云本亦作翻今注疏本作翻  
國語周語下引詩旗旒有翻案年補音翻詩作偏



則宋所見經本與陸同也

具禍以熾釋文出以熾才刃反災餘曰蓋本亦作熾

同盧氏攷證注疏本作熾从兩火俗字也足利本

作蓋案方言二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炊薪不盡曰

蓋翰案文選馬季長長笛賦蓋滯抗絕中息更裝

李善注方言曰熾餘也蓋與熾同在進切

靡所止疑毛傳疑定也正義疑音凝凝者安靜之義

故訓為定也朱子集傳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

也朱公選詩經疏義辨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鄉

目耕帖

卷十

天如原係補校

飲酒亦有此文又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疑正

立自定之貌案儀禮釋文疑魚乙反

國步斯頻毛傳頻急也鄭箋頻猶比也說文解字賾

恨張目也引詩國步斯頻與毛鄭異

逢天俾怒釋文俾亦本作頁毛傳俾厚正義俾宜音

相近義亦同釋詁云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宜

厚是假宜同也

孔棘且留毛傳留陸也鄭箋困當作禦案圖續二字

古通用毛以留為邊陸鄭以禦為守禦義亦相成

誰能執熱近不以濯毛傳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

亂也鄭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

用賢正義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

亂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

熱猶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

之道常用賢以中足傳意也案孟子今也欲無敵

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亦引此

詩趙岐注喻其為國誰能違仁而無敵於天下也

喻意仁字承上憂恤禮字承上序爵當兼仁禮兩

目耕帖

卷十

天如原係補校

義

其何能淑載胥及湯鄭箋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為

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正義引王肅

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

案孟子引此詩趙岐注刺時何能為善乎但相與

為沈溺之道也與王肅義同未若箋義承上得詩

人婉曲之致若韓詩外傳引子曰不學而好思雖

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

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雖言不信矣美材而不聞



君子之道隱小物而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又得聖門說詩之初義非章句之儒所能解也

好是稼穡毛無傳鄭箋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御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下解稼穡雜寶二句云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釋文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家穡維寶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

目耕帖

卷三

三如媛館補校

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从禾盧氏攷證正義曰以家嗇爲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作家則所援之本先作家也案孔氏所言最是然亦爲王肅所惑作稼矣翰案如鄭所說王之用人進退失宜與迥風託興意甚合

降此蠹賊釋文蠹說文作蚤案今本說文正作蠹此疑有誤

韓詩外傳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

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文法何等古峭

朋友已譖釋文譖本亦作僭案正義朋友皆以此僭差情不相信又云纒僭是僞妄之言蓋孔氏所據本作僭而又通毛譖訓不信之義也

爾雅釋天西風泰風郭璞注引詩泰風有隄邢昺疏詩正義並引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鄭箋西風謂之大風釋文大鄭音泰與爾雅合韓詩外傳引詩亦作大風知作泰風者魯詩也

韓詩外傳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

目耕帖

卷三

三如媛館補校

兩臂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中坻闇行也鄭箋中坻言闇冥也亦本韓義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鄭箋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冥如醉左傳文元年秦伯引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杜預注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與鄭義同戴氏考正蓋謂聽人言則與之應答非耳無聞知者也及



為之誦言箴諫乃如醉而沒不省者矣亦用鄭說而圓通之

如彼飛螭時亦弋獲鄭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朱子集傳易之云言已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毛傳赫炙也鄭箋云往也口距人謂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啓去之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悻怒不受忠告正義引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

目耕帖

卷三

聖如蒙館補校

言者也釋文陰鄭音蔞覆蔞也王如字赫本亦作嚇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案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詩作嚇張子橫渠詩說陰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朱子兼取其說

職涼善背毛傳涼薄鄭箋諒信也釋文涼毛音良鄭音亮下同案下謂涼曰不可亦毛音良鄭音亮也正義唐石經並作諒曰不可與釋文異釋文並作涼下涼字必應訓信則涼薄之訓非也

春秋公羊傳桓五年大雩何休注湯時大旱使人禱

于山川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官室崇與婦諂盛與苞苴行與諛大假與徐彥疏皆韓詩傳文案此是說雲漢篇義徐與喬云宣王雖中興而鮮終如廢魯嫡不藉于畝喪師南國殺杜伯不辜共乘戾昔足以致旱而詩中一味歸咎天祖與六事自責者異矣

釋文蘊隆紆粉反本又作熅紆文反韓詩作鬱同案正義溫字定本作蘊溫似熅字之譌爾雅釋言鬱氣也邢疏謂鬱蒸蒸氣也當是釋韓傳鬱字

目耕帖

卷三

聖如蒙館補校

蘊隆蟲蟲正義釋訓云蟲蟲蕪也郭璞曰早熱蕪炙人也案今爾雅釋訓熅熅炎炎熏也孔氏順毛作蟲熅正字蟲古文假借字也集韻平聲上一束持中切熅燧早灼也或省通作蟲俗以燧為燧字非釋文蟲蟲韓詩作燧音徒束反集韻平聲一束徒束切燧熅三字引博雅燧熱也或作熅燧以異讀故兩收之也

靡神不宗毛傳宗尊也後漢書順帝紀引詩作靡神不祭案祭法雩宗祭 旱也鄭讀宗為祭當是三



家詩作樂也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鄭箋克當作刻刻識也正義述

毛云甫澤不降是先祖后稷不能福祐我也吳天

上帝不能臨饗我也述鄭云以上帝不臨者上帝

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語意迂

世不甚協

先祖于摧毛傳推至也鄭箋摧當作唯唯嗟也正義

引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於何所至言將無所

歸也以孫為毛說甚當鄭改字非也

日耕帖

卷三

三書館補校

釋文炎炎本或作悒於如悒引說文云炎燥也案今

說文悒憂也不云炎燥當是說文作炎云是作字

之誤燥也用毛傳悒燥之也訓義

旱魃為虐毛傳魃旱神也正義引神異經南方有人

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

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過者復之投溷

中即死旱災消藝文類聚卷一百引草暉毛詩答

問曰雲漢之詩旱魃為虐傳曰天旱鬼也箋曰旱

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為鬼不審旱氣生魃奈何

答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旱也天

欲為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者耶引毛傳作天

旱鬼與今詩傳異

我心憚暑毛傳憚勞鄭箋憚猶畏也釋文憚毛丁佐

反韓詩云苦也鄭徒且反三訓義並通唯毛鄭音

異耳

釋文如焚本又作焚如熏本又作燠我遜本亦作遂

案說文解字焚燒田也焚是焚字之譌宋本熏作

薰燠是俗字周易遜鄭康成本作遂古文遜字也

日耕帖

卷三

三書館補校

胡寧瘼我以旱鄭箋瘼病也釋文瘼韓詩作疹恥吝

反云重也與鄭文義皆異

敬恭明神釋文出明祀云本或作明神今注疏本作

明神載釋文本或作明祀兩文互倒案文選陸士

衡答張士然詩注引毛詩曰敬恭明祀又見洪适

隸釋二西岳華山亭碑

靡人不周毛傳周救也鄭箋周當作明案王肅云靡

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糶

必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



也周救並含有周徧之義何煩改字為明也

云如何里鄭箋里憂也釋文里如字憂也本亦作痺

爾雅作悝並同王曰痺病也案爾雅悝憂也痺病

也王因箋言憂當作悝毛本或作痺故改曰病也

崧高維嶽釋文字亦作嶽注疏載釋文作岳岳俗體

字作岳是也說文岳為古文嶽禮記孔子閒居公

羊傳莊四年何休注引詩作嶽本之三家此今文

也初學記卷五白帖卷五皆引作岳古文也是陸

氏所見毛詩之舊本

日耕帖

卷二十

三美館補校

生甫及申鄭箋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

嶽巡狩之事堯時姜姓為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

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

也許也皆其苗裔維申及甫箋申申伯也甫甫侯

也正義此箋定以甫為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

注以甫為仲山甫者按韓詩外傳稱樊仲山甫則

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

之時未詳詩意故耳然案王符潛夫論三式篇周

宣也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

作封頌二篇其詩曰壘壘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

謝南國于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入鸞鏘鏘王命仲

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封

以樂土賦以盛服也申甫並稱又似以甫為仲山

甫則鄭注禮時亦用三家舊說也潛夫論又引詩

曰壘壘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兩引

復不同者亦引三家本異也

王績之事鄭箋續繼也釋文續韓詩作踐踐任也與

鄭異彭執中詩說申伯姜姓是四岳後先世已為

日耕帖

卷二十

三美館補校

諸侯王使繼其事而邑于謝式是南邦此加地進

律之賞也

以作爾庸釋文本亦作壙案毛傳庸城也鄭箋庸功

也毛本如作壙鄭必不以庸功為訓蓋王肅輩或

改作壙故傳本有此異字耳

有假其城釋文假本作什案字書無什字蓋什字之

訛集韻入聲四覺仕角切濯明也詩鈞磨濯濯沈

重讀與釋文引沈古學反小異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傳寶瑞也鄭箋圭長尺二寸



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正義引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又引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皆信圭七寸又不得上公之制九寸桓而謂之介箋義爲長案書舜典輯五瑞毛訓寶爲瑞明是桓圭故朱子以毛作諸侯之封圭也

往近王舅毛傳近己也鄭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正義以命往之國不復與之相近故轉爲己以爲辭也近得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

目耕帖

卷十

天姬姬補校

記之記也集韻去聲七志收近字云己也辭也引往近王舅蓋本毛鄭讀也  
王饒于邠鄭箋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邠云曹粹中放齋詩說祭統云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邠近岐周申伯受封必冊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饒于邠召虎受封亦曰于周受命於此可見矣

楚辭七諫沈...假王行其仁義分荆文寤而徐亡王逸章句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

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案史記周本紀穆王西巡狩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博物志偃王既治其國仁義著聞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遣使乘驛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鬥其民爲楚所敗據此則徐偃王之滅在周穆王時宣王既以其地封申伯而常武又紀宣王征伐徐方當是偃王既滅徐國別有封君或以其地不靖之故命申伯邑此而監之與然此亦本三家之說與毛迥殊王符潛夫論引此

目耕帖

卷十

天姬姬補校

詩作于邑于序又不同  
以贈申伯毛傳贈贈也釋文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毛申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今注疏本作贈增也是孔氏據用崔靈思本也

薛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



亦孔之囂言天之所以有仁義禮智保定人之其  
固也大雅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  
得為君子乎說天人交關處精粹明辨

黃之雋詹言詩曰有物有則孟子釋之曰故有物必  
有則物事也則理也下學而上達所學者事也所  
達者理也而字必對待亦非偏舉事在而理寓焉  
離事而言理則晉人之清談釋氏之頓悟高言性  
命標示心學鮮不茂棄倫物精粕六經而流弊不

日耕帖

卷二十

早婦煖館補校

可勝言矣

蔡邕胡廣黃瓊頌天生蒸人引詩語民作人非唐人  
避太宗諱所改即所據經本作人也

王符潛夫論德化篇引詩民之秉夷與毛詩秉彝異  
而與孟子引詩同

生仲山甫毛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周語稱樊仲山  
甫諫宣王是仲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  
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  
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

畿內之國稱侯男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  
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按據翰  
案韓詩外傳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闕遠牧眾也

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  
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  
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何如  
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  
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  
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

日耕帖

卷二十

早婦煖館補校

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  
四目通四聰也引詩邦國若石仲山甫明之然則  
山甫食采畿內以王卿而兼為牧曲禮云九州之  
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又云於外曰侯傳稱樊侯蓋  
以此也

呂氏春秋知化篇高誘注引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傳曰生好物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  
死事人是為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勿無也此所  
引傳蓋韓詩外傳說義深曲



列女傳卷二引詩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古作故說苑立節篇引詩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解作懈新序雜事引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矜作鰥三書並劉向所著蓋皆引魯詩也

續茂祖考毛傳戎大也鄭箋戎猶汝也正義戎之爲大雖是正訓於理不愜故易以爲汝

漢書刑法志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引詩仲山父將之仲山父明之甫並作父亦古今字異也

目耕帖

卷二十

聖姬媛館補校

韓詩外傳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引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漢書公孫劉車王楊陳鄭傳贊不畏疆圉川詩語與毛韓不同

朱善詩解頤不剛不柔長發所以頌成湯不茹不吐蒸民所以義山甫以過剛卽上九之亢過柔卽六極之弱也然抑戒祇云無不柔嘉崧高祇云柔惠且直何也武公之敬申伯之直柔中仍有剛也

荀子彊國篇財物化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引詩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韓詩外傳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者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溼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可備嚴威務疾而神競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亦引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案荀悅與中庸篤恭意有會韓說如毛亦微至

目耕帖

卷二十

聖姬媛館補校

我儀圖之釋文出我義毛如字宜也鄭作儀儀匹也今注疏本經及釋文並作儀誤從唐石經也正義鄭讀爲儀故以爲匹則孔氏原本本經亦作義郝敬詩經原解仲虺稱成湯不言無過言改過樊侯佐周宣不曰無闕曰補闕皆於頌揚中寓規戒之意也  
八鸞鏘鏘釋文出將將云本亦作鏘鏘今注疏本作鏘鏘載釋文鏘七羊反本亦作鏘同上下文義不協



漢書杜欽傳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欽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案欽前言關雎用魯詩義此亦魯說鄧展注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往治齊城郭也蓋不以欽言為然

林兆珂毛詩多識篇宣王命申伯以式南邦命樊侯以城東方命韓侯以受北國為謀悉矣誰料犬戎西發哉夫四隅已防其三而變出於不備之方况一為不備者乎

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受

日耕帖

卷三

吳郡校補校

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世世不絕也禮記曲禮下正義引白虎通韓詩內傳於天子下有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今本脫缺當在所以名之為世子上此蓋韓侯受命傳文也

有倬其道釋文倬陟角反明貌韓詩作倬音義皆同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當是幹不庭方之義韓經幹作幹也

輶輶淺輶釋文輶苦宏反沈又音肱亦作輶胡肱反又茲三同毛居正六經正誤引釋文又作茲王同今本脫作字王作三臧氏拜經日記三同謂輶輶茲三字音義皆與輶同亦通毛傳淺虎皮毛淺也輶輶式也正義輶字禮記作輶周禮作輶字異而義同又云此與天官冢人之字異其義亦同釋文輶莫歷反一音茲本又作輶同說文解字輶車覆式也引詩輶輶淺輶集韻入聲二十三銘輶或作輶

日耕帖

卷三

吳郡校補校

倬革金厄毛傳厄烏蠅也鄭箋倬謂輶也以金為小環往往纏輶之正義厄烏蠅釋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蠅毛以厄為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輶之端如厄蟲也又釋箋義曰釋器云輶首謂之革故知倬革謂輶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為蟲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往纏輶之往往言其非一二處也案傳烏蠅釋文出烏蠅云爾雅作蠅段氏玉裁詩經小學傳厄烏蠅也烏蠅即小爾雅釋名所言烏家也古咏蠅通陸



孔皆萃合爾雅殊左翰案傳言其狀箋言其義其訓懲則一也

籩豆有且釋文且子餘反又七救反山井鼎七經孟子攷文初擬救字敘誤及按元文亦然但作子餘七救二反為異耳案山氏所擬甚是救或敘字之訛乎

謝枋得詩傳注疏申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亦有差等也

汾王之甥毛傳汾大也鄭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

目耕帖

卷二十

吳郡館補校

毓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意以汾王是指他王言范處義解頤新語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謂之共叔皆汾上之類

白虎通嫁娶篇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又曰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而娣者傳異氣也

娶二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邶邶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韓侯顧之毛傳顧之曲顧道義也釋文曲顧一本作回顧盧氏考證案曲顧之文見列女傳白虎通及淮南注回顧是俗人妄改翰案正義亦謂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釋文嘖嘖本又作嘖有貓本又作猫案說文無嘖字

目耕帖

卷二十一

吳郡館補校

亦無猫字猫新附字始有之又其豹云說文作豹云北方人也案今說文作北方豸種又豹皮本亦作玃說文錄或从比

許謙詩集傳名物鈔韓奕寫國富樂祇陳禽獸魚鼈而不及金玉鋪張處皆其性情之正也

傳彼韓城燕師所完毛傳師家也鄭箋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釋文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此燕國完音桓王符潛夫論志姓氏昔周



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昔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水廳道元水經注聖水又東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又云又東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朱子集傳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邱之類也蓋從王子雍

目耕帖

卷三十

吳郡城館補校

之義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以燕為北燕國來句來宣毛傳句徧也鄭箋句當作營宣徧也正義句徧釋言文彼句作徇音義同毛既以句為徧則宣不復為徧當謂宣布王命也案毛說自明鄭徑改經字非是

韓詩外傳卷八引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又引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陸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引詩釐爾圭瓚秬鬯一尚北堂書鈔卷三十引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下注韓詩正引外傳文余蕭客古經解鈞沈繫於韓侯受命下非也

肇敏戎公毛傳肇謀敏疾戎大也鄭箋戎猶汝也釋文肇音兆韓詩云長也訓肇為長以戎作汝皆與毛傳不同

徐光啓毛詩六帖王褒召虎之武功虎勉宣王以文德君臣一德之盛也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毛傳王命南仲於大

目耕帖

卷三十

吳郡城館補校

祖皇父為卿士鄭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祭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引述毛云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又釋箋引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廟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



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朱子集傳

亦從鄭說

三事就緒毛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

鄭箋汝三農之事皆就其業案詩於三事大夫擇

三有事皆以官職言鄭訓三農之事恐非也

如震如怒鄭箋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

其色釋文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臧氏拜經日記

當作而觀箋可見正義及石經皆誤作如蓋惑於

王肅所改

目耕帖

卷二十

辛卯娘館補校

匪紹匪游釋文匪紹如字繼也徐云鄭尺遙反緩也

集韻平聲下四宵蚩招切紹引詩匪紹匪游鄭康

成讀

鋪敦淮濱鄭箋敦當作屯又云陳屯其兵是訓鋪爲

陳也釋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與

鄭異

餘餘翼釋文餘如字韓詩作民民同案周頌餘餘

其庶釋文引韓詩亦作民民云衆貌此亦當訓爲

衆也韓詩外傳卷八引詩綿綿翼翼不測不克與

毛詩同後人依毛而改也

荀子君道篇藉斂忘廢事業忘勞寇讎忘死城郭不

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誅四

海之民不待令而一是之謂至平又議兵篇民歸

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暴勇力之屬

爲之化而愿旁僻曲禮之屬爲之化而公於糾收

練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並引詩

王猷允塞徐方其來又非相篇君子賢而能容罷

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

目耕帖

卷二十

辛卯娘館補校

兼術引詩曰徐方既來天子之功荀子傳詩爲子

夏四傳弟子而大毛公所師事故著書往往引詩

而發其奧蘊

蝨賊蝨疾釋文出蜂賊云本又作蝨哲夫成城釋文

出詰字云本亦作哲今注疏本作蝨作哲非毛詩

古本矣

列女傳卷七引詩哲婦九句惟厲之階維作惟又卷

一引詩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紵爲公

事也休之非禮又卷八引詩心之憂矣寧自全矣



今作全又卷三引詩無忝爾祖式救爾訛皇祖作  
爾祖後作訛經文異字及說蠶織義蓋皆本之魯  
詩大戴禮記本命篇盧辯注引詩云婦為長舌惟  
厲之階維亦作惟有作為又異

說文解字伎與也引詩籥人伎忒又述遠也引詩舍  
爾介述並與毛異

韓詩外傳卷八一穀不升謂之饑穀梁二穀不升謂

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穀梁五

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

目耕帖 卷二十 聖德皇后補校

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

祲之禮也引詩曰我居御卒荒園作御與毛詩經

文不同所引用穀梁傳文亦與小雅雨無正毛傳

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饑義異

孟賊內江毛傳江潰也鄭箋訂爭訟賈昌朝羣經音

辨卷一引鄭音江古紅切

爾雅釋訓皇皇瑁瑁刺素食也釋文皇皇樊本作浩

浩老古反臧庸拜經日記樊當引詩云皇皇訛訛

皇皇訛訛毛傳訛訛不供事也正義引說文云麻

嫩也草木皆自豎立惟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  
嫩人常卧室故字从欠案今本說文無之正義所  
據往往非今十五篇如第字之類是也疏釋元應

四分律音義引楊承慶字統其說如此

草不潰茂毛傳潰遂也鄭箋潰當作彙彙茂貌韓詩

外傳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淳然與雲沛然下

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

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

躡鳥視不出閭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

目耕帖 卷二十 聖德皇后補校

有以應哉詩云如彼歲旱草不潰茂韓詩潰作潰

較毛詩潰字易解

如彼棲苴毛傳苴水中浮草也鄭箋如樹上之棲苴

劉跂昭日記北人樹上曬乾菜冬春食之詩所謂

棲苴言如鳥棲然

彼疏斯稗鄭箋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正義

引九章粟米之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  
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  
則未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



數也案春秋說題辭孔子言曰七變入白米出甲  
謂磴之爲糲米也春之則粃米也師之則粢米也  
首之則穀米也又稟擇之賜嗟之則爲品米說足  
與九章算術相發

不云自頻毛傳頻厓也鄭箋頻當作濱案列女傳卷  
八引詩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頻正作濱鄭蓋用魯詩義也

關雎正義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今  
詩作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未知何人所刪滅也

目耕帖

卷二十

聖德殿補校

朱倬詩經疑問召晏曰有如召公日關國百里言召  
不及周何也以公勳勞禮則有加以公懿親善則  
從讓也朱謀埠詩故周南係周公召南係召公明  
化之盛必有待於二公也風之終係於幽雅之終  
係以召晏明化之衰必有思於二公也

張耒詩說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  
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晏曰彼  
疏斯裨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版章  
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幸而治得於內則土

宇廣於外蓋人歸者家則各以其地附之非侵伐  
攻取而得之也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  
之數過於商之末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

事所謂治得於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  
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  
則人相與攜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之以削故芮  
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  
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蹙國百里  
也蓋土宇版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  
迹也納蘭氏成德云所論土宇版章一則其有感  
於熙寧開邊斥竟之舉而爲之也與

目耕帖

卷二十

聖德殿補校



日耕帖卷二十一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九

蔡邕獨斷宗廟所歌施之別名清廟一章八句洛邑  
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維天之命一  
章八句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維清一章五句  
奏象武王之所歌也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  
諸侯助祭之所歌也天作一章七句祀先王公之  
所歌也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

日耕帖

卷三

一鄭煥館補校

也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時邁  
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執競一章  
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思文一章八句祀后稷  
配天之所歌也臣工一章十句諸侯助祭造之於  
廟之所歌也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於上帝之  
所歌也振鷺一章八句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  
也豐年一章七句烝嘗秋冬之所歌也有瞽一章  
十三句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之所歌也潛一章  
六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雍一章十六句

日耕帖

卷五

二鄭煥館補校

禘太祖之所歌也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始見於  
武王廟之所歌也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來見祖  
廟之所歌也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  
之樂之所歌也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  
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之所歌也訪落一章十  
二句成王謀政於廟之所歌也敬之一章十二句  
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  
忠臣助己之所歌也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春籍田  
祈社稷之所歌也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報社稷  
之所歌也絲衣一章九句繹賓尸之所歌也酌一  
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  
所歌也桓一章九句師祭請武類禡之所歌也賚  
一章六句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也般一章七  
句巡守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右詩三十一章皆  
天子之禮樂也案蔡書石經用魯詩今所敘周頌  
樂歌與毛詩序文大同小異可見魯詩與毛相近  
而毛詩序之本國史又信而可徵也

漢書韋元成傳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潔對



向傳引詩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雖作雍云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案漢書儒林傳魯詩有韋氏學劉向亦世傳魯詩此並魯詩義也

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東平王蒼議引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此所引蓋三家詩傳也

於穆清廟釋文本又作廟案日本足利學古本作清廟廟古字也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亦用古

日耕帖

卷三

三鄭媛節補校

文廟字

張耒詩說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宮室之牆曰蕭牆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肅不亂也楚辭招魂王逸章句引詩不顯文王云不顯顯也維天之命釋文韓詩云維念也盧氏考證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古文尙書作惟今文作維思案詩古今文正與尙書相反毛詩爲古文多作維三家詩爲今文多作惟韓詩必作惟此順毛而改作維耳翰

案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正作惟可爲確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正義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齊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若書論詩又引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而不從

日耕帖

卷三

四鄭媛節補校

其讀案呂兆祥三遷志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孟氏譜仲子名罍孟子之子也郝楚望孟子遺事從之闕里志亦云孟子墓在鄒縣生仲子罍嘗從學於公孫丑譚貞默孟子編年略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則又以孟季子爲仲子弟皆孟子之子諸家並據孟氏譜爲言較趙臺卿復壁之注似爲可據又攷經典釋文序錄子夏傳會中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大毛公毛萇之學本之大毛



公孟仲子乃三傳之師亦一家之學也又孫曉子  
即荀况今荀書引詩為多其淵源亦可考見云

說文解字言部誠嘉善也引詩誠以溢我今詩作假

以溢我毛傳假嘉溢慎假亦嘉善之義釋文溢音

逸徐云毛音溢慎市震反本或作順按爾雅云慈

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推申毛並作順解也

鄭箋溢盈溢之言也正義易傳者以下句仰云我

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為收聚上下相承於理為密

故易之也春秋傳引詩作何以恤我朱子集傳用

目耕帖

卷三

五 鄭經館補校

之云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字為溢字之訛也周

解言文王之德將以恤我乎戴氏震毛鄭詩考正

毛詩以慎釋溢義本爾雅而溢慎溢爾雅又皆為

靜蓋靜慎意得交通又引史記惟刑之靜黃徐廣

曰今文云惟刑之溢哉索隱曰恤溢聲相近又引

莊子書以言其老溢也陸德明云本亦作溢同音

逸以為溢之為溢為泣亦聲音字形轉寫訛失極

有證據但以我其收之收為取謂思取法文王嘉

美之純德以敬慎也輕改經字似乎率臆

序維清奏象舞也鄭箋象舞川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制焉正義引左傳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箭南籥者

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箭舞曲名言天下樂

削去無道杜預曰箭舞者所執南籥以箭舞也案

象南皆文王之樂南為文舞自象為武舞蘇轍頌

清詩傳謂象乃文舞非也

肇禋釋文禋音因祀也徐又音烟集韻平聲下一先

因連切禋祀天也引詩頌肇禋徐邈讀案周禮春

官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鄭注禋之言煙也

目耕帖

卷三

六 鄭經館補校

同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標積也此仙民之所本

維周之禋釋文出之禋云本又作禋音貞與崔本同

唐石經今注疏本並作禋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禋

字作禋是毛詩古本作禋也故爾雅釋言禋祥也

某氏引詩維周之禋今注疏本引爾雅及某氏解

詩並改作禋遂至混而無別

白虎通瑞贊篇引詩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

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

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



故也又誅伐篇引詩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迫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無作毋說義與毛鄭異

無封靡于爾邦毛傳靡累也正義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之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就立之文選陸士衡文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當亦釋封靡之靡與毛傳微異

呂氏春秋求人篇引詩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此亦本之韓詩維作惟

目耕帖

卷三

七 鄭媛館補校

於乎前王不忘大學引詩作於戲毛傳前王武王也鄭箋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之不忘兼文武說較傳爲得

韓詩外傳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說苑君道篇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保上有其字爲異皆以岐字屬下讀鄭箋訓徂爲往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亦以岐字屬下讀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引詩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章懷太子注引韓

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之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任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輔引詩徂矣作徂者是韓詩經本薛君說義則與鄭不殊而沈括夢溪筆談云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後漢書常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朱浮傳實無此語乃西南夷傳朱輔疏之語又譌徂爲岨王應麟詩攷序云宋文公集傳彼岨者岐从韓詩今訂以韓詩薛君章句亦不如伯厚之所言也

目耕帖

卷三

八 鄭媛館補校

國語周語下叔向述單靖公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三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有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庶厚也肆固也靖靜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歸之始於德讓中



於信寬終於固錄故曰成引詩唯緝熙上無於字  
 單作實為異餘並與今詩同毛傳訓故皆本國語  
 正義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  
 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章昭云謂文武脩已  
 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之身也鄭賈唐說皆  
 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案成王與  
 首句成命兩成字相應謂天以成王之功命二后  
 二后受之是以不敢康成此王功明文昭定武烈  
 正二后成王功之實所謂頌之極其盛也叔向統  
 目耕帖

卷三

九 鄭經館補校

釋全義而以故曰成終其說正釋兩成字之義蔡  
 邕獨斷亦以郊祀天地之所歌與毛詩合  
 穆天子傳天子西遊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飲天子酒  
 乃歌闕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皓郭璞注詩頌  
 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疑祭公以  
 此規諫也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以答祭公之言然皆古字難曉所以未詳  
 夙夜基命宥密釋文出其命云本亦作基案今注疏  
 本作基禮記孔子問居引詩作其命正與陸本同

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正義引雜問志云不審用  
 以何月於月令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必有大饗  
 之禮明堂是祀天之處則大饗當在明堂又以孝  
 經言之明堂之祀必以文王為配故知祀文王於  
 明堂是大饗五帝之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小  
 於此矣又引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  
 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  
 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於  
 告朔同耳

目耕帖

卷三

十 鄭經館補校

維天其右之釋文右本亦作佑案正義維為上天其  
 佑助之又曰文王既佑助我是孔氏本作佑也  
 漢書刑法志引詩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典作  
 德與毛經字異  
 時邁鄭箋引書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正義徧于羣  
 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  
 柴望秩於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  
 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是山二文相涉後人遂  
 增之耳盧文昭毛詩音義攷證案續漢祭祀志云



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觀東后徧班古今字  
異與此箋正合集注釋文皆有是隋唐以前六朝  
舊本並同非後人所增也翰案此亦尙書古今文  
之異也

後漢書李固傳引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之於外者也章懷太子注引韓詩  
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  
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  
而應其政教文選揚子雲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

目耕帖

卷三

十一 婦孺館補校

章句振奮也又張景陽七命注引云振猶奮也韓  
詩振之作振較毛詩作震之爲有區別

懷柔百神正義定本作柔集注作濡釋文懷柔本亦  
作濡盧氏攷證段云宋書樂志宋明堂歌謝莊造  
登歌詞曰昭事先聖懷濡上靈然則六朝時本作  
懷濡百神也當從集注本作濡案正義曰釋詁云  
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考某氏注爾雅引  
詩多本三家是毛詩作懷濡三家作懷柔也

韓詩外傳卷三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

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  
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

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  
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國式  
序在位又引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  
性爲己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土也行法而志堅  
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  
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  
論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

目耕帖

卷三

十一 婦孺館補校

則開道若不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  
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  
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  
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兩說此  
詩之義訓詞深厚可補內傳下又載魏文侯相魏  
成子事亦引此二語因詩語而推衍之非切義不  
錄

國語周語上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三日不可  
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



玩則無賞是故周文王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注頌時邁之詩武王既伐紂周公爲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與毛鄭合

序執競祀武王也鄭箋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案持以服事其義相成

不顯成康毛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鄭箋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自彼成康毛傳用彼成安之道也箋亦謂用安成祖考之道故

目耕帖

卷三

三如煇館補校

受命伐紂戴氏考正按成卽成王之謂康如易康侯治安之謂也言不顯乎成王事安國家爲上帝之所皇大白彼既成既安以覆有四方功烈斤斤然且明著無已彼指其時若以成康字爲成王康王則頌武王止云執競云無競無烈而頌成康之不顯上帝皇大之辭過於武又直以武王尙未克定四方自彼成康而於是乎奄有亦難通曉以祭禮考之時祭各於其廟祫祭皆在太廟周家既定禮典後必無合祭武王成王康王而上不及文王

者矣翰案彼指時說甚的確假如頌成王康王云彼亦非詞

荀子富國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以詩鐘鼓嗶嗶管磬瑯瑯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福祿來反磬筦作管磬將將作瑯瑯漢書禮樂志引詩鐘鼓鏗鏗磬管鏘鏘降福穰穰嗶作鏗筦作管將作鏘說文解字鏗磬也引詩鐘鼓鏗鏗楚行貌引詩磬管嗶嗶嗶亦作鏗將又作楚王符潛夫論正列篇引詩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

目耕帖

卷三

古如煇館補校

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欲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反反作板板皆與毛詩不同立我蒸民鄭箋立當作粒案張耒詩說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救民食食者民待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朴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亡顛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此以如字訓立較更深切

貽我來牟毛傳牟麥鄭箋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



后稷之德正義尙書璇璣鈴及合符后皆有此文  
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釋文牟字  
書作麩案孟子告子上趙岐注白居易六帖卷八  
十一皆引作麩漢書劉向傳引詩作飴我麩麩  
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文選  
班孟堅典引蔡邕注引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麥薛  
君曰麥大麥也音伴侯切一作釐麩一作嘉麥經  
字又異說文解字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  
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引詩詒我  
目耕帖

卷三

五如娘館補校

來麩亦與毛詩異

無此疆爾界釋文出介字音界案注疏本作界唐石  
經初刻界後改介文選左大冲魏都賦李善注引  
薛君韓詩章曰介界也應亦是此句釋義  
奄觀銚艾毛傳銚稷也正義說文曰銚稷禾短鎌也  
然則銚器可以穫禾故曰銚稷也管子云一農之  
事必有一銚一耨一鋤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  
釋文亦引說文又引小爾雅云穢穎謂之銚穢穎  
卽稷也然則銚古亦有名稷者猶耨之名耨與鄭

箋奄久觀多也正義奄久觀多釋詁文彼奄作淹  
蓋鄭讀爾雅以奄爲淹故也王肅云奄同也朱子  
集傳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以忽見訓奄觀較鄭  
王皆勝

噫嘻成王釋文出意噫云意又作噫今注疏本作噫  
噫既昭假爾釋文假鄭王並音格案鄭箋假至也  
又云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此鄭音格之證也  
駿發爾私釋文出浚發云本亦作駿今注疏本作  
駿發桓寬鹽鐵論取下篇引詩作浚與陸氏本合  
目耕帖

卷三

五如娘館補校

文選張平子東都賦注引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  
穀薛君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率作帥與毛詩異  
終三十里毛傳言各極其望也正義引王肅云三十  
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出毛之意也  
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  
見之是爲極望也此釋其義鄭箋周禮凡治野田  
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  
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  
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二十三里少半里也相廣



五寸三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耕偶言三十里舉其成數此釋其制也

從漢書邊讓傳章懷太子注引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也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雖作雍與毛詩異蔡邕薦皇甫規表以廣振鷺西雍之美用詩語離又作靡

在彼無惡在此無教鄭箋在被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與禮記

目耕帖

卷三

七 鄭 媛 補 校

中庸引詩義合中庸數作射鄭注射厭也與箋詩同

萬億及秭毛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鄭箋以言穀數多釋文韓詩曰陳穀曰秭也案陳穀亦見多義

楚辭九歎王逸章句醴醴酒也引詩為酒為醴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引韓詩醴甜而不沙也亦是為酒為醴說義

說苑貴德篇引詩豐年多黍多稌至降福孔偕皆作

偕

韓詩外傳引傳曰太平之時無瘡孽蹠眇虺蹇沐儒折短父不哭子兒不哭弟道無極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賢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蔭有蔭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周禮春官大師下管播樂令奏鼓鞀鄭注元謂鼓鞀猶擊鞀詩云應鞀懸鼓有蔭箋田當為鞀正義引大師職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鞀引導鼓故

目耕帖

卷三

六 鄭 媛 補 校

知田當為鞀是應鞀之屬也又解誤為田意鞀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禮記樂記引詩云肅雍和鳴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與和何事而不行案敬和是樂之本也郭璞爾雅注引詩肅雍和鳴

蕭管備舉鄭箋蕭編小竹管如今賣劔者所吹也詩話劉禹錫曰詩用僻字宜有來歷宋考功云沈佺期嶺表寒食詩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楊常疑之



因讀毛詩簫管備舉鄭箋簫編小竹管如今簫者所吹也六經惟此中有錫字吾緣明日重九揮一錫字韻思六經無錫故不敢爲之邵氏後開見錄劉夢得九日詩以五經無糕字遂輟宋子京詩臆館輕霜拂曙袍煖養花飲闌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唐人篤守前儒宋人好攻舊說卽此可見

徐與喬云合樂惟有七音應田懸鼓鞀革也磬石也祝園木也乃奏金也簫竹也管匏也和鳴指琴瑟

目耕帖

卷十一

九如類館補校

絲也獨不及土何也陳陽云八音以土爲主故虛其位無不在也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八音皆虛土猶大衍虛其一無害其爲五十也然詩書不言土易之比坎離獨言缶是又猶五事以思爲主也詩書舉七音而不及土推川以見體也易舉缶不言七音明體以該用也翰案此說似是而實非樂記云然後聖人作爲執鼓桴楊璉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樂記言璉何嘗虛土書言下管鼓此爲均樂之時

八音並奏桴楬璉篪爲之輔而以鐘磬竽瑟和之有聲所謂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皆指衆樂言也徐氏謂詩書不言土而以乃奏爲金以管爲匏以和鳴爲琴瑟案金奏固是奏而奏鼓亦云奏樂具入奏何樂不可言奏必限以金乎管竹非匏匏笙也詩不言笙亦將曰八音虛匏乎以和鳴獨屬琴瑟將六者德音之音皆不以言和乎抑何不釋經義而妄生議論也

序潛季冬鴈魚春獻鮪也釋文潛爾雅作泔郭音潛

目耕帖

卷十一

九如類館補校

又音岑韓詩云泔魚池案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泔魚池也音岑唐時韓詩猶存故陸氏李氏並引之

潛有多魚毛傳潛穆也釋文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旁穆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楷楷穆也謂積柴於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穆音霜甚反又疏陰反又心廡反字林作霖音山沁反義同

序離禘太祖也箋疏以爲成王禘祭文王之詩太祖



卽文王也詩內烈考毛傳謂武王皇考鄭箋謂文  
 王王安石新經義以皇考謂武王烈考謂文王然  
 俱於禘無異詞也呂氏讀詩記以周之王天下得  
 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作此樂歌  
 以告太祖是嘗與后稷俱在所告之中於禘祭旁  
 達而無窒礙朱子以禘所自出則經無嘗與后稷  
 意以告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恐屬序誤故改  
 爲武王祭文王之詩則皇考烈考俱爲一人又劉  
 向傳言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馳於外

目耕帖

卷三

王鄭媛館補校

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愛也  
 玩向語意謂詩作於武王周公而言事其先祖則  
 非定指文王  
 戴氏震毛鄭詩考正拈綏子孝子句說全章詩義甚  
 通暢今錄其原文按詩中曰天子穆穆明明美主  
 祭者之辭非生祭者自爲辭也詩凡綏者如綏以  
 多福綏我眉壽以綏後祿辭義並歸主祭者受神  
 降之福此則下云使之世世有通哲者爲之臣備

文武之德者以爲君而事天昌後永久不替以及  
 眉壽繁祉是也又廟號自考已上通稱考如五廟  
 曰祖考廟曰顯考廟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考廟  
 爾雅釋親自父母已上不離父母之稱而主祭者  
 入廟門則在廟考亦在廟通稱箋以烈考文母爲  
 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是皇考烈考文母祫祭統稱  
 祖與妣之在廟中者固無所隔也蔡邕說此禘太  
 祖之所歌與毛詩同篇名又論語之徹周禮樂師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注徹者歌也周禘歌

目耕帖

卷三

王鄭媛館補校

雖於徹曾僭用禘則亦歌雖於徹至後三家亦以  
 雖徹天子之樂章下用於大夫而不自知其無取  
 於義相襲然也尸出而徹故言薦牲陳俎以受釐  
 而歸福於主祭者繫雖於徹於禘祭之末詩中義  
 理明顯可推翰案杜佑通典卷四十九陳祥道禮  
 書卷七十一並引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於太廟此又一古據也  
 詩本音周頌宜哲維人文武惟后燕及皇天克昌厥  
 後俱音尸後人誤入四十五厚韻故於唐韻正中



歷引經集証之然自玉篇後后在厚韻相沿已久  
不得不以後五切爲叶音矣

釋文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之詩也周  
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正義若此祭  
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  
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乎廟中之事故其辭不  
爲廟諱及採得之後卽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  
耳蒸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說文解字瑋玉聲也引詩條草有瑋今毛詩作鶴大  
目耕帖

卷三

玉函山房補校

戴禮記易本命篇盧辯注引韓詩內傳鶴鶴胎生  
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其文不具廣韻五引韓詩云  
曰鶴兮鶴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鶴也此  
不知於經句何屬余蕭容古經解鈎沈繫此於條  
革有鶴之下

俾緝熙于純嘏釋文出卑字云本亦作俾今注疏本  
作俾案毛傳古文多作卑後人改從俾也

白虎通三正篇引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

子朝周也又王者不臣篤王者所以不臣者三何  
也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二王之後  
通天下之三統也亦引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謂微子朝周也又引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  
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不行亦似有客篤  
傳文

亦白其馬毛傳殷尚白也鄭箋武庚爲二王後乘殷  
之馬乃叛而誅不尙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  
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以白爲駁

目耕帖

卷三

玉函山房補校

說義迂曲

有妻有且敦琢其旅毛傳妻且敬慎貌鄭箋其來威  
儀妻妻且且盡心力於其事何楷詩經世本古義  
妻與縷通說文縷白文貌蓋言帛也殷尙白故帛  
亦白且說文云薦也所以薦帛也敦與彫通敦琢  
蓋言至也旅陳也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有妻  
有且所束帛敦琢其旅所謂加璧也  
既有淫威降福孔奭毛傳淫大威則鄭箋既有大則  
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



易也言動作有度

御纂詩義折中言紂與武庚天既大降之威今微子能崇德象賢則天降之福而其威平矣故我亦順天意以緩之也敬錄之以誌欽遵

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飜夏騶夏鄭注杜于春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內當為納祓讀如咳鼓之咳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

目耕帖

卷二十一

王如煥館補校

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咳夏公出入奏騶夏引春秋傳以證肆夏之詩又引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過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今本國語作樊過渠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過納夏一名渠與呂說小異今即兩說通之肆夏一名樊樊亦作繁謂時邁也韶夏即昭夏一名過謂執競也納夏一名渠即思文也九夏得其

三其六夏疑是大武六章春秋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履豐年杜預注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朱子集傳於武及桓賚皆用春秋傳嚴粲詩緝朱氏謂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之一章明矣據此則武有六章合此六詩於肆夏昭夏納夏則為九夏樂之

目耕帖

卷二十一

王如煥館補校

九成用之除此三夏則為大武之六章樂之六成用之楚子敘作武在時邁後而取卒章一語明尚首篇也則武當是章夏桓為武之三章則齊夏也賚為武之六章則騶夏也酌般二詩以序意言之酌言酌先祖之道當是族夏般言巡守四嶽河海當是咳夏凡五詩合五夏而缺其一集傳於酌云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案禮記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祿聲莫重於升歌武莫重於武宿



一 夜鄭注武宿夜武曲名也正義引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之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卽大武之樂也皇氏引述舊說亦無經據熊氏謂大武之樂確不可易以祭統與禘升歌並言則武宿夜爲武之首章蓋周禮之王夏也然於詩頌不知當何篇我將宗祀文王在時邁上篇中有夙夜字意其是乎

者定爾功毛傳者致也鄭箋者老也釋文者毛音指目耕帖

卷五

毛鄭嬖補校

致也鄭泣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也韓訓惡不與鄭同而與皇矣上帝者之毛訓惡有合

漢書匡衡傳引詩粦粦在次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就文武之業大化之本也又云昔者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致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其治也此本齊詩后氏傳嬖嬖作粦後漢書和帝紀引詩亦作粦釋文崔本作粦

皆本齊詩說文解字次貧病也引詩粦粦在次次作次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注引韓詩憚憚余在次凡人喪曰次作憚憚下有余字又皆與齊毛異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嬖嬖在次毛傳閔病造爲疾病也鄭箋閔悼傷之言也造就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嬖嬖然孤特在憂病之中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爲徒嬖嬖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爲家事以致太平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於辭不便箋義爲長

目耕帖

卷五

毛鄭嬖補校

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毛傳猶道判分渙散也鄭箋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正義引王肅云將予繼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以爲傳意或然又謂鄭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己不堪繼續故易之也

姚舜牧詩經疑問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之所以爲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武之所以爲武紹庭上下



陟降厥家成之所以為成

漢書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引詩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虛也蔡卞毛詩名物解謀欲圖其大故訪落曰陟降厥家戒欲慎其小故敬之曰陟降厥土許謙詩集傳名物鈔陟降厥土天無事不在也日監在茲天無時不在也

朱善詩解爾雅頌四言緝熙文王緝熙聖人之學也成王緝熙希聖之學也文緝熙曰敬止成緝熙曰

目耕帖

卷王

三九如蠶館補校

敬之正其儀刑文王者也

張耒詩說示我顯德行者夫德行固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尚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者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為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為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韓詩予其懲懲苦也自求辛螫作辛教教事也並見

釋文案作放訓事其義甚異

莫予弄蜂毛傳弄蜂摩曳也鄭箋羣臣小人無敢摩曳我摩曳謂為誦作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使自求辛螫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正義弄蜂摩曳釋訛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步年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螫孫毓云羣臣無肯率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弄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按傳本無此義故同之於鄭說翰案王孫以掣曳

目耕帖

卷王

三九如蠶館補校

為善與辛螫義隔鄭說責人似太苛烈當是言我無掣曳於惡而致辛螫徒自求之耳王符潛夫論慎微篇引詩莫予併螫自求辛螫弄蜂作併螫與毛詩異坤雅釋螫引詩莫予弄蜂自求辛螫弄使也弄蜂使人為辛螫之譬也言蜂善辛螫藏精育毒雖小不可不慎朱子集傳蜂小物而有毒者也摩九彼桃蟲拊飛維鳥鄭箋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如鴟鳥之小不登時誅之後反叛作亂猶鴟飛為大鳥也正義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為



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引王肅云  
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  
也沈萬鈞詩經類考云訪落謹始也所以處常小  
恭謹後也所以處變

支選謝宣遠步于房詩肇允契幽叟飛指帝鄉李  
善注毛詩曰肇允彼桃蟲飛維鳥鄭元曰肇始  
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案毛詩作拊  
飛謝詩作飛飛用韓詩也李善注於翻字引薛君  
韓詩章句而以翻飛維鳥屬之毛詩殊欠明晰

目耕帖

卷三

至如煨館補校

其耕澤澤正義引釋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  
藿藿解散之意釋文澤澤音釋釋注同爾雅作郝  
音同云耕也臧庸爾雅漢注案注爾雅者當引詩  
其耕郝郝舍人當云郝郝猶藿藿郝藿聲相近不  
當作釋字毛作澤澤釋與澤同疑是後人順毛而  
改翰案毛詩作澤澤爾雅作郝郝正義引釋訓作  
釋釋下載舍人注是舍人爾雅本作釋釋也又驛  
驛其達正義引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  
之貌今爾雅作釋釋邢昺疏引舍人亦作釋釋則

正義引釋訓及舍人注作驛驛者順毛改也  
千耦其耘釋文出其芸云本又作耘今注疏本作耘  
徂隰徂畛毛傳畛場也釋文出畛易云本又作場  
今注疏本亦作場

爾雅釋詁刻者利也邢昺疏引周頌載芟云有略其  
耜耜略音義同案耜本字毛詩作略假借字也  
絲絲其庶釋文說文並作穠云穠耨鉏田也字林云  
穠耕禾間也案今本說文訓同字林意李陽冰修  
定說文取呂忱說更易之爾

目耕帖

卷三

至如煨館補校

有餽其香毛傳餽芬香也有椒其馨毛傳椒猶餽也  
釋文有餽字又作苾有椒音子消反徐子料反沈  
作假只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釀酒芬香無取  
椒氣之芳也案白帖卷六十八引詩作有苾其香  
段氏玉裁云毛傳餽芬香也假猶餽也假與餽字  
相配若作椒為別物不得云猶餽也  
振古如茲毛傳振自也鄭箋振猶古正義箋以爾雅  
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為振猶古也  
詩序良和秋報社稷也正義本或秋下有冬字衍文



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釋文亦云本  
或有冬字者非

集韻上聲二十九筱趙捫刺也詩其罇斯趙或作捫  
又起了切趙引詩沈重讀又三十小直結切捫趙  
引詩其罇斯捫或作趙

說文解字草部蔞或从蔞引詩以蔞茶蔞王應麟漢  
制考蔞田蔞草唐書陸龜蒙傳身操春而蔞刺無  
休時皆用此蔞字

說文解字穫禾聲也引詩穫之捫捫又秩積也引詩  
目耕帖 卷三 三編館補校

稽之秩秩兩引不同存異耳

北堂書鈔卷二十七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里  
下注韓詩不知於經句何屬余蕭客古經解鈞沈  
繫於百里盈止句下

殺時等牡釋文出其犛牡云本亦作特今注疏本作  
特載釋文特如純反本亦作特語涉重複說文解  
字特作犛與毛詩古本同

詩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絲衣  
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于夏作序惟此一句而已

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  
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  
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又  
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又  
云鄭元去毛公未為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  
時有之又云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  
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  
趙岐以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成伯瑜詩直說  
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祭皆

目耕帖

卷三

三編館補校

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為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

公非子夏明矣案經典釋文序錄說毛詩源流引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高子也蓋高子述師語  
毛公又述其說以附於序也正義又云靈星者不

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  
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  
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翰案逸周書作

維解設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農星先王  
皆與食 案今本逸周書作日月星辰太平御覽  
卷五百三十二作農星載入靈星篇內又



應劭風俗通義祀典篇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以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勝木爲土相太平御覽引三輔舊事曰漢靈星祠在長安城十里又引嵩高山記曰漢孝武帝遊登五岳尊事靈星遂移祠置岳南郊上築作殿壇周迴立瓦屋行種松柏前五百步臨大道立兩石闕極高大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儼然元默

目耕帖

卷三

三如燧館補校

而受福也高誘注尸祭尸也尸不言語故曰元默太平御覽亦引此文零星作靈星元默作嘿端無注支此皆見於傳記而作雖所稱農星此祀靈星之始其祭與上帝先王並尊故周頌特著絲衣之樂歌淮南稱零星之尸與詩序同則亦古經師之說所以取證也  
載弁俵俵釋文載又音戴俵說文作練盧氏攷證案爾雅釋言注玉部頁部皆引詩作戴此非毛詩乃三家詩也據鄭箋云戴猶戴也可見又云今本說文作俵翰案說文俵冠飾貌引詩弁服俵俵作俵

與毛詩同而作弁服則異意後人傳寫有脫誤歟又說文紕鮮衣貌引詩素衣其紕素字誤  
杜佑通典卷四十四引五經通義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紕會弁俵俵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紕作紕載作會與毛詩不同攷五經通義劉向所著尚世傳魯詩此所引詩及傳皆魯詩也說靈星義與詩序同則高子之言不爲無據矣說苑尊賢篇引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韓詩外傳卷三亦引詩自堂徂基

目耕帖

卷三

三如燧館補校

自羊徂牛云以小成大  
說文解字鼎部鼐鼎之圖掩上者引詩鼐鼎及鼐又鼐鼎之絕大者引魯詩說鼐小鼎案此是說鼐鼎及鼐義毛傳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說文前松本毛傳引魯說存異文也  
兕觥其觥釋文出光觥其觥云光字又作兕觥字又作觥觥本亦作觥今注疏本作兕觥其觥周禮小胥鄭注鬯不賈疏皆引詩作兕觥說文解字觥角



不吳不敖釋文出不虞云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今注疏本說文作吳吳大言也而吳字誤作吳下當从吳誤作吳文理便通不去史記封禪書引詩不虞不鶩胡考之休作虞與陸本同作鶩與毛詩異矣

春秋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引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杜預注詩頌篇名正義詩經無詩字序云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故能以酌為

目耕帖

卷三

至為類補校

名焉荀子禮論篇引詩亦作為釋文酌字亦作為蓋指左氏及荀書也朱子集傳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案禮記內則鄭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正義熊氏云勺節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節之文舞也嚴粲詩緝勺者成王之樂若酌頌果為勺舞之舞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勺之樂章矣黃氏日抄引之以為為意此詩正為成王作也此其所以為酌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者是也華谷謂非

成王之勺豈未細考歟秦漢書禮樂志周公作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注勺頌篇告武大成也勺之為酌確有古據此詩本周公作之以頌武華谷誤謂成王之樂黃氏發乃又以詩為成王之詩非所駁矣集韻去聲三十五笑之笑切勺詩頌篇名劉昌宗讀亦異

韓詩外傳卷三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

目耕帖

卷三

至為類補校

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備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乞用死不轉塗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能



治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其民爲自養也飲食  
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暑適乎肌  
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起居而遊樂  
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  
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  
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煬  
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  
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  
之所安而制度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

目耕帖

卷三

羣如館補校

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其教  
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  
輕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  
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  
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  
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  
晦而說養晦義具見聖人實經綸若後人所解則  
直是沈機觀變豈文王之心哉  
我龍受之毛傳龍和也鄭箋龍龍也來助我者我龍

而受之正義龍之爲和其訓未聞引王肅云我周  
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川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  
然又釋箋云龍字以龍爲聲故龍爲龍也朱子從  
鄭作龍

屢豐年唐石經本作婁釋文出屢字與石經同今注  
疏本作屢

皇以間之戴氏毛鄭詩考正謂天以武王代之皇如  
惟皇上帝之皇謂天也翰案此說與虞書天工人  
其代之義合

目耕帖

卷三

羣如館補校

時周之命鄭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  
戴氏考正春秋傳引桓賚並繫之武則奏大武之  
所歌六封正武王時功成之一事舞大武歌此諸  
篇爲六成之節頌作於成王時所以推明武功而  
美之則詩頌美武王非爲諸侯言明矣

詩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鄭箋般樂也釋文崔  
集注用此注爲序文正義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  
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  
鄭注未知孰是案今注疏本般樂也上加箋云蓋



依定本

白虎通封禪篇引詩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  
封泰山也墜山喬嶽允猶翁河言望祭山川百神  
來歸也時周作明周隋山作墜山與毛詩異

允猶翁河鄭箋猶圖也謂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  
祭之案爾雅言嶽圖也謂謀猷今作圖畫解恐非  
經義朱子改為猶與山同與孟子水由地中行義  
合

釋文哀滿侯反下出於釋思云毛詩無此句齊魯韓  
目耕帖 卷三十一 聖姬媛館補校

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  
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案毛詩般一章七句蔡邕  
獨斷亦云般一章七句蔡用魯詩亦與毛同則知  
魯詩亦無於釋思句崔靈思本有者蓋本齊韓之  
詩釋文云齊魯韓又云三家約略言之耳

詩序頌僖公也又云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  
史克作是頌黃氏曰抄州之云按行父文公六年  
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見於經者凡五十  
年使行父壽至七十計其在文公時年方主

補校

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逮事僖公而為之請

命於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年方見於經恐亦未

必逮事僖公也且序之為此說者以魯有頌為失

而行父魯名臣也謂其嘗請命於周則魯非失耳

然魯之僭莫大於郊矣明堂位言成王賜伯禽以

天子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審如此說亦言必使

之郊天行天子之事也况呂覽明言魯惠公請郊

禮於平王而史角往魯呂覽作於秦明堂位作於

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事未必有之故自伯禽

目耕帖 卷三十一 聖姬媛館補校

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者僖公三十一年始

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極

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欲其祀如此魯人曾不知

媿反以郊為盛事而張皇之序者尙欲避頌之為

僭何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耶且魯頌非商周

郊廟之頌也臣子祈其君而後世序詩者加頌之

名以代列國之所謂美耳郊僭也不以為僭詩而

非用之郊者反以為僭而請之乎且此詩作於誰

而請之也謂作於僖公僖公不應自頌其美謂作



於臣子臣子不應專達於朝然則序詩者之言特未可知也案序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頌之或在文公之世如後世請封典追美作頌也非謂請郊祀之禮魯之郊當自魯惠公始

正義引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案此為深論頌是詩之一體臣子頌美其君亦出於愛敬之至情晉趙文子成室張老頌之大夫尚可用於諸侯乎何尤

詩序駟頌僖公也釋文駟古榮反說文作驪又作駟  
目耕帖 卷三十一 聖德殿補校

同盧氏攷證說文驪良馬也有駟云馬衆多也駟字下但引四牡駢駢疑此當為駟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駟駟壯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駟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驪騶乎余答曰案毛詩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騶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駟也周禮

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所養亦非驛也一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為得也易云良馬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及馬通於牧驛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釋文出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驪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今注疏本作牧正義定本牧馬字作牡馬唐石經初刻作牡後改牧段氏玉裁以作牧為是臧氏墉拜經日記據陸璣疏謂三國時本作牡不容有誤

目耕帖 卷三十一 聖德殿補校

說文解字驪驪馬白勝也引詩有駟有驪今毛詩作皇古文假借字

釋文有駟字又作駟黃白雜毛曰駟郭云今桃花馬也引爾雅及郭璞注蓋皆注爾雅者引詩有異也以車任任釋文字林作駟走也父之反音丕當是字林引詩作以車駟駟今呂忱字林久佚無從考耳有驪釋文引說文馬文如驪魚也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鬣也與毛傳青驪驪曰驪不同釋文於傳驪字云本亦作駟引郭良忍反毛色有深淺斑駁隱



歟今之連錢驄也今本爾雅郭璞注作隱駮

以車釋釋文崔本作驛案崔靈恩集注多用三家

故與毛本有異

有魚釋文字書作驢字林作驢音並同毛云一目白

曰魚爾雅云一目白關二目白應案字書從馬為

義故作驢字林以馬目白為義故作驢今爾雅二

目為魚亦作魚則作驢者爾雅別本字林本之驢

俗字也

毛傳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

目耕帖

卷三

聖駕儀節補校

馬鄭箋作始也謂牧之使可乘駕也易傳以作為

作用徂猶行也正義引王肅以徂為往所以養馬

得往古之道

張耒詩說本鄭義云思馬斯賦良馬也故曰賦思馬

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賦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

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故也思馬斯作者作

用馬也故曰作用者習戰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

思馬斯徂駕馬也故曰徂言始足以行而已矣駕

馬之下者故其類亦下故也有驪有魚駮曰驪

二目白曰魚驪則無取於良二目白者目疾也是  
謂四種之馬

有駮詩序以為頌僖公君臣有道集注就詩詞為說

云燕飲而頌禱之辭觀末章自今以始歲其有似

非泛泛頌禱者何措詩經世本古義以為飲燕之

樂歌似較確實大飲燕者農功畢後飲於太學也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李善注引毛詩鼓鼗鼗音淵今

詩作咽咽釋文咽咽本又作鼗鼗說文解字鼗鼓

聲也引詩鼗鼓鼗鼗集韻平聲上十八鼗咽鼗鼗

目耕帖

卷三

聖駕儀節補校

鼗並於申切鼓節也詩頌鼓咽咽或作鼗鼗鼗四

字古通用也又平聲下一先亦收鼗鼗咽鼗四字

歲其有正義定集注皆云歲其有年唐石經有下旁

增年字釋文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

年者矣皆衍字也詁孫子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

孫子皆是妄加也

白虎通辟雍篇引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

圓如璧請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

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



耳其餘適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杜佑通典卷五十三引五經通義泮水者泮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謂以土雍水外員如辟故曰辟雍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戴埴鼠璞魯泮宮漢儒以爲學然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教養之盛如阿如陵孰不知爲

目耕帖

卷三

聖如嫺能補校

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脩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願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誠獻因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羣才而先以其馬躡墻其音昭

昭不過宴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一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闢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明序言史克作頌以終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史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下庠虞制也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

目耕帖

卷三

聖如嫺能補校

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禮記多出於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說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其解禮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辯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也落成之際詩人善騰欲我公戾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仰祐於此獻因獻微而受琛貢此篇與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爲居處之室魯爲遊從之宮祝頌有不



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詩言翩彼飛鵝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為半水泮林亦作半林乎泮為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虜邢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有成池大章韶夏漢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

目耕帖

卷三

兗州館補校

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為壁解以員水翰案此說倡而辨然漢人師承必有依據存其論以廣異聞可也

其旂莪釋文出伐伐云本又作莪臧氏拜經日記莪即莪之假借字毛傳伐伐言有法度也不作旂字解今唐石經注疏本皆作莪莪非是羣經音辨人部引詩尚作其旂伐伐

說文解字駘馬高六尺之名引詩我馬維駘當是其馬駘駘之異文

言采其茹毛傳茹鳥葵也釋文茹音卯徐音柳韋昭音助藻反干寶云今之鮑草堪為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為葍菜生波澤中草木疏同陶宏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氏以小同及草木疏所說為得案梁七錄有干寶毛詩音隱一卷引用僅見此條盧氏考證卯非聲相近徐邈音茹為柳此古音也與下酒老正韻

屈此羣醜釋文引韓詩云屈收斂也收斂得此衆聚

目耕帖

卷三

李如璧館補校

毛傳屈收也與韓同鄭箋屈治正義屈治釋詩文波屈作淵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案鄭以屈為淵與毛韓並異某氏即樊光引詩作淵此羣醜蓋用多詩也

矯矯虎臣釋文出矯矯云本又作矯亦作矯居表反今注疏本作矯

狄彼東南鄭箋狄當作別治也釋文狄王他歷反遠也孫統同鄭作別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鶯除也案鄭作別治與韓詩作鶯訓除音



義近沈重以毛無傳不改字故意其如字訓也王肅孫毓作述故訓遠恐非毛本旨

不吳不揚釋文吳鄭如字誰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誤同盧氏攷證不吳當依前絲衣作不虞故鄭讀如字或謂當作不娛然正義云鄭讀吳為娛是本不作娛字讀吳當作讀虞虞與娛古通用王音為誤亦見正義下當云何作吳音話不當云同此段文有脫誤不揚釋文出不揚余章反今注疏本作不揚

目耕帖

卷三

至如媛館補校

說文解字接衆意也一曰求也引詩束矢其技毛詩作搜古今字

戎車孔博鄭箋博當作傅甚傳綴者言安利也正義引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川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於善不迹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也然則鄭箋改字疏雖衍說其義固不深以為然也

食我桑黷釋文黷說文字林皆作甚案爾雅釋木桑

辨有甚椀亦作甚魏略楊沛為新鄭長積桑樵以禦饑字又作推曹憲文字指歸樵俗用為桑樵字然則甚正字雖古文字樵俗字也

尹和靖云周原膺膺莖茶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黷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埤雅釋鳥引詩曰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黷懷我好音言鴉食桑黷則變而美其色好其音以况德義能革小人之非如此及其食糗則不足以革其容色變其聲音故詩曰墓門有梅有鴉萃止以刺陳佗無

目耕帖

卷三

至如媛館補校

良師傅也北山錄云黃鵬亦食桑黷而音美楚辭九章惜頌王逸章句引詩詒我德音案即毛詩之懷我好音也

憬彼淮夷毛傳憬遠行貌釋文憬說文作應音獮云闊也一曰廣大也案說文應字下不引詩變字下注讀若詩云橫彼淮夷之穢穢或當為應也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注引韓詩曰獮彼淮夷薛君曰獮覺悟之貌韓詩獮又異

闕宮毛傳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闕而無事孟仲子



曰是祿宮也正義蓋以姜嫄祈郊禱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祿宮朱公遷詩經疏義闕宮或謂姜嫄廟或謂閔公廟又或以為僖公廟但曰姜嫄廟則不當及太王以下曰閔公廟則不當及周公皇祖以上曰僖公廟則詩正為公頌之僖固未葬朱子初說以為魯之羣廟似矣而周公皇祖以上又有帝與稷則又可疑故但以為僖公所脩之廟也翰案當依毛傳孟仲子說姜嫄廟為是僖公脩姜嫄廟自稷以下皆從祀故詩詳言之

目耕帖

卷三

聖德廟補按

實實枚枚毛傳實實廣大也枚枚藪密也釋文枚枚引韓詩云閒暇無人之貌也

黍稷重穋種穋菽麥釋文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稷音六本又作種音同種引韓詩曰長稼也稗引韓

詩云幼穉也案呂氏春秋任地篇高誘注晚種早熟為種早種晚熟為重詩云黍稷重種種穋菽麥誘亦引韓詩也

朱善詩解頤闕宮頌后稷曰奄有下國主帥祀也曰奄有下土續禹績也

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毛傳翦齊也鄭箋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實始翦商說文解字載滅也引詩實始翦商案作翦是詩古本但訓滅則非經義爾雅釋詁載福也謂大王居岐實始受福於商之世也

白虎通封公侯篇引詩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東云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又王者不臣篇引王曰叔父云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此皆古經師說義

目耕帖

卷三

聖德廟補按

龍旂承祀鄭箋承祀謂視祭事也正義引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云視祀不云祀天也按下文言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箋會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則承祀正指郊祀言之以視訓承似未若古

毛說之諦當也

讀書疑甲編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曰周公皇祖可見魯之祿以稷為所出之帝以周公配之也

趙伯循說誤



說文解字福以木有所逼束引詩夏而福衡又衡牛  
觸橫大木著其角也引詩設其福衡案福衡一依  
毛詩一涉周禮而誤

籩豆大房毛傳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大房玉飾俎  
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正義  
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巖殷以楨周  
以房俎又引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  
飲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如彼文全烝謂  
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

目耕帖

卷三

善婦孺館補校

此亦云房故知是半體之俎言禘郊乃有全烝宗  
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又云明堂位  
稱祀周公作太廟俎用梳巖此云大房蓋魯公之  
廟用大房也又釋箋義云以其用玉飾之美大其  
器故稱大也

文選揚子雲甘泉賦注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  
山詩注並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與毛詩不  
震不騰傳同

三壽作朋鄭箋三壽三卿也朱子集傳從鄭說又引

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王志長毛詩例  
翼謂三壽卽篇中魯侯令妻壽母也說可並存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引詩戎狄是應荆茶是徵此  
是魯詩又衡山王列傳引此二句與毛詩同彼用  
原引之文故不同也

新序雜事五引詩壽晉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固  
也與鄭箋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義異又  
王安石新經義壽考者相與爲公用也顏濱詩傳  
願其壽而與試其才力以爲用也朱子集傳並取

目耕帖

卷三

善婦孺館補校

韓詩外傳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  
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  
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  
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  
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  
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樂水之謂也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  
山者萬民之所瞻仰者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



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說苑雜言亦載此文語句小異引詩云太山巖巖魯侯是瞻韓魯詩皆與毛異而韓與魯又復不同也釋文出大山云本又作泰今注疏本作泰白帖卷五引詩作太

遂荒大東毛傳荒有也鄭箋荒奄也釋文遂荒韓詩作荒云至也浦鏜云疑是作允爾雅釋詁旣有

日耕帖

卷五

五經文字補校

也郭璞注引詩曰遂旣大東邢昺疏今詩本作荒此言遂旣者所見本異或當在齊魯韓詩翰案韓詩與毛詩皆作荒作旣者齊魯本也

保有鳥釋釋文釋又作暉徐堅初學記卷八引詩作鳥暉

黃髮兜商釋文免五分反商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醜音同一音如字案說文醜老人齒兩雅釋詁文黃髮醜齒也劉熙釋名醜大齒落盡更生細者如小兒齒也見並作醜

困學紀聞魯頌徂徠之松後漢書注兗州博城縣有徂徠山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太史公聞之董生日詩記山川豁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何肥瞻云此王氏詩地理考所由作

集韻入聲十九鐸闕各切鳥大貌詩松栢有鳥徐邈讀釋文鳥徐又音託此集韻之所本也

文選班孟堅兩都賦序注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注並引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

日耕帖

卷五

五經文字補校

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後漢書曹斐傳注引末句與毛詩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義殊又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是釋孔曼且預與毛傳曼修也義協蔡邕獨斷引詩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新作寢又與毛詩不同

陳鵬飛詩解不解商魯二頌以商頌當闕而魯頌當廢王應麟曰陳少南不取魯頌然則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目耕帖卷三十一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十

因學紀聞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  
 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  
 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  
 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  
 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  
 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一 鄭媛館補校

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  
 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  
 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閟  
 氏若璩箋證按此辨商頌非正考甫作何不引魯  
 語昔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  
 為首益見非正考甫作矣  
 置我鞀鼓毛傳夏后氏足鼓般人置鼓周人懸鼓鄭  
 箋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為楹貫而受之正義夏后  
 氏祝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

依此經而改之矣案毛傳以置鼓合於禮之楹鼓  
 故鄭讀置為植而訓楹貫也

呂氏春秋古樂篇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  
 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  
 桀罪功名大成馮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濩  
 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大濩晨露  
 九招六列皆樂名商頌那正義引之云是成湯作  
 濩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樂蓋大濩之樂別  
 曲名也北堂書鈔卷十七引韓詩命伊尹歌晨露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二 鄭媛館補校

亦當是商頌傳義而余蕭客古經解鈞沈繫之於  
 召南行露不考之甚矣  
 白虎通禮樂篇樂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  
 引詩奏鼓簡簡行我烈祖是以奏鼓為作四夷之  
 樂鄭箋兼金奏言堂下之樂湯孫奏假毛傳假大  
 也箋訓假為升謂奏升堂之樂與益稷說韶樂義  
 合韓詩外傳引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  
 珍言語齊以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一者齊斯  
 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聲聲說義微至



陳際泰五經讀倚那一篇言聲獨詳聲召風風召氣  
氣召神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不至心有  
精氣借聲以召之商之所以尚聲也精語不減於  
漢儒

張彩詩原湯為創業之始祖故後世率稱湯孫猶周  
之文子文孫也

亦不夷釋文出夷釋云字又作釋今注疏本作釋

爾雅釋詁釋怡邢昺疏引詩同

國語魯語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

目耕帖

卷三

三 煖傳補校

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朱子集傳取之

詩序烈祖祀中宗也正義引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

以為殷中宗周成王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

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公羊御史貢禹

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

從而不毀明亦以為不毀也

左傳昭二十年晏子引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既

設無言時靡有爭杜預注醢總也設大也與毛傳

同唯作設與毛經作假異禮記中庸引詩作奏格

無言鄭注言奏大樂正義詩本文云設假無言此  
云奏格與詩文異也

說文解字鬻五味和鬻也引詩亦有和鬻案鬻古莖  
字也

初學記卷二十六引劉楨毛詩義問曰劍羹有菜鹽  
豉其中菜為其形象可食因以劍為名當是說亦

有和羹之義

朱善詩解頤既戒既平誠意寓於物無言無爭誠意

存乎人也

目耕帖

卷三

四 煖傳補校

詩序元鳥祀高宗也鄭箋祀當為禘禘合也釋文載

箋說古者喪三年既畢禘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

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

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按此序一注舊有兩本

前禘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禘是後本也案今注疏

本與陸所云一本同惠氏棟云一本誤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毛傳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

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與之所於郊昧而生

契鄭箋天使鳥下而生商者謂鳥遺卵娥氏



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正義鄭以尙書中候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卵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案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元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爲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

目耕帖

卷三

五如樓館補校

商商者殷號也又少孫答張夫子云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劉向列女傳亦載簡狄吞卵事引詩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及天命元鳥二句呂氏春秋音初篇高誘注天命燕降卵於有娥女吞之生契引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娥方將立子生商褚劄並傳魯詩高誘習韓詩褚引詩傳殷土作殷社是魯經本劉高引詩立子上無帝字是魯韓經本同鄭康成從盧植學魯詩從張恭祖受韓詩此雖據諸緯候亦

兼採魯韓之事然未若毛之洽於理也

文選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注引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字九州也毛傳域有也九有九州也是毛韓文異義同也鄭箋湯有是德故有九州爲之君也正義傳於奄字皆訓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大禧是承鄭箋禧黍稷也正義禧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釋文禧尺志反韓詩云大祭也未知大祭用何物度必不與鄭同

目耕帖

卷三

六如樓館補校

景員維河毛傳景大員均鄭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釋文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正義釋毛云旣以景員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潤無所不及也釋鄭云轉員爲云河爲何者以類弁旣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爲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爲何維河旣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爲大均之



義且古文云員二字同故易傳也朱子集傳員與下篇幅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

百祿是何毛傳何任也春秋左傳隱四年引詩作荷毛傳作何古文假借字也

詩序長發大禘也鄭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正義引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案此詩曰契曰相土曰湯曰

目耕帖

卷三

七 鄭經館補校

伊尹與郊祭之制未協則王肅謂禘祭宗廟近之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八引五經通義曰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以禘五年以禘何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禘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諦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較諸儒說獨為明晰

滌哲維商釋文出維哲云字或作哲今注疏本作維哲載釋文哲音悲字或作悲不與舊本同

楚辭天問禹降首下土方蓋用詩禹敷下土方語意

元王桓撥毛傳元王契也鄭箋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元王白虎通瑞贊篇引詩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皆來見湯通達以禮義也以元王為湯與毛鄭異釋文桓撥本末反韓詩作發發明也亦與毛傳桓大撥泊不同

率履不越毛傳履禮也案漢書蕭望之傳引詩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蕭傳齊詩經本正作禮也說苑復恩篇引詩作履與毛同

目耕帖

卷三

八 鄭經館補校

相土烈烈毛傳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鄭箋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正義引王肅云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言有烈烈之威則相土在夏為司馬之職掌征伐也說春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

禮記孔子閒居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鄭注詩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降



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祇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為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正義此與詩注稍殊大略同至于湯齊毛傳至湯與天心齊正義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閒居注云詩讀湯齊為湯齊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也案禮記引詩湯齊日齊並作齊

目耕帖

卷三

九如館補校

鄭訓湯齊為躋日齊為齊皆與毛異

韓詩外傳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引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又載孔子論謙卦又田子方出見老馬齊莊公出獵見螳螂舉足搏輪並引湯降二句皆借經文以見敬義惟此條切湯事言之文選潘安仁閒居賦注引韓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

似是內傳語又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韓詩內傳曰湯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微今扶風微陌是也此不知於經句何屬亦似說此章之義荀子臣道篇引詩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榮辱篇引詩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並引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荀以前唯孟仲子作詩傳荀於仲子為再傳弟子此當是述仲子傳語也受小球大球毛傳球玉也鄭箋湯既為天子則受小玉謂尺二寸珪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謂

目耕帖

卷三

十如館補校

珽以與會同曹粹中放齋詩說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王摺大圭執鎮圭注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球所以鎮安四方大圭抒上終葵首明無所加也球之為玉確有經據受小共大共毛傳共法也鄭箋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指小球大球也正義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摺珽與諸侯為法也又引王肅云言湯為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又云拱執釋諸文以此章文類於上王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小珪大



珙猶所執指小球大球也朱子集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又引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案或說從毛訓法生義蘇氏從鄭訓執生義以上章取例箋義為長

禮記郊特牲鄭注引詩為下國嘒邶正義齊魯韓詩也邶謂民之邶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為下國諸侯在嘒之處所使不離散此亦述三家舊解與毛詩綴旒義別

綴旒義別

孔子家語正論解引詩不競不練不剛不柔布政優目耕帖

卷三

士好類補校

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又弟子行孔子說仲由引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麗荷天子能不憚不竦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今詩布政作敷政荷天之龍作何天之龍不與家語引詩同又說文憂和之行也引詩布政憂憂集韻憂優二字下引說文或从彳蓋優古假借作憂亦與今本毛詩作優者異

說文解字學東也引詩百祿是孳集韻或書作犖與毛詩作適異

黃氏曰抄駿麗古說駿大也麗厚也是曰為大國大厚於文既不通於前章為下國綴旒語例既不叶

董氏謂齊作駿駟謂馬也晦庵取其說蓋上章為下國綴旒喻其係屬下國之心此章為下國駿麗喻其負載下國之任也東萊家塾讀詩記又作駟

集韻上聲三講母項切麗豐也厚也引詩為下國駿麗徐邈讀蓋與珙勇慈總韻叶

敷奏其勇釋文出傳奏云本亦作敷今注疏本作敷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引詩傳奏其勇羣經音

目耕帖

卷三

士好類補校

辨人部亦引作傳則今本作敷者非毛詩舊本矣漢書刑法志引詩武王載旒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又敘傳三枿之起劉德注引詩包有三枿又古今人表下上有韋鼓昆吾韋師古曰豕韋國彭姓鼓師古曰卽願國已姓昆吾師古曰奴姓國也三者皆湯所誅也曷作邊葉作枿願作鼓班氏傳齊詩故多異字荀子議兵篇引詩四句武王載旒作載發曷亦作邊劉向新序雜事三引詩四句而與毛詩同



說文解字坡治也一日重土謂之坡引詩武王載  
坡亦與毛詩異

捷彼殷武釋文捷他達反韓詩云達也與毛傳捷訓  
疾意者異勿予禍適釋文適直革反韓詩云數也

與毛傳訓過者異後漢書樊準傳引詩京師翼翼  
四方是則章懷太子注韓詩之文也與毛詩作商

邑者又異  
說文解字果用也引詩梁入其阻與毛詩梁字古通  
用

目耕帖

卷三

十三如媛館補校

漢書匡衡傳上疏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  
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  
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  
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  
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禱考且寧以保我後生也  
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案  
此是齊詩說義

羅莘路史後紀注引六藝論文王創甚至魯僖公間  
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時錄此五章豈無意哉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豈能忘  
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材哉  
松柏芘芘在於斲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  
爾松柏小材有挺而整布衆楹大材有閑而靜別  
既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拱成羣材而任以成  
園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案六  
藝論鄭康成撰今佚此條與箋義相發明可補入  
正義

目耕帖

卷三

十四如媛館補校

季本詩說解頤高宗伐楚有功克纘成湯之緒立廟  
以祀之故推原湯之所以受命而稱商邑稱景山  
皆北亳也蓋盤庚沒而殷道衰楚畔其患常在淮  
北北亳之建廟其慰淮北人之思乎  
文選馬季長長笛賦九挺彫塚李善注引韓詩曰松  
柏九九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九取也楊慎本此  
而通其義於丹山之風九謂卯象其圓形及作轉  
注古音風九之九改音卯附早韻亦緣此生悟然  
頗闕左案說文解字九傾仄而轉者从反仄徐鍇  
曰仄者一面欹而不可回故仄而可反為九九可



左可右也此正與韓詩九字取義協

松栢有榘釋文榘字音髓俗作埏案白居易六帖卷

一百引詩松栢有埏則唐時本有從俗作土者又

說文解字榘長木也引詩松栢有榘從木爲正

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旅楹有閑劉淵林注引詩云旅

楹有閑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

然大也古經解鈎沈繫於四牡有閑句下失於深

考

郝敬毛詩原解荆楚之國天下有道則首善文王之

目耕帖

卷三

五鄭媛館補校

二南是也天下無道則首叛商周之中葉是也繼

世之主有能中興者天下視此爲向背高宗殷武

周宣采芑皆是也

東萊家塾讀詩記桑中溱洧諸篇幾於亂矣夫子取

之何也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

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

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卽此篇乎曰詩雅樂也

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

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尙矣寧有編鄭

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

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

獨能知之其詞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

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也案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注詩謂樂章所以

節聲者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於淫也東萊以此說

詩亦平情之論朱子謂非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

也又謂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

目耕帖

卷三

五鄭媛館補校

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

懼懲創之資耶蓋朱子總以戒淫之詩爲淫人所

自作故其詞如此馬端臨文獻通考知詩人之意

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

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謂焉則以其詞之不能不鄭

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

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詞之不能不戾其意也

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郝敬毛詩

原解詩多男女之詞志不專爲男女聽其聲靡而



逆其志甚正故端冕而聽鄭衛皆雅樂也苟佚欲  
念起凡歌舞皆足以喪志故樂記曰樂者樂也君  
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  
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君子反情以和志反  
情和志者思無邪之謂也世儒不達謂詩多淫詞  
必無邪思乃可誦詩夫使聖人刪詩留淫詞禁學  
者邪思是建曲表而求直影也聲音之道和動爲  
本遇和則流遇動則蕩苟弛而不張雖關雎鶉粟  
桃夭標梅其無男女之思耶而奚必淫奔之詩也

目耕帖

卷三

七 婦嬾館補校

二家說義名通皆不爲苟同者也

經典釋文序錄本漢書儒林傳兼採前儒之論說詩  
源流云漢興傳者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  
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  
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臧御史大  
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  
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中尉  
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也申公木  
以詩春秋授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魯許

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丞相韋賢受詩於江公  
及許生傳于元成又王武受詩於免中徐公及許  
生以授張生長安及唐長賓褚少孫張生兄子游  
卿以詩授元帝傳王扶扶授許晏又薛廣德受詩  
於王武授龔舍齊人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傳夏  
侯始昌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及蕭望之匡衡衡  
授師丹及伏理滿昌昌授張邯及皮容皆至大官  
徒衆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燕人韓嬰推詩  
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淮南貢生受之

目耕帖

卷三

六 婦嬾館補校

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其孫  
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韓生其後也河內趙子事燕  
韓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及琅邪王吉  
子公授太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豐授山陽張  
就順授東海髮福一作段福並至大官藝文志齊韓詩  
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毛詩  
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云于夏授高行  
子高行子授薛蒼于薛蒼子授用妙子用妙子授  
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



小毛公名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貫長卿授解延年解延年授號人徐敖徐敖授九江陳俠或云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後漢鄭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元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魏太常

目耕帖

卷三

九如樓館補校

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又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宋徵士雁門周續之豫章雷次宗齊沛國劉焯並為詩序義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於學官平帝之世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葉世林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誦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

乘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之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詩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案一家敘述詩之源

目耕帖

卷三

九如樓館補校

流及毛詩獨傳之故最為明晰自宋鄭樵作詩辨又妄力攻序說迄今毛詩幾與三家同微不重可慨哉  
洪適容齋隨筆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命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矣他亦無足言翰案外傳雜引古事說詩大義固有繆悠之語然格言大訓以及周代典禮多賴以存未可執



一端之疵以概論全詩也又陸氏釋文文選注及後漢書注等引韓詩甚多往往與毛詩殊異然當漢興三家並立於學假令一無可取何以見重於當代如此乎故編中凡三家佚說悉採輯之以備參考外傳之詞則擇其雅者錄之云

世有子貢詩傳一卷申培詩說一卷乃豐坊偽撰魯詩世學之本後人錄出其序爲兩書耳凌濛誤信偽子貢詩傳復合子夏詩序刊爲十六卷題曰聖門傳詩嫡家近人說詩往往以詩序詩傳並列朱

目耕帖

卷三

王叔媛館補校

氏經義考豐氏坊魯氏世學三十六卷列偽子貢詩傳於前而更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盡反子夏之序一時鉅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不知魯詩亡於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通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齋坎坎代輪兮作飲飲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藍此外素衣朱襮作緇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扇方處作閭妻中詩之言作中壽見漢書

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親魯詩之文

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於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於東門之墀二章之前而更名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也毛氏奇論亦爲

目耕帖

卷三

王叔媛館補校

詩傳詩說駁議自序云申培魯詩宗不聞受學於子貢子貢亦不聞授某某爲魯學於其剽竊古說淺薄無理而飾以參差之處一一摘發之具詳本書

何楷著毛詩世本古義於詩三百篇次序多所更易首夏少康之世詩八篇公劉七月甫田大田豐年良耜載芟行葦次殷盤庚之世詩一篇長發高宗之世詩三篇那烈祖元鳥祖庚之世詩一篇殷武武乙之世詩五篇關雎鵲巢桃夭螽斯葛覃太丁



之世詩五篇采薇卷耳鹿鳴南山有臺伐木帝乙  
 之世詩五篇草蟲山車四牡杜皇皇者華帝辛  
 之世詩二十篇采芣兔置樛木南有嘉魚羔羊小  
 星江有汜標有梅漢廣采芣野有死麕麟之趾殷  
 其雷騶虞行露菁菁者莪汝墳魚麗采芣鳧鷖周  
 武王之世詩十三篇魚藻絲早麓皇矣天作既醉  
 雝思齊棫樸靈臺臣工白駒小宛成王之世詩五  
 十篇閔予小子匏有苦葉鳴鶴狼跋伐柯九罭假  
 樂載見烈文訪落小毳敬之東山破斧泮水常棣

目耕帖

卷三

三 鄭媛館補校

大明文王有聲思文生民我將絲衣楚茨信南山  
 潛桑扈蓼蕭湛露彤弓縣蠻吉日振鷺有誓武酌  
 賚般時邁桓有客文王蟋蟀天保清廟維天之命  
 維清斯千洞酌卷阿凱風康王之世詩五篇采芣  
 昊天有成命下武噫嘻甘棠昭王之世詩二篇執  
 競鼓鐘共王之世詩一篇綱繆懿王之世詩一篇  
 還夷王之世詩三篇柏舟北門北風厲王之世詩  
 十篇漸漸之石桑柔四月采芣民勞板蕩宛邱東  
 門之粉衛門之下宣王之世詩二十篇彼都人七

鴻雁韓奕六月采芣常武江漢無衣崧高黍苗烝  
 民無羊車攻汎彼柏舟庭燎雲漢祈父沔水黃鳥  
 鷓鳴幽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無將大車隰桑大東  
 巷伯鴛鴦白華車牽角弓頰弁瓠葉小戎正月瞻  
 卬召曼小旻青蠅我行其野小弁蓼莪十月之交  
 雨無正北山何草不黃小明匪風素冠逍遙邱中  
 有麻隈有萋楚苑柳巧言巷之華平王之世詩三  
 十四篇瞻彼洛矣緇衣車鄰裳裳者華溱洧東門  
 之墀女曰雞鳴山其東門駟鐵賓之初筵抑淇澳

目耕帖

卷三

三 鄭媛館補校

終南兼葭黍離中谷有蕓碩人綠衣終風日月簡  
 兮考槃采芣遵大路白石山有樞成申君子于役  
 葛藟叔于田大叔于田將仲子野有蔓草桓王之  
 世詩三十二篇燕燕擊鼓節南山雄雉新臺蟋蟀  
 君子偕老靜女相鼠谷風氓何人斯若彼荀葛屨  
 墓門習習谷風伯兮兔爰有女同車鶉羽山有扶  
 蘇狡童擇兮褻裳二子乘舟芄蘭牆有茨鴉之奔  
 奔桑中東方未明盧令令莊王之世詩九篇揚之  
 水風雨東方之日猗嗟甫田載驅何彼穠矣雞鳴



儲王之世詩二篇大車無衣七兮惠王之世詩十  
六篇君子陽陽防有鵲巢伐檀園有桃河廣千旄  
竹竿載馳泉水有狐清人木瓜定之方中采芣陟  
蛄葛生襄王之世詩十五篇有杜權輿十畝之閒  
蟬蛸候人涓陽羔裘豹舄有林之杜鳩鳩羔裘如  
濡閔宮有駉駉晨風黃鳥頃王之世詩一篇碩鼠  
定王之世詩八篇彼汾沮洳林林東門之楊東門  
之池月出澤陂旄邱式微景王之世詩二篇子衿  
丰敬王之世詩一篇下泉錢澂之田間詩學晉江

目耕帖

卷三

王五如媛館補校

何氏詩經世本以詩編年混風雅頌爲一其牽合  
杜撰頗多至於考據精詳有恰與詩旨合者要之  
自成一家言不必以經學相繩也翰案此本歐陽  
修所補鄭氏詩譜爲之其義主誦詩論世非豐坊  
魯詩徒變亂經文者比也

文獻通考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吳太子中庶子  
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自爲晉人  
本不治詩陳氏曰據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  
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

也段氏玉裁詩經小學陸機隋書經籍志作機釋  
文序錄同唯資暇集有當作玉旁之說宋代著錄  
元恪書者多采之毛本因此改作璣其說與士衡  
同姓名耳翰案隋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烏程令吳郡陸機撰宋本釋文陸璣毛詩草木鳥  
獸蟲魚疏二卷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  
程令宋本釋文必不誤隋志偶誤作機濟翁唐人  
必有所考仍當作玉旁璣爲是元恪吳人其書中  
引及郭璞者當山後人屏入耳世行本殘缺失次

目耕帖

卷三

王五如媛館補校

有意校定之而未暇也明吳雨推廣增補爲毛詩  
鳥獸草木考二十卷先鳥獸而後草木遵夫子標  
多識之日記敘皆依詩次其書十倍於元恪又毛  
晉撰毛詩草木蟲魚疏廣要四卷就陸書潤其簡  
略正其淆譌於所未載如葛桃燕鵲之類循本經  
之章次補之徐士俊作三百篇鳥獸草木記凡鳥  
之屬三十九獸之屬二十七草之屬九十六木之  
之屬五十二後附蟲魚雖不及二書之博洽而文  
筆可觀



困學紀問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雉擊有別也

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鳥鳩言均一也德如羔

羊取純潔也仁如鸛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

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

之兆也兼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

臯聲聞于天誠之不可拚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道無所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

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

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繁蕢行葦見忠信也葛

履福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

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堇荼如飴惡可

為美也黍以為稷心以於視也蠅以為雞心惑於

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者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

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

音憂思之深也柞棘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

鳳皇于飛知罹于羅治亂之符也和鼠碩鼠疾惡

也采芣芣采芣揚譏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

識之益也語意從易雜卦傳雨雅釋訓脫出亦佳

構也

逸詩僅存篇目者南陔白華華黍詩序有陔孝子相

亡其辭鄭箋此三篇者知飲酒燕禮也其義而

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

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遺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

由庚崇邱由儀詩序由庚萬物得山其道也崇邱

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箋此三篇者

有嘉色笙笙崇邱歌南山有采芣芣詩序有采芣

引采芣鄭注肆夏采芣詩序有采芣詩序有采芣

耳大戴禮記新宮儀禮燕禮記引新宮儀禮燕禮

作行以采芣新宮儀禮燕禮記引新宮儀禮燕禮

小雅逸篇春秋左傳昭二十五年春秋叔孫婁聘于

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杜預注逸詩也困學紀問

新宮斯干也案斯干宣王之詩而王夏章夏齊夏

周公制禮時已有此篇非斯干也王夏章夏齊夏

族夏祓夏鷺夏周禮春官鍾師凡樂事奏九夏王

祓夏鷺夏內除肆夏即時邁昭夏即執史辟史義

史見史童史諺史賓拾聲廡挾大戴禮記投壺篇

武宿夜禮記祭統舞莫重于武宿蔡林春秋左傳

宋以桑林夜祭武宿夜武曲名蔡林春秋左傳

注桑林夜祭天子之樂名預明明崇禹生開逸周書世

薦服俘王士百人之樂名預明明崇禹生開逸周書世

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方格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

甲寅明成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篇人奏武王八

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篇人奏崇禹生開三鍾終

目耕帖 卷三 毛孤館補校

目耕帖 卷三 毛孤館補校



目耕帖

卷三

五如奴傳補校

王定孔異注大享禮節奏樂明詩篇三象  
 名武以千羽為萬舞也崇禹生間皆詩篇名  
 呂氏春秋古樂篇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  
 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高誘注  
 三象周公河水左傳二十三象于重耳之及  
 所作案名河水于難也楚干送諸秦公享之公干  
 賦河水杜預注河水逸詩國語晉語四秦伯賦鳩  
 飛公可賦河水韋昭注鳩飛小宛之首章也河當  
 作茅鴟左傳襄二十八年工誦其有篇辭可考者  
 狸首云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  
 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會孫諸侯百福周禮  
 謂梓人為侯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云云大  
 威禮記投壺篇亦載此文作嗟爾不寧侯為爾不  
 朝于王所故穴而射女強食爾會孫侯氏百福  
 孔氏廣森補注引考工記云云以為視此文為備

目耕帖

卷三

手如奴傳補校

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隨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  
 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者之旌既獲卒莫大戴禮  
 篇孔氏補注此亦狸首之詩也朱氏經義考以  
 順乃讓為第三節既獲卒莫為第四節○劉敞七  
 經小傳疑原壤所歌狸首之班然執女于之卷然  
 即是其章首朱氏以女手卷然之句近於滑稽矣  
 竊恐不類或謂女音汝指射 故辭云學尸命工祝  
 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  
 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儀禮少牢饋食  
 以報辭不言逸詩依 騶駒云騶駒在門僕夫具存  
 朱氏經義考錄之 騶駒在路僕夫整駕 漢書儒林傳王式傳會諸大  
 騶駒在路僕夫整駕 天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



剛巒亦不柔志氣庶庶取予不疑同上王子引詩

十六年因于賦書之柔春秋左傳襄二

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之心左傳昭十二年楚子革曰昔穆王欲肆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白雲謠白雲在天

山際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復

能來穆天子傳卷四天子觴西王母答歌予歸東

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

而野同上天子世民憂吟云北徂西土爰居其野

目耕帖

卷三

三駕媛館補校

虎豹爲羣於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

命而不可稱願世民之恩流涕歔噓吹笙鼓簧中

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下望同上西王母之山還

吟云黃澤謠云黃之咆其馬飲沙皇人威儀黃

之澤其馬飲玉皇人受毅同上東遊于黃澤宿于

云黃竹詩云我徂黃竹○員閔寒帝收九行嗟我

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章我徂黃竹

○員閔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

民旦夕無窮章有岐者路翩翩共飛嗟我公侯○

則勿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共民同上天子

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首以哀民云

之徵招角招云畜君何尤孟子景公悅大戒於國

歐歐明燈暫暫靡彼華衮三載在是薄言既之爛

矣初製章方册伊何榜人擊鼓其聲撞撞歷我江

許思子不見踣然獨舞章昔我遊于茵蒼葦鞋今

我懷子有蒲參差日月疾邁永矣我思三青青綠

竹蔭我宮牆覆被幽蘭發我堂廂安得觀于薦以

目耕帖

卷三

三駕媛館補校

兕觥四曰汗印手于彼清水丹魚羣游衍衍其體

彼何修斯天祐之祉五歷觀重門以眺元里楊柳

方方倉庚嘒止願乘行雲言勗君子六章尤射志

服我志逸句有篇目可考者雨無極云雨無其極

傷我稼穡馬永卿元城語錄韓詩有雨無極篇云

首鼓鐘之三章云鞅任朱離後漢書陳仲舉傳引詩

離章按太于注毛詩無鞅任朱離以雅以南鞅任朱

以爲絢論語八佾第三于夏引詩云云馬融注

句逸逸句無篇目可考者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論語子翹乘車招我以弓豈

不欲往畏我友朋左傳莊二十二年陳敬仲引我之懷矣自詒

伊感左傳宣六年趙宣子引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

無棄蕞萃凡百君子莫不代置左傳成九年周道挺挺

我心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左傳襄五年侯河之清

人壽幾何兆云洵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

違事滋無成左傳襄八年子昭引文選左太冲魏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左傳襄二十一年叔向引杜

叔之篇案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辰矣與此不同

目耕帖 卷三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左傳襄三十年禮義不愆何恤乎人

言左傳昭四年子產引又漢書東方朔我無可監

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左傳昭二十六年晏子引相彼

盍且倘猶惡之禮記坊記昔我有先正其言明目清國

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

政卒勞百姓禮記緇衣魚在在藻厥志在何鮮民之生

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大戴禮

篇虛徐注魚在二句云蓋遂詩也鮮民二句云

小雅蓼莪之三章也孔氏廣森補注三引詩無久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孔子家

篇勅爾警率爾眾工奏爾悲詞肅肅雖無怠母

凶周禮春官樂師注郊司農引或鴻鵠將將惟民

歌之濟濟多士般民化之管子浩浩者水育育

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管子小青青之麥生

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莊子外物篇引詩

詩刺死樂矣君子直言是務晏子春秋良工之于必

先為箕良治之子必先為裘列子鳳皇啾啾其

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荀子解

目耕帖 卷三

以為明狐狸而蒼同長夜漫兮永思齋兮大古之

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荀子正名

傳引禮義不愆二句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既破

碎庸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荀子法行篇

以此為帝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荀子

相源水歌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

則亡荀子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

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

與天地同常○必擇其所堪必謹所堪○王道蕩



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

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魚水不務陸將

何及並引燕燕往飛呂氏春秋音初篇彼候人猗

同上引云實唯則定國呂氏春秋君君子則正以

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同上將欲毀之

必重累之將欲路之必高舉之同上無過亂門

同上原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戰國策秦木實繁者

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同上大武遠

宅不涉戰國策楚策黃歇引史記春傳大武遠

目耕帖

卷三

手姬姬館補校

激除惡莫如盡同上姚宏戰國策本九變復貫

知言之選漢書武帝紀引文選左太四牡翼

翼以征不服漢書引文選左太四牡翼

有斧有柯詩引文選左太四牡翼

利不念後患論語引文選左太四牡翼

在通求之無遠徐幹不埃不來文選左太四牡翼

如蜾集韻半聲注餘餘之葛生於曠野良工得之

以為締紉良工不得枯死於野詩引文選左太四牡翼

流吳均引文選左太四牡翼

觀兮迹印之館九射贈王瞻彼世兮靡有雙翼

謂此兮今則龍何必佔畢盤游是從尤射致

夏侯湛周詩自序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

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

也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篇夏侯孝若作周詩成

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劉峻注載一章云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

奉侍朝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莘莘恭敬夙夜是

敦此補南華之詞餘惜未見葛洪抱朴子近者夏

目耕帖

卷三

手姬姬館補校

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朱氏經義考按潘黃門

集祇有家風詩即葛稚川所云補亡詩也東哲有

補亡詩六首自序哲與同業疇人肆修鄉飲之禮

然所錄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

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今南

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詩並載昭明文選

鄭剛中有補南陔詩五章載北山集鄭倍有補白

華詩三章載鐵網珊瑚則鄭世子朱埴鄉飲詩樂

譜有補亡詩南陔云南陔有風吹彼苞棘厥聲



安欲靜弗得孝子事親當竭其力父母之恩昊天  
 罔極章一南陔有風吹彼桑梓慕我父母終身敬止  
 勗我伯仲以及娣姒恪爾晨昏絜爾甘旨章二景薄  
 桑榆日亦之暮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雖有至樂能  
 不深慮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章三白華云嗟彼白華  
 瑩然如玉君子立身必慎其獨無貽親辱章一嗟彼  
 白華瑩然如瑋君子立身必謹所守無貽親咎章二  
 嗟彼白華瑩然如霜君子立身如圭如璋為親之  
 光章三嗟彼白華瑩然如雪君子立身清絜絜庶  
 目耕帖 卷三 三老如館補校

甘雨其澤醴泉洩洩玉燭融融章四崇邱云瞻彼崇  
 邱積土成高瞻彼大海積水成濤章一卷石積多其  
 形嗟峨勺水積久勢若江河章二寶藏貨財靡所不  
 足積善之家必有餘福章三鳥獸魚龍咸遂其性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章四山儀云肅肅令儀君子由之  
 秩秩彝倫君子求之率性之道君子脩之章一何謂  
 彝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朋友有信兄弟敬夫  
 和妻順章二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夫妻相敬兄弟相  
 好惠于朋友無德不報章三維物有則維民秉彝好  
 目耕帖 卷三 三老如館補校



白兮色不渝兮君子莫兮行不污兮三華黍云維  
 王鄧農天道應之暑雨以時甘露賡之滋彼黍華  
 田祖所贈矣以社以祖享祀斯稱矣自今伊始人  
 民其定矣一章章 夷庚云夷庚有常萬物其昌昊  
 天司化贊維我王雲氣既族靈雨降康庶類咸遂  
 邦家之慶一章 昔在虞廷四時順經周集有命風庸  
 丕悖曰動曰植以毒以亨不顯文謨允王儀型二  
 崇邱云員象高明方儀博厚稟氣含靈人物咸有  
 如彼崇邱拔茲培塿一章 周道化成民以仁壽載業

目耕帖

卷五

元如姬館補校

天喬載若飛走幼養老終維所可二 由儀云君  
 于為政由古之儀立綱陳紀念曰幣宜奸尤維揚  
 良善維思維草從風罔或遊媮克保厥生克順厥  
 彝化之治矣一章章 邱光庭兼明書載  
 有補新宮詩三章補茅鷓詩四章新宮云負負新  
 宮禮樂其融爾德維賢爾心維忠為忠以公斯筵  
 是崇人之醉我與我賓同一章 負負新宮既負爾輪  
 其固如山其儼如雲其寢斯安其禮斯分我既考  
 落以燕羣二 負負新宮既祭既延我鼓我鋪于

以醉賢有禮無愆我有新宮斯宮以安康後萬分  
 三茅鷓云茅鷓茅鷓無集我罔汝食汝飽莫我為  
 祥願彈汝去來彼鳳皇來彼鳳皇其儀有章一章 茅  
 鷓茅鷓無集我雀汝食汝飽莫我肯略願彈汝去  
 來彼瑞鵲來彼瑞鵲其音來樂二 茅鷓茅鷓無搏  
 鵲鷓汝食汝飽莫我為休願彈汝去來彼鵲鷓來  
 彼鵲鷓食子其周三 茅鷓茅鷓無盡我陵汝食汝  
 飽莫我好聲願彈汝去來彼蒼鷹來彼蒼鷹祭鳥  
 是徵四 此皆占亡其詞而求其義以補之者也宋

目耕帖

卷五

元如姬館補校

書樂志晉荀勗造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其一曰  
 於皇其二曰明明食舉樂東西廂歌十二篇其二  
 曰賓之初筵其五曰烈文六曰猗與八曰振鷺此  
 六篇者擬周雅頌而作宋淳化鄉飲酒禮歌詩三  
 十三章鹿鳴六章南陔二章嘉魚八章崇邱二章  
 關雎十章鶴巢六章其辭皆別撰見宋史樂志則  
 又於亡者補其辭存者擬其篇以意去取不與古  
 合杜淹曰文中子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今  
 已佚文中子說其義曰續詩有四名焉有五志焉



何謂四名一曰化天下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  
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  
曰歌以陳海立誠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  
焉或傷焉或惡焉或戒焉是謂五志困學紀聞李  
行修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尙之今考迅作  
六詩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史  
漢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尙書又取房中歌至後  
庭圖百草臨春樂小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  
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

目耕帖

卷三

聖如娘館補校

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詩矣朱子謂高文  
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  
有物則乘彝之訓况迅乎此皆取漢以來詩歌以  
續三百後人文字不能及古亦時爲之也以朱子  
作資治通鑑綱目以續春秋取例河汾之續詩要  
不失希聖之意明劉濂著九代樂章二十二卷分  
風雅頌三體黃省曾擬詩外傳二卷陸世儀詩鑑  
胥是志也至兼明書載大中年毛詩博士沈期進  
新添毛詩四篇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

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爾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  
取虞人之箴爲焉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  
詩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  
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夫夫子以關雎爲首豈可  
妄論且詩有四始六義小序詳言沈期所添非風  
非雅乃欲駕關雎而上之邱氏譏其狂謬不亦宜  
乎

注疏本所載鄭康成詩譜只存敘錄而無譜歐陽脩  
有補詩譜一卷自序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

目耕帖

卷三

聖如娘館補校

不可得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  
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  
以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爲訛舛顛倒錯亂不  
可復攷初予未見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  
家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取以補  
鄭譜之亡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而  
鄭氏之譜復完案隋志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  
整撰毛詩譜二卷太叔裘及劉炫注經典釋文敘  
錄鄭元詩譜二卷徐整暢太叔裘隱暢謂暢明鄭



旨隱謂詮發隱義也而隋志於三卷本題徐整二卷本題大叔裘及劉炫釋文於二卷合題徐整大叔裘疑劉炫合二本以為注也古今書敘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為大叔裘正陽即整暢之誤僅題大叔裘而遺徐整亦與釋文不合歐陽所謂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者其一家之舊注乎宋書藝文志毛詩叶韻補音十卷吳械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載之云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蕭慶之為羌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

日耕帖

卷三

聖如媛館補校

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逸讀沃作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糾繆正俗以傳毅郊祀賦橫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做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海翁著楚辭亦用械例皆叶其韻案朱子語錄吳才老補音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如外禦其侮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

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違才老欲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讀楚辭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韻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然則朱子叶韻多用吳音而去取極為精當矣關雎正義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兮者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也矣

日耕帖

卷三

聖如媛館補校

者顏之厚矣出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漪之篇此等字且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圓真其然乎其虛其餘既亟只且之類是也朱子曰舊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日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又叶韻惡當以頭韻為準且如華字叶



目耕帖

卷三

聖姬嬭館補校

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瑤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木音而下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何肥瞻讀書記三百篇之詩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如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諸篇是矣說者

以為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此則所謂不以韻而害意者也案朱子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何義門餘聲之說本此今樂部中弋陽高腔亦有一氣唱數十字不用韻而臨尾多人和之者猶存一唱三歎之遺意

目耕帖

卷三

聖姬嬭館補校

言還歸還作旋黃或遠處莫下有取字之子歸作之子于歸下皆同邯鄲風靡靡有標辟作擘宴爾新昏一本宴作燕下同鄘風鬢彼兩髦髦作仇其之翟也翟作狄胡然而天也而作如下而帝而字同揚且之顏也無之字作于楚宮于作為下作于楚室于字同終焉允臧焉作然宋板正德嘉靖本同懷婚姻也婚宋板作昏何以予之予作與衛風如圭如璧圭作珪注同猗重較兮猗作倚宋板並同王風芻豢或作曷其至或石招我由敖敖作遨條

其獻矣獻作嘯注並下同將其來食將其作其將鄭風敝予又改為兮做作弊下同大叔于田無大字古本同叔馬慢忌慢作媪注同駟介庶庶作駟注同顏如舜華舜作舜山有橋松橋作喬宋板同注及疏放此使我不能餐兮餐作食俟我乎巷兮乎作於零露溥兮溥作圃注同士曰既且且作俱下文同齊風不能辰夜朱子集傳本作晨夜齊子豈弟作悵悌齊子遊敖作遊遨舞則選兮舞作儷魏風宛然左辟宛作婉不素餐兮餐作淩下文不



素瓊兮同注放此 山井聖曰謹按發作於非 三歲貫女女作汝  
 下皆同誰之承號永作詠注同唐風彼其之于其  
 作己下同蕃衍盈勿勿作物安且煥兮煥作與人  
 之為言為作偽下文注同曹風何戈與殿何作荷  
 陶風稱彼兕觥兕作先取妻如之何取作娶於女  
 信宿女作汝無使我心悲兮一本悲上有西字古  
 本後補入之小雅脊令在原脊令作鶴鶴樂爾妻  
 帑帑作孳論嗣然嘗論作嗣注同孔燕豈弟作愷  
 梯壽豈一本作壽愷徒御不驚驚作警注同集于  
 目耕帖 **卷三** 聖如疑補校

中澤于作乎夜鄉長鄉作鄉注同他山之石他作  
 它宋板同注及下文放此勉爾遐思遐作逖注同  
 昏如之故昏作婚注並同成不以富成作誠宋板  
 同噦噦其冥冥作冥乃寢乃興寢作寐寐弄之弄  
 弄作持下同朱芾斯皇芾作菲無父母詒詒詒作  
 歸何裝何笠何作荷下及注同瑱瑱亞瑱作瑱  
 注同如相醕矣醕作酬憂心愈愈作癒注作俞  
 是以有侮有作為為岡為陵岡作崗不敢不局局  
 作踣注同魚在于沼于作於昏矧孔云昏作婚樽

脊背增脊作噴注皆同降喪饑饉饉作飢注同維  
 曰予仕予作于題彼脊令脊令作鶴鶴鞠為茂草  
 鞠作鞠維暴之云維作惟朱熹集傳同不愧于人  
 槐作媿注同還而不入還作旋既其女選女作汝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一本居息上事國上共  
 有以字維塵雍今雍作壘注同曷云其還還作旋  
 注同茂聿云莫莫作暮下同日月方與與作煥自  
 詒伊戚詒作貽鼓鐘將將作鏞或剝或亨亨作  
 烹注同爾後既將穀作肴受天之祐祐作祐宋板  
 目耕帖 **卷三** 聖如疑補校

同執其鸞刀鸞作鑿注同或耘或耔耘作芸注同  
 有渰萋萋萋作淩與雨祈祈作祁注並同兕觥  
 其觥觥作觥注同好爾無射射作斲注同報爾新  
 昏昏作婚注同豈弟君子豈弟作愷悌注同舉醕  
 逸逸醕作酬曰既醉止曰上有是字一本無之無  
 俾大忘大作太豈樂飲酒豈作愷注及下同兄弟  
 昏婚昏作婚我心死結莝作菹注同我不見兮不  
 作弗不盈一剝剝作掬六日不詹詹作瞻注同其  
 葉有難難作雛中心藏之藏作臧注同嘯歌傷懷



肅作獻念子操操作慘采之亨之亨作忘不皇  
 出矣皇作逸不如無生無作毋祥羊墳首三星在  
 留祥作祥留作霜何人不矜矜作解注同大雅京  
 彼武王涼作諒注同乃召司空乃作迺下同縮版  
 以載版作板注同百指皆與皆作偕莫莫葛藟藟  
 作藟豈弟君子豈弟作愷悌下皆同或歌或鄂鄂  
 作愕注同山井鼎不解于位作匪懈于位注放此  
 迺積迺倉迺裹饑糧迺作乃而無永嘆嘆作歎  
 注同乃親于京乃作迺既登乃依同既景迺迺迺

目耕帖

卷三

與九如館補校

作既取厲取鍛厲作礪注同洞酌豈弟君子豈弟  
 作愷悌下及下篇放此來游來歌游作遊注及下  
 同離離皆皆離作雍注同潛不畏明潛作參注同  
 辭之悻矣悻作繹注同及爾同僚宋板僚作寮注  
 同民之方殿屎無之字喪亂蔑資資作貨注同天  
 之彌民彌作誘下同如璋如圭圭作珪注同民之  
 多辟辟作僻無淪胥以亡無作毋白圭之功圭作  
 珪無曰苟矣無作毋箋並下經無曰不顯同誰夙  
 知而莫成莫作暮具禍以熾熾作璽注同國步茂

資資作貨圭璧既卒圭作珪注同兢兢業業兢作  
 矜注同赫赫炎炎作悛注同憂心如熏熏作薰  
 宋板同瞻印昊天印作仰下皆同四國于蕃蕃作  
 藩注同巾伯還南還作旋注二還字並同天監有  
 周監作臨夙夜匪解解作懈仲山甫徂齊徂作征  
 韓奕夙夜匪解解作懈有貓有虎貓作猫注同奄  
 受北國奄作掩注同賦其貌皮貌作貌注同婦無  
 公事無下有與宇職兄斯引兄作况下文職兄同  
 周頌肅離顯相離作雍注同維天其右之右作祐

目耕帖

卷三

玉函山房補校

注並下同實右序有周右作佐注右助同磬筦將  
 將將作瀟注同降福簡簡作祿亦服爾耕亦作  
 奕肅離和鳴離作雍有求離離作雍注同介以  
 繁祉下有矣字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右共作佐注  
 同休矣皇考休作然兒觥其觥觥作釐注同不與  
 不敷敷作傲注同魯頌歲其有下有矣字詒孫子  
 上有以字不告于謂謂作訟春秋匪解解作懈魯  
 邦所詹詹作瞻商頌以假以享享作饗注皆同百  
 祿是何河作荷注同洪水芒芒作芒降于卿士



朱熹集傳本予作于補遺周南灼灼其華下有也  
 字二本同薄言碩之禛作擯注同召南莫敢遑息  
 敢下有或字邠風不可埽也無也字二本同不可  
 襄也襄作接二本同王風尙寐無聰聰作聽注同  
 鄭風羔裘彼其之子其作已下皆同聊可與娛娛  
 作虞注同二本同士與女士上有維字下同齊風  
 未幾見兮兮作之載馳薄薄馳作驅宋板同案今注疏  
 本作巧趨踰兮趨作趨注同二本同魏風宛然左  
 辟辟作僻注同二本同十畝之間兮十畝之小兮

目耕帖

卷三

至如板補校

並無兮字唐風遠條且條作脩下及注同賁大且  
 篤實作碩二本宋板同見此邂逅迨作覲下及注  
 同二本同秦風有條有梅條作櫟注同二本同陳  
 風可以樂飢樂作樂檜風勞心博博兮博作團注  
 同曹風蜉蝣掘閱游下有之字幽風一日之盛發  
 日之作之日一本宋板同今注疏本九月叔苴叔  
 作叔注同小雅鼓瑟鼓琴鼓瑟鼓琴作鼓瑟鼓琴  
 鼓琴鼓瑟我馬維維今注疏本注同  
 宜爾室家作宜爾室家二本宋板同此物四四

作駟乘其四騏四騏翼裂四並作駟有珩蔥珩瓊  
 作創注同方叔止波作菑注同鸞聲將將將作  
 鏘注同庶民弗信弗作不憂憂愈愈下憂字作心  
 宋板同今注疏本亦可息也息上有休字盡瘁以  
 仕仕作士注同賁維何期期作斯二本同大雅侵  
 阮徂共阮作邴下同牛羊腓字之牛羊作羊牛注  
 及下同取厲取鍛鍛作礲注同倉兄墳兮兄作况  
 注同亦恐之優恐作孔宋板同今注疏本王曰還歸  
 還作旋注同序瞻印昊天印作仰經同序召晏召

目耕帖

卷三

至如板補校

作邵周頌序清廟廟作廟下及注同嬖嬖在疾嬖  
 作熒注同敷天之下敷作溥魯頌有駟有雜駟作  
 騶注同商頌嘒嘒管聲嘒作喟注同既和且平且  
 作既幅幅既長幅作隕宋板同歲事來辟事作時  
 黃之雋詹言詩經語有似易者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夙夜基命宥密有似尙書者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家宰仲允膳夫聚子內  
 史厥維趨馬栢維師氏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  
 命不徵我不敢傲我友自逸王親命之續我祖考

一五二〇一 丹黃參日車全千第 0 反反內



無廢使命於糾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日就月將學  
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有似春秋  
者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  
食之有似禮記者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孝孫徂位  
工祝致告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自堂徂  
基自羊祖牛龍鼎及龜其幽風七月似月令又云  
易詒有似詩者屯如逵如乘馬班如賁如皤如白  
馬翰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賁于邱園東扇菱菱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歸妹愆

目耕帖

卷三

聖如姪館補校

期遲歸有時見不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  
之弧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鴻漸于干用詩體尚書語似詩者自帝臬五子之  
歌外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彭蠡既豬陽鳥攸漆  
沮既從澧水攸同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既勤樸斲  
惟其塗丹腹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至治馨香感于  
神明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入元良萬邦以貞我  
武惟揚攸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

側王道正直我心之憂日月逾邁春秋語似詩者  
星隕如雨秋蒐于紅去樂卒事隕霜殺菽隱鼠食  
郊牛隕霜不殺草禮記語似詩者孔子消搖歌原  
壤登木歌之外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元  
酒在室醴醴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  
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  
神與其先祖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  
歸其澤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  
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月令三

目耕帖

卷三

聖如姪館補校

言四言五言俱備  
漢熹平石經蔡邕書詩用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載  
洪适隸續卷四唐開成石經詩用毛鄭本間有同  
異今碑石與諸經碑俱在西安府學此外又有孟  
蜀石經殘本南宋石經殘本孟蜀石經存者二卷  
自召南鵲巢箋爵位故以典焉爵字起至抑風之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止分卷同唐石經有杭州  
黃松石廣仁學印章每行大字計二十四注夾行  
每行字二十及二十一二三不等宋晁公武云毛



詩二十卷張紹文書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又云昔議者以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未之許書中淵民世字皆缺筆避唐諱察字缺筆避家諱也今攷經文如日月篇乃如人之兮谷風篇不以我能情非誤倒即誤衍又昔青恐有物脫下青字毛傳育物之育訓長鄭箋昔育之育訓穉云昔幼穉時恐至長老窮賈下無青字則與傳箋正義不合此經文之誤也傳文如草蟲篇阜蚤螽也今所傳各本無下蚤與爾雅說文合正義亦引定本云禁

目耕帖

卷三

至如姬館補校

蚤者衍字采蘋藻聚藻也下有沈曰蘋浮曰藻六字是較釋文韓詩增入也羔裘篇曰古者素絲以英裘乃作黃裘其譌不辨自明此傳文之誤也箋文如采蘋篇蘋之言實也實乃賓之譌行露篇不以角乃以味味乃味之譌野有死麕篇動其佩飾下衍輓音稅也四字終風篇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脫不能得而止之六字此箋文之誤也其餘乖異甚多均無足采惟甘棠箋重煩勞百姓較今本少不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合是條差為可取嚴氏杰有蜀石經殘本毛詩攷證辨識甚詳南宋石經殘本高宗御書在今杭州府學碑存十石每石四列列四十五行行十八字惟末石三列碑內不分卷第其周南召南小雅大雅下亦無第一第二等字小序皆連經文每篇另起每章連接凡篇後幾章幾句及風雅頌後總計章句皆無之末有秦檜跋第一石周南起至報我不述止第二石送子涉淇起至青青子佩止第三石悠悠我思起至維子之故羔裘豹止第四石襄

目耕帖

卷三

至如姬館補校

自我入究究起至輾轉伏枕止第五石采芣芣而起至我有嘉賓中心止第六石好之鏜鼓既設起至我獨居憂止第七石毛取其血膋起至經營四方何草止第八石不元何人不矜起至于時言言于止第九石入覲以其介圭起至薄言駟者有驪有止第十石駟有騂有雜起至末字體小楷凡遇避諱字皆本字缺筆如筐作篚貞作貞殷作殷桓作桓竟作竟恒作恒信作信慝作慝又作慝微作微檉作檉朝作朝姑作姑敬作敬頤作頤是也經



文大率與今本同唯鴟鴞予尾脩脩竹竿遠兄弟  
父母罔有桃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不我知者謂  
我士也罔極椒聊碩大且篤鶴鳴它山之石烈祖  
來假來變皆與唐石經同

目耕帖

卷三

五七婦孺補抄

目耕帖卷二十三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一

孔穎達禮記正義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  
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  
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  
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為三禮其實  
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  
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禮記總陳虞夏商

目耕帖

卷三

一鄭煥館補校

周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  
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  
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  
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王應麟困學紀  
聞夏時坤乾可以見夏殷之禮易象春秋可以見  
周禮此三代損益之大綱

有以三本言禮者荀子禮論篇禮有三本天地者生  
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  
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有以三起言禮者正義引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有以三支四名言禮者李觀周官論人之和必有發也於是因其發而節之和久必怠也於是率其怠而行之率之不從也於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故節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怠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禮之三支也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有疏達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旨也

目耕帖

卷三

二如娘館補校

於是乎又別而異之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決斷而從宜者命之曰義疏達而能謀曰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三支者譬諸手足焉四名譬諸筋骸之類焉言人則手足筋骸在其中矣言禮則樂政刑仁義智信在其中矣

禮記正義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

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

目耕帖

卷三

三如娘館補校

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唐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也又引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



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義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殺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政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案孔氏說周禮

目耕帖

卷三

四庫館補校

據漢書言得六篇鄭言得其五篇不同者漢書澤考工記於中未分明言之鄭則詳述其事耳至戴記之源流徐堅初學記云漢宣帝時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馬融又加月令明堂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案陸氏釋文戴德刪古禮二百十四篇卽隋志所謂劉向考校經籍得河

間獻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又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非刪后氏記又漢志曲臺后蒼只有九篇無一百八十篇皆與初學記不合故鄭氏通志馬氏文獻通考俱從隋志但徐堅撰初學記成於唐元宗之時在隋志釋文後不應乖異如此蓋七十子所記一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一百七十一篇加后氏自撰記九篇適符

目耕帖

卷三

五庫館補校

一百八十之數隋志不言曲臺略也然則戴記之源亦是六種隋志不數曲臺故言五種矣鄭樵通志藝文略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周官則是困學紀聞漢志謂之周官經序錄云劉歆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於此乎然後漢書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閻氏若璩箋河間獻王傳亦云周官又按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



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李觀周官論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臨孝存謂為末世之書作十難七論以排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聰明睿智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朱子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程子曰周禮不全是周公書亦有漢儒投入者黃氏曰抄夾溲鄭氏嘗謂周禮一書詳

目耕帖

卷三

六部館補校

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闕略人主之身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至孫處又獨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為之而未嘗行也困學紀聞九峯蔡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足

闕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闕氏若璩非之云按古者三公多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三孤云何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傳會翰案孫說周官不與書及孟子合禹貢夏書周監其制度而修之隨時有所損益故九州不能盡與之合也召誥洛誥紀事之書與周官定為經制者自有詳略然得卜則經營即匠人營國之濶也自服于土中即大司徒土圭之濶也未見所謂不合者孟子言班祿

目耕帖

卷三

七部館補校

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言其限制周官合附庸閒田詳其封土似異而實同也至於武成周官之書晉時始出豈可膠執以議古經乎困學紀聞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周禮三百六十官漢志禮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婚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文獻通考胡五峯曰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周禮考



之大宰建邦之六典夫大宰統五官之典以爲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之妄也又陳氏曰鄭衆以書周官爲卽此周官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衆之說未得爲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士邦事之不同也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蓋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職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

目耕帖

卷三

八 鄭衆補校

畧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爲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爲何事書闕亡而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耶翰案考工記本古人考課百工之書漢人取以補冬官之缺非司空一職止於此也小宰職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卽冢宰之事典也書之周官出於晉代以水土爲司空所掌故易邦事爲邦土鄭司農注初未嘗引邦土之言也陳及之曰周禮設官雖以三百六十爲額然職事員

數不止於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其數不可考者尙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賈疏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勝夫外內養同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羣分故連類序之二則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皆以緩急爲次第故此宮正之第士官爲前內宰等大夫官爲後也

目耕帖

卷三

九 鄭衆補校

賈疏周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爲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師法也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脂人鼈人之類卽冬官鄭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謂若桃氏爲劍築氏爲削之類鄭注冬官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之類鄭注引春秋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皆是專任其事由於己故以司言之也諸與婦功典絲典枲之類言典者出入由己課彼作人故謂



之典也諸稱職者謂若職幣職內職歲財不久停職之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者他官供物已則斲掌之而已若幕人供帷幕帷帟掌次張之也二則掌微斂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者掌非已所為則掌節掌固掌疆本非己造廢壞脩之而已自外不稱典司職掌者皆是逐事立名以義証之可曉也干寶周禮注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甸師之類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

目耕帖

卷三

十鄰媛館補校

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者權其材也宮正膳夫之屬案此注為賈疏之所本而疏則發明尤暢達矣賈疏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腊人食醫

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天府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又云周禮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為什長故也腊人之類空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並無者以其專官行事不假胥徒也困學紀聞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共為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考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周百詩箋云按文獻通考云此數未知何據據周禮當作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人外諸侯

目耕帖

卷三

十鄰媛館補校

徒也天官冢宰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又云不言司者大宰總御眾官不主一官之事也賈疏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故言司此天官則兼攝羣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大宰卿一人鄭注變冢言大進退易名也百官總焉則



謂之家列職於王則稱大家大之上也山頂曰豕  
賈疏宰者訓和膳羞之名此豕宰亦能訓和衆官  
故號大宰之官案商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正從宰宰生意

困學紀聞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  
皆傾於豕宰宗祝巫史卜筮鼓伯皆傾以宗伯此  
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典也膳侯爲卜  
正呂伋爲虎賁氏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左右攜僕  
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杯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

目耕帖

卷三

三如娘節補校

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瓊瑣姻亞私人之于竊  
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  
朝得誦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  
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  
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  
宰相之職者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  
之事殆未之思也何氏讀書記閤人寺人屬於豕  
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大宰則後  
宮無盛色之事大宰之於王不惟佐之治國而亦

誨之齊家者也後之人以爲此吾家事而爲之大  
臣者亦以爲天子之家事人臣則不敢執而問也  
其家之不正而何國之能理乎然後知閤寺嬪御  
之繫於天官周公所以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高紫超云官府者治之所由出也然治天下者官府  
壞天下者亦官府左傳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故  
六典而外八瀆爲先焉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鄭司農曰  
官刑謂司刑所掌墨劓剕臯官臯則臯殺臯也官

目耕帖

卷三

三如娘節補校

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說官刑  
是正五刑施於天下非爲官中之刑此說官計每  
歲計之後鄭易之云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  
官刑上能糾職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  
之治於義爲當

以八則治都鄙易祓周官總義秋官有都則而無家  
則蓋卿以六命爲小都公以八命爲大都大宗伯  
職云五命賜則王之大夫四命雖馭之以八則而  
未與賜則之數故采邑不謂之都而謂之家八則



雖通用於三等采邑而以都為主故總之曰治都  
鄧魏校云公卿大夫在王朝則臣道也故以八漚  
治之漚者從上之令下不自專在封邑則君道也  
故以八則治之則者受節於上下得自專也

困學紀聞八則禮俗以馭其民呂微仲謂庶民可參  
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  
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爲兩事制而用之  
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  
謂之禮俗翰案鄭注禮祀昏如喪祭舊所行也亦

日耕帖

卷五

古鄭煇館補校

以禮俗合言

梁寅云馭羣臣者操其權故曰柄馭萬民者舉其綱  
故曰統

劉彝云詩棠隸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  
也棫樸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采芣達  
吏也鹿鳴禮賓也

大宰三農生九穀先鄭謂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  
稷秬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謂三農原隰及平  
地也九穀無秬大麥而有梁苽案膳夫食用六穀

先鄭謂秬黍稷梁麥苽蓋據食醫牛宜稌羊宜黍  
豕宜稷犬宜梁馬宜麥魚宜苽爲言後鄭去秬大  
麥而加梁苽就兩注通之也賈疏亦據食醫而解

梁苽又謂前七穀之中依月令麥屬東方黍屬南  
方麻屬西方豆屬北方稷屬中央案月令當作菽  
屬南方黍屬北  
偶誤知有黍稷麻豆麥稻與小豆所用處多故知  
有稻有小豆也必知有大豆者詩云藝之戎菽戎  
菽大豆后稷之所殖故知有大豆也今合月令之

五穀食醫之六穀參之秬卽稻也菽爲豆之總名

日耕帖

卷五

古鄭煇館補校

月令止言其食菽與雞未嘗分大小豆既併二麥  
爲一大小豆亦當併爲一穀秬卽今俗所謂高粱  
宜酒材故月令乃命大酋秬稻必齊程氏瑞田著  
九穀考以稷爲秬其說倡而辭甚辨細爲考之稷  
與黍相似黍黏而稷疎爲異不得與高竿大葉之  
秬混而爲一明矣今定爲麥菽稷麻黍稌梁苽秬  
庶幾以經證經爲吻合爾梁卽粟也今俗謂之小  
米黃梁常用之物赤梁粟爲糜白梁粟爲粳均以  
色別而先種後熟之種後種先熟之種詩云重稷  
卽種也



亦皆指梁粟言也

困學紀聞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  
宰所均節也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市之賦則其  
用簡矣魏鶴山曰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爲口率  
出泉三代安有口賦王介甫用之以誤熙寧皆鄭  
注啓之王與之訂義周官制賦不過因地之所有  
而斂之卽關市之賦亦非口率出泉若以賦爲口  
率出泉則自有商賦又有丁稅也王應電翼傳口  
率出泉商賈取稅斥賣官物有息皆漢以後事用

目耕帖

卷三

六如媛館補校

以解九賦誤甚

葉時禮經會元九賦斂財九式均財皆不及軍旅者  
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亦不煩  
於均節歟又云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後八府  
得以式灋頒之司會得以式灋會之是以人主不  
敢踰式灋而過取有司亦不敢違式灋而溢供也  
翰樂後魏太武帝畋獵詔尙書發牛車載麋鹿古  
而不與後唐監軍張承業勸課農桑積倉穀莊  
宗爲王時或須錢補博及給賜伶人不可得此三

代後僅見之事

嬪貢鄭注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賓貢皮帛之屬又  
云元謂嬪貢絲枲器賈疏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  
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爲賓貢賓貢者非也若言嬪  
貢謂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翰案周禮有古今  
文猶尙書有伏孔論語有古齊魯各明一義  
九兩主以利得民先鄭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  
絕民稅薄利之後鄭謂利讓如上思利民之利謂  
以政教利之案後鄭說長

目耕帖

卷三

七如媛館補校

陳祥道禮書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  
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  
天與五帝皆禮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天於  
園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  
及納亨釋文亨普庚反注同劉普孟反劉昌宗爲周  
禮音亨烹古字通讀去聲此音久不用矣  
王氏新義唐虞時事簡而灋略故至於三載考績九  
載然後黜陟幽明成周時事繁而灋詳故歲終則  
廢置三歲則誅賞亦各因其時而已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鄭注杜子春云官當為官元謂官刑在王宮中之刑案此下接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下文觀治象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則作官刑審矣葉時禮經會元湯制官刑雖以為有位之政而實起君心之敬故伊尹曰嗣王祗厥身小宰官刑雖以為王宮之禁而實格君心之非故周官以其職貳大宰

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按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則以官府之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則有育以治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六部經傳補校

敘官伯掌王宮士庶子之政令而歲終必均其敘內史以八枋之灋詔王治而納訪必掌其敘鄉師凡邦事令作秩敘下而里宰合耦於枋亦行其秩敘蓋治眾必有敘乃不紊亂故小宰以六敘正羣吏為先翰案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大臣法也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小臣廉也二者相為表裏鄧元錫三禮釋六典言經常之道人君所總操六職言主掌之事人臣之分職故其文略同葉時禮經會元先王以六職辨邦治則專權不混以

六聯合邦治則眾力共襄翰案此即大易中庸所謂經綸也

敘施之聯事杜子春弛讀為施後鄭如字訓謂荒政弛力役賈疏杜子春弛讀為施者若依施施是施專不必連若弛則於事廣矣故後鄭不從之

聽稱責以傳別鄭注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為符別杜子春讀為傳別後鄭從杜訓傳別云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別之又說聽責買以質劑之質劑謂

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質劑皆目耕帖 卷三十一 十九部經傳補校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十九部經傳補校

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案傳別今俗之借票也質劑今俗之合同也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七事者令百府官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鄭注七事謂先事如之者三也又云七事故書為小事杜子春云當為七事書亦為七事案先四謂從祭祀至賓客如之者三謂從軍旅喪荒承上言恰為七事故書作小事則於七者外推言之鄭雖不從而要可備一義也



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宗廟之祿王與后爲之賓客  
之祿宗伯代爲之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示君無  
酌臣之義也

周官正月周之歲首也正歲夏正月也建子爲正月  
以尊王統建寅爲正歲以順天時周蓋兼夏正用  
之顏淵問爲邦夫子首告以行夏之時本周禮也  
王昭禹詳解縣以治象使有目者皆視狗以木鐸使  
有耳者皆聞

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  
目耕帖 卷三 王昭禹詳解校

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與禮記檀弓杜黃所謂舊  
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者職業不同  
此可見春秋時官制之變矣

宰夫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請臣之復萬民之  
逆先鄭曰復謂也逆迎受王命者宰夫主宰諸臣  
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冢宰後鄭謂復  
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  
上曰逆逆謂上書王昭禹詳解諸臣非無逆也  
以出納者臣之事故以復言萬民非無復也其無

所詢而有言則謂之逆

太平經國之書周官於祭祀賓客多連及之者先王  
待賓客之禮一以神道行之也如享之用禩而賓  
客亦有禩作之用俎而賓客亦有俎樂之有相宗  
廟則然而賓客亦如之徹之有歌大祭祀則然而  
大享亦如之蓋將以祭祀之心而爲待賓客之心  
也翰案仲弓問仁夫子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可見古先王主敬之心賓祭並重也

魏校沿革傳小宰所辨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  
目耕帖 卷三 王昭禹詳解校

所辨八職每官府自分者也又曰考課之灋大宰  
提其綱故以歲會核其大者小宰挈其紀故以月  
要核其次者宰夫兼理其目故以月成核其小者  
而吏之賢否無所匿矣翰案仲弓爲季氏宰問政  
夫子告之以先有司此物此志也

宮正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先鄭云故謂禍災  
令宿謂宿衛王宮春秋傳曰忘守必危况有災乎  
後鄭謂故凡非常也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  
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蒞



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又幾其出入先鄭曰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後鄭謂幾苛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此皆增成司農義康成之注其大醇煩如此

王志長周禮注疏則翼治朝之宮掌之宮正禁中之官掌之內宰故天官中惟宮正內宰獨言均其稍

目耕帖

卷三

三 鄭 燭 燭 燭 燭

食所以養士大夫之廉恥者多矣王少石新義稍食以月會行事以歲會養之者詳而責之者略人君之仁也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

宮正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先鄭讀火絕之禁凡邦之事蹕宮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後鄭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為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太廟又曰有事於武宮案

後鄭以事為祭事引春秋傳為證甚確若司農讀事字無所指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先鄭云庶子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後鄭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又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先鄭曰庶子衛王宮在內為次在外為舍後鄭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案先鄭謂庶子宿衛之官若夏官諸子是下大夫不合宮伯掌之故後鄭不從既破

目耕帖

卷三

三 鄭 燭 燭 燭 燭

上庶子之說則內外次舍有所隔絕故併易之禮經會元宮正宮伯皆郎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皆兵衛也王之左右前後則其地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又曰均之宿衛也宮正宮伯統於大宰虎賁太僕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為司徒之屬者宮衛不可以不相聯兵權不可以不相制也

王昭禹詳解國子在學則隸於大司樂在宮則隸於宮伯在軍則隸於諸子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賈疏以樂侑食  
即是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案論語微子云亞  
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尙有舉  
食之樂明天子日食有舉食之樂可知矣翰案周  
樂殘缺食樂無可考晉書樂志杜夔傳舊雅樂四  
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  
聲辭又云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尙  
書奏使太僕傅元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  
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

目耕帖

卷三

孟郊補校

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又鹿鳴  
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  
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除三朝朝宗之義  
又爲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  
十三篇志載荀勗所作食舉樂東西廂歌全篇煌  
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既圖  
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云云亦模範周雅  
爲之然則漢魏食曲皆用鹿鳴至晉始改爲之歟  
禮經會元膳夫於燕食則奉膳贊祭所以起其敬

投祭品嘗食王乃食所以謹其微侑食以樂卒食  
以樂所以導其和

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鄭注殺牲盛饌  
日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又王齊日三舉鄭司農  
云齊必變食賈疏齊謂致齊散齊齊必變食故加  
牲體至三大牢案玉藻云朝食加日食一等則於  
此朔食當兩大半後儒或易三舉爲不舉案齊日  
三舉謂日中及夕皆不餽朝食之餘以遠糞也祭  
祀吉事未必與下文諸凶事同爲不舉既云舉則

目耕帖

卷三

孟郊補校

無不殺牲之禮矣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  
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可以爲齊乎子曰  
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不茹葷謂去辛物如蔥薤  
之類耳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芻於大夫去芻於  
士去葷注葷及辛菜也荀子志不在食葷楊倞注  
葷蔥韭也羅願爾雅翼西方大蒜小蒜典渠蔥蔥  
蒼蔥爲五葷以熟食則發淫生食則增恚皆損性  
故不食道家五葷謂韭蒜芝藟胡荽薤也翻釋名  
義集梵剛經五辛者一蔥二薤三韭四蒜五典渠



諸說小異要是謂菜之辛烈者為葷非謂牲殺也  
 自二氏學熾統鞏肉而無別遂使此經及魯論之  
 義晦而不明張甄陶四書翼注說齊必變食有二  
 義避不潔之氣以清其心謂不茹葷也加常膳之品以  
 助其氣謂日三清心所以交神助氣所以慎禮也  
 古禮繁重拜跪登降非強有力者不能勝故齊加  
 於常非菲薄飲膳也此為揅撲不破之論朱氏蔡  
 尊謂惟酒無量則並酒亦飲之矣陳超就正編案  
 國語周語先耕籍三日王即齋宮乃浮醴饗醴及  
 目耕帖 **卷三** 三編增補校

期饗禮乃行尤為齋日飲酒之證可補朱氏之遺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先鄭云六獸麋  
 鹿熊羆野豕兔六禽雁鶉鴝雉鳩後鄭謂獸人  
 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  
 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犖宜為羔豚犢麋雁凡  
 禽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又  
 釋文引干寶注麋作糜熊作羆案孟子云熊掌亦  
 我所欲左傳云膾熊蹯不熟蓋熊之美在掌實為  
 異味不常供也後鄭以狼易之良是干寶注作羆

證以魏風懸貍雖亦有據而要未若狼膾膏之尤  
 明確也至先鄭以六禽為六鳥對六獸言之與爾  
 雅四足而毛謂之獸兩足而羽謂之禽其說正合  
 後鄭雖據大獸小禽以破之似未若禽對獸之為  
 當也賈疏謂鶉鴝鳩雉四者於經無所據案羅氏  
 獻鳩以養國老內則有雉兔鶉鴝又言鶉鴝又言  
 鶉鶉三物實有經據惟經不言鶉今人猶多用之  
 流傳在昔當亦非鑿空之論也  
 邱富國周禮說膳夫庖人等官所掌雖以養君之體  
 目耕帖 **卷三** 三編增補校

而君德亦係焉故用之必以其時調之必宜其味  
 苟肥澤鮮美之是耽而貪旨沈醜之弗戒則所掌  
 之人有罪矣  
 庖人共祭之好羞鄭注若荆州之鱧魚青州之蟹胥  
 釋文引字林胥先於反蟹醬也廣韻作蟪司夜切  
 卸鹽藏蟹賈疏謂禹貢徐州貢鱧珠鱣魚荆州無  
 魚文是文不備是知好羞皆是魚也案此則圓通  
 注義而實失之說文羞進獻也從羊羊所進也從  
 丑丑亦聲廣韻致滋味為羞蓋以美食進獻皆謂



之羞豈限於魚哉即注以鱈魚蟹膏並言蟹介蠃之屬亦非魚也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注禽獻獻禽於賓客也

獻古文爲獸杜于春云當爲獻案獻與羞相類爲義故鄭從杜作獻也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腊醢膳膏臊秋行

犢麋膳膏腥冬行鱧羽膳膏膾注鄭司農云膏香

牛脂也以牛脂和之服乾雉鱠乾魚膏臊豕膏也

以豕膏和之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鮮

目耕帖

卷三

天如蟻作補校

魚也羽鴈也膏羶羊脂也元謂膏腥雞膏也又謂

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

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

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賈疏牛屬

中央土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又云夏時金死犬

屬西方金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又云雞屬東方

木時木死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又云羊屬南方

火冬時火死魚鴈食之太盛故用死之脂膏煎和

之五行不言北方豕之脂膏者以其中央上王分

於四時土賊木但無中央食法故不言豕之脂膏也案此注訓義甚微牛屬司徒四語必本於古之成書

易祓周官總義經言不會者五裘與皮事惟王不會

服與飲酒膳禽之不會則后亦與焉膳則世子亦

不會蓋膳常禮也若裘與服則有華靡之戒膳禽

飲酒則有盤遊沈湎之戒觀有司之會不會而先

王教世子之道寓焉矣

牛夜鳴則廄馬黑脊而般臂螻先鄭說廄朽木臭也

目耕帖

卷三

天如蟻作補校

螻螻蝻臭也釋文廄音由徐餘柳反干云病也螻

干音漏內病也令升注不及司農之詳豕盲眊而

交睫腥杜子春云盲眊當爲望視從內則正之後

鄭說腥當爲星聲之誤也內有如米者似星此似

有所取驗然以上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羊冷

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臊臊則此句腥字正應上腥

字未可徑改經文也

內饗凡掌共羞脩刑膾胾骨鱠先鄭云刑膾謂夾脊

肉或曰膾肉也骨鱠謂骨有肉者後鄭謂刑劓羹



也膾腍肉大醬所以祭者骨牲體也鮓乾魚先鄭合刑膾與骨鱗皆為一物故後鄭易之

陳祥道禮書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司徒以保息養庶老司門以財養死政者之老若外饗酒正彙人所謂耆老則總三者言之也

亨人職內外饗之饗亨煮辨膳羞之物注饗今之竈賈疏周禮儀禮皆言饗論語王孫賈云寧媚於竈

禮記祭法天子七祀之中亦言竈若然自孔子已後皆言竈故鄭云饗今之竈案詩小雅楚茨篇云

目耕帖

卷三

三 鄭經館補校

執饗踏踏毛傳饗饗廩饗孔穎達正義饗饗以煮肉廩饗以炊米亨人職內外饗之饗謂饗饗也

甸師賈疏案載師云任近郊之地次即云公邑之田任甸地甸地即在百里遠郊外天子藉田又在南方甸地故稱此官為甸師也然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者以其供野之薦又給薪蒸以供烹飪故在此次亨人也

禮經會元飲食之官雖曰共王膳羞而實崇祭祀之事先王以事人之禮事鬼以事存之禮事亡一食

而且祭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况齋盛之奉乎以甸師而列於食官見先王一飲食而不忘孝也又云以天子而躬秉耒則天下孰不勤於耕以耕藉而共齋盛則天下孰不勸於孝其田千畝或有萊田使之共齋茅果菽之薦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曠土其徒三百人自耕藉之暇則使之以薪蒸役內外饗之事而又足以示天下無游民

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蕭蕭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

目耕帖

卷三

三 鄭經館補校

謂之縮縮沒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後鄭引詩取蕭祭脂及郊特牲蕭合黍稷云云以為是蕭之證又謂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蓋蕭從杜如字讀而於茅取鄭大夫義縮酒自在茅字內後鄭好改經字於此最善酌取

魏校沿革傳甸師主宗廟齋盛而刑戮於是示得罪祖宗已不敢放也王志長剛翼同姓之刑於甸師正也有爵亦得刑於甸師親親之推也故秋官掌



囚掌戮兼言有爵以伸貴貴而向師止言同姓以專親親仁之至義之盡也翰案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其刑罪則織剝亦告於甸人稱甸人與甸師異應是甸人爲殷時官號周改甸人爲甸師而仍其法度因殷禮而損益之此其一端也

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鄭注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之類王氏新義冬物成之時狼殘物

目耕帖

卷三

三如姬館補校

之尤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爲此也各於其害物之時罟而獻之明設官主以除民物之害春秋獻獸物亦然此與雍氏春令爲阱獲之利於民者同意翰案介甫說視舊注爲勝八蜡之祭迎貓迎虎亦此義

啟人春獻王鮪鄭注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賈疏取魚之法歲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矣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卽此所引者二也又案禮人云秋獻鼈魚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

人入澤梁與孝經緯授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案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唯夏不取案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乃止

啟人凡啟征入于王府與文王治岐澤梁無禁異者蓋文王當商季病民之日非蠲除一切苛煩不能救時之凋艾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正善師文王之意世際承平懋遷有無化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

目耕帖

卷三

三如姬館補校

乎魚元公制禮而設啟征於阜通財賄之中且以抑末由此推之漆林之征園廛之征胥是道也

鼈人掌取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甲而胡龜鼈之屬釋文引于云對也案甲蟲形體似互字之文故以名焉

鼈人以時籍魚鼈龜蜃凡狸物先鄭云籍謂以杓刺泥中搏取之狸物龜鼈之屬自狸藏伏於泥中者後鄭謂狸物亦謂鱗刀含漿之屬釋文籍莊子云冬則擲鼈於江擲音以角反義與此同賈疏鄭云



魚亦謂自狸藏者若不自狸藏則在上漁人取之矣案蘇軾謝人見祖詩冰下寒魚漸可及蓋寒時魚潛網罟不可得必以叉取之則魚亦有狸藏之時故並龜言之蜃鄭訓大蛤干寶云鱗類案古無以蜃為鱗者干說非也葉時禮經會元獸以時田魚以時梁龜鼈亦以時辨王之奉養有節矣

祭祀共廡麻蚺以投醢人鄭司農云廡蛤也杜子春云廡蚌也注兩引之賈疏蚌即蛤亦一物案蚌古文蚌字李時珍本草綱目蚌與蛤同類而異形長目耕帖 卷三 三 齋 齋 齋 補校

者通曰蚌圓者通曰蛤故蚌從丰蛤從合皆象形也後世混稱蛤蚌者非也又案神農本草經上品牡蠣一名蠣蛤所謂蛤者是也下品馬刀爾雅謂之蚌所謂廡也許氏說文圓者曰蠣長者曰廡故自分明蚺鄭注蚺子國語曰蟲舍蚺蚺王志長刪翼里革以舍蚺蚺為仁周公以共廡蚺為禮時與非時而已 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凡腊物注脯非豆實豆當為羞聲之誤也鄭司農云廡脯肉鄭大夫云腊

讀為判杜子春讀腊為版又云廡腊皆謂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腊為半體元引公食大夫禮及有司內則之文以廡是腍肉大辯腊宜為脯而腊腊之言片也析肉意也案腊人掌凡乾肉之事大辯鮮肉不與經合廡腊自半體乾肉疏引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廡腊何鄭答雖鮮亦屬腊人強答無所發明以豆為羞徑改經字亦非固未若依經立訓也

王應電周官傳凡收斂有時方其入山澤也則有餘目耕帖 卷三 三 齋 齋 齋 補校

而無用及其設禁也則欲用而不得故於其多時取以為腊所以用足而不費且不至於多殺亦所以養不忍之心也 魏校沿革傳通乎方技者可以為醫工不可以為醫師醫師通乎道者也不能兼眾醫之技而能使眾醫各盡其所長翰案此說甚精可通於一个臣之治國 天官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與夏官藥人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箭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享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之皆中庸既稟稱事之大經也

楊龜山曰食醫無一言及於醫所以治未病也至於疾而後醫則末矣

王應電周官傳食醫以王爲主疾醫以萬民爲主大人治於未病而其法通乎下卑者不能備物也小人治於已病而其法通乎上尊者不敢直指也

目耕帖

卷三

三聖如燈補校

疾醫言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疔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括一部素問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括一部本草以五氣五聲五色賦其死生括一部難經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括一部脈訣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括一部肘后方

楊醫以五氣養之注五氣當爲五穀字之誤也案四時木火金水合中央土五行之氣則爲五氣素問有四氣調神大論以上王分屬四季亦五氣也義

蘊甚深似不必徑改經字

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注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堇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賈疏見今時合丹藥者皆用黃瓦鈺爲之亦名黃堇案即今外科之降丹也但後人多以意爲之未必如古方之善

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案公孫尼子多食甘者有益

目耕帖

卷三

三聖如燈補校

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謂苦有益於骨與此經小異而說足相發明

王安石新義疾醫以治內爲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以治外爲主故先藥而後味

吳澄三禮考注謂食醫之文無一字及醫療事當去其名與職而取其文合於內饗俞庭椿復古編以獸醫屬司空舒芬周禮定本正之云愚謂素問言不治已病治未病食醫者正治未病之事獸醫與



醫師以類相從亦無可疑者况所謂人無天札無  
無疵癘尤君相之責非五官所能盡也陳汲雜說  
食醫專和王味疾醫專治內證瘍醫專治外證

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  
然如今宜成醪矣賈疏宜成說以為地名故曹植  
酒賦曰宜成醪醪者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宜  
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為酒名故劉杳要雅亦  
以宜成為酒名二者未知孰是翰案宜成所出酒  
美故以地名酒二者實兼通也注又曰杜子春請

目耕帖

卷三

美如錄補校

齊皆為案又禮器曰緹酒之用元酒之尚元謂齊  
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如字訓釋較杜改經  
為當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醢注清謂  
醢之沛者醫內則或以醢為醢凡醢濁醢醢為之  
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毳從酉省也漿今之載漿也  
醢今之粥內則有黍醢醢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  
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醢稻醢清黍醢清清梁醢  
清清或以醢為醢漿水臆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有

醢醢糟糟音聲與漕相似醫與臆亦相似文字不  
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又漿人掌共王之六  
飲水醫醢涼醫醢入於酒府注鄭司農云涼以水  
和酒也元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六飲於四  
飲無清而有醢益水與涼為六今以內則經注通  
之除內則注水為清耕漿為醢外醢即重醢也  
清即清糟也醫即或以醢為醢也醢即黍醢也涼  
即濫也先鄭引內則清酒及水臆又以糟清醫醢  
為一物今內則本漕作糟臆作醢注以臆為糗漿

目耕帖

卷三

美如錄補校

與先鄭不同然則醫臆不得為一物明矣  
凡祭祀以瀝共五齊三酒注引禮運曰元酒在室醢  
醢在戶案醢在室澄酒在下又云澄酒是三酒也  
疏引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  
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若然鄭本於此注  
時宜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案問答時  
禮注已行未及去之故鄭志敘其事今當衍澄字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注故書酒正無酒  
字鄭司農云正奉之酒正奉之也今本有酒字後



鄭據司農說加之也

陳汲曰酒正不掌酒禁而地官司疏禁飲食于市者  
秋官萍氏掌幾酒謹酒蓋酒正掌王朝之政令無  
暇及外事也必付之刑官市官之屬然後職專而  
事便也

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先鄭云有秩酒者給事中  
予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至于今秩之後  
鄭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  
告存九十日有秩案二鄭說皆有據後鄭尤切當

目耕帖

卷三

聖鄉媛館補校

周禮象參酒醕醢醢兼供賓祭獨漿人共賓客而不  
及祭祀但主於飲而已內饗庖人言祭祀而不及  
賓客以賓客有外饗亭人共之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注正歲季冬火星  
中又引鄭司農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  
掌冰為主冰政當為正正謂夏正案先鄭依古本  
正作政屬上讀注不從先鄭而依杜子春改政為  
正屬下訓正歲為季冬雖與幽民二之日鑿冰沖  
沖有合然從易經文矣秋刷注鄭司農云刷除

冰室當更納新冰元謂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  
室賈疏先鄭直云除舊納新不言秋涼而冰不用  
於理未當案後鄭補足其義耳非不愆乎先鄭也  
遊人朝事之邊先鄭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  
口實之邊後鄭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賈疏此先  
鄭不推上下文勢祭祀為義直以生人之所食解  
之故後鄭不用也

加邊之實菱芡桌脯菱芡桌脯注重言之者以四物  
為八邊又云栗與饋食同鄭司農云菱芡脯脩案

目耕帖

卷三

聖鄉媛館補校

先鄭以脩替栗雖與內則合而經文實作桌字王  
安石新義通一說云桌為饋食之邊亦為加邊之  
實語曰周人以栗其周人尚栗歟醢為朝事之豆  
亦為加豆之實詩曰醢醢以薦其周人尚醢歟翰  
案邊豆並禮器周禮無豆人而有醢人或亦尚醢  
之義

羞邊之實糗餌粉餈注故書羞作茨引鄭司農云茨  
字或作糗謂乾餅之也案故書茨是古文假借  
字內則有糗餌粉醢鄭注醢當為餈以稻米與狼



膾膏為餽醢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先鄭云醢食以酒醢為餅後鄭亦謂醢饗也引內則取稻米舉極波之小切狼膾膏以與稻米為醢亦作饗字又禮內則引糗餌粉養釋文養本又作案自私反注疏別本又異

王安石新義遊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世子之內羞而曰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非共王及后世子乃王及后世子以此內羞共其禮事而遊人醢人為之共之也

目耕帖

卷三

聖朝館補校

醢人饋食之豆蠶醢注蠶蛾子劉向嶺表錄異交廣溪峒間酋長多取蟻卵淘淨為漿云味似肉漿非尊貴不可得也此猶蠶醢遺制

加豆之實深蒲先鄭云深蒲蒲蕩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後鄭謂深蒲蒲始生水水中子案深蒲即詩所謂維箬及蒲今俗呼為蒲箬蕩堪為席不可為蒞後鄭謂始生水水中子是也深字訓義先鄭得之

羞豆之實醢食糝食賈疏引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

公餽其刑澁凶鄭注云糝謂之餽震為竹竹萌曰筍筍者餽之為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訓義甚曲折與衍

王志長刪翼齊蒞有須醬而成者有須醢而成者故醢人醢人各有五齊七菹也膳夫醬用百有二十齊故醢人共醢六十齊醢人共醢亦六十齊也

醢人共其苦醢散醢賓客共其形醢散醢王之膳羞共醢醢注杜子春日讀苦為醢謂出醢直不用澶鄭司農云散醢澶治者元謂散醢醢水而成形醢

目耕帖

卷三

聖朝館補校

醢之似虎形者餽醢醢之恬者今戎醢有焉困學紀聞醢醢引池而化山海經醢販之澤穆天子傳至於醢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醢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醢掘地以出之周公闕所云醢虎形也餽醢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醢也後周四醢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祈羊之守作備於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幕人祭祀以疏布幕八尊以畫布巾幕六彝陳深周禮訓傳祭天地尚質故八尊覆以疏布宗廟尚文故六彝覆以畫布

宮人爲井匿除其不獨去其惡臭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滌瀉猶滌也鄭司農云匿路廁也元謂匿滌謂雷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楊慎丹鉛總錄按滌井今之滲坑區滌今之陰溝也

舒芬周禮定本冢宰掌邦治求之主身則道德爲本故其官屬有膳夫酒正謹其飲食之節司裘內司

目耕帖 卷三十一 聖如煇館補校

服謹其衣服之制宮正內宰慎其侍御之選宮人掌舍慎其居處之宜則所以端人主之心術而絕人欲之萌者有由矣

掌舍掌王之會同設棧柅再重注故書柅爲柅鄭司農云棧柅柅也柅受居溜水涑灑者也杜子春讀爲棧柅柅謂行馬元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王應麟漢制考按六韜治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之具周禮柅柅即行馬以木爲柅柳葉築藩落用以遮陣者也黃公紹古今韻會柅

者交互其木以爲遮闌也漢魏三公門視行馬又名叔子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御廊立朱漆叔子路心立黑漆叔子即行馬也

爲壇墼宮棘門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杜子春云棘門或爲材門後鄭兩取之賈疏引左傳隱十一年子都拔戟以證棘門引閔二年齊桓公共門材以證材門亦均有證據

幕人掌帷幄帟綬之事先鄭云帟平帳也後鄭謂帟主於幕若幄中坐上承塵顏延之纂要云在上曰

目耕帖 卷三十一 聖如煇館補校

帳在旁曰帷帳曰幕單帳曰幃四合象宮曰幄掌次設皇耶先鄭云皇羽覆上耶後版也後鄭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爲之師田則張幕設案先鄭謂諸侯相與師田後鄭謂此掌大張之

諸侯從王而師田者一則摺成舊義一則酌易前說皆愜於理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逸周書王會解外臺之四隅張赤帟而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曰交閭此古制之可考者幕人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



祀其帷幕幄帟可以互通

大府掌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先鄭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後鄭易為占賣國之斥幣賈疏謂後鄭之意百官所用官物不盡歸入職幣職幣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則有人占賣依國服出息謂之斥幣者謂指斥與人案幣餘職幣振掌事之餘則此之幣餘即職幣之所餘疏較先鄭為有經據但謂不入本府依國服出息附合注說未免臆斷且啓後人緣飾之端非經旨也

目耕帖

卷三

聖賢集補校

禮經會元周官理財過於詳密不知財用盈絀係天下之安危故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行其私大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大宰則太府亦不得行其私而用財安有不節者乎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貝疏恐起動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又云其玉屑研之乃可食案古人法制自有精義亦近人情若三輔皇圖所載漢武帝以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

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此自方士之術不可為訓矣

史記萬石君列傳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胸身自浣滌裴駙集解徐廣曰胸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胸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胸為寶音豆言建又自浣寶廁寶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窳囊器也音威豆胸案蘇林曰胸音投買達解周官械虎子也窳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窳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窳音灼曰

目耕帖

卷三

聖賢集補校

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侯窳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又漢書石奮傳取親中裙廁胸身自滌洒注載服虔曰親身之衣也並載蘇買孟晉諸說師古曰中裙若今中衣廁胸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是矣胡侍珍珠船據買達解周官及孟康注以為買孟皆在晉前去班固為近說必有受且詳廁胸字義必非衣服青箱雜記亦以胸為溷案玉府凡囊器注清器虎子之屬買達解周官當是此經之佚義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故書珠爲夷鄭司農云夷槃或爲珠槃案敦以玉飾如夏璉商瑚之屬可以取例珠不易得飾槃近於靡矣三代亦少此備似宜從古書作夷槃也

陳祥道禮書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色有白黑蒼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義道德忠信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通吉凶之宜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雜非僻之心無外入也

目耕帖

卷三

聖朝集補校

胡宏皇王大紀四方職貢各有定制今大府乃以式貢之餘財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唐德宗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玉府乃有王者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如漢靈帝之置秘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不幾如唐諸節度之獻羨餘者乎不知此周公所以近乎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也王者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若一切限制之錮銖之用必計其出納須臾之欲不得以自逞使常得如文武之爲君而處之罔可以恭儉而無欲不幸繼

之以庸閭之君不堪其檢制而奢侈之念不能自克於胸中鬱積磅礪之餘啓其暴怒而逞其威虐將有一發而不可收者且夫玩好之私亦人情所不能免者也以舜之聖而猶有漆器之造以武王之賢猶不免旅葵之貢後世如漢文恭儉能惜露臺百金之費而不能無賞賜累鉅萬之私是以周公深見遠識雖不敢導人主於侈靡亦不敢強人主以所不堪使操之太促將使之飯土簋啜土粥以萬乘之尊而下爲監門逆旅之態私欲一潰必有勃發不可遏抑者故知周公之書爲不可廢也

目耕帖

卷三

聖朝集補校

案五峯說甚深切必合大宰九式參觀之乃通澈而無弊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邦用注布泉也布讀爲宜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案泉布卽錢皆借物爲喻地官泉府先鄭云故書泉或作錢賈疏泉與錢古今異名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曰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



一布又塵人職掌敘市之次布儂布質布罰布塵布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案亦是錢幣之變制要非布帛之布也

王昭禹詳解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交易者唯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圖法始用錢以代貝此邦布所以掌於外府也周官一書半為理財國本在農圖計在桑麻穀粟國用在金玉布帛特以權百物之低昂時出以佐國用之不及豈若後世窮山竭海以供鼓鑄哉

目耕帖

卷三

平輝景傳補校

司會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注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易被總義家宰歲終受歲會而無月要之文小宰月終受月要而無日成之文宰夫旬終正日成而無參互之文財用散在有司而總匯於司會自宰夫以上又遞職其要焉

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用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

李叔寶說國風陳王業之由不出夫耕婦儲烹葵剝棗之事孟子論王道之始不過魚鼈材木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數語故周官羣吏之治治此而已二歲之計計此而已後世課羣吏者責辦賦稅與夫簿書獄訟之末至民生之厚與否田野之闢與否不恤也安識成周計吏之意哉翰案兩漢循吏尙有周官遺意

目耕帖

卷三

平輝景傳補校

顧元林云財賦之入職內掌之先受法於司會而司書授之然後以法入於大府大府頒於內外等府而職內復存其貳毋得額外多取也財賦之出職歲掌之先攷法於司會而司書驗之然後以法支於大府大府撥於內外諸府而職歲復存其貳毋得額外多用也

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注故書錄為祿杜子春云祿當為錄定其錄籍案古文多假借字漢書蕭何傳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注錄錄猶鹿鹿此亦其例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功裘卿大夫所服案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始裘獻宜早備故在中秋夏  
小正九月王始裘此夏禮故不與周同李氏調元  
箋小正以為季秋獻功裘非王所服與古注  
不合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注故書諸侯則共熊侯虎侯杜  
子春云虎當為豹陳氏云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  
賓射皆異侯者所以辨其等燕射與其臣同侯者  
所以一其權

司裘大裘庶裘飾皮車注故書庶為淫鄭司農云淫

目耕帖

卷三

至德廟補校

裘陳裘也元謂庶與也若詩之典謂象似而作之  
賈疏此周禮一部之內稱庶者衆多故書皆為淫  
先鄭皆為陳後鄭皆破從與掌皮歲終則會其財  
齋注或曰齋計吏鄭司農云齋或為資賈疏先鄭  
意一部書齋或為資也案淫庶古今異文齋作資  
則出司農意見也

舒芬周禮定本俞氏以司裘并下典絲典泉染人追  
師屨人六官皆為冬官之屬芬按俞氏作復古編  
謂司空不亡蓋據本經冢宰六典小宰小職及書

之周官記之王制且以舜命禹為司空平水土而  
共工則咨垂焉則司空之官實重而百工之事無  
與此真天啓獨見覺漢儒以攷工記附益之者為  
謬顧於此六官復以工事為言何也芬謂冢宰掌  
治典亦惟求之王身求之王身道德固其本而所  
以輔養交修使之表裏粹然則飲食之節衣服之  
制皆關乎心術之微而過人欲之萌者又何疑  
司裘典絲泉諸官哉

內宰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注故

目耕帖

卷三

至德廟補校

書二為三杜子春云當為二二事謂絲泉之事王  
昭禹詳解大宰以絲泉之職任嬪婦內宰以絲泉  
之事教九御蓋九御勤於絲泉之事則天下無不  
登績者矣

凡建國佐后立市注建國者必面朝而後市王立朝  
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連斗山周官精義朝以  
聽天下之政故君立之天道也市以聚四方之貨  
故后立之地道也柯尙遷周官全經釋原建國之  
初后立市祭之以陰禮者以陰能成陽利能和義



也嗣後后不得與其事故司市職夫人過市則有罰翰案市人交易百貨粟布為本酒漿五飯中隨主之蠶絲絳織婦人職之探政之源故后立市也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謂幅廣也制謂四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咫與賈疏引趙商問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為四也

目耕帖

卷三

孟西鄭媛館補校

李觀周官論王后之尊而親蠶則女莫不執懿筐獻種則女莫不饁南畝勤禮職則女莫不執婦道佐后而受獻功者先鄭云絜而獻功後鄭謂典婦功曰及秋獻功案先鄭謂冬獻功未若後鄭據婦官謂秋為當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稭之種而獻之于王釋文種直龍反本或作重音同案如字作禾旁作重是種稭之字作童是種之字今俗則反之又禮經會元獻種稭於王助子親耕也則王后不獨

親蠶亦與耕藉之事矣

石守道徂徠集周官閭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主王宮之內人及女官之成令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潛遊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始預政焉嬖倖進而正人廢諛佞入而君德敗亂是以生也

陳傅良周禮說自古極治之世無他唯人主親端人正士不使小人在側而已是以成周盛時內小臣聞人寺人之屬悉統於冢宰使人主不得以私意

目耕帖

卷三

孟西鄭媛館補校

呢內臣不得以非道干故侍御僕從罔非王人此先王治內之嚴也西漢制猶近古三公總九卿而九府之官凡內臣屬焉倭倖如鄧通一有細過申屠嘉得召而斬之况當時內臣亦參選明經之士咸拜議郎更宿王宮以備顧問如揚雄之位執戟孔安國之掌唾壺是也東漢則不然議郎不在宿直人主無由親近明經之士中常侍盡宦者為之卒至羣奄用事孫程始得以專廢立之權董卓終得以成敗國之謀原其所自蓋東漢三公擁虛位



無復西漢統領九卿之職而宦者專權非三公能制之故也

魏校沿革傳敘官內豎倍寺人之數此與寺人正內五人皆特筆見皆不得已而用之但毋乏使令而已多則相與比周勢且難制矣又曰易剝卦也九一陽鎮於羣陰五率羣陰以承一陽故有貫魚以宮人寵之象然孤陽處於羣陰之中鮮不為所斲喪能卦義為剝古聖王漢之自九嫁而下世婦女御皆闕其數而不備傳春秋者復述孔子之意謂

目耕帖

卷三

玉函山房輯佚書

天子一娶惟十有二女其間有待年於國者俛少者年及則長者已衰前後所御實不過數人而已九嬪凡祭祀贊玉盥注故書玉作王杜子春讀為玉案說文王象三王之連一其貫也徐鉉注王中畫近上王三畫均李陽冰曰三畫正均如貫王也類篇隸始加點以別帝王字六書精蘊帝王之王一貫三為義三者天地人也中畫近上王者法天也珠王之王三畫均連貫形俗書不知帝王字中畫近上之義加點於旁以別之然則周禮古文玉

為王者以點畫誤也

敘官九嬪鄭注不列三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世婦注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女御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注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賢疏王之妃妾三夫人象三公九嬪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為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此皆於經無正文而以理言之可補禮經之缺

目耕帖

卷三

玉函山房輯佚書

女祝掌以時招梗禴禘之事以女疾殃注鄭大夫讀梗為亢謂招善而此惡去之杜子春讀梗為更元謂梗禦未至也案張衡西京賦梗林為之靡拉李善注方言曰凡草木刺人為梗又案方言猛葛楨之間曰梗後鄭如字訓義深長吳澄三禮考注以女祝合麗禮官又云禮所當祀不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羣小祀而已舍此則淫祀也國家祭祀皆天子專之於外后特共邊豆而已豈復於宮中自為祭祀之禮哉且文帝尙除祕



祝而先王之時豈有此乎此職宜刪舒芬定本謂  
移屬宗伯是矣先王敬鬼神以明民雖詛祝亦不  
廢之况禱除疾殃而祠以報福者鄭氏所謂門戶  
寵者可謂后宮無此祀耶故刪之則未可也翰案  
女祝主內宮之事宜屬天官國裳說甚正而從吳  
氏屬宗伯亦非

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注良當為告字之誤  
受其巖監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  
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鄭司農云良功絲功織

目耕帖

卷三

美嬌媛館補校

帛案典泉及獻功受苦功鄭司農云苦功麻功布  
紵以功屬絲以苦屬泉貴賤之等也如經訓釋最  
為分明典婦功辨其良苦司農讀苦為監謂分別  
其織帛與布紵之巖細其意亦謂織帛功細布紵  
功巖也後鄭乃統絲泉而言良苦因典泉只言受  
苦功遂并典絲之良功亦改為苦夫無論絲泉皆  
以苦者給公用不近人情後鄭亦自知其說之滯  
故又引先鄭絲功織帛以存一義不知先鄭義本  
自通貫而後鄭故歧而二之也

典泉學布總縷麻草之物鄭鈔解義布有出於麻者  
亦有出於草者如瑱如越為紵為紵然出於麻者  
為多故以典泉名官翰案張劬吳錄交泄定定縣  
有木棉樹高丈餘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也  
可作布名曰白縑此棉布在吳時始見於傳記司  
馬光資治通鑑梁武帝送木棉皂帳此棉布在梁  
時始見於製用古人布止用麻葛周官有典泉掌  
葛重其事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綠  
目耕帖 卷三 美嬌媛館補校

衣素沙鄭鈔解義天子之服九取陽數之極也王  
后之服六取陰數之極也禕言衣則知揄闕亦衣  
揄闕言翟則知碎亦為翟

縫人喪縫棺飾焉注故書焉為馬杜子春云當為焉  
衣嬰柳之材注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故書  
嬰柳接榘鄭司農云接讀為澗榘讀為柳皆棺飾  
案焉之為馬亦猶舜之為魚虛之為虎故書之訛  
誤如此者甚多康成大儒一一是正其功鉅矣然  
亦偶有誤即如此引書穀谷是其一端宋祁筆記



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虞翻笑鄭元不識古文以柳爲味訓北爲北猶別也翻說詳吳志虞翻傳裴松之注以味爲訓參用古文味谷之義若此於娶柳引柳穀是直讀作柳矣

染人夏纁元注故書纁作黛鄭司農云黛讀當爲纁纁謂絳也釋文黛音熏一音鬱案集韻黛許云切音熏淺絳也與釋文第一音合黛又與駝同唐韻紆物切集韻紆勿切並音鬱說文本作駝黑有文

目耕帖

卷三

李媯娘館補校

也廣韻黃黑色也此與釋文第二音合又廣韻集韻並於駝切廣韻駝色壞也集韻駝色變也周處風土記梅雨霑衣服皆敗駝此則音義並殊矣賈疏案易九事章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坤即天地之色但天元地黃而元纁者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亦與黃共爲纁也

追師注鄭司農引詩追琢其璋與今詩雕琢其章不同蓋川三家經也

內服掌王后之六服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履人掌

王后之服屨衣服冠履之常事無所爲嫌也自後世宮妝趨於巧豔如省頰之新月潘妃之蓮花以此爲妍因遂以此爲諱豈制禮之聖人所及料哉王安石新義司服言弁曰弁服弁在上也履人言屨曰服屨屨在下也

夏采建綬注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故書亦多作綬今禮家定作綦賈疏謂爲綦賓之綦必定作綦者綦賓在午月一陰方生陰氣委綦於下故旌旗之綦亦定作綦也

目耕帖

卷三

李媯娘館補校



日耕帖卷二十四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二

地官司徒賈疏引鄭目錄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  
衆徒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以安  
擾萬民鄭鏞解義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  
土地故爲地官所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  
庶之政故又名司徒高柴超集解纂要唐虞以后  
稷司徒分教養二職而此司徒之職並詳稼穡樹

日耕帖

卷十四

一 鄭燮館補校

藝之制蓋兼虞廷后稷養民之任矣專稱掌邦教  
從其重者言也

黃氏日抄陳君舉曰地官掌教難曉以屬官考之自  
鄉老至此長自遠人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  
至充人皆疆場畜牧之官自司市至泉府皆掌市  
井自司門至掌節皆掌門關自旅師草人稻人虞  
衡以至掌染草炭荼屨極於場人圉人無非山林  
川澤田疇之官幾近六十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  
氏司諫誦人司敎鼓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

頓田疇分孽郊里征斂財賦掌管山澤紀綱市井  
管鑰門關而已當時謂之教典何也困學紀聞司  
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  
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  
木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  
松社以別方面賈疏引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對  
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彼三代所都  
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柏

日耕帖

卷十四

二 鄭燮館補校

周居鎬京宜栗此經雖據周一代而言其邦國都  
鄙異處所宜之木亦復不同故云若松相栗也案  
漢書郊祀志高祖禱枌榆社謂樹枌榆於社可以  
相證又尙書逸篇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  
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亦三代舊制似天子立社  
樹得備物邦國都鄙則各就其土宜而用之也  
以土會之澆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爲性案物  
合土性而生生已具有性意不煩改字

其植物宜阜物先鄭云植物根生之物阜物柞栗之



屬今世間謂柞實為阜斗案陸璣毛詩草木鳥獸  
蟲魚疏柞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柞或謂之為  
初其子為阜或言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今京  
洛及河內多言柞斗或云櫟斗黃公紹韻會今世  
謂柞實為阜斗柞即櫟也其房可以染黑俗因謂  
黑色為阜說文解字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  
艸阜聲徐鉉注今俗以此為艸木之艸別作阜字  
為黑色之阜按櫟實可以染帛為黑色故曰草通  
用為草棧字今俗書阜或从白从十或从白从七

目耕帖 卷十四 三鄉館補校

皆無意義楊慎古音周禮阜物之阜音如緇柞栗  
皆有韜彙也攷釋文阜音阜本或作阜無韜音而  
先鄭訓膏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後鄭謂  
膏當為彙字之誤也逆茨之實有彙韜升菴殆誤  
以鄭之膏音而為阜音否則因膏音而附會之也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注故書儀或為義杜子春讀為  
儀謂九儀案義儀古通用漢書鄒陽傳使東牟朱  
虛東蓂義父之後注應劭曰邪儀父師古曰義讀  
曰儀又韻補儀叶牛何切引周官注儀作義古皆

音俄可補釋文

困學紀聞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土有  
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  
五位次曰五隱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  
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恐次曰五纏次曰五濇次  
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塌凡中土三十物種十  
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詳次曰五殖次曰五穀  
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種凡  
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

目耕帖 卷十四 四鄉館補校

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  
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賈疏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  
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  
度日景之法因學紀聞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  
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為法五等  
諸侯之地以分為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  
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  
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



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潁水李氏云周於陽城  
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  
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矣

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  
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  
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  
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  
一先鄭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  
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後鄭謂其  
目耕帖 卷三 五 鄭經補校

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  
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  
于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  
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為可農穀矣賈疏說其  
食者半云天子食其半說參之一云三分之天子  
食其一分說四之一云四分之天子食其一分翰  
案周禮言封國與王制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  
不同王制孟子言其定制周禮之封國並附庸開  
田合計之也王制正義說附庸開田云若封人附

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開田若諸侯有  
功當加地者以開田錫之未與諸侯則地分繫於  
公侯伯子男之封疆而賦仍歸天子故云其食者  
半其食者參之一其食者四之一也周禮鄭注云  
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  
男附庸三同王制正義侯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  
可進為公於四百里上加九同得進為五百里也  
伯於三百里上加七同得為四百里進為侯也子  
於二百里上加五同得為三百里進為伯也男於

目耕帖 卷三 六 鄭經補校

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為二百里進為子也言同者  
謂積累眾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鄭  
注司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也案公無附庸  
謂五百里封疆之外不能再加也侯加九同而為  
公則九同即公之附庸矣宋公爵而有蕭之附庸  
可證魯地七百里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錫  
之士田山川附庸不在定制之內董仲舒春秋繁  
露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  
五里九同七同五同三同自男以上進而加之男



不滿同亦有附庸男封疆百里除本封五十里天子食四之一爲閒田者二十五里餘二十五里當得附庸一男加三同進爲子子封疆二百里除本封五十里天子食四之一爲閒田者五十里餘一百里以三同計之當得附庸三男之附庸方十五里者一餘有十里子之附庸方三十里者三餘有十里皆歸于男論語冉有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子男五十里上有六十里或從附庸餘地推計之也子加五同進爲伯伯封疆三百里除本封七十

目耕帖

卷二十四

七 鄭康成補校

里天子食參之一爲閒田者一百七十五里餘一百五十里當得附庸三十里者五伯加七同爲侯侯封疆四百里除本封百里天子食參之一爲閒田者一百三十三里餘一百七十里當得附庸三十里者四二十里者三侯加九同爲公侯封疆五百里除本封百里天子食其半爲閒田者二百五十里餘一百五十里當得附庸二十里者三十五里者六如此參通庶周禮王制孟子三書皆合矣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

哀先鄭云去幾闕市不幾也皆禮掌客職所謂以荒殺禮者也後鄭易之謂去幾去其稅耳皆禮謂殺吉禮也殺哀謂省凶禮案凶歲子弟多暴闕市若全不幾則作姦犯科者益多後鄭圓通譏而不征之義以爲去其稅扼政之要挾經之心先鄭於皆禮引掌客文渾言殺禮於殺哀無注後鄭斷言之理尤足也九曰蕃樂注引杜子春讀蕃爲藩謂閉藏樂器而不作蕃藩古字通用後以蕃爲蕃育藩爲藩閉故分別言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司徒授

目耕帖

卷二十四

八 鄭康成補校

民不先以賦斂而首及荒政見先王以恤民爲主耳約己者承茅茨土階之規卑宮室所以崇儉也安民者利約椽攻堅之用媿宮室亦非尙華也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五黨爲州使之相賜杜云賜當爲糾謂糾其惡後鄭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賜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案後鄭於受字從杜讀而別通其義賜如字訓則



隱破杜改字之非矣

李叔寶云德行藝皆析而六之蓋德不足則取之行  
行不足則取之藝於六者之中得其一皆足以白  
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材也葉時云觀周公三物之  
教詳於鄉而略於遂則知先王不易俗而修教觀  
周人三年之比賓於鄉而與於遂則知先王不以  
地而棄才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  
而教之和魏校沿革傳僞者外有所為喪其天真  
目耕帖 卷十四 九婦孺館補校

者也情者中有所感離其天性者也禮所以節其  
僞使不偏樂所以養其性使不淫高宗超集解鄉  
三物中已言中和禮樂此復言五禮教中六樂教  
和者蓋禮樂盡藝事之精微中和極德性之粹美  
此可通春官之典也翰案中庸首言中和源出於  
此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先鄭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  
後鄭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也釋  
文肆託歷反司農音四賈疏後鄭之意以肆為適

音讀之肆解骨體者為七體解之案禮郊特牲腥  
肆爛臚祭注治肉曰肆正義肆別也釋文肆敢歷  
反與此讀同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  
之夫家九比之數先鄭云九比謂九夫為井後鄭  
謂九比者家宰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賈疏鄉與公  
邑並為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魏校沿革  
傳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  
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細而繁

目耕帖

卷十四

十婦孺館補校

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先鄭  
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  
謂其簿王應電翼傳比要之數其詳藏於侯國其  
總數則登於天府小司徒受之王國歲時入其數  
侯國則三年而入其要翰案皇甫謐帝王世紀堯  
遭洪水分為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  
為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  
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定壘者九百二十萬  
八千二十四頃不壘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



三百五十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又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千六萬一千人謚蓋及見夏周時圖版之書故鑿鑿言之周禮比要藉可放焉

黃虞周禮說比要在司徒為民籍簡稽在司馬為軍籍

鄭鑄解義令卒伍以為軍濠宜屬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者事不預備不可以應卒苟非司徒教之有素令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得乎案論語

目耕帖 卷五 士師館補校

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古人兵戰皆從教而出司馬法入禮家以此也

文獻通考按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眾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是一夫定以百畝為率而夏農食多脩農食少三者不同而義相備翰案百畝是定額以口之眾寡乃權乎田之肥瘠以地之肥瘠乃權乎數之多少要皆以百畝乘除之

禮經會元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家起一人為軍則六鄉為六軍矣六遂亦七萬五千家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眾僅制為六軍乃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不特此爾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二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遂人職曰以下劑致氓雖受上田中田之民而會之惟以下劑為率其寬民

力可知也

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鄭司農云羨饒也又國之大事攻民大故致餘子鄭司農云餘子謂羨也後鄭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賈疏以經大故當宿衛王宮案書傳云餘子皆大學則餘子不當為羨案先鄭緣兩餘字誤合一訓羨固是餘然餘卒不可謂餘子且徒役大故事復不同未若後鄭之明曉有據也 乃經土地而非牧其田野易被總義遂人總九千二

目耕帖 卷五 士師館補校



百一十六夫之成數故曰萬夫詩人總三十二里半之成數故曰終三十里然未必盡如界畫基局一一為開方之法蓋有井牧焉井則上地中地下地之殊牧則不易一易再易之辨計以中數大率以三夫受六夫之地

困學紀聞禹貢之田九等為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為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目耕帖

卷十四

十三鄉壇館補校

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又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又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朱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內及諸侯一用貢法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中義以匠人溝洫求

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為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翰案禮經會元小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少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田則遂之田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說極名通

夏休周禮井田譜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目耕帖

卷十四

十四鄉壇館補校

之為甸至一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鄉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又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宅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上民數於是損益之陳止齋取其說而序之以為通論翰案夏譜能提其要唯說閒田不與王制合項安世周禮邱乘說一卷今佚不傳困學紀聞論邱乘云朱文公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軍制皆合愚按孫



子作戰簡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  
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  
者車戰革車輕車重車止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  
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  
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  
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  
萬之衆革車千乘按其費用支計則百乘之衆皆  
可知也左氏傳乙卯楚師軍於郟丙辰楚重至於  
郟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

目耕帖

卷十四

十五 鄭禮館補校

楚師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抄擊之患唐訢齋云  
儒者多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  
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翰案此說詳洽  
可以補注疏之缺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注政稅也政  
當作征故書域作邦杜子春云當為域案故書地  
邦不成語從杜正之是也政內包有征義經字似  
不必改

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注杜子春云有富為菹

以茅為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為藉謂祭前藉  
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元謂菹士虞禮所謂苴刲  
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命佐食  
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  
祭蓋束而去之守祀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案後  
鄭曾成舊義菹苴經異字藉隋物別名也

大軍旅會同正泊其徒役與其輦輦注故書輦作連  
鄭司農云連讀為輦及窆執斧以泣匠師注故書  
泣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泣案輦之作連泣之作

目耕帖

卷十四

十六 鄭禮館補校

立皆古字通用

鄉師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黃度說注而陳之以旗  
物句絕玩文義當以致衆庶而陳之句絕

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巡作逆屯或為臂鄭大  
夫讀屯為課殿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殿為前後屯  
兵也元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為屯後也  
案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臂於人身在後而處於  
下故製字取殿為義屯為聲故書屯作臂假借字  
鄭大夫讀課殿不如杜子春讀屯為得故注從杜



作屯也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鄭  
司農云則讀為周急之周王應電周禮傳遺人職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難阨但掌其所賜之物耳司  
稼巡野觀稼而明其急而平其輿則以補助其耕  
斂之所不足也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王命施  
惠並疾病亦在所賑恤然二官所治者廣故鄉師  
視出巡以王命施惠代王行也

正歲稽其鄉器比吉凶二服闋共祭器族共喪器州

目耕帖

卷二十四

七鄉版備補校

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邱葵周禮補亡成周  
盛時以禮樂為治而行禮樂者必有其器唯使比  
閭族黨州鄉之民於鼎俎之旁尊罍之下琴瑟鐘  
鼓之間無日而不學習所以優而游焉廢而佚焉  
直如飲食之宴樂習為故常而俗之不善者寡矣  
序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禮經  
會元有公兼冢宰者惟周公位冢宰是也有公兼  
司寇者太史司寇蘇公是也太保率西方詩侯畢  
公率東方諸侯又以公兼二伯也二鄉則公一人

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兼大夫  
也六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世婦  
每宮卿二人是六卿又兼六宮之職也蓋周人因  
事以置官周禮因官以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  
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  
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王志長剛  
翼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孟子所以取桓公之  
官事無攝也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掌孔子所以  
斥管仲之官事不攝也王應電翼傳周官之法在

目耕帖

卷二十四

七鄉版備補校

朝則為六官在國則兼鄉遂之官及都鄙之君故  
平居則六卿各教其所治之民不必別立守令國  
有大事而致民則六卿各率其鄉遂之民而至不  
必別有徵召國有大故則六卿各糾其民而守不  
必別為長帥其有會同師役而用眾則六卿各帥  
其鄰家所統之民而往不必別為之將觀夏書甘  
誓乃召六卿帥六事之人則此法自古已然所以  
體統令一情意流通而無後世內外隔絕上下扞  
格之患也案三說皆深得周禮制官精意可以贊



歐陽永叔設官太多及蘇頌濱未有一官完善之說而祛其惑矣

章俊卿羣書考索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大夫卿也而謂之大夫者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則卿固可謂之大夫矣卿知進止之義故職於朝則謂之卿正其位也大夫以智帥人分治六卿則掌卿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故名曰大夫非卑之也翰案鄉大夫三年大比賓興賢能亦正是大扶進人之義

目耕帖

卷十四

元鄉校補校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據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謂七尺爲年二十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謂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言已下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已下案陸深春風堂隨筆古以二歲半爲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學林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按周禮賦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石歲而論語云六尺之

孤則十五已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又考古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則所謂五尺者今三尺七寸也六尺今四尺四寸四分也七尺今五尺一寸九分也古人以七尺爲斷今人以五尺爲斷非古人長而今人短也尺之長短異也然則文王十尺止當今七尺四寸湯九尺止當今六尺六寸六分黃度周禮說征不言歲而六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若矧短侏儒則舍之

目耕帖

卷十四

元鄉校補校

陳深周禮訓雋國中地近役多故晚征而早舍之野地遠役少故早征而晚舍之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先鄭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案漢武帝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元封五年詔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案茂才與吏民同察之名曰異等視孝廉之舉爲重李令伯陳



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是秀才在孝廉之上令伯仕蜀此亦漢制也

王昭禹詳解五家為比不過防其奇妄未必有可書  
之事也五比之問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  
中可書者二四問之族則書其孝弟睦婣是於八  
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也至  
五族之黨然後書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至三  
年鄉大夫又攷之然後賓興焉且謂詳且慎矣  
退而以鄉用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目耕帖

卷三

王顯媛館補校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注鄭司農云和謂開門  
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以觀士也  
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  
無讀為舞謂能六舞後鄭足先鄭之義不從子春  
和容為和頌之讀故易之為和載六德容包六行  
又謂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射與案  
儀禮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謂以禮樂射也大  
射賓射燕射是矣此亦以禮樂射而有主皮者蓋  
周時禮射武射兼用惟鄉射之禮有主皮後凡大

射賓射燕射皆用之故孔子有古道之歎也

此謂使臣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禮庫  
一鄉利病及風俗善惡惟鄉人知之其中有可推  
者使民興之而因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以宜於  
民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天下官吏悉總於吏部賢  
不肖何自知之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黨正及四時  
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注彌親  
民者於教亦彌數賈疏上文州長唯有建于建寅

目耕帖

卷三

王顯媛館補校

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  
祭樂並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  
州去民遠不讀法州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  
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示彌親民者則非直  
解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林  
之奇周禮全解讀禮有因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  
類有因乎事者若祭祀之類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  
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



目耕帖

卷十四

三善如娘館補校

齒注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僕也李觀周官論凡射飲酒比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齒于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居于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僕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者有如此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之上士子男之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凌長者不容於其間矣甚矣先王尊長敬老之義隆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注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讀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案鄭所據者當時別本蓋劉向所校與

春秋祭酺亦如之注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元謂按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蟻蟻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崇雩云

目耕帖

卷十四

三善如娘館補校

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案後鄭以步酺古皆有據故兩疑之而杜改步為酺於理尤洽故從而通之王應電翼傳古禮民不得羣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此言春秋祭酺蓋亦祭社畢而民得相與飲酒因以書其行也五家為比十家為聯文獻通考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暴戾刻核之小人

閭胥凡事掌其比隣撻罰之事注故書或言釐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釐撻罰之事案釐以酒爵罰之撻以扑刑罰之罰承釐撻杜讀視故書為順吳澄三禮考注小胥職釐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與此同釐撻罰而使之知所警書其敬敏任恤而使之知所勉二者不可偏廢



之金瑤述注有罪相及人固不敢為惡然稔惡者其事敗露猶可以逃有無授無節唯園土納之法則逃無所之矣二法並見於比長所治者寡事易得其實也

柯氏潛曰周禮設官以鄉遂二職計之五家以一下士為比長一鄉則二千五百下士矣每間以一中士為閭胥一鄉則五百中士矣每族以一上士為族師一鄉則二百二十五上士矣黨正下大夫為之一鄉則二十五下大夫矣州長中大夫為之一目耕帖

卷十四

王嘉慶館補校

鄉又五中大夫矣而鄉大夫則一鄉也合一鄉之官已有三千二百五十五人之多推之六鄉不過七萬五千家而官則有一萬九千餘六遂亦然準是而制祿吾恐服南畝之民其家將不衣不食悉以供職猶不足矣不知此鄉遂諸官皆有爵秩名位而無府史胥徒乃鄉遂之民差其等正其位職其教自治一鄉而無刑政之權者也其所為比長閭胥族師皆就鄉民中擇其德行才能足兼五人二十五人百人者為其秩以等之為其田以處之

其所為祿或兼二家或兼四家中士亦倍下士下士亦倍中士悉令自耕自給固不若在職之官上士下士食民間之賦稅也至黨正州長鄉大夫則已嘗為大夫其家既受田別有宅田官田以賦其祿所以設官雖多而無祿浮於賦之患也翰案鄉大夫職有鄉老二入柯氏雖據理為言恐古法應即如此也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注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賈疏案孝經緯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

卷十四

王嘉慶館補校

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禮經會元周人祖以后稷而郊祀之以配天非社事配地可比故封人謂王社壝而不及稷以見尊祖重農之意破康成舊說亦自有識

俞庭椿復古編謂封人封國造邑為邦土之事以復冬官吳澄三禮考注謂封人所掌與下文牧人充人牛人皆祭祀壇壝牲牲之事合屬禮官舒芬周禮定本並正之云芬按左傳宣十一年楚滅沂使



封人慮事以授司徒今職文有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壝封其四疆之說則是司徒之屬明矣又大司徒有奉牛牲之文此官則有飾牛牲之說是與下職牛人皆當爲司徒之屬無疑也夫牛之爲牲莫大焉者充人牧人之設要亦重此也牛人既屬司徒則牧人充人亦當以類聯矣

鼓人教爲鼓而辨其聲用易旼總義以六鼓之聲用攻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磬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冥氏又用之以毆猛獸路鼓用於鬼

目耕帖

卷十四

三七 鄭玄補校

享大司馬又用之以教戰大僕又用之以待遠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養鼓惟鋪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也聲用各有所主不可不辨鄭注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王應電稟傳雷靈二鼓如注說頗難解釋且製造攻擊並難施工愚謂古人制器必有象象雷鼓取法於天靈鼓取法於地或擇其時日加鞀人冒鼓以啓蟄之日或用其數如廣長幾尺今無所攻不可強爲之說也晉鼓長六尺六寸

凡鼓短則聲疾而遠聞戰事貴武猛故以晉鼓鼓其進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鼓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王昭禹詳解兵舞用之山川矣司干掌舞器而及於祭祀賓享是不止於山川也羽舞用之四方矣籥師掌羽舞而及於賓客饗食是不止於四方也但此見於地官以地事民事爲王山川社稷四方地事也旱暵民事也教皇舞注

目耕帖

卷十四

三八 鄭玄補校

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敝案後鄭說爲優牧人掌收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先鄭云牲純也後鄭謂牲體完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先鄭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爲幽幽黑也後鄭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案犧牲對言不得爲純色夏至祭地不得爲春夏故後鄭易之黝卽黑也似亦無煩異讀陳祥道禮書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黃



不以黜蓋陽祀以駢為主不必皆駢陰祀以黜為主不必皆黜牧人所言亦大率而已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駢黑則四方有用駢黑者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含諸則山川有用駢者說義極圖微

凡外祭毀事用龙注故書毀為氣龙作厖杜子春云氣當為毀虛當為龙龙謂雜色不純毀謂剛辜候廢毀除殃咎之屬案揚子法言先知篇甄陶天下者其在和平剛則氣柔則坯注氣破瓦又破器也

日耕帖

卷三十四

三九如蒙補校

氣破卽是毀子雲奇字多本周官氣義自古似不必改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後鄭謂享獻也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為楛楛謂之杙可以繫牛案後鄭說享牛求牛皆有經據唯改職為楛似涉臆斷職人蓋謂祭祀有職事之人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先鄭云互謂楛衡之屬後鄭謂互若今屠家豚肉格案後鄭說是互字實象肉格之形

充人展牲則告牲先鄭云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後鄭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先鄭言選方選不得告牲後鄭夕牲義長王昭禹詳解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擇以為牲則有納而視之之禮朔月月半則有

日耕帖

卷三十四

三九如蒙補校

巡牲之禮將用之則有卜牲之禮及夕則展牲及期則牽牲射牲割牲毛牲者宗伯贊王牲者大宰奉牲者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告牲牲贊頌牲者充人分職聯事祭祀乃克舉也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注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賈疏引孝經緯授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滂泉宜種稻案緯文多言符瑞謬悠難信若此等實足與經相發明也王昭禹詳校



地之法見於載師又見於草人蓋載師物地以任其用草人物地以糞其種

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陸佃禮象康成以家邑爲大夫采地小都爲卿采地大都爲公采地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不足蓋有通濶焉雖卿或在置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

鄭樵六經輿論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

目耕帖

卷十四

至如家備補校

之征二十而五夫取民十一中正之法故康成疑爲田稅近輕遠重似非周公之制賈疏又謂近郊役多故十一遠郊役少故二十而三甸稍縣都則益遠故十二蓋以田稅言也不知經文旣曰凡任地則是地而非田園廛漆林皆非田也安得謂之田稅蓋園者雜貨所產廛者百貨所集先王抑末之法以爲在國之園廛可輕故二十而一自郊以往每增之不過十二若漆林之征其利厚則非二十而五不可緣上文言任地言園廛則知下文所

云皆承上文園廛之文而非田稅明矣若周公田稅而有十二之征又何怪後嗣之田賦稅畝哉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先鄭引孟子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民矣案孟子所謂里布載師之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所謂夫布閭師之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蓋載師任地使無曠土閭師任民使無曠力故宅不毛民無職皆有罰所以警游惰也文獻通考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

目耕帖

卷十四

至如家備補校

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游惰者爲經常之征斂矣是無罪而受罰也可乎  
鄭注里布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賈疏引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以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云爲之旨輕重之差鄭答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有其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案鄭於廛里訓里居此以二十五家說里故



解非經意故答亦含混此里仍是里居非二十五家之里也宅而毛則有絲枲之出其不毛者雖無絲枲亦使出一厘之布以罰之布錢也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作布縷之布解則令實有不可矣文獻通考民無職者一而已載師出夫家之征閭師止言出夫布何也載師承上文宅不毛田不耕之後乃示罰之法也閭師承上文九職任民之後乃常法也均之無職之民而待之有二法何也蓋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末作之人皆於常法之外

目耕帖

卷十四

三善齋館補校

別立法以抑之如關市譏而不征或征之譏者常法也征者所以抑之也閭民或出夫布或併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併出夫家之征所以抑之也朱子曰載師之職乃任地之法為士大夫之有土者言宅不毛者為其為亭室也田不耕者為其為池沼也民無職事者又其家所養浮泛之人也舍本趨末故稅重以示罰閭師之職乃任民之法其無職者即大宰九職中之閒民與小民游惰者異故稅亦從輕江慎修周禮疑義舉要宗此說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椹不蠶者不自不績者不衰王應電翼傳凡民之事有一定而不易者九職是也有兼為而不費者樹畜是也故先王之世雖士工商家靡不受田使知稼穡之艱難婦女各勤蠶績比戶皆務樹畜不勤則有五者之罰使不得備禮厚生正德之意皆具其中矣載師以其不務本業故徵其財閭師以其不能兼職故殺其禮上之人非利其財也將驅之以務本耳非斲於禮也將愧之而使勸耳

目耕帖

卷十四

三善齋館補校

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魏校沿革傳縣師主天下之兵賦不屬司馬而屬司徒者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屬於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司馬此權制也故司馬調兵必檄司徒之屬先王所以防微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黃度說委積鄭注以為餘瀆用非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如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豈餘瀆用耶又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以餘瀆用之穀不足以給而不出可乎遺人所



掌委積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之大略如今省  
司義倉米各有所屬耳

以恤民之難阨又以待糶旅注故書難阨作搯阨羈  
作寄杜子春云搯阨當爲難扼寄當作羈案釋文  
據音難又音謹故書多假借字謹其本音假作難  
字杜以今文讀釋之也

邱濟大學衍義補周禮司徒十三荒政是國家遇凶  
荒之時臨時救濟之法也廩人所掌是國家每歲  
計其豐凶以爲嗣後移就之法也遺人所掌是國

目耕帖

卷十四

姜嫄媛補校

家平時將國賦所餘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濟之  
法也蓋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其將荒也先有以  
計之其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時所以遇  
裁而無患歟翰案耿壽昌之常平倉長孫平之義  
倉朱子之社倉皆本廩人遺人古法而交通之汲  
長孺之矯詔發倉范希文之興工佐食富鄭公之  
募兵安流則皆本司徒十二政而善師其意者矣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犂之  
力政注政讀爲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又云

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犂則轉委  
積之屬案土均云掌平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  
事以均地貢亦作政字注亦訓爲所平之稅案地  
政不限於征鄭改政爲征止以稅爲言恐非也力  
政雖似專言力役之征然渾言之曰力政亦隱有  
惟正之共義似亦不宜改字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  
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注旬均也  
讀如普普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均者

目耕帖

卷十四

姜嫄媛補校

案豐卦初九雖旬无咎王弼注旬均也旬均之訓  
承用已久鄭鏐周禮解義旬作如字引左傳龍見  
而畢務火星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南至而畢及  
定之方中詩謂力役必在農隙之時旬用三日則  
一月九日一冬凡二十七日中午則一十八日無  
年則九日可備一說陳汲曰林勛本政書云訓役  
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爲聯歲輪一人祇役一月  
其九人各於其家償其三日之役則民無道路之  
苦官無交番之冗周官所謂五人爲伍十人爲聯



者大概如此若每人用之三日煩擾已甚

章俊卿羣書考索役法莫詳於周禮伍兩師軍之法

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

有人此胥役也比周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司徒

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族師校民之衆寡以起役鄉

大夫辨年之老少以行役均人論歲之豐凶以行

役明以察之公以處之仁以憫之所謂悅以使民

民忘其勞者矣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

目耕帖

卷十四

毛如煥補校

教之賈疏大司樂及此下文皆云教國子弟連弟

而言故鄭兼言之也困學紀聞魯孝公之爲公子

嘗入京師爲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

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

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又使其屬

帥四夷之隸守王之門外且蹕注門外中門之外

困學紀聞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

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

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

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

有學蓋謂此案門外中門之外與虎門不同李叔

寶云路寢門畫虎以示威猶中門爲雉門畫雉以

象文明

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注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

書中爲得杜子春曰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

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

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

目耕帖

卷十四

毛如煥補校

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

爲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

注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爲隸案鄭注經本

作隸從先鄭正字也前三注皆以義得兩通故兩

從之然杜氏讀遊爲猶似甚迂曲

鄧元錫三禮編釋古之教者合道與藝而爲一故下

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今之教者離道與藝而爲

二故卑者溺於技高者蕩於虛此學之大辨也

困學紀聞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於



釋文夕桀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愚按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干寶等云今有夕桀各為二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翰案賈疏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為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玩疏語意當作今有重差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為今有重差夕桀鄭言句股故云與鄭異今疏本作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夕桀二字亦後人所加

目耕帖

卷十四

三 鄭煇館補校

鄭錡解義王者以天下為一身己之德成於無過亦欲天下之民有德行而無過惡故為民設司諫猶師氏詔媿之意為民設司救猶保氏諫惡之意也邱葵周官補亡凡人有仇隙在心相為爭搆雖鼎鑊在前不顧也及禍患已成害深性命未嘗不隱自悔恨而歎旁人之不我救止焉先王燭知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之使不至於此地忠厚之至也禮經會元曲禮記弗共戴天者人子復讎之心調人使避諸海外者國家和難之法翰案孟子論舜為

天子卑陶為士瞽瞍殺人云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義出於此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郝敬完解殺人而義鄭注謂其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則殺之為得其宜如其言則天下挾睚眦之怨皆得借父兄見辱而殺人矣王與之訂義曲禮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記所言復讎之義此經所言和難之法義實相備且其所和者由於過其所不讎者在於義非縱惡也

目耕帖

卷十四

三 鄭煇館補校

唐時殿中侍御史楊萬頃殺張審素素子手殺萬頃繫表於斧言父冤狀元宗殺之昧於周禮之義矣後韓愈作復讎狀以為據禮經則義不同天者注令則殺人者死殺之與赦宜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是其所謂宜殺宜赦猶得周公以義斷讎之意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注重天時權許之也賈疏權許之其實非正禮也方孝孺周禮辨疑極論不禁之非邵賈春容堂集迥一



說云妾之於禮久矣有賤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於奔命蓋言速也奔者必非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是故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字者有奔而嫁者其說奔女為妾甚有識但於不禁二字終未洽吾鄉朱廣文曾哲嘗說此經云奔者不禁當屬下句逆讀謂之承上二事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有奔者而不禁之與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皆罰之最得經旨

目耕帖

卷十四

聖師遺教補校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賈疏緇以絲為形才為聲故誤為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留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即破為色此純帛交祭義蠶事以為純服故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明即為色解之昏禮云女次純色鄭云純衣絲衣以昏禮純衣絲理不明故以絲理解之也案釋文純側其反集韻莊持

切緇或作純史記五帝本紀黃收純衣司馬貞索隱純讀曰緇皆本鄭讀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賈疏案詩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不在勝國者彼謂周公未制禮之前此據制禮之後故不同翰案召伯巡行南國曾聽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其德愛其樹故有甘棠之詩但言聽訟不聞聽男女之訟也男女之訟自是行露詩其云雖速我訟豈定知聽訟於甘棠之下乎殊涉傳會而無理

目耕帖

卷十五

聖師遺教補校

劉敞七經小傳治謂正萬民交易之法教謂使三市信義不欺政謂平萬物輕重之價制謂制盜賊姦偽之民量謂執五量以定穀米之平度謂謹五度以定布帛之制禁謂壞法亂俗之物不償於市令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憲於民八事者司市之大經司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債注債賈也物有定價則賈者來也釋文成賈音嫁注下不音者皆同薛氏及沈氏成賈定賈奠物賈其賈平大賈小賈賈賤恒賈而故賈凡十二音賈餘音古案賈庇之賈商賈



之賈並作賈陸音極分明今本注定價後  
入以今文改之非唐時舊本

司市大市日廼而市又有朝市夕市與易繫辭日中  
爲市不同者蓋就日中之市而變通之不言日中  
者仍以日中爲主也

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泣焉而聽  
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泣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注  
故書泣作立杜子春云奠當爲定鄭司農云思辭  
也次市中候樓也立當爲泣泣視也元謂思當爲

目耕帖

卷十四

聖朝經籍補校

司字聲之誤也案思次介次皆市亭名思亦若案  
思取覆思之義先鄭以思爲辭與下介次不類後  
鄭改思爲司亦無所據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  
地之敘注故書辟爲辭鄭司農云辭布辭訟泉物  
者也元謂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之入及布遺  
忘案辭辟文以相似而誤後鄭以辟法爲訓甚當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  
使人執之以通商以出貨賄者王之司市也以

貨賄者邦國之司市也耶光玉古周禮貨賄自內  
出者山而達之門及關自外入者出關而過之  
門及市與司關相聯

其附于刑者歸于市注故書附爲柎杜子春云當爲  
附釋文柎方符反沈音附案說文解字柎闕足也  
玉篇柎花萼足也凡草木房謂之柎儀禮士冠禮  
素積白屨以魁柎之注以魁蛤灰注其上使色白  
也柎字本有附注之義故古文假借作附也

目耕帖

卷十四

聖朝經籍補校

一帑命夫過市罰一革命婦過市罰一帷注此王  
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過市者諸侯之國與王同  
以其足以互明之魏校沿革傳市者言利之地國  
君遊觀於市則市人何誅焉夫人世子命夫命婦  
罰幕帑蓋帷蓋曰無以自蔽也尊貴非刑罰所加  
故以禮示罰不敢斥言王故舉國君爲說

王應電周禮傳周官詳於關市山澤之政世儒疑者  
蓋習見莽歆安石之流浚民禍世之酷而不知周  
公所以開富教之源以正人心而厚禮俗蓋以是



爲根柢也自市政廢而貨之無當於民用者居其大半其作之也以時力是奪民功也其成之也以百材是暴天物也其用之也滋淫侈是敗民德也自山澤不掌於官然後愚民妄取而竭用之盜竊公行而有司不問而物生之源隘矣况商賈籠雞致之貨聚民擅山澤之利有司因以此鬻法胥吏因以此作奸工非淫巧而不贏農遇豐穰而常餒俗益偷而財日匱皆職此之由周官之立市政也聯關門以識百物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無

目耕帖

卷二

吳炳燾補校

靡者使微所以消游惰備夫裁厚民俗者至矣而且治質劑辨名實以息詐僞以防黠媮皆所以教民養民而上一無所利之也故於門征商之賦則不征其屢於關市征賈之屢則不征其貨而關門之財則以養死政之老孤布之征布則以斂不售之貨而買者各從其抵而上果何所利於其間哉質人壹其淳制注杜子春云淳當爲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也皆當中度量元謂淳尸盟之淳案釋文淳尸劉反純反集韻淳主尹切音準布帛廣幅也

與純通劉昌宗專取鄭音集韻則取子春音義矣屨人掌斂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屨布而入於泉府注鄭司農云紵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爲僂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元謂總讀如租穗之穗穗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也案先鄭以紵爲列肆之稅與下屨布義復攷說文解字紵續所緝紵布當是布縷之稅杜以總爲僂而訓爲無肆立持似從曲禮毋僂言之僂生義未免迂曲鄭讀如穗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證以禹貢納總實有經據

目耕帖

卷二

吳炳燾補校

但銓衡添設似當單指粟米斗斛之稅也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注故書滯或作屨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官爲居之貨物沈滯於屨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喪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屨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市屨而不征法而不屨則天下之商皆僣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屨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屨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屨元謂滯讀如沈



滯之滯珍異四時食物也不管而在歷久則將瘦  
臞腐敗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抒民事而官不  
失實案後鄭說珍異及入於府最切當故書歷字  
內蘊有滯意先鄭卽此歷字與孟子歷而不征法  
而不歷兩歷字會通似不必改字爲滯也

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債慝者而誅罰之注引鄭司農  
云債賣也賈師凡國之賣債注債買也故書賣爲  
買注於兩處字義訓釋畫一今俗稱賣買者殆出  
於此

目耕帖

卷十四

吳郡婦館補校

司說掌憲布之禁令卽司市之禁說司稽掌執市之  
盜賊卽司市之去盜二官專其職司市並其事也  
胥令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  
謂掩捕其不正者買說習是習學之習襲是掩襲  
之襲故從襲案習襲皆以因重爲義故書襲爲習  
假借字杜定爲襲而訓爲掩捕恐人誤以習學爲  
解也

肆長敘其總布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僂案歷人總布  
杜子春亦讀總爲僂後鄭易讀爲總此復從杜而

引之殊嫌歧解

漢書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國法注李奇曰國謂  
錢也圖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大  
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  
財幣之官故曰九府國法謂均而通也案爾雅有  
九府之名則醫無閭之珣玕琪會稽之竹箭梁山  
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多珠玉崑崙虛之璆  
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與其五穀  
魚鹽也此謂財物所藏如府與十數八陵爲類非

目耕帖

卷十四

吳郡婦館補校

立官府以掌之顏監據周官言九府爲得其實然  
李說亦未全非也以漢志說國法云黃金方寸而  
重一斤錢圓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  
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  
布束於帛國法以錢圓爲主刀與泉皆錢也黃金  
布帛皆以此乘除之則周官泉府實掌國法故以  
泉名官其八府各司出入而金玉幣亦準國法以  
通之可知周公之官禮固揆乎太公之法也因學  
杞聞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一



品章昭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于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自古而然矣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楊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賣者注故書滯為痺杜子春云痺當為滯案痺字不誤左傳襄十九年荀偃痺疽杜預注痺疽惡創漢書嚴助傳南方暑溼近夏痺熱注師古曰痺黃病史記倉公傳風痺客胛難於大小洩溺赤張守節正義痺音單旱也胛膀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也

目耕帖

卷十四

吳郡張補校

漢書藝文志痺十二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痺黃病蓋人緣暑溼風熱每得痺病貨物積久而受地溼之氣或為暑風蒸鬱熱從內生必致霧敗猶人之黃病者然痺義自深似無煩改為滯也又各從其抵注引鄭司農云抵故賈也元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也案抵亦宜如字讀抵猶當也史記高祖本紀傷人及盜抵罪注謂各當其罪漢書武帝紀作角抵戲注兩兩相當皆是以抵為當各從其抵謂以此物抵彼物使相當也今俗

官府有交抵市肆有舖抵古之遺言歟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劉彝中義吉事不廢業故旬日可償喪紀廢業寬至三月者容其葬後徐措備也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先鄭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後鄭謂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於國事受園廩而貸萬泉者則其

目耕帖

卷十四

辛郡張補校

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案先鄭說迂曲後鄭準載師服事於國之稅為息又引王莽貸民治產為證實非經旨陳傅良辨注之誤而以為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為息雖較近理要未離乎康成之見也王應電翼傳通一說云息保息之息使民為國服役以償所貸是民得以其力濟其急生息之也頗與情理為近

文獻通考經制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無



足怪者自漢以來亦復如是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圖略爲便間有以周官之法行之者不旋踵且以厲民而階禍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儒見其効如是於是疑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雖贖趾之意則不可行愚俱以爲不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中主亦能行之三代之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復不可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雖諸侯與卿大夫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與民則不容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委之百官

目耕帖

卷二十四

至如嬭館補校

有司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載更代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疲悞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而以周官之法行之則政煩而事必擾民必病教養之恩未孚而追呼之苛撓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又云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遺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不可得而天下驟然幾致大亂左氏傳言鄭譏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飢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貧者願貸貸與而不能償則虧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非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而兩

目耕帖

卷二十四

至如嬭館補校



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未嘗見  
 其有熙寧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  
 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君分士而治  
 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  
 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狗時之徒  
 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  
 也蓋累世之私士子民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  
 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  
 宣化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

日耕帖

卷十四

聖賢館補校

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注鄭司農云鍵讀為蹇  
 管謂鑰也鍵謂壯也賈疏先鄭讀鍵為蹇者欲取  
 蹇澀之意案先鄭云鍵謂壯則蹇只取其音耳非  
 以蹇澀為義郝敬定解晨啓則授管昏閉則授鍵  
 論語晨門司門所屬序官所謂每門下士二人也國  
 語關尹司關之長序官所謂上士二人也  
 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注正讀為征困學紀  
 聞正者禁其淫侈而歸於正也注讀為征恐非

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先鄭引孟子關幾  
 而不征則天下之行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賈疏  
 彼正法不征商旅則有說此經存故不征亦所以  
 說民故取一邊為證也案疏說欠明嗚蓋關之設  
 本以譏察出入而龍斷之徒私挾負販商多財病  
 農設之征所以抑末也孟子謂征商自賤丈夫始  
 卽指中古之法非商本無征也關有幾亦有征於  
 凶札則第幾而不征此變通之微權惠政寓焉戰  
 國時關之征無問凶札歲以為常且有借關之名

日耕帖

卷十四

聖賢館補校

而橫征者故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  
 為關也將以為暴而論仁之五又曰關譏而不征  
 此為救時之策猶漢高約法三章之意孟子又言  
 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無征文王當紂之時王  
 室如燬天下憔悴於虐政故於關市盡去其征亦  
 救時之策然也然則官禮所言為正法孟子所言  
 乃法外之仁也  
 學節以英蕩輔之注杜子春云蕩當為奮謂以爾器  
 盛此節或曰英蕩書爾困學紀聞英蕩者英刻書



也蕩竹箭也刻書所使之事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符其遺制案王說蕩竹箭也本釋文所引干寶注葉時禮經會元蕩蕩者刻玉之竹術亦同此說王昭禹詳解英玉也詩云尙之以瓊英乎而英蕩大角見禹貢宜從竹謂節以玉與竹也其說又異

陳群道禮書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

目耕帖

卷三四

美娜館補校

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新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小行人有管節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鄭氏謂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者說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虎節人節龍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者

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使節而貨賄之事不與也然節不特八節六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櫛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爲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琬圭琰圭穀圭使者爲信於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爲信於道路者也謂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不特施於使者民亦與

目耕帖

卷三四

美娜館補校

之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考工記牙璋穀圭七寸琬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武之仗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都守唐符璽節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珪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珪其



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  
右者非是

崇節凡通達道路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  
則不達陳傅良說周官凡往來必有節是以其時  
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說民皆士著周衰國自為政  
任民所之無所稟命蓋王官之守不能行於外服  
矣漢文帝時盡去闕禁當時矯偽者乘傳而行郡  
國出粟賦錢至莫敢誰何乃知先王納民於軌其  
制善也

目耕帖

卷二十四

聖朝奴僮補校

目耕帖卷二十五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三

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里安阡以樂昏擾阡  
以士宜教阡稼穡以興勸利阡以時器勸阡以強  
予任阡注變民言阡異外內也阡猶憺憺無知貌  
也王志常刪翼思按六遂所教者農也故變民言  
阡阡從田從土蓋民以田為生無田則亡矣故惟  
三代之主為有民後世據阡之上而得為君皆幸

目耕帖

卷二十五

一鄭奴僮補校

也翰案說文解字阡田民也詩衛風氓之蚩蚩唐  
石經注疏並作阡與氓同趙宦光說文長箋以  
氓為民阡為民田分為二非是楊慎經說氓從亡  
從民流亡之民也引周禮新阡之治注新徙來者  
為證案民從亡者言民易散難聚非專屬新徙之  
民而言周禮注新徙來者釋新義非釋阡義遂人  
之安阡教阡阡皆民非皆他國新徙者孟子願受  
一廬而為氓天下皆悅而願為之氓矣皆言民蓋  
阡從田為義氓從民為義也



以土均平政注政讀爲征土均掌均平其稅案政當如字訓政謂農田之政也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又云元謂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者皆所以饒遠也案孟子百畝之田不言萊又餘夫二十五畝皆與此不合蓋孟

目耕帖

卷三五

二鄉展館補校

子只言受田之正數休而不耕之萊不在正數之內故不計也且考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則以遂人田百畝萊五十畝三分而二之止百畝也中地食者半以遂人田百畝萊百畝兩分之亦百畝也下地食者參之一以遂人田百畝萊二百畝三分而一之亦止百畝也以食計之周官孟子所言詳略不同其實則一餘夫亦如之劉敞七經小傳謂如之如其萊也引孟子餘夫二十五畝名物考所謂如之者言上地田二十五畝萊半之得中

畝半中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蓋孟子所言餘夫二十五畝古之定制遂人以萊加之明厚賦之政也

鄧元錫三禮編釋遂人治野卽小司徒井牧田野之濶詳之六遂地平曠可井也遂溝洫澮以通水於川自高而趣下徑畛涂道路以通道於國由小而大黃度說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遂人獨言十夫有溝者何也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實九夫而兼溝計有十夫之地故云

目耕帖

卷三五

三鄉展館補校

十夫也陳汲說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名之其實一制也鄭樵六經輿論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同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注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



於鄉遂及公邑等政鄭意以二處不同故為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為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為井田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下為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攷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何用立為異說分制田而為二但講求周禮未精耳今畫為圖以示之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則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目耕帖

卷五

四庫全書補校

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為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為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而溝洫井田之制未嘗有異也

因學紀聞禹畫方平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於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于駟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于產作封洫而伍田疇者以為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惟戎車是利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故溝洫之成息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耕帖

卷五

五庫全書補校

日之積

遂師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注故書庀為比鄭司農云比讀為庀庀具也案委積掌於遺人遂師第比考之比當讀如字下比敘其事先鄭亦謂比讀為庀案比敘義順亦當如字讀

及窆抱磨注鄭司農云抱磨下車也元謂磨者適歷執紼者名也賈疏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練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為適歷也因學紀聞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載



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郝敬完解泡磨謂封曠用甄磨確使平抱親執也說亦近理

遂大夫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注四達者治民之事郝敬完解四達自遂大夫達

縣正縣正達鄧師鄧師達鄧長鄧長達里宰里宰

已下無爵故止言四

遂人以輿耨利毗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耨注皆引鄭

大夫讀耨爲藉杜子春讀耨爲助而里宰注足成

其義云耨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北合

目耕帖

卷三五

六婦孺館補校

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爲名賈疏漢時在街置室拾

彈一里之民困學紀聞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

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攷禮注

而鄭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爲術誤矣漢食

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

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

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里胥之塾其卽里宰所

謂耨者歟楊慎丹鉛總錄引此以爲漢名街彈今

申明亭也翰案說文解字耨股人七十而勸勸

稅也張揖博雅耨稅也洪武正韻耨商時之稅今

通作助鄭大夫讀藉杜子春讀助皆取助者藉也

之義陳友仁總論云孟子八家同養公田卽里宰

合耦于耨之義然非止一井蓋合百家之衆共耕

十千畝之田詩所謂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也似較

舊說爲勝鄭注旅師耨粟亦以助作一井之稅爲

說此止因耨生義爾

鄰長學和糾相愛魏校沿革傳鄉遂羣吏漢散爲亭

長三老嗇夫尙以教導爲務古制時見一班至唐

目耕帖

卷三五

七婦孺館補校

爲里正坊正村正宋爲保長者長則僕僕執役於

官唯徵催錢糧勾攝公事爾世變而江河愈趨愈

下矣

旅師掌聚野之耨粟屋粟開粟而用之質劑致民平

頒其與積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案而若皆語辭

而字不誤鄧元錫三禮編釋積粟陳則腐以質劑

爲信致民而平頒之令翰新詩曰我取其陳食我

農人是也魏校沿革傳後世濟農惟朱子社倉法

爲良且不主之以胥吏而以鄉之七大夫主之故



可久也其次詞李悝云糴太賤則傷於太貴以傷民乃立平糴之法使農末俱利此蓋得周宜解師之意詞善用之者也高柴起集解纂要泉府以泉貸民所以足用旅師以粟貸民所以給食

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為甸甸詩如維禹陒之之陒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邱甸縣鄙之溝涂云邱甸者舉中言之賈疏案毛詩云維禹甸之不為陒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陒陒是軍陒故訓為乘禮經會元

自耕帖

卷五

八如媛館補校

讀乘為甸彼徒見司馬法言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以為車乘非邱所供不知司馬法言甸出車一乘調兵之數也周官言邱井一乘畜兵之數也畜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寡所以優民力况司馬法未必周制也何於邱乘而疑之

委人以稍聚待賓容以甸聚待羈旅注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為羈凡其余聚以行頒賜注故書余當為餘聲之誤也案羈之為奇餘之為余皆古文假借字

草人掌土化之瀦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注土化之瀦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賈疏漢時農書有數家汜勝之為上案漢書藝文志農家汜勝之十入篇注成帝時為議郎劉向別錄曰使教田三輔有縣田者師之習書食貨志昔漢遣輕車都尉使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隋唐志並有汜勝之書二卷今佚散見於賈思勰齊民要術其耕田篇引云凡耕之木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旱鋤獲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

自耕帖

卷五

九如媛館補校

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氣和以此時耕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墟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柝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柝木根可按此時二十日以後和氣即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草生有雨澤耕重間之士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耕土



而強之也其收種種穀黍稷大小豆麻麥稻稗皆  
有術草人土化之濃猶可攷焉

因學紀聞管子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  
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藟藟下於芟芟下於蒲蒲  
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於萋萋下於菲菲下於蕭  
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  
衰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歟案淮南子地形  
訓根拔生程若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  
皇華皇華生庶草凡根拔草者生於庶草高誘注

目耕帖

卷五

十婦媛館補校

根拔根生之草先也此亦或草人之遺制可補王  
浚儀之說

草人凡糞種驛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麩渴澤用  
鹿糞渴用狗勃壤用狐墳壤用豕疆藥用黃輕輿  
用犬注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稻人凡秣  
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蕘之注必於夏六月之時大  
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至秋水涸芟之明年  
乃秣翰案草人雖用獸之骨汁而糞是麻灰以漬  
糞種官名草人以此稱人所言即燒薙行水以糞

田疇之法但此法不止於稻故秋官又有蒔氏也  
驛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麩注故書驛作聖墳作  
盆杜子春云聖讀爲驛謂地色赤而上剛強也鄭  
司農云墳壤多盆鼠也壤白色元謂墳壤潤解案  
杜讀聖爲驛訓以赤色以意爲說與赤緹復當如  
字讀聖謂土勢上起如提聖也先鄭以盆鼠所盆  
今俗以土版浮鬆者爲蠖蛄地或古有是語歟  
稻人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澆寫水以涉楊其芟作  
田先鄭謂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楊其芟以

目耕帖

卷五

十婦媛館補校

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後鄭謂列田  
之畦疇也澆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  
於列中因涉之楊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案先鄭訓舍爲去後鄭訓舍爲止寫乃是去舍自  
是止後鄭義長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芒種稻麥也楊慎丹鉛總錄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曰  
卽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葑菰根也繁而  
糾結歲久浮於水土著泥泥土刈去其莖枯時以



火燎便可耕種郭璞江賦標之翠翳泛以游菰播  
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  
又曰匪藝曰自然非對田而向周禮之說因此可  
解滇南昆明池中亦有對田名曰海鏡

士訓掌通地圖以詔地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顧元林云古者左圖右書士訓掌圖誦訓掌書也  
呂溫李該地志圖序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民  
之艱勩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情  
壞則思威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

目耕帖

卷五

上 鄭媛館補校

險之敗王者於是明得失諸侯於是鑒興替斯懲  
勸之遠也士訓通地圖誦訓道方志其亦欲王識  
山川分野之別知古今成敗得失之原乎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厲而為之守禁注物為之  
厲每物有蕃界也為之守禁設禁令也引鄭司農  
云厲遮列守之案澤虞為之厲禁亦謂為之厲為  
之禁也  
禮經會元山林川澤所出財利至溥不公其利是與  
民爭利也不為之禁是縱民趨利也不與民爭利

見先王公天下之大情不縱民趨利見先王以天  
下之大法

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先鄭云陽木春夏生  
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後鄭謂陽木生山  
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謂賈疏  
月令十一月日短至伐木取竹箭竹箭秋冬生不  
用仲夏斬之故知先鄭之義非也案王制草木零  
落然後入山林謂官民總取材木也注謂冬斬陽  
夏斬陰堅濡謂其木殆琴瑟弓弩之材歟

目耕帖

卷五

上 鄭媛館補校

迹人疏主迹知禽獸之處困學紀聞迹人春秋末宋  
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  
介麋焉魏校周禮沿革傳主知禽獸之處田獵則  
用之為耳目其兵法之有嚮導乎  
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  
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注物地占其形色知賊  
淡也賈疏以當時有人採者皆知鹹淡知有金玉  
故以時事言之也案淮南子地形訓白水宜玉黑  
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蠶



尸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地鏡圖  
黃金之氣赤夜有火光及白鼠或云山有蓮下有  
金又云山有蔥下有銀銀之氣入夜正白流精在  
地其精變爲白雄雞又云草青莖赤其下多鉛鉛  
錫之精爲老婦又云二月中草木生光下垂者有  
玉玉之精如美女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湯泉多作  
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新安黃山是硃砂泉  
春時水卽微紅可煮茗長安驪山是碧石泉不甚  
作氣也硃砂泉雖紅而不熱當是雄黃爾有砒石

目耕帖

卷五

古鄭經館補校

處亦有湯泉浴之有壽此皆古形色之類若嘗知  
澱淡淮南子汜論訓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  
一哈水而甘苦知矣宋彥山行雜記西湖水每合  
計重三兩山間井水每合重二兩八錢五分湖水  
澹微甘山間水則甘而冽耳田藝蘅煮泉小品有  
黃金處水必清有明珠處水必媚有子嗣處水必  
腥腐有蛟龍處水必洞黑以此推之應是綠水味  
而知之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

之政令羽人掌以時徵羽副之政於山澤之農以  
當邦賦之政令案經言山澤之農三農中除平地  
之農不徵角羽之屬歲有定額徵物若干卽當邦  
賦若干非邦賦外更有此徵也

羽人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注審搏  
縛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  
羽謂之紉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此  
爾雅釋器文郭璞注別羽數多少之名那音疏郭  
意以爲箴與審縛與搏紉與縛名數聲音皆相近

目耕帖

卷五

五鄭經館補校

也一羽不合有名爾雅一羽則有名疑一羽當十  
羽也郭意以爲凡物無不從一爲始以爾雅不失  
周官未爲得也案周禮周代之書爾雅多參用三  
代之制故時有不同箴卽鉞羽形似之故爲一羽  
之名鄭以箴當審郭實失之非爾雅失之也  
掌葛以權度受之法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  
受案故書作授是也杜改爲受者以所人云以度  
量受之掌染草掌炭並云以權量受之意此亦當  
爲受但角人云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掌染草云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掌炭云以權量受之  
以共邦之用唯共用待頒故言受掌葛以權度授  
之下無文則授之謂以權度授之山澤取材之農  
非掌葛受之矣

掌染草注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荊之屬序官掌染  
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賈疏二注不同者染草  
既多言不可盡故互文略見耳又云藍以染青蒨  
以染赤象斗染黑於茅蒐則引爾雅茹蘆茅蒐郭  
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紫蒨則引爾雅云茹此草

目耕帖 卷五 十六 婦媛傳補校

郭注云可以染紫一名苾蒩廣雅云卽此紫蒨也  
於橐蘆豕首云橐蘆者爾雅無文豕首者爾雅云  
茹蒨豕首郭注云本草曰苾蒩一名蟾蜍蘭今江  
東呼蟾首可以煬蠶蛹郭氏雖有此注不言可染  
何色則此橐蘆豕首未審鄭之所據也橐蘆疑  
漏蘆廣雅釋草云飛廉漏蘆也李時珍本草綱目  
本經作漏蘆釋名凡物黑色謂之盧此草秋後卽  
黑異於衆草則橐蘆染黑之草又天名精釋名蟾  
蛤蘭豎蠶藍蚻蚻草豕首旣頗等異名又言狀如

藍則豕首亦染青之草也鄭氏兩注獨不及黃蒨  
說文解字蒨草可以染黃漢書與服志諸侯黻紋  
晉灼曰蒨草出瑯琊似艾可染黃因以名級名爵  
別錄蒨草生青衣川谷間九月十月採之可以染  
作金色李時珍謂蒨藍蒨是一草又據蘇恭唐本  
草說蒨草俗名茶蔞草遂以爾雅蒨王芻亦卽此  
草解云綠色可以染黃故曰黃曰綠也蒨藍乃北  
人呼綠字音轉也古者貢草入染人故謂之王芻  
此草宜補入注疏

目耕帖 卷五 十七 婦媛傳補校

月令仲夏之月令民毋艾藍以染母燒灰母暴布可  
與掌染草掌炭二職相表裏  
掌茶掌以時聚茶注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茵  
著用茶案夏小正四月取茶傳茶也者以爲君薦  
蔣也七月灌茶傳灌漿也茶菴葦之秀也爲蔣褚  
之也菴未秀爲菴葦未秀爲蘆然則茶亦給薦蔣  
之用不止喪事共之  
隨人掌取互物狸物狸物所以共飲食故與遊人隨  
人同列於家宰掌厨掌斂互物厨物厨物所以共



器用故與掌炭掌茶並隸於司徒

圃人掌圃游之獸禁收百獸注圃游圃之離宮小苑

觀處也賈疏案孟子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

往焉天子之圃百里並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鄉

之取於圃是勗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是為

蒐狩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圃是小苑觀

處也王志長刪翼牧百獸以共喪祭賓客則其不

畜珍禽奇獸可知鄭氏以後世掖庭備畜之事說

經不幾導人主以禽荒之覆轍與葉時禮經會元

目耕帖

卷五

十六如環館補校

游觀之事天理之所必有人情之所不能無循理而不流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情而不返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王昭禹詳解載師以場圃任園以

國之場圃場人所掌民之場圃閭師所任王志長

刪翼場人職云掌國之場圃而祠之果蔬珍異之

物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蔬享亦如之則場人掌圃

耳非掌場也而命官曰場人者蓋春夏場人樹藝

果蔬既盡地力矣季秋則築為場以授農夫使

稼焉故不曰圃人而曰場人所以重穀也

稌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注匪讀為分分頒

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案天官大宰九式八曰匪

頒之式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為班布之班謂班

賜也此匪讀為分從先鄭之義攷古文匪字假借

者二此假作分詩有匪君子又假作斐

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為一扱再祭之扱

扱以扱春人春之王氏新義接者繼續之義言春

而又春即說文所謂米一斛春八斗為糶復從糶

目耕帖

卷五

十九如環館補校

一斛春九斗為糶也如字訓釋較舊說改字為勝

舍人掌米粟之出人辨其物注九穀六米別為書賈

疏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菽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

小豆小麥無米案注疏說皆以臆言之耳粟即是

梁粟去皮則米也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說自

分明米豈統於九穀乎以米渾於九穀而不能指

言之乃創為九穀六米之說而疏附和之大豆稱

米實未之聞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賈疏案



月令首種不入鄭注引舊記首種謂穀即種粟是五穀之長案李時珍本草綱目梁者良也穀之良者也或云種出自梁州或云梁米性涼故得梁名皆名執已見也梁即粟也考之周禮九穀六穀之名有梁無粟則知矣自漢以後始以大而毛長者為梁細而毛短者為粟今則通呼為粟而梁之名反隱矣今世俗取粟中之大穗長芒粗粒而有紅毛白毛黃毛之品者即梁也黃白青赤亦隨色命名耳郭義恭廣志有解梁白梁遼東赤梁之名乃

目耕帖

卷三五

手寫原館補校

因地命名也

序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經文闕王應電班祿說司祿雖缺然以孟子春秋考之則炳如也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三等之國皆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

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夫國君有實封之地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以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於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隆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為差畿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於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惟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攷之春秋三公之爵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

目耕帖

卷三五

手寫原館補校

爵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稱子則當同于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蓋半於小國之君也觀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以之為正可也其元士以下亦依命數而頒以祿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蓋爵尊於侯國之士則祿亦當加厚掌客士既諸侯之卿禮亦其證也夫公卿大夫士庶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更易而田賦無增減田為母



而官吏爲子苟給之以田永爲常業亦已足矣必入於司祿而復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於官而給之所謂家稍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以治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朝家稍之匪頒治田稍縣鄙之地則又當食采地之常祿如宋朝之兼官則有兼祿亦爲優厚君子之道而其統鄉遂都鄙之吏則各食於其地八則所謂祿位以取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爲祿

目耕帖

卷三五

王師煥節補校

也案此說分明貫串可補經闕惟說孟子三等之國以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爲實封與賈疏食在天子不合且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從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兼開田附庸言之與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又不合由未熟思孟子總以百畝代耕積累而上至卿卿祿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君皆十之祿皆從其國出乃所謂實封也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澹注斂澹者豐年

從正凶荒則損朱子語類鄉遂雖用貢澹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澹則亦未嘗拘也案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引夏諺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爲證可知夏先王之貢其斂澹亦必視年之上下龍子所謂較數歲之中以爲常者乃戰國之君託貢名而行之者爾

目耕帖

卷三五

王師煥節補校

春郊禘之盛又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春其粢穀梁傳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蓋祭祀貴於出力以致養而後可以交於神明則春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藉不過三推則春盛之禮蓋亦加此然後春人卒其事以共之王昭禹周禮詳解賓客共其牢禮蓋以共饑人簋簋之實牢禮之米多矣知其共簋簋之實者以車米管米自舍人共之故也

饌人序官作館人注鄭司農云館人主炊官也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館饌故書館作饌今經文作饌



人與序官作僮異者一從先鄭一從古文也

案人先鄭云案讀為犒師之犒主冗食者故謂之犒  
後鄭云冗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尙書之屬諸直  
上者案案當如字讀謂文草也史記屈原傳屬草  
稟未定漢書孔光傳制草注已繕寫輒制壞其稟  
正留治文書之義

掌案祭祀之犬注養犬豕曰豢不於饑人言共至尊  
雖其潘滿爰餘不可喪也郝敬周禮完解祭祀之  
犬掌之秋官犬人臨祭養於橐人牛馬羊皆入於

目耕帖

卷五

三西鄭經補校

充人犬獨人於橐人者犬穀食也穀食曰豢

鄧元錫三禮編釋春於人爲仁吉禮所以仁鬼神凶  
禮所以仁死喪賓禮所以仁諸侯軍禮仁邦國而  
同之也嘉禮仁萬民而親之也記曰宗伯之官以  
成仁此之謂也

王與之訂義引唐氏曰虞書巡守修五禮臯陶謨言  
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典朕三禮蓋五禮兼神人  
三禮專事神之禮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  
示之禮所謂典三禮次之以吉凶軍賓嘉則所請

五禮也

孔穎達禮記正義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伏羲之時易  
道既彰禮事彌著古史攷云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則嘉禮始於伏羲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熊  
氏曰卽神農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史記云黃  
帝戰涿鹿則有軍禮易繫辭黃帝九事章則有凶  
禮論語撰考云軒轅知地利九牧倡教是賓禮也  
自伏羲至黃帝吉凶軍賓嘉五禮始具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賈疏引文耀鉤云中宮

目耕帖

卷五

三西鄭經補校

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含元氣以  
斗布常引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  
帝又名大一帝君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五帝  
蒼帝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  
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  
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唐書禮志高宗  
時蕭子儒爲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祠  
令及禮用鄭元六天說園丘祀昊天上帝南郊太  
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滹爲說不指蒼昊爲



天而以昊天上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五帝唐家祀圜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淳風曰昊天上帝位於壇北辰斗列第二垓與緯書駁異史記天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房心有天王象安得盡爲天乎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以日月爲天草木爲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皆天也經稱郊后稷王肅以郊圜丘爲一元析而二之曰圜丘

目耕帖

卷五

天郊疑備補校

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元說與著式相違宜有刊正且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以配之矣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猶爲不稽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案康成以緯注經往往乖舛此議駁斥明晰大有功於禮制

羅泌路史餘論周禮或言天或言帝或曰上帝曰五帝曰昊天上帝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上帝非天而天非昊天上帝矣掌次大旅上帝張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而司服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則五帝非上帝而昊天上帝非五帝矣然則上帝果不同歟天者元氣之總稱而帝者德之見乎外者也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因其

目耕帖

卷五

天郊疑備補校

氣之灑淑高廣而言則又謂之昊天上帝而水火木金上之帝居於五方位而迭王者則謂之五帝至於合昊天若五帝羣然而祀列位乎上而非可一名者夫然後總而稱之曰上帝蓋昊天統五精而運化五帝佐昊天而毓物猶之子父非可離也康成以上帝爲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爲天而不及五帝抑未之悉爾又云圜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圜方南北其別然矣父天圜丘母地方澤此其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



陰此則地不同也祭天南郊祭地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圓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騂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壇圓中規折方中矩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則制不同矣璧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圓鍾為宮冬至於地上圓丘奏之函鍾為宮夏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示北而君南面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顧若此而且謂其必合

目耕帖

卷五

天如... 補校

祭豈盡敬之道哉或曰二說其來遠矣聖人不作則若之何從曰郊之與祀自為二禮必異其方各從其時更欲盡事則以閏歲為禮而重合之於明堂可也圓丘方澤不可合也周章成據朱于古時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祭之禮以為分祭之說義長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故書柴或為賓實疏賓柴無義案說文賓所敬也書堯典賓實出口孔傳賓導也義皆可通

困學紀聞凡祭日月之禮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二也夏至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孟冬大蜡又祭日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四也前二祭日月分祭後二祭合祭也揚復儀禮圖典瑞朝日注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法幽宗祭星也此祭日月星辰之正禮也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因郊觀禮拜日于東門外

目耕帖

卷五

天如... 補校

禮月于北門外則因觀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則因蜡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則因崇皆因事而祭也  
以燹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觀師箕也兩師畢也後鄭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賈疏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



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翰案經言司中司命當兼三台文昌言先鄭於司中取三能於司命取文昌後鄭又主文昌宮第五第四星又引或說中能上能意蓋兩取之也又案天府職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注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台也此說司祿亦兼文昌三台而宗伯言司中司命天府言司民司中互文見義可知標燎之祀以司中司命舉其凡也王志

目耕帖 **卷三五** 三邱塚館補校

長刪翼按明齋王氏謂虛宿下有司命星主人壽天名義甚正司中無攷豈天樞北極主天之中氣故祀之歟若文昌六星自主天子文德不當與此混也可備一義

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醢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祀作禩醢作罷鄭司農云禩當為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二五

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勾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為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又曰鬲鬲牲胸也鬲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案禩祀罷鬲皆古今字陳祥道禮書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蔚宗高堂隆

目耕帖 **卷三五** 三邱塚館補校

之徒以五祀為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方侍西方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為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

五三一



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人者也中雷人所資以居者也雷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文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與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雷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窳人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西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然則行神

目耕帖

卷五

聖朝景祐補校

亦特載之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攷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之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醕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伯醕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為窳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攷也楊慎丹鉛總錄

記月令冬祀行淮南子時則訓冬祀井太元數曰冬為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雷戶以羊竈以雞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愚按井即行也蓋行井間之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月令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胡宏皇王大紀王者繼天而為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用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

目耕帖

卷五

聖朝景祐補校

仙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乙以求神仙天神貴者曰太乙太乙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形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注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陳傅良說禘禴嘗烝王四時祭祖廟之禮肆獻裸饋食四時皆用此二禮注謂六箇祭名



非是陳龍標周禮精華廟祭始獻有禋禮既灌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薦而饋有饋食禮宗伯以肆獻饋食之禮加於四時祭祀之上明禘禘與時祭皆然康成以肆獻禘為禘饋食為禘誤矣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王與之訂義諸侯有人民社稷若空其一方同時畢集猝有昆夷玃狁之難孰從而禦之或不能朝於春可宗於夏不能覲於秋可

目耕帖

卷五

玉函樓館補校

遇於冬但六年之內必以次來王耳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錡解義春秋傳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特示公卿之別爾如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則大夫亦饗也湛露詩天子所以燕諸侯則諸侯亦燕也故以四方賓客總言之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陸佃禮象內屈於二伯故稱牧外伸於諸侯故稱伯

公執桓圭朱申句解桓象其強直有立也王昭高詳

解在朝為三公則近於王而有所屈故射人職云三公執璧在外為上公則遠於王而有所伸故大宗伯云公執桓圭

呂祖謙東萊博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于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執鴈魯于是乎始尚羔春秋稱周禮盡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見晉師始知之以此見當時之禮散在諸侯之國不能備著如此蓋山東遷後曠不嶽狩故禮久不講耳陳祥道禮書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圭漢曹參始封執

目耕帖

卷五

玉函樓館補校

帛後遷執圭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教以執璧則質禮至漢魏大略尚存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郝敬完解陰靜無陽則消天陽也故以天產養陰然陰盛則淫聖人制禮以中防陽作之過也陽動無陰則散地陰也故以地產養陽然陽盛則驕聖人制樂以和防陰作之過也至陽赫赫非陰不斂禮主於退以陰節陽虛其盈而為中至陰肅肅非陽不暢樂主於進以陽尊陰宜其滯而為和



中和不偏禮樂之謂也鄧元錫三禮編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鬼神萬民百物陰陽而已陰陽者天地之氣中和者陰陽之德禮樂者中和之用天產陽以劑陰也中禮防之則不偏於陽矣地產陰以劑陽也和樂防之則不偏於陰矣所作者陰陽之氣而德即在焉故云陰德陽德也蓋陰陽互為其根而交相為用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也二說深湛較兩鄭舊說於理尤洽

目耕帖 卷五 三 鄭 媛 館 補 校

之相司儀職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知相即儀也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旅陳也陳其祭事以所焉禮不如祀之備上帝五帝也陳祥道禮書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如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皆以水災耳推此凡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攷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至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其彝筮師之陳

樂器既瞭之既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縣厥樂而不鼓非以其凶災也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而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事天之禮為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檀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目耕帖 卷五 三 鄭 媛 館 補 校

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賈疏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案或以為石經春秋非也洪适隸續載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皆公羊傳辭無春秋正經王安石新義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不死其親之意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先鄭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成秩之後鄭易為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為



常以氣類爲之位北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案先鄭說四望恍惚且大司徒旅上帝及四望又解以日月星海皆幸臆爲言後鄭易之是也賈疏引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虔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沿先鄭爲說不與後鄭同王氏新義五嶽四瀆在地而成形故祭謂之望日月星辰司中司命在天而成象故祭謂之類

辨廟祧之昭穆注父曰昭子曰穆朱子語類或問昭目耕帖

卷五

美如媛館補校

穆之次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諸侯之廟以明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當在公宮之東南其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一昭二穆以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位而一遷其遷也新主附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

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祧於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祧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

目耕帖 卷五 美如媛館補校

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附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附穆之南廟矣昭者附則穆者不遷穆者附則昭者不動此所以附必以班只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也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謂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附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鄭霍爲文之昭邢首應韓爲武之穆則雖至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當以左爲尊右爲卑矣今



乃以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右反為尊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

目耕帖

卷五

聖鄉煥補校

西廟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女祖虞之神宗商之七廟三宗其詳今不可考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說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韋元成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紉居昭之

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紉祫王季遷而武王祫至康王時則太王祫文王遷而成王祫至昭王時則王季祫武王遷而康王祫自此以上皆具為五廟而祫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祫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祫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祫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

目耕帖

卷五

聖鄉煥補校

王遷穆王祫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祫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祫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祖亞祖如前遞遷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不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小司徒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注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陳傅良解堯典詩序皆言九族而周禮儀禮



禮記特言三族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而九族見矣薛衡謂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盡也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注果讀爲裸賈疏諸文皆云裸故讀從之案諸文作裸今文字此作果古文假借字蓋古文字少裸媠裸媠皆用果字孟子二女果果與媠通廣韻果赤體也果與媠通左思魏都賦風俗以蜃果爲媠注引方言曰媠勇也果與媠通龜人東龜曰果屬果與媠通並此果作媠凡五

自耕帖 卷三五 聖如媛館補校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注軍將有事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薦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元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賈疏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以爲與義不然故鄭合一事解之也案軍祭兩事後鄭優洽若大甸注句讀曰田賈疏句者以郊外曰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曰田者義取兩兼案獵在甸地爲甸猶畜在牧地爲牧義亦可通不必改字也

以秬鬯泔注杜子春讀泔爲泯以秬鬯浴尸釋文泔亡婢反杜音泯亡恐反李亡辨反集韻泔美隕切音閔又彌究切音緬並取子春音義案說文解字泔飲也似浴尸以秬鬯浴尸口似飲然

卜葬兆甫窆亦如之注鄭大夫讀窆皆爲穿杜子春讀窆爲窆皆謂葬穿墳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窆聲如腐脆之辟釋文脆之脆七歲反舊作辟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脆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臙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

目耕帖 卷三五 聖如媛館補校

有辟音卒辟者牛羊脂臙者更易破恐字之誤案如沈解義則可通聲恐未協辟已下皆非鄭義翰案鄭以穿廣訓窆脆止取其音兩脆字皆當作脆肆儀爲位注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爲肆義當爲儀若今時肆司徒府也釋文肆以志反習也沈音四李似二反案陸氏初音釋肆字肆習其義故書初不誤也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注故書所爲幾杜子春讀幾爲所珥爲卽元謂所當爲進職之殿珥



當為𪔐禮珥者燬禮之事夏官小千掌珥於社稷  
 祈於五祀注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元謂  
 珥讀為𪔐祈讀為𪔐𪔐者燬禮之事也用毛牲  
 曰𪔐羽牲曰珥𪔐𪔐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  
 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畿秋官士師職凡𪔐𪔐則  
 奉犬牲此𪔐𪔐正字與案兩經所珥注皆以燬禮  
 釋之而祈字一讀禮一為𪔐未免歧解小千注據  
 士師職以𪔐𪔐為正字或當有所本似三處均應  
 作𪔐𪔐以昭畫一也王璉之訂義珥當為珥如小  
 目耕帖

卷五

聖師煥館補校

祝所謂珥災兵祈如小祝所謂祈福祥非燬事也  
 亦可備一說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注貉師祭也釋文  
 貉莫駕反鄭音陌爾雅釋天是禴是禡師祭也邢  
 昺疏周禮作貉貉又或為貉字古今之異也陳氏  
 曰表貉之祭其神蚩尤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軍  
 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

鬱人和鬱鬯以齊彝而陳之先鄭云鬱草名十葉為  
 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錕中停於祭前鬱為草

若蘭賈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  
 以蘭之士以蕭庶人以艾案疏引王度記是逸禮  
 先鄭十葉為貫云云亦當是古逸禮之文蘇頌木  
 草圖經鬱鬯乃百草之英合而釀酒以降神乃遠  
 方鬱人所貢故謂之鬱鬱今鬱林郡也趙古則六  
 書本義鬯字象米在器中以匕扱之之意鬱字从  
 酉奉缶置於凡上鬯有分飾五體之意鬱乃取花  
 葉築酒之名非指地言地乃因此草得名耳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尊之卒爵而飲之注卒受福之  
 目耕帖

卷五

聖師煥館補校

嘏聲之誤也賈疏案郊特牲云舉尊角詔受尸其  
 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禮唯有受嘏時受王卒  
 爵飲之禮故破尊為受福之嘏翰案舉嘏並古雅  
 反聲固一也但經文作尊自不得破為嘏且郊特  
 牲受尊與此同可以互考賈乃以時無鬱人量人  
 受爵飲之禮附鄭注非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詩大雅江  
 漢篇秬鬯一卣毛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  
 鬯孔穎達正義黑黍之酒白名鬯不待和鬱也



人掌秬鬯饗人和鬱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  
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  
名以黑黍秬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  
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秬鬯者案孔氏辨  
正毛傳甚詳然書洛誥正義云以黑黍爲酒煮鬱  
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鬯謂之秬鬯正復與  
毛說同然則鬱鬯固有區分而已和鬱之鬯亦可  
通名秬鬯歟

祭門用瓢齋注故書瓢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瓢杜子  
目耕帖

卷三五

聖孀嬭節補校

春讀齋爲黍瓢謂瓢盞也黍盛也元謂齋讀爲齊  
取其甘瓢割去抵以齊爲尊案爾雅釋樂大鍾謂  
之鏞其中謂之剽形昃疏不大不小者名剽又蒼  
頡篇剽截也當兼兩義如字訓之盞从皿亦器也  
剽盞謂截木如鐘形以爲盞而用之也器用陶匏  
祭天尙質非祭門所宜

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祿事用概凡禴事用散  
注祿當爲埋字之誤也故書蜃爲謨杜子春云謨  
當爲蜃書亦或作蜃蜃水中氣也鄭司農云蜃謨

概散皆器名元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  
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尊謂獻象之  
屬賈疏鄭破祿爲埋者若祿則用鬱當用彝尊不  
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祿從埋也埋謂山林則山  
川用蜃者大山川案鄭改經文以祿爲埋脩爲卣  
疏曲解之以埋與下山川復而以山川爲大山川  
又以脩字於尊義無取皆涉附和蓋崇義三禮圖  
蜃尊概尊散尊阮氏圖並不載此尊名作雖殊以  
義例皆容五升漆赤中此亦以意言之非有所據

目耕帖

卷三五

聖孀嬭節補校

也蓋脩謨概散皆如字謂治此尊彝之形製與上  
剽盞同義脩有治義取其精也謨有慮義取其深  
也概有量義取其平也散有放義取其疏也

鬯人共其鬯鬯注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  
云鬯讀爲薇雞人凡祭祀而禴鬯共其雞牲注鬯  
費廟之屬費廟以羊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而禴  
四面禴也鬯讀爲薇天府上春費寶鎮及寶器注  
費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鬯讀爲薇或曰鬯  
鼓之毀案毀尸毀廟毀器後鄭依經文訓釋爲是



先鄭皆讀為撮取飾為義而於數實鎮寶器自知於義未安乃通變鼓一義抑知凡經中數字皆無煩改讀也

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先鄭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後鄭謂此禮曰鬯天子鬯玉尊介為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案先鄭說介字無經據後鄭得之

舒芬周禮定本王次黜氏以雞人屬司空愚謂呼且告時祿豐之禮則無妨於禮典也鄧元錫三禮編

目耕帖

卷五

吳郡樓館補校

釋鬯人鬯人之後次雞人何也鬯作陽德雞人作陰德禮道然也

司尊彝春祀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卣又秋嘗冬烝裸用彝彝黃彝皆有卣迨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皆有卣鄭司農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彝讀為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雌讀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牟之牟後鄭謂黃目以黃金為口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

於外夫謂雞屬叩鼻而長尾案陳祥道禮書據春秋傳燕人以羊脂齊謂羊亦有耳以黃目例羊耳所見極有理陳氏又謂雞東方之物為仁鳥南方之物為禮虎為義獸雌為智獸案賈誼新書貽以雉事篇引青史氏之記曰雞東方之牲也山海經易山郭璞注雌似猴而大黃黑色尾末有歧兩則縣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故謂之智獸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又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又其朝踐

目耕帖

卷五

吳郡樓館補校

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注朝踐謂薦血腥酌醴欲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邊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三爵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尸又獻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邊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邊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裸為奠而尸飲七矣王所以獻諸臣又祭統曰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王瓊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羊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又云踐故書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王安石新義朝踐者籩人醢人所謂朝事再獻者籩人醢人所謂饋食也朝獻而朝踐以邊言之則曰踐以膏言之則曰獻饋獻卽再獻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說義明簡

目耕帖

卷五

辛卯癸卯補校

先鄭說獻尊象尊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釋文兩獻本或作獻注作犧同素何反案詩商頌犧尊將將毛萇傳犧尊有沙飾正義謂與司農云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妾又引阮謚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又引王肅說太和中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又引肅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南史劉杳傳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

約云鄭元答張邈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項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又宣和博古圖犧尊二皆有蓋以口爲流四足無銘並全生象之形而鑿背爲尊象尊有蓋四足有捉梁無銘全作象形開背爲尊又章如愚羣書考索陸佃云舊傳

目耕帖

卷五

辛卯癸卯補校

象尊或爲象載或以其齒飾之亦或空其腹以爲尊蓋古者制尊樣制不一要之曰不失爲象填見參知政事章惇得古銅象尊一制作極精緻三足象其鼻形望而視之眞象也此數說又爲形如牛之確證阮圖雖小異大旨則同要足訂謂有沙羽飾畫爲鳳皇形者之誤矣陳祥道禮書先王制器尙象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春祠夏禴彝用雞鳥尊以犧尊以雞鳥均羽物犧尊皆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彝用耳月



尊以著壺以耳目均人體謂辨耳黃目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彝以虎雌尊以山火以虎雌均毛物山火均瓦器故也翰案壺尊有足當是緣尊以壺為口取諸口也

羣書考索爾雅曰著尊略尊也禮樂論曰秋獻用之者麗於下而將以歸根也秋冬者陰也氣象靜物尊亦用靜物受五斗漆赤中著地無足口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寸又云壺尊受五斗漆赤中以壺為之口圓徑八寸脰高三寸

目耕帖

卷五

至如煖館補校

中徑六寸半脰下橫徑八寸腹中橫徑一尺一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徑九寸又云太尊太古之瓦尊也受五斗口圓徑一尺脰高三寸中橫徑九寸脰下大橫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半寸底平厚寸又云山尊受五斗口圓徑九寸脰高三寸空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下徑九寸

宣和博古圖著尊二皆無銘脰間皆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雲雷回旋之狀而底著地無足壺尊二皆

無銘二器肩腹並設雲雷之飾此周尊也又有發發大尊發發著尊似非舊制通記輯略謂壺尊蓋以壺為尊昆吾氏之尊也據此則其制又古矣

羣書考索司尊彝云雞彝鳥彝皆有舟其舟外漆朱中槃口圓徑尺四寸其舟高厚各半寸槃下刻利二等而漸大圓局足與槃通高一尺足下空徑橫大二寸六彝下舟形制皆同其舟足各隨尊刻畫其類以飾之宣和博古圖敦足舟兩耳無銘上圓下方耳作螭首垂花舟兩耳無銘以牛首為耳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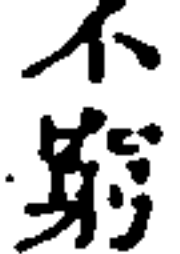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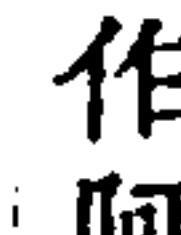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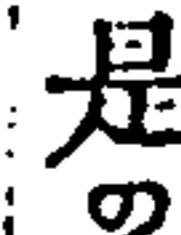
目耕帖

卷五

至如煖館補校

至如煖館補校

間飾以虺紋其下垂花

周所名義考說文鼎龜目酒尊似壺容一斛刻作雲雷象施不窮也按雲古文作雷古文作雷刻之文象施不窮也古器存者文尙可見謂作阿香狀連鼓形者蓋俗說也肉處有迴環文猶是之遺意而知者鮮矣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鄭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後鄭易謂追享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謂禘朝享謂朝受政於廟引春秋



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案追享朝享先鄭以為禘祫是也大祫及

始祖之自出追遠之義益深於禘故大禘謂之追

享羣廟及毀廟之主盡入太廟有朝義焉故大禘

謂之朝享合祠禘烝嘗言之則六享備矣大禘不

於春則於夏舉大禘則不復舉祠禴之祭以一時

再祭則瀆且歲時不暇給也大禘必於冬故亦名

大烝舉時祭則不舉大祭因而春祠夏禴或被以

大祭之名而謂之禘矣享之名有大歲舉之則四

目耕帖

卷五

五西鄉煇館補校

以其間舉於時祭之中故云四祭之間祭也時祭

四大享二皆以肆獻禘行之如此經所列而時享

或從其殺則有用饋食時饋食則不禘矣大宗伯

職不言追享朝享者以其為閒祀則已具於春祠

夏禴秋嘗冬烝中也禮有隆殺任人之酌而行之

此職但舉其隆者以其專司禘獻之器也大宗伯

並舉隆殺故以肆獻禘饋食統言之康成以肆獻

禘為禘饋為禘既昧於隆殺之差矣至追享朝享

不得不別以追祭遷廟之主與告朔當之夫祭法

去壇墀之文本不足信告朔之禮甚簡不立尸后

不與則焉有如許祿獻者哉

先鄭說諸臣之所昨也云昨讀為酢字之誤也說用

犂犂云犂讀為稼稼犂豈禾稼也案昨作昨古文

假借字與醋之為酢同犂以畫禾稼得名當以稼

訓犂不當直改為稼犂也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況酌凡酒脩酌注故書縮

為數齊為齋鄭司農云獻當為儀儀酌者有成儀

多也況酌者況杖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

目耕帖

卷五

五西鄉煇館補校

酌也齋讀為齋和之齋杜子春云數當為縮齊讀

皆為案元又云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

又云脩讀如滌濯之滌案獻古文假借作犧鄭讀

莎是從毛詩傳沙飾為義禮記禮器犧尊疏布正

義引鄭云畫尊作風羽娑娑然故謂之娑尊亦同

先鄭而誤脩治清潔已而洗滌意似亦無煩改字

杜子春數為縮與郊特牲縮酌用茅合又與醴酒

況于清連文釋文數音朔亦以聲近相假借也三

志長刪翼酒以濁為尊貴其初也故鬱齊不謂醴



齊不況益齊沛以清酒凡酒以水則愈清而愈遠於初矣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先鄭云紛讀爲幽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緹也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綠也緹讀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席後鄭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緹席削蒲莖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桃竹席有次列以文案先鄭於紛緹皆異讀後鄭如經字訓釋甚當純讀均音而訓緣與書顧命黼純孔傳白

目耕帖

卷五

至嘉慶館補校

黑雜緙緣之說義合音亦必有古據故並從之釋文純章允反劉之閏反司農音均集韻純規倫切音鈞亦兼存司農音也易虎皮爲桃竹者顧命敷重篋席傳篋桃竹枝正義此篋席與周禮次席一也又云鄭元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左思吳都賦桃笙象簟輶於筒中劉淵林注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爲笙亦次席之別名也

周祈名義考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則設几今

俗言椅以代席也言棹以代几也椅棹本無此字俗書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先鄭云昨席於主階設王所坐也後鄭謂昨讀曰酢謂謂祭祀及受酢之席又昨席莞筵注昨讀亦曰酢先鄭不釋而引禮記以釋下國賓意又讀昨爲昨也案後鄭昨爲酢與司尊彝諸臣之所昨也讀酢同義若如司農讀昨諸臣之所昨通不去王昭詳解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惟天子至尊可與鬼神

目耕帖

卷五

至嘉慶館補校

同亦猶天子之昨用醴齊與鬼神同尊諸臣之昨酒用鬯與鬼神異尊也凡喪事設葦席素几其柏席用荏蒹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先鄭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後鄭謂柏棹字磨滅之餘棹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蕪蕪覆也棺在殯則棹蕪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賈疏以先鄭言無所依據翰案史記高祖本紀過柏人索隱柏人者道於人也漢書溝洫志瓠子歌魚弗鬱兮柏冬日



曰柏與迫同音以柏爲迫之證又東方朔傳柏者  
鬼之庭也言柏席自是喪用不必易柏爲梓劉昌  
宗依司農音迫是也敦與燕形聲迥異由梓席而  
及燕棺訓義亦曲與几字亦難通項安世謂盛黍  
稷之敦每敦一几王應龍翼傳用其說儀禮士昏  
禮黍稷四敦皆蓋項王之說蓋從先鄭引或說載  
黍稷席會出

几吉事變几凶事不几注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變  
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實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至師壇節補校

謂無飾也後鄭謂几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案書  
顧命華玉仍几孔傳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正義  
引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  
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二鄭  
說皆未若書傳之簡切王氏新義吉事變几各致  
其誠以求之庶或饗之也凶事仍几使神有所依  
而不散也翰案仍几不變事死如事生之義

目耕帖卷二十六

歷城馬國朝竹吾甫

禮四

天府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藏焉典瑞執鎮圭注並云  
故書鎮作璜又並引鄭司農云璜讀爲鎮案大宗  
伯王執鎮圭秋官大行人王用璜圭釋文璜宜作  
鎮楚辭九歌璠席兮玉璜王逸注璜音鎮蓋鎮璜  
二字古通用也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惡鄭鏗解義先王憂民深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一 鄭壇節補校

嘗之日卜艾社之日卜稼猶以爲未足以知來歲  
之美惡季冬之月歲且更始故更豫卜之

俞庭椿周禮復古編謂天府其文有官府鄉州及都  
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乃冢宰  
之事移屬天官又以典瑞屬司空舒芬周禮定本  
非之云祖廟之守藏因宗官事也况陳宗器費賈  
陳玉貞哉何者非禮官之事耶若藏治中者示有  
所尊而不敢專也詔察羣吏者既受其治中則知  
其能否不敢不告也此古人事君之義知無不言



言無所忌若辭賞見於屠羊舉解見於杜黃皆不  
拘職守非若後世依阿同位罔上朋奸雖社稷危  
在旦夕而假以職守不肯一言及之然則謂天府  
為天官之屬者蓋亦未之思歟又云典瑞通職之  
文皆無追琢之意豈可以為工事况小宗伯有作  
大瑞六器之文則典瑞為之屬正綱維體統之相  
副者也俞氏以屬司空誤矣

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注鄭司農云晉讀為楫紳之  
縉謂插於紳帶之間薛衡云天子執鎮圭猶羣臣

目耕帖

卷三六

二 鄭經館補校

之有犖晉大圭猶羣臣之有笏林之奇全解鎮圭  
凡有二寸則天數也縹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  
玉用全無尻雜也

陳祥道禮書觀典瑞祿圭止于先王玉人祿圭止于  
祀廟則天地無祿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  
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  
以見有功於民也祭統所謂君執圭璋祿尸大宗  
執璋瓚亞祿此諸侯用圭瓚之禮也周衰禮廢而  
藏文仲以鬯圭如齊告權豈知先王所以東川公

之意哉

珍圭以徵守以郵凶荒注杜于春云珍當為鎮書亦  
或為鎮又云元謂珍圭玉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  
琬琰相依鄭鑄解義杜子春謂珍當為鎮康成以  
為王使之瑞節者鎮圭天子所守以鎮安天下不  
可付使者執之以出也

禮庫古者二伯專征王師不輕出參考周禮與司馬  
法王有征伐則冢宰徵師於四方小宰掌其戒虎  
黃以牙璋發之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

目耕帖

卷三六

三 鄭經館補校

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發諸侯之師矣

駟圭璋璧琮瓊瓊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先鄭云駟  
外有捷盧也駟讀為駟疾之駟疏讀為沙謂圭璋  
璧琮瓊皆為開渠為眉琮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  
去也後鄭謂駟讀為組與組同聲之誤也又云疏  
璧琮者通於天地案先鄭讀駟如字以駟牙為訓  
是後鄭改組非也後鄭讀疏如字以疏通為訓是  
先鄭改沙非也

邱游大學衍義補成周之世所以為玉瑞玉器者無



非爲祭神行禮致四時贈賓客恤凶荒起軍旅而作後世則以爲服飾玩好且用之以爲戲具其不恭甚矣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又云故書儀作義鄭司農云儀讀爲義案大宗伯云九儀之命則五義讀儀亦其例古文儀義通用

王昭禹詳解毛氏見無衣篇遂謂晉武公以侯爵而衣六章是入減也先鄭見宗伯職六官賜命遂謂子男五命入而爲卿是入亦加也然無衣詩人欲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四 婦媛館補校

武公爲卿士雖六命之衣亦所願爲宗伯職謂內卿士六命賜官非謂子男之入爲卿士者是出則加人則不加不減也陳傅良說古之用人更迭出入初無內外之殊故王朝公卿或外諸侯爲之或內公卿大夫爲之初不見其輕重見於春秋傳鄭武公莊公及虢公並爲王卿士猶有古意凡諸侯之適于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謂公之子如侯伯之圭侯伯之子如子男之璧王應電周禮傳立適別

之達禮然猶兼象賢之意故諸侯適子必其賢足以繼世天子乃命爲世子而不得擅易既誓于天子則已成爲君故攝君行禮則降一等而執君之

玉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但其擯介朝位賓主之禮則降一等以避國君之正如公之子則用八侯伯之子則用六

子男之子則用四以歷于父而從臣道所以嚴父子之分也未誓則未有爲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

子男之後降于諸侯而降于諸臣所以尊天子之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五 婦媛館補校

命也案明齋說可以翼注而謂公之子用八侯伯之子用六子男之子用四亦屬創解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陳祥道禮書冕服有六注家以司裘職惟言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又弁師職掌惟五冕遂謂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不知祀天以冬至日故特以裘言之記曰郊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則謂大裘之冕無旒非也



黃度周禮說宗伯序社稷五祀先於五嶽司服序四望山川先於社稷五祀祭之秩當如宗伯司服自以服為序也

鄭注五冕引書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以為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劉繇身義據舜典所稱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多因於虞夏康成泥司常職日月為常之文遂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旌常而冕服止九章非也蛟龍為旌周之衣不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六鄭禮補校

去其龍熊虎為旌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為常而去其衣裳之日月星辰乎鄭鈔解義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裘君臣無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得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則上不得服裘冕可知知公之服自裘冕而下如王則裘冕而上明有日月星辰公不得上服十二章可知且天子國十有二門旗有二游馬十有二閑圭尺有二寸禮物

十有二牢其取法於天之數者非一何獨於服而有異哉

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韠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韠韋之跗注是也賈疏韠是舊染謂赤色也以赤色韋為弁云又以為衣裳者左氏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韠韋之跗注君子也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屈也袴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為幅以韠韋幅如布帛之幅連屬以為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七鄭禮補校

又與此注裳亦用韠韋有同者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韠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鳥之義若然案聘禮云卿韋弁歸襄係注云韋弁韠韋之弁蓋韠布為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韠布為衣也陳祥道禮書周官有韋弁無爵弁書二人雀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冠三



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王卿贊禮服皮弁及  
 歸饗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為敬韎色赤爵色亦赤  
 卽一物耳郝敬完解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春  
 秋傳衛獻公射鴻于圃不釋皮冠卽所謂戎事之  
 韋弁易敝總義亦以韋弁卽爵弁引詩箋常服朱  
 芾為證案冠禮爵弁士服之以助祭聘禮韋弁卿  
 大夫之服士不得用似亦少有等差其純衣纁裳  
 韎韐纁屨當亦不異左傳韎韐之附注卽詩之韎  
 韐鄭氏以韎韐為裳自是臆說郝仲與以韎韐為  
 目耕帖 八 鄭媛館補校

卷二十六

八 鄭媛館補校

與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府史  
 者府史非役者也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  
 之疏其屬還是胥徒案序官典祀中士二人下士  
 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中士掌其  
 職下士府史胥徒皆其屬也注單言胥徒疏專言  
 下士均不合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故書祧作濯鄭司農  
 注為祧案前序官守祧注不言故書作濯知故書  
 於彼亦作祧於此別作濯也又序官守祧奄八人  
 目耕帖 九 鄭媛館補校

卷二十六

九 鄭媛館補校

為韋弁而又以皮冠當之皮冠非禮冠之數曰獵  
 用之亦非兵事之服亦嫌於率泥矣  
 凡弔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又云  
 故書弁作緝鄭司農緝讀為弁而加環經環經卽  
 弁經服案許慎說文解字緝氏人殊縷布也顧野  
 王玉篇緝無文綺也緝經服者蓋謂以緝蒙冠而  
 經環帶歟似不必改古文經字  
 典祀若以時祭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  
 之注其屬胥徒也賈疏鄭知其屬是胥徒者以其

女祧二人每廟二人奚四人注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賈疏通姜嫄為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案疏言  
 姜嫄廟從女祧看出與詩大雅生民及大司徒樂  
 享先姚合  
 世婦掌女官之宿戒序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  
 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注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  
 少府大僕亦用士人賈疏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  
 並奄人為之舒芬周禮定本云男之不可謂女夫



之不可謂婦猶日之不可謂月陽之不可謂陰豈以周公而顧昧此官既曰婦而以德行道藝之夫為之哉是職也必以卿大夫士之命婦充之其稱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魏校沿革傳天官世婦係先朝幸御舊如嬪此則以卿大夫士之妻擇其年高有德者為之蓋古者祭祀必夫婦親之卿大夫士從王其妻從后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先王刑家之化不惟始於後宮又推之以及卿大夫士之家王化於是大備矣柯尙選全經原解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十鄭經節補校

天官九嬪世婦女御無爵秩亦無徒役者天子嬪如序次自定非官職也府史無所用之春官世婦卿大夫士之爵故設女府史與奚為之役既有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又設此職者亦以稽內宰之教而使之遵循也蓋內宰於內政雖無不掌而嬪御禮職必須女官詔相之內有女官女奚而外亦有內小臣奄豎凡以通其教令也當以內外宗或王族之婦或卿大夫士之妻有齒德者為之注以比漢大長秋詹事謂用士人誤矣王志長注疏刪異

此官賈氏以為奄夫天官小臣為奄上士注謂奄稱士異其賢則刑餘之士斷無上躋卿大夫之理世婦及祭祀比其具注鄭司農云比讀為庀具也大有比樂官注比猶校也杜子春云鄭大夫讀比為庇庇具也按比其具下言具則比不得更言具大有比校義長

內宗薦加豆籩注故書為籩豆杜子春云當為豆籩杜意以下佐傳豆籩及外宗哝豆籩故一例正之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王應龍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十鄭經節補校

襄傳葬以全歸為善刑人惡其毀傷故不入兆域或疑地干祀梁皆死於兵其將不入兆域乎是不然此死於社稷謂之有功可也

以爵等為邱封之度與其樹數賈疏引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案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四引白虎通云春秋舍文嘉載此文舍文嘉是禮緯春秋下脫緯字蓋謂春秋緯及舍文嘉皆有此文也彼引作大夫八尺



樹以纒疏作藥草傳寫之誤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注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窆之處地為尸者成葬為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家人為之尸王志長剛翼案後鄭據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故以尸在成葬之後先鄭則以本文甫窆遂為之尸故以祭在甫窆之始詳玩本文甫字遂字蓋啓土即有祭歟

及葬有轡車象人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後鄭引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鄉館補校

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賈疏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也鄭引此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案象人即芻靈以芻象乎人形故曰象人亦曰芻靈備則面目機發直肖生人如周穆王時假師所為者故於文从人从甫稱備即不復更言象人矣先鄭以象人為芻靈甚是如後鄭及疏說不幾以周公為作備乎哉

莫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屬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先鄭

云有官寺在墓中賈疏寺則室也案說文解字寺

廷也有法度者从寸也聲劉熙釋名寺嗣也官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漢書注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唐書百官表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名雖仍舊而所蒞之局謂之寺因名九寺漢明帝時攝摩騰自西域白馬駝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創立白馬寺後名淨屠所居皆曰寺今則惟太常光祿太僕鴻臚四官稱寺猶存古名餘則皆歸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鄉館補校

僧刹無復知有官寺矣

舒芬周禮定本家人墓大夫二官俞氏謂宜屬司空芬謂二官之設亦哀死亡之意也豈可以系墓事而遂屬司空哉且所謂兆域地域昭穆族葬邱封之度固皆有禮儀焉而甫窆祭墓又皆為之尸則其為宗官而屬宗伯厥有旨矣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魏校沿革傳孝子在荒迷中弗能如禮故特設官相之先王之體羣臣可謂至矣



凡國有司先鄭云凡國謂諸侯之國有司謂王有司也後鄭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賈疏下文云公有司豈得公分之為諸侯有司為王有司乎明此國有司亦不得分之也易啟義說凡公有司之所共云在鄉則鄉之有司共其物在國則國之有司共其物統鄉國釋公字最確

高紫超周禮集解纂要周家養育人才之道盡于大司樂一官異日後先疏附腹心于城皆于是出焉蓋天下政事皆本于人才人才之成皆出于大司

目耕帖 卷十六 古鄭康節補校

樂故自樂師而下屬官最為衆盛而大小胥大小師至司干共二十職皆其所統也翰案沈約宋書秦代滅樂樂經殘亡漢書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帝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禮記樂記正義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其末篇為竇公當亦是大司樂章王充論衡陽城子長作樂極省其之深于長名衡蜀郡人漢書

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當是陽城衍所著之樂經隋書經籍志有樂經四卷不著姓名唐書藝文志有元楚樂經三十卷要皆振拾古籍為之今並不傳明鄭世子朱載堉著樂經新說自述云按漢時竇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周官大司樂同則樂經未嘗亡也李厚菴相國取周禮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為經禮記樂記為之傳著古樂經傳五卷雖與漢志專言大司樂不合而因大司樂以及其屬官則又安知竇公所獻大司樂一章不并十九官在

目耕帖 卷十六 古鄭康節補校

其內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陸佃禮象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四面環之以水其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辟雍宗當學禮者就辟雍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詒樂舞者就成均辟雍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戒等就焉當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故謂之辟雍







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奏太蔟歌應

鍾以祀地祇寅與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

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

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辰與蕤賓午之氣也五

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

辰在鶉火故奏蕤賓歌函鍾林鍾以祭山川午與

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

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故奏夷則歌小呂申

也巳與以享先妣申合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十六鄭煥館補校

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故

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卯與太元經所謂斗振

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以象天地其必有

以合之矣

歌函鍾注函鍾一名林鍾又函鍾為宮注案函鍾夾

鍾也鄧元錫三經編緯火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

帝明堂文帝所出之方致天神以為宮不曰夾而

曰函以天體言之也又云林鍾生於未天祇在東

井與鬼之外西南坤方致地示以為宮不曰林而

曰函以地德言之也

播以八音注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藩當為播讀如

后稷播百穀之播案藩本藩籬字亦訓為域莊子

大宗師吾願遊於其藩則藩者止而不過也故書

義自可通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

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

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

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十九鄭煥館補校

物劉恕曰注以致羽物羸物遂謂大蜡索百物之

祭不知蜡祭老物樂田畷而已六樂不宜用於此

九磬之舞注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也釋文九磬

依字九音大諸書所引皆依字賈疏上無九磬而

有大韶故破從大韶也案書云蕭韶九成九字不

誤上與大夏大濩大武同言故云大磬此以九變

言承上九德故作九磬施青臣繼古蔡編樂至九

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蕭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

樂必九變而可成禮所以必取於九者黃鍾在清



大元經以爲子數九得非黃鍾爲五音之宮與  
 鄭注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蕪爲徵姑洗爲羽云天  
 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  
 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  
 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蕪太  
 蕪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  
 姑洗注函鍾爲宮太蕪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  
 及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蕪爲徵應鍾爲羽云地  
 宮林鍾林鍾上生太蕪太蕪下生南呂南呂上生

目耕帖

卷二十六

王叔微館補校

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  
 林鍾上生大蕪大蕪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  
 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南呂之合又  
 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蕪賓蕪賓地宮林  
 鍾之陽也又辟之蕪賓上生大呂又云此樂無商  
 者祭尙柔商堅剛也朱子語類問祭不用商音曰  
 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也然恐是  
 無商調不是無商音奏起來五音依舊都在混公  
 言本朝無徵音也只是無徵調如今人助子所謂

黃鍾宮大呂羽這是調如首一聲是宮聲尾後一  
 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其中按拍處那五  
 依舊都用又云黃鍾爲宮太蕪爲徵應鍾爲羽自  
 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之鄭康成辟位不用之訛  
 非也

楊復儀禮圖愚按大司樂冬至圓丘一章與禘祭絕  
 不相關而注妄稱圓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二條分  
 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配以祖配天而  
 注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

目耕帖

卷二十六

王叔微館補校

其祖之所自出言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  
 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降殺遠近爾與祀天乎  
 何與而注妄指爲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  
 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  
 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  
 法歷敘四代而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止止  
 於禘而禘土及乎魯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  
 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  
 爲祀天圓丘以魯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



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為祀天兩義遂分圓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舉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王並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

目耕帖

卷三十六

王如姬館補校

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足注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為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為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諸儒

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近福清張甄陶作四書翼注論文於或問禘之說意本此意而通之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云云以為禘五年一舉故其詞先於郊鄭康成誤謂禘大於郊遂引緯書之說祭昊天上帝則以舉配祭感生帝則以稷配六天五帝頗涉不經為王肅所駁但王肅亦不明言禘是何祭惟唐人趙匡引大傳之說以證已無疑義矣其實祭法乃周末老

目耕帖

卷三十六

王如姬館補校

儒因柳下惠譏臧文仲祀爰居其詞載為三筮因而附益之惟周禘為實事其虞夏殷禘禮皆推類之詞項氏安世云此蓋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非有明文可據其言極是何以言之周自后稷即有邵家室諸侯不敢祖天子已千年矣武王有天下以嚳為始祖則后稷應列為昭穆於理不可若惟知有后稷則民之初生實有木本水源心又不安是以周公祭祀郊后稷而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明地察無不備矣又為此五年一



舉之大祭許不爲嘗立廟則后稷得成其始而又五年一大祭帝嘗以稷配食則后稷之靈亦有以慰其嚴父之志其意至深遠所以難知若虞夏則不然矣一祖窮禪一祖繼若卽以窮蟬鯀爲始祖則則顓頊始祖之所自出也若卽以顓頊爲始祖則昌意乃始祖所自出也今禘黃帝進退無所據此老儒以意附會之詞虞夏無此禮也翰案楊菴說周禘較楊信齋說尤精核但說虞夏之禘尙有可商者案祭法所言郊禘祖宗雖是報本追遠亦以

目耕帖

卷二十六

玉函山房輯佚書

其有大功於民可以馨香百世也有虞之天下受之於堯記云宗堯則禘郊祖皆因乎堯可知黃帝爲堯始祖故禘黃帝嘗爲堯父故郊嘗嘗爲顓頊族子且受其天下故祖顓頊書所謂文祖蒸祖者顓頊之廟也神宗堯廟也祖顓頊宗堯官天下者不爲私且以明統非宗族之謂也史記五帝本紀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窮蟬至於帝舜

微爲庶人蓋窮蟬生在帝顓頊之後人誤禘祭法以顓頊爲舜祖遂依世數當之太史公取以爲說假使窮蟬爲帝顓頊子則父方爲帝何遠微爲庶人乎攷羅泌路史載漢劉酈呂梁碑虞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世次甚明史記謂敬康生句望不知句望卽句芒少昊子遷誤合與以窮蟬爲顓頊子同失深考又據世本堯是黃帝元孫舜是黃帝八世孫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禮不可案左傳史趙

目耕帖

卷二十六

玉函山房輯佚書

之言曰自虞幕至於瞽叟無違命鄭衆注幕舜之先又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舜祖虞幕不祖顓頊明矣又國語幕能率顓頊者也故有虞氏報焉是幕在顓頊時爲輔佐能率其道封虞當在高陽之世有虞氏報焉中庸所謂宗廟饗之是也然則舜之宗廟當以虞幕爲太祖廟以窮蟬敬康橋牛瞽叟爲四親廟與祭法之郊禘祖宗承唐堯之制者有別此虞禮可以考定者也史記夏本紀謂禹者黃帝之元孫



而帝顓頊之孫也故禘黃帝祖顓頊與堯同尊父配天故郊鯀祭法云鯀障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明鯀治水亦有功特汨陳五行績用弗成禹修其功歸善於親不得謂典祀豐于昵也以左氏用夏郊證之郊鯀事亦非誣夏之天下受於舜不宗舜而宗禹者舜當身為天子禹以天下傳于啓郊禘祖宗之法自啓定之故不與舜同此夏禮可以考定者也殷人禘郊祖宗更無疑義然則祭法之文初無舛謬亦由後人誤讀不思傳會失實自目耕帖 卷二十六 玉姬媛館補校

汨其說耳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賈疏案鄭志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答曰司馬云師有功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困學紀聞後漢志短簫鏜歌軍樂也軍樂黃帝使岐伯作以勸戰士即周愷樂愷歌也

樂師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先鄭云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廬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後鄭謂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陳陽樂書古之於太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萬舍簫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夫散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帔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帔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目耕帖 卷二十六 玉姬媛館補校

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於帔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書言舞于羽于兩階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干咸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俣俣公庭萬舞繼之以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而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以有武功為大故也

趨以采薺注故書趨作踳鄭司農云踳當為趨書亦



或為趨案二字古今異文

凡射王以駒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歐陽修詩本

義賈誼新書騶者文王囿書虞者囿之司獸或曰

騶廐官虞山澤之官二職皆不失人則官備可知

嚴粲詩緝用其說而小變之此說騶虞詩異呂大

臨考古圖狸首之詩亡矣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

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狸首田之所獲物之

至尊者執女手者所以道舊結歡也言君臣相與

習禮結歡奉天子以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為節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天如娘館補校

所以樂其會時也劉敞七經小傳亦謂檀弓云是

逸詩篇首此說狸首詩異

詔來瞽臯舞先鄭云瞽當為鼓臯當為告呼擊鼓者

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為瞽詔來

瞽或曰來勅也勅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

雍雍母怠母凶後鄭謂詔來瞽詔既瞭扶瞽者來

入也臯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又大祝來瞽令

臯舞注臯讀為嗥呼之嗥號嗥古通亦作渚史記

歷書百草奮興秣鳩先渚司馬貞索隱謂子鳩鳥

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鳴與號呼義亦相通

臯古文字也勅爾瞽五句賈疏謂似逸詩不知何

從而出武威張澍蜀典輯入陽城術樂經攷王莽

時始立樂經即衡書未知別有所據否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先鄭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歌

故帥學士而歌徹後鄭謂徹者歌雍也賈疏亦謂

祭未至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

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絕讀之

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學士使之舞歌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天如娘館補校

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案後鄭

據論語以雍徹為言較先鄭為切賈疏補出舞字

欲極圓澈但祭竟而徹未必尙有舞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先鄭云版籥也今時

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

舞者引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醜除

東土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

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

體脩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案杜



佑通典載督郵版狀生事愛敬喪沒如禮理易尚書孝經論語兼崇載籍窮微闢與師事某官經明受謝見投門徒尚五十人以上正席謝生三郡三人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此當是唐人應舉版狀督郵職其事可與漢大樂律參攷

春入學舍采合舞先鄭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者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三 孀孀館補校

摯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後鄭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案禮記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鄭注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正義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卽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與此正合又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莫於學以訊馘告鄭注釋菜莫帛禮先師也正義釋菜解經中釋字莫幣解經中莫字文王世子始

立學者既與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正義引熊氏說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費器釋菜二也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女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則此費器用幣是也陳氏禮書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素栗服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大胥釋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

目耕帖

卷三十六

三 孀孀館補校

不舞不投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親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占夢季冬乃舍前於四方舍前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之見先師婦之見廟而已哉婚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謂婚禮奠菜蓋用董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董豈故有是說也菜之爲物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



芼之也釋菜異矣又云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注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篋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案陳陽樂書引尙書大傳自古天子將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陽陽生動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駕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聖媛館補校

折拱則抱鼓然則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右五鐘皆應蕤賓在陰陰主靜若入則以靜告動而動者皆和故狗吠豕鳴及保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據謂十二鐘在縣之制權輿於此而推周禮小胥之職半爲堵全爲肆蓋縣鐘十二爲一堵如堵堵二堵爲一肆引春秋襄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爲證又據通禮義纂軒縣三面歌鐘三肆判縣兩面歌鐘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已

因此推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磬鍾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鍾特縣有磬而無鐘又推侯制本於王制王制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士東西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遂以鄭康成鐘磬十六枚在一虞爲一堵杜預十六枚爲一肆及後世四清之樂是亦傳會漢得石磬十六司馬遷就而爲之志後以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爲詭其詞甚辯郝敬周禮完解凡鐘磬編縣以八爲全每縣各八爲堵二八爲肆堵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聖媛館補校

者立如堵牆肆者列行成肆天子之卿大夫士以肆爲軒判特諸侯之卿大夫士以堵爲軒判特也又曰按樂縣不止鐘磬而編縣唯鐘磬故有半堵全肆之殊詩云應田縣鼓是大鼓小鼓皆縣也又云簞業維樞賁鼓維鏞是大鐘大鼓皆縣也諸侯以下縣雖不得四面而衆樂皆備鄭解鄉射謂士唯縣磬是以士特縣爲不得有鐘鼓矣何以成樂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



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  
 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困學紀聞五代會要王朴曰  
 樂作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  
 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為樂之端半  
 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  
 十二律還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  
 十四調而大備又云張昭等議月律有旋宮之法  
 備於大師之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  
 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五鄉城館補校

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准  
 調旋相為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  
 傳於樂府而編垂復舊律呂無差陳陽樂書今夫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本於六律六律為萬  
 事根本雖法有形器而道契精微探賾索隱鉤深  
 致遠窮天下之妙者莫不準焉豈非八音之管轄  
 五聲之喉衿也京房欲益中呂一分且合黃鍾九  
 寸是使周元之度六甲無遷移歸閏之法五歲無  
 再閏之期失陰陽之大紀乖律呂之本原也朱子

語類唐祖孝孫說八十一調季通云只有六十調  
 不以變宮變徵為調其說有理

管于地員為凡聽徵如負豕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  
 羽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  
 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而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之  
 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有  
 三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  
 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乘適足以是成角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五鄉城館補校

史記律書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為宮三分去一五十  
 四以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三分去一四  
 十八以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又樂書宮  
 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司馬貞素隱  
 宮弦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為君商是金  
 金為決斷臣事也弦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  
 者也角弦用六十四絲聲居官羽之中比君為劣  
 比事為優故云清濁中人之象也徵屬夏夏時生  
 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弦用五十四



絲羽爲水最清物之象故爲物弦用四十八絲杜佑通典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相生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生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此十二律之正聲也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中呂又制十二鐘準爲十二律之正聲焉臯氏爲鐘以律計自倍半半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律制爲十二子聲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朱子語類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六鄭煥館補校

沈括疑史所言止是黃鍾一均之數非衆律之通法今詳通典云十二辰商宮之法亦如之蓋若以十一律爲宮亦用此數以乘本律之分數而損益之如林鍾爲均則以八十一爲五十四二十七爲十八之類也  
隋書律歷志引梁武帝鍾律緯云案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而班固律歷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詞

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實班義爲乘鄭元又以陰陽逐生者止升陽其陽復將何寄就筮數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貞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迺執象以配貞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六鄭煥館補校

濼度號令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濼度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諸務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所以無變也君總萬物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  
春秋左傳隱五年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杜預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風八方之風也以



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正義周禮大師八音金石  
 土革絲木匏竹鄭元謂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埴也  
 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故也匏笙也竹簫管也  
 八風引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  
 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  
 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  
 兌音金其風闓闓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  
 分明庶風至立夏清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  
 至秋分闓闓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又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五九媽煖節補校

云調與融一風二名又引沈氏云按樂緯云坎主  
 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埴震主春分樂用鼓  
 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  
 用磬兌主立秋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祝故二說  
 不同陳陽樂書於金云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  
 則秋其風則闓闓其聲尙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  
 也於石云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  
 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尙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  
 也於土云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其時則秋夏之

交其風則涼其聲尙羽其音則濁秋分之氣也  
 革云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則廣莫  
 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謹冬至之氣也於絲云其  
 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尙宮其律蕤賓  
 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於木云其卦則巽其  
 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  
 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於匏云其卦則艮其  
 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尙議其律太簇  
 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於竹云其卦則震其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五九媽煖節補校

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尙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  
 其音濫春分之氣也蓋本左傳服虔注為說白虎  
 通德論引樂記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  
 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故此謂八音也法易  
 八卦也又云埴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  
 音也鐘兌音也祝故乾音也原脫笙磬二音坤巽  
 二卦以沈氏引樂緯推之當是笙巽音也磬坤音  
 也白虎通所引樂記當亦是樂緯唯埴坎音管艮  
 音二句互異必有一誤也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  
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禮經會元世儒常恨六經  
無樂書愚謂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樂有詩而無  
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書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此樂本乎詩也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  
詩則無樂雖有鐘磬鼓祝敔簫管尙遺古人之  
舊果可以言樂乎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尙  
存也漢至魯而猶見必漢樂之詩未泯也詩苟不

目耕帖

卷十六

聖朝館補校

存武樂至葦宏之時而失傳商樂至戴公之時而  
已壞詩也者其作樂之本歟翰案文康論詩樂相  
通之義極淹貫但語樂不可以書傳語有小疵古  
者樂正崇四術詩與樂固分科以設教也

大祭祀帥登歌令奏擊拊注故書拊爲付鄭司農  
云登歌者歌在堂也付字當爲拊書亦或爲拊樂  
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元謂拊形如  
鼓以韋爲之著之以棘賈疏先鄭之意擊拊謂若  
尙書云擊石拊石皆是作用之名拊非樂器後鄭

不從者此擊拊謂若下文鼓鞀及擊應鼓之類又  
又白虎通引尙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棘今書  
無者在亡逸中陳陽樂書引荀卿曰縣一鐘而尙  
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尙拊爲堂上之樂則一鐘  
一磬尙拊亦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搏拊而應  
典故一鐘黃鍾之特鐘也一磬黃鍾之特磬也方  
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陳氏仍從先鄭  
義爲說也

目耕帖

卷十六

聖朝館補校

下管播樂器會奏鼓鞀先鄭云鞀小鼓也先擊小鼓  
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鞀鼓鞀讀爲道  
引之引後鄭謂鼓鞀猶言擊鞀詩曰應鞀縣鼓按  
後鄭據魯韓詩經應田作應鞀則鞀與田同不讀  
引也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注引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  
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  
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  
則年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  
弱少威明賈疏兵書者武王出兵之書翰案史記



律書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司馬貞索隱其事當有所出今則未詳攷隋書五行家有武王須臾二卷賈疏及史記所引皆其佚文也

小師下管擊應鼓注應與棘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賈疏引大射禮應棘在其東朔聲在其北云其所用別未聞者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棘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棘凡言應者應朔聲祭祀既有應明有朔但無文不可強定之故云用別未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聖如奴館補校

開也陳傅良說朔聲乃所謂棘也黃度說以其引鼓故曰棘以其始鼓故曰朔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注和鐸于賈疏見鼓人云金鐸和鼓故知和是鐸于也鄭鑄解義注以和為鐸于疏引鼓人以金鐸和鼓為證偏曲難通王昭禹詳解六樂之作其先後曲直長短疾徐則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矣國語聲應相保曰和又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

陳陽樂書耳目形也聰明神也聲者其神不在耳而

專在目故以司視而掌火警者其神不在目而專在耳故以司聽而掌樂

晉蒙諷誦詩世莫繫注故書莫或為帝杜子春云帝謂為定其字為莫書亦或為莫世莫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王安石新義世莫繫當從故書世帝繫古書有謂之帝繫者翰案羅莘路史注引帝系譜曰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此可為證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聖如奴館補校

鄭樵通志自后夔以來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云云翰案古人於詩歌誦並所從事樂記子貢見師乙問聲歌各有宜師乙對以歌頌歌小雅歌大雅歌風歌商歌齊此從事於歌也學記曰宵雅肄三



此從事於誦也論語記夫子與人歌而善又曰誦詩三百此歌誦並用之證卽周禮瞽矇所掌白諷誦詩又曰掌九德六詩之歌亦並言誦歌夾深謂仲尼編詩爲燕享祭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夫不明其義而歌詩必不類三家以雍徹坐不明其義耳樂經淪亡漢師末由補正惟守經以文義四家不同者亦由傳聞異辭大有功於詩教乃各述舊業反以腐儒詆之不亦慎乎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吳郡媛館補校

啓賈疏按小師教鼓鼗注云教教瞽矇瞽矇云掌播鼗今眡矇亦播鼗但有目不須小師教之耳王昭禹詳解小師教鼓鼗則瞽矇眡矇皆受教於小師疏謂眡矇有目不須小師教之非也  
擊頌磬注頌或作庸庸功也釋文頌衆家不音當依戚音容案陳陽樂書笙師凡祭祀饗時共其鐘笙之樂蓋鐘磬之應歌者爲頌鐘頌磬其應笙者爲笙鐘笙磬春秋傳歌鐘二肆卽頌鐘詩笙磬同音卽頌磬據此則頌如孟子之頌其詩依字讀是矣

詩序說頌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容是頌之義戚衮作周禮音讀頌爲容蓋傳合鄭注庸字耳

眡矇整愷獻亦如之注杜子春云整讀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錡師凡軍之夜三整皆鼓之守整亦如之注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整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釋文趨左傳作振扶九反杜注云夜行案同一整字杜子春既讀爲戚又謂與趨音聲相似是又讀爲振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吳郡媛館補校

也而卽從戚趨兩音生義未免歧解鼓人鄭注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整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响三擊守備戒其預事及蚤也集韻整七到反从蚤爲音亦从蚤爲義似爲得之  
俞廷椿周禮復古編以典同爲作樂器之工而移復司空之屬舒芬周禮定本謂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律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則與大師所謂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小師所謂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者非深於樂者能之乎今與大司樂以下



聯附而屬之司徒則官雖多而不散事有統而不  
紊矣案禮樂相輔而行典同不可屬於司空亦不  
當屬之司徒矣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注故書同作銅鄭司農云陽  
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竹陽也銅陰也各順  
其性凡十二律故大師曰執同律以聽軍聲元謂  
律述氣者也同助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為之案漢  
書律歷志其傳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  
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

目耕帖

卷三十六

聖如煥節補校

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風之鳴其雄鳴為  
六雌鳴亦六此竹律始於黃帝也又管子及呂氏  
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  
音則十二鐘律亦助於黃帝賈誼新書容篇大戴  
禮記保傅篇並引青史氏之記云太子生而立太  
師吹銅曰聲中某律以銅為律不用竹律殆周人  
之制章如愚山堂考索按律歷志量者箒合升大  
之黃鐘之箒而五量加其濇皆用銅聲中黃鐘以  
此準之故知用銅也後鄭謂六律六同皆以銅是

從故書銅字解六同於六同說同助宣氣意其以  
典同之同作銅而六同依大師作同也

凡聲高聲硯正聲六下聲肆陂聲散陰聲斂達聲廣  
微聲縮回聲衍侈聲箒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注  
故書硯或作硯子春讀硯為鏗鏘之鏗高謂鐘  
形容高也縮讀為閤不明之閤箒讀為行扈借借  
之借石如磬石之聲鄭大夫讀硯為袞袞之袞陂  
讀為人短罷之罷縮讀為鶉鶉之鶉鄭司農云鐘  
形下當蹕正者不高不下鐘形上下正備元謂高

目耕帖

卷三十六

聖如煥節補校

鐘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上藏矣然淡如裏正謂  
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下謂鐘形大下下大也  
下則聲出去放肆陂讀為險陂之陂陂謂偏則聲  
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介也險則聲斂不越也  
達謂形微大也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形微  
小也縮讀為飛鉗涇箒之箒箒聲小不成也回謂  
其形微圓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中央  
約也侈則聲迫箒出去疾也弁謂中央寬也弁則  
聲鬱勃不出也甄讀為甄耀之甄甄猶掉也鐘微



薄則聲掉鐘大厚則如石叩之無聲賈疏此十二種並是鐘之病此職掌十二律之鐘是十二辰之零鐘非編者直言病鐘者欲見除此病外卽是鐘之善者案此節文義晦澀注亦未見曉暢一說高聲正聲下聲三者聲之正也其餘則皆聲之病也礙其聲之鏗然清也高謂聲高也高則鏗鏘正謂聲平正也正則和緩下謂聲下也下則安肆其餘諸病亦由三者推之陂險皆正之反也陂者聲不正也險者聲不平也不正則聲不根於內而散不

日耕帖

卷二十六

吳郡婦節補校

平則氣不達於外而斂此二者正聲所以失之原也太高而四達其過則盈溢太下而沈微或紆回其失則暗昧而行餘達之甚而侈放則暴疾而不蓄回之甚而奔掩則鬱抑而不舒高而薄則至於掉而不收下而厚則至於石而無韻二者幾於不成聲矣此七者皆高下之過必去其病然後清濁適均可與正聲相宣而諧和也其說甚有條理耶兆玉古周禮說鐘宮聲五聲之首故舉鐘以概其餘翰案鐘律固是典制掌職故詳言之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范鎮正書樂者天地之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聖人以有形之物寓其法數與尺量權衡也然皆生於律而復用以定律王應麟玉海黃鍾萬事根本舜同律度量衡謂使尺量衡一稟於律也二說皆足與此經相發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注磬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掌之陳陽樂書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於鐘言編則磬可知明堂位曰叔之離磬

日耕帖

卷二十六

吳郡婦節補校

編則雜離則特謂之離磬則特磬懸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鐘可知也荀卿言懸一鐘大戴禮言編縣一言特縣鐘磬如此則編鐘編磬亦可知豈非金石以動之常相待以爲用乎又云少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嵩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則磬所自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蓋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且潤也然其製造之法倨勾一矩有半外之爲股內之爲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



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端而失之太濁  
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且厚而已有虞氏  
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九辯由  
此其本也又云唐天寶中廢泗濱磬而以華原石  
代之卒致祿山之禍元白賦詩以譏之誠有意於  
去鄭存雅矣自時而後有取菲陽磬石為七縣焉  
豈亦得泗濱浮磬之遺乎徐景安謂浮磬擊有五  
音以七音言之非也

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

目耕帖

卷十六

至如煇館補校

夏齊夏族夏威夏驚夏注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  
內當為納藏讀為陔鼓之陔又云宮聲而出奏陔  
夏賈疏漢有陔鼓之法案儀禮鄉飲酒禮賓出奏  
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以陔為節  
明無失禮也杜氏說本此

笙師掌教欬竿笙塤箛簫篪篴管春牘應雅以教祗  
樂先鄭云篴七空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  
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樂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  
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篴而弁口大二圍長

五尺六寸以羊羣執之有兩紐疏畫後鄭云牘應  
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  
知矣賈疏廣雅云篴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八孔一  
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篴九空鄭司農云七孔蓋  
寫者誤當云八孔也或司農別有所見陳陽樂書  
牘以竹為之殺其聲而使小以節樂也牘長者七  
尺短者三尺虛中無底應如桶而方長六尺五寸  
中象祝有椎左右相擊以應祝又云應樂猶應之  
應物其獲也小故小鼓小春謂之應所以應大也

目耕帖

卷十六

至如煇館補校

禮圖應其形甚圓而外皆朱雅旁有兩紐疏畫為  
雲氣翰案劉熙釋名釋樂箛春撞也牘樂也以春  
築地為節也然則春牘連名又與先鄭合

鈔師注鈔如鐘而大陳陽樂書莫非鐘也大者謂之  
鈔以名為大故也書言笙鏞詩言設鼓維鏞鏞鼓  
有教是已小者謂之棧以象功之淺者也昔晉人  
得鐘長三寸中徑四寸名曰棧是已若夫大而  
鏞小而不棧則又掠其大小之聲而歸於中焉其  
斯以為剽歟儀禮大射階之東笙磬其南笙鐘



其南鍾西階之西頌磬其南笙鏞其南鐃皆南陳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鐃昭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鐘甚大無鐃鳴其細也蓋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鐃大鈞宮商也必和之以細故有鐃無鐘則鐃小鐘大明矣晉語左傳鄭伯嘉納魯之寶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鐃韋昭杜預皆以鐃為小鐘然言歌鐘及其鐃則鐘大鐃小可知鐘師掌金奏大鐘也鐃師掌金奏小鐘也許慎曰鐃鐃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於理或然鄭康成謂鐃如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至如類館補校

鐘而大孫炎郭璞釋大鐘之鏞亦名為鐃不亦失小大之辨歟以經攷之自虞至周鏞大而鐘小自周公制禮鐘大而鐃小雖有改制之名而無變大小之實也秦漢以來鐃鐃之制小者或數寸大者或容千石不本律度故梁去衡鐘而設鐃隋疑無射之鐃無合曲之義乃襲後周以十二鐃相生擊之聲韻始克諧矣聖朝之初鐃鐘有三調六曲更詔依鈞擊之與編鐘相應要知失細小之制非成周制作之意也傳曰黃鐘之鏞容秬一斛一斛八

斗為度國語曰度律均鐘以定中聲白虎通曰鐃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斯言信矣

鞅師掌教鞅樂注舞之以東夷之樂郝敬完解明堂位曰鞅東夷之樂祭祀用之象服遠也周起岐雍化行於南次及於北而東方獨阻聲教商奄既誅東夷來歸故有其樂祭祀舞之昭王化之四達也陸佃禮象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至如類館補校

旄人掌教散樂舞夷樂注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賈疏此即野人能舞者屬旄人選舞人當於中取之故也劉氏中義四方以舞仕於伶官者屬之旄人鄧元錫三禮編釋謂四夷之善舞來仕為樂工者鄭鈔解義四方之人有能通知樂舞而欲仕於王朝者使屬旄人以其所教散樂故也案劉說渾言四方與旄人所掌無所明鄧說專主夷樂與四方不合鄭剛中從疏義主教散樂言當矣然散樂指



四方列國之樂亦未必泥鄭注野人爲樂也

箛師掌教國子舞羽歛箛注文舞有持羽吹箛所謂

箛舞也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箛賈疏秋冬學羽箛

彼對春夏學干戈陽時學之濫陽動秋冬學羽箛

陰時學之濫陰靜易祓總義文舞羽箛則箛師掌

之武舞干戈則司干掌之然文王世子曰小樂正

學干大胥贊之箛師學戈箛師丞贊之是箛師亦

教干戈

箛章掌土鼓陶箛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至四鄭媛節補校

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陶箛幽國之地竹陶詩

亦如之元謂陶箛幽人吹箛之聲章明堂位曰土

鼓蒯桴韋箛伊耆氏之樂王安石新義王業之起

本於商而樂之作始於土鼓本於箛逆暑迎寒所

年皆本始民事息老物則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

土鼓所吹者陶箛其章用陶詩焉

中春晝擊土鼓歛陶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凡國祈年於田祖歛陶雅擊土鼓以樂田峻國祭

蜡則歛陶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陶詩陶風七月

也吹之者以箛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

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陶雅亦七

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饒彼南畝之事是亦歌

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陶頌亦七

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

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

終人功之成朱子語類先儒謂風中自有雅頌雖

程子亦然似混詩之六義竊謂楚茨大山甫田是

陶之雅噫嘻載芣豐年諸篇是陶之頌謂其言田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至四鄭媛節補校

事如七月也王介甫則謂陶詩自有雅頌今其詞

亡恐未然若如鄭氏說節兩章爲陶風猶或可成

音節至於四章半爲陶雅三章半爲陶頌不知成

何曲拍耶王志長刪翼愚按風雅頌三詩詩之大

分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其嚴而不可混若此乃以七月一章分之爲風

爲雅爲頌何不倫也今攷於雅若生民諸篇皆陳

后稷樹藝之功頌則思文噫嘻豐年載芣皆美其

勤勞民事樂治田業故能爲酒禮以祭先祖而洽



百禮則備章所歌以祈年祭蜡者不指此類其  
皆言幽者蓋周之王業皆起於幽至成王周公所  
以詠歌先王寫之管絃奏之清廟無幽於追崇先  
世篤念民依一脈以爲子孫萬世濶程故總繫之  
以幽耳鄭氏之說易足信乎案此本朱子爲說以  
生民諸篇爲幽雅又與朱子異

鞮屨氏注鞮讀如履也鞮屨四夷舞者所屣也今時  
倡踏鼓沓行者自有屣買疏曲禮云鞮屨無絢之  
服也彼爲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屣此爲四夷舞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至鄭氏補校

者所屣其屣無絢一也芝閣呂氏云鞮屨革屣也  
周官有鞮屨氏蓋變夷之服也革去毛未爲韋非  
吉屨也案今俗呼雜劇中科諱曰皮科對語之人  
曰皮鞋蓋自鞮屨氏來言雖俚而流傳實有所本  
也

鞮屨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注四夷之樂東方曰  
昧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賈疏謂出於  
孝經緯鈎命訣引彼文云東夷之樂曰昧昔才助  
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侏

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柝助時藏皆於  
四門之外右辟又按明堂位亦有夷夷之樂曰鞮  
南夷之樂曰任又按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則  
東夷亦名侏離者東夷之樂有二名亦名侏離鄭  
注云侏離舞曲名言象萬物之生翰案禮記明堂  
位正義引白虎通樂元語作東夷之樂曰朝離萬  
物微離地而生南夷之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  
西夷之樂曰味味味也萬物衰老晦味之義也北  
夷之樂曰禁言萬物禁藏今本白虎通又作南夷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至鄭氏補校

之樂曰堯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味東夷之  
樂曰離文多互異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  
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鐘也王安石新義征伐  
所得之器謂之庸器者庸民功也則征伐之功凡  
以爲民非利其器也

司干掌舞器注舞器羽箭之屬賈疏鄭知司干所掌  
舞器是羽箭以其文武之舞所執有異則二者之  
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周尙武故以干爲職首



其箭師教而不掌若然干與戈相配不言戈者下文云祭祀授舞器則所授者受干與羽箭也按司戈盾亦云祭祀授放賁父故士戈盾受舞者兵云舞者兵惟謂戈其干亦於此官受之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注云受以朱干玉戚禮授大武之舞與此授大舞干戈別也案疏為注極善圖成其義究之經言司干掌舞器注不當略本職之干而單言箭舞也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吳郡館補校

目耕帖卷二十七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五

太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注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賈疏謂連山歸藏占七八周易占九六是占異也案子華子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鄭樵通志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一鄭館補校

策周易用四十九策此其數與策之異可攷者如此程迥古占法古之策者兼用三易之灋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固三易辭也既云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此以占不變占變言其異而周易占變者其常連山歸藏亦以變者占定有占其不變者則又可於同中見其異異中見其同也

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俯夢三曰成陟其經運



十其別九十注致夢言夢之可至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杜子春云俯讀爲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爲奇元謂俯讀如諸戎倚之之倚倚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般人作焉運或爲緝當爲輝是視祲所掌十輝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此術今亡郝敬完解致夢因思慮見聞致者角一仰一俯曰俯俯夢反覆異常者感無心曰咸陟陟升也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二 娼嫖館補校

魄濁而沈魂清而升魄寢魂交夢中所至皆魂氣感通升陟曰咸陟困學紀聞眠殿掌十輝之法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者六其異者四大小掌三夢之法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注以經運爲十輝先儒謂日之輝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爲輝按二說釋經確切視舊說爲勝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先鄭云果謂事成

與否也至謂至不也後鄭謂果謂以勇決爲之也王應電翼傳果古裸字祭莫重於裸謂祭祀之日與牲儀禮卜祭春秋之改卜牛也至謂有所往若巡行巡守文王之卜田也舊謂人之至與不至此小事何用卜乎

困學紀聞太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娈之後將育於姜成季卜曰問於兩社爲公室輔驪姬繇曰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 娼嫖館補校

專之渝據君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衛侯繇曰如魚窺尾衡而方羊裔焉漢文兆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翰案周穆王卜兆曰蟬蛻之羽飛集於戶鴻之戾止弟克弗理重靈降誅而復其所見汲冢師春范獻子卜獵繇曰君子得龜小人遺冠見古文瑣語卜夢繇曰有女嬋娥坐彼虎子有窺厥闕展矣吉士又卜會繇曰言索其約觀光于朝又載其繇曰有芳其香侯合合止並見尤射此亦兆頌之遺文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  
四曰弓兆注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為四  
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啓筮見書是其謂與其  
曰方功義弓之名未聞鄭鈔解義謂方兆占四方  
之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兆占  
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義兆占行義  
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弓兆有射意後世  
有覆射之濫郝敬完解甲有直文一道分左右陰  
陽橫五文分十二段象五氣十二辰首尾兩段伏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四鄰館補校

小不可兆中四段分四兆象四時首曰方兆象春  
生方始次二曰功兆居前高曰功象夏次三曰義  
兆近後寬平象秋曰義次四曰弓兆形曲向外曰  
弓象冬居終也方為始元也功則通亨也義前後  
適平利也弓執持而回貞也以象四德首曰上尾  
曰下左為陽右為陰左右上下辨則四兆可知命  
龜者主人也鄭據爾雅以上下左右為辨生龜生  
龜可辨枯甲不可辨卜師辨甲耳辨生龜龜人事  
也則開龜亦非開兆書可知翰案鄭剛中說特以

理推言之耳郝仲輿之言蓋從龜卜之書實有所  
見考太平御覽引柳隆龜經云龜有五色依時用  
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  
用之北坐南向惜文不具光山胡氏煦著卜法詳  
考中載古來占卜之法甚詳中有龜經一卷不著  
姓名與褚少孫補史記龜策列傳相表裏其言四  
兆與仲輿說合今錄其略於此以備參考龜經云  
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其後左  
者乃下丙丁也是寅卯之位故為木兆前左者乃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五鄰館補校

上丙丁也是巳午之位故為火兆前右者乃上甲  
乙也是申酉之位故為金兆後右者乃下甲乙也  
是亥子之位故為水兆輕清者細身靜秀麗也平  
者頭足無高下也直者不曲也不斜也伏者頭足  
垂下也高者低頭之垂也野者頭向外不回顧也  
就者向內不背也回者頭高而再轉也臨者頭低  
也戴白頭之白也垂者伏也低也纖活反足而回  
換也有情回顧和順也昂者起仰也高也濛如水  
滴下也濛濛也休囚者蒙昧也先我者吉克我者



凶旺相者洪潤明靜也拘者不依鄉也乖違者拘

鄉也以上皆言首靜者六爻不動也摺者四疊也折者

斷也顛狂者起伏大也枯朽者休囚也衰者無力

細微也震者大動也駢者微動也以上言身豁者喜也

召也發者大起也落者足垂也滯者足下重也以上

言蕾者如疊蕾也綿續也蛙者如出生木也昂者

欲上也促者摺抑也縱橫者枝利也窈窕者進退

之形也枝者生枝也脫下者發不管也鈐者平伏

清欹而管也管者鈐也漏者落也枝下垂也剛者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六如姬館補校

堅也齊者平也夾絲者中破也拖者枝生外也墜

者枝生內也此上總言身首足三處之枝

龜人掌六龜之名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

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

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注屬言非一也

色謂天龜元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

黑俯者靈仰者繹前弁後果後弁前獵左倪靈右

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

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

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讀

果為羸案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弁諸果

後弁諸獵左倪不頡右倪不若那曷疏俯者靈謂

行時頭低周禮天龜曰靈屬是也仰者繹謂行時

頭仰周禮地龜曰繹屬是也前弁諸果諸辭也謂

甲前長弁覆者名果周禮東龜曰果屬是也後弁

諸獵諸亦辭也謂甲後長弁覆者名獵周禮南龜

曰獵屬是也左倪不頡倪庫也不發聲也謂行時

頭左邊庫下者名頡周禮西龜曰靈屬是也右倪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七如姬館補校

不若不亦發聲也謂行時頭右邊庫下者名若周

禮北龜曰若屬是也下引周禮各以其方二句及

鄭注以為是周禮先有此文故此釋之鄭取此文

為說其言正同維經與謝靈運類小異耳其義亦

同又案賈公彥說周禮以倪為睥睨則左倪右倪

是左顧右顧也郭氏以庫解倪及云江東所謂左

食者皆以時驗而言也翰案釋謝靈運類兩經異文

可以一義通之果字兩經並同子春讀果為羸是

憑已意改字似不必從倪從人旁不從目旁郭注



有證據較賈疏改經字亦為優也爾雅釋魚終篇  
 又有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  
 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  
 十曰火龜邢昺疏易損卦六五爻辭云十朋之龜  
 弗克違馬鄭皆取此文解之則此經之十龜所以  
 釋易也案前釋禮之六龜後釋易之十龜二曰靈  
 龜郭璞注即今蜃蠃龜亦與周禮天龜曰靈龜者  
 不同矣漢書藝文志龜著十五家有龜書五十三  
 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三十八卷巨龜三十六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八鄉樓館補校

卷雜龜十六卷周禮六龜中獨南龜有書想其餘  
 當時已散佚史記龜策列傳引記曰能得名龜者  
 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十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  
 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  
 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有八名龜  
 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此亦  
 當是龜及雜龜中文也  
 董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蒸燠遂飲其  
 燠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注燠燠用荆蕪之類王氏

詳解董荆木灼龜用荆故名其官曰董氏杜子春  
 燠讀為細目燠之燠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蒸灼  
 龜之木也故謂之樵契謂契龜之鑿也詩云爰始  
 爰謀爰契我龜元謂士喪禮曰楚焯置于燠在龜  
 東楚焯即契所以灼龜也燠即炬其存火杜子  
 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燠謂英俊之俊書亦  
 或為俊元謂燠讀戈鐔之鐔謂以契柱燠火而吹  
 之也賈疏子春讀燠燠二者皆作俗讀為柴樵之  
 樵後鄭不從依音為雀取莊子燠火之熒熒然也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九鄉樓館補校

又云言楚燠者謂荆為楚用之燠開龜兆又云英  
 讀為英俊之俊者意取荆樵之中英俊者為楚燠  
 用之灼龜也後鄭讀燠為戈鐔之鐔者讀從曲禮  
 進戈者前其鐔意取銳頭以灼龜也案許慎說文  
 解字燠所以然持火也顧野玉篇燠炬火也司馬  
 貞史記索隱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  
 以灼龜王應電周禮傳燠燒木存性者用此以待  
 則易然也此說楚焯及燠燠最善圓通杜及鄭意  
 至於燠契杜謂契龜之鑿也引詩爰契我龜契龜



卽卜師開龜之四兆也以刀刻所灼之處乃以楚  
焯灼之鄭謂楚焯卽契謂以楚焯就契處灼之耳  
又案廣韻平聲上十八諄焯字注又他昆反而二  
十三魂內止收燉字疑焯爲燉之重文蓋氏注楚  
焯疏及釋氏皆作燉是焯燉二字古通用也

占人掌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  
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毀也陸佃埤  
雅說此經云說文兆龜坼也龜灼之而坼坼而後  
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

目耕帖

卷三七

十娘媛館補校

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卜之序  
也故玉藻云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今禮以尊  
卑之序言之故先言占體後占坼與玉藻之序異  
也墨謂以墨畫龜占其食洛誥所謂我卜澗水東  
澗水西惟洛食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  
順食墨故卜師云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也程太昌  
演繁露占卜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  
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畫是爲食墨者吉其兆不  
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

凡卜筮既事則繫幣注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  
占繫之於龜也元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  
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  
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  
武王之說是命龜書王應龍翼傳按書金滕王與  
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是繫幣非特以稽占人  
之能蓋以中者藏之金滕匱中又以爲他日決疑  
之攷驗也

簪人掌九簪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

目耕帖

卷三七

十娘媛館補校

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  
九曰巫環以辨吉凶注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  
也更謂筮遷都邑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式  
謂筮制作禮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  
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比謂筮民和比也祠謂筮  
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  
劉敞七經小傳注改巫爲簪然經云掌九簪之名  
以辨吉凶字既作簪不可又以巫爲簪矣此乃前  
世精於簪者九人其遺法可傳也古者占簪之工



通謂之巫更咸式目等皆其名也巫咸見於他書者多易疑為易古陽字其雖未聞不害其有薛季宜尚書古文訓世本云巫咸作筮殷有巫咸後有神巫季咸皆謂其名高紫超云

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日正夢二曰噩夢三日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注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思夢覺時可思念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喜夢喜悅而夢懼夢恐懼而夢杜子春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王昭禹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十三娘媛館補校

詳解正夢若高宗恭默思道而夢帝賚良弼噩夢若晉景公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思夢若孔子之夢周公寤夢若狐突之遇太子申生喜夢若文帝夢黃頭郎推之上天懼夢若光武夢乘龍上天而心悸是也即兆玉古周禮正夢等並取詳說惟噩夢云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郝敬完解又以寤夢若今人之魔寐也虞集就日錄云周官筮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曰神遇為

夢形接為事浮虛夢揚沈實夢溺寢帶夢此馬銜髮夢飛將雨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此列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夢者之寢也居其傍者無異見耳目口鼻手皆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或冠而朝或宮室與馬女婦奏舞與乎其前忽富驟榮樂無有限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毫髮之得於是始知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嗚呼將幸而覺邪抑將冥冥遂至於死邪前者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遇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十三娘媛館補校

秦伯之魂遊心溺果然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非心溺乎如夏月露卧偶夜露下而失露則夢雪降冬月蔽被衾多則夢火此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熟著其所好而往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之要在平昔學力讀者當察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杜子春讀萌為明明謂歐疫也謂疫竟逐疫置四方元謂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



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案杜子春緣下毆疫生  
義頗近理但讀萌為明非是鄭讀舍萌為釋菜義  
更迂曲王志長刪翼引劉氏曰萌兆也謂夢不吉  
則求所以不吉之萌兆於四方而舍去之以贈送  
其惡夢使不復效如字訓釋深得經旨

遂令始難毆疫注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  
卻也引杜子春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禳  
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  
月命有司大儻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案遂字承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十四 姬姬館補校

上季冬言此始難謂大難也

毆禳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履二曰象  
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閤六曰膏七月彌八曰敘九  
曰隋十曰想注故書彌作迷隋作資引鄭司農云  
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鑄謂日旁氣也  
四面反鄉如輝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閤日月食也  
膏日月膏膏無光也彌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  
序如山在日上也元謂鑄讀如童子佩鑄之鑄謂  
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隋虹也詩

云朝濟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也案漢書志  
志天文家有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又十三卷  
隋書經籍志天文家有夏氏日旁氣圖一卷魏氏  
日旁氣圖一卷日旁雲氣圖五卷天文占雲氣圖  
一卷今並佚瞿曇悉達開元占經載雲氣占一卷  
又間引夏氏魏氏說可考案也王明齋謂十輝多  
主於災唯曰敘曰象曰想猶有吉凶之雜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  
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  
曰筮祝注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  
也吉祝求福祥也化祝彌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  
風旱也筮祝遠羣疾也劉彝中義先鄭以小祝小  
祭祀候禳之事解六辭非也大祝所祝皆大事也  
故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六享則用大祝之六辭歐  
陽謙之說年祝如祈穀於上帝與社稷瑞祝祥瑞  
之祝辭古人得祥瑞必歸功於神也案劉勰文心  
雕龍周官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  
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十五 姬姬館補校

目耕帖



於耐廟之主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  
 莫不有文劉氏與歐陽之說得之矣又鄧元錫三  
 禮編釋化祝祝化廣被也亦與歐陽之說瑞祝合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禘  
 五曰攻六曰說注故書造為窳杜子春讀為造書  
 亦或為造造祭於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禴禘攻說  
 皆祭名也類祭於上帝崇日月星之祭也春秋傳  
 日月星辰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山川  
 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元謂類造加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六姬娘館補校

誠肅求如志禴崇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  
 辭責之崇如日食以朱絲崇社攻如鳴鼓而攻然  
 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濺滅無光奈何以  
 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翰案張華博物志  
 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  
 五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卒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  
 止鳴鼓攻之朱絲繩縈而脅之此是攻辭又請雨  
 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神降甘雨庶物  
 羣生成得其所春秋考異郵載僖公三年不雨比

于九月公大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禳曰萃  
 在寡人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  
 不敢煩人命願撫萬人以身塞無狀此皆禁辭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  
 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先鄭云祠當為辭謂辭令  
 也命如論語所謂為命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  
 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  
 廟之主為其辭也引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禱曰  
 云云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引春秋傳孔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七姬娘館補校

子卒哀公誅曰云云杜子春日誥當為告書亦或  
 為告後鄭謂會謂會同盟誓之辭王應雷翼傳六  
 辭皆告於鬼神示故大祝主之曰誥曰命曰禱人  
 事雖亦有之然策命掌於內史誓誥掌於土師非  
 大祝職也王志長刪翼康成之注六辭皆主為生  
 人作辭而鄭司農則雜出乎其間專謂本文云通  
 上下親疏遠近遂舍鬼神示而屬之生人不知上  
 下親疏遠近於鬼神示何不可通引潛谿鄧氏曰  
 上下謂天地親疏遠近謂廟祧合外神以為其言



甚正乃雜采衆說以訂之云按祠若伊尹祠于先  
王是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  
王祠王祇見厥祖注祠者告祭於廟也命命神之  
卑者如命龜命筮猶今諭祭之辭鄭鈔周禮解義  
記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 誥誥神之尊者如敢  
筮有常是乃所以命之也 告於皇王后帝之類毛應龍周官集傳告如武成  
告于皇天后土金縢乃告于  
大王王季會謂會同盟誓之辭質諸神明以期無  
文王是也 負盟約也禱如子路請禱鐵之戰衛太子禱於文  
王康叔反覆懇求之意誄謂敘述功德以告於神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大鄭媛館補校

明疾病曰誄述其善而求免禍也大喪遣之日讀  
誄述其善以諡之說極粹美祠從經字訓解尤具  
特識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  
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注杜子春云命祭有主命也鄭司農云衍祭羨之  
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周祭四命爲坐也炮祭  
燔柴也爾雅祭天曰燔柴擗祭以肝肺菹擗鹽醢  
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持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

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  
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  
但擗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郊  
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擗於醢祭於豆問鄉射禮取  
肺坐絕祭鄉飲酒禮右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  
右絕末以祭少牢曰取肝擗於鹽振祭元謂九祭  
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  
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當爲延炮當爲包聲  
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大鄭媛館補校

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  
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  
間是也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  
振祭擗祭本同不食者擗則祭之將食者既擗必  
振乃祭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畧者  
絕則祭之共猶投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  
共綏執投劉彝中義大祝之設所以事鬼神者也  
此九祭當是六享於宗廟而皇尸祭食之法是以  
大祝掌之凡賓主行食禮則莫用焉天子祭禮不



存今以諸侯大夫少牢饋食之禮明之命祭謂其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醢編搗於三豆祭於豆間是也衍祭謂上佐食取黍稷及切肺投尸尸受而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 鄭 婦 館 補 校

練而又絕故鄉飲酒稱弗練右絕末以祭也共祭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之也案九祭先鄭謂周祭而上祭鬼神之事振祭已下生人祭食之法劉氏則謂大祝事神不當主祭食皆宗廟大享皇尸祭食之法祭食謂將食祭先造食者翰案二鄭說雖各有經據不如劉義之融貫且實是大祝之職後鄭改衍為延改炮為包亦涉臆斷又共祭注引孝經說共綏執授取以證共字之義賈疏謂將綏祭之時祭以授尸困學紀聞辨

之按孝經授神契曰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輓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疏謂綏祭非也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 鄭 婦 館 補 校

辨九操一曰詣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喪擗九曰肅擗以享有祭祀注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喪擗為報報拜再拜也鄭司農云喪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擗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肅使者案司農說喪拜今時持節拜足成其

文報拜再拜之義仍讀喪為報也喪報音相近古文假借字也肅拜之義困學紀聞引項氏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兩手向身微作出勢此正今時婦人揖拜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氏不令拜伏誤矣凡大禋祀肆享祭祇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故書祇為祗杜子春云祗當為祇今注疏作示示祇古今字案故書作祗



與祇音義迥別不得誤祇爲祊如依杜作祇則祭地祇不當在肆享之下似當仍從故書作祊爲是令鐘鼓右亦如之注右亦當作侑案此經與前以享右祭祀同鄭並讀爲侑謂勸尸食也右侑音相近古字通用爾雅釋詁右導也右字具有勸意

言何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注付當爲耐祭於先王以耐後死者掌國事辨護之也賈疏引中候握河紀云堯受河圖時伯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注云進迎接神也稷官名謂稷辨護者共時用相禮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

儀案太平御覽引握河紀云稷爲大司馬則辨護相禮其卽夏官大司馬職喪祭奉詔馬牲歟付作耐古文省

小祝凡事佐大祝大喪贊灑設熬置銘注故書灑爲攝杜子春云當爲灑灑謂浴尸案攝當如字解此承上佐大祝言大喪或贊大祝或攝大祝皆佐之行事也灑雖大喪之事然改經爲說終覺未安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注杜子春云齋當爲案道中祭也漢儀衍街路飯祭元謂齋猶送也送道

之奠謂道奠也案子春於周禮齋字多讀爲祭徑改經字且既少禮中道無祭法不如鄭注之依經爲當也

喪祀及壙說載除飾注鄭司農云壙謂穿中也說韓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壘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元謂除飾使其窆爾敖繼公儀禮集說此禮先除飾乃說載

甸祝舍奠于祖廟乃斂禽禡牲禡馬皆掌其祝號注禡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

馬祭求肥健劉彝中義斂禽以祭牲牛之神求其博碩肥脂也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六附四種孔阜奕奕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禁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鄭鏞解義小人之情有不畏刑罰而畏鬼神者故爲詛盟之法以待之荀卿曰盟詛不及三王是不考周禮也堯之時苗民泯泯焚焚以覆詛盟則是三王前已有是事毛應龍集溥張子謂周官盟詛之類必末世增入者考書盟詛見於有苗之時詩



亦曰出北三牲以詛爾斯則盟詛乃詩書所有於周官何疑翰案盟辭左傳每載其辭古文苑載蔡詛楚之文詛辭之可考者唯此

司巫國有大戒則帥巫而造巫恒注杜子春曰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元謂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其所施為高紫超集解纂要司巫之重恒巫曲禮之重世醫即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之意

祭祀則共匪主及道布及菹館注杜子春云菹讀為目耕帖 **卷二十七** 王國振館補校

鈕藉也匪器名主謂木主也元謂道布者為神巾中霽禮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几是也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鄭鑿解義主在廟則藏於石室謂之宗廟及合祭於太廟則以匪盛之菹者鄉師所謂共茅菹也盛菹名曰館者如館舍然謂茅託於其中也三者皆司巫所共以其與神交翰案盛菹名館猶俎之名大房也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後鄭衍讀為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案

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王氏曰望衍謂祀神之時男巫望而留其神使之留連游行若屈子之九歌也據此則不改經字而義已明

冬堂贈無方無算注故書贈為贈杜子春云當為贈堂贈謂逐疫無算道里無算遠益善也元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案故書堂贈贈乃贈矢與贈迴異於六書轉注假借皆不相通改讀為贈助於子春而古

目耕帖 **卷二十七** 王國振館補校

經讀作贈字攷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雉劉昭注引漢舊儀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堂贈當是逐疫時懸贈於堂漢儀所謂桃弧棘矢譙周所謂葦矢即此禮張衡東京賦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茆佞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所謂冬堂贈也又云飛爍雨散剛輝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地絕飛梁消魍魎斷癘狂



斬蛟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  
夔魍與罔像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懼况  
魃豈與畢方所謂無方無算也平子賦意蓋從此  
經奪胎而出子春旣以爲逐疫而復改贈爲贈鄭  
意逐疫乃方相氏及占夢之職不從杜解而仍從  
其改字作贈釋爲以禮送不祥及惡夢夫送不祥  
及惡夢非仍方相氏及占夢之事乎則固未若字  
依經文釋從杜氏之爲得也鄭讀弭爲救亦不及  
杜讀彌之近理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毛嬙館補校

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杜于春讀弭爲彌兵之彌元謂  
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王弼則與祝前注故  
書前爲先鄭司農云先非是案子春弭讀彌爲近  
先與前亦無甚殊異

女巫掌歲祓除釁浴注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  
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鄭鈔解義祓除釁浴蓋  
宮中之事劉彝中義祓除邪氣又煮香草桃茱以  
釁沐皆乘陰陽代謝之時爲之廖文英正字通禊  
有二論語浴乎沂王羲之蘭亭修禊此春禊也劉

禊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宵祓禊國子水  
嬉用七月十四日此秋禊也又西京雜記戴高祖  
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以祓妖邪  
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則漢宮中春亦兩禊也翰  
案夏小正五月蓄蘭戴德傳爲沐浴也然則夏亦  
有禊歟

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引雜說先王之時安有祝詛  
之事今時特設巫祝官十餘員周公似好巫者是  
不然此正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毛嬙館補校

堯命重黎相似至漢無此等官淫詞詬祭無所不  
有遂有巫蠱之事觀漢如此彼雜方知周公之意  
思深長

魏校周禮沿革傳大史爲萬世公是公非所出君相  
有過直筆而書以死守職故長清議不敢肆行後  
世人主得自觀史以宰相兼修佞詞曲筆卒亦難  
掩惡名宜罷實錄進呈復起居注善惡皆直記  
金匱中君相不與焉史官執筆常侍王左右庶有  
戒心而寡過也歟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注中數曰歲朔數自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傳歷日矣困學紀聞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川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周建子則謂之年知新錄周禮太史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歲也自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年也又云天之行謂之歲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二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天鄉景館補校

月東巡狩是也人之行謂之年書呂命王享國百年左傳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絳縣人有與疑年使之年師曠曰七十三年矣於是昭公十九年矣史記蓋太史公之卒百有餘年是也今人多謂年為歲

頒告朔於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困學紀聞唐會要閻邱潛等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玉藻云聽朔周禮大宰正月之吉布政于寶注云周

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而鄭元注云告其時帝及神配以文武此誤也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又曰張齊賢議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左氏以魯侯不告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按禮論王珉范甯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三禮義宗載天子視朔之服諸侯受朔於天子於祖廟告而行之天子受朔於天宜於明堂告帝而配以祖考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天鄉景館補校

王昭禹詳解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以聲而知天道也大史抱天時以書而知天道也

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注舍讀曰釋鄭司農云中所以盛算也元謂設算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於郊則闕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陣友仁集說王氏曰中形為闕虎兕鹿之屬而鑿其背以盛算明善射多算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為用也案儀禮今本作君國中射皮樹注皮樹獸名



謂皮作樹形以射之此引作皮豎異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司則詔王之  
忌諱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  
主定之警矇諷誦之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後鄭  
謂王有事所祭於其廟禮經會元小史讀禮者也  
而掌奠繫世則教以禮之序警矇誦詩者也而掌  
世奠繫則教以樂之和序則有別故昭穆不相亂  
和則有親故疎戚不相離又云王制大史執簡記  
奉諱惡小史者大史之屬故忌諱與奉諱惡之職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才集解補校

同蓋人君行事當知就善而避惡吉而忌凶故  
云忌諱莫如惡事之當忌亦如地官誦訓之舉道  
方志以詔避忌也若忌日者則出於孝子慈孫之  
心尙何待於小史之詔耶玉應電翼傳以古爲鑒  
可明得失人君行事尙有不法以古者敗亡之事  
言之則知所警戒葉說良是若所謂諱者記稱周  
人以諱事福孟子亦有諱名之說鄭說亦通但不  
當如後人之拘耳

鄭鈔解義小史掌邦國之志

先鄭謂若春秋傳所稱

周志國語所稱鄭書之類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  
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之類則邦國與  
四方無以異而分掌於二官何耶蓋周志鄭書乃  
外史所謂四方之志若邦國之志則志諸侯出之  
繫與廟祧昭穆如魯出於周公鄭出於桓公傳序  
浸多昭穆久而或亂故王朝亦有志以記而小史  
掌之也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  
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注歲謂歲星與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才集解補校

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賈疏太歲在地與天上  
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  
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  
十四年跳一辰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  
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匝故也太歲  
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注春秋龍  
門天門是也蓋以歲星木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  
天門故以歲星跳辰爲龍度天門也困學紀聞引  
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



滿本數則為超辰之限又唐志五星議歲星自商周訖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行浸急及哀平間餘勢乃盡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馮焉故周公嘗閔其禋祥以觀善敗其始王也次於鶉首以達天龜其衰也淫於元枵以害鳥帑又引三禮義宗云歲星者東方蒼龍之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太歲者歲星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王昭禹詳解在天有

目耕帖

卷三七

三聖姬館補校

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在斗曰星紀女曰元枵危曰姬訾奎曰降婁胃曰大梁畢曰寶沈井曰鶉首柳曰鶉火軫曰鶉尾氏曰壽星心曰大火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涇灘酉曰作噩戌曰閏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左行者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右行者自北而西而南而東日之行右轉月之建左旋是也天道左旋

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

致日致月以辨四時之敘法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也極則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也陸佃禮象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參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星則晷短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遠極星則晷長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長短

目耕帖

卷三七

三聖姬館補校

中表景七尺三寸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為寒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道各二而出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東循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秋秋分月西循白道而秋分上弦在牽牛立冬冬至北旋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二至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



同學紀問馮相氏致口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  
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  
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  
氏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遇也正義云春分  
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  
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  
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  
極冬至古曰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  
歲差也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才圖會補校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  
遷辨其吉凶黃度周禮說遷猶變也變則其占不  
可常梓慎占李曰夏數得天火作宋衛陳鄭當之  
占歲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此乘龍宋鄭必饑  
神龍云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書烏帛周  
楚惡之星孛於大辰而占在宋位陳鄭失次於星  
紀而占在宋鄭周處是皆所謂遷也其後崔洪占  
熒惑亦曰星亡必以庚辛秦也是當入秦此猶得  
古人遺法

大宗伯疏引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  
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  
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  
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  
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  
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  
疏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  
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  
四時其國皆當也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才圖會補校

色有白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  
則圓廢則內虛立夏熒惑王七十二日色赤角黃  
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大白王七十  
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  
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  
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  
國削地大弱失國亡土也星備佚僅見於此考隋  
書經籍志五行家育易三備三卷史記仲尼弟子  
列傳張守節正義引中備云魯人商瞿使相齊國



程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  
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  
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立五  
景即丙行水爲應世庄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  
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何以知之內象是  
本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  
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所言是卜筮之事蓋三備  
中篇又易緯有辯終備當是三備下篇然則星備  
是三備上篇歟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六鄭媛館補校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  
觀妖祥注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  
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  
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  
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  
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  
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王川客星昔字之  
氣爲象賈疏此解九州之地案春秋緯文耀鉤云  
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西危

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  
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  
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  
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荆山西南  
至岷山北岷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  
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  
九但兗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  
九州差之亦可知唐僧一行大衍歷議近代諸儒  
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

目耕帖

卷二十七

三七鄭媛館補校

同局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  
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場舛矣  
七國之初天下地形唯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  
盡河東河內北固漳滹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  
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  
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故雲漢山河  
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  
於東并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  
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



或者猶執漢晉地理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變  
 通者也易啟總義云在諸侯謂之分星在九州謂  
 之星土攻之傳記災祥所應多不誣者然亦有可  
 疑焉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我  
 周之分野蓋指鶉火為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嵩  
 洛陽之東周何也周平王以豐岐之地賜秦襄公  
 而其分星乃謂之鶉首又何也如燕在北而配以  
 東方之析太魯在東而配以西方之降婁秦居西  
 北而鶉首次於西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  
 北此皆稽之分野有不合者賈以古者受封之月  
 歲星所在之辰以為分次則春秋戰國之諸侯以  
 之占妖祥可也後世堪輿之書而妖祥亦應歲皆  
 古者受封之辰乎此堪輿之書雖足考古而言郡  
 國所入度則非古之法孔穎達春秋正義以九州  
 當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  
 也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  
 遙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  
 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

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  
 其源不可得聞羅泌亦有星次說載路史姜承烈  
 亦辨論分野載周櫟園書影姜之說曰考昂畢曰  
 天街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略外  
 可知也必若諸儒之論是天已盡於中國而中國  
 之十有二州已盡天之三百六十度矣豈理也哉  
 直斷某星應某地為漢以來諸儒之失王志長引  
 蘇氏曰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  
 謂星土星所主之士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  
 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  
 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  
 亦居南也案此說甚洽於理可以解羣喙之紛矣  
 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  
 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  
 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為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  
 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數從甲子始  
 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為合十月十二辰周六十日  
 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



燕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燕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歲星日辰午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莫貴於清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案此引堪輿亦以分野為言而國名互異兼說刑德攷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刑德七卷此又戰國時書而淮南採之與鄭注所引堪輿復不同然足以互考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聖朝景祐補校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注歲為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也易啟總義後鄭以歲為太歲先鄭謂太歲所在歲星所居二者並行不悖然春秋所述則皆歲星也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是謂蛇乘龍梓慎言其所屬以為宋鄭必饑神龜言其所商以

為周楚所惡非歲星乖次之所應乎昭二十三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以為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所應乎保章氏言十二歲之相相有贏縮暈角之變而妖祥應豈太歲可以並言哉用學紀聞保章氏十二歲注歲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元枵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聖朝景祐補校

次此正太歲並言之證

史記天官書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于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



日耕帖

卷二十七

聖二無嫌館補校

歲大水執徐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  
 東壁晨出曰青章青章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  
 青章歲早早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  
 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躡踵熊熊赤色有光其  
 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  
 與胃昂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  
 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  
 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鶻參晨出曰長列  
 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涪灘歲歲陰  
 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  
 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  
 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為長王作作有芒國  
 其昌熱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阜而昌有  
 女喪民疾隔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  
 軫晨山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  
 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  
 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若躍而陰出且是謂正平  
 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符

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  
 房心晨出曰天泉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  
 失次有應在昂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  
 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黓然黑色甚明其失次  
 有應見參此言歲星與歲星居行及妖祥甚悉治  
 保障氏遺法也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乘別之妖祥注十有二  
 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否其道亡矣賈疏案春  
 秋考異郵陽立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且變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聖二無嫌館補校

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相距各四十五日艮為  
 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  
 風兌為闔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清明立  
 夏皆云清明風是清明風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四  
 維之風主兩月可知王昭禹詳解四維之風兼於  
 兩月故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  
 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  
 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  
 之又謂十二風也案緯言八卦主八風是推八方



之風以四正四隅言之今以八風強配十二風其數不合乃創為兼兩月之說終涉牽強考尸子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歲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謂之永風據此推之春之三月其風皆名發生夏之三月其風皆名長歲秋之三月其風皆名方盛冬之三月其風皆名安靜所謂十有二風也和謂通正謂之永風即所謂察天地之和也尸子說與周禮頗合太平御覽引黃帝風經謂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折揚奮勵天之怒風也李淳風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四西鄉媛館補校

乙巳古發屋折木者曰怒風揚沙轉石者曰狂風四轉五復者曰亂風風卒起乍有乍無者曰暴風濁塵蓬勃者曰勃風扶搖羊角者曰飄風風來清涼溫和塵埃不起者曰和風此又察乘別妖祥之大要者矣

禮經會元馮相司天文之常以辨敘事所以敬授人時保章司天文之變以詔救政所以克謹天戒舒芬周禮定本自太卜至眡祲七官并下馮相保章吳氏皆移屬天官芬謂卜筮者所以交於神明而

等入神道設教之事其屬宗伯無疑唯馮相保章似與典禮無與然太史之職有太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之文則此二官蓋太史之屬也太史既掌一切禮書而屬之宗伯則此二官亦當以類附而不得為他官矣

唐六典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動用之事丞為之貳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占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凡兆以千里徑為母兩翼為外正立為木正橫為土內高為金外高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聖如媛館補校

為火細長芒動為水服虔左傳注可互考兆有仰倚著落起發摧折斷動之狀而知其吉凶又視五行十二氣凡五兆之策三十有六凡易之策四十有九凡式占辨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凡歷注之用六凡祿命之義六皆辨其象數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翰案古人重筮與夢卜凡以視履考祥斬於動容周旋之中禮也故太卜掌三易三夢作龜之八命三兆而卜師龜人巫氏古人分贊乎龜卜之事簪人贊乎三易占夢贊乎三夢而眡祲陰陽之氣



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皆爲祭而設漢志所謂陰陽者流蓋出於義和之官者是也大史掌歲朔之頒馮相氏保章氏司天文之常變漢志所謂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人所以參政者是也事雖繁賾要皆非欲逆知來事徵俸求福如識緯之所云者自後世有三式之書言祿命之義大混合卜筮雜陰陽天文而無區別而其歸趨終以祿命爲主隋志併入五行家唐人又以式入太卜古法浸失積重難反攻古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四六婦孺館補校

者不可不知也

丙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注若今尙書入省事陳彥羣博議內史掌書外令御史掌贊書釋者以爲王有命以書致之則贊爲辭若今尙書大抵治黜陟未嘗治文書至漢時凡有制誥則以尙書掌之武帝與淮南王爭能每爲報書及賜賞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自後從事文章改尙書令爲中書謂者東漢有蘭臺述作之事唐制待詔翰林院百工技藝皆居焉其後尊重文章而有翰林學士

之設親近人主權倖丞相惟冊皇后太子翰林則作制詔國朝翰林學士則知內制知制誥知外制外史掌書外令魏校沿革傳內史侍王左右恐不能周知四方故又有外史在外延接四方之人咨詢治道採訪民情入而告王廣王耳目通壅蔽也與內史相表裏

困學紀聞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日字王文公曰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四七婦孺館補校

故謂之字夾漈謂獨體爲文合體爲字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諧聲與五書同由五書尙義諧聲尙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論焉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魏校沿



或傳或疑內史御史錯簡舉而屬之天官噫聖人慮萬世之防凡建官輕重必參相得也大宰與三萬幾相權已重又必自代王言勢當擅行不顧以危其君故內史不屬於大宰執灑爭臣王之所畏而大宰之所忌憚也故御史亦不以屬大宰其將以默制相權歟又曰御史職與冢宰內史常相通格王正厥事冢宰大臣之任獻可替否內史近臣之任也繩愆糾繆御史小臣以之任氏諫王惡矣御史何以名爭臣保氏所諫王躬過失御史所爭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聖人知極補校

朝廷是非因糾劾百司矣秦重法令人主自與法官決事疏遠丞相御史大夫遂與宰相分權有事御史大夫下相國丞相徒奉行文書王志長則翼愚按魏氏以後世御史專主諫諍因疏其繩愆糾繆居於王所然政之經文未嘗一言及此蓋三代以前不設諫官書龍作納言然非後世諫臣之職也其弼直又曰予違汝弼汝無而從退有後言其兢兢與臣鄰相勉勗可謂至矣然更無司諫諍之事者古者警歌工誦士傳言庶人謗無人不決

其敢言之氣獻之於朝而天子亦莫不和顏色以受之又何必區區專立一官裂麻觸階以旌天子之虛懷也乎冢宰六官兼總其權太重御史為天子近臣凡治者受法令焉則一切張弛操縱皆得執法以議其後此所以發冢宰也  
巾車注巾猶衣也賈疏謂玉象革等皆以衣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翰案黃帝有巾几之銘巾几亦謂以緋衣几也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聖人知極補校

陸佃禮象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大常郊特牲祭天  
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大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汎祭之玉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故有兩車也



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創革爲之三就三重匝也元謂纓今馬快賈疏纓夾馬頸故以今馬鞅解之案禮記禮器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春秋左傳成二年請曲縣繁纓以朝樊又作繁是樊繁古字通用也逸周書王會解統無繁露孔晁注繁露冕之所垂也說文纓冠系也樊纓皆馬首飾下垂者故借人之繁露纓綬爲名後鄭以桓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辛卯景館補校

二年鞶厲游纓因以樊爲鞶與先鄭謂纓當胸者似均失之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注故書鉤爲拘杜子春讀爲鉤鉤婁領下之鉤也疏引詩云鉤膺鏤錫案鉤爲拘古文假借字陳祥道禮書言同姓以封而不言以封同姓言異姓以封而不言以封異姓則嫌以賓獨賓同姓以朝獨朝異姓故也然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以

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司儀士揖庶姓時揖異姓異姓姻也庶姓非姻也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注條讀爲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耳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樊纓皆不用王金象矣賈疏上玉路鞶纓十有二就馬氏爲旄牛尾金塗十二重故微破之也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至如景館補校

鄭志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卽戎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職大常下注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卽戎爲在何時答曰旗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又云趙商問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尙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賈疏分引二條而於大白一條復按周本紀以輕劍紂頭縣於大白之旗不用大常者時未有周禮故武王雖親將猶用大白也蓋有疑於鄭



說王志長剛翼愚按巾車五路載王五大禮則革路卽戎正指王在軍時安得因夏官治兵建大常之文而以卽戎建大白爲王不親將乎白西方之色主殺建大白者蓋奉天肅殺之令以問罪於天下且大白不在九旗中戎事用之示非常也田雖以戎事教天下然先王所以親田者固爲禘禘嘗蒸而設也禮王祭親射牲示敬也則田正射牲之時其建祭祀之旗物以表敬又何疑焉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春田辨金鼓而玉執路鼓亦此意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至如嬖節補校

也然木路以田而建大麾何也鄭云大麾不在九旗中或大常之外別建大麾以壯軍容而巾車之女大常已配玉路故不復贅歟

木路前樊鶴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注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色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以鶴色飾韋爲纓賈疏引既夕禮緇翦有幅鄭注翦淺也此前亦取淺意故從翦讀之案翦作前古文字省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纁厭翟勒面績纁安車彤

而鷩總皆有容蓋注故書朱總爲純鷩或作緊鄭司農云純當爲總書亦或爲總鷩讀爲鷩鷩之鷩鷩總者青黑色以給爲之總若馬勒直兩耳與兩鑣案張參五經文字總字作總石經亦作總蓋古有兩本一作總一作純釋文純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意也李音兵廢反案注云故書朱總爲純又云書亦或爲總則皆從鄭作總集韻兩收純字一音立廢反一音筆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至如嬖節補校

位反存異讀耳說文解字緊戟衣也一曰青黑色廣韻緊赤黑繪故書本止作緊今經鷩字後鄭從先鄭而改

翟車只面組總有握注有握則此無蓋矣疏蓋所以禦雨無握則施之今既有握則知無蓋是注疏皆以握爲幄矣釋文握劉音屋一音烏學反非案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紩之事彼經作幄此不應作握釋文於幕人幄音烏學反而此以爲非者蓋不作幄解也案漢書律歷志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



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注蘇林曰  
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  
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  
四算中積得凡二百七十一枚此經提字疑當依  
此解有握者謂之翟車貝而組總其飾在六角算  
度之有握也

陳祥道禮書五路言翟言車而不言路二翟言翟而  
不言車者不言路避王也不言車車不足以名之  
也孤言夏篆卿言夏緹至墨車已下然後言車是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至如奴館補校

亦飾盛者以飾名飾殺者以車名也鄭錡周禮解  
義衣褱衣則乘重翟衣褱狄闕狄則乘厭翟衣展  
衣則乘安車衣鞠衣則乘翟車衣襪衣則乘整車  
木車蒲蔽大褱尾囊疏飾小服皆疏注故書疏爲措  
元謂麻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然服讀爲  
箴小箴刀劍短兵之衣又素車芻蔽犬褱素飾小  
服皆素注芻讀爲蒺藜麻以爲蔽又藻車藻蔽注  
故書藻作幘杜子春曰幘讀爲華藻之藻元謂藻  
水草蒼色以蒼土墜車以蒼給爲蔽也王應龍翼

傳舊說芻爲麻布藻爲蒼給則反精矣蓋以蒺藜  
水草編之以爲蔽耳翰案許慎說文解字擗取水  
蒺也芻木芻錯也依經本字擗飾或以亂水紋爲  
飾芻蔽或以雜木爲蔽幘字說文不見作藻者鄭  
從杜子春改幘字從車從艸意豈以道旁雜草爲  
蔽乎

木車注此始遭喪者所乘素車注此卒哭時所乘藻  
車注此既練所乘駟車注此大祥所乘漆車注此  
禫所乘劉彝中義三年之喪皆乘惡車謂木車也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至如奴館補校

齊衰皆乘素車大功皆乘藻車小功皆乘駟車總  
乘漆車案二義雖異實相備賈疏大夫乘墨車士  
乘棧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等尊卑同則大夫  
士禫亦得乘漆車所以士大夫禫卽乘漆車與吉  
同者禮窮則同也王志長刪翼疏謂大夫士禫皆  
得乘漆車則大夫禫與吉同已不可至於士平日  
乘棧車禫得乘漆車是士禮所乘反精於平日矣  
而可乎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棧車不革輓但漆之則棧車亦名漆車此



於士為吉車在禮則為第五等之喪車也喪車無等則尊卑同然亦大概之言非必士大夫遂備五乘賈氏依次比之則士禫所乘與吉車同亦不得不然無庸苛論也

毀折入齋于職幣注杜子春云齋讀為資資謂財也又歲時更續其幣車注故書更續為受讀杜子春云當為更續更易其舊續續其不在用案此二經前後相承為義齋讀如字儀禮聘禮又齋皮馬注齋猶付也天官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今時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至七如媛館補校

詔書或曰齋計吏蓋毀折入齋于職幣齋必有簿冊詳其數歲終彙取入職幣之齋受而讀之按其數而共其幣車經本瞭然杜子春讀齋為資於受讀二字通不去乃以意改為更續非經意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曰大祭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亦如之先鄭引書顧命大路在賓階面贊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今書作綴路贊蓋三家經異文鄭錫解義以顧命證之玉路一曰大路金路一

曰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曰次路木路最後綴於諸路之後故曰綴路蔡沈集傳以綴路為金路先路為木路說二路與剛中義

王志長刪翼巾車司常俞氏以屬司空王氏訂義則以巾車以下四官俱屬司空而舒氏則謂宜俱屬司馬愚按巾車典路司常皆以辨其名物等威為職其屬亦司空謬甚即屬司馬亦似是而非獨車僕一官攷其職但掌戎車之萃若於典禮無與然戎僕已列於五僕中屬夏官矣何以春官復列車

目耕帖

卷二十七

至七如媛館補校

僕專掌戎路之政哉意者先王以禮齊天下而師旅之事疆力先發為尚尤易愆於禮故以車僕屬之禮官歟小宗伯大師則立軍社奉主車肆師於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位其義一也故曰殺不由禮謂之暴噫微矣

車僕萃車之萃注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車當為斬車元謂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引孫子八陳有萃車之陳較杜義為優洽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王志長刪翼引雜說車職之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孟郊擬節補校

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扶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孫子曰華車千駟輕車千乘帶甲十萬謂倅車也車戰之法為不可敗計有倅車者萬一或敗免致倉皇無備後人自不能車戰切不可言車戰不可用宋武帝車戰之法甚善馬隆亦用車戰又誰敗之唐太宗李衛公最喜論車戰房琯陳濤之敗乃是車無騎牛與馬雜用之緣何不改

大射共三乏鄭司農云乏讀為匱乏之乏鄭樵與論交反正為乏正以受矢乏以蔽矢是相反也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終衣皆其舊象黃度說司常掌其物名其旗各屬於官府師都州里而藏之有國事則出而張之不待給歲時共其更旗而已王安石新義旗之物則通

帛雜帛之屬旗之名則常旂旒物之屬自常以下凡九物而旗居其一謂之九旗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也各有屬則自王以上各有屬建旗則使其屬視而從焉待闕事謂國有祭祀師田賓客之事案二說皆與鄭說屬字不同似未若鄭義之渾該也

鄭鈞周禮解義大常九旗之一耳獨以司常名官何也旗可謂之旂旌亦可謂之常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此指大常而言也而謂之旂豈非旗可

目耕帖

卷二十七

孟郊擬節補校

謂之旂乎樂記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此亦指大常而言也豈非旗亦可謂之旂乎觀禮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月令春載青旂夏載赤旂秋載白旂冬載元旂春之青者宜曰旂夏之赤者宜曰旂秋之白者宜曰旂冬之元者宜曰旂不謂之旂旂而謂之旂豈非旂皆可以謂之旂乎大行人建常九旂建常七旂建常五旂旂則九旂旂則七旂旂則五旂不謂之旂旂而謂之常此言掌九旂而名司常以大行人參之義可知矣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頌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  
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  
旒道車載旒旂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  
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道車象路也王  
以朝夕燕出入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又杜子  
春云畫當為書元謂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  
飾鄭錡解義事與名號何以畫當從杜子春作書  
郝敬完解旛旌以上七者皆統眾之大旗也旒旌  
以下又各車小旗所謂徽識也前導之車載全羽

目耕帖

卷二十七

空齋雜錄補校

之旒旂屬也各屬之車載析羽之旌皆畫其象猶  
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之  
類其三軍之衆各有所屬官府及其地里居宅車  
上各以小旗表識如司馬鄉遂大夫之屬以執事  
為象別之鄰比五家之屬各以家之號為象別之  
如此則什伍相聯不至淆亂而無統鄭注未明道  
車為王出入之車旂車為王遊閱之車尤無謂矣  
案經文七旗云建旒旌云載原自有別仲與說異  
而洽於理

章如愚羣書考索周禮司常掌九旗各有所屬也攷  
之曲禮有綏旌結旌之文而司常缺焉不載何也  
蓋司常掌九旗之物各有屬以待國事皆名其用  
而已非言其義也曲禮則言其義矣司常名其用  
故各指其制言之曲禮言其義故武車之旌曰綏  
旌綏者欲其安也臨武事則所貴在安德車之旌  
曰結旌結者欲其固也執德則所貴在於固然則  
綏旌結旌不言於司常非無之也其在武車則為  
綏旌矣其在德車則為結旌矣

目耕帖

卷二十七

空齋雜錄補校

王昭禹詳解致福者都家宗人也展宗人之致福而  
授之膳夫者祭僕也受祭僕之致福而獻之於王  
者膳夫也  
凡以神仕者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注杜子春云  
禴除也元謂此禴讀如潰癘之潰案大祝掌六祈  
三曰禴注禴無聞焉天官女祝以時招梗禴禴之  
事也彼注除災害曰禴禴猶刮去也此讀如潰癘  
之潰與彼注同義說文解字會福祭也除害即以  
求福義實如此訓刮讀潰似非本字之義



目耕帖卷二十八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六

夏官司馬注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何喬新集注官以馬名兵所重莫急於馬也鄧元錫三禮編釋冬官法水德取其藏以爲富夏官法火德取其明以爲政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陳氏禮書春秋傳

目耕帖

卷二十八

一 鄭煥館補校

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魯於周爲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於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國語曰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三軍自是齊楚代討魯襄昭皆如楚

魯之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爲不暇則其

國次國而已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

及舍中軍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

其說是也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氏言

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與周禮

不合是臆說耳翰案春秋時晉楚迭爲盟主叔孫

穆子所言乃屈於時勢耳要當溯開國之初以論

之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正義三郊三遂謂魯人

三軍引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

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二 鄭煥館補校

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

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

二千五百人爲遂遂入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

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

爲副耳又考李觀周官論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

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軍六遂

爲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

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則魯之三郊三遂

爲三軍明矣惟魯有三軍故頌曰公徒三萬見僖



之能法祖襄世作三軍譏大夫之分公室也昭世  
舍中軍公穀許之對前作三軍言也執後世之變  
制以定魯為次國恐非其實也

大司馬九伐之灋注引王霸記者凡五事憑弱犯寡  
則管之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暴內陵外則壇  
之引王霸記曰置之空壇之地放弑其君則正之  
引王霸記曰正殺之也犯令陵政則杜之引王霸  
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法不循也外內亂  
鳥獸行則滅之引王霸記曰恃人偷外內無以異

目耕帖

卷六

三瓣媛館補校

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王霸記是逸  
禮記篇名玩注所引文語似是記中載司馬九伐  
而論次其事義惜缺不具爾

暴內陵外則壇之先鄭云壇讀為憚之以威之憚後  
鄭據王霸記置之空壇之地讀壇為憚然正曰壇  
讀如同憚之憚而經字尙未徑改王安石新義壇  
之者會諸侯為壇命以伐焉說亦可取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賈疏方千里曰國畿  
據王畿外千里而言非九畿之畿王安石新義方  
千里曰畿則禹貢所謂甸服也甸服四面五百里  
則為方千里矣其外侯畿甸畿禹貢所謂侯服也  
又其外男畿采畿禹貢所謂綏服也又其外衛畿  
蠻畿禹貢所謂要服也又其外夷畿鎮畿禹貢所

目耕帖

卷六

四瓣媛館補校

謂荒服也又其外蕃服在禹貢五服之外王昭禹  
詳解自侯畿至衛畿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  
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夷所謂疆以戎索也案介  
甫以禹貢五服合大行人蕃國說九畿甚洽王東  
岳以周索戎索為說非是左傳疆以戎索謂晉且  
尙有殷索未知當何傳合也

師帥執提鼓注鄭司農云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  
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賈疏先鄭以提為馬上  
鼓有曲木提蓋當時已有單騎故舉以為况其實



周時乘車無輕騎法因學紀問古以車戰春秋時  
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  
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陳繼儒羣碎  
錄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傳不見至趙武靈  
王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李牧日殺牛饗士習騎  
射始見於此劉炫說左氏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  
歸此騎馬之漸予按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  
騎也至六國時始單騎楊慎升菴外集古者以馬  
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

目耕帖

卷二十八

五 鄭燮館補校

吳敗狄于大鹵始毀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  
國時則盡然矣蘇秦所謂車千駟騎萬匹是也鄭  
元解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之提謂提爲馬上鼓  
程伊川稱易乘馬班如爲人馬異處皆謂單騎如  
今制非也文王周公之時何嘗有單騎之說乎  
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旅師執鼙卒長執鐃王昭  
禹詳解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以非旗不足以  
指麾也自旅而上然後有鼓以非鼓不足以令衆  
也黃度說進則忠怯退則忠紛故軍將執晉鼓以

作其進卒長執鐃以肅其退翰案孫子軍爭篇軍  
政日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  
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  
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黃氏說本此

兩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鐃杜子春云公司馬謂五人  
爲伍之司馬也後鄭從之云伍長謂之公司馬者  
雖卑同其號王氏新義謂之公司馬以別於私人  
私人若都家司馬案子春以公司馬屬伍長者因

目耕帖

卷二十八

六 鄭燮館補校

上兩司馬生義也  
有司表貉誓民注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  
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之鄭鑄解義肆師大田  
獵祭表貉則爲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則有司設肆師與甸祝也注以大司徒爲有司非  
也  
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注火幣火止也春田主  
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  
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鄭鑄解義月



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司馬乃用火田蓋春所焚止禁園以內為地無多耳案金履祥通鑑前編夏小正九月主夫出火注古者季春出火所以焚萊於是民用火於野者不禁季秋內火然而火之用有不可廢者如昆蟲既蟄則以火田之類於是主火度其用而出之若民則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然則春蒐火弊尚在未啓蟄之時歟王應電翼傳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春而火止故以火言鳩化為應然後設爵羅秋而羅設故以羅言

日耕帖

卷三十六

七 嬭嬭館補校

琴史撰車徒注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釋文撰息轉反注讀作算又徒轉反案禮記內則栗曰撰之正義數數揀撰省視之蓋撰即選也集韻須絹切撰亦與選同鄭讀算訓數擇亦以撰為選也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號焉注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卿大夫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帛而已書當為畫事

也號也皆畫以雲氣王志長刪翼鄭氏司常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此以師都為遂大夫鄉遂為鄉大夫似不倫

欽定周官義疏雲氣之畫尤屬無稽司常以畫為書此忽以書為畫胡反覆不定耶

虞人禁所由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司馬建旗於後之中注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王志長刪翼引薛氏圖曰

日耕帖

卷三十六

八 嬭嬭館補校

立此四表每至表則問一而坐坐而更起以正行列也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則後南頭立表以北頭為後表後表中乃五十步表之中從南表至北表也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車徒驟趨及表乃止此表自第二表至第三表也車馳徒步及表乃止此表第三至前表也乃鼓退及表乃止此自南總至北三表也  
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注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陳氏禮書昔周



伐鄭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馮攷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事也杜預曰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文有二十五乘之偏則鄭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三廣之偏十五乘之偏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車足以當

目耕帖

卷三六

九鄉媛館補校

敵後人足以待變則車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先鄭云國有大役大司馬與謀慮其事也植謂部曲將吏故春秋傳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屬謂聚令之也要者簿書也後鄭謂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其用人數賈疏先鄭以植爲部曲將吏屬謂令聚後鄭不從者案昭三十一年晉士彌牟營成周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以此知屬謂賦丈尺於人數也王安石新義與慮事欲知其故

之可不屬其植欲知其人之多寡受其要欲知其功之差等王志長刪翼思按大司馬爲夏官之長大役非其專職但城邑與戰守有關故得與司徒司空共慮其事若植爲築城植耳何足以煩大司馬從司農可也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注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賈疏大射用諸侯爲六耦若賓射射人亦用六耦但不用諸侯當以卿大夫爲之燕射三耦自然用卿大夫以下恭讀

目耕帖

卷三六

十鄉媛館補校

欽定周官義疏大射未必如注疏所云說見天官司裘職及儀禮大射儀大射以諸侯爲六耦當是正射之耦非初射之耦也疏以燕射三耦例之是直以爲初射之耦矣諸侯大夫以弟子爲三耦以初射故使賤者也豈諸侯而可使爲初射之耦乎但耦數以六爲限其故未詳大射儀公與賓爲耦卿大夫繼之無定數與此異又若諸侯不足則當以大夫耦之諸侯爲下射大夫爲上射以大射儀士與大夫爲耦推之可知蓋每耦有一諸侯卽爲諸侯之



耦不必十二諸侯而始備也王與射亦當與諸侯為耦

小司馬之職掌注此下字脫滅禮爛文闕漢與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案此經存者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一節知凡國有小軍旅皆小司馬掌之一准其禮制也

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闕王應電翼傳軍司馬者軍中執法之官猶後世都虞候也凡一軍儀制之舉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士卒之功罪靡不

目耕帖

卷二十八

十二 鄭板橋補校

司之昔王儀為司馬昭司馬得以言上將之咎段秀實為白孝德都虞候得以專騎軍之戮所以佐大小司馬者也與司馬者主一軍之車車必有騎故天文謂之車騎行則以為乘載止則以為營衛戰則以為衝突兵家莫重之器此官掌其收藏出入師行則主營衛車戰之事使無離次不齊也行司馬者主一軍戰陳行伍坐作進退之法凡軍法左右前後各司其局士大夫行列故費誓曰馬牛其風臣妾通逃無敢越逐祇復之牧誓曰不愆於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如是則人有統攝而無奔潰之患勇怯並奏而無罷傲之虞矣凡行陣之事多於車而與司馬為上士者蓋與皆上大夫所乘則兼夫貴賤且車以為營衛亦先為不可勝之意也

司勳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鄧元錫三禮編釋司勳功等有六戰功後焉首王功曰勳次國功曰功次民功曰庸為其功計安於無形者也事功治功專於勞力少

目耕帖

卷二十八

十三 鄭板橋補校

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也功不列於王國庸不効於民事而勤民於戰非王道所有故後之也蓋天道後陰也翰案漢書食貨志臣瓚引茂陵中書武功爵武功爵級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戚長史記平準書集解引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崇軍功專主戰功浸失周禮之法矣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注鄭司農云正謂稅也賈疏加田未知所在或與貴田同處在遠郊也無國正言無稅入天子法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以上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載師又有仕田及王制圭田圭卽仕田是有四種祀禮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少牢特牲是大夫有田者是知士亦有田之法也翰案王制云夫圭田無征與此經加田無國正義合此經加田亦指祭田言謂於圭田外而有

目耕帖

卷二十八

三 鄭 注 補 校

加也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有定制若有功則加祭田於圭田之外名曰加田祿有賞地以厚其生祭有加田以榮其沒無國正准圭田也鄭注王制夫圭田無征云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十一注載師士田買田任近郊之地云仕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士通仕官言則曰士指祭祀言則曰圭名緣義起實一田也鄭氏謂圭田卽士田良是但見載師又言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疑周禮於士田亦有征因謂周稅十一而以圭田無征爲殷制夫圭田無征王制第曰古者何言殷制司勳加田無國正士田內實有無征者明明周制非殷制其將何以通之蓋載師任地賦之輕重有定此經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二以爲勳臣之實封一以歸幣餘之待用稅法亦有變通唯圭田本無征以優賢而體士此之加田准之又以見曠典若加田不因圭田則凡有賚賜均爲賞地則田將於何所加之乎

目耕帖

卷二十八

古 鄭 注 補 校

馬質綱惡馬注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音亦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元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王應電翼傳馬有惡駕破車而其力可用者則以索綱維之使馴服也翰案應劭漢官儀馬曰羈牛曰縻綱馬亦此意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歲毛與其買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注鄭司農云更謂償也元謂旬之內死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李嘉會說義受馬於官未及旬而死安知非前所養



者失其職乎曰前者失養則後者不當受既受而馬死必後者失職也責其備償則受馬之時致養之際必不苟矣

禁原蠶者姓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陸佃埤雅釋蠶再蠶謂之原蠶一名魏蠶以晚葉養之先王之法禁焉淮南子曰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為其殘桑也引鄭注云然則原蠶非特欲護桑又以害馬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五 姬姬補校

故也今蠶負馬迹亦其驗歟里俗謂之夏蠶亦曰熟蠶亦曰晚蠶自世衰道微先王之禁不行而民間一歲至有三蠶者矣是以桑弱而馬耗也穆希文譚史世傳蠶乃馬化故背負馬跡蛇殼時頭如馬今人祭馬頭娘名馬面菩薩即其神也程大昌演繁露荀子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歟今蠶頭實不似馬而卿乃云爾則蠶為馬類古有其傳矣周禮禁原蠶為妨馬也今術家末偃蠶塗傳馬齒輒不能斲草則蠶馬同類信矣周密癸辛雜

志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今人以鹽水沃其種謂之醃蠶其蠶為上不浴者名火蠶其蠶次之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注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為道也元謂州一州之眾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故名州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王應電翼傳師眾所居非可苟也八陣之法中軍倍於四正以為提挈弛張四正倍於四隅以為輔翼遊軍別存三之一以為應援營中大道縱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六 姬姬補校

機各二所謂涂也其地分為九所謂州也前有朝為天子諸侯大將臨眾之地後有市以為兵家貿易之所左祖以聽命而行賞右社示有尊以行罰略如國中之制安營皆然但軍行多寡不同則壘舍大小亦異握機經云先出遊軍定兩端孫子云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皆謂是也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注鄭司農云從獻者肉殺從酒也元謂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數多少也量長短也賈疏後鄭不從先鄭者以肉殺



從酒禮所不言案特牲少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  
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王昭禹詳解從獻肺燔  
者以所獻牲牢為正而以肺燔為從也

凡宰祭與饗人受羊歷而皆飲之先鄭云羊讀如嫁  
娶之嫁羊器名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羊  
周以爵後鄭謂羊讀如蝦尸之蝦王志長刪翼引  
某氏云尸酢主人以福酒饗人量人受而傳之七  
器而皆飲之皆飲謂盡飲猶言卒爵鄭錡解義歷  
漑同謂受舉羊之餘歷而皆飲之受神福也案此

目耕帖

卷二十八

十七如姬館補校

皆依先鄭義鄭剛中以歷為漑亦非蓋謂量人與  
饗人同時受羊歷次而皆飲之也

小子宰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先鄭云羊肆體薦全  
蒸也後鄭謂肆讀為鬻羊鬻者所謂豚解也賈疏  
按外傳云禘郊之事則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俎  
禮運云腥其俎熟其設注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  
熟其設體解而爛之又云退而合亨腥其犬豕牛  
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此祭為宗廟之祭故  
後鄭讀肆從鬻羊鬻者所解豚也豚解之法則士

喪禮特豚四鬻去蹄謂四段解之也翰案後鄭不  
從先鄭全烝之說以此為宗廟之祭是矣然宗廟  
吉禮而據士喪禮持豚四鬻以解羊肆亦不倫詩  
小雅楚茨篇云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  
肆或將此即羊肆也肆如字讀義自曉暢

凡沈辜侯禴飾其牲注侯禴者侯四時惡氣禴去之  
也王昭禹詳解沈謂貍沈辜謂禴侯謂侯禴禴謂  
禴禍皆小子飾其牲也劉氏迎曰小祝掌侯禴禴  
祠之祝號注以侯為侯嘉慶禴謂却凶咎是以侯

目耕帖

卷二十八

十六如姬館補校

禴為二祭何此侯禴又以為侯惡氣而禴之羊人  
職沈辜禴禴四者各一事則禴二祭也

羊人賓客共其禴羊注禴羊殮養積膳之羊王安石  
新義禴羊賓客牛禮之法所用案一禴字內不敢  
恣殺得用物之禮不忍暴殄有愛物之仁  
凡沈辜侯禴積共其羊牲注積故書為毗鄭司農  
云毗讀為漬謂毀國寶漬軍器也元謂積積柴禮  
祀樵燎實柴案禮樵燎大祀也不應在沈辜侯禴  
毀之下或謂積於柴上焚燎之羊雖與生民詩取



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傳謂較道祭者可以  
傳合而終見迂曲攷張揖博雅釋詁載鑿瑕瑩斯  
坼痺悟抓抹睚眦隳斬裁副域拍劈掛割癢割裂  
也故書作眦有裂義與禳為類禮記月令季春之  
月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謂裂牲以祭眦其  
磔之別名歟

司燿注故書燿為焯杜子春云當為燿書亦或為燿  
燿謂私火元謂燿讀如予觀火之觀今俗名湯熱  
為觀則燿火謂熱火與賈疏民間理爨之火為私  
目耕帖 卷三十八 十九 燿燿館補校

火亦如後鄭為熱火也熱火對司燿氏以夫燿取  
火於日為冷火也王志長刪翼引某氏曰燿火明  
也軍中有火攻之法故屬司法平居無事則掌火  
政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先鄭引  
鄭子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  
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賈疏春取  
榆柳等舊師以為取五方之色同今案棗杏雖赤  
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王氏翼傳以四時

之木所生者言之榆柳先百木而青得東方之色  
棗杏心赤得南方之色柞櫛文理白得西方之色  
槐檀心黑得北方之色桑柘皮裏皆黃得中央之  
色楊慎丹鉛總錄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  
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上之中位故  
月令於季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  
說也翰案先鄭引鄭子是騶衍五德終始篇之佚  
文騶或作鄒亦作鄒其言與論語集解馬融引周  
書月令同又考管子幼官篇說四時之水火春云  
目耕帖 卷三十八 二十 燿燿館補校

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夏云飲於赤后之  
井以毛獸之火爨秋云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  
火爨冬云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尹知章  
注以四方之火釋羽蟲等又淮南子天文訓冬至  
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  
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  
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金煙白七十二日壬  
子受制水用事水煙黑七十二日此皆本司燿之  
遺法而論有不同必參觀之其義乃備



隋書載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絕廢於是  
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  
明火不燬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  
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  
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  
果然車朝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  
藤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  
異伏願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其用功甚少  
救益方大困學紀聞裁取其說又引東漢禮儀志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 媯媯館補校

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知新錄有明  
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  
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  
用之

司燿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注火  
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入鑄刑書火星未  
出而出火後有災秋官司烜中春以木鐸修火禁  
於國中注爲季春將出火也李涪刊誤論語曰鑽  
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

自秦漢已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  
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爲寒食節之後既曰就  
新卽去其舊今人持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卽其  
事也又禮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禁火此則禁火  
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子推爲據  
是不知古故以鑽燧改火證之陸翽鄴中記記寒  
食斷火起於子推據左傳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  
之事周禮司烜仲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注季  
春將出火也今寒食准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 媯媯館補校

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又後漢書周舉  
傳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  
其亡月咸言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  
寒食章懷太子注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爲大  
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  
焚而禁火又魏武帝明罰令聞太原上黨西河雁  
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禁火云爲介子推且子胥  
沈江未有絕水之事今絕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  
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案此皆以子推寒食在



冬又蔡邕琴操子推燒死晉文公崔民五月五日不得舉火鄴中記并州俗以介子推於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為其忌故不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祠神及作五兔羊盤相餉遺不為子推也案或以子推寒食在冬或以為在下縱有其事總與司燧之季春出火季秋內火司燧之火禁無與也程子外書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 姪媛館補校

甚耳

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賈疏引宮伯注士謂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黃度說霍光謂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猶識古以士庶子宿衛王宮及守固之意

凡守者受濬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注國有司掌固王應龍翼傳各致其守此各地各司之事也如

此則呼吸不通首尾不應故凡守吏必受法於掌固而通其守政庶乎緩急相應援聲勢相依輔而四面遠近皆通貫連絡矣至於荒僻或變故兵甲不備力役不供財用不給則又為通融之法以有餘而贊其不足國有司掌甲兵財用之官也王志長剛翼載之云按一說數是百丁移甲以下通守政之事亦通但不如明齋之周匝至移甲等即掌固之法則國有司不宜又指掌固明矣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 姪媛館補校

道路注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案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川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二子之言皆與夏官司險有合

掌疆經文闕易破總義王畿所屆謂之疆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邦國都鄙亦各有疆大司徒制其畿而溝封之是也此官雖逸以司險推之則掌王畿以及邦國都鄙之疆審矣

大國之地數圻掌疆所以去其籍也赤芾之士三百



候人所以編於詩也

候人各掌其方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引詩彼  
候人兮何戈與祲案說文解字祲及也或說城郭  
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篤牛  
馬曰祲引詩曰何戈與祲此說必有古據亦亡於  
禮者之禮也

環人黃度說以環名官取巡邏周匝之義鄭錡解義  
夏官環人掌巡察軍中之事秋官環人掌送逆邦  
國之通賓客皆循環往來為義郝敬完解往復曰

目耕帖

卷二十八

玉如娘館補校

環如今採子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春以令糧  
注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  
壺懸其上令軍中士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  
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懸轡於所當  
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轡所以駕舍  
故以轡表舍挈春以令糧亦懸春於所當稟假之  
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於此下也春所以盛糧故  
以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令難辨號令不能假聞

故各以其物為表省煩趨疾於義便也案壺壺漏  
也水漏下人器中故以令井先鄭謂壺以盛飲非  
也

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櫟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  
火守之分以日夜注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  
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  
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大史立  
成法有四十八箭賈疏此據漢法而言以器盛四  
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水

目耕帖

卷二十六

玉如娘館補校

水淹一刻則為一刻四十八箭者取倍二十四氣  
也易啟總義挈壺之制不可考以唐制推之水海  
浮箭四置注水始自夜天池入於日天池自日天  
池入於平壺以次相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  
箭為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  
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銅鳥引水而下注  
浮箭而上登則晝夜之刻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  
曉隱見與周官尋景無差翰案徐堅初學記李善  
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引有後漢張衡制殷鑒法



後魏李蘭法及隋志亦言其略收法皆在唐前輯錄於此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又云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殷夔漏刻法為器三重圓皆徑尺差立於方輿脚躡之上為金龍口吐水轉注入脚躡經緯之中流於衡渠之下壺上有蓋蓋上鑄金人為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李蘭漏刻法以器貯水以銅

目耕帖

卷二十八

三七 如姬作補校

為渴鳥狀如鉤曲以引器中水於銀龍口中吐入權器漏水一升稱重一觔時經一刻以玉壺玉管流珠馬上奔馳行漏流珠者水銀之別名隋書天文志周禮孝壺氏其法總以百刻分為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分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凡有四十八箭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且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所以分時代序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

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注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黃度說此即司士朝儀之位公卿大夫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此射人掌其事也注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若將射而非初命何用摯哉大抵射人本掌孤卿大夫之總故在朝則使掌其位等其摯會同朝觀則作大夫介及凡有爵者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凡此皆非射事而射事彼兼掌之故以射人名官

目耕帖

卷二十八

三五 如姬作補校

耳郝敬完解將射見則不必摯凡摯始相見也始見輒與蒸而射非也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注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皆北面從三公位灋其禮儀賈疏司几筵職大饗射王立展前南鄉司服職饗射則驚寤此云王與諸侯射在朝當皮弁又何得有展所以然者彼二者據大射在學故在展著冕此賓射在路門外之外朝與彼異也黃度說外朝諸侯東面賓之也治朝諸侯北面臣之也案黃氏止



言朝儀之位不從注疏賓射解以諸經言射位無北面之文也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豨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注此皆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又云豨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豨皮

目耕帖

卷二十一

无鄉煖節補校

飾侯下大夫也又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賈疏引樂記者證侯道遠近亦為節此射義文云樂記者誤案賓射唯天子諸侯有之此經言孤卿大夫士則燕射也注謂賓射恐非云士與士射者以上文不言之彼注言天子與諸侯賓射士不與故此復曲為之說不知掌其遠治已上皆射人詔相朝儀之事以射灋治射儀已下乃言射事也

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注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元謂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灋之也按繼公儀禮集說步者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等引之類刻劃狸形於其上以為識故云狸首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注烝嘗之禮有射豨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驅劉云賈疏漢時苑中有驅劉即爾雅驅似狸劉殺也引之者證烝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

目耕帖

卷二十六

无鄉煖節補校

法攷漢書武帝紀臘五日止蘇林曰臘祭名也驅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驅臘之祭也後漢書禮儀志驅劉先祠先農先虞廖文英正字通按臘劉字別義同劉音留臘音閻劉亦讀閻臘亦讀劉儀禮志驅劉即武帝紀驅臘也翰案劉以殺為義臘以祭獸為義義原有別驅臘之祭用於宗廟而驅劉之祭乃用於先農先虞用復不同康成援之以况烝嘗之射豨惜烝嘗禮佚無從考證之矣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序官服不注服不服之  
獸者教擾注教習使馴服也王者之教無不服王  
安石新義舜命益爲虞則曰若予草木鳥獸養猛  
獸而教馴之亦以若爲主也

黃度周禮說射人與司士職而以服不氏以下四  
官參其間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終射義也

射鳥氏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先鄭云并夾鐵器  
具夾讀爲甲司弓矢職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案  
卽一并夾觀之司弓矢備其物射鳥氏詳其用聖

目耕帖 卷二十八 三 鄭燧館補校

人制禮無微不至如此

羅氏蜡則作羅襦注鄭司農云襦讀爲縞細密之羅  
元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異矣豺旣祭獸  
可以羅網圍取禽也薛季宜云戴記羅氏致鹿與  
女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非真以鹿致  
也蓋作羅以示之非真以女致也蓋作縞以示之  
鄭鑄亦云羅以戒其好田縞以戒其好色也案此  
說與二鄭異而有經據

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注是時鷹化爲鳩鳩與

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後漢書禮儀志  
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杖端以鳩爲  
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應劭風俗通義俗  
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迺叢薄中羽追求之時  
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  
此鳥故鳩杖以賜老者按少皞五鳩鳩者聚也聚  
民也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  
扶老翰案鳩視不噎與鄭氏變舊爲新義可參通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注謂鷩鷩之屬王安石

目耕帖 卷二十八 三 鄭燧館補校

新義鷩曰舒雁鳴曰舒鳧以其似雁鳧而飛之舒  
遲也案六畜鳥惟有雞月令季冬之月記雞乳夏  
小正正月記雞桴粥則掌畜之養鳥以雞爲主而  
鷩鷩亦並養之左傳襄二十八年公膳日雙雞養  
人篇更之以鷩則古人之重雞可知

吳澄三禮考注謂司士掌羣臣之版詔爵詔祿詔事  
定食乃冢宰馭貴馭富小宰作事制食之意也宜  
屬天官舒斂定本謂司馬掌邦政則爵祿夫人亦  
政之大者况王制司馬辨論官材亦有可據耶若



大宰馭貴馭富之文直以田爵祿生殺之柄所在以見作福作威之惟辟與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各爲一義也小宰以敘作事與以能詔事以敘制食與以久奠食亦各爲一義也烏可但以形似不究義理而苟附會之哉

司士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王應電翼傳邦國甸之數二字衍文案必先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而後能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兩之數相因非衍文也

目耕帖

卷二十八

三 嘉慶館補校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王志長刪翼引雜說爵祿事皆稱詔獨其食不言詔者則知爵祿事皆有去取進退唯上之特命而奠食乃其常俸所常得之稍食不言詔也言久者計其歲月之久而當食之俸若書稱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位事唯能得此理矣  
唯賜無常王應電翼傳賜雖曰無常然取於幣餘之賦而節以好用之式則亦不至於濫也翰案此等注最有助於經

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注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賈疏以其與虎士同位故知是宿衛者也新升試士未得正爵者不得留宿衛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王族故士謂王之族與親故之爲士者也陳祥道禮書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禮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禮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

目耕帖

卷二十六

三 嘉慶館補校

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



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

司士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仕而進退其爵祿注在其所掌治賈疏稽士任文承邦國是邦國之士也王與之訂義此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其賞罰也諸侯貢士一事不見他官其稽攷進退之責蓋司士兼之按後漢書左雄傳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徒辨論其材此所謂稽上任而進退其爵祿也說亦可取

諸子掌國子之倅注故書倅為卒鄭司農云卒讀如口耕帖

卷二十六

玉卿媛館補校

物有副倅之倅蓋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同官諸子職同文案卒古文倅字省

呂東萊集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其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在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於外其子弟佐王之太子守宮於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拔之理如此夫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立為諸侯時事太子為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平日在學時必擇其

能為諸侯者則他日立為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如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王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此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當周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大公子伋俱事成王此可以見太子素與諸侯子弟相處此其意可以概見至春秋鄭太子忽在周亦有此意翰察鄭忽在周六人質也與此經迥異

目耕帖

卷二十六

玉卿媛館補校

春合諸學秋合諸射注學士學射射宮也王應麟翼傳合諸學學當作樂諸子一歲皆在學中豈獨春而合之春合諸樂即月令季春大合樂也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注羣右戎右齊右道右李嘉會云戎右齊右道右天子乘車之右皆中下大夫為之非司右之屬也司右所屬乃華車之右故國中

有勇力者屬焉有事則於是乎取之案掌羣右之政令即下比其乘屬其右也曰乘曰比非統屬之謂或因此又謂序官下脫中大夫二人五字亦無



所據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司馬遷弓矢  
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賈  
疏圍圍城守守城助謂圍守皆用戈戟助之圍者  
以弓矢為長戈戟為短守者以戈戟為短及矛為  
長又云此五兵據勇力之士所用當不數弓矢奇  
兵注車之五兵則無弓矢而有夷矛案司兵掌五  
兵注鄭司農云五兵戈及戟酋矛夷矛也又軍事  
建車之五兵注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

目耕帖

卷二十八

三毛如娘館補校

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薛圖云夷矛雖不  
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施於車也故兵車射者處  
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夫車上固有弓矢也又  
攻世本蚩尤以金作兵兵有五一弓二及三矛四  
戈五戟與司馬遷所言合當以此為古據而用之  
無分於車步也陳祥道禮書五兵之用長以衛短  
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楨則夫人而有書曰比  
爾千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矣然則于戈為  
一兵弓矢為一兵故世本言弓而司馬遷并言弓

矢也鄧元錫三編編釋五兵擊刺鉤與新兵二而

五也及所以擊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鎗有枝旁  
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戟曰戣二也斬兵長  
者斧曰戚鉞曰揚三也短兵刀劍四也句兵酋矛  
夷矛五也此不數弓矢而言兵器亦甚詳該因億  
馬氏日抄載嘉靖己巳山西李通應募為第一較  
一其武藝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  
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拋十  
四及十五叉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目耕帖

卷二十八

三毛如娘館補校

或又說矛鎗弓弩統鞭簡劍鎚擗斧鉞斧戈戟牌  
棒與槍杵為十八般武藝此皆後人所增增而其  
源皆出於五兵也  
葉時禮經會元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  
士則皆士人之有勇者雖名為兵而不聞一武夫  
悍卒得斯踰於其間平時夾階凡而立堂垂執劉  
鉞而止戈刃者率皆冕弁之士何嘗有文事武事  
之列耶  
旅賁氏賈疏言旅見其家王氏新義旅賁氏以膂力



而衛王詩云旅力方剛者此也案王氏以旅為符與疏異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逆從車注服袞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天子以旌曳地先鄭云維持之袞冕者亦從尸服也袞大袞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送逆之春秋傳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張子全書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

目耕帖

卷二十八

早如媛館補校

不宜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郝敬完解按是職本下士披天子衣執旗荷戈以趨於禮何居祀天為尸亦不經王應電翼傳祭祀朝覲節服氏掌為王服袞冕而以六人維大常郊祀節服氏掌為王服袞冕而以二人執戈送逆從車也舊說於袞冕六人袞冕二人句絕遂謂六人袞冕為從王之服二人袞冕為從尸之服夫袞冕袞冕王之盛服也節服氏以下士乃衣之以維大常執戈盾哉王志長剛翼愚按後儒以節

服氏掌王服之中節者掌祭祀朝覲袞冕為句郊祀袞冕為句常與服相聯故掌維常之事袞冕以衣尸故又掌送逆尸二事乃節服氏兼職也然按書傳大輅圖王在輅上驂乘者一人步行導前者一人旁行者六人皆冕服則亦似有說今姑從鄭注案明卿句讀辨正最當大輅圖沿鄭注而失之也惠氏世奇禮說官以節服為名則王之巾服旗常皆其職掌若云從王服袞從尸服冕則周書顧命執惠執戈者雀弁禁弁而已未聞服冕也郭景

目耕帖

卷二十八

早如媛館補校

純注爾雅引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太常服虔注左傳引周禮亦然則節服氏掌朝祭之袞冕郊祀之袞冕可知矣舒芬周禮定本吳氏謂節服掌祭祀朝覲為禮官之屬移屬宗伯且欲刪袞冕袞冕四字以為錯亂等威也芬謂節服所掌非祭祀朝覲也祭祀朝覲之時惟王之太常執戈送逆而已其用袞冕袞冕如此者成不虞也故官屬典兵之官焉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注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



貌王氏新義時儼而歐疫其官名之曰方相氏以  
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季冬命有司大  
儼則曰旁磔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儼以索室歐疫注如今魃頭也案許慎  
說文解字類醜也从頁其聲今逐疫有顛頭徐錯  
注顛頭方相四目也今文作魃又與俱通荀子非  
相篇仲尼面如蒙俱楊倬注方相也其首蒙茸故  
曰蒙俱韓愈曰四目爲方相兩目爲俱建康實錄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聖姬嬭館補校

孫興公嘗著假面戲爲儼至桓宣武家然則以黃  
金飾目卽後世之面具今俗謂之鬼臉故朱子論  
語集注云儼雖古禮而近於戲也後漢書禮儀志  
載大儼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  
揚盾與周禮同下云十二獸有衣毛角又有儼辭  
志云中黃門倡偃子和曰甲作食舂脯胃食虎姪  
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雁  
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親錯斷食巨窮奇騰根  
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驅拉女幹節解

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又劉昭注大  
難逐疫引漢舊儀白頤頤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  
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城鬼  
一居人宮室區隅溷庖善驚小兒攻漢舊儀所載  
見禮緯段成式酉陽雜俎諾臯記亦載儼辭與後  
漢志小異當別有所據雖皆於方相所掌踵而增  
之要必傳之古昔非莊子寓言之比蓋游魂爲變  
精氣爲物聖人能知鬼神之情狀故制爲大難之  
禮逐疫以安民生與入蜡之祭猶虎昆蟲具有實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聖姬嬭館補校

理精義未可以謬悠荒怪目之也  
歐方良注方良罔兩也引國語木石之怪夔罔兩釋  
文方音罔良音兩賈疏按國語水之怪龍罔兩土  
之怪夔罔兩劉銖中義歐罔兩以安土神也皆隱破  
鄭說木石之誤按張衡東京賦說大儼云捐魃魅  
斷罔兩斬蛟蛇腦方良良與狂叶韻薛綜注方良  
草澤之神也音釋皆與鄭異可互考焉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安石新義正  
王之服則王之勤容周旋無不中禮也正王之位



則王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先正王之服位而後出入王之大命則能正位然後能凝命故也

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先鄭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也王志長刪翼有諸侯之復逆有孤卿之復逆有吏民之復逆皆所以通上下之情諸侯復逆掌之太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吏民復逆掌之御僕皆以位之尊卑而為之次第也若宰夫則有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夫復者雖為諸臣言之而民亦未始不復逆者雖為萬民言之而吏亦未始不逆

目耕帖

卷二十八

聖德類補校

是以僕御又云諸臣之逆萬民之復是知復逆通上下之詞也

王既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陳氏禮書王燕朝之位雖掌於太僕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攷文王世子曰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亦宜然也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瀼儀注小命時事所敕問也小瀼儀趨行拱揖之容也王應電翼傳大

僕掌正王之服位詔大瀼儀出入王之大命故稱大小臣掌小命及小瀼儀故稱小鄭鈔解義小臣爵上士蓋以德行道藝備者天官內小臣掌王后之命亦以奄上士為之

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注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則賜之禽王應電翼傳注謂都有先王之廟則賜之禽非也諸侯不得祖天子何自有先王之廟蓋謂同姓有服之親也都家亦如之者謂古帝王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聖德類補校

者皆王所當與祭不與則賜之禽耳唯岐豐舊廟則有之然未詳其祭祀與否黃度說王所不與謂畿內山川及公卿百辟之有功德於民者都家祭祀皆命於國亦各使其主者祭之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李嘉會說觀宋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漢征民俗衛及其去也天子親饗之則羣吏庶民有弔勞宜也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酒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祫無廢大喪復于大寢小寢注小



寢高祖已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劉敞七經小傳隸僕掌洗乘石蹕宮中之事古者神人不參若果典職宗廟不應更襲之於宮中而役以勞辱之事然則寢非寢廟也又謂小寢大寢王之小寢大寢也王與之訂義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黜陟之此隸僕所掌當為王之小寢

王行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以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楊慎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聖姬媛館補校

丹鉛總錄今之上馬臺古之乘石也夏樹芳詞林海錯尸子周公踐東宮履乘石視明堂居攝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唐王起乘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拂裘衣而更妍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注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賈疏凡冕制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濶乎周今還取彼釋之案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

寸上以元下以朱覆於冠前低一寸又云冕名雖同旒數則亦有異鄭鑿解義王之吉服六而冕止五者陸佃謂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大裘與裘同一冕此說得之馬貴與文獻通考先儒疑服有六而冕止於五遂謂大裘裘衣二服同冕然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玉藻天子龍卷以祭家語曰郊之日天子大裘以輔之被裘象天既至秦壇王脫裘矣服裘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象天數也陳祥道以為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聖姬媛館補校

龍裘龍裘所以襲大裘也然則祭天亦服龍裘特內襲大裘而宗廟之祭則龍裘內無裘故以大裘而冕在衣冕之前則大裘衣不可分為二服而服冕皆五未嘗有六服矣鄭氏又謂大裘之冕無旒是以大裘為一服無旒者為一冕則有六服亦有六冕然冕之無旒者乃一命之服子男大夫服之其秩至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于男大夫夫可乎

諸侯之纁旒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



就玉瑱玉笄注侯當作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皆也其餘謂延組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纁旂皆就皆三采也每纁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賈疏云侯當爲公字之誤也知者以下文別見諸侯又上公以九爲節也諸公之纁旒九就又云纁旂皆就者上王冕言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纁玉別文則纁有差降玉無差降也此諸公纁玉同文則惟有一冕而已故注計一冕爲九旂旂各九玉據冕九旒不別計驚冕已下以其冕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吳郡婦館補校

而已冠五服故也已下侯伯子男亦皆冕冠數服也王應龍翼傳纁旂皆就四字無意義疑衍文翰案此經眼目止在諸侯二字與王之事分別制度之隆殺康成改侯爲公遂致疑義紛出至不可解經言諸侯統五等之諸侯觀下言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可證蓋謂諸侯之纁旂自九就璿玉三采之外其餘延組等如王之事九就於諸侯中舉其極隆者嫌於專言上公故復言纁旂皆就以皆字括七就五就在內易祓總義謂纁旂皆就以見

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之例侯伯七命七就也子男五命則五就也說極有識若依經諸侯如字解之上下益能聯貫矣

諸侯之纁旂九就璿玉三采注故書璿作璿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璿惡玉也案徐堅初學記引逸論語璿三采玉也逸論語是齊論多與古論同則璿亦古文字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璿象邸玉笄注故書會作會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吳郡婦館補校

曰擗用組乃笄擗讀與脣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擗沛國人謂反紉爲脣會經中也璿綦通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釋文會儀禮作會案說文解字脣骨摘之可會髮者引詩脣弁如星儀禮士喪禮脣用組注脣古文皆爲括又脣弁用桑疏以脣爲脣取以髮會聚之意又主人髻髮祖注古文髻作括廣韻脣同會今合而通髻脣古今字會亦古文字省括古字髻



今字與簪同義而異讀鄭注引儀禮會作簪或據別本乎注引其弁伊綦今毛詩作賦釋文賦音其綦文也說文作璩云弁飾也鄭引詩作綦蓋據韓魯詩經說文璩云弁飾則訓周官玉璩也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之而掌其禁令注各以其等纁旒玉璩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于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吳郡婦節補校

藻玉皆朱纁韋弁皮弁則侯伯璩飾七于男璩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璩飾四三命之卿璩飾三再命之大夫璩飾二玉亦二采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經之弁不辟積王應電翼傳按舊說冕旒之制所差有四愚據經文云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則冕之制同也五采纁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纁其數無不同又云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五冕之玉皆

一百四十四矣舊說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非也夫五服之章有九七五三之不因而冕則一何也蓋冕主上覆天之象天一而已人事則不齊故五服異而五冕同者其亦此之意歟此失之一也諸公之纁九就璿玉三采所異者此耳纁之云其餘如王之事則每旒玉十有二並無九玉之說蓋冠之長尺玉之間寸十有二玉爲尺有二寸故能垂之以蔽目少短則不足以蔽目矣此正如樂舞之數以其每佾八人故佾之字從

目耕帖

卷二十六

吳郡婦節補校

八乃謂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士之四人豈足以成樂舞乎故侯伯之纁旒七就其餘如公之事亦每旒玉十有二于男之纁旒五就其餘如侯之事孤纁有四就卿三就大夫再就小國之卿再就其每旒亦皆十有二唯其采以與瑞之例推之子男而下當爲二采此失之二也夫旒爲目而設後之有旒果何所爲故經文敘王之冕止云纁十有二就而不言二十四諸侯纁旒九就而不言十有八若曰止以前面言則深衣何獨通後而云十有二幅



乎故據經觀之止有前旒禮記家語並云冕而前旒是亦一證唯延則有前後玉藻之文可見此失之三也衣止二章冕止二旒以再命始受服也蓋黼黻相麗去一則不足以爲文二旒相並去一則不足以爲蔽故再命始得受服一命者不服冕唯弁服而已先儒拘於陽數之說謂元衣一章元冕無旒尙足以爲冕耶乎且有一章之冕服是一命受服矣此失之四也大抵先儒之說皆失於不考經文之過

日耕帖

卷二十八

至如髮節補校

司甲經闕王氏新義書之費誓言敎乃甲冑敎乃干無敢不弔而後言備乃弓矢鋌乃戈矛矟乃鋒刃無敢不善蓋甲冑所以自保弓矢與矛所以討敵戎事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後及兵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注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賈疏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秦詩蒙伐有苑注云伐中干襄十一年左傳建大車之輪以爲櫓而當一隊則有朱干中

干及櫓其二者未聞鄧元錫三禮編釋五盾祭朱干以舞一詩龍盾乘車所建二蒙伐有苑注稱中干貳車所建三旅賁虎士所執四舍設藩盾五輪案潛溪釋五盾據司戈盾言之最得解以疏所引蒙伐與授貳車之盾合去疏所引左傳之櫓易以龍盾與建乘車之盾合其旅賁虎士所執舍設藩盾則直依經補之唯仍疏說以朱干爲五盾之首意以司戈盾言授舞者亦如之文在四盾之上不知此經言以待軍事與祭祀授舞者各爲一事則

日耕帖

卷二十八

至如髮節補校

朱干不在其內似當分旅賁之盾虎士之盾爲二至於五盾之名稱攷劉熙釋名釋兵篇盾遯也跪其後以隱遯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爲魁帥者所持也隆者曰須盾本出於蜀須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勝而鄒者曰陷虜言其可陷破敵也今謂之露見是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所持與刃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子盾車上所持者也子小稱也以縫編板之木絡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爲名也釋名所



戰凡七名除吳魁陷虜不言盾其須盾步盾矛盾  
犀盾木盾名適得五當是漢師有以此說五盾之  
義者而成國述之子盾疑卽龍盾小亦合戰詩所  
以言龍盾之合也蒙伐疑卽犀盾文采虎雜詩所  
以言蒙伐有苑也須盾步盾或賁旅及虎士所執  
木盾或舍藩所設歟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注司馬之灋師旅卒兩  
人數所用多少也陳汲說義周制甸出革車一乘  
凡甲戈盾旗物鼓鐸悉備焉鄉遂之官簡其兵器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蓋 鄭 燮 館 補 校

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  
兵司戈盾司弓矢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卿大  
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受兵亦如之  
是卿大夫畢事則歸之也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  
耳秦人銷鋒鏑欲兵不在民不知揭竿之夫乃能  
亡秦其與周人藏兵於民之意大異矣王應龍翼  
傳亦謂凡出軍公卿大夫各有縣都之兵伍兩卒  
旅則有邱甸之兵唯王之乘車貳車所建之兵與  
天親臣所用之兵則於是乎頒焉說亦有據案古

者寓兵於農軍器雖民間自具而授受頒輸一歸  
於司馬之灋乃無私擅之弊陳及之主卿大夫王  
明齋主王之乘車貳車及夫親臣所用彼非不能  
自備而必授而受頒而輸者民兵可知矣  
司戈盾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注及如杖長尊有  
四尸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旅賁氏但執戈盾不言執及此及字當是  
及字以文與及相近以下節例之可知

目耕帖

卷二十六

蓋 鄭 燮 館 補 校

箭成於堅王應龍翼傳橐人職於弓弩矢箠總之  
以春獻素秋獻成當以之爲據此云爾者蓋獻素  
以弓弩爲重獻成以矢箠爲全非有二義也案橐  
人春獻素秋獻成注矢箠春作秋合矢箠言之則  
獻謂獻於橐人以試其事義亦少異  
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注質正也楛楛以爲  
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又云故書楛爲鞞鄭  
司農云楛字當爲鞞非也固師職射則共楛質又  
此職澤共射楛質之弓矢以此觀之言鞞質者非



家因師注引杜子春讀椹為齊人言鈇椹之椹椹  
頃習射者所用之的史記范雎列傳今臣之胸不  
足以椹質司馬貞案隱椹音陟林反椹莖也質到  
刃也與子春所謂鈇椹同義椹質古用以戮人今  
俗謂斷草刀為鏹者即此物射而用以為的殊失  
倫類蓋鈇椹之椹本作鏹漢書項籍傳身伏斧質  
注質謂鏹也王應電同文備考椹字云此當為桑  
椹字椹質借用由此言之則椹不當訓鈇椹明矣  
劉彝中義說園師椹質云盤草以代侯也椹為有

目耕帖

卷二十八

王聖姬娘能補校

識復引司弓矢云射甲革椹質愚按此經故書作  
鞞與下共射椹質及園師椹質不同則鞞椹二字  
不當混而一之椹當如劉氏義盤草以代侯今俗  
所謂鞞子是也習禮射者用之鞞爾雅釋器與革  
前謂之鞞蓋以革為的習武射者與甲革並用之  
所謂質革之射也

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釋文庾師儒相傳讀  
庚本或作庚考工記弓人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  
與之屬釋文與音庚案與古文庾今文本作庚者

傳寫誤也

凡矢在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  
諸近射田獵增矢弗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  
散射注此八矢者弓弩各四焉杆殺矯恒弓所用  
絜鏃弗痺弩所用也賈疏此八矢六弓四弩不相  
配者四矢配四弩於義為可以四矢配六弓其數  
參差不可相當故不得相配但依六弓四弩與矢  
隨義相當而用之案弓弩及八矢之用以本經釋  
之王弓弧弓授射甲革椹質者與守城車戰合則

目耕帖

卷二十八

王聖姬娘能補校

在矢絜矢宜用於王弓弧弓也夾弓庾弓以授射  
豻侯鳥獸者與近射田獵弋射合則殺矢鏃矢增  
矢弗矢宜用於夾弓庾弓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  
者使者勞者與散射合則恒矢痺矢宜用於唐弓  
大弓也此六弓之用八矢也凡弩夾庾利攻守唐  
大利車戰野戰與在矢絜矢言用諸守城車戰正  
合則弩惟用在矢絜矢餘俱不用故經加利火射  
以別之見弓弩並用此也注八矢上者屬弓下者  
屬弩於義為疑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注體往來之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圓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圓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黃度說康成以爲弓體往來之衰若然天子之弓皆王弧諸侯之弓皆唐大大夫之弓皆夾庚恐不如

日耕帖

卷六

李師奴館補校

此王弧以授射甲革楛質者是凡射甲革楛質者皆得用天子之弓唐大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是凡學射者使者勞者皆得用諸侯之弓夾庚以授射豸侯鳥獸者是凡射鳥獸者皆得用大夫之弓恐亦不如此大抵弓六物強弱中之異制也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長短曲直之異形也強弱不同優尊者也賈氏合而言之故抵牾耳

正義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闊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官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案二鄭以澤爲澤宮皆本伏生尙書大傳傳論主皮之射謂於澤宮揖讓之取益知楛質之與鞞質不同彼謂鄉射主皮此謂禮射不主皮也

日耕帖

卷五

李師奴館補校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注更償也用而棄之則不償鄭鑄解義惟不用於射而亡則使之償更與馬質以收不可用乃請更易也說亦通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挾拾先鄭云挾者所以縱弦也詩家說或謂挾謂引弦驅也拾謂繕杆也後鄭云挾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挾用正玉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鞞杆著左臂與以韋爲之主應電製傳引詩傳挾著右手大指以句弦開體拾著於左臂以遂弦案先鄭所引詩家說未知於魯齊韓三家爲誰後鄭先



習魯韓詩注禮時尚未箋釋毛詩故說與毛傳大  
誼同而文詞微異也

蔡人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注故書試為考元謂試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  
賞之否者反是案古文作考今文作試鄭必從今  
文作試者以與中庸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合也

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先鄭云辟澹也後鄭謂將歃  
血者先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鄭  
鏘解義辟謂開辟盟載之書大史職辟澹亦謂開

目耕帖

卷二十六

李如璧館補校

辟以觀法也注義未確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注齊車金路王自整齊之車  
也又云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  
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與賈疏王路有五惟有  
戎右齊右道右不見祀右及田右以祭祀乃齊田  
與兵事可以相通故知齊右兼玉路戎右兼田右  
也翰案戎右為革路之右戎僕馭革路者也齊右  
為金路之右齊僕馭金路者也道右為象路之右  
道僕馭象路者也戎右兼田右則為木路之右田

僕馭木路者也齊右兼玉路即兼祀右而夏官無  
祀僕者大馭掌馭玉路也變僕言大馭者以其為  
四僕之長統五路也故大馭職曰凡馭路注凡馭  
路謂五路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注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  
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也賈疏云貳車  
象路之副者以道僕之掌貳車之政令也云從車  
戎車田路之副者見戎僕與田僕俱不言貳田與  
戎職俱煩故知兼此二者也不掌玉路金路之副

目耕帖

卷二十六

李如璧館補校

者二者事暇蓋車僕不共掌也王安石新義從車  
屬車也使車使者所乘之車雖異於鄭而說較捷



目耕帖卷二十九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七

校人掌王馬之政注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班馬政陳深訓傷收養之法有養之於官有藏之於民所謂藏之於民如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召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是養之於官者漢家所謂二十六苑亦是官司所養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一 姬媛館補校

之馬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則其制尚存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子閑廐監牧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府兵自買若是不足眾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尚有古人遺法後來岳法漸壞府兵貧不能買馬然後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壞如此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耀馬一圉八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二 姬媛館補校

圉為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注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駕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麗耦也駕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然後從而三之為千二百九十六匹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五路卑之也賈疏依經八計之得千二十四匹其三良馬則當千二百九十六匹故言不相當若作六計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三良馬數合又云不見駕之馭夫或脫也王應龍翼傳舊說謂駕馬二千二百九十六匹是駕馬為良馬三之一非三良馬之數矣八麗十六匹一圉師教之八師一百二十八匹也一趣馬駕之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也一馭夫領之止於馭夫而不屬於僕夫者以駕馬止充雜用而不當王之五路也凡七馭夫為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則與三良馬之數略相當矣王安石新義



為一物而必三良馬之數者以馬材之不良者充役事為多故也

天子之馬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賈疏引趙商問以司馬濂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合大夫采地四甸一甸共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就較人之職相較甚異答曰司馬濂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為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林之奇全解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三 婦孺館補校

文公承夷狄殘滅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駉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之駉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凡馬特居四之一注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賈疏三牝各一通牡為四共駕一車取同氣一心之義王安石新義三牝一牡欲其生之眾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陳氏注謂牝牡雜則不可以駕此謂養馬

時不知馬共槽棧亦蹄齧不可養惟注三牝一牡欲其乘之一性相似為近然果爾則經文當曰凡馬乘匹牡居之一其義乃著以近代之法證之凡牡駉之屬九而存一以為特以非屬雖人騎亦難控制也况欲服之駉之而齊其任乎先王愛物之政則屬三而存一對屬而言故不曰牡而曰特也所存之特既少則通淫時以一特將三牝義亦可該矣

目耕帖

卷二十九

四 婦孺館補校

春祭馬祖執駒注馬祖天駉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王應電翼傳天文閣道下王良前四星名曰天駉馬稟其氣以生春氣發故祭之以祈蕃息舊說以房為天駉主天子之後寢於五月初昏正當午位而乾為馬得午位盛陽之氣適當房之次故傳會而為此說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房固主後宮而一星不必止主一事伶州鳩曰武王克殷月在天駉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此天駉指房宿未可以為非也



總文心雕龍其說為長曰古名車以兩馬以匹蓋  
車有佐乘馬有騶服皆以對並為稱雙名既定則  
雖單亦復為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說文解  
字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此古人制  
字之本義也

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  
狄之人民注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  
曰戎北方曰貉狄元謂閩蠻之別也國語閩芊蠻  
奚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賈疏案鄭語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五如娘館補校

史伯曰蠻芊蠻奚不作閩後人傳寫誤也鄭氏以  
閩為正又引趙商問明堂位九夷八蠻六戎五狄  
數與此異鄭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即  
九夷在東方戎狄之數或六或五爾雅有其數文  
不甚明故不定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  
之四海邢昺疏案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  
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  
人鄭注云四八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編檢經  
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上文殷

於三乘知之為詳故犖贊校人而正其等不使之  
間雜不齊也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舊說以  
為種戎道齊田駕此乃六物豈得為六節且此專  
皆贊正良馬安得以駕馬雜之此駁正賈疏極當  
說六節亦頗近理劉彝中義目以知其膳之不驚  
口以知其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殫鬣以知  
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  
不跲六者簡馬之大節也劉說不知何據似從古  
相馬法中括而言之

目耕帖

卷三十九

六如娘館補校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  
校人賈疏巫知馬崇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崇  
則辨而所之二者相須故巫助醫也案天官有獸  
醫夏官復設巫馬四人醫四人重馬政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牛為牲故地官有牧人主養牛  
馬共乘故夏官有牧師主養馬國憲家猷秣馬之  
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養馬之要盡於此  
數語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注



杜子春云佚當為逸案佚逸古今字孟子四支之於安佚也正作佚字無煩改也

及祭馬祖祭閑之先收及執駒散馬耳圍馬鄭司農云散謂聒馬耳毋令善驚也後鄭云閑之先收先收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斬搖則括中物後遂申習不復驚鄭鏐解義庾人職卑不宜主馬祖之祭蓋於校人祭馬祖之時則祭閑之先收於校人命執駒之時則散馬耳圍馬曰及者及此時則舉此事爾又云散者以其疎散而不知畏故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七 婦孺館補校

聒其耳圍猶禁圍之圍蓋禁而制之使不得以近母

正校人員選注校人謂師圍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却故完解校人總馬政擇馬全善者備五路之用也鄭謂校人為師圍恐非王應電翼傳馭夫以下備員於校人而中其選者庾人差而正之案二說皆與注異困學紀聞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得人之效也語極精渾

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注小大異名爾雅駮牡元駒駮駮鄭司農云月令駕蒼龍陸佃埤雅釋馬周官馬八尺以上為龍戎馬之高蓋亦準此故爾雅曰馬八尺為駮也駮即戎馬故其字指事而戎事齊力尚強故爾雅又曰絕有力駮也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戎馬即駮馬是也種馬即龍是也史言良馬謂之龍種蓋出於此又云詩曰駮牝三千三千已多駮牝取其大也蓋驂馬常小今俗謂之小馬以此宗廟用

目耕帖

卷二十九

八 婦孺館補校

龍戎事用駮田事用駮駮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軻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軻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衡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為衡頸之間也

圍師掌教圍人養馬春除葍豐殿始牧夏房馬冬獻馬注葍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營焉神之也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書房為訝鄭可農云當為房元謂房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劉



彝中義冬寒以草藉馬曰蔞春則除之去其穢也  
繫廢去邪氣也案劉氏訓義明晰序作訝古文假  
借字先鄭定作房房即今之馬棚也

射則充椹負茨牆則翦闔注茨蓋也闔苦也鄭鍔解  
義闔與左傳戎子駒支所苦蓋之蓋同茨牆之時  
必使園師翦闔以其莖斬馬草熟於其事也翰案  
闔讀爲蓋古無此音說文解字闔閉也春秋左傳  
襄十五年吾僭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杜預注  
闔謂門戶閉塞翦闔者謂翦除其茨之散亂闔閉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九如館補校

其牆之罅孔也  
圉人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二人注麗耦也應劭風俗  
通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日明照前  
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  
死賣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  
束帛帛爲匹與馬之相匹耳程大昌演繁露馬以  
匹爲數自古言匹馬皆一馬也文侯之命有馬匹  
匹不知當時何指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  
與匹練等或曰匹言價與匹帛等不知孰是讀劉

夏祭先牧頌馬攻特注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  
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驟之王安石新義  
攻特謂駒之不可習者庾人攻之矣及成焉而不  
可習則校人攻之郝敬完解攻特此馬方孕攻去  
其特勿使近北案夏小正執陟攻車傳攻車也者  
教之服車數舍之也此介甫之所本月令仲夏之  
月游牝別羣注孕妊之欲止也此仲輿之所本然  
皆與執駒文複經以攻加特別先鄭之說不可易  
矣

目耕帖 卷二十九 十如館補校

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注宮中師圍府史以下也  
王氏新義宮中之稍食則馬有養乘於內者故也  
恭讀  
一欲定周官義疏宮當作官字之誤也他職有府史此更有  
師圍之屬以官中該之與秋官士師掌官中之政  
令同義據注義亦當作官蓋漢時所誤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注差擇王  
馬以爲六等賈疏六等即上種戎齊道田駕六種  
是也王應電翼傳良馬以駕五路也趣馬所掌止



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皆為周制義或當然也

職方氏九州注此州界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  
青州則徐州地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賈疏  
周之兗州於禹貢侵青徐之地周之青州於禹貢  
侵豫州之地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周之  
冀州小於禹貢時以北有幽并故也周之九州無  
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蓋自古皆有九州惟舜  
時置十二州至夏還為九而周之疆域又異也薛

目耕帖

卷二十九

十一 鄭經館補校

季宜尙書古文訓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禹貢之  
九州也蓋豫雍幽營揚兗荊徐爾雅之九州也揚  
荊豫青兗雍冀幽并職方之九州也郭璞以爾雅  
所稱為殷制是殷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有  
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邢昺爾雅疏禹別九州有  
青徐梁而無幽并是夏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  
梁并是殷制也王安石新義九州之序禹貢始於  
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則始於揚次以荆而終

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遠近之序治  
水自帝都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自兗  
至雍而止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德化自西北而南  
以南為遠以遠為難至故也始於揚州則以揚在  
東南次以荆以荆在正南終於并則以并在正北  
先遠而後近也王應龍翼傳舜時四夷來王封域  
極廣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  
與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為徐州之川澤而職  
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

目耕帖

卷二十九

十一 鄭經館補校

兗矣華陽瓊鐵器磨在禹貢為梁州之山與貢也  
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  
雍豫矣此為不同耳然無徐州者蓋洪水之害唯  
河為大禹其下流施功為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  
淪於海正東之地不及於虞故有青兗則雖華徐  
州而東方無空若無梁州則西南與地似於缺然  
何也夫天地之化開之有漸始西南而次東北次  
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人皆出於北方周家世居  
西土文王之化近及江漢正荊州之地武王伐紂



而庸蜀差孽景從是乃梁州以及於微外之地然其中未歸化者則甚衆故周公以其施貢所及者則分屬於荆雍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不入於職方也翰案此說甚確可與五戎六狄參通

正南曰荊州其浸潁湛注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又引杜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湛或爲淮賈疏潁據地理志合在豫州又昭元年左傳又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亦在豫州易祓總義襄十六年左傳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三 鄒 媛 館 補 校

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案地志卽今汝州之襄城縣昆陽故城在今汝州之葉縣經以爲荊州之浸必有脫誤處黃度說鄭氏言潁宜屬豫州據禹貢也然周人畫地或有所更革湛水鄆道元水經注出隼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注云未聞疎也案今汝州魯山縣卽漢之隼縣魚齒山在龍興縣連接梁縣是則周荊州界自隨巴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州分界而荆牧治宛宣王封申伯

河南曰潁州其川滎維其浸波滎注滎充水也出東垣入於河洑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

播旣滎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滎軍臨隨則滎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易祓總義滎水左傳莊四年楚令尹闞那莫敖屈重除道梁滎營軍臨隨杜氏以爲滎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鄆水義陽卽今信陽軍之西去隨甚近唐志滎水出隨州隨縣西四十里此正古豫州之地康成以爲宜屬荊州蓋漢人誤以南陽郡爲荊州不知古荊州在荆山之南

目耕帖

卷二十九

古 鄒 媛 館 補 校

康成狗漢志而誤也黃度說水經注魯陽縣霍陽西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卽應邵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水南流入滎杜佐通典此爲豫州浸之波魯陽今魯山縣霍陽山在今梁縣俗稱峴山又水經注滎水出隨州隨縣黃山南南流入鄆今案職方諸浸多相接而豫浸波滎原委頗異又相去遠而馬融廣成澤頌亦曰浸以波滎波近廣成澤滎則遠矣不知何以自古聯稱恭讀

欽定周禮義疏潁滎二字疑傳寫互譌豫州當曰潁波荆



州當曰湛澹鄭注似不可破

河東曰兗州其浸廬維注云廬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釋文廬石經作盧王應麟困學紀聞引顏師古曰廬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淮水出琅琊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維潘其道鄭讀非也黃度說淮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廬水經注出密州諸城縣廬山即久台水也西北入濰二說皆如字讀

正北曰并州其川岸池嘔夷其浸涑易注岸池出鹵目耕帖 卷二十九 五如娘館補校

城嘔夷祁夷出平舒涑出廣昌易出故安易被總義嘔夷鄭注疑即祁夷出平舒攷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唐蔚州興唐縣本代郡地嘔夷一名涑水出縣西北之高氏山東北流至興唐縣又東流至瀛州之博野東入於河黃度說易水有三皆出易州易縣寰宇記北易一名安國河出縣西北窮獨山水經注所謂濡水也中易出閭鄉城寬中谷東南流至古易京城與北易合流入巨馬河水經注易水與濡水互攝通稱南易

出縣東南即山燕王仙臺東石虎是東流與雹河合又東至霸州容城縣南流入高陽縣合澹水又水經云易水至文安縣與岸池合班固關關皆以此為南易案此二說皆足輔翼鄭注

鄭樵六經輿論禹貢有五服各服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並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攷制度無不相合若禹貢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

目耕帖 卷二十九 六如娘館補校

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即禹貢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為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夷鎮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則九



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藩服五百里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如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說義名通可取

王殷國亦如之注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賈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七 鄭媛館補校

疏王巡守殷國殷國則殷同也王巡守則當方諸侯所在經過悉至方嶽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或出畿外所在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黃度說大宗伯殷見曰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經曰殷國正謂時巡守朝諸侯於方岳考制度大明黜陟也言殷國則巡守可知注謂十二年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非也姜兆錫輯義國當作同文誤也按巡守殷國大行人掌客連文當爲一禮據職方文當爲二禮

舒芬周禮定本吳氏以訓方氏并下匡人擇人皆移

隸司徒謂其職文皆訓迪教化之意也芬謂司徒

之教主在萬民雖國子亦隸之大司樂矣蓋周之

六卿實以三公兼任教王而論道司徒不得專也

况周公設官雖內小臣奄人亦必擇上士爲之豈

以輔成王德而專責之司徒一官哉唯此義不明

後世遂以輔導啓沃專委館閣侍從之臣六卿雖

兼師保輒自委以有所司守於君德昏明愒然無

所動於中也吳氏考官但取其職文之類而不知

目耕帖

卷二十九

六 鄭媛館補校

周公設官立極之精意乃如是哉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

地注杜子春云離當爲雜元謂華讀爲爪哨之爪

正之使不爪邪離絕賈疏地有爪邪離絕遞相侵

入則不正故令正之爪者兩頭寬中狹邪者謂一

頭寬一頭狹云爪哨之爪者投壺禮主人云在矢

哨壺是不正之義故讀從之王安石新義華與記

爲國君削瓜華之同義析而不絕爲華絕而不

屬爲離翰案萃與華二字唐韻萃火媧切集韻萃



火龍切並音噴舛雜之貌集韻又音昔乖切音骨  
不正也介甫直作華字非是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  
使致其珍異之物葉時禮經會元名山大澤不以  
封其像山林川澤仍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  
物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用弭諸侯之侈心而謹  
天子之守地必頒以山澤之利者爰示諸侯之公  
心而均天下之利源

遷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遷隰之名物之  
日耕帖 卷三十九 九知類館補校

可以封邑者注物之謂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鄭  
錡解義辨其邱陵墳衍遷隰之名物之所以封邑  
者當為一句王安石新義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溼  
辨其物以知肥磽嫩惡按王氏訓義亦以物之屬  
上讀

王與之訂義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加教無處不有  
學退在學校受教於大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所  
受教於師氏保氏入而宿衛宮伯按其在版者而  
教之出而守禦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非若後

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已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  
亂國用 典林之奇全解輕典彖克也中典正直  
也重典剛克也故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何喬  
新集注三典以用刑猶三德以為治然人君撫世  
酬物又不可執一焉新國固宜輕典然縱弛之後  
人有慢心可以水濟水平必時出猛政攝服人心  
如諸葛亮之治蜀可也亂國固宜重典然殘虐之

日耕帖 卷三十九 三知類館補校

餘人無生意可以火益熱乎除其煩苛使人知有  
人生之樂如裴度之入蔡可也平國固宜用中典  
然濼度不修姑息為治則國勢寢微矣必修明制  
度振舉紀綱使臣民有所警愆子孫有所持循可  
也總之因時制宜不失先王立濼之意可矣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注暴當為恭字之誤也王安石  
新義失愿而暴刑之所取也何喬新集注國國中  
以謹愿為上而察其強暴者則刑之暴者愿之反  
也一家皆讀暴如字與鄭異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  
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注必入矢者  
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尺束矢其百箇與又云必  
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賈疏此并下二經  
論禁民獄訟不使虛誣之事是禁民省事之禮也  
邱富國說束矢鈞金非貧民可辦然理直者固當  
還之雖貧民未遽困也况其不能致者又有肺石  
路鼓以達之乎王應龍翼傳兩人皆至則詞不獲  
逞兩劑並陳則詐不可逃而各入束矢鈞金則心

目耕帖

卷二十九

王姬媛館補校

有所惜故雖健訟者多相與和解而止此所以為  
禁民訟禁民獄之法也

以肺石達窮民注肺石赤石也劉彝中義肺者氣之  
府而外達乎皮毛悍獨老幼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其微弱也猶國之皮毛焉心之氣靡不通之也不  
通則疾病生焉故用之窮民其有取於是乎龐元  
英文昌雜錄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  
如佛寺所繫磐石而長大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  
有款志但漫滅則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

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就士師聽辭  
如今之搥登聞鼓也所以為肺形者便於垂又肺  
主聲之所以達其冤也案龐氏說肺石形製必有  
所傳受謂如今之搥登聞鼓非是大僕建路鼓於  
大寢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登聞鼓是其遺法彼  
有大冤抑欲急聞此則小獄訟故士師聽辭立三  
日乃聽之與彼異所劉氏說近之

目耕帖

卷二十九

王姬媛館補校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當為  
辟謂辟除姦人也元謂蹕止行也釋文蹕本又作  
趕翰案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蹕夏官隸僕掌蹕宮  
中之事小司寇使其屬蹕經皆作蹕而此經故書  
作避釋文云本又作趕是亦因避字而異文作趕  
耳當依故書作蹕如杜子春訓義蓋大司寇所掌  
是避除小司寇所掌是蹕蹕事本不同王安石新  
義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在國中而已  
大司寇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之所在通國野  
焉分別亦有理但未若據古文訂正尤為的據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



也王與之訂義後鄭解外朝謂雉門外非也外朝之士所掌在庫門之外王志長副翼引或云王有內朝有治朝有外朝外朝在庫門之外說同訂義案朝士鄭注掌外朝之灋不知此注何以忽異雉門疑庫門筆誤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又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注並云故書附作付前注云附猶著也王志長刪翼附者著於物而帖然之謂刑之輕重與其罪鎔銖相准故曰附也說附字甚諦切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三正鄭經館補校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注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賈疏所刺不必是殺餘四刑亦是三刺直言殺者舉灋重者而言鄭經解義此三刺亦有刺取之義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三灋注亦云刺殺也易被總義刺者刺取人情之當否而後加刑殺也與鄭剛中義同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王應電翼傳謂上經及大比登民數一節當移屬於此歲終則命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翼傳謂下經命其屬入會乃致事當處於此

命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金瑤述注乃字疑衍文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述注大宰歲終受會各官焉得正歲入會此節恐有錯文王應電翼傳小司徒致治後即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此應繫登中于天府下案凡經中言乃者多是鄭重之詞此經以職事贊于天官大宰故重其事故言乃宣布乃致事非衍文亦非錯文也王明卿於小司寇職改正節次者非一可備一解未知是否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三正鄭經館補校

士師掌士之八成注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一日邦治注鄭司農云治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邦治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翰案漢人多引經斷獄隋書經籍志有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先鄭所引此類是也春秋穀深傳僖八年鄭伯來乞盟蓋治之也爾雅釋水井一有水一無水為澗治郭氏元中記貴州有澗治一日百盈百竭應澗刻集韻治挹取也當如乾沒之義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濼治之注鄭司農云辯讀如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土師別受其數條是爲荒別之濼元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濼也劉氏迎曰荒辯之濼謂辯其輕重而爲之備也使凶荒而無辯安知食二鬴與不能人二鬴者哉讀如字較鄭義爲安

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注王欲赦之則用此親往議之李

目耕帖

卷三九

玉函山房補校

觀周官論殺人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苟以不忽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人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申其冤此不近於帥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人之心而不敢輒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也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

協日刑殺釋文協作汁案汁古文叶字與協通用樂緯汁圖徵叶亦作汁

鄉士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濼以議獄訟王昭禹詳說王制大司寇以獄成告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此經不及三公者散見於朝士之職也其職云面三槐三公位焉則三公在其中矣案遂士職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職縣士職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此合三公六卿會議者蓋指疑獄也王制所言亦此類此不言三公者常獄自司寇爲主率其屬而議之爾

目耕帖

卷三九

玉函山房補校

方士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注所上治者謂獄之小事不附罪者也主之者告於司寇聽平之王志長剛翼主之者方士據其所上治而廉察都家士之能否也上治猶上計不專指小事言

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易敝總義掌訝職與士逆賓客於疆士卽訝士也鄭鑄解義行人掌其禮訝士掌其刑金瑤述注訝士雖與掌訝同送迎而所重惟辟蹕及誅戮暴家耳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濼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于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棘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案注說本春秋元命苞而微異初學記引緯文云樹槐棘聽訟於其下者棘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棘所以刺人其情各歸實槐之爲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葉夢得石林燕語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

王圖宗人嘉事之朝也大僕小臣掌焉二曰治朝

目耕帖

卷三九

三六 鄭媛館補校

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外朝之位朝士所掌朝法卿大夫以大詢之時帥六卿之衆庶而致於朝百姓衆庶得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先後於階陛之間其政誠爲平易近民矣治朝之位司士所正之朝儀而宰夫掌其法大僕掌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待窮達與遽令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賓客之治諸臣之復同徹於天子之前則又未嘗以禁嚴爲限矣燕

朝之法雖在大僕然諸侯復逆掌於大僕三公孤卿復逆掌於小臣羣吏庶民之復逆又掌於御僕是庶民之復逆得與諸侯公卿羣吏達於燕寢之時則亦未嘗以遠深爲隔矣觀三朝之法則知成周盛時戶庭無壅其政通達何如哉

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故書判爲辨案判辨古今異文也判書先鄭謂別券也鄭鐸解義小宰所謂聽稱責以傳別是也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瀆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先鄭

目耕帖

卷三九

三六 鄭媛館補校

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買者也以國瀆行之司市爲節以遺之後鄭云同貨財者富人蓄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瀆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責取息坐藏又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先鄭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疇證也後鄭云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案此於義爲



疑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同貨財即士師職所謂凶荒令民通財也

天災流行令民同貨財以相濟而以國法行之爲責其償與息則富者樂於出財而民常不困矣犯令謂多取息與能償而過期不償者上師令之朝士又令之犯者加刑罰焉所以使出者無顧惜而貸者不敢負也屬責此謂身亡而親屬執傳別以責者蓋或妻子與弱或族屬疏遠欺其不知故抵冒也若轉責使人歸之則必契約佐證而無從抵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五 鄭康成補校

冒矣地傳謂傳別有土人佐證者小司徒聽民訟所該者廣獨以其地附近之人正之不必有傳別故曰地比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辜先鄭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王安石新義盜賊軍謂盜賊衆而成軍王應電翼傳盜賊賊犯既明在軍若伍兩之長在鄉邑若比閭之長在家若至親知而殺之又如昏夜爲盜而所在殺之皆不科其罪使盜無所容也

吳澄三禮考注以司民屬司空舒芬周禮定本正之

謂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司寇未見其有決不然者况秋成物之時也秋官獻民數豈無謂哉今按其文有曰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彼司寇者見明王之重民數如此於決獄也寧不感焉動其不忍之心哉後世唯不知重民而司刑者又多凶人暴吏羅織株連就戮者率數十百人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三 鄭康成補校

噫傷天心則國命亦獨何歟由是言之則司民爲刑官之屬固周公之深意而非漢儒之見所及也司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注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剕斷足也周改贖作刑又引鄭司農云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王應麟困學紀聞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自隋始也碣石剩談婦人杯斝杯字出呂刑與



舜典宮刑相同男子去勢婦人幽閉是也昔遇刑部員外郎許公因言宮刑許曰五刑除大辟外其四皆侵損其身而身猶得自便親屬相聚况婦人課罪每輕宥於男子若以幽閉禁其終身則反苦毒於男子矣椽竅之法用木槌擊婦人胸腹卽有一物墜而掩閉其牝戶止能溺便而人道永廢矣是幽閉之說也

子語類漢文帝除肉刑後世之五刑降死刑一等則流徒杖笞而已生刑死刑輕重相懸不能使民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三如原館補校

無犯善乎胡仁仲之言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賊難悔是絕民以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庶幾民知所避而風化興矣又云今徒流之法旣不定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以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陳羣復肉刑議載魏志本傳今錄於此時太

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亡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剝則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三如原館補校

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速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所議同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釋文旄本又作毫案孟子反其旄俛耄亦作旄古字通用文獻通考按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



列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為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深淺罪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姦宄不詰於是赦遂為偏枯之物長姦之門矣

司約治功之約次之注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王與之訂義治功之約則若號仲號叔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之屬是也黃度說功約水土之功鄭下文注訟約引春秋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三三如奴館補校

功卽此功也案黃說與注不同可備一解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此經所謂宗彝與尚書異蓋宗廟之典冊也

司盟凡邦國有疑令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王昭禹詳解謂其正藏於天府案玉府無其文玉府有共球槃玉敦之事當是誤玉府為天府

也細釋此經下文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注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也賈疏此謂司約副寫一本來入司盟邦國有疑會同言掌其盟約之載亦是與司約共其事則正本當在司約也

版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注餅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王與之訂義掌次言王大旅則張禮案設皇邸先儒以邸為後版屏風也所謂金版則以金飾與饗諸侯亦如之承賓如神也郝敬完解以金為葉大祭書祝辭大饗書策辭說雖異

目耕帖

卷二十九

三三如奴館補校

而概於理

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皋隸女子入於春槩先鄭曰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槩春人槩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後鄭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周循宜管泮子奴僕曰奚見周禮曰與曰臺見左傳曰廝役扈養見公羊傳曰盟奴曰蒼頭虛兒見漢書曰應門見李令伯表荆淮海岳并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



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墻婢曰臧女而婢奴曰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為奴婢之賤稱秦晉之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厮皆謂之娠見方言翰秦臧獲侮娠諸名皆漢世罵奴婢之稱猶存古意

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注故書駝作龍鄭司農云龍讀為駝駝謂不純色也案收人職毀事用駝作駝字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注謂雜色與此同作龍周易說卦傳震為龍虞翻作駝則駝龍二字

目耕帖

卷十九

三五 加續館補校

古通用也顧野王玉篇駝馬黑白毛也黑白相雜如駝故凡不純色者皆謂之駝

司圖凡害人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注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毀賈疏孝經緯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案墨于書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亦指五帝畫象言

辜囚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注鄭司農云桎者兩手共一木也元謂在手曰桎在足

曰桎劉敞七經小傳桎春秋傳以弓桎華弱於朝易曰童牛之牯王安新義桎其脰桎在足拳在手左傳子蔣以弓桎華弱於朝則桎在脰明矣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注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為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案搏當如字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即此搏字禮記月令孟秋之月慎罪邪務搏執搏持也斬殺賊謀防其竄逸故嚴禁而搏持之若作膊釋為磔則下文辜之又是何刑

目耕帖

卷十九

三五 加續館補校

斬殺刑戮亦如之黃度說後鄭以戮為膊焚辜肆非也戮猶辱也古刑戮字皆合輕重稱之

髡者使守積注元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為剪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王氏翼傳舊說以髡為同族之犯宮刑而滅之者非也蓋公族不剪其類但可滅為刑已下耳苟降從髡則應刷刑者不獲滅刑乃反重耶案鄭據禮記公族無宮刑而為此說但經亦不言宮刑當滅何罪則明卿說降從刷刑為當髡者當



是輕罪髡者守積漢書刑法志當髡者髡鉗爲城  
且春是周之遺法也

司隸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  
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易啟總義周之典也東  
南先服王化四翟之隸卽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  
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有素故使列於守衛  
罪隸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王應電翼  
傳十四字宜屬閩隸誤衍於此按司隸職止言掌  
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未嘗及於罪

目耕帖

卷五九

三七鄭煥館補校

隸蓋罪隸乃免死之人故不可使守禁密之地且  
宮正宮伯所掌士庶子虎賁之士司隸四翟之隸  
於王宮之守故自己足亦何假於罪隸又以文勢  
推之豈有未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乎閩隸  
正脫此簡故愚以爲誤衍於此也

閩隸掌役畜養馬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注  
杜子春云子當爲祀元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  
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王安石新義掌役畜  
養鳥則役於掌畜而爲之養鳥也子謂鳥所生也

司隸言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則閩  
隸之有守固可知矣案王說跟上義似稍賈

序官貉隸百有二十人注征南夷所獲閩隸百有二  
十人注閩南蠻之別夷隸百有二十人注征東夷  
所獲貉隸百有二十人注征東北夷所獲王應電  
翼傳職方氏所掌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  
狄之人民蓋皆臣服於中國而此上於蠻夷閩貉  
者周人世居西土其化先及於西北故以服東南  
爲貴舊說以爲征夷所獲赦其死而役之非也詳

目耕帖

卷五九

三九鄭煥館補校

攷四隸之職唯有養獸與守王宮二事則非俘獲  
可知果爲俘獲自當屬之罪隸若其生子孫乃可  
屬此耳王志長刪翼備引汲冢周書王會解以爲  
王會所陳似乎侈大其說然成周服遠於此可見  
蠻閩夷貉之隸蓋指此也

舒芬周禮定本自司隸至此六職吳氏移屬司馬謂  
其文皆守禦畜牧等事觀於役服不氏可見芬謂  
罪隸之役百官府蠻隸之役校人閩隸之役牧人  
貉隸之役服不此皆由司隸掌其政令亦若掌戮



之所司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刑者使主鬻者使守積皆為司寇之屬無疑也况所謂搏盜賊守野舍凡因執人之事因司寇詰姦應之意耶但罪蠻五隸不台列官蓋皆以罪而坐之役者當如掌戮之列墨劓鬻宮沒其官而存其職以統歸於司隸則庶乎古作者之意矣又於布憲職云五官俱不復設縣布之官此職偽當剔去之案吳幼清以司隸六職入司馬實出臆說罪蠻五隸只有人數本不列官舒氏訂正最確乃以布

日耕帖

卷二十九

五如娘館補校

憲一職為偽而欲剔去之不知先王用心最重刑獄故詔民獨詳王志長刪翼辨而正之是矣

禁殺戮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注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元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賈疏卻獄言不受者謂人有罪過官以文書追攝不肯受者王志長刪翼愚按卻獄即今所云拒捕歟

禁暴氏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注奚隸女奴男奴也王應電翼傳奚民間婦女服

役於后宮者隸奚隸之守王宮者故並言出入謂出入於王宮也司牧糾察統治之不得非為有犯禁而戮之也舊以奚為女奴女奴土幽閉安得復有出入乎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王應電翼傳夏官有司險合方氏主達天下之道路但治其大略而已此官則主達畿內之道路蓋侯國皆有此職而王畿為之主也野廬氏之職修雖有迢遞遠行而常如繇於堂階間矣國語單襄公使過陳道弗不可

日耕帖

卷二十九

早如娘館補校

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寓而知陳之將亡野廬氏之職其可忽乎

蜡氏掌除骹注曲禮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殞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及禽獸之骨皆是案集韻胔本作骹亦作骹殞或書作胔又殞亦作殞殊古皆通用殞禮記作漬古文作脊又假借字也

雍氏春令為阱獲溝洫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注阱穿地為壑可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



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賈疏柞鄂者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也案獲阱卽中庸之罔獲陷穽也楊慎丹鉛總錄罔獲以罔爲獲而挂之陷穽爲穽如井以陷罔獲以罔穽禽獸今之扣網也陷穽以陷墜禽獸今之賺坑也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注爲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爲苑囿於山也澤之

自耕帖

卷二十九

聖德堂補校

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案沈與苑對文爲義郭緣生續進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一十五里然後更流注北烏常沈齊人謂湖爲沈澤之沈者謂擁澤爲湖獨擅魚鼈之利也王志長刪翼引某氏曰依山爲苑就澤爲沈則專利於亡肆害於物故皆禁之戒暴殄也

序官萍氏注萍氏注水禁萍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王安石新義神農之書言萍能勝酒其爲物又不瀉沈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名官曰萍氏

萍氏幾酒謹酒注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無彝酒困學紀聞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濡首爲戒曷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權酒酤書於漢武紀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稅畝王應電翼傳萍氏掌水禁而兼酒者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酒所以爲人合歡而溺則生禍取其類也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丙丁戊

自耕帖

卷二十九

聖德堂補校

顏氏家訓書證篇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陸倕新漏刻銘李善注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司烜氏王安石新義燿與烜皆火司燿掌出入火南方之屬司烜掌明火司寇所奉故列司燿於夏而司烜在秋官也舒芬周禮定本吳氏以此條爲祭祀之事非刑獄之官所宜與欲歸宗伯芬謂王



之大祭祀則五官具在皆有執事若謂刑官不足  
以昭格則書言典獄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  
下是典獄用刑之極功可以作命配天而願不可  
以與祭祀耶况五刑之用實惟天討故凡王之大  
事則六官皆與而不可以拘其職若小事則固有  
官成也亦執得而素之哉舜命咎繇作士則曰惟  
明克允是明乃司刑者之第一義也司烜之列明  
水火之奉設官者於司寇盡有深意矣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故書墳為黃鄭司農云  
目耕帖 卷二十九 聖德殿館補校

黃蘇燭也元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  
為庭燎賈疏庭燎所作依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  
以布纏之飲蜜灌之如今蠟燭案徐炫歲時雜記  
除夕作黃燭以麻紙濃油如庭燎然則黃燭之制  
唐季猶存先鄭依古文為解其說亦未可廢也  
條狼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為滌器之滌元謂滌除也  
狼狼扈道上賈疏狼扈道上謂不獨之物在道猶  
言狼藉也案夏小正正月寒日滌傅崧卿注舊注  
滌一作條韓鄭歲華紀麗 春滌風至是條滌古

今通川也穆希文蟬史狼起卧游戲多藉其草而  
草皆穢亂故里語云狼藉又曰狼扈名物考案狼  
之喻最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  
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  
陸梁則曰狼扈言其專悞則曰狼很言其不恤則  
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藉言其乖謬則曰狼狼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  
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賈疏序官條狼氏下  
士九人今云天子八人或取胥役中兼充與翰案

目耕帖

卷二十九

聖德殿館補校

此即論語所謂執鞭之士也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棟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  
者而賞罰之注粥養也國所遊養謂羨卒也追逐  
寇也胥讀為偕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當為互宿  
謂宿衛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行人也案柎櫓  
之柎故書亦作柎當依先鄭作互為是胥即胥徒  
之胥無煩異讀王安石新義謂國粥為粥物於國  
中者市官所不治故修閭氏比之王志長剛與斥  
之二粥物者何與於追胥乎宜從注



庶氏注庶讀如藥煮之煮驅除毒蟲之言王安石新義先王以善政養天下既繁且庶故設官以除毒蟲之害謂之庶氏也案介甫如經字訓釋較注義為長

郝敬完解冥庶二氏盡寇之情矣曖昧疑似姦宄之狀冥氏銷其隱庶氏攻其姦

穴氏掌攻螽蟥各以其物火之注螽蟥能罷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案注說燒其所食之物此義甚鑿陸佃埤雅

目耕帖

卷三九

吳郡續補校

釋獸熊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熊蟄時並無食物將何所燒乎蓋謂以火薰之使出穴也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媒而持之案潘安仁射雉賦序餘暇習媒翬之事徐爰注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翬者所隱以射者也此卽以其物為媒之義今俗捕鷓者呼為誘子亦其類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注柞除木之名舒芬周禮定

本草字衍文案柞固是除木連文及草無不可者未定卽為衍文也

序官薙氏注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艾夷薙崇之元謂薙讀如鬚小兒頭之鬚翦草也月令燒薙行水謂燒所艾草乃水之案經本夷薙異文先鄭依左傳後鄭依月令並有經據宜兩存之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注故書萌作莖杜子春云當為萌書亦或為胡胡謂耕反其萌芽元謂萌

目耕帖

卷三九

吳郡續補校

之者以鋤其所其生者案萌故書作莖古文假借字

序官若族氏注鄭司農云若讀為摘族讀為爵族之族謂巢也元謂若古字從石折聲案顧野王玉篇若天歷切音惕石中火也據此義則必用舍火之石以毀其巢取陽之勝陰也

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注天鳥惡鳴之鳥若鷓鴣是鄭鑄解義王政仁及飛鳥不毀卵不覆巢今乃設官以摘去之何耶觀韓愈有射訓狐詩惡惠方言



有鳥夜飛小兒衣服遭之輒成疾狀如五疳是知天鳥之害有如此者不可以不去也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皇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注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劉彝中義縣諸其巢之上則眾神臨之正氣之所萃也是以天邪之物無所自存邱富國曰天鳥避此五者理亦有之蝠忌庚申燕避戊己虎豹以衝破鵲作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周公不虛言也葉時禮經會元服不

目耕帖

卷二十九

吳郡媛館補校

氏廢則冬多糜矣壺涿氏廢則秋有蠶矣若族氏廢則鸛鶴來巢矣射鳥氏廢則爰居有祀矣

蕭氏掌除蠹物以攻崇攻之以莽草熏之鄭鐸解義謂其有神則以攻崇攻之謂其有毒則以莽草熏之案李時珍本草綱目莽草釋名蒿草芒草鼠莽宏景曰莽本作蒿字俗訛呼爾時珍曰此物有毒食之令人幽罔故名山人以毒鼠謂之鼠莽然則幽風七月篇穹室熏鼠其用此草歟

赤友氏注赤友猶言拈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賈疏

拈拔除去之也

以鬻炭攻之注故書鬻為晨鄭司農云當亦作屨書亦或為晨案晨乃屨字之異文許慎說文解字屨鼯也揚雄曰區鼯蟲名杜林倉頡訓詁假為朝旦之朝意亦類此

序官烟氏注鄭司農云烟讀為蟻蟻蝦蟆也月令曰蟻蝦蟆故曰掌去鼯鼯鼯蝦蟆屬書或為掌去蝦蟆元謂烟今御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蟻乃短狐又烟氏掌去鼯鼯注齊魯之間謂鼯為烟鼯耿

目耕帖

卷二十九

吳郡媛館補校

鼯也烟與耿鼯尤怒鳴為聒人耳故去之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鄭司農謂鼯鼯蝦蟆屬至許叔重說文直云鼯蝦蟆也是鼯與蝦蟆不別甚矣鄭氏則顯別鼯與蝦蟆為二類漢元鼎五年鼯與蝦蟆圖二物可知此勝於許鄭者一也司農說文皆以鼯通為一物鄭君則知鼯與耿鼯為二此勝於鄭許者二也司農云烟讀為蟻蟻訓蝦蟆引月令蟻蟻鳴司農所據禮記蓋作蟻蟻設文則云蟻短狐也蟻同蟻鄭君則曰蟻非蝦蟆亦非短狐蟻短



狐亦爛名字此勝於鄭許者三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

欲去其神則以牡棗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

淵為陵注水蟲狐蟻之屬故書炮作泡鄭元謂炮

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神謂水神龍罔

象故書棗為梓午為五杜子春云梓當為棗棗讀

為枯枯榆木名五貫當為午貫王昭禹詳解聖人

所以變化驅除之術如此夫孰得而測之且夫琥

珀拾芥磁石引鍼戎鹽纍卵獺膽分杯坏漆以蟹

目耕帖

卷二十九

聖九嬭嬭館補校

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殷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

之理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一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

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

矢射之注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

食時所作弓矢元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

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與神謂非鳥獸

之聲若或叫于太廟謠謠出出者王昭禹詳解弓

矢常用以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故以此射

之按司弓矢職云枉矢利火射薛氏曰枉矢狀如

流星飛行有光蓋取以陽勝陰之義也案注謂於

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於義未安經言射

天鳥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不言射日月也

銜枚氏掌司蹕郝敬完解秋政森嚴至於庭氏則鬼

神無夜號者至於銜枚氏則朝市無誼譁者太平

之象觀矣

序官伊耆氏注伊耆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

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

目耕帖

卷二十九

季嬭嬭館補校

與今姓有伊耆氏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注咸讀為函老臣

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

乃授之案古無以咸為函者形聲相去亦遠攷禮

記喪大記凡封大夫士以咸注咸讀為緘今齊人

謂棺束為緘繩咸或為械釋文咸一本作緘咸緘

二字古通用此經杖咸亦讀為緘謂緘藏之似與

形聲為近

朱子語錄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



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於廟門之吏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之私意也

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此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注六服以其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賈疏侯服年年朝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甸服

目耕帖

卷二十九

至 加 煇 館 補 校

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當朝之歲亦春東夏南秋西冬北采衛要服皆然禮經會元書言巢伯來朝是南方來朝也豈必東方諸侯春朝而言圖事詩稱韓侯入覲是北方入覲也豈必西方諸侯秋覲而言比功乎恭讀

周官義疏案朝覲宗遇四方之諸侯皆有之隨其至之早晚而與之為禮故有四時之異名也如疏言則東方者有朝而無覲宗遇西方者有覲而無朝宗遇南方者惟有宗北方者惟有遇既偏苦而不

平亦窒礙而不可行矣

鄭注說大行人朝位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為之節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衛王立當軹與王安石新義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子男五十步主當衛擯者三人則尊者舒而縵卑者感而略故也陳傅良說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

目耕帖

卷二十九

至 加 煇 館 補 校

行四十五步以朝王易敝總義同此說案注言上公立當軹王立當軹是立處相去九十步也擯者傳辭後公當趨進王前前乃就之賓主各四十五步平等抗禮似非所宜也

賈疏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春夏受贄在朝亦無迎法至朝後行三享在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乘金路之等易敝總義不下堂而見諸侯特漢儒之說耳上公朝位後鄭止曰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若賈氏則直以為在廟乃有此迎賓之

一 卷二十九 目耕帖 2 反 五



法禮既明言朝位則是外朝之位有此迎賓之法奈何強爲之說乎案孔穎達禮記正義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陳介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朝服執贊以入應門而行禮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賈疏謂朝無迎法蓋本熊安生禮記疏說也此經有將幣之文專指享禮參以齊僕

目耕帖

卷二十九

至三鄭煥館補校

職所言朝覲宗過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豈迎入而行饗乎然則廟之享朝之饗皆有迎賓之禮矣至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謂常朝非行享及饗食之時懾於臣下不覺失禮故記以爲譏也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祿而酢注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祿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祿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祿鄭錡解義小宰職曰凡賓客贊祿謂贊士也小宗伯祿將亦贊王也蓋宗伯攝酌何

用小宰小宗伯贊之乎內宰職曰凡賓客之祿獻瑤爵皆贊謂贊后也若王后不與則外宗贊宗伯而內宰亦必贊矣康成蓋因大宗伯職言大賓客則攝而載祿遂失之不知大宗伯乃后不與而攝之以拜送耳宗伯攝后則內宰亦贊宗伯矣

凡大國之孤執皮幣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祇小國之君賈疏引趙商問其他初祇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是

目耕帖

卷三十

至三鄭煥館補校

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又問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應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不獨孤也故不在祇小國之中然則壹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

林之奇尙書全解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大行人言侯服歲一見至要服而後六年一朝與此經不合唐孔氏雖引茂膺以志業問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為與此經相當然左氏之言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計十二年之中諸侯之朝不止於二則此十二年止於二朝然後王巡狩亦不得為相當唐孔氏又以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見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皆是君自朝乎按周官朝覲宗遇會同皆其君自行故皆言見至於問與視則其臣故曰時聘股頰而已不言見也以見為遣使亦非周官之本意然此篇所載六卿與周禮同而惟六年五服一朝句與目耕帖

卷二十九

至六如嫁節補校

周禮異翰案尚書周官晉代晚出之篇不無舛錯當以周禮為準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三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王與之訂義唐氏曰楚之於周非侯

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於侯服行人之女蓋亦互見耳非以此為限也王志長刪翼引雜說云禹貢九州貢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處產物不同而大行人言土貢四面如一先儒不能明也而信之是不知六服諸侯貢物凡有九貢大行人始整齊言之不復言某國貢某物也王應電翼傳此亦約六服所貢之六分而言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六服每歲皆有貢則小行人所令春入貢也翰案大行人六服所貢視大宰九目耕帖

卷二十九

至六如嫁節補校

貢無幣貢旂貢物貢此三者固在職方氏制貢之內亦或如禹貢錫命而後貢之與此歲皆有貢者不同包匭菁茅與橘柚並為物貢似未可以祀貢目之也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注九服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又云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案五瑞以封五等之君蕃國既稱子則禮當執穀璧矣以其所貴寶為摯



自指率之加璧及其土地之異產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程子  
全書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若天下有道  
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  
委官守而遠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  
國耳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薛圖說合  
者兩兩相配有配合之義也圭東方也以象陽之

目耕帖

卷二十九

至老婦婦補校

生物馬陽類也乾之所為故合以馬璋章也文明  
之方所用皮有文焉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事質  
故合璧以帛琮象地地事文故合琮以錦琥為虎  
形西方也萬寶所成繡則五采之全故合琥以繡  
半璧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合  
璜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

若國札喪則令聘補之注故書聘作傅鄭司農讀為  
聘聘補之謂聘喪家補助其不足也又若國師役  
則令槁禴之注故書槁為槩鄭司農云槩當作槁

謂槁師也槩聘固宜於札喪槁固宜於師役然古  
文經字實作傅作槩皆當如字解之傅若大宰職  
之傅別令傅補者謂就附近之地發倉粟以補助  
之也槩積也春秋左傳哀三年於是乎去表之槩  
杜預注去其槩積令槩禴者謂出委積以禱禮哀  
之也

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注天子春  
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  
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為壇

目耕帖

卷二十九

至老婦婦補校

於國西冬禮月四饋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  
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敬尊尊也又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  
姓注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  
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  
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又  
及其揖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  
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注揖之各以  
其禮者謂諸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恭



讀

周禮疏素觀禮所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者蓋繼拜日祀方明之後相屬而為之非四時之異也門即謂壇宮之四門非國門也詳見儀禮壇三成每成高一尺則無階也壇宮雖有四門諸侯皆從南門入其位則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明堂位朝事義所言諸侯之位異諸侯既就位王乃於壇上揖之揖之謂升之也擯之謂上擯迎之使升也是時上擯蓋立

目耕帖

卷三十九

五五如姬館補校

於壇之上等稍東而西面以擯升降而傳辭承擯以下立於門東北面之位以羣侯立於三等之壇為地無幾不能容多人也一朝三享所謂四傳擯也禮亦如之又在四擯之外禮之蓋一祿而已無酢亦不授几地窄人多諸禮從簡可知皆旅擯再勞注鄭司農云旅讀旅於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實從未上行介還受上傳之元謂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賈疏先鄭讀旅為旅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後鄭不從

者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與此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

王應麟王海還觀九儀布在六典馭貴富以爵祿詔於大宰聽祿位以禮命敘於小宰以儀辨等見於大司徒正儀辨位見於大司馬至其命秩則掌於春官意者出爵賜命藹然如春所以昭示上仁其儀章則詳於秋官意者序爵秩禮肅然如秋所以森嚴典憲擯相謹於司儀禮籍具於小行人掌訝辨其邦國之等掌交諭其九禮之親康成傳經皆

目耕帖

卷三十九

卒如姬館補校

以九儀釋之然儀之別雖至於九儀之總不過乎五又約而言之則三而已故典命之敘諸侯曰五儀諸臣曰五命而軻書王制之序爵皆五等也武成之列爵惟五於是可攷矣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享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敘諸侯則曰如諸公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贊見亦為壇三成序揖皆三等也武成之分土惟三於是可驗矣王朝內臣外賦侯邦之秩上公之孤旁賦小國之君由卿八命下而至士至於一



命則邦伯所同由卿再命下而至士微或不命則子男所獨大概不越乎三耳儀以九為數故詳而難案儀以三為等故簡而易明

行夫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為之介元謂夷發聲釋文焉劉音夷廖文英正字通周禮焉字連上句讀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焉語助辭也當如字讀讀作夷非案正字通說於文義極順但

目耕帖

卷二十九

空如娘館補校

故書作夷使先鄭直作四夷解後鄭意以使不專於四夷改為發聲總以古文夷字不可沒滅也但古無以夷為發聲者意或如曲禮在醜夷不爭之夷言與行人等使也

環人鄭錫解義周官有二環人夏官之環人掌致師此官環人掌環邊賓客而為之衛事雖不同皆有取於循環之義故皆名曰環人王應電翼傳地官以懷賓客為職故遺人之官所以養之之道備秋官以詰姦慝為職故野廬之官所以衛之之法嚴

然無統一之者大行人主賓客於四門故特設環人之官兼此二事

象胥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注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劉彝中義國客謂入賓而遇大喪軍旅會同者皆指蕃國案象胥專主蕃國劉說為是象胥一職猶今之通事也

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一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注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九

目耕帖

卷二十九

空如娘館補校

命作伯者也賈疏莫敵用者謂兼饗諸侯無二相敵故云莫敵用也若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敵卜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案敵當作適此長字如燕禮大夫長升受旅之長謂尊先卑後而次第獻之也

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注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疑有脫誤耳王氏詳說上公致積則有殮羣問禮隨而至故加以脩耳羣介行人宰史



皆有年不為過也侯伯子男則不言以上公爵命  
獨隆其禮亦獨隆也

牲三十有六皆陳注牲當為腥聲之誤也腥謂鼎腥  
也於侯伯之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案說文解

字腥犬膏臭也从肉生意兼聲一曰不熟也徐鉉  
注引禮記飲腥而苴熟禮內則秋宜饋膳膾膾腥

釋文腥雞膏也說文作腥蓋文以相似而致誤

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籩車皆陳車

米既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籩車禾既死牢牢十

目耕帖

卷二十九

空三如媛館補校

車車三秬芻薪倍禾背陳注米橫陳於中庭十為

列每筥半斛又云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陳之

也言車者衍文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

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每車乘有五籩則二

十四斛也禾藁實并刈者也聘禮曰四秉曰筥十

筥曰稷十稷曰秬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稷猶束

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

棟栳之栳謂一積也王應電翼傳筥米陳於中庭

以備貴者之食若車米則陳於門外賤者之食也

聘禮乘十六斛四秉曰筥則米數太多或誤文不  
可考矣案經言車皆陳者謂牢米等以車載而至  
皆陳於庭車字不為衍文待賓之禮宜致其豐牢  
米十車未為過也

掌訝易敝總義主聽斷四方之獄訟故曰訝士專送  
迎四方之賓客故曰掌訝

王志長剛翼觀掌交職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而

知王之好惡不可以不慎也王之好惡在深宮曲

房翬笑寢與之際而諸候之貞衰生民之休戚風

目耕帖

卷二十九

空四如媛館補校

俗之汚隆全於此如好聲色則聲色進好土木則

土木進好神仙則神仙進好財賄則財賄進噫好

惡亦可危矣至後世變為名法之說則又隱其好

惡與天下相蒙於不測而聞聲之習日九幾鬼而

不人共辰之誼日虛匿心而徒貌上下相遁而三

代之治終不可追矣

章如愚羣書考索天子之士視諸侯之卿故朝大夫

雖以士為之而名其官曰大夫

王應電翼傳春官有都宗人夏官有都司馬秋官有



方士朝大夫都則都士每都設官凡六家亦如之  
 蓋王畿千里之地公邑之外為家邑家邑之外為  
 小都小都之外為大都天子不能自治之也故封  
 其子弟與夫公卿大夫錯居而統領之蓋為王治  
 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與其地也夫挈百里之人民  
 土地以馭之使操縱與奪之權盡歸之而不由己  
 萬一不得其人寧免倒持大阿之禍耶此都宗人  
 等官之所由設也祭祀名器禮之大經也於是  
 有都宗人家宗人庶子兵馬國之大柄也於是  
 有都  
 目耕帖 卷元  
 李五姬媛館補校

司馬家司馬法則者馭官之大權也於是  
 有都則  
 司刑者民命之所關也於是  
 有方士治中者  
 攷治  
 之要也於是  
 有都士家士  
 至於王朝  
 有令於都家  
 都家有治於  
 王國不可無  
 統率也於是  
 有朝大夫  
 此六官者皆  
 列王朝之爵  
 而任都家之  
 事其治法  
 一聽於王官  
 非若小事而  
 其君得以擅  
 為此政教  
 所以齊一其  
 廢置皆由於  
 家宰非若小  
 吏而其君  
 長得以專易  
 此血脈所以  
 流通也

目耕帖卷三十

禮八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冬官考工記第六釋文鄭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  
 篇亡漢興購以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  
 以備大數爾賈疏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  
 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  
 知作於何日要知在嬴秦以前故遭秦滅焚典籍  
 韋氏裘氏等闕也此記雖不同周禮體例亦為序

目耕帖 卷三十

一 姬媛館補校

置首末相承

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  
 闕冬官一篇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合成  
 六篇因學紀聞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  
 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者考工記以補之馬融云  
 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  
 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  
 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  
 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



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考工記非博士所作也案賈疏又謂劉歆足成之亦非也

黃氏曰抄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故之司空未可以為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

目耕帖

卷三十

二條擬補校

空一官未亡也邱吉甫曰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遂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秋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為周官本不亡錯見於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趙庸齋皆以次點之訂義有先儒所未發者余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俞王先所刪補者參訂為六官之屬書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條然

在目而冬官之不亡信矣按吉甫又云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司空篇新安朱氏一見以為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敘在退舍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為全書攷吉甫冬官補亡五十四大司空小司空載師封人量人均人土均草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州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圉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獸人斂人鼈人雞人大人獸醫司裘掌皮司服典絲典枲染人弁師追師屨

目耕帖

卷三十

三條擬補校

人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司弓矢棄人家人墓大夫職方氏土方民形方氏山師川師遂師蓋合俞王兩家之說而損益之以成書篇首無闕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大司空小司空之職二條仍闕元吳澄周禮敘錄冬官雖闕以尙書周官考之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後云按草廬所補又與俞王稍



吳舒芬周禮定本多辨正之朱氏尊彝經義考云  
臨川俞氏復古編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同安  
邱氏暢其旨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  
六十著爲周禮定本蓋讀此而宛如全書焉蘇漢  
迄唐說經者義雖紛綸往往存其疑而不改逮宋  
元諸君子生千載之後一旦釐正其文若朱子之  
孝經大學蔡氏之武成金氏之洪範蔡氏之雜卦  
傳吳氏之禮記及俞氏邱氏之周禮皆自信而不  
惑後世學者莫敢議其非雖然無數君子之學識

目耕帖

卷三十

四 婦孺館補校

苟好奇穿鑿則或失之僭或失之誣殆亦難乎免  
矣

冬官補亡三卷錢氏所撰據尙書大傳大小戴記春  
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  
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  
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  
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絞則  
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圻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  
人之言可謂溫故而知新者矣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  
齊爲資案攻金之工云金有六齊注日和金之品  
數此齊字當依故書如字讀與六齊之齊同義杜  
改經字非也

粵無鑄注鑄田器詩云侍乃錢鑄又云其鑄斯趙案  
高承事物紀原周書曰神農時天雨粟帝種之作  
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則鋤蓋神農所造也  
詩曰痔乃錢鑄注鋤也世本日倕作耨釋名曰鋤  
類然則鑄耨卽鋤也翰又考爾雅釋器斲謂之  
目耕帖

卷三十

五 婦孺館補校

定李巡注鋤別名也張揖廣雅定謂之耨孟子雖  
有鉷基許慎說文解字錫謂之鉷基顏師古急就  
篇注鉷去草之具一名鉷基又揚雄方言關東謂  
大鋤曰鹵斫是皆鑄之異名

楸踰淮而北爲枳林希逸考工記圖解枳橘只是一  
種移橘於淮北則變而爲枳毛應龍集傳晏子云  
江南爲橘江北爲枳翰案淮南子□□訓橘樹之  
江北化而爲橙則又不止爲枳矣  
鵠不踰濟注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鵠來巢傳曰



書所無也陸佃埤雅釋鳥南方又有鸚鵡者里兒  
別其舌端教以語言甚慧禽經曰鸚鵡其舌而  
語是也舊說鸚鵡不踰濟又穴居故春秋更有鸚  
鵡來巢以異書也案負暄錄南唐李主諱煜改鸚  
鵡為八哥今名鸚鵡為八哥者始於此

貉踰汝則死注貉或為獾謂善緣木之獾也汝水在  
魯北困學紀聞貉踰汝則死先儒以汝為魯之汝  
水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汝與嶧同謂汝江也今江  
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

目耕帖 卷三十 六 郝煥館補校

本性案後儀本殷敬順說汝水甚確並可破貉或  
為浹之誤

妨胡之笱注妨胡胡子國在楚旁笱矢幹也故書笱  
為笱杜子春云當為笱笱讀為槩案笱作笱古文  
假借字不必改讀為槩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  
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注故書七為十刮為  
挽鄭司農云七當為十挽讀為刮刮磨之工蓋玉  
工也案七之為十簡編磨滅缺其下挑畫也挽當

如字集韻韻會並云挽戶管切擊也摩也鄭司農  
義謂先鄭以刮摩為玉工義未賅雕人櫛人矢人  
不得謂之玉工也則作挽較刮字義長

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注鄭司農云鮑或為鞞蒼頡  
篇有鞞鞞賈疏藝文志蒼頡七章李斯作鞞鞞篇  
有治皮之事故引以為證又車人一宜有半謂之  
櫛一櫛有半謂之柯注引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  
櫛賈疏並是柄也案蒼頡篇皆是四字斷句其書  
散佚諸所引者多單字或二字蓋出張揖訓詁郭

目耕帖 卷三十 七 郝煥館補校

璞訓詁如顧野王玉篇引塊塊城上小垣廣韻入  
聲十九鐸酢字注引主答客曰酬客報主人曰酢  
史記匈奴列傳司馬貞索隱引靡者曰比鹿者曰  
梳之類是二字爾雅釋文引環玉佩名文選注引  
薄微也茸草貌選徐也餌食也之類皆單字引全  
句者惟禮記曲禮注引考妣延年說文解字序引  
幼子承詔神仙之術而已顏氏家訓書證篇引漢  
兼天下海內并厠稀黥韓覆畔討滅殘四語又是  
班固所續非李斯蒼頡篇正文此經先鄭兩引亦



二字非全句也秋官掌客車三秬注引鄭司農云  
秬讀爲秬秬麻答畢氏沅序蒼頡篇補逸以秬秬  
麻答四字當卽蒼頡篇之言蓋從此二引推而知  
之也

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磨搏地之工陶旌注故書雕或  
爲舟埴或爲植杜子春云舟非也案雕人今缺是  
否未能定埴植古今異字也

鄭注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畧記其事  
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八 鄭媛館補校

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賈疏三十工於  
六十爲不備記人錄者未必在六十屬之內直以  
數言之充得三十二而已案記首便云國有六職  
百工與居一焉似亦未可以工爲官也

陳傅良周禮說蒼萃車制名目爲一篇頗便於學者  
其有舛誤者

欽定周官義疏訂正之恭錄於此 夾車兩旁而圓轉者

曰輪輪之外輶而行地者曰牙亦曰車輶牙之中  
直指奏轂者曰輻亦曰輻輻之所奏而負輪利轉者

曰轂亦謂之轂轂內之大穿曰賢轂末之小穿曰軋  
轂中轂端齊也轂中穿壺處容軸者曰斂轂外以  
皮約束而畫以五采曰篆以革鞅轂曰轉輻之近

轂稍處曰股輻之近牙稍細處曰轂輻樵之入  
轂繫者曰齒亦曰齒輻樵之入牙者曰蚤轂與牙之

受齒蚤者曰鑿鑿有楫以固之曰鑿輪牙稍偏於  
外而輻股向內隆起者曰梗漢時人曰輪車車身

受載者曰輿輿之深曰隧輿後橫木曰軫六分車  
軾之全輿之底通曰軾軾方象地又云加軾輿軾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九 鄭媛館補校

此軾亦謂車兩旁爲闕者曰鞵亦謂鞵之植者

橫者曰軋與軋末兩鞵上出式人立可用一手馮  
之者曰較九辨倚結輪自較以前操曲以周於當

面人可俛馮之以爲敬者曰式式低較高加兩層  
曰重耳若牛車及後世之車無較然故曰重較亦

高低兩層謂之平較亦曰平高式之下植者橫者  
曰軋已上車軋曰軋前曲如梁詩軋之前持衡者

曰頸又軋前胡曲中鞵之後承軾者曰踵軾之當  
伏菟者曰當兔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曰任心左



西亦通曰軌鄭注軌謂輿下三面之材軌之前頸所持而下屬兩軛以駕服馬者曰衡兩軛之間曰衡任兩端貫於轂中橫輿下為伏兔所鉗而承輿者曰軸軸末以鐵止輪之外軾上連輿底下鉗軸為駕說之用者曰者曰鞅見詩鞅一曰伏兔亦謂之鞅見易已上鞅人

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注軫輿後橫木賈疏即今之車枕揚恪云車軫四尺注以為輿後橫木下記言加軫與鞅焉四尺注以為軾輿也蓋軾本後橫木之名而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軾其形則方故曰軾

目耕帖

卷三十

十 鄭玄補校

方象地輿下四面雖皆曰軾而論軾之高則以後橫木為度軾圍一尺一寸方徑二寸四分寸之三輪六尺六寸故軾高三尺三寸并軾與鞅七寸共高四尺鄭樵又有車制說詳載王志長周禮注疏刪翼近阮芸臺相國著考工記車制圖解二卷訂證牙圍稍數輪便車耳陰軌軌深任木衡軛等十餘事凡為解六為圖三玩辭步算淹貫詳明載學海堂經解

車戰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注倍尋曰常趙溥云

言車戰者以其長不必皆倍尋惟建於車者必然論與注異

輪人望而眡其輪欲其悞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圍也注故書微至至地少也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故書圍或作員案國員古今字微危假借字也

望之欲其眼也注眼出大貌也王安石新義穀貴於急故欲其眼眼言如人之眼夫穀中虛而客輔以動轉何異於眼

目耕帖

卷三十

十一 鄭玄補校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為爪謂入牙中者也鄭司農云綆謂輪筭也元謂輪雖筭爪牙必正也賈疏凡造車輪皆向外筭向外筭則車不掉爪入牙中鑿孔必正直不隨邪也案禮記曲禮不蚤謂注蚤讀為爪則蚤爪二字古通用也注疏之義謂輪雖如筭甑之形而爪牙總取其正林希逸謂輪外有重護者謬矣

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注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為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案增韻凡司鋒



側刺皆曰距與後鄭刻識義合蓋距如字訓釋引  
司農之說存一解也

則較雖做不蔽先鄭云蔽當作耗後鄭謂蔽蔽暴陰  
柔後必撓滅疇革暴起釋文蔽黑各反呼報反案  
今俗謂不平者為蔽稜從黑各音又謂之蔽稜從  
呼報音方言異也後鄭如字讀釋甚洽物理先鄭  
改作耗非也

較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犖注鄭司農云柞讀為迎  
措之措謂輻間柞狹也犖讀為犖謂輻危犖也郝

目耕帖

卷三十

十三如娘館補校

敬完解柞窄通微弱貌犖植杙也翰案下文云牙  
得則無犖而固注鄭司農云犖較也蜀人言較曰  
犖元謂犖讀如滄以犖為犖通彼義也詩周頌載  
載及載柞毛傳除木曰柞較小而長如除木之形  
禮記月令雪霜大犖祭邕章句犖傷折也大而短  
如傷折之形如字訓釋似亦可通也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  
輪牙圍尺一寸易被總義以兩面牙圍一尺寸言  
之每面得五寸半案牙有四面易氏但言兩面於

闔字未決

以其圍之助指其數先鄭云較讀為蜂較之較謂較  
空壺中也後鄭謂此較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  
當輻蓄者也蜂較者猶言趨也較者眾輻之所趨  
也案蜂較蓋當時語今俗猶謂物之湊集者為一  
窠蜂云

是故輪雖做不類於鑿注鄭司農云不類於鑿謂不  
動於鑿中也元謂輹亦做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  
不能做其鑿旁使之動也賈疏先鄭以輹為動而

日耕帖

卷三十

十三如娘館補校

不動於鑿中後鄭以輹亦做不能做於鑿旁不從  
先鄭者以動者必先動於旁乃及於中不可云先  
動於中也又鮑人察其線而藏之則雖做不類注  
輹鄭司農讀為磨而不磷之磷案釋文輹音各一  
音鄰此記輹音各鮑人輹音鄰也

萬之以砥其匡也注輪中萬葉則不匡刺也故書萬  
作禹鄭司農讀為禹習或作矩耶兆玉古周禮說  
既圓矣又用萬以取其方而四圍之端正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揚雄方言云枸箠車弓也自關而西謂之



栝葉又集韻篤筭規車輞則也卽此注萬葉文有異同耳後人以矩解之非也

量其數以黍以既其同也注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無不足則同賈疏謂兩端俱用黍量之既其容受同不林希逸圖解牙穀之數皆以黍量則知其穿孔皆無大小深淺也案鄭注指其數云壺中當輻齒者非輻齒所入孔也腐齋說非是

輪人爲蓋信其程圖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

注斗柄達常也毛彥清云部厚一寸而曰二尺者

目耕帖

卷三十

西鄉煥館補校

注謂兼達常言之然則達常在部一寸其不入於部者尺九寸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注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

杜子春云當四尺者二句十分寸之一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注庇覆也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庇謂覆

幹也案張揖廣雅秘密也藏也秘亦具有覆意似

不必改古文經字也

輿人參分軹圍去一以爲鞬圍注謂之軹者以其鄉

人爲名軹書或作軹案軹是古文本字輪是漢師改字

繼者如附焉注如附枝之宏殺也賈疏材有大小相附者如之枝柯木大末小之宏殺也王安石新義繼者如附謂昭合而不離如枝之附於幹也說較注疏爲勝

輞人輞前十尺而策半之注十或作七非也鄭司農

云輞謂式前也輞或作輞元謂輞是輞濫也賈疏

輞字車旁凡與古書車旁已作輞者字雖異同是

目耕帖

卷三十

五鄉煥館補校

式前若輞則車旁九轍之廣爲輞轍末亦爲輞詩

擗風濟盈不濡軌毛傳由輞以上爲輞釋文依傳

意直音犯正義說文云輞車轍也輞車軾前也然

則軾前謂之輞也非輞也但輞聲九輞聲凡於文

易爲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

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輞乃飲輞與軹於車同謂

軾頭也輞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輞人云輞前十尺

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輞謂軾前也書或作輞元謂

輞是輞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輞軾之所樹持車



正者大馭云祭兩軹祭軌乃飲注云故書軹爲軹  
 軌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軹當作軹軹謂  
 兩軹範當爲軌軌謂軹前鄭不易之是依子春軌  
 爲正也然則諸言軹前皆謂軌也小戎傳曰陰揜  
 軌也箋謂揜軌在軹前垂鞵上文亦作軌非軌也  
 軌自車轍耳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正義此云范  
 六馭云軌兩事一聲同字異故云聲同謂軹前之  
 軌與此范俱是軹前也但軹前軌車旁著凡或作  
 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卽詩抑風濟盈不濡  
 目耕帖

卷三十

十六如類館補校

軌亦車旁凡與此同也若鞵末之軌則車旁著九  
 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  
 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也與此字同而事異此辨  
 軌軌二字詞煩而不殺明辨以舊故備錄之  
 十分其軹之長以其一爲當兔之圍注軹當伏兔者  
 也歐陽謙之說兩伏兔居兩旁軹在中央所謂當  
 兔之圍謂軹也  
 及其登陁不伏其轅必益其牛注故書伏作偪杜子  
 春云偪當作伏又及其下陁不援其耶必繒其牛

後注故書繒作鯁鄭司農云鯁讀爲繒關東謂紉  
 爲鯁案偪當如字集韻偪與逼同侵迫也偪其轅  
 謂迫近而按下之有似凌偪古名行滕曰偪劉熙  
 釋名偪所以自逼束亦是取束偪而名之也偪其  
 有伏字義改偪爲伏反失膚淺鯁字除韓將申差  
 人名而外別無所見先鄭讀繒云關東謂紉揚雄  
 方言繒車紉自關而西謂之紉自關而東周洛韓  
 鄭汝穎之間謂之繒許慎說文解字繒馬紉也顧  
 野王玉篇繒同繒廣韻紉俗同紉皆與司農說合  
 目耕帖

卷三十

十七如類館補校

郝敬完解下陁車耶前類不使人扳援則壓制牛  
 尾如繒也此雖亦改讀經字而訓義深切非杜氏  
 之比也  
 是故軹欲頤典注頤典堅忍貌鄭司農云頤讀爲懇  
 典讀爲殄駟馬之轅率尺取一縛頤典似謂此也  
 王安石新義詩云頤人其頤又曰頤而長兮頤長  
 也典讀如方典之典言常也蓋軹長丈有四尺四  
 寸過此則其長爲有餘而贅不及此則其長爲不  
 足而虧皆非法度之常也案介甫如字訓釋可存



一義

轉注則利準與久和則安注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準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轉之採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轉之在輿下者不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王安石新義轉注則利準者轉所以駕馬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其勢順矣故其行則便利而不滯準平而無礙利準則無傾覆之敗所以能久也易祗總義不淺不

目耕帖

卷三十

六部館補校

深若水之注無所凝滯故行則利而順載則準而平利準則愈久而愈堅馬引之而和人乘之而安案後鄭直以經文為誤未若先鄭依經讀為得但先鄭說馬脊順水意亦少曲王氏易氏說洽於理若鄭錡解義惟其勢如注則車必利而無凝滯其平如準則車必平而無傾側利而速準而平則其弊壞也亦難說緣後鄭於義為疑

終日馳騁則左不健注杜子春云健讀為蹇轉調善則馬不蹇也又或為券元謂券今倦字也轉和則

久馳騁載在左者不能倦尊者左也案經文一本作券蓋古今文之異也鄭謂券今倦字許慎說文解字券勞也徐鉉注今俗作倦廖文英正字通與契券之券異券从刀此从力鄭蓋依古文為說子春改健為蹇以意讀之故鄭不从也

目耕帖

卷三十

九部館補校

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旂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毛應龍集傳九旗特舉其四者全羽為旂析羽為旌未嘗有旂也通帛為旌雜帛為物未嘗畫也不舉大常義未詳易祗總義曲禮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與此記合翰案上言軫方象地蓋圖象天故此特舉旗旂旂取象四方列宿者言之故不及其他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觀禮曰侯氏載龍旂旂弧鞬



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縵之幅有衣謂之  
綯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在矢者蛇行  
有尾因此云在矢蓋畫之案上言四旂取象四方  
列宿此言弧旌在矢以明天討與曲禮招搖在上  
急繕其怒同義但彼畫招搖法天之常此畫在矢  
極天之變勦人蓋專指兵車言耳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桌氏  
爲量段氏爲錘器桃氏爲刃注多錫爲下齊大刃  
削殺矢鑿燧也少錫爲上齊鐘鼎斧斤戈戟也郝

目耕帖 卷三十 干如媛館補校

敬完解金謂銅鐵性剛易折故以錫和之鄭鏹解  
義攻金之工獨無爲鼎爲斧斤爲鑿燧者鼎亦鐘  
之屬可附於鳧氏之官斧斤亦上齊可附於戈戟  
之列鑿燧獨無可附意者自有鑿燧之工執中齊  
蓋記者亡之耳案注明列鑿燧於下齊亦當是築  
氏所執記文舉重而言只以爲削一事以例其餘  
剛中應爲之說耳

築氏爲削注削今之書刀賈疏秦蒙恬造筆漢時蔡  
倫造紙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

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反張用之劉熙釋名釋  
兵篇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國學紀聞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筆爲詩書  
之圖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爲夏徐堅初學記按尙  
書中候及曲禮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  
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爲之損益耳恭讀

周官義疏曲禮史載筆爾雅不律謂之筆筆之名由  
來已久非蒙恬始造也古帛書銘旌之類及續畫  
之事非可刀刻必有筆爲之疑故但用竹古筆從

目耕帖 卷三十 干如媛館補校

竹至蒙恬乃用獸毛耳康成謂今之書刀是以漢  
法况之言書刀亦然非削不可以他用也書刀用  
以刻字亦用以除字故曰筆則筆削則削然則古  
者書刀與筆兩用之

治氏爲殺矢注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  
誤在此也趙溥云矢人只是理會輕重箭羽至於  
箭鏃却是治氏以金造之然矢有五而治氏止爲  
殺矢者意殺矢用於近射田獵用金爲多故與削  
同齊也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低句中矩與  
 刺重三鋒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  
 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鄭司  
 農云刺謂援也元謂刺者著秘直前如鐃者也戟  
 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賈疏先鄭  
 云刺謂援也後鄭不從者經上言援言胡下別言  
 刺明刺與援別知三鋒胡向下者三鋒皆向上者  
 無用故盧人注句兵戈戟屬也

鄭敬仲說桃氏為劍云劍所以禦暴除惡以桃氏為  
 目耕帖 卷三十 三加短節補校

之桃能除不祥也父說晁氏為鐘云易之為物入  
 水而不溺勝水而不淫先王作樂亦欲無淫溺之  
 害案二說極有理致  
 中其莖設其後注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元謂從中  
 以御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賈疏先鄭云穿  
 之謂穿劍夾內莖於中故云中其莖後鄭意設訓  
 為大易繫辭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謂大也王志  
 長刪翼後讀如有後之後正指莖下稍大易制處  
 也不必訓設為大

晁氏為鐘兩樂謂之銳注故書樂作樂杜子春云當  
 為樂釋文樂本又作鸞力端反案作樂者涉形而  
 誤作鸞者涉聲而誤賈疏樂銳一物俱謂鐘兩角  
 古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也案歐  
 陽修集古錄景祐中脩大樂治工拾銅更鑄編鐘  
 得古鐘有銘於腹因存而不毀即寶蘇鐘也余知  
 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  
 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奉詔  
 脩樂皆以朴鐘為非及得寶蘇其狀正與朴同乃

目耕帖 卷三十 三加短節補校

知朴為有法也又唐書澤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  
 楊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剖試有刻在兩樂果  
 然此二條可考見古鐘樂銳之制  
 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注屬鐘柄所以縣之也鄭  
 司農云旋蟲者旋以為飾也元謂今時旋有蹲熊  
 盤龍辟邪又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  
 注帶所以介其名也介于鼓鉦舞扇衡之間鄭司  
 農云枚鐘乳也元謂今時鐘乳依鼓與舞每處有  
 九面三十六案宣和圖有蛟篆鐘銘五十二字極



古間作鸞鶴蛟螭之形款識細金甬旋比他鐘蟲  
鏤尤劇瑰妙甬旋之間設環象獸形又有夔首  
鐘無銘通體飾以夔首略無他飾又有雙夔鐘四  
皆無銘高下輕重雖不同至於作雙夔之飾則一  
也又有雙螭鐘無銘而體中爲雙螭之狀素乳蟠  
夔鐘無銘是鐘乳素自鼓至舞間隱起細紋作蟠  
夔狀素乳鐘無銘通體與甬皆周以繁乳鈕間特  
闕而下狹篆帶頗近古而鼓間復作雷紋但無隧  
擁之形耳然三十六枚與它鐘椎和似略無致飾

目耕帖

卷三十

三玉姬媛館補校

故以素乳名之又有龍鐘無移其枚銳而不圓旂  
以花紋爲飾每面作八龍循緣相向其騰躍之勢  
枚間間以雷紋又有夔鐘三皆無銘作立夔之飾  
面舞上復爲雷紋有篆帶鐘三皆無銘一器甬特  
長大約以圓環者三旋蟲則爲鳳形枚臬之間別  
分畦畛而中篆篆帶又狀蟠夔於鼓隱之上一器  
鼓與頂間曰作篆帶糾結之勢其小異者特爲一  
面之飾一器成體切相類而甬虛旋素此爲差別  
耳三鐘鑄金凝質精純一致又有星帶鐘二皆無

銘飾以星紋一與甬作雲紋鼓間著以雷篆一器  
所飾尤加繁縟又有輔乳鐘二皆無銘環體被枚  
凡三百有六十又有碎乳鐘四皆無銘於三十六  
枚之外皆飾以碎乳又有齊侯鐘銘四百九十  
二字又有齊侯鐘四一銘八十五字一銘七十二  
字一銘八十一字一銘七十二字形制皆相肖又  
有遲父鐘銘四十字又聘鐘銘十五字又寶和鐘  
銘二十二字又宋公涇鐘六皆銘六字銘文略無  
小異又有挾耳鐘二以爲文鏤典雅皆周物也此

目耕帖

卷三十

三玉姬媛館補校

皆可以考見臯氏爲鐘之制楊慎升菴外集夔州  
府近掘地得一鐘形如犀斗匾而長一面凸爲十  
八乳一陰一陽總爲九乳古詩春鐘九乳鳴疑此  
鐘應春宮律也此言鐘乳之數與注疏不同可備  
參考郝敬周禮完解大景曰景乳似大星故又謂  
之景其說又異而與博古圖星帶鐘有合或不謬  
也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沈括夢溪筆  
談今太常鐘鑄皆於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



所謂衡者鐘廉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掛之橫括所謂旋蟲是也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顯有說注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為侈說猶意也王志長刪翼愚按說猶故也陳祥道禮書聲出於器有說可推下文所謂已厚則不長甬則震乃其說也案注訓說為意亦謂言說其意耳陳氏如字釋之頗直捷侈移假借字

侈則柞注柞讀為咋咋然之咋聲大於外也案柞當目耕帖 卷三十 玉如媛館補校

訓為載柞之柞山無材木之蔽其狀散而不聚侈聲似之如字解亦可通

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圓之注厚鐘厚深謂窪之也其窪圓故書圓或作園杜子春云當為園郝敬完解隧燧通如鏡取火日中者鐘受擊處為圓形微起光明似鏡深高也猶觀禮為壇深四尺之深鄭謂窪誤翰案園字能兼園意古文經字似不宜徑改

桌氏為量量之以為甬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

一甬其脣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注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甬此言內方耳圓其外者謂之脣也故書脣作脣杜子春云當為脣其底深一寸也耳在旁可舉也案注言圓其外者謂之脣此用故書脣字義後載杜子春作脣附存其說耳其脣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甬之脣容一豆甬之耳容一升卽以此甬兼豆與升之量若脣在底非所用矣陶人為甬實二甬注甬量名六斗

目耕帖 卷三十 玉如媛館補校

四升曰甬陳祥道禮書先儒所引者齊人之亂法非先王之制度所以知甬為斛者蓋桌氏為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甬其脣一寸其實一豆豆非斗也斗十之而為斛則甬之方尺為斛可知或言甬或言斛互相見也說亦未必卽然而其脣一寸不作脣信矣

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注鈞三十斤其聲應律首程迥三器圖義甬銅重一鈞深尺內方尺其聲中黃鐘之宮豈扣擊而得其聲應乎又漢斛重二鈞



方尺以圓函方聲中黃鍾夫倫管小差已不得其調周禮漢斛相去甚遠乃俱與合黃鍾此器所未解也有告迴者曰以聲定倫若爾斛則離合其數與黃鍾之聲會耳非扣擊而得其聲也又云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然後黃鍾之歷可求八音五聲從之而應也

梁而不稅注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賈疏鄭志趙商問卓氏爲量梁而不稅屨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勘諸屨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天如媛館補校

之量器以取平故不稅彼屨人所稅在肆當用者也林希逸圖解梁平也用此舖者取平而已而賦入租稅之時實不用之注疏及諸家皆謂官司爲之聽民自用不收其稅蓋民所用之舖當以木爲之此特爲式故銘曰茲器維則也陳傅良說梁平也謂斗梁以竹木爲之五量資之以爲平月令仲春正權梁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梁之王志長刪翼引雜說黃鍾是一陽方生其時以冬至其數也以九其聲也以中量本屬數與聲事唯其得器之精

徵天地陰陽之正氣默與之合致天下皆於是乎取平但欲其平而已非有取之之意說者以不稅爲租稅非也

其銘曰時文思繁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案秦有鐵權銘其文亦古質蓋仿周嘉量銘爲之附於此廿六年皇帝盡并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濶度量刪不直歎疑者皆明靈之元年刻詔丞相斯去疾濼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天如媛館補校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刻左使毋疑平陽斤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鄭鑄解義左傳犀兕尙多乘甲則邪荀子楚鮫犀兕以爲甲越語言失差衣水兕之甲億有三千合甲於傳無徵其壽遠故倍其負以爲之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合甲不言其物卽合犀兕而爲之也或用兩犀革或用兩兕革或合用一犀與兕爲之費多



工多而價重甲之尤良者也凡甲皆削革裏肉令甲則削之彌薄惟存其表兩面皆表故堅久也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

旅謂要以下賈疏旅衆也札葉衆多故謂之旅上

旅爲衣下旅爲裳春秋傳曰得其甲裳案詩小雅

北山篇旅力方剛毛傳旅衆也朱子集傳旅脅同

先鄭以要之上下言旅得毋訓旅爲脅乎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注韋革遠視之當

如茅莠之色鄭錡解義茶茅莠也易曰藉用白茅

目耕帖 卷三十 三才館補校

茅本自白矣茅之始生日黃則又柔而白也欲其

茶白蓋指茅之莢爲茶也

卷而搏之欲其無也也注搏鄭司農讀爲搏一如瑱

之縛謂卷縛韋革也也讀爲既建而也之也無也

謂革不離又欲其柔滑而脈脂之則需注故書需

爲需鄭司農云脈讀如沾濕之濕訓讀爲柔需之

需王安石新義卷謂斂其舒也搏謂以手搏之欲

其無傲撓而邪也也郝敬完解需猶馬不契需薄

其部則需之需讀也案王氏解搏之郝氏解需字

皆如字翰意脂之厚者爲脂與水澤之渥音同附義亦微異

引而信之至則是以博爲幘也注鄭司農云幘讀爲

翦謂以廣爲狹也元謂幘者如俊淺之俊毛應龍

集傳謂此節當在卷而搏之之後妄生異議非也

韋人爲臯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

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注鄭司農云韋書或爲

鞠臯陶設木也元謂鞠者以臯陶名官也鞠則陶

字從革郝敬完解臯與高通鼓長者曰臯古者爲

目耕帖 卷三十 三才館補校

土鼓瓦匡故名陶後世以木板合而規之陳懋庶

物異名疏臯陶鼓匡也

爲臯鼓長等有四尺鼓四尺偃句磬折注磬折中曲

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鼓同以磬折爲異程瑤田

磬折古義磬折據周髀積矩言之即木工石工之

曲尺

畫續之事山以章注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

謂麋爲獐水以龍注龍水物也在衣賈疏馬氏以

爲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



鄭卽以獐表山以龍見水此二者各有一是一非古人之象有山不言獐有龍不言水今記既有獐有水止可畫山并畫獐畫龍并畫水何有棄本而遺末也郝敬完解謂畫山欲其分明山形層累高故宜章趙溥說星辰天之章草木地之章畫山雖有形須畫出草木之文而成章王氏說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畫山者蓋象其文之成章而必取其上平之形故曰山以章龍能作雨以澤物故畫龍者必以水故曰水以龍

目耕帖

卷三十

三三 鄭媛館補校

鳥獸蛇注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賈疏言鳥有翼言獸有毛言蛇有鱗故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鄭宗顏解鳥卽鳥隼爲旗之類獸卽熊虎爲旗之類蛇卽龜蛇爲旒之類凡此者或繪之於衣或繪之於旗常之間皆畫繪之事也案春官司服鷩冕注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瓦七也又尙書益稷篇山龍華蟲孔安國傳華象草華蟲雉也正義以華象草華蟲雉則華蟲爲一周禮鄭元注亦然又引顧氏取先儒等說華取

文章雉取耿介以爲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引周禮司服之注鷩冕七章華蟲爲首華蟲卽鷩雉也此注以鳥獸蛇爲華蟲未免歧解似當以畫旗常爲是

凡畫績之事後素功注素曰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汗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繪事後素案論語繪事後素何晏集解引鄭曰繪畫文也凡畫績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姜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與此記注

目耕帖

卷三十

三三 鄭媛館補校

合林希逸圖解素者畫時先爲粉地功與工字同先施素地之功而後可畫績也王昭禹詳解素功者質也畫績者文也惟白能受采故素功爲先而畫績爲後此二說皆用楊龜山解論語義非鄭注本意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注鄭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也元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羽以飾旌旗及三后之車淳沃也王昭禹詳解朱謂朱砂也以朱砂湛赤粟以染羽



至於天時之一變而後炊熾之以羽之入色為難故也淳與恍氏記渥淳其帛之淳同熟之使厚也翰案名醫別錄丹砂生符陵山谷采無時光色如雲母所拆者良作末名真朱陶宏景曰即今朱砂也胡演丹藥秘訣升鍊銀朱用石亭脂二斤新鍋內鎔化次下水銀一斤炒作青砂頭砂不見星研末罐盛石版蓋住鐵線縛定鹽泥固濟大火煨之待冷取出貼罐者為銀朱貼口者為丹砂今時染紙有朱砂箋飾棟宇多以銀朱和油用之詩幽風

目耕帖

卷三十

三西嫗媛館補校

云我朱孔陽書梓材惟其塗丹葭皆謂此也朱湛丹秫其法不傳意丹秫即今之紅麴李時珍本草綱目造紅麴者以白米飯受溼熱鬱蒸而為紅即成真色久亦不渝此乃人窺造化之巧者也東璧說紅麴與丹秫義合本草雖不載似其用始自中古

三八為縹五入為緞七八為緇注染縹者三八而成可再染以黑則為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云論語曰君子

不以紺緞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窳三染謂之縹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此同色耳染則布帛者染人掌之凡元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賈疏此及爾雅不言四八及六入案士冠禮注云朱則四八與是以縹入赤汁則為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若更以紺入黑則為縹若更以縹入黑汁則為元故云元則六入與元八黑汁則為緇緇與元相類故禮家以緇布衣為元端也朱子語類舊縹絳朱此紅之染數

目耕帖

卷三十

三五嫗媛館補校

一入為縹再入為縹三八為絳四入為朱案鄭錡解義縹音茜朱與丹秫所染故始八必茜也朱子謂縹為茜本此其說再入為縹三八為絳與周禮爾雅並不同

鄭錡解義禮制所用者元縹與緇色為多而此只言縹緇而已至於青黃不用也皆不言焉豈非羽之所染者只此三色故歟

恍氏凍絲以澆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注故書說在滄鄭司農云滄水溫水也元謂澆水以灰所



沛水也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漚賈疏禮有說  
齊謂沛酒爲說則此亦當以沛灰汁爲說案滷說  
古今異文鄭從今文作說謂灰沛水攷莊子逍遙  
遊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  
業郭象注不龜謂凍不皸疥也泝泝也泝泝統者  
漂絮於水也蓋手在灰中易凍而皸疥以此推論  
後鄭義長

凍帛以欄爲灰滷滷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屨注滷  
讀如鄙人滷菅之滷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杜

目耕帖

卷三十

三六 姪媛館補校

子春云淫當爲滷書亦或爲滷鄭司農云澤器謂  
滑澤之器屨謂灰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拊  
之說曰魁蛤也元謂淫薄粉之令帛白也釋文欄  
音練案集韻欄素圈切音攀木名當是此欄木也  
羅願爾雅翼雀人准爲蛤雉入海爲屨大蛤也肉  
可以食殼可以飾器灰可以塞牆壁又可以爲粉  
而俗呼蛤粉泉南雜志泉無石灰燒蟻房爲之堅  
白細膩經久不脫蛤蟻皆屨也此屨灰之證歐陽  
謙之說滷沃爲煮熟其帛管謂治絲者黃絲以灰

表之可漚使白不問凍帛或煮之也恐非注意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  
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  
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注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  
者闕耳故書或言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曰  
爲七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王昭禹詳  
解天子之圭言尺寸而不言厚薄以宗后內鎮之  
文則知度四寸厚一寸矣諸侯之圭言尺寸而不  
言廣厚以雜記之文則知廣三寸厚半寸矣

目耕帖

卷三十

三七 姪媛館補校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  
蓋天下也賈疏按書傳云古者必有冒言不敢專  
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恩  
覆之臣敢進是其覆冒之事按孔安國注願命云  
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方四寸邪刻之不可  
冒以覆蓋天下者義得兩合故注有異趙溥說諸  
侯之圭則刻其上天子冒圭則刻其下故可以冒  
之一則表君德之能覆一則驗諸侯之無僭踰也  
以四寸者或謂象德冒四方或謂取其方正以率



下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言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以一璫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之圭闕狹等也此璫惟冒圭不冒璧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言方四寸蓋縱橫高厚皆同稍隆其上侯室其下以爲冒形取王者覆冒天下之義明諸侯執之以爲容且示以先王所傳之重也若云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則子男二璧既不在所冒之列而三等之圭共此一冒雖有詐偽亦惡從而辨之此實先儒之陋說後人祖述之者雖多皆可廢也

目耕帖

卷三十

三六鄭經師補校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璫伯用將注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尢龍謂雜色元謂全純玉也璫讀爲養展之展龍璫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賈疏此注出於禮緯鄭鈔解義凡裸器前有龍口以流注中有璫如盤以盛鬯後有柄以執持用圭爲之謂之將天子則三者用一玉成之故謂之全上公之裸器惟龍口得如天子用玉其璫其將皆石之似玉者侯之裸器惟璫得如天子

用玉其龍其將皆石之似玉者伯之裸器惟將得如天子用玉其龍其璫皆石之似玉者林希逸圖解艾軒云裸玉有三爲龍首一等玉也以次於全玉爲璫一等玉也又次於龍首璫盛酒也爲裸將又一等玉也又次於璫上文言圭此一節乃論爲圭之玉謂天子之圭則用純全之美玉上公之圭則用爲裸璫龍之玉諸侯之圭則用爲璫之玉伯之玉則用爲裸將之玉其文正在言圭之下此說極正而易通章如愚山堂考索龍鼻也將柄也然

目耕帖

卷三十

三六鄭經師補校

則鼻四玉一石璫三玉二石柄玉石相將舊圖璫爲勺形又鼻爲龍稍而鄭氏之圭璫酌鬱於獻尸皆非是蓋璫非酌鬯凡裸酌鬯用爵灌之在璫爵以灌鬯璫以受灌而謂璫酌鬯非也璫深二寸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流謂鼻也圭柄金勺既異其牝牡相合處各可長三寸厚一寸博二寸半流道空可徑五分翰案諸說皆足翼注

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紐約其中矣釋文必府結反威如字沈音畢案必字象紐約



圭中之形或表讀如字爲是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終葵椎也爲  
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杼綱也相玉書曰琕玉六  
寸明自炤賈疏齊人謂杼爲終葵陸佃埤雅釋草  
爾雅曰終葵露終葵一名藜露此又藜之一種  
也蔓生葉圓而厚故周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  
葵義取於此也說文云齊謂之終葵終葵謂於杼  
上圓廣其首說者以爲卽琕玉是也按禮曰天子  
搢琕方正於天下蓋與大圭終葵首全異相玉書

目耕帖

卷三十

聖如嬭館補校

琕玉六寸光自炤今大圭長三尺知非琕矣周官  
曰玉搢大圭執鎮圭又曰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蓋  
王執鎮圭則搢大圭天子執冒則搢琕故鎮圭尺  
有二寸大圭長三尺冒圭四寸琕六寸也大圭圓  
而仁故於鎮搢之鎮義故也琕方以義故於冒搢  
之冒仁故也顧炎武日知錄考工記大圭長三尺  
杼上終葵首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  
爲終葵馬融廣成頌畢終葵揚關斧蓋古人以椎  
逐鬼若大雉之爲今人於戶上畫鍾虺像云唐陸

人能捕鬼者元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

未必然也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固  
以鍾葵爲辟邪之物矣左傳定四年分唐叔以殷  
民七族有終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翰  
意古人多以國爲氏或終葵出椎故以椎爲終葵  
猶蔡地出龜謂龜爲蔡歟又案禮記玉藻天子搢  
琕釋文琕他頂反本文作理楚辭離騷豈理美之  
能當王逸注引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炤自照與  
鄭注引琕大六寸似是一事而文字異耳相玉書

目耕帖

卷三十

聖如嬭館補校

史志不載今亦佚見徵引者此二條外又詩釋文  
玖音久書云玉黑色一條別無所見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注致日度景至不夏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至之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  
度也建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賈疏於地中立八  
尺之表於中漏半夏至日表北尺五寸景與土圭  
等冬至日丈三尺是爲景至若不依此皆爲不至  
案易緯通卦驗冬至之日植八尺之表日中視其  
景影長短以占和夏至一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景



一丈三尺緯言夏至與注小異注舉整數言也  
隋書天文志梁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與  
土圭相連圭上有溝以取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景先  
立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更立一表於南表影  
末名曰中表以望北極極而立北表令參差相直  
至大同中太史令虞翻又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  
唐書法象志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  
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  
七十步晷蓋二寸餘舊說王畿千里影蓋一寸亥

目耕帖

卷三十

聖德殿補校

矣百工譜日圭有方者有圓者有懸而隙日影者  
有注水針方向者隋唐志所載猶可考見古法方  
圓等則後人變制也又玉堂閒話上元日豎一丈  
之竿候日午影至七尺其年大稔九尺或一丈有  
水五尺歲早三尺大旱宗懔荆楚歲時記晉魏間  
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此則  
本上圭遺意而推用者也

祿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瓚如盤其柄用圭流  
前注賈疏典瑞引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

有盤口徑一寸言有流前注者按下三璋之勺鼻  
寸是也陳祥道禮書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樂  
有鼻而無龍注所言其漢制與案典瑞明引漢禮  
卽叔孫通所撰漢禮器制度也雖爲漢禮而實參  
考三代舊制瓚古本有槃故漢禮著之  
琖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注諸侯有爲不義使  
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鄭敬仲說除慝用之於衆  
類時大行人職殷類以除邦國之慝是也

目耕帖

卷三十

聖德殿補校

穀圭七寸天子聘女注納徵加於束帛林希逸圖解  
圭上刻爲穀之形其長七寸王安石新義以穀不  
失性生生而不窮故以聘女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  
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馬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  
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元謂鼻勺流也  
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衡謂勺徑也  
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  
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



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所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王昭禹詳解杜氏以勺爲尊中之勺二鄭謂以比於圭之璜蓋勺有二明堂位夏后氏之龍勺商疏勺周蒲勺尊中之勺也此曰黃金勺者謂圭瓚之首鼻勺之勺也當以二鄭之言爲當章如愚羣書考索後鄭云大璋加文飾中璋殺文飾邊璋半文飾但解三璋得名大中邊之義不言文飾之物易曰雲從龍璋旣以勺鼻爲龍頭其二璋半已下宜皆琢雲氣以飾三璋之

目耕帖

卷三十

四西 鄭 鄭 鄭 補 校

勺形制並同圭瓚但瓚勺各短小耳三璋之下雖不言樂有之可知其制亦同瓚槃口徑皆六寸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注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陳祥道禮書此錯簡也當繼殺圭七寸天子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殺圭之七寸蓋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也若以繼邊璋之後則聘女以加於束帛非酌事無所用勺案陳氏思議極爲讀書得間但此記是玉人

圭類次於圭大璋類次於璋夫璋半於圭已顯判天子諸侯之隆殺殺圭七寸大璋自宜三璋中如邊璋七寸經非簡錯鄭注於此亦斟酌恰當

目耕帖

卷三十

四西 鄭 鄭 鄭 補 校

組也爾雅釋獸共駟也郭璞注秦晉呼大爲駟駟猶麤也唐本說文解字駟共馬也顧野王玉篇駟駿馬也左思魏都賦冀馬填廐而駟駭劉淵林注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李善注引說文曰駟牡馬也皆謂馬之駿壯者意兩琮皆以飾馬史記平準書造銀鍋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名曰龍白選直三十二曰重著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掬之其文龜直三百璋勺旣有龍



飾則琮鼻必有馬飾者漢時錢制或倣此為之琮  
琮準以為權後人市中交易名琮僧史記貨殖傳  
節馴儉其亦因此而名之歟又鄭錫解義權者銖  
兩斤鈞所由生宗后以組繫五寸之琮以為權蓋  
獻璽稱絲則用之案此更因組繫巧為傳合天官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此馴琮為權之義也

案十有二寸璽桌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夫人純五夫  
人以勞諸侯注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  
人元謂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當時諸侯僭稱  
目耕帖 卷三十 聖七姬媛館補校

王而夫人之號不別賈疏璽桌十有二列玉案十  
二枚案案皆有璽桌會鞏耳目志孟光舉按齊眉  
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云按乃古梳字故舉與眉  
齊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梳也據  
此考工記十有二寸亦當作此解為當翰案李善  
文選注引漢晉春秋淮陰侯曰臣自項歸漢漢王  
賜臣玉案之食依南豐說此玉案亦玉梳也注言  
玉飾案疏言案十二枚意皆不作几案解但未明  
言是梳爾注說夫人於義為疑此夫人當是王之

三夫人易被總義后夫人皆與賓客之事王氏曰  
夫人佐后以致內治也其說近之

以致補氣注儀或作氣杜子春云當作儀案氣儀古  
今字也

磬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注必先一矩為句一矩為  
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  
句也俞氏復古編古者制磬形垂下以象天傾西  
北屈而下覆之意倨句一矩有半鄭云上曲者為  
句下直者為倨句即股也倨即鼓也股在上廣而

目耕帖 卷三十 聖七姬媛館補校

短鼓在下狹而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  
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者亦  
半矩是句亦得一矩有半也廖文英正字通禮天  
子用玉磬諸侯用石磬後世玉石兼用如隋唐間  
凡設於天地之神則用石宗廟朝廷則用玉其不  
合於古制無疑及考博古圖所載周磬皆煎金鑄  
範非玉非石或虎形或雷紋無磬氏倨句之法然  
則當周之時先有金磬非自後代始矣說者曰用  
銅取其久而不變也為禮圖者泥昔人傳注之說



應度以成式如孟孟之狀仰而繫其兩旁以房於  
 箕簾皆非古制也翰案博古圖所載周磬未知果  
 否是周物縱是周物亦春秋戰國時人為之心非  
 周初之法器陳氏元龍格致鏡原引筆記樂石有  
 磬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識銅鉢而儒者  
 往往不曉磬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鉢矣  
 矢人為矢鏃矢參分第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  
 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  
 後劉彝中義司弓矢所辨者八矢而此所記止五

目耕帖 卷三十 吳如璫館補校

矢又田矢兵矢司弓矢無有蓋司弓矢辨其名物  
 考工記止記其為之之法則有名異而法同者皆  
 該在其中且司弓矢據事之重者為先故在矢繫  
 矢用於戰伐則列在前而鏃矢殺矢在後此據鏃  
 之重者為先故鏃矢殺矢列在前而在矢繫矢却  
 作田矢兵矢而在後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坑注刃長寸脫二字鋌一  
 尺王氏詳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其文已見於冶  
 氏蓋殺矢之刃鋌如此宜從冶氏為正

陶人為甗實二甗厚半寸脣寸先鄭云甗無底為甗  
 五穀厚半寸脣寸先鄭云穀讀為斛斛受三升歐  
 陽修集古錄載太宗時長安民耕地得此甗初無  
 識者其狀下為鼎三足上為方甗中設銅簞可以  
 開合制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胥於篆籀  
 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於秘閣宜和博古圖甗之  
 為器上若甗而足以炊物下若甗而足以任物蓋  
 兼二器而有之或三足而圓或四足而方考之經  
 傳唯周官陶人為甗止言實一甗厚半寸脣寸而

目耕帖 卷三十 吳如璫館補校

不識其器之形制鄭元乃謂甗無底甗而王安石  
 則曰從獻從瓦甗獻其氣甗能受焉然後知甗無  
 底者所以言其上甗獻氣者所以言其下也然說  
 文止謂為甗蓋舉具體而言之事又載父己甗父  
 乙甗祖己甗高甗饗甗花甗紋甗盤雲饗甗  
 雷紋饗甗素甗偃耳甗直耳甗各詳其形制又  
 母乙甗兩耳三足銘作亞形雷紋饗甗兩耳三  
 足無銘三股各作一饗甗形下齧其足饗甗之間  
 錯以雷紋純緣而下復環以饗三分其體而介之



以鼻左右縱橫視之皆成獸形又有茂敖鬲伯鬲  
女鬲師鬲仲父鬲慧季鬲丁父鬲京姜鬲此足鬲  
直紋鬲饗鬲饗鬲貫珠鬲素鬲亦皆詳其形制  
三代遺物借可考焉

庾實二殼厚半寸脣寸注庾讀如論語請益與之庾  
之庾賈疏小爾雅甸二升二劑為豆豆四升四豆  
為區四區為釜二釜有半謂之庾庾本有二法故  
聘禮記十六斗曰簋注云今文簋為逾逾即庾也  
昭二十六年左傳申豐云粟五千庾注庾十六斗

目耕帖

卷三十

平姪媛館補校

案論語與之庾吳昌宗四書經注集證或云陶人  
之庾是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  
旅人為簋實一殼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殼  
崇尺注豆實四升賈疏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  
瓦簋又云地官舍人注方曰餅圓曰簋是簋法圓  
也案歐陽修集古錄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  
小似甕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  
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與原  
父所得真古簋不同章如愚山堂考索案考工記

旅人為簋及豆皆以瓦為之雖不言簋簋是相將  
之器亦應制在旅人亦有蓋疏云祭天地之神尚  
質器用陶匏而已若祭宗廟則皆以木為之方以  
智通雅考工以瓦為豆周禮以木為豆禮家言木  
曰豆竹曰籩瓦曰登然古器祖癸豆姬甗母豆皆  
以銅為之宣和博古圖禮圖據周禮簋簋注疏簋  
為外方而內圓簋為外圓而內方穴其中以實稱  
梁黍稷又皆刻木為之上作龜蓋以體虛鏤之飾  
而去古益遠矣不知簋盛加膳簋盛常膳皆熟食

目耕帖

卷三十

平姪媛館補校

用匕之具若如禮圖則略無食器之用今三代簋  
簋方圓異制可用匕而合如周邦父簋高三寸四  
分深二寸一分口徑長一尺闊八寸一分容四升  
一合飾以蟠螭周以重雷兩耳作蟠首銘曰叔邦  
父作簋用征行用從君王子孫其萬年無疆又大  
師望簋通蓋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七  
寸二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六分容  
三升七合兩耳四足銘云大師小子望作簋簋  
而謂之甗者甗訓煮熟食簋盛黍稷惟熟然後可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三十



食也是皆出於冶鑄之妙而銘載粲然豈刻木鑄形者所能髣髴哉又京叔簋有蓋兩耳四足銘十字素蓋兩耳無銘如豆而方如鋪而橢其下四面作疏櫺之狀又魚豆無銘飾以魚鱗疑生豆銘八字上若盤狀而復穿鏤於濡物蟠虺豆二皆無銘各著以蟠虺輕重雷紋豆二皆兩耳無銘一有蓋一闕皆以雷紋為飾或輕或重作垂花前蓋端狀若葉間錯栗紋斡案三代法物有用木者有用瓦者此常用之器也亦有用銅為祭器欲子孫世目耕帖

卷三十

五三 婦嬭節補枝

世寶用其木瓦之器多不存惟銅器耐久故後人或得之爾未可執彼以疑此凡陶旂之事髣髴薛暴不入市注為其不任用也鄭司農云髣讀為刮薛讀為藥黃藥之藥暴讀為剝元謂髣讀為明聖頓傷也薛破裂也暴填起不堅致也案後鄭聖薛暴皆如字讀釋聖新田者多出頓傷之形似之薛莎草也有稜破裂之形似之日暴涇物多高凸故曰墳起不堅致也皆勝先鄭改字至髣字易司農讀刮而讀明亦未若如字讀釋

似謂其色淺深不均盤渦似髣髮形也器中膊豆中縣膊崇四尺方四寸注膊讀如車輪之輪既拊泥而轉其均樹膊其側以擬度飾其器也案鄭意以擬泥轉均之具如車輪然故讀如輪而人身臂膊亦圓如字讀釋似合記義

目耕帖

卷三十

五三 婦嬭節補枝





目耕帖卷三十一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九

梓人爲篋虞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注脰鳴龜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蝸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蟻動股屬胷鳴榮原屬賈疏精列屬爾雅蟋蟀蓋注今促織也亦名青烈南楚之間或謂之王孫蠋蛺屬卽蟬也蟬鳴在脅發皇屬爾雅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一 鄭煥館補校

蚊蟻蚘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江東呼爲黃蚘卽一此發皇也又疏胷鳴榮原屬云此記本不同馬融以爲胷鳴千寶以爲骨鳴皆難信不如作胷鳴也揚雄以爲蛇醫或謂之榮原郝敬完解榮原俗名脚蛇楊慎丹鉛錄引此經及注云許慎說文蝮龜詹諸以脰鳴者虺以注鳴者又曰榮蚘蛇醫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蝻蟻以翼鳴者蚣蟻以股鳴者蟻大龜以胷鳴者蟻一作蠶二家解不同可以參考案許鄭皆漢大儒二家訓注皆有古據兩存可

也升菴引鄭注發皇屬作蟋蟀屬據疏蜻蛚屬是蟋蟀殆誤記與

大胷燿後注燿讀爲哨頤小也賈疏哨與頤皆少小之貌凡猛獸有力者皆前竊後細故云大胷燿後翰案古無以燿爲哨者自是創讀似未若依經本字訓釋蓋梓人刻簾上猛獸之形後作力勢昭顯如有光燿也

數目頤脰注頤長脰貌故書頤或作脰鄭司農云脰讀爲鬮頭無髮之鬮翰案經古文頤今文莊子德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二 鄭煥館補校

充符篇其脰肩肩作肩者又頤字之省文也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注匪采貌故書撥作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爲匪又則必如將廢措注措猶頓也故書作厝杜子春云當爲措案注云故書作廢作飛作厝皆經本字今作撥作匪作措者依司農子春讀而改之也廢古與發同論語廢中權釋文廢鄭作發依齊古讀也此經廢字亦宜讀發匪訓采貌雖與衛風有斐君子作匪



合而未若飛字之寫生也停柩曰安厝以擬受頓之形視改措字尤深似經字均勿庸改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

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觚當爲解豆當爲斗

觚豆字聲之誤賈疏古書解或作觚或作觶學者

傳寫誤觚又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

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與古周禮說同案一獻

而三酬則一豆若觚則二升不滿豆矣馬季長謂

豆當爲斗故鄭從師說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解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三姪媛館補校

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解也陳傅良說鄉飲

鄉射言獻以爵而酬以解儀禮亦云獻以爵酬以

解康成改觚爲解疏謂傳寫之誤是已至改豆爲

斗依用師說劉敞七經小傳獻以一升酬以三升

并而計之爲四升豆雖非飲器以數計之則然說

亦近理下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一

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鄭錡解義記曰觴酒豆肉

至於酒非可以豆計也故義當爲斗以劉原父說

通之經文兩豆字皆非誤林之奇全解勺實於爵

酌以取中爵資於尊盛以防滿若夫謂之觚則交物無節乃爲孤而已此之謂爲酒戒也觚亦如經字讀釋亦可備一義也

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鄭司農云衡

謂廉衡也曲禮執君器齊衡元謂衡平也平爵鄉

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王志長刪翼

按眉間曰衡向衡而酒不盡是飲器太深也廉眉

逆先鄭之說爲長

梓人爲侯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注鄭司農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四姪媛館補校

云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

設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爲三丈下兩個半之

傅地故短也元謂个讀若齊人指幹之幹上个下

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

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

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

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

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

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



右也賈疏侯有中者躬有个三者今先鄭惟有身不見中故不從之也翰案後鄭據鄉射禮記以舌訓个確不可易但讀个爲幹未若依經字爲安个亦具有舌象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以春爲蠢於義爲疑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功猶事也春謂春官宗伯也將祭而射以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五經樓館補校

習禮樂之事於是春官將有事焉故曰春以功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

下曰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

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以北

面賈疏此據賓射之侯言五采是九十弓之侯若

七十弓者則三正五十弓者則二正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射人職言士以三耦射豻侯豻侯皮侯也

比而觀之則其上文王諸侯孤卿大夫之射亦大

射非賓射也蓋賓射唯天子諸侯有之孤卿大夫士燕射而已何賓之有至其所云九節五正七節三正五節二正者自以歌詩之節言之如九節五正則四節先以聽而五節之中拾發乘矢故云正也如以爲五正之侯則一句之中忽言歌忽言侯文不相貫矣觀牛人鑄師典庸器小臣諸職賓射與饗食相次蓋諸侯來朝或諸侯自相朝而特舉此禮非因燕爲之故次於大射而隆於燕射也

廬人爲廬器却敬完解廬簾通攢竹爲兵柄也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六經樓館補校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是故句兵棹刺兵搏

注故書彈或作但蝟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爲彈

丸之彈彈謂掉也絹讀爲絹邑之絹絹謂棹也元

謂絹亦掉也謂若井中蠅蝟之蝟齊人謂柯斧柄

爲棹則柯隋圓也搏圓也案故書彈或作但蝟或

作絹但猶單也句兵欲上下停勻勿但在治上而

遺下故欲無但治及棹柄則無但之病矣絹以織

絹爲喻謂軟如絹也刺兵弱則不能制勝故欲無

絹體圓力強則無絹之病矣古文字亦饒有意味



參分其圖去一以爲晉圖先鄭謂晉謂牙戟下銅鐻也後鄭謂晉讀如王摺大圭之摺矜所捷也案秘下銅鐻用以進而擬捷故以晉名之晉者進也

灸諸牆以砥其橈之均也注灸猶柱也以柱在兩牆之間案灸者以鍼柱病穴取其直記者工於喻物匠人建國水地以縣注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案今水平之法用小柱下端施足令可隨地安放上端平安木槽長二三尺從槽至足高四尺此水平之器也如量高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七 鄭煥調補校

一下置水平於此處注水滿槽不得倚側於彼處立竿今木槽之兩端與竿參直乃引繩至竿令繩與木槽平不得軒輕於是量竿從繩至地若干尺與水平之高相較若相等則地平無高下若比水平多一尺則其處下一尺若比水平少一尺則其地高一尺

置欒以縣砥以景注故書欒或作弋元謂欒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砥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在墻謂之杙在

地謂之臬賈疏臬柱也又引通卦驗云立八神樹八尺之表以爲臬卽表也神引也翰案臬古文作欒其故書或作弋者杙字之省文

欒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王應麟玉海詩定之方中注接日出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疏云篤公劉詩曰既景迺岡相其陰陽傳曰考其日景是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注天子十二門賈疏天子當十二里此云九里者案下文有夏殷則此九里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八 鄭煥館補校

通異代也又市朝一夫注方各百步賈疏案司市市有三若總於一夫之地爲之則太狹蓋市曹思次介次所居之處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各方百里也王志長刪翼周家文物隆盛過於夏商都城止於九里何其陋也以九里四面規之面僅得二里有奇面置三門門通三涂一涂軌道七丈二尺左右復有男女分行之地則九經九緯之外幾無以置民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何以容之又朝覲宗過五等諸侯聯鑣而至每一賓所共車米



車禾輟至百輛其遺時備側於九里之中抑又難矣又考外朝大詢公卿大夫士羣吏及邦國諸侯萬民咸在又有九棘三槐嘉石肺石分列左右司市賃人下至司稽肆長官不下數十思次介次分地而設一夫之地又何以容之意都城四面各方九里則三十六里中庶可以宅官民而壯帝居矣至市朝一夫固不得其解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方九里以經言其週圍則三十六里積八

十一里用王氏說又云羣儒多以朝市一夫太狹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九如類館補校

爲疑非也三朝二各百畷蓋祇計所立之廷之修廣而門闕不計也廣輪六十丈當今度三十七丈有奇可容人千許矣而猶曰窄乎三市亦然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度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

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賈疏賈馬諸家皆以爲九等階以周殷差之而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爲九等之階於義不可故爲旁九階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以下文五室九階推之則此世室非廟也

凡宗廟必前堂後室中爲室而東西兩房堂上兩楹以爲行禮之節堂下兩階以爲升降所由天子諸侯以上皆然考之觀禮聘禮公食大夫禮及書之顧命足以見其然矣若五室九階者則唯明堂耳然則此世室者即明堂與鄭據明堂位魯公之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十如類館補校

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之文以此爲宗廟記文誇誕本不足信然當時有此語者周禮記上帝於明堂以文王配之人或因此以明堂爲文王廟於是世室之名被諸明堂而廟寢明堂三者同制之誤由茲起矣或云周之明堂夏謂之世室故與廟寢制異不言廟寢者以其爲常制故不著也又案賈馬諸家以爲九等階者亦以宗廟不合有四面之九階故云爾然以宗廟論不但無九階并不當有五室若明堂設爲五室四面戶牖洞然則



明則四宇無壁自當各有可升之階矣疏謂禹卑宮室此爲一尺之堂蓋未必然階必三級以上然後可以行禮升降之節也殷崇三尺夏豈遽過之乎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北史李謐傳載謐明堂制度論云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目耕帖

卷三十一

士如媛館補校

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又云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之所取正者也其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

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又云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元注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士如媛館補校

堂元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由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尙書顧命篇曰逆于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鼗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盥帶麻於房中鄭元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同制之說還相矛盾



又論列蔡伯喈九室之非多愜於理王與之言  
引唐氏曰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離之  
明堂辟雍清廟路寢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豈  
合之數語簡賅最善折衷

文獻通考黃帝明堂之說制度乃漢武帝時濟南人  
公王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  
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略同又考工  
記所言夏后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  
質而趨於文田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時無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古禮館補校

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  
樸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  
假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  
封名山接萬靈明庭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  
古聖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王帶所  
上明堂之制乃簡樸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  
規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出並於封禪  
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公王帶之王音  
栗與玉字不同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絳野度以步涂

度以軌易被總義隱几而坐者宜於室故室中度  
以几肆筵為禮者宜於堂故堂上度以筵人之張  
臂為八尺此八尺之尋宜於宮中故宮中度以尋  
人之舉足為六尺此六尺之步宜於野故野度以  
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而車軌廣八尺故涂度以  
軌王昭禹詳解尋也步也取諸身以為度也几也  
筵也軌也取諸物以為度也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注乘車廣六  
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古禮館補校

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陳祥道禮  
書據記文不容乘車之五个則自四个以上其數  
廣於應門二徹三个理宜不然而鄭氏之說又非  
也然則所謂乘車之五豈三字之誤與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官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注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  
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賈疏阿棟也者謂門之屋  
兩下為之其脊高丈按漢時東闕浮思災浮思小  
樓也明堂位云疏屏注亦云今浮思也刻之為雲



氣雖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凡版廣二尺公羊傳五版爲堵高一丈三堵爲雉毛一清曰雉之飛高不喻丈此言五雉九雉指其高而言之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棟在脊阿非棟也說見士昏禮此阿是門之樓故有此高若門屋則當卑於堂屋焉得如許高乎兩下爲之不爲四雷則宜然

環涂七軌注故書環或作輶杜子春云當爲環翰案輶具有環繞之義不必改輶爲環也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十五 鄭煥館補校

制注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

制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諸侯畿以外也其城

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

臺門賈疏引禮器者欲見諸侯門阿得與天子同

之之意又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

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

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案疏引異

義古周禮說與注稍殊

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謂之溝方十里

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

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注

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

薛氏圖曰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

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

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溝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

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

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

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十六 鄭煥館補校

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

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澮之大者也於成

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爾遂人溝溝入洫洫

入澮澮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

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其制

一也又曰井田溝洫之制同矣周官小司徒經土

地而井收其田野自井至都以任地事遂人治野

自遂至路以達於畿匠人爲溝洫自畝至澮以達

於川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



與采邑同匠人有咄遂溝洫澮之別而多寡與  
人異故言鄉遂公邑制溝洫采地制井田畿內用  
貢邦國用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因歷  
以自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  
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  
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廬所服  
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甲  
之所寓豈可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  
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噫之詩言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七如類館補校

春夏祈穀於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  
爾耕十千維耦周人遂人言與勸旅師有勸粟此  
鄉遂非田之事鄭氏以鄉遂無耕田而又以遂人  
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白戾也孟子曰  
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注鄭司農云奠讀為停謂行  
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行之陳祥道  
曰奠之為言定也謂水於此若停蓄然案奠有停  
止之意何煩改讀為停

善防者水淫之注鄭司農云淫讀為厭謂水淤泥土  
留著助之為厚元謂淫讀為淫液之淫賈疏謂以  
淤泥淫液使厚也案後鄭如字訓釋視先鄭改讀  
為長

里為式然後可以傳眾力注里讀為已聲之誤也王  
昭禹詳解但依一里之長廣以為之式則眾力可  
以傳著而用之也王志長刪翼愚按他解作里謂  
一日可推百日一里可準百里傳附也謂眾力相  
對傳著而成功也恭讀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六如類館補校

欽定周官義疏曰為式者將積日而程其功也里為式者  
將計里而分其役也此蓋一縱一橫之法鄭康成  
以此承上為一解而改里為已似不必然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注故書汲作沒杜子  
春云當為汲元謂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墻者以  
繩縮其版大引之言板燒也版燒築之則鼓土不  
堅矣案故書本作沒後鄭從杜氏改汲而訓為引  
依古經沒字解釋亦得沒猶下也繩約太下則下  
急而土實上緩而土虛且版接處不能融泮削之



易見陳辭故無任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宜一宜有半謂之獨一獨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斨折注矩濶也所濶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脰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宜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又云人帶以下四尺五寸斨折立則上俛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斨微完解序云車之登下以人為節故矩由人身非強設也翰案中庸說道不遠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九如煥館補校

人而通其理於伐柯有會於此

車人為耒廡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先鄭云耒謂耕耒廡謂耒下岐後鄭謂廡讀為棘刺之刺耒耒下前曲接耒賈疏古法耒下惟一金不岐頭先鄭云廡謂耒下岐據漢法而言案古者耕田有耒耜耜草有耒世本垂作耒臣氏春秋其耒六寸所以開稼此耒之制車人為耒此耒耜之制也故易曰耒耜之利後乃為犁賈思勰齊民要術趙過始用牛犁實勝耒耜之利

魚豢魏略皇甫隆為熒煌太守民不曉耕隆乃教民作樓犁省力過半陸龜蒙耒耜經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治金而為之者曰犁鏡曰犁盤斨木而為之者曰犁底曰壓鏡曰策額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曰犁建曰犁盤木與金凡十有一事云云所言制度與古不同而以牛耕之犁混於耒耜自唐而已然矣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九如煥館補校

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同以為度賈疏此車人謂造車之事凡造作皆用柯同以量物故先論斧柄長短及刃之大小也案劉熙釋名斧甫也甫始也凡將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大車崇三柯經寸此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鄭司農云此服謂車箱服讀為負案易繫辭傳服牛乘馬服當如字讀之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注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賈疏後鄭雖舉漢法以曉人而漢世



去今久之亦未知定張車何所川但知宮內所用故差小謂之羊車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此亦駕牛之車也注以羊為善想古有此

訓故善美義等字並從羊非以羊駕車也此車此服七尺短於大車一尺不言其他之度則其他蓋與大車同豈因大車長而重別置此短一尺者乃得稍使捷與疏謂柏車較雖短較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較輻牙則小恐是臆說鄭氏錡引晉武帝乘羊車官人爭以竹葉插戶臨水灑地以引帝車

目耕帖

卷三十一

王師娘館補校

證此記非也晉武非倣古羊車之制或於宮中為兩輪迫地之車以羊駕而人挽之以行樂耳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安得有此試思七尺之車其重幾許羊雖高大夫能勝此賈疏云宮內所用蓋因晉史所云而揣度之漢時亦爾鑄乃引此以實之謬矣晉以後齊梁亦倣其制隋大業中作車駕果下馬其大如羊謂之羊車皆非考工之羊車也徹廣六尺鬲長六尺注徹同轅古文假借字也賈疏徹廣六尺者不與四馬車八尺者同徹鬲長六尺

者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四馬車鬲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鬲長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鬲長六尺即車廣之度也轅之廣若僅與

車廣同旁無所加則牙之下行地者上齊於兩轅而無出入也輪以利轉必無壓於轅下之理况又有綆一寸金轆之間所消之數乎然則徹廣六尺六字當為八字之訛而前人未之正也

弓人為弓居幹之道蓄栗不弛則弓不發先鄭曰蓄

讀為蓄翁之蓄栗謂以錐副析幹也謂邪行絕理

目耕帖

卷三十一

王師娘館補校

者弓發之所從起後鄭謂栗讀裂縞之裂案蓄栗對邪弛而言今俗謂物之順直者為蓄栗猶是古語則栗當如字讀

釋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昔先鄭曰紆讀為

珍縛之紆昔讀為交錯之錯謂牛角物理錯也案

孟子告子下紆兄之臂趙岐注紆戾也角紋交纏

與直相反昔謂陳舊與澤相反史記田齊世家淳

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

辨司馬貞索隱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枿



幹則析昔音相近愚意史記昔幹之昔正用考工  
紵而昔之昔小司馬訓久舊甚是而又通於析幹  
之析自相矛盾蓋凡爲弓者幹與角皆取材於直  
澤若老牛之角紵而且舊如此之角無可取矣弓  
膠昔幹亦謂潤澤者黏合堅固可泯其間罅若是  
昔舊之幹雖膠之可使強合而卒不能傳合疏罅  
也誌思細釋物理自深可知古文字不宜輕改  
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注故書畏或作  
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三如媛館補校

當元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案隈作畏古文假  
借字隈爲曲隈乃與弓淵義合劉熙釋名弓末曰  
簫又謂之弭中央曰射簫弭之間曰淵  
夫角之本蹙於剉而休於氣是故柔注休讀爲煦案  
禮記玉藻盛氣顛實揚休正義揚陽也休養也休  
養具有和煦之義似亦勿容改讀也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先鄭云  
牛戴牛謂角直一牛却敬完解謂全牛之精氣完  
聚於角王志長刪翼取仲輿說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紵而博靡家  
昔紵皆當如字讀相角以紵而昔爲病相膠則昔  
與紵皆善也蓋膠色朱火候得矣而加之以昔久  
則紋瑕深透光澤其質紵曲者必團結而廉嗚與  
用角相反而各適其性也

凡呢之類不能方法故書呢或作機杜子春云機讀  
爲不義不呢之呢或爲翻翻黏也元謂機脂膏脂  
敗之脂亦黏也案古文機要是黏意後鄭音讀爲  
近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三如媛館補校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  
冰析滷先鄭去液讀爲醱奠讀爲定案液是漬液  
奠卽定也無煩改讀冰析滷後鄭謂大寒中下於  
寒中復內之歐陽謙之說析滷謂待其堅定而磨  
治之今工爲黑漆器尙有此法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  
則合注液角則合之合讀爲洽又云秋合三材則  
合合堅密也案古合洽通用鄭讀上合爲洽下合  
如字訓最爲諦切



斷目必茶注鄭司農云茶讀為舒舒徐也案茶古舒字傳寫誤作茶字

夫筋之所由瞻也恒此作注鄭司農云瞻讀為車瞻之瞻元謂瞻絕起也案先鄭定其音後鄭釋其義謂筋幹不得其所絕起如車瞻也恒此作一本為恒由此作

厚其智則木堅薄其智則需先鄭云智讀為禱有衣絮之絮謂弓中裨案絮周易作柳絮絮皆女居反

古字通用

目耕帖

卷三十一

手六如篆館補校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注當弓之隈也長短各稱其幹短者居簡易蔽總義上經言角長二尺有五寸謂之牛戴牛則角因貴乎長也然以達對短則達為長之過需須也良工以次需而用之不可過於長亦不可過於短

恒角而短是謂逆撓注鄭司農云恒讀為袞繩之繩元謂恒讀為柁竟也釋文恒古邠反又如字翰案恒有竟義如字讀亦得

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按注鄭司農云菱讀為激菱

謂弓繁也元謂菱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為殿之營菱解謂接中也變謂簡臂用力之異賈疏菱解中謂弓隈與弓簡角接之處案後鄭讀釋決於理恒角而達引如終繼注變臂言引字之誤也案上言辟如終繼是第謂角之達此言引如終繼是承上挺臂言賈疏說菱解中有變焉故按云引之則臂中用力放矢則簡用力已隱伏此句引字在內記文不誤也

目耕帖

卷三十一

手六如篆館補校

橋角欲執於火而無燂注故書燂或作朕鄭司農云字從燂案故書朕字當是以朕兆為義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做宛之無已應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能需也峻謂簡也鄭司農云做讀為蔽謂握持處也趙溥說弓把處稍細把處上下皆堆起稍高攬接著角面做即把處稍細者柎乃把處兩頭兩側畔稍高接角畏者做言其兩面故曰薄柎置於兩側側目視之故不言厚而言高案峻即今之弓墊做與蔽古字通用



爲柎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注綱換中  
羽讀爲扈扈緩也接中動則緩綱箭應弦則自轉  
將發却做完解言下柎之弓柎薄無力殆未應弦  
將與柎必因之發傷柎既發則兩隈背綱薄處失  
勢而輟動如鳥羽搖曳弓至羽綱不定則未消豈  
能終因將應弓發傷焉得無已之應乎羽綱之羽  
如字訓釋似爲得解

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注鄭司農云定讀如掌距  
之掌鄭鈔解義掌如掌柱之掌所以輔而正之也

目耕帖

卷三十一

毛姬嬭館補校

案定卽古文掌字掌柱義長

量其力有三均注有三讀爲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  
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案  
孟子聖人有憂之邪說暴行有作有字皆舍又字  
之義

筋三件膠三銜絲三卽漆三料注件猶等也幹角既  
平筋三而又與角幹等也銜緩也卽料輕重未聞  
却做完解銜均通等也卽抵通相當也料史通相  
從史也皆均和之意是書辭義變幻多此類鄭氏

泥數解則一弓用膠三銜六兩爲銜是用膠十八  
兩也四人三斗四升爲庾是用漆七斗二升無是  
理矣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注故  
書速或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案古文作數  
亦亟疾之義

利射侯與弋注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爲與案下  
云利射革與質故杜氏例此亦爲與也故書或以  
與其形似而致誤數抑記文本或作其如詩鄭風

目耕帖

卷三十一

毛姬嬭館補校

伊其相譎伊其將譎易一字別有奇與之致耶

大和無潛其次筋角皆有潛而深其次有潛而疏其  
次角無潛釋文而疏之上石經有角字陳祥道禮  
書以文意推之當言大和無潛其次角無潛其次  
有潛而疏其次筋角皆有潛而深恐先儒傳之失  
敘翰案記文以參差歷落擅長陳氏以後人文字  
律之淺矣

覆之而角至謂之弓注句於三體材做惡不用之  
弓也易啟總義句弓司矢職所謂句首謂之做弓



是也郝敬完解角至者柔故曲而為句弓詩云敦  
弓既鈞是也案仲與說與注異可存一義

文獻通考陳氏曰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  
不誣其為先秦古書無疑困學紀聞周禮當劉向  
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  
文注故云故書案賈疏鄭注周禮時有數本

洪邁容齋隨筆六經用字固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  
一書獨多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揚子  
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為濫柄為枋邪為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元加奴館補校

亥美為嫩呼為擘拜為擘詔為擘怪為傀暴為說  
搨為籍風為飄鮮為蠱槁為蠱螺為蠱脾為蠱魚  
為蠱埋為狸吹為蠱咳為蠱暗為蠱林為蠱探為  
揮翅為蠱摘為若咳為蠱擊為蠱辜為蠱掬為蠱  
罍為蠱滌為蠱炭為蠱叩為蠱歟為蠱魅為蠱與  
夫膺應胖蠱盞賦剽醜稟嚮笱嚮相嚮嚮與嚮悚  
之類皆他經鮮用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賈疏周官漢昭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馬融傳云秦  
目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

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滅絕之搜求焚燒之獨  
悉是以隱藏有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  
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  
得見焉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  
著於錄略冬宮一篇既亡以考工記足之眾儒共  
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具  
在於斯遭天下兵革並起弟子死喪唯里人河南  
綏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歲且九十家於南山  
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鄭康成

目耕帖

卷三十一

元加奴館補校

序云世祖以來大中大夫鄭少穎名典及子大司  
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  
守馬季長皆作周官解詁又二鄭同宗大儒明識  
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亦信多善又云周禮之內  
鄭康成所存注者有三家司農之外又有杜子春  
鄭大夫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杜子春  
非己宗故指其名也陸德明釋文注周禮者四家  
馬融鄭元王肅于寶案馬王于三家注皆亡問見  
釋文及疏



困學紀聞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  
聖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之誤有三王  
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  
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  
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之  
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翰案王制雖出於漢  
儒而所記皆三代之法司馬法雖兵制古者寓兵  
於農田制亦於斯可考周漢官名不同而比準爵  
級亦討論之實功此舉不可謂康成之誤也康成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三才館補校

之誤大半在好改經字其承用二鄭杜子存舊義  
者往往仍其所改又有三家未改者而康成以意  
改之浚儀譏其臆說謂此然此是注中之小疵也  
其大醇處實能會通典禮使先朝名物度數周悉  
詳明有功於禮經甚鉅非後儒所及也  
困學紀聞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  
不驗之書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爲真聖人所作曰  
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  
知此經者太宗而已劉歆始用之蘇綽再用之王

安石三用之經之蓋也何義門云唐之立法本於  
蘇綽不得目爲經之蓋翰案唐太宗數語真千古  
定論也

目耕帖

卷三十一

三才館補校